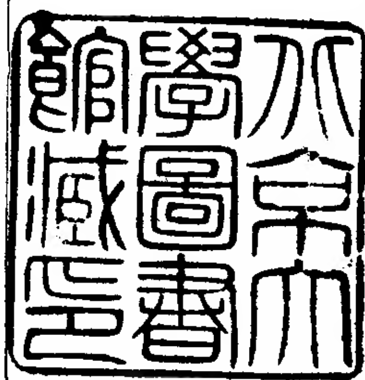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七十一
民國元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滿夷猾夏始末記

(一)

楊甦民編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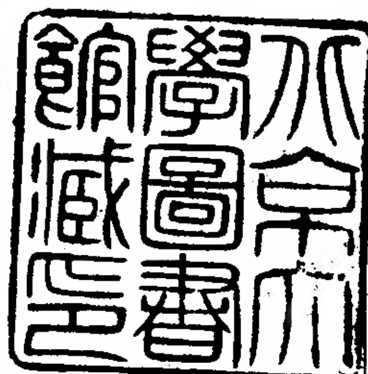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七十一
民國元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滿夷猾夏始末記

（二）

楊甦民編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軍政府滬軍都督陳　為

出示嚴禁翻印事現據新中華圖書館經理員傅有道稟稱竊有道前因編輯滿夷猾夏始末記一書為彰聞滿清一代污史稗政廣播流傳呈請註冊示禁翻刊在案現在書已告成發行銷售誠恐宵小書販影射名目翻印圖利不但失前清穢德之真相復侵個人編輯之版權商業公理均有不容為再瀝情瀆陳并呈樣本一部伏乞俯准頒給印示嚴禁翻印以期暢銷而保主權等因具稟前來為此仰各書商一體遵照不得翻印該圖書館所發行之滿夷猾夏始末記一書以取咎戾切切特示

中華民國元年二月五日

實貼新中華圖書館

上海民政總長李　為

出示禁約事據新中華圖書館經理員傅有道稟稱前因編撰滿虜猾夏始末記一書為彰閘滿清一代污史裨政廣播流傳呈請註冊示禁翻刊有案現在書已告成發行銷售誠恐宵小書販影射名目翻印圖利不但失前清穢德之真相復侵個人編輯之版權商業公均有不容為再陳請須給印示嚴禁翻印以期暢銷而保主權等情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各書販等知悉須知滿虜猾夏始末記一書係由新中華圖書館自行編輯執有版權別家書舖不得影射名目翻印圖利致干究罰其各遵照勿特示

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

滿夷猾夏始末記

中華民國元年元月新中華圖書館印

滿夷猾夏始末記序

余抱種族之戚久矣至今日而始覩光復山河再整文物重光其余之幸哉滿夷猾夏蓋二百六十餘年於玆相終始也其以野蠻酋長陵制神明華冑而爲之主人厭抑四百兆衆以牛馬之役天下至不平孰有過於此者此天理之難恕而人道之所不容者也且其以未開化之族類入我中土覇占我財產殺戮我人民曆計二百數十年中吾族暴死於僞虜之手者寧止幾百千萬而彼食毛踐土不知感恩亂政暴行近且益甚則吾人興討罪之師雖盡其醜類而誅之亦報施所當又寧能謂其過忍耶無如世進文明吾族素持人道惘其無知納其歸誠而又與以平等幸福吾族之待遇彼種者誠可謂如天之仁矣至於今日猶不感激零涕束身投順者豈人類耶而清廷

二三不肖乃不自引悔以遜位避罪而免斲首之誅竟恃吾族不肖子孫以行反抗將來大軍一至彼醜寧有幸哉嗚呼此册雖微未能盡其猾夏之罪於萬一然皆實錄足備國史氏之採擇爲四千餘年國史中一部最慘最痛之記載今吾人胞與爲懷而將來必盡泯種族之見本非以此生種族惡感者然大義不明猶有惑於忠君之謬說以認賊作父爲虎作倀者則漢奸孳生以爲國禍多矣則此篇又烏可不廣播華夏而使人手一篇以振發其同仇之義也犂庭掃穴余於此篇之出覘之矣余讀而感之故綴數語以序於其篇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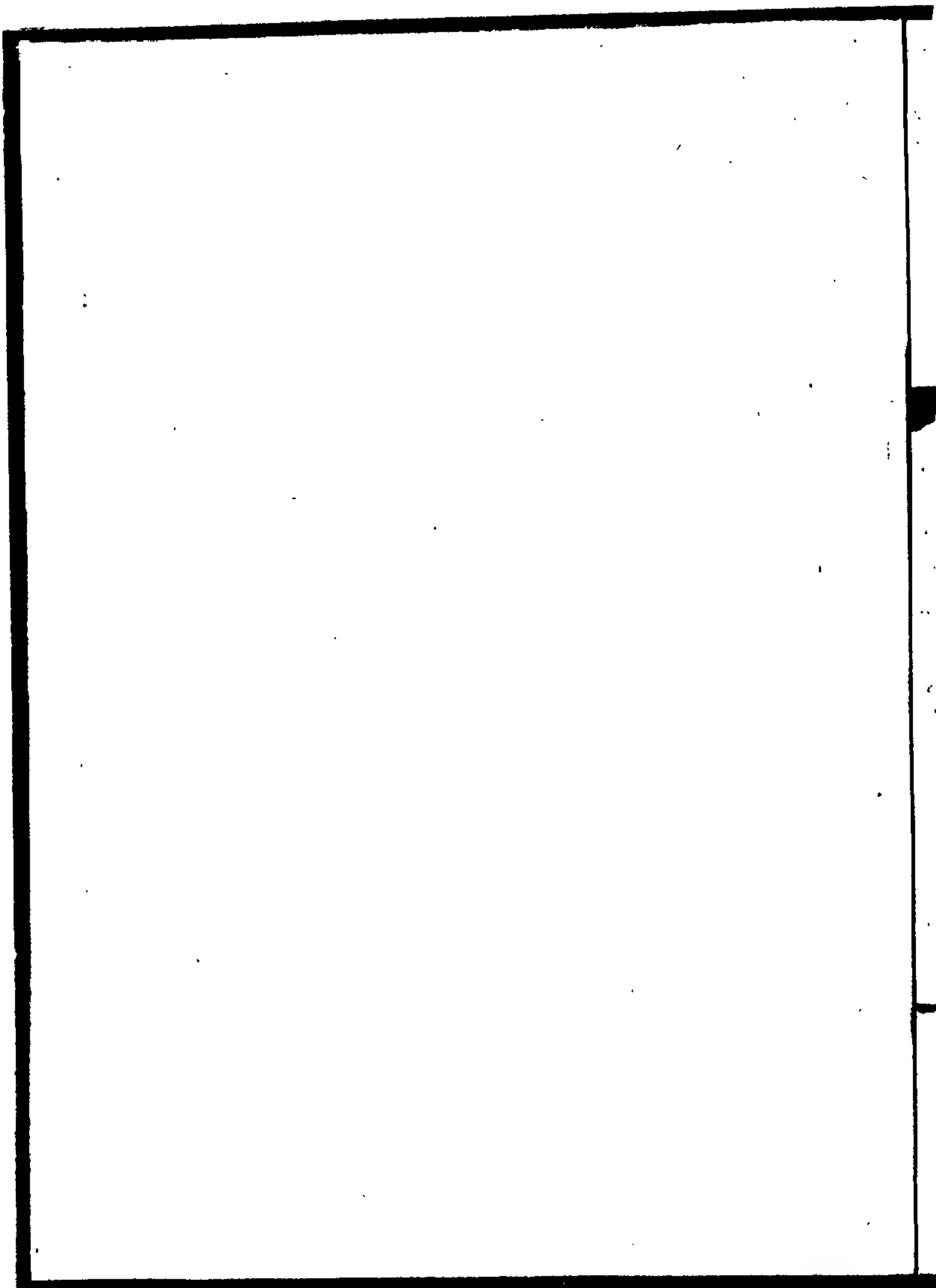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良常徐天復序

編者自敘

甦民當勝衣就傅之年正洪王顚覆之秋父老故舊歌舞太平而竊竊焉獨具種族觀念根革命之不成成童以後日溺於腐爛八股又爲宋儒理學派所淆惑而觀念頓爲之一變以爲歸化向順自我祖宗君臣之分定自生初種族之念不宜再存於我輩持此見者幾三十年甲午以後稍稍涉畧新學知世界日進乎文明決不容君主二字存在於天地間始恍然鼎革之際動以利害相引誘至天下大定而先朝死節之臣又必竭力褒揚以爲是人道所賴以維繫仍不脫以天下爲私產而勸忠一姓之作用也太公以夷齊爲義人而不令武王兵之者明見商人離心離德已達極點惟一二助虐之臣明知罪貫已盈必無容納之希望始不倒戈攻後耳成敗之數已無他慮轉慮無效忠勝國者爲我臣民表率之資忽有二人焉孤行其是而獨以爲不可去之不足以爲害乃不禁視爲奇貨而居之惟恐不亟矣是故逆溯古來殉國之臣惟文信國史閣部

二人爲合乎理之正何者二公之所痛爲種族存亡之關係而非僅易姓已也然則五倫之目首列君臣又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者原指三代以上公理之發明未盡國民之程度猶卑一切休養生息飲食教誨不能無人焉爲之代負其責任爲之君者必眞能存一夫不獲是予之辜之心斯君臣一倫乃與父子並重耳初不料後世之獨夫民賊借是以肆其專制而希榮固寵之奴隸又爲之推波助瀾創爲君爲臣綱之謬說以欺罔後世嗚呼篡盜既成便爲神聖甚至蠻夷賤種竊據中原而自命孔孟之徒如曾胡彭左諸公且甘心認賊作父自戕同種而利祿之徒又何論矣甦民至此蓋已再變其觀念而持此見者又幾二十年今者民軍起義天下響應君主二字之汚點決不再留於開化最先之祖國而二百六十餘年受制異族之深恥奇辱亦得一旦洗濯之豈非甦民之大幸也哉抑更有不能已於言者滿奴以女眞遺孽澂息關外專恃强力蠶食同類狠心不饜噬及天朝深入腹地歲無寗日迨乎竊

據種種慘毒浮於暴秦凡私家所記載故老所傳聞皆足以眥裂而髮指爰爲之輯所舊聞成此八帙曰滿族原始記曰關外猖獗記曰竊據狠毒記曰文字慘獄記曰禍亂相尋記曰粃政蘊孽記曰革命先聲記曰滅亡迅速記而通論一類秘史一類則命之曰外編云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十月甦民誌



滿夷猾夏始末記目錄

第三編　竊據狠毒記

第四編　文字慘獄記

第五編　禍亂相尋記

第八編　滅亡迅速記

李燮和
黃樹中
何錫蕃
孫君武
胡俠魂
劉復基
孟廣顧
趙　聲
林　文
林覺民
林尹民
陳與燊

劉元棟

陳更新

方聲洞

陳可鈞 附李[illegible]

龐雄

李生及某少年

仲霍

姚國梁

李雁南

宋玉琳

王明 [illegible]喩培倫

饒輔庭

外編　秘史

清宮秘史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孫文

中華民國臨時副總統



黎 元 洪

中華民國陸軍總長



黄興



章炳麟

34



黃復生



汪兆銘



吳樾



鄒容



林尹民



趙　聲



陳與燊



方聲洞



秋瑾



石慶寬



宋玉琳



林冠慈



陳可鈞



喻培倫



林廣塵



林意洞



劉六湖



唐才常



傅良弼



黎科



溫生財



徐錫麟



陳敬岳



熊成基



程德全

滿夷猾夏始末記

第一編　滿族原始記

淸穢史

佛庫倫不夫而孕

佛庫倫者。長白山下一夷女也。東華錄云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山上有潭曰闥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滹江東流入北太平洋三江孕毓異珠爲世實貴相傳山之東系有一小山名布庫里其下有池曰布爾湖里一日有三女同浴于池長曰恩古倫次正古倫三佛庫倫 其先爲東韃靼人種。卽通古斯種 屬於胡金部落之下。自金爲遼滅。子姓流離星散。不能自存者閱二百年。至佛庫倫時。積銷之運。達於極點。蓋幾不知東胡之尙有茲餘孽矣。然而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有厥哲婦。爲鴞爲鵰。嗟戾氣之所鍾。忽隱兆夫浩劫。一日佛庫倫與其長姊恩古倫。次姊正古倫。二人同浴於布庫里山麓布爾湖里池。忽有鵲銜朱果。置佛庫倫衣。佛取吞之。遽入腹。遂有孕。尋產一男。名布庫里雍順。而以愛新覺羅爲之姓。愛新者。譯言金也。覺羅則姓氏之義。言卽金姓也。既長。其母凌空去。而劇以小舠置兒其中。俾浮達彼岸。

登陸。折柳枝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適其地有三姓爭爲雄長。一人因取水至岸邊。見之大奇。詰其所由來。小兒遂妄言我天女所生。將以定汝亂。衆益驚異。遂交手爲舁。迎爲酋長。並以女百里妻之。於是雍順居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俄朶里城。襲女眞之舊稱號曰滿洲。蓋滿洲者。卽古肅愼地也。由肅愼音轉而爲女眞。又由女眞而改稱珠申。而曼珠滿珠之稱。亦自是而發見矣。

滿洲世系圖表總序

清秘史

自玄鳥生商之旨荒。詩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取呑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誣瀆聖人莫此爲甚殊不可解 厥後人主代興。其生也必託諸離奇瑰瑋妖妄不經之事。以徵帝王受命之符。意謂神器大寶。固未易嬰。而天子秉賦。洵有所特殊也。不知人之所貴乎萬物者。爲能自別於禽獸耳。故婚媾不尙同姓。烈女不更二夫。律有懲姦之條。俗賤私生之子。蓋古昔聖人所以維繫神皋。保持血統。斤斤然以別人於禽。猶之乎其別華於夷。俾毋相干凌。意至深法至嚴也。惟上古草昧。人倫

未備。牝牡相逐。離合無常。故墜地之後。往往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斯賓塞社會學原理云恩達門民族於小兒方離乳男女之結合卽解故忘却父子之關係而於母子獨歷久猶能記憶然則原人時代之中國其情形略可覩矣 甚至妃耦骨肉。聚麀門庭。如日本內親王是也 當其狉榛。固不足責。迨乎文明聿啓。禮化覃敷。爲君師者。躬樹之鵠。必自克居純全之域。然後可及乎人。而毋俾扞格。故夫倫理之際。容未足以垂訓將來。則不得不託爲神靈天帝之奇。自文猥陋。說文姓字下云古者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又案神農黃帝類俱同姓爲婚而帝王世紀馬遷史記輙謂其感精氣以生蓋諱之也 彼其用心至苦。固由夫類族辨物之道窮而變通出之。原未可加之譏也。吾友劉光漢曰殷周以來知同姓婚姻之失禮於是創爲履敏感生之說以託之神奇名爲尊祖實則諱其惡也其說頗當 後世帝王。挺身草野。光明磊落。以有天下。既無同姓爲婚之嫌。又非夷狄亂華之穢。乃其臣僚。不識大義。箸爲國史。必欲牽強附會。離人就禽。或姹蛟螭蟠腹之祥。或徵虹霓繞身之異。承謬襲譌。先後踵接。甚至東胡賤族。僭盜中原。乃亦文飾臆造。自誣所出。推其究竟。則固莫非籠絡愚民之計。而視君位爲其私產而已。不亦謬哉。予讀滿洲史。見其先世事。與殷本紀類。豨獨怪之。夫殷周之祖之所以

俱流於怪誕者。原非其孝子仁孫之本意云然。乃左道妖人。比附大雅商頌之文。故造讖緯以惑世誣民。不足信也。（詩毛傳云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契焉又其釋生民詩亦同義極明晰乃鄭玄雜引讖緯之說以掩塞毛義陋哉）契母嗣郊禖以弗子。（詩生民以弗無子箋云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何如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猶孔母禱尼邱以求嗣。皆少女配老夫者。所不得已之隱衷也。（家語徵在自以年少而夫老懼弗生子乃禱于尼邱之山又馬融謂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然則姜嫄簡狄必皆少女可知矣）值春燕以來時。喜孤鶵之將鷇。又爲人父母所甚忻道而極感念者也。故契父帝嚳而母簡狄。詩書載之。非荒渺也。若滿洲之所稱述。其果出於誰氏之系耶。夫以實攷之。彼固明明女眞之苗裔也。而必遁於怪誕者。豈其血統。猶非胡金之流衍。而別感於其他孽氣耶。（鄭所南心史古今正統大論云四裔之外素有一種孽氣生爲禽獸如毛人國猩猩國狗國女人國等其類極異決非中國人之種類開闢以後即有之謂黃帝之後夏后之後則非也）夫中國無不夫而孕之子。（列子思女不夫而孕亦以巨跡空桑爲證然伊尹之父不著見者大抵由其育于母族耳孔子少孤不知父墓若在女統之血系時代早以改從母姓所奉當時已歸男統爾）而北狄有出於犬種之文。（說文狄字下云赤狄本犬種狄之爲言淫辟也從犬亦省聲又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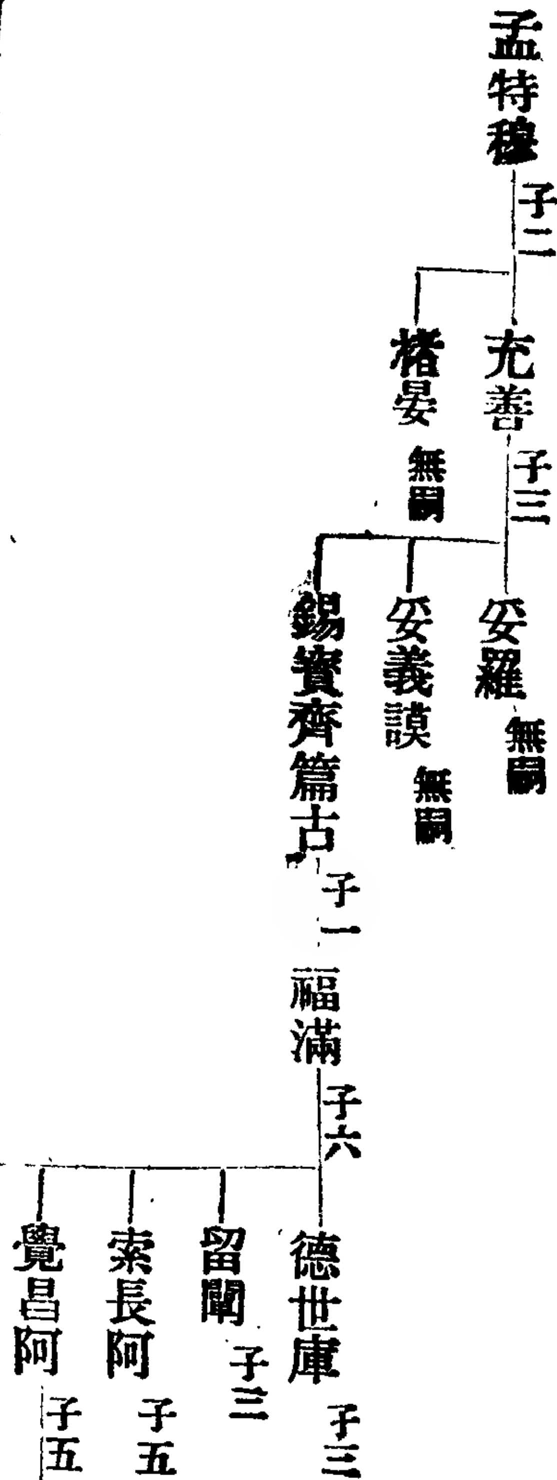
下云北方豸種從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莫白切彼佛庫倫之所娠。其殆與狼鹿爲之耦乎。元朝秘史卷一云當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于幹難名字的河源頭不罕兒名字的山前住着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又隋書突厥傳云有一兒年十歲棄于大澤中有牡狼每銜肉至因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生十男又通典云高車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于國北無人之地以高臺置二女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也乃下爲狼妻而產子孫遂滋繁成國皆夷狄爲獸種之證故條其世系列爲表。俾我黃帝之子孫覽焉。

滿洲世系圖 幷序

清秘史

滿洲自佛庫倫孕生布庫里雍順以來。部落始集。然中絕者數世。至凡察而始一顯。王先謙天命東華錄云越數世以後不善撫其衆國人叛布庫里雍順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者遁于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望鵲棲處疑爲枯木遂中道而返范察獲免隱其身以終自此後世俱德鵲誡勿加害云又數傳至都督孟特穆而譜系始明。案皇朝文獻通考其帝系斷自肇祖原皇帝卽都督孟特穆是也其世次與東華錄頗合蓋窮荒艸昧。人獸雜居。酋長之於部衆。譬若犬羊牛馬之群聚。榛榛狉狉。蠢無所識。固異乎我中原神聖。歷歷可稽。其爲巴枯民族。由炎黃帝嚳。遞嬗以迄今茲也。惟予博徵群籍。見有所謂猛可帖木兒者。疑卽孟特穆惟此系被殺且爲凡察之兄彼則

雪恥報仇恢復舊業似屬後嗣而祖孫同一名號耳有所謂童倉董山者。陳仁錫皇明世德錄零八十一云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其子董昌與叔凡察遁亡朝鮮界又山臣建州女眞考弟凡察子童倉逃之朝鮮併失印時童倉弟董山嗣為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詔更予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左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而董山盜邊無虛月尋誅之邊備日嚴又有所謂完者禿李撒赤哈者。女眞考云後其酋完者禿買馬請襲如故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禦之已復稍戢滿臣作史。咸擯不載。東華錄皇朝文獻通考皆削之意者其不為凡察之裔。而與孟特穆同源而異派乎。故茲撰圖表。斷自孟酋始。其他不可考者。概括之於此云。



寶朗阿 子二

寶實 子四

禮敦

額爾袞

界堪

塔克世 子五

塔察篇古

奴兒哈赤 子十六人

穆爾哈赤

舒爾哈赤

雅爾哈赤

巴雅喇

褚英

代善

阿拜

湯古代

莽古爾泰

塔拜

阿巴泰

鈕鈕

皇太極 子十一人

巴布泰

德格類

巴布海

阿濟格

賴慕布

多爾袞

多鐸

費揚古

豪格

洛格

格博會

葉布舒

碩塞

高塞

常舒

八子早卒

福臨 子八人

韜塞

博穆博爾古

福全

玄燁（子三十五）

四子早卒

常寧

奇授

隆禧

永幹

允禔

允礽

允祉

胤禛（子十人）

允祺

允祚

允祐

允禩

允禟

允䄉

允禌

弘暉

弘昀

弘時

弘曆（子十七）

弘晝

弘瞻

弘盼

福宜

永璜

永璉

永璋

永成

永琪

允祹　允祥　允禵　允禑　允祿　允禮　允祄　允禝　允禕　允禧　允祜　允祁

福惠　福沛

永瑢　永琮　永璇　永（未名）　永（未名）　永瑆　永璂　永璟　永璐　顒琰（子五）　永（未名）　永璘

綿某（早殤封穆郡王）　旻寧（子九）　綿愷

允祕
承瑞
承祜
承慶
賽音察渾
長華
長生
萬黼
允禶
允禑
允禨
允禐

綿忻
綿愉

滿洲世系表

世次：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 大阿哥 早殤封郡王
- 二阿哥 仝上
- 三阿哥 仝上
- 奕詝 子一
  - 載淳 無嗣以奕譞載湉承皇統
- 奕誴
- 奕訢
- 奕譞 子三
  - 載湉 無嗣以載灃子溥儀承載淳之統而兼祧載湉
  - 載灃
    - 溥儀
- 奕詥
- 奕譓

清秘史

滿洲始祖

孟特穆 明建州右衛都督凡察之後其先爲東韃靼種亦稱通古斯族周以前曰肅愼後轉稱女眞至趙宋時又改號曰金而國始大旋滅于遼式微者二三百年繼有女子名佛庫倫者生子名布庫里雍順始集部落于長白山東俄漠惠之野鄂多里城爲之酋長遂稱

充善 孟特穆長子生子三長妥羅次妥義謨三錫寶齊篇古

褚晏 無嗣

妥羅 無嗣

妥義謨 無嗣

錫寶齊篇古 子一

福滿 承世襲爲建州衛都督後追號曰興祖直皇帝生子六長德世庫次留闡三索長阿四覺昌安五寶朗阿六寶實各築城邑距建州近者五里遠者二十里環衛而居稱寧古塔貝勒是爲六祖

德世庫 居覺爾察地生子三長蘇赫臣代夫次譚圖三尼陽古篇古

留闡 居阿哈河洛地生子三長陸虎臣次馬寧格三門圖

索長阿 居河洛噶善地生子五長李泰次吳泰三綽奇阿注庫四龍敦五飛永敦

號曰滿洲以愛新覺羅爲姓滿洲者本女眞二字變音也愛新者譯言金覺羅則姓氏之義蓋言金姓也迨後西藏通好喇嘛悞以曼珠呼滿洲遂謂曼珠者妙吉祥也于是滿洲亦自忘其所出而日以强暴爲事竊竊乎有僭盜中原之志矣慕夫孟會承世襲爲都督始盤踞建州後

覺昌安 居赫圖阿喇地即建州也後追尊爲景祖翼皇帝子五長禮敦次額爾袞三界堪四塔克世五塔察篇古時建廣益悍覺會多智子禮敦又勇猛破滅碩色納子九人加虎子七人盡收五嶺東蘇克蘇滸河西二百里內諸部後以犯明邊堡與子塔克世並伏誅

其子孫追稱爲肇祖原皇帝生子二人曰充善褚宴

寶朗阿居尼麻喇地子二長對秦次棱敦

寶實居章甲地子四長[illegible]嘉次阿哈納三阿篤齊四多爾郭齊時阿哈納欲聘薩克達路身巴斯翰巴圖魯之妹往請婚巴以其貧拒之阿截髮留之而還後巴以妹妻董鄂部主克徹巴顏子額爾機瓦爾喀會

覺昌安子	世次	
禮敦 後號巴圖魯追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額爲托漠河部長額吐阿祿部下九賊所殺賊中亦有名阿哈納者董鄂遂疑寶實之子引兵掠奪古塔貝勒東南兩屬地幾不能支後借吳秦婦翁哈萬達汗兵攻董鄂始獲其數案然自此于哈汗竟稍示弱云

封武功郡王

額爾袞 追封慧哲郡王

界堪 追封郡王諡宣獻

塔克世 女眞考名他失追稱顯祖宣皇帝嫡妃喜塔喇氏阿古都督女生子三長奴兒哈赤次速爾哈赤三雅爾哈赤繼妃納哈氏哈萬達汗族女生子一巴雅

奴兒哈赤 母喜塔喇字十三月而生時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歲也十載母死繼母遇之寡恩年十九分居予產甚薄覺塔二舍既誅乃奮志報仇日援

褚英 封廣略貝勒

代善 封和碩禮烈親王

阿拜 封奉恩鎮國勤敏公

湯古代 封三等鎮國克潔將軍

喇庶妃子一穆
爾哈赤時明神
宗萬歷十一年
癸未春二月蘇
克蘇滸河部圖
倫城有尼堪外
蘭者效忠明室
隨寧遠伯李成
梁攻克沙濟城
殺其主阿亥章
京又攻古勒城
其主阿太章京
妻乃禮敦女塔
會父覺昌安恐
女孫被獲遂牽
塔會來援既至
而阿太巳爲其
下所殺歸降於

明邊明遂歸其
二喪並與敕三
十道馬三十匹
封龍虎將軍復
給左都督敕書
自是奴會益驕
有輕中國之心
侵掠旁近部落
殆盡稱萬歷四
十四年爲聰睿
貝勒始僭號爲
覆育列國英明
皇帝改元天命
光宗泰昌元年
八月丙寅始寇
明邊抵瀋陽北
門明年三月拔
之天命七年陷

莽古爾泰 削奪

塔拜 封奉恩鎮國愨厚公

阿巴泰 封饒餘敏親王

皇太極 母納喇氏葉赫國主貝勒揚努女萬歷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勇悍善射奴會既卒乃僭會號改元天聰時天啓七年

豪格 和碩肅武親王

洛格 早殤

格博會 殤

葉布舒 封奉恩輔國公

明遂並禽塔
父子誅之或曰
塔會更乘醉入
邊堡故邊吏誅
之耳
塔察篇古
後追封貝勒諡
格恭

廣寧三月建東
京十年三月遷
居之十一年八
月丙午卒年六
十八葬福陵追
尊太祖高皇帝
子十六人長褚
英次代善三阿
拜四湯古代五
莽古爾泰六塔
拜七阿巴泰八
皇太極九巴布
泰十德格類十
一巴布海十二
阿濟格十三賴
慕布十四多爾
袞十五多鐸十
六費揚古

也又九年始改
國號曰大清改
元崇德稱寬溫
仁聖皇帝時明
將孔有德耿仲
明尚可喜等降
附者日衆寇邊
益亟平朝鮮克
蒙古進據錦州
禽洪承疇降之
八年八月庚午
卒年五十二葬
昭陵是爲太宗
文皇帝子十一
人長豪格次洛
格三格博會四
葉布舒五碩塞
六高塞七常舒

碩塞　封和碩承澤裕親王
高塞　封奉恩鎮國慤厚公
常舒　封奉恩輔國公品級
八子殤
福臨　母博爾濟吉特氏科爾沁貝勒寨桑女崇德十一年正月甲午生皇太極殂遂襲帝位改元順

鈕鈕　殤一名牛鈕
福全　和碩裕憲親王
玄燁　母佟比一等公定南將軍佟圖

穆爾哈赤
封多羅誠毅勇
壯貝勒
舒爾哈赤
女眞考作速爾
哈赤封和碩莊
親王
雅爾哈赤
封多羅通達郡
王
巴雅喇 封多羅篤
義剛果貝勒

八殤九福臨十
韜塞十一博穆
博爾古
巴布泰 封奉恩鎭
國格信公
德格類 原封多羅
貝勒以本身罪
發覺奪爵削籍
巴布海 封鎭國將
軍
阿濟格 因罪削親
王爵
賴慕布 封奉恩鎭

治時崇禎十七
年也會李自成
叛亂北京淪陷
毅皇帝殉國明
將平西伯吳三
桂乞援於淸淸
遣多爾袞入關
遂據京都不去
迎福臨至京受
朝賀下薙髮令
衣冠悉遵淸之
制弘光立虜徼
燄張至隆武時
南疆日促帝后
俱被弒永歷十
五年福臨終於
北京年二十四
是爲世祖章皇

帝女順治十一
年三月十八日
生八齡喪父踐
祚改元康熙時
永歷十六年也
帝在緬甸明延
郡王招討大將
軍鄭成功卒於
臺灣年三十九
明年正月帝由
榔爲叛賊吳三
桂所弒崩於滇
城而成功子經
猶奉正朔稱永
歷如故又明年
張煌言不屈死
康熙十三年吳
三桂反正擁毅

國介直公

多爾袞　封和碩睿忠親王

多鐸　封和碩豫通親王案多爾袞多鐸二人其摧鋤漢種最烈乘亂入關據我帝都而不去者多爾袞也大破李自成移師江甯徇徐碭下泗亳攻陷揚州克南京擄弘光帝北去者多鐸也於滿爲元勳於漢爲

帝在位十八年葬孝陵子八人長鈕鈕次福全三玄燁四殤五常寧六奇授七隆僖八永幹

韜塞　封奉恩輔國公

博穆博爾古　封和碩襄昭親王

皇帝三太子即位改元周啟巳復自立稱帝國號大周改元昭武五年卒孫世璠立改元洪化未幾國滅鄭經亦卒子克塽幼竟爲叛將施琅所滅降於清明室遂亡時康熙二十二年也自是漢種畫鋤屠戮大熾以迄於今不衰凡在位六十一年殁年六十九葬景陵是爲聖祖仁

世次		子嫡 嫡
十一世		允禵 固山貝子品級
十二世		
十三世	[illegible] 費揚古 以獲大罪 黜籍	
十四世		
十五世	皇[illegible] 和碩榮親王 殤 常寧 封和碩恭親王 奇授 殤 隆禧 和碩純靖親王 永幹 殤	

允礽　康熙十四年册立爲皇太子四十七年九月己丑以不肖廢幽禁咸安宮明年復立之五十一年九月仍廢黜禁錮後封和碩理密親王

允祉　多羅誠隱郡王

胤禛　母吳雅氏一等公衛武女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生玄燁歿遂襲位改元雍

弘暉　和碩端親王

弘昀　殤

弘時

正賦性猜刻骨肉大臣多所誅戮又以曾靜之故逮捕株連者甚衆在位十三年殁年五十八葬泰陵是爲世宗憲皇帝子十人

允祺 和碩恆溫親王

允祚 殤

允祐 和碩淳度親王

允禩 原封和碩廉親王後因黜削籍

弘曆 母鈕祜祿氏一等承恩公凌柱女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胤禛殁遂襲位改元乾隆賦性荒縱屢巡江浙兩省開博學鴻詞科以籠絡漢人又連年用兵耗財鉅兆在位六十年傳位其子顒琰自稱太上皇又四年卒年八十九葬裕陵是爲高宗純皇帝子十七人

永璜 和碩定安親王

永璉 乾隆元年七月二日遵成例密書永璉名藏諸正大光明匾後明年殤諡端慧太子

永璋 多羅通郡王

永珹 多羅履端郡王

永琪 和碩榮純親王

永瑢 多羅質郡王

改名阿其那

允禟 原封固山貝子

雍正四年廢黜改名塞思黑

允䄉 固山貝子品級

允禌 殤

允祹 和碩履懿親王

允祥 和碩怡賢親王

允禵 多羅恂勤郡王

允禑 多羅愉恪郡王

長永璜次永璉三永璋四永珹五永琪六永瑢七永琮八永璇九十殤十一永瑆十二永璂十三永璟十四永璐十五顒琰十六殤十七永璘

弘晝 和碩和恭親王

弘瞻 多羅果恭郡王

弘昐 以下殤

福宜

永琮 殤諡悼敏

永璇 多羅儀郡王

皇九子 殤

皇十子 殤

永瑆

永璂

永璟 殤

永璐 殤

顒琰 母魏佳氏承恩

穆郡王 殤

允祿 和碩莊恪親王
允禮 和碩果毅親王
允祄 殤
允禝 殤
允禕 多羅簡靖貝勒
允禧 多羅慎靖郡王
允祜 多羅恭勤貝勒
允祁 奉恩鎮國公
允祕 和碩誠親王

福惠 追封和碩懷親王
福沛

公清泰女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生於天地一家春五十四年封嘉親王六十年九月立爲皇太子明年受禪改元嘉慶時川楚民叛七省響應久之始定未幾山東臨清州人王倫起事又河南李文成林清等俱起兵而英吉利船亦始來寇粵天下日以多事矣十八年秋獮木

旻寧 母喜塔臘氏承恩公和爾經額女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生嘉慶十八年九月秋自隨獮先還宮值林清之變用鳥槍取勝得功封智親王旋卽帝位改元道光時英吉利寇邊漸甚乃下令嚴禁鴉片以林則徐爲兩廣總督焚燒鴉片殆盡會琦善伊里布等主和

大阿哥
二阿哥
三阿哥 俱早殤封郡王
奕詝 母鈕祜祿氏二等男承恩公頤齡女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三十年正月立爲皇太子旋卽帝位改元咸豐時洪軍益盛遂由廣西入湖南北下長江破

承瑞 以下均殤

承祜

承慶

賽音察渾

長華

長生

萬黼

允禶

允禑

允禨

允禐

蘭而李林之兵猝發因內監闖入宮大戰竟日無所成遂敗退二十五年歿於灤陽葬昌陵年六十一是爲仁宗睿皇帝子五人旻殤次旻寧三綿愷四綿忻五綿愉

十六子 殤

永璘

遂殲則徐毀成伊犁已而英艦益盛用兵無虛日而漢族偉人洪秀全起大革命軍於廣西之金田村馮雲山韋昌輝楊秀清石達開等咸來歸三十年正月起兵響應者半天下道光爲驚怖死是爲宣宗成皇帝葬慕陵年六十九子十人

綿愷 封惇親王

南京據之建都號曰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旋下蘇常取浙閩歸順者凡十三省所未取者獨北方耳曾清以曾國藩視師頗殺傷相當而英法兵又起擣白河逼京城焚圓明園咸豐挾后妃俱北遁去遂歿於熱河凡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一葬定陵是爲文宗顯皇帝子一載淳

綿忻 封瑞親王

綿愉 封惠親王

奕誴 惇親王

奕訢 和碩恭忠親王 咸豐北狩以皇太弟監國與英法訂盟出償金千二百萬兩又以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九江漢口爲商埠尋割黑龍江北地二千七百里與俄羅斯以和

奕譞 和碩醇賢親王 子三人長即載湉僭號光緒者

也

奕詥 鍾郡王

奕譓 孚郡王

世次

奕詝子一

十六世

載淳 母那拉氏咸豐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五齡父殁即位改明年爲同治元年時宗室端華肅順二人用事將謀不利於幼冲賴奕訢禽治之得

十七世

無慈三年太平天國洪王崩子福瑱立國內大亂自相殘殺遂爲曾國荃等所乘福瑱被俘死之忠王李秀成翼王石達開等皆死國覺殄亂曾國藩李鴻章左忠棠等皆封侯拜相而苗沛霖起兵雉河集張洛行等應之聲勢震河南北烽火直逼京都李鴻章征平之末幾回亂擾動

奕譞子

苗匪繼起皆久之始平十三年冬十二月五日載淳患天痘殂或曰生母那拉氏殺之也年十八葬惠陵是爲穆宗毅皇帝無子以奕譞子從弟載湉嗣統

載湉 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六日生載淳歿無子那拉氏欲專朝政利其愚幼而立之載淳后爭之不得遂自縊死載

溥儀 本醇親王載灃之子母爲榮祿之第八女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載湉歿無子那拉氏亦病革遺命立

湉乃即位改元光緒三年失琉球十年與法開釁失越南旋失暹羅緬甸二十一年與日本戰爭海陸軍大敗幷失朝鮮臺灣於是東南之藩屬盡矣未幾而有戊戌康梁之獄又未幾有拳匪之禍載湉隨那拉氏奔長安久之乃回自是怵於列强勢力終歲蜷伏以苟延殘喘爲事雖

之以嗣皇統兼承穆宗德宗之祧是時年三歲改元宣統至三年八月十九日革命軍起事於武昌而清以亡

日俄戰爭之激烈亦幾等於不聞在位三十四年是爲德宗景皇帝

滿洲先世事略

淸秘史

自金人滅亡之後。其孽裔流離奔竄。罕有寧居。故雖如布庫里雍順其人。苟非譸張爲幻。謬附神奇。必不能降服野蠻部落。一躍而爲之酋長。蓋積銷之極。恢復良難。勢使然也。溯其擁衆之始。女眞種族。共存三部。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居中雄長。地最要害。卽雍順之裔據之。每歲以十月入貢於明。因受封爲建州衛都督。至正統初。其酋猛可帖木兒以不善撫衆。舉族被七姓野人所戕。弟凡察子童倉。逃之荒野。部人追之。會有鵲止其首。追者疑爲枯木而返。凡察遂獲免。隱居朝鮮。失其都督印。明人乃命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尋

凡察復得罪亡歸。詔更予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其新者。乃分建州爲左右二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而董山盜邊無虛月。尋誅之。邊備日嚴。已復欵關通貢。故凡察董山後皆得襲。然時以報董山仇爲詞。患苦塞上。又襲破之。後其酋完者秃貢馬。請襲如故。嘉靖二十一年。有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禦之。已復稍戢。萬曆二十八年。狡虜奴兒哈赤始出現。於是而邊患乃日亟矣。終明之世。强悍竟特著。

滿夷猾夏始末記

第二編　關外猖獗記

奴兒哈赤用美人計并吞各部

清秘史

建虜奴兒哈赤之與明相仇者。自其父爲明所誅始也。初奴父他失。（即塔克世）乘醉入我邊堡。邊吏誅之。奴酋遂恨。日與其弟速兒哈赤以報仇爲務。明不得已。仍聽襲衛都督。並令與海西部落孟格布祿。納林布祿。俱封龍虎將軍。（孟爲哈達國酋長納爲葉赫國酋長）孟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諸夷惡之。會孟酋與納酋相殺。孟力不敵。請救於邊。不許。願得爲障扞。不許。遂以三子爲質。求援於奴酋。奴酋悉起兵。以援爲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請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實心利其妻妾部落。乃僞以女許孟酋。而陰縱其妾與通。徐以私外母名殺之。時明朝遣使責奴酋曰。爾何故伐哈達而取其國耶。其復還之。奴酋懼。乃仍以女妻孟酋長子吳爾古代。送還國。並遣其次子歸之。明以苟塞前責。且僞言曰。孟酋與蠍蓋叛反。故誅之

也。邊臣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會葉赫仍攻之不已。奴酋遂復據哈達。並攻葉赫烏喇輝發滅之。由是扈倫四國盡亡。扈倫者。海西也。

滿洲之建國　東華錄

奴兒哈赤者。塔克世之長子也。以明嘉靖三十八年生。膂力强大。尤鍾戾氣。自攻克尼堪外蘭後。勢益强盛。附近諸部落。次第征服。遂於嘉靖四十四年僭稱尊號。建元天命。是爲滿洲立國之始。

明季入寇表　譽昨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十四年丙辰　明萬曆四十四年滿洲僭號天命元年

丁巳

戊午　是年議寇明遣人伐木治攻具恐爲所覺而以繕治馬廄爲名又詭言七大恨興師入寇陷撫順淸河二城

己未　明杜松劉綎以大兵禦寇滿人以亂箭射杜松臠其肉立盡大兵盡殲

庚申　八月以後明改泰昌元年八月入寇懿路蒲河九月明光宗崩熹宗立

辛酉 明天啟元年 滿洲僭號天命六年正月入寇陷瀋陽三月陷遼陽尋陷廣寧

壬戌 入寇東昌堡及西平堡屠戮人民無算

癸亥

甲子 明毛文龍率師出征爲滿人蘇爾泰安所敗其衆殲焉

乙丑 正月明發兵航海至旅順口葺城駐兵滿人以兵來攻殲兵燬城而去

丙寅 正月大舉入寇寧遠不克尋於距城六十里之覺華島焚燒運糧船二千餘艘糧草千餘堆守衆均被屠殺

丁卯 明天啟七年 滿洲僭號天聰元年四月寇安州五月至欽州索和之費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疋布千萬疋既和之後歲索贈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匹布三十萬匹而允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參千斤爲報

戊辰 明崇禎元年

己巳 是年滿洲稗將引六百騎寇嶼山至河西爲響馬商敬石等射而殪者甚衆時滿人大隊將至河西天津聞此乃不敢往又寇昌黎縣爲縣令左應選擊退

庚午

辛未　是年六月入寇大凌河城

壬申

癸酉

甲戌　明崇禎七年　五月以後滿洲改號崇德是年寇大同張家口又入保安懷來又入永甯圍大同左衞破保安州殺其縣官又至朔州圍渾源破代州等處又寇保安

乙亥

丙子　是年二月又寇大同六月入喜峯口七月攻居庸關入房山陷昌平又攻寶坻入定興八月入文安永淸攻香河圍涿州陷順義又至雄縣均所至殺戮

丁丑

戊寅　是年又寇京師及諸郡縣又陷山東之濟南兗州兗州知府鄧藩錫不屈乃支解而焚之山東參政鄧謙亦被執磔死

己夘

庚辰　是年又寇直隸山東諸郡縣殺戮官守如初

辛巳　是年力攻錦州明兵被殺不下數百萬人

壬午　錦州陷

癸未　明魯王被殺於山東

甲申　明崇禎十七年　滿洲僭號順治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京城思宗殉國五月初二日虜入京城是爲竊據之始

洪承疇降虜始末記

清祕史

明崇禎帝之十四年。清僭號崇德之六年也。時虜兵寇邊益亟。圍錦州且累歲。已陷其外郛。明聞之。特遣經路大臣洪承疇。督兵十三萬赴援。駐師松山。虜酋率師迎敵。相持者數月。至明春二月。我松山副將夏承德。密降於虜。令急攻城。

警報達京師。爭謂承疇已死。帝聞之大震。特命賜祭十三道御製文哀之。其家人亦刋送行狀。一時皆懸其忠久之。始悉死者實民仰等。而承疇獨降焉。然承疇負時譽久。其平生疵行。亦不概見。一旦降虜。人多疑之。既有知其詳者云。承疇初被俘。即絕粒自矢期一死。有勸降者。承疇輒大哭。虜無如何。乃幽之。時時進美食相勸慰。承疇終不聽。虜大懊喪。莫之爲計。乃問其降人。有可以餌承疇者否。則以好色對。虜遂大喜。飾美女數輩往侍。終不效。時虜妃博爾濟吉特氏。爲科爾沁貝勒塞桑女也。極殊麗。爲虜中冠。乃遣之。妃密貯人葠汁。效侍婢妝以入奉洪。洪終閉目面壁。泣不已。妃强勸之。亦不顧。既而妃又勸之曰。將軍縱不食。獨不可稍飲而後就義耶。語次。情態婉孌。意致悽愁。且以壺承其唇。洪不得已沾飲焉。逾時。竟不死。妃又進焉。洪連飲之。愈不能死。而精神加充焉。如是者數日。妃多方勸慰。迭進飲饌。洪漸甘之。未幾。意轉。遂飲啗如初。由是妃益日夜進勸。並反覆喻以利害。洪計始決。降於虜。南史氏曰。吾讀滿洲史。承疇陷虜。

在二月十八日。是日蓋辛酉也。而其降時。則五月癸酉耳。相距七十三日。爲承疇者。豈眞碌碌一無所爲乎。矢死哭泣。勺飲不入。洪氏之天良固未昧也。胡姬發惑。喪我督師。雖變計之失當。抑亦建虜之自亡。愧恥於明室何辱哉。

附奴兒哈赤之狂悖書

明萬曆四十五年。淸奴酋之天命二年也。夏四月壬寅。奴酋始大擧犯明邊。臨行。奴酋率貝勒等。統步騎二萬。鳴鼓奏樂。謁堂子。書七大恨告天。其詞曰。我之祖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尙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卽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於淸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里方吉納。脅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

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天心者勝而存。逆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使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乎。天建大國之君。卽爲天下共主。何獨搆怨於我國也。初扈倫諸國合兵侵我。天厭扈倫起釁。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譴之葉赫。反抗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剖斷。恨七也。欺凌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又與明撫順游擊李永芳書曰。爾明發兵疆外。衛助葉赫。我乃興師而來。汝撫順祇一游擊耳。縱戰亦必不勝。今諭汝降者。汝降則我兵卽日深入。汝不降。是汝誤我深入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識時務人也。我國廣攬人才。卽稍堪驅策者。猶將舉而用之。納爲婚媾。況如汝者。有不更加優寵。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汝不戰而降。俾汝職守如故。汝若戰。則我之矢。豈

能識汝。必衆矢交集而死。既無力制勝。死何益哉。且汝出城降。則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入城。則男婦老弱。必致驚潰。亦大不利於汝矣。勿謂朕虛聲恐喝而不信也。汝思區區一城。我不能下。何用興師爲哉。失此弗圖。悔無及已。其城中大小官吏兵民等。獻城來降者。保其父母妻子。以及親族。俱無離散。豈不甚善。降不降。汝熟計之。毋不忍一時之忿。違朕言致僨事失機也。永芳遂降。按二書情詞狂悖。至乎其極。而當時邊臣顧不能盡力誅討。以正厥辜。卒使日漸輕藐。狡焉思逞。蔓草不除。斧柯斯鈍。他日之克廣寧。破錦州。迫京師。主中國。孰非此狂吠爲之衝鋒哉。故備著之。以徵蠻夷猾夏之漸。

皇太極致袁督師書

明甯遠巡撫袁崇煥。聞奴兒哈赤卒。特遣李喇嘛及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三十四人往弔。並賀新君。皇太極乃遣方吉納溫塔石並七人來獻書曰。大滿

洲國皇帝致書於大明國袁巡撫。爾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來弔喪。並賀新君卽位。既以禮來。我亦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前皇考至甯遠時。曾致璽書。令爾轉達。尙未見答。汝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當以誠信爲先。爾無事支飾。明年又遺書袁督師曰。滿洲國皇帝致書袁巡撫。吾兩國所以搆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廣寧臣高視爾皇帝。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在雲漢。俾天生諸國之君。莫能自主。欺藐陵轢。難以容忍。用是昭告於天。興師致討。惟天不論國之大小。止論事之是非。我國循理而行。故仰蒙天佑。爾國違理之處。非止一端。可爲爾言之。如癸未年。爾國無故興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葉赫哈達烏喇輝發與蒙古會兵侵我。爾國並未我援。後哈達復來侵我。爾國又未曾助我。己亥年我出師報哈達。天以哈達畀我。爾國乃庇護哈達。偪我復還其人民。及已釋還。復爲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罔聞。爾既稱爲中國。宜秉公持平。乃於我國則不援。於哈達則援之。於葉赫則聽之。偏

私至此。二也。爾國雖啓釁。我猶欲修好。故於戊申年。勒碑邊界。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云兩國之人。毋越疆圉。違者殛之。乃癸丑年。爾國以衛助葉赫。發兵出邊。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邊境者。見而不殺。殃必及之。後爾國之人。潛出邊境。擾我疆域。我遵前誓殺之。爾乃謂我擅殺。縲繫我使臣綱古禮方吉納。索我十人。殺之邊境。以逞報復。四也。爾以兵衛助葉赫。俾我國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也。爾又發兵焚我累世守邊廬舍。擾我耕耨。不令收穫。且移置界碑於沿邊三十里外。奪我疆土。其間人蔘貂皮五穀財用產焉。我民所賴以爲生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爾國聽信葉赫之言。遣使遺書。種種惡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於小忿。何可悉數。陵偪已甚。用是興師。今爾若以我爲是。欲修兩國之好。當以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匹。布千萬匹。爲和好之禮。既和之後。兩國往來通使。每歲我國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蔘千斤。餽爾。爾國以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匹。布三十萬

匹報我。兩國誠如約修好。則當誓諸天地。用矢勿渝。爾卽以此言轉奏爾皇帝。不然。是爾仍願兵戈之事也。

袁督師覆皇太極書

遼東提督部院致書於汗帳下。再辱書教。知汗漸息兵戈。伏養部落。卽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爲長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孽之人。卽宜人刑。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並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戰。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北關(案卽扈倫四國)安在。遼河東西。死者寧止十人。仳離者寧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寧問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滿之日也。惟我天朝難銷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

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不佞又願汗再思之也。一念殺機。啓世上無窮刼運。一念生機。保身後多少吉祥。不佞又願汗圖之也。若書中所開諸物。以中國之財用廣大。我皇上亦寧靳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亦汗所當裁酌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我文武官屬。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兵未回卽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若信使往來。皇上已知之矣。我皇上明見萬里。仁育八荒。惟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懍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之臣在。汗勿憂美意不上聞也。汗更有以敎我乎。爲望。時李喇嘛亦致虜書一函。大要勸其歸順。未幾。虜酋來書。仍不遜。毅皇帝乃戒諭督師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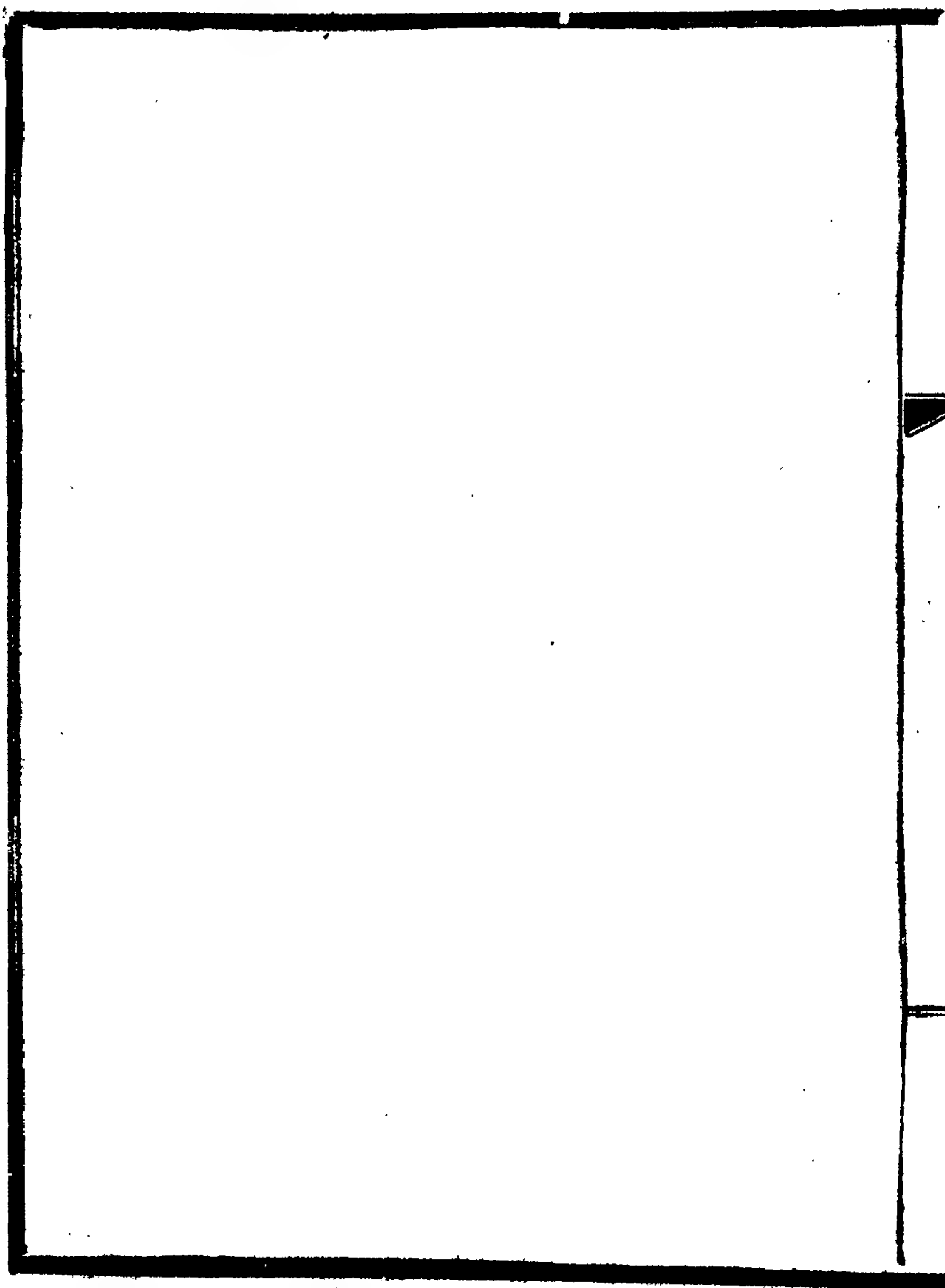
皇太極通州安民告示

崇禎二年冬十一月。建酋率虜兵寇京師。至通州。告示各城曰。滿洲國皇帝

諭紳衿軍民知悉。我國素以忠順守邊。葉赫與我原屬一國。爾萬曆皇帝干預邊外之事。離間我國。分而爲二。曲在葉赫而强爲庇護。直在我國而强欲戕害。屢肆欺凌。大恨有七。我知其終不相容也。故告天興師。天直我國。先賜我河東地。我太祖皇帝意圖與民休息。遣人致書講和。爾天啟皇帝崇禎皇帝仍加欺凌。使去滿洲國皇帝之號。毋用自製國寶。我亦樂於和好。遂欲去帝稱汗。令爾國製印給用。又不允行。以故我復告天興兵。由捷徑而入。破釜沉舟。斷不返旆。爾明君臣。不願和好而樂兵戈。今我兵至矣。用兵豈易事乎。凡紳衿軍民有歸順者。必加撫養。違抗不順者。不得不殺。非予殺之。乃爾君殺之也。若謂我國褊小。不宜稱帝。古之遼金元。俱自小國而成帝業。豈有一姓而恆爲皇帝之理乎。天運循環。有天子而廢爲匹夫者。有匹夫而起爲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爲也。上天既已佑我。爾明國乃使我去帝號。天其鑒之矣。我以抱恨之故興師。恐不知者以爲恃强征討。故此諭知。案此示

僭妄已極。較諸奴酋七大恨文。殆且過之。而猶云非恃強者。欺人乎。欺天乎。

錄之以正戎狄亂華之罪。



滿夷猾夏始末記

第三編　竊據狠毒記

吳三桂借兵記

清秘史

吳三桂者。遼東人也。父襄。明崇禎間。官錦州總兵。娶祖大壽妹。生三桂。以武舉從征。累敘勳伐。後襄坐事下獄。擢三桂總兵守寧遠有功。當是時。虜焰盛。屢遣三桂舅大壽來招降。三桂終不聽。會流寇起中朝。乃封三桂平西伯並起襄提督京營將五十萬人入衛。初三桂飲嘉定伯周奎家。悅歌女邢圓圓。以千金購之。會邊警遄行。不及偕。奎乃送圓圓於其父襄所。未幾。流寇陷京師。襄爲李闖所脅。令以書招三桂。時三桂方自甯遠入援。進次灤州而家人適至。乃卽召入問曰。老將軍無恙耶。家人曰。已降賊矣。三桂默然。又曰。老夫人無恙耶。家人曰。同老將軍俱被囚矣。曰夫人無恙耶。家人仍對如前。三桂俱默然。乃猝問曰。邢夫人無恙耶。曰。邢夫人已經賊將劉宗敏掠去矣。三桂聞之。乃大怒。拔劍拂衣

而起。擊案切齒奮罵曰。吾不誓殺此賊。以還我圓圓者。非丈夫也。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遂作書絕交。馳歸山海關。遣其副將楊坤。遊擊郭雲龍。赴滿洲乞師。時正虜酋福臨順治元年四月也。狡虜方思闖關寇中原。至是遂乘機遣多爾袞統師至甯遠。三桂乃遺多爾袞書曰。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誼。諒王亦知之。今我國以甯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甯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之衆。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欵。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衆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恩深厚。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

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惆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況流賊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爲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庭。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多爾袞得書。乃命漢軍齎紅衣砲。往山海關進發。癸酉。師次拉搭拉。復三桂書云。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期滅此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爲喜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不共流賊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與我爲敵。今勿因前故爲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鉤。後用爲仲父。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進爵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二則身家

可保。世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三桂得書惑之。於是乃從虜兵與闖將大戰於一片石。敗之。追奔四十里。闖遂殺襄。盡屠其家屬於京師。即夕棄都遁。三桂與阿濟格追殺至山西乃還。則闖臨已入都僭尊號矣。由是三桂遂降。

附降虜漢奸范文程上多爾袞書

大學士范文程上攝政王啟曰。迺者有明流寇。踞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攻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顧雖天數使然。良由我先皇帝憂勤肇造。諸王大臣祗承先帝成業。夾輔沖主。忠孝格於蒼穹。上帝潛爲啓佑。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自爲身家計。非爲君效死也。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爲我有耳。蓋明之勁敵。惟

在我國。而流寇復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爲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衆。使近悅遠來。蠢茲流孼。亦將進而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儻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爲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爲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蓋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嚴申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日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自翕然而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爲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以資輔翼。王於衆論。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於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

頓兵而守。以爲門戶。我師往來。斯爲甚便。惟攝政諸王察之。

降虜漢奸洪承疇乘機竊據策

攝政睿親王師次遼河。以軍事諮洪承疇。承疇上啟曰。我兵之强。天下無敵。將帥同心。步伍整肅。流寇可一戰而除。宇內可計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以示此行特掃除亂逆。期於滅賊。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縣。有開門歸降者。官則加升。軍民秋毫無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誅。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立大功者。則破格封賞。法在必行。此要務也。况流寇初起時。遇弱則戰。遇强則遁。今得京城。財足志驕。已無固志。一旦聞我軍至。必焚其宮殿府庫。遁而西行。賊之贏馬。不下三十餘萬。晝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賊已遠去。財物悉空。逆惡不得除。士卒無所獲。亦大可惜也。今宜計道里。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前。出其不意。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前。賊走則卽行追剿。倘

仍坐據京城以拒我。則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賊撲滅。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財畜。以賞士卒。殊有益也。初明之守邊者。兵弱馬疲。猶可輕入。今恐賊遣精銳。伏於山谷狹處。以步兵扼路。我國騎兵。不能履險。宜於騎兵內選作步兵。從高處覘其埋伏。俾步兵在後。比及入邊。則步兵皆騎兵也。孰能禦之。若沿邊仍復空虛。則接踵而進。不勞餘力。抵京之日。我兵連營城外。偵探勿絕。庶可斷陝西宣府大同眞保諸路。以備來攻。則馬首所至。計日功成矣。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也。

多爾袞致史閣部書

攝政睿親王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參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於淸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途紛傳。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

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玆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謂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

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仗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卽。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史閣部覆多爾袞書

大明國督師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大淸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義於草莽。誠以大夫無私交。乃春秋之義也。今倥傯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偸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聞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庶。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之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

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震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

陽。昭烈踐阼。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是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甯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非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竊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昔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仇復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憾。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

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滔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致命遂志。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宏光甲申九月十五日。

滿奴竊據手段之狡捷

清秘史

建虜之入關也。廷臣咸以秦師之救楚視之。以爲他日事定。全師返北。已可讓地通欵。以酬其庸。初不虞其一入不再出也。故城破之日。上下欣欣。爭相迎犒。或奮起而與闖王爲難。以是自成不能支。竟舍城去。而建虜又即爲帝后發喪。謬加恭敬。凡先明各官。俱聽照舊視事。一不干預。不薙頭。不易服。安民四出。雞犬不驚。民皆大悅。說者謂八國聯軍據城之役。其情景蓋彷彿似之。既而始託

詞令羣臣咸出。詣朝計事。至則侍衞森列。朝儀備具。內殿傳宣。景陽鐘動。虜酋福臨。已乘輦出登寶座矣。乃皆大驚失色。相顧目瞪舌撟而不敢動。顧事已至此。其早懷二心者。已俯伏階墀山呼萬歲。遂不得已。陸續拜跪稱臣叩首祝皇帝萬歲焉。又未幾而易服令下矣。又未幾而薙髮令下矣。又未幾而虜兵大舉南下矣。又未幾而屠城令下矣。又未幾而破揚州。陷南都。擄福皇帝。下杭城。降潞王矣。又未幾而入浙閩。戕唐皇。踰嶺南。迫滇黔。臨緬甸。縛永歷。且弑之矣。嗚呼。棋局驟翻。着着棘手。狡虜之陰賊險很殘忍刻毒。吾亦何忍縷言。惟今一觀露西亞之占滿洲而不還。不亦大快人心。而歎天道之好還哉。

滿奴翦除明裔之陰狠

匏　民

李自成陷京城。思宗殉國。先麾太子出宮。走詣周奎第。不納。因匿內官外舍。自成索之急。內官獻之。命之跪。不屈。且曰。何不速殺我。李曰。汝無罪。我豈妄殺。其禦清兵。猶挾與俱。清已竊據。太子流落燕市。內監楊玉。遇而憐之。爲易衣服。送

之周奎家。（時奎已降清。）故明公主。亦在奎所。相見掩面泣。奎跪獻酒食具奏以聞。攝政王多爾衮。陽令內院辨視。陰使以不識具覆。花園內監常進節指揮李時蔭。素識太子。執以爲眞。吏部侍郞沈維炳。御史趙開心。逆知滿奴意。各言事關重大。宜加詳愼。乃下法司覆勘。則假冒狀具矣。與楊玉李時蔭等十五人。皆棄市。趙開心奏中有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語。亦論死。以其用意相合。托系言官減從奪俸。仍令內院傳諭內外。有以眞太子來告者。太子必加恩養。其來告之人。亦給優賞。滿奴陰賊險很之手段。大都如是。

薙髮令之嚴厲

遯民

薙髮垂辮者。在漢時西南夷之俗。延及於女眞。滿洲者。女眞之別種也。故亦踵其醜狀。方在關外猖獗時。吾漢人之獲罪不容於國者。輒倚之爲逋逃藪。往則薙髮以示降服。入關竊據後。即欲用强硬手段。勒令吾全國同胞。從其夷俗。一班媚賊之徒。首先服從。以苟悅取容。而國民之抵抗者衆。乃下令曰。

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薙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聽其便。

蓋此時方潛入燕京。竊據尊位。而福邸又正卽位於南京。故不敢悍然放肆。乃國民誤信其俯順民情。不復與抗。豈知至次年六月。南方大定。卽下極嚴厲之命令矣。其令曰。

向來薙髮之制。不卽令劃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劃一。終屬二心。不幾爲異國之人乎。（中略）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薙髮。遵依者爲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寘重罪。若規避惜髮。巧辭爭辨。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皆當嚴行察驗。若有復爲此事。瀆進章奏。欲將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下略）

時之相去。不過一年。向所謂欲以文教定民之本心。不過以權力旣充。遂不難遽變其面目。一則曰必寘重罪。再則曰決不輕貸。并恐有據以力爭者。直以殺無赦箝制天下之口。徇一己之私心。蔑天下之公理。雖桀紂暴秦。未必至是。原其意。蓋欲盡滅漢族之紀念。使我全國人民。同化於披髮左衽之俗。而盡成弱喪耳。此令一下。其爲虎作倀之爪牙。挾嫌報復者有之。擇肥索擾者有之。而慘被屠殺者。遂不知有幾萬萬人矣。聞當時之辦法。令薙匠負擔遊行於街市。搜索及於宅院。見蓄髮者。執而薙之。稍一抵抗。即殺而懸其頭於擔後之竿上以示衆。故至今薙頭擔有若旗竿然者。即當日之遺制也又聞吾蘇省之父老相傳。當時貼有告示曰。

本朝制度。薙髮垂辮。攝政王令。决無中變。予限旬日。不聽民便。限滿即殺。勿容分辨。

又揑一高脚牌。前一人鳴鑼以示於市曰。

留頭弗留髮。留髮弗留頭。觀於此令。當日酷虐手段。如在目前。江陰之全城殉節。即起於此。吾友有嫣血胤。輯有髮史一種。凡關於薙髮者。搜羅至夥。而未之見也。今有自署樸庵者。日以髮史一二則。刊於民立報之後幅。未知與吾友所記同異若何。茲就報端所見。錄之於左。

髮史

序言

嗚呼。吾民族蒙辮髮之恥。至於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習以爲常。安之若素。幾自忘固有之頭顱。認胡尾爲本來之面目矣。賢人傑士。嚴夷夏之分。抱種族之戚。寧盡去其髮。而不肯垂脩脩之尾。以爲漢族羞。世之論者。以爲區區之髮。無與乎興亡之故。嗚呼。是不知夫髮之歷史也。入關之初。薙髮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幾。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髮披緇。

其百折不回之氣。腕可折。頭可斷。肉可臠。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赴。而此星星之髮。必不可薙。其意豈在一髮哉。蓋不忍覩上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嗚呼。孔子存告朔之餼羊。穆生爭呈設之醴酒。髮雖微。其關係甚巨。故老遺賢於義師戰敗之餘。目擊犬羊滿地。腥穢薰天。風景依然。舉目有江河之異。惟此頭上蒼蒼。猶足以繫故國之思。表宗邦之望。推其不肯薙髮之心。直欲以一髮存漢族之河山也。髮顧不重哉。或曰洪楊起義而蓄髮。今則剪髮何也。曰蓄髮者還漢族之舊。剪髮者從世界之同。士君子不爲滿奴已耳。蓄與剪事同而時異也。今者壯士振臂長呼。夷虜聞聲喪氣。我漢族四萬萬人民。行將盡舉其束縛之髮而去之。而今而後。眞可謂雪二百六十八年之恥而一洗之也。故老遺賢。精魂不滅。應亦含笑於地下也夫。

是編搜集有關於髮之事實。隨手掇輯。名爲史者。紀實也。若夫詮而次之。俟諸異日。

孔文驃

薙髮令下。陜西道孔文驃奏曰。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允植。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薙髮訖。但念先聖爲典禮之宗、顏曾孟三大賢。並起而羽翼之。其定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縫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迄明。制度雖各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未改。今一旦變更。恐於崇儒重道之典。有未盡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得旨。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驃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者也。似此違旨。有玷伊祖時中之道。着革職永不叙用。

周齊曾

周齊曾。字思沂。浙江人。明亡。遯入剡溪。盡去其髮而爲髮塚。並爲囊雲髮塚銘云。淍子以出牧東粵。不死。燕在粵不容於鄉。大老未亂去位。不死粵。比仝浙陷。鄉關失守。宜死古董、而猶忍之須臾。得無不類於前。此之抱義而爲塚中人者。

乃盡髮而祝之。示不成人。非二何之佞將圖作佛。亦非韓昭之事事如僧。故不留寸髮也。已而或匝月。或三月。或半歲。或長寸。或寸又餘。或三寸許。則一剃。剃則一一拾而裹以片楮。計五載積數十楮。欲付諸逝波。惡其浮沉。欲投諸烈燄。惡趨炎因熱者之與烟燼俱熄。欲納匣而藏諸。焉保久之不與殘枝墮葉腐草汚泥。均委棄糞溷中乎。又焉知不爲人所誤食而爲腹中蛇乎。迺候無庵外人。候無心外事。候無事外想。候日送色。候花送香。候雲送影。執斧負耜斬木穴土。不蓍不龜。就地隨時選小石之平直者甃之。似臼似盂似鉢而方其圍。將塚而穸焉。其從之塚。則髭數莖。髯數株。可無作俑。其送之塚。則首則身。首則若耳若目若齒舌鼻口。身則若手若足若心胆若腸若肝肺。此十餘者。生與髮合而爲一人者也。而分爲永訣別。不與俱生。不與俱死。其所以送之情必深。意必慘。必不異於一。而以親故送。以交故送。僅以一送盡所爲親知而已者。蓋不一其人。必不一乎情與其意。今日身首尙存焉。固不必不一者之匍匐也。卽他年盡此

身首而亡焉。亦不必不一者之匍匐。惟松有聲。可以當泣。惟薤有露。可以當泪。惟鳥石依依。可以代弔客。而今日之身首。且爲髮當松聲。當薤露。當鳥石。爰撮土爲奠。以告之曰。爾其妥茲隙壤。風不能飄。雨不能濡。日不能酷。霜雪不能凍裂。腥風毒霧。不能冥翳。所憐者或蟻或蚓。或蚓啼。或蟻鬬。若夫蛇鼠狐兎。縱橫叫嘯。入耳如聾。入目如瞽。聞骨不以朽故遺其後。能食土之氣厚與所分之身。又何論余十餘者。與爾一人也。爾縱非骨。而性不速灰。能與骨俱存。願爾旣妥地下。庇余地上。使無赧顏於爾。且得與塚中之抱義者相見也。爾幸勿化蝶翅。與夢俱生。幸勿化兎穎。化鼠鬚。以書禿見棄。幸勿化蝟毛。以穴自悴。幸勿化秋虫之股。以虛響自活。幸勿化麈後之尾。止佐機鋒於玄席。幸勿化鳥羽。爲擊爲扇。止供野士作寒溫。幸勿化脉望。止以神仙果腹。幸勿化龜毛化兎角。歸於烏有。使余來爾時。無從覓爾所。不如埋豐之鐵。終合乎延津。告畢而空。空而銘曰。

謂塚外有全人。已無鬚無髮。謂塚中有全人。復無肉無骨。名則血餘不能化

萇弘之碧。見室人而不動缺常山之節。倫陵谷之不遷。將終古嚢雲之枕穴。

朱永祜

滿兵陷舟山。吏部侍郎朱永祜被執。令薙髮。永祜曰。吾髮可薙。寧俟今日。遂斫其肩死。

諸士奇

諸士奇。字平人。浙江餘姚諸生。崇禎末。與里人爲昌古社。與雲間幾社相應。兩京旣陷。薙髮令下。士奇乃載十三經二十一史入海。流寓日本終焉。

傳冠

傳冠。字元甫。江西進賢人。以行在太子太保兼禮兵二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督師饑絕。令不行。乞罷居家。滿兵陷江西。冠避泰寧之分水村。村人執冠縛以獻滿帥李成棟。成棟解縛進曰。公大臣。釋留當取令旨。但去髮保無他。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鄉先進也。吾鄉惟有斷頭宰相。爾成棟載至汀

洲。一日成棟謂冠曰。公不薙髮。有旨收公矣。冠欣然曰。早畢我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負國無狀。死不足贖。復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見先人於地下。遂就死。

髮厄

浙江潮

髮之有厄也。自中國始也。彼其細如縷軟如絲不痛不癢無意無識之毛髮。戴於歐美人之頭而短之。戴於佛者之頭而盡去之。戴於徧世界女子之頭而盡留之而皆安。獨大不幸而戴於吾中國數百年來男子之頭而曰將殺而身族而家。墟而鄉。亡而國。非知中國髮史者則不信也。古者稱逃夷狄之俗。必曰被髮文身。進於中國則髮之。相沿三四千年。顧何足異。元魏拓跋氏興。史字之曰索頭部。異乎其髮也。蒙古入中國。則又有三搭髮之說。云三搭者。環薙去頭上一彎頭髮。留當前頭髮。剪短散垂。却析兩旁髮垂綰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狠兒。云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狠顧。或合辮爲一。直拖垂衣背。今辮髮

制是也。然未聞以爲禍也。清興。髮禍乃益烈。康熙二十一年旣定江南。乃下剃髮之令。其略曰。

向來剃髮之制不急。姑聽自便者。（中畧）自今布告之後。限旬日盡行剃髮。若惜髮爭辨。決不輕貸。

此令下而中國人以髮死者。無慮千萬。吾今日言之。猶不禁懍然也。

錢肅樂曰。合藩鎭之兵。不能衞小民之一髮。懍懍乎將以不薙髮死。

明遺臣傅冠。捕至江。見李成棟。成棟誘之降曰。公大臣。若薙髮。富貴當無極。冠曰。自有冠裳以來。未聞有禿頭宰相者。成棟曰。公髮種種。與禿何異。稍剃可乎。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否。我頭可斷。髮不可剃也。卒以是族。

此言一事耳。吾聞淸兵南下時。使剃髮者負擔游於市。執路人强剃其髮。不可則殺之。今剃髮擔前端有樹桿。或者曰。卽懸頭木也。雖然。吾國人固以繁且庶號天下。當時屠之不能盡。殺之不能滅。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生養休息。又

忽忽二百餘年間。其爲中國髮最安穩時代矣。道咸之際。洪楊興於廣西。蹂躪十餘省。連結十數年。洪楊制。必蓄髮。（今人稱長髮賊。）目剃髮者以爲妖也。清制。必剃髮。目蓄髮者以爲賊也。相搏相擊相屠戮而居於賊妖二者之間。共數億萬之生靈。其剃髮歟。則殺於洪楊。其蓄髮歟。則殺於清兵。忽薙忽蓄忽死。蓋少能倖免者。是役也。中國全部數億萬人。乃隨細如縷軟如絲不痛不癢無意無識之毛髮。以投入於萬萬不能倖生之域。全世界縱今古橫東西所未有之奇禍也。同治季年。中國宴安如故。蓄髮禍稍息焉。雖然四十年之光陰。又倏倏其已過。戊戌以後。吾中國士人留學日本者。以半剃髮爲不足。則盡剃之。政府以爲惡。電致今駐日清公使蔡鈞氏。令學生必辮髮。否則曰此逆士也。當跡之。於時學生有剃辮者。有不剃辮者。交相惡。交相詬。世之論尊王與革命黨派者。不以言論。不以事實。唯以去辮不去辮爲尊王革命兩黨之一大標識。然則今日吾中國髮禍。又隆隆其方興也。吾嘗論中國人之特性。爲至變至化至不

可測度。何者。於昔則爭剃辮。爭剃辮。特性也。於今則爭不剃辮。爭不剃辮。亦特性也。彼其爭剃辮不剃辮。而以同一合致之目的。反顯爲異趨背馳之現象。若勿畏刀鋸。若勿喜冠纓。若勿恤身家。而必力行其所負特性而後安。吁。是可異已。抑吾聞生理家言。世界處髮之道四。曰全去之。則僧人之所行也。曰全留之。則婦人之所行也。曰短之。則歐美之所行也。曰前則盡去之。而後則盡留之。則今中國人之所行也。其害爲最甚。髮以護腦也。於前盡去之。則腦傷。於後盡留之。則負重而必不足爲法。（自政府留辮令下日本東京成城學校監督令學生皆留辮獨生理學教習日人某勿善也某見學生去辮常贊之以爲有益生理）故今人明生理學者。斷無爭不剃辮也。

不敢忘錄

江蘇雜誌

楊公維斗血書

公名廷樞。字維斗。蘇州吳縣人。東林役繼創復社。文章聲氣。主盟一時。甲申明亡。滿清兵陷江南。公避地蘆墟。泛舟蘆葦間。越四年。以未薙髮被執。說之降。不

從。日頭可斷。髮不可斷。遂見殺。門人紹。原購其屍葬焉。死之前五日。以血書其衣。並賦絕命詩十二章寄歸。鄉里哀思。至今不輟。嗚呼。血衣半襲。招我民族之魂。毛髮幾莖。橫肆逆胡之毒。敬濡筆記之。以悚我四萬萬同胞聽者。

蘇州有明遺士楊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立身行己。事不愧乎古人。積學高文。名常滿乎宇內。爲孝廉者一十八載。生世間者。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庶幾東京郭有道。負名教綱常之重任。願爲宋室文文山。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値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年。其月則仲夏之月。才隱遯於山阿。忽罹陷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云矣如其來。吾已知之久矣。轟轟烈烈。視死如歸。炳炳烺烺。成仁無愧。生平所學。至此方爲快。然千古爲昭。到底終須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尙辜累朝所受之恩。魂惘惘而升天。當爲厲鬼。氣英英而墜地。期待來生。舟中書志。不能盡言。留衣以俟異日。願我知己而付遺孤。如痛父母。即思忠孝。垂

沒之言。以此爲訣。四月二十八日血書。其絕命詩序曰。予自幼讀書。慕文信國先生。今日之事。乃書志也。四月二十四日被縛。餓五日未死。大罵卒未殺。不知尚有幾日死。徧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胸中浩然之氣。正與信國燕市時無異。俯仰快然。可以無恨。覺一生讀書。至此甚是得力。留此遺墨。以俟後人知之。詩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氣千秋應不散。於今重復有斯人。氣概凌空死不難。萇宏血淚未能乾。夜來星斗中天燦。一點忠魂在此間。社稷傾頹已二年。偸生視息亦何顏。祇今骸骨還天地。方信平生不苟然。罵賊常山有舌鋒。日星烱烱貫空中。子規啼血歸來後。夜半聲傳遠市鐘。髮膚楚痛性情寬。認取神明絕不干。白刃交加鞭韃下。仰天長嘯自然安。絕粒數朝猶未死。胸中浩然殊不已。千年尙有取夷齊。燕市七日亦可擬。嬌兒未在眼前看。骨肉乖離亦可憐。留語他年成立後。毋忘忠孝是家傳。道南一脈至於今。莊簡勛猷勒鼎銘。端孝家風眞孝友。貽謀應不愧斯人。

生平知己徧天涯。忠孝相期爾我知。況有及門諸弟子。可憐患難不同時。

男兒有志未能伸。空負先朝豢養深。三百年來培育士。願將殘骨報皇恩。

閻公應元絕筆

公名應元。迪州人。僑寓江陰。滿清陷江南。薙髮令下。江陰諸義士。倡言保髮以全漢種。爰請公入城主守。公深明韜畧。懷抱奇才。忠義勇敢。無出其右。清將屢以大兵悉衆至。環攻不下。受砲傷死者。不計其數。支持三月。糧盡力竭。城陷之日。巷戰逾時。流血成渠。全城男女無一薙髮者。相率而完漢種之節。公知事不成。乃肅衣冠。南向再拜。自題一聯以明志。至今讀之。猶懍懍然有生氣焉。聯云。

八十日戴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萬衆同心殺賊。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揚州二百六十年之紀念

江蘇雜誌

屠戮之慘

揚州罹禍之慘。大抵具於揚州十日記一書。玆擇其最要者錄之。其言曰。驅數十人。如驅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撻。或即殺之。刀環響處。愴呼吼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查焚尸之數。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被擄者不與焉。吾民何辜。罹此浩刼。可爲揚州記念者此其一。

通海之獄

當鄭延平之入鎭江也。張煌言率師西征。未至儀徵五十里。士民迎降。（見全榭山張公神道碑）而揚州之民。亦多以牛酒勞軍。（見臺灣紀事本末）及事平之後。而通海之獄興。據孫潤如王公士禎傳。謂（使者至江甯。治揚州通海之獄。羅織甚衆。）則當時揚州之民因通海而死者衆矣。可爲揚州紀念者此其二。

追逋之獄

王漁洋年譜云。揚州故有積欠。起順治二年。止十七年。凡二萬兩有奇。本犯已故。輒禁其妻子。甚至株連親族。囹圄塡溢。山人初至。見鳩形鵠面。銀璫荷械。大半株連。惻然遣之。手疏達巡鹽。獄吏諸官及諸商。咸願代輸。而揚州積欠一清。又孫潤如王公士禎傳。亦言時承追揚州賈人積逋數萬。有物故者。輒繫其子女。株連親族。此揚州追逋之始末也。可爲揚州紀念者此其三。

鹽灶之苦

揚州自甲午以後。小民困苦顚連。無可告訴。而以灶戶爲最苦。吳野人陋軒集臨塲歌序云。（雖曰窮灶戶。往歲折價。何曾少逋。胥役謂其逋也。趣官長沿塲徵比。春秋兩巡。近來遂成額例。兵荒之餘。誰憐此窮灶戶。詩曰。堂上高會。門前賣子。監丁多言。箠折牙齒。）於當日橫征暴斂之情。歷歷如繪。可爲揚州紀念者此其四。

諫臣之斥

順治十二年。給事中季開生（揚州人。）奏。近日臣之家人。自通州來。遇吏部郎中張九徵回籍。其船幾為使者封去。據稱奉旨往揚州買女子。恐奉使者不能仰體宸衷。借端强買。小民無知。未免驚慌。必將有嫁娶非時。骨肉析離之慘。且乘機而奸棍挾仇揑報。官商藉端壟利。諸弊斷不能無。乞皇上速收成命。季公諫言。必非無據。乃疏入之後。得旨申飭。流徙尙陽堡。可為揚州紀念者此其五。

開河之役

近世河流南徙。淮黃並漲。河臣冒利開河。通海淮揚州縣。蕩析離居。寶應喬公（名萊。）力言其弊。卒以觸河臣之怒。削職南歸。厥後開高橋之堤。高寶田廬悉淪於水。高郵孫公。（名宗彝。）力排羣議。廷臣震怒。逮死獄中。（見朱竹垞喬君墓表。錢陸燦孫公墓誌銘。）而邗水以東。遂為水國。溯其原始。誰之咎歟。可為揚州紀念者此其六。

文字之獄

乾隆中。大興文字之獄。東台人徐述夔。作一柱樓詩。多排斥滿清之語。聞述夔作正德杯詩云。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後述夔已歿。縣令上其事。致述夔剖棺戮尸。其孫徐食田等數人。並解京正法。詩集各書。悉行消毀。（案述夔所著書。見於禁書目者七八種）而東臺縣知縣涂躍龍。藩司陶易。揚州府謝啓昆。悉罪重典。此乾隆四十三年之事也。（見東華錄。）可爲揚州紀念者此其七。

南巡之舉

乾隆南巡之舉。大抵具於南巡錄一書。然吾閱揚州畫航錄所載之事。有足異者。其言曰。兩岸支港叉河橋頭村口。各安卡兵。禁民舟出入。計緯道每一里。安設站兵三名。令村鎮民婦。跪伏瞻仰。於應回避時。令男子退出村內。不禁婦女。其不禁婦女之故。雖未明言。然以今度之。則固有大爲慚德者矣。可爲揚州紀

念者此其八。

青燐夜話

江蘇雜誌

風瀟雨漠。漏滯更寒。鼠嚙板屋。蟲號庭階。時夜將半。腦忽有觸。環室疾走。莫知所託。撫膺太息。掉頭顧仆。起而佇立。若有所屬。茫茫神思。如夢初覺。挑燈濡筆。欲有所述。門外履聲。客來不速。贈我卷書。增我悲歔。二百年前。逸事可索。爰借管城。頁我民族。

披小腆之紀年。搜江南之遺話。揚州十日。嘉定萬家。青簡殘留。尤彰彰在人耳目者也。其有淚花血片。動我悲懷。白骨孤城。勞人歌泣者。莫如張戶部淮城之戰。閻典史澄江之守。此二事爲最足扼腕也。滿洲兵之南下也。戶部張公。率民兵千餘人。截擊於淮上。一戰而敗。再戰而民兵死者以千計。張公乃率其敢死士百餘人。退駐某村。築堡固守。滿洲兵欲得公而甘心焉。乃遣勁卒圍之。公乘夜霧。射火弩於滿營。焚敗之。於是激勵諸將士。欲計襲滿洲兵於淮城。孰知部

下某與滿兵通。洩其謀。夜未半。某操刃伏公榻下。突出刺公腹。滿兵入盡殺部下百餘人。無一生者。公之夫人某氏作絕命詞二章。自刎死。有血片紅秋雨淚花黯夕陽之句。爲後人傳誦焉。閻公守江陰。其事爲人人所共知者。而其城破之前數日。適八月中秋節。招邑人士。引巨觥飲。慷慨悲歌。泣數行下。謂人曰。吾力已盡。旦夕城且破。惟今日得與諸君痛飲耳。與座者皆泣下。酒酣。巡視城堞。又謂同行諸人曰。滿兵雖衆。苟此城有十日之糧。則無患也。其奈孤城食盡餓莩盈途。白骨壘壘。皆戰死士。太祖在天之靈。尙其鑒之。仰視輪月。寒凜倍昔。乃作壯歌。令同行者歌之。一時悲慘蕭條之狀。不可言喻。未數日而城破。盡江陰之人。爲滿兵刃之。雖鷄犬無一留者。噫慘矣。

齎孤志。起草莽。握拳透爪。飲血枕戈。風發潮湧。振動東南數省。而滿洲兵無如之何者。張公煌言也。公之戰事。人咸知之。而其起兵也。以保種抗滿爲目的。以血誠爲甲冑。以忠義爲干櫓。讀公復仇之檄。眉飛色舞。魄悸心驚。在當時以可

泣可歌之文字。不數日而義兵集者萬餘人。一時慷慨激烈之風。至今已越數百年矣。猶足以令吾怦然動也。鄭延平之破漳泉。略沿海州縣。達鎭江。聲震金陵。張公傳檄而定江浙州縣。凡三十餘處。繼而延年之兵失利。張公亦退駐甬東。復兵敗。退守孤島。滿兵屢迫不得手。蓋公之布置水陸戰陣。得兵家奇計。島中蓄雙鶴。敵兵來且近。鶴鳴於樹間。公則從容設備。而滿兵方屢爲公敗。孰知涼月黯墮。怒濤夜湧。千仞絕壁。陳倉暗度。刁斗不驚。殘漏將絕。間諜遽乘。猝不及備。滿腔熱血之孤忠。一旦敗亡於詭譎。嗚呼。張公於是以身殉之矣。慨想當年如延平。如張公輩。磊落孤懷。同心殺敵。使更有若二公者數人焉。聲氣相接。抗力增加。於東南數省基礎既定。則渡江而北。滌洗腥羶。以圖恢復中原。豪傑投袂響應。自不難殲除異種。掃蕩匈奴。更何至二百餘年來。野蠻之族。凌虐黃帝之貴胄。專制之政。流毒漢家之大陸。天昏地暗。而令四萬萬國民。爲萬刧不復之奴隸耶。江浙志士。自薙髮令下。起兵復仇而身殉者。以二人爲最慘。一灣

溪李某商於閩。因謀起兵未成。爲滿吏所殺。縱火焚其家。家人殉者十餘人。一崑山朱某。因薙髮而遁入閩。欲渡海投延平軍。乃爲滿諜得。縛於樹。射殺之。且剝腹焉。當時以薙髮故。起兵復仇之人甚多。類皆握空拳冒鎗彈。以一息苟存。萬不甘爲此五洲不覩萬國無有。髡首曳尾之怪狀。併千萬之生命。爭數莖之毛髮。爲吾今日排滿之先聲者。吾當絲繡其身。丹漆其名。而馨祝其靈也。有某武職被執不屈。臨刑時。口唱曰。「頭能過鐵身方顯」。刀忽下。頭已墮矣。猶張目裂齒而大聲曰。「死不封泥骨亦香」。噫奇矣。無錫某。鄉人也。易姓之詔下。太堡墩方開臺演劇。某適掉一柴舟來泊墩下。聞人言易姓矣。乃奮然曰。我漢族也。當死明室。遂投水死。有賣鷄皮者。擔鷄皮於市中。聞易姓事。乃曰。我不爲異種人之民。棄雞皮於途。而投水死。江寧爲滿兵破。死者不可僂指數。而最奇者。卑田院之乞丐也。乞丐某。謂卑田院諸丐曰。韃子來。我輩不願乞韃子餘食。賦絕命詩一章。有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之句。投百川橋河

下死者四人。某武職素不讀書。而見義不屈。生氣凛然。且頭已墮地。而能賦詩。爲事之奇者。某鄉人及賣雞皮者。其平居不讀書不識字可知。亦能不屑爲異種人之奴隸。脫然一身。與清流長逝。抑又奇矣。乃下至卑田院之乞丐。猶知所謂不願乞韃子餘食。嗚呼。凡我漢族之同胞。豈乞丐之不若哉。或曰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抑知世界種族之競爭。愈晚愈明。愈進愈顯。豈二百年前之人已能知之。二百餘年後之人。反漠然忘之耶。即或忘之。而歷觀二百餘年中。種種慘酷無人理之現象。與夫四萬萬同胞。乞憐於異族之餘食以生者。抑竟甘忍受之耶。如曰未也。則彼身爲異種人之奴隸。混混濁濁。自忘其種族之人。姑不必論。而凡我種族中明達之人。有志之士。其有聞往事而羞愧悲憤者乎。則疾首痛心。死生何擇。時乎不再。可以興矣。

北使紀略

荆駝逸史

闖寇肆虐。逼犯北京。先帝賓天。宗社淪喪。洪範世受國恩。遯年廢居海濱。驚聞

異變。泣憤同仇。徒跣至鎮江。史閣部招同過江。議安將士。忽接禮部劄付奉旨召對。始知爲吳三桂借兵破賊。顧大宗伯薦往北使。蒙皇上面賜召對。國事多艱。惟命所之。義弗敢辭。但使命甚重。非武臣可以專任。必得文臣同往。部議兵部侍郎左懋第。太僕寺卿馬紹愉偕行。以銀十萬兩。金一千兩。緞絹一萬疋。爲酬清之儀。因以祭告祖陵。奠安先帝后。册封吳三桂爲薊國公。本鎮恐夷情甚狡。事難逆度。就中機宜。必奉廟算。乃可奉行。具疏上請。復蒙皇上召對親切。羣臣廷議僉同。七月十八日。銀幣甫齊。始得開舟。行至瓜儀。原請借用各鎮馬騾。鮮有應者。箱鞘繁重。苦不能前。至清江浦僱騾市馬。不足駝運。分留緞絹。從河汎舟。劉更平田淮撫各發兵二百餘名護送。十五日渡黃河。廿一日至宿遷。忽接清使唐起龍等六人。賫來攝政王書。與本鎮事涉嫌疑。不敢速進。當即具疏奏聞。念已奉使在道。難以中阻。與左馬二使酌議前行。廿五日至馬蘭屯。爲沂滕之衝。時値土寇刧屯。聞本鎮至。半夜遁去。次日委標下游擊孫國柱。執本鎮

與九部院諭牌招撫。仍留國柱在本屯團練鄉勇。即有土寇千人。就撫爲兵。入寨俱散。一方獲全。九月初一至望塚黃家樓。遇土寇千人。刧駝打仗。護行將士。追殺數十人。寇退。箱鞘無恙。初五日至濟寧州。清官不許近城棲宿。放炮吶喊。有欲出打仗狀。夜宿五里舖。次晨移駐二十里舖。以待水運緞幣。四日不至。姜參將王茂才。沿河催運。自渡河來。村落凋殘。巷無居人。將士裹糧露宿。濟寧以士民爲滿用。概不納兵。初九日將隨護兵丁發令南回。沿途另僱土著鄉兵護行。至汶上縣。夷官總河楊方興統兵相遇。本鎭告以通好之意。彼嫚言謀國要看大勢。我國兵强。如要和好。須多運漕糧來。我們好說話。只是你南官要我攝政王早收一統之業耳。本鎭對以逆闖未滅。正當南北同心降官說話。如何輕聽得十五日晚。臨清有舊錦衣駱養性。夷用爲天津督撫。遣兵來迎。十八日至德州。有清官巡撫山東方大猷告示云。奉攝政王令旨。陳洪範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備盤費。陳洪範左懋第馬紹愉止許百人進京朝見。其餘俱留

置靜海。祖澤溥所帶多人。俱許入京等語。味其語意。目中已無使命。次早傳夷示之旁有匿名一示云。我乃俯倭而循汝有正立南面。原非不令而行。何怪見賢而嫚四語。殊可駭異。疑爲地方無賴。借端中傷使臣也。及有報稱目擊誰寫貼者。惟揭示存照而已。復聞夷官知州。將匿名示句抄報至北京。攝政王令逆輔馮銓解說此語。乃是罵王。王益滋不悅矣。至滄州。本鎮與左部院商榷。虜驕且嫚。相見之禮如何。若執不見。當日面承召對。天語丁寧。恐無以通好濟國事。因集馬太僕梅主事各參謀共議。僉云時勢異殊。圖濟國事。不妨稍從委曲。再四躊躇。未協。次日左部院出首輔主議。廷臣覆疏二通。以示本鎮。始知閣議中以屈膝爲辱命。尊天朝體議論乃定。因悉議中以關外甌脫與之。許歲幣不得過十萬。覆疏中有酬恩而非欵敵等語。此由閣議時。第知吳三桂借名逐寇。不知虜已踞都。僭號。猖獗如此。諒難受我戎索。使臣惟有不屈共矢矣。廿六日駱養性親到靜海縣。將三使臣所帶官丁。止許百人進京。餘盡安置靜海古寺中。

以夷官守之。養性雖奉夷旨。語言之際。似尚不忘故國。夷諜者偵知以報。夷攝政王怒。疑養性。削職逮問。且京城內外訪察甚嚴。有南人潛通消息者。輒執以聞。陷北諸臣。咸杜門噤舌。不敢接見南人。而甘心降夷者。惟日言絕通好殺使臣。下江南以取容悅。山東僭踞。皆王永鰲方大猷爲政。聞其屢疏極言不可和狀。嗣王永鰲爲其裨將縛之轅門。羣唾其面。爭臠割之。足以昭降夷之報。廿九日。至河西務。聞夷小汗入都。擇十月初一日僭位。不便遽前。差官王廷翰主員王言。假以副將聯名帖送內院。馮銓見帖寫侍生。厲聲曰。入國問禁。何無上攝政王啟。輒敢持帖來見我王。言曰。天使奉本朝皇帝之命。致謝清國。天使行過濟寧。已草一啟。欲先達攝政王。及抵德州。見有不必敬他之說。因此中輟。今差官此來。正是問禁。馮銓語塞而厲稍平。徐曰。不收汝帖。可即進京來見。初五日。至張家灣。因貽攝政王啟。大意言爲國以禮。三使奉御書禮幣而至。禮宜遣官郊迎。豈有呼之卽入之禮。復草一書與內院諸臣。王言至內院。兩見洪承疇。似

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墮。謝陞時而胡帽。時而南冠。默然忸怩。馮銓則惟其所言。岸然自志。虜內院首剛陵榜什問何以不逕進來王言告以御書不可輕褻。若不差官去迎。使臣寧死不敢前進。初十日虜差禮部韃官又奇庫。迎至張家灣。祖澤溥差原同參將辛自修二人至灣。說攝政王見啟意頗善。其父祖大壽傳言少有機會。無不効力。暗遣人相聞三桂。三桂傳言淸朝法令甚嚴。恐致嫌疑。不敢出見。令所親來致意。終身不忍一矢相加。遺三桂旋西出勦賊。十二日鼓吹前導。捧御書從正陽門入城。使臣隨之。左部院素服素帷。虜將使臣及官兵人等。送至鴻臚寺居住。虜欲以御書送至禮部。捧書者却足不敢前。時已天晚。因亦迎入寺中。關防甚嚴。內外不許舉火。俱待夷丁傳送。使臣等飢寒殊苦。十三日有夷官禮部數人至寺。問南來諸公有何事至我國。三使應之曰。我朝新天子聞貴國借兵破賊。復爲先帝發喪成服。令我等賫御書銀幣前來致謝。夷官云。大書可付吾們。應之曰。御書禮宜送入貴朝。不宜輕投你部。夷官云。凡進

貢文書。俱到禮部轉啟。應之曰。天朝御書。何得以他國文書比。夷官云。說是御書。吾們也不收罷。作色而去。夷奴以謝禮爲貢。以天朝御書。同於他國貢文。以故御書不敢輕與。十四日。夷官剛陵榜什率十餘人。俱夷服佩刀。直登寺堂。剛陵踞椅上坐。諸夷坐地右毡上。通事指地左氈曰。你們坐此。左部院正顏曰。我們中國人。不比你們坐地慣。快取椅來。遂取椅三。與剛陵相對而坐。夷通事車令。即剛陵之弟。其人狡黠善辨。通夷夏語。夷曰。我國發兵。爲你們破賊報仇。江南不發一兵。突立皇帝。這是何說。三人曰。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孫。夙有聖德。先帝旣喪。倫序相應。立之誰曰不宜。夷曰。崇禎帝可有遺詔否。三人曰。先帝變出不測。安有遺詔。南都聞先帝之變。會今上至淮東。天與人歸。臣民擁戴。告立於高皇帝之廟。安事遺詔。夷曰。崇禎帝死時。你南京臣子不來救援。今日乃忽立新皇帝耶。應之曰。北京失守。事出不測。南北地隔三千餘里。諸臣聞變。整練兵馬。正欲北來勦賊。傳聞貴國已發兵逐賊。以故不便前來。恐疑與貴國爲敵。特

令我等來謝。相約殺賊耳。夷曰。你們向在何處。今日却來多話。左曰。先帝遭變
時。我正在上江催兵。陳總兵馬太僕。尙在林下。夷曰。汝催兵曾殺得流賊否。左
曰。我是催兵防堵。闖賊未敢犯上江。夷曰。汝服孝便算是忠臣否。本鎭應之曰。
左部院是母喪。又是國服。夷曰。毋多言。我們已發大兵下江南。左曰。江南尙大。
兵馬甚多。莫便小覷了。夷聞江南尙大之言。覺有不悅。本鎭應之曰。我等原爲
攝政王發兵破賊。又爲先帝發喪成服。皇帝命我等賚御書銀幣。數千里遠來。
原是通好致謝。何得以兵勢恐嚇。果要用兵。豈能阻你。但以禮來。反以兵往。不
是攝政王起初發兵破賊之意。況江南水鄉。胡騎能保其必勝乎。剛陵不答。徑
起而出。十五日。內院夷官率戶部夷官來收銀幣。對之曰。銀幣是送你們的。正
該收去。將銀鞘十萬。金一千兩。先付蟒緞二千六百疋。餘緞絹尙在後運也。私
計吳三桂既不出拜詔。則萬金可以無與。夷見十萬外。尙有餘鞘。輙起攘奪。告
之曰。銀一萬兩。緞二千疋。是賞吳三桂的。既到此地。你們亦收去轉付。諸夷撫

掌踊躍。負馱而去。目擊夷情狡悍。事勢難爲。密修寸楮。令都司車鎭遠踰垣而出。馳報史馬二輔。早飭備禦。嗣聞西寇勢急。連日八王子領兵出彰義門。往西勦賊。過此數日。封鎖寺門。杳無消息。令人密探。聞攝政問內院諸人曰。南來使臣。如何處他。某王子曰。殺了他罷。攝政搖手。馮銓曰。剃了他髮。拘留在此。攝政不答。洪承疇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難爲他們。下次無人敢來了。攝政曰。老洪言是。遂有放回之意。二十日。車令送祖澤溥同來參將辛自修姜琦等八人至寺。稱祖錦衣被他父親留住不去了。同來官丁。送在這邊。同回南去。辛自修言祖於十六日。被夷逼令剃頭。痛哭一日夜。自言奉命同來。共圖通好。回南。今爲韃子。所以至死不忘國家云云。二十六日。剛陵至寺云。你們明早卽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濟寧。就去告知你江南。我要發兵南來。三使云。奉命而來。一爲致謝貴國。一爲祭告陵寢。一爲議葬先帝。尙要往昌平祭告。夷曰。我早已替你們哭過了。祭過了。葬過了。你們哭甚麼。祭甚麼。葬甚麼。先帝活時。賊來不發兵。先帝

死後。擁兵不討賊。先帝不受你們江南不忠之臣的祭。本鎮應之曰。果不容我們改葬。願留銀二千兩。煩貴國委官督理如何。夷曰。吾國儘有錢糧。不須你們。已葬了不必改葬。出僞檄一通。當堂朗讀。三使坐而聽之。隨粘寺壁。大約以不救援先帝爲罪一。擅立皇帝爲罪二。各鎮擁兵虐民爲罪三。旦夕發兵討罪等語。左曰。今上賢序俱應。何爲擅立。夷曰。前已說過了。不庸再言。本鎮曰。原爲講好而來。今竟講不得好耶。夷曰。來講。河上可講。江上可講。隨地可講。本鎮曰。流賊在西。猖獗未滅。貴國又發兵而南。恐非貴國之利。夷曰。你們去。不要管。吾二十七日早。夷官二。帶兵三百。立促出京。督押隨營安歇。不許一人前後。一人近語。二十九日。至河西務。仰望諸陵。近在咫尺。不得一謁。祭告哀痛。不禁。卽在河西務。整備祭品。設位遙祭。文武將士。皆痛哭失聲。初一日。至天津。遇後運緞絹。有戶部主事一員。押之而北。初四日。行過滄州十里。忽見夷官車令帶兵四五十騎。追左馬二使復回北京。本鎮曰。三人同來同歸。奈何復留二人。夷官曰。留

二位暫爲住住。你可速回南去傳報。報我大兵就來。夷兵逼二使而北。擁本鎭而南。不許叙別。左部院惟於馬首曰。我以身許國。不得顧家。致意我朝當事諸公。速防河防江。本鎭此時同出獨歸。肝腸欲裂矣。或傳夷使王之佐魏之屏等三人使南。王之佐留後未回。初一日。魏之屏北歸。至京有他言。故來追去。總之夷狄豺狼。變幻莫測也。十五日。行至濟寧。遂遇王之佐。因託其善爲我辭。早還二使。十六日。夷兵押過濟寧二十里而回。途中知宿遷之失。急從徐州渡。聞夷發兵三股。北來及各處調合諸營。約有數萬。暫在濟寧養馬。便欲南犯。又聞調取巨舟數千。從海而南。防河防江。戰守之具。所當急爲整備者也。洪範勞苦備嘗。奉使無效。自維衰朽。稍免斧鉞。決計乞閒。惟是往返情事。逐日筆記。一字不敢虛僞。其諸夷至寺。嫚語尚多。難以詳述。姑記大略如此。聽高明垂鑒焉。謹記。

風倒梧桐記一

荆駝逸史

衡陽桂藩。流寇蹂躪其桐封。徙寓端溪。此崇禎末年事。福京弗守。兩廣總制丁

魁楚。會同粵西巡撫瞿式耜。廣東按察王化澄。廣西按察鄭封。肇慶知府朱治憪。策擁桂藩第二世子由榔爲皇帝。仍稱隆武二年。以明年爲永歷元年。改肇慶府署爲行宮。此丙戌年十月初九日事。晉魁楚首揆。兼攝冢宰事。式耜宗伯。預知機密。化澄憲副。封巡參。治憪右副。兼兵部侍郎。提督兩廣。承魁楚後。內外局。惟魁楚主裁。端溪隔羊城省會。止四百里。擁立時。姻婭列名多人。無一函商及三司各屬。既立後。不復頒新天子詔。惟囂爾是謀。時羊城左藩顧元鏡。恥不與策戴勳。適隆武閣臣何吾騶蘇觀生。從閩逃歸。亦遂立隆武弟爲皇帝。改都司署爲行宮。建元紹武。學臣林佳鼎晉總憲。行大司馬事。提兵西上三水。意侵端溪。式耜亦奉命出東峽。設砲禦焉。十一月十五日。林瞿對仗。一砲殲林。偵者誤傳瞿敗。端溪新創。朝廷逃徙一空。永歷帝隨衆奔遁。直達梧州。五百里溯流。兩日夜并程也。太后馬氏通史書。原不欲世子稱帝。呼省臣李用楫。閣臣程源等。面呵無固志。且詰責棄逃狀。適式耜手報至。知前訛。諸臣皆伏地引罪。遂

奉永歷帝再至端溪。別遣清江伯嚴雲從護三宮。頓駐桂林。十二月十五日。清朝總鎮李成棟突入廣州。蘇觀生伏誅。何吾騶顧元鏡等皆投誠紹武帝創除。端溪丁魁楚。罔不知耗。惟計値百司。給憑給劄。無暇問峽以外事。二十五日早辰謝恩。朝見者猶趨蹌殿陛。忽有肩輿出城。掠一小艇。駕上西峽。喧傳爲永歷帝。於是文武紛逐。各不相顧。帝固知有確信。隨奔者亦知事決大壞。不可瞬息留。惟魁楚則雍容雅度。漸移行李入舟。瞠目而視。反作局外觀者。係別有作用故也。丁魁楚者。河內永城縣人也。晉撫失機。遣戍五年。戊寅年。奉旨納餉三千兩。許本軍准回原籍。魁楚援例得歸永城縣。有在籍總兵劉超者。壬午年冬十月。以私仇殺丁鼎侍御魏景琦。按察王漢奉旨往勘。超又一箭斃漢。且據縣刦衆。鄉紳。勸魁楚爲之上疏訟冤。魁楚且欵且代。陰爲之計。別遣子弟兵四面布置。至癸未年三月初一日五更。伏兵四起。用鐵綱遏超之身。押解至京獻俘焉。魁楚叙功復職。當年職方郎王永績。量加本省屯田巡撫之銜。至明年甲申。馬

士英留都用事。竟總制兩廣。自乙酉二月到任。其種種貪酷。爲從來所未有。嗣聞宏光之變。即潛通靖江王來廣舉事。靖江王果以桂林推官顧奕爲相國。臨桂知縣史其文爲兵部尚書。八月初七日立抵端溪。丁魁楚已於初六日拜福建隆武登極詔。隨架火砲碎靖江之船。幷擒史顧二人。解閩省正法焉。邀功靖越伯。此不可質之鬼神者。今擁立永歷。十二月十五日。省城之變。彼知最早。即密遣親幹。齎精金三千兩。珍寶稱是。囑其重賄清兵主將。須百計爲之先容。至永歷帝十二月廿五日逃奔時。彼得有密報。親幹已投入李成棟帳下爲家丁。惟望佳音至耳。故衆雖忙逃。而彼獨安閒也。彼有大哨船四十隻。將三年宦囊。裝入舟中。又在肇慶度年。丁亥年正月初旬。方移入岑溪縣。假意於城中修蓋茅屋。實不登岸。靜候廣城消息。親幹於二月初。方敢以精金珍寶上供成棟。通魁楚孝敬至意。成棟曰。何不早言。正要請你老爺仍做兩廣軍門。快齎書去。二月二十六日。魁楚於岑溪縣舟中得成棟手翰。喜從天降。更不必造屋。仍移四

十號哨船。順流東下。時李成棟駐箚梧州。先上五里迎接。握手談心。相見恨晚。知魁楚三子入廣。已失其二。止存一大令郎。亦必請見。交情世誼。有加無已。臨晚。成棟請魁楚父子接風。隆重出於常套之外。握手訂曰。明日吉期。即煩再攝兩廣篆。拜表即眞。亦在明日。舉令旗令牌符驗旗纛。以及舊勑印。一幷手付魁楚。欣慰笑樂之極。惟求早退。爲明日到任之舉。歡顏而別。魁楚就枕。魂隨蝶舞矣。忽三更時候。成棟舟中。四面列炬。遣一令旗。宣請丁老爺丁相公密語。是時魁楚不知所以。父子急忙過船。見成棟正位不動。知事有變。即下跪曰。某止一子。請饒狗命。成棟曰。爾欲饒子乎。先令砍下。左顧而首級至矣。即驅殺魁楚焉。成棟再上船頭。四面火光照耀。如同白日。將魁楚家丁。每營分配一人。家眷船中。一妻四妾三媳二女。幾婢幾僕婦。逐一搜檢。歸入成棟舟中。惟一妾於過船時。投入水中。四十船之厚槖。未嘗失一紙角。悉歸成棟。魁楚三年貪酷。止贏得父子駢首。妻妾媳女。恣他人臂上歡也。哀哉。雖然。豈盡貪酷之罪。聞其舟中精

銀。實有八十四萬。倘以十萬佐永歷上桂林。四十大哨船掖護之。猶不失身榮首相。妻兒恒在膝下也。總之無君之報。魁楚可鑒焉。丁亥永歷元年正月朔。永歷再達梧州。於知府陸世廉。取庫銀五十兩爲雇夫費。北進府江。所召次輔李永芳晏日曙冏卿田芳銀臺鄭封等。俱潛入博白縣深山。隨行者惟總憲王化澄。大司農吳炳。宮詹方以智。文選吳貞毓省唐鍼臺程源。中翰吳其靁洪士彭。大金吾馬吉祥而已。式耜仍留端溪。同朱治憪爲守禦計。復逗遛梧江者幾日。二月初。式耜方尾永歷帝至桂林。亦改府署爲行宮。在途先已拜方以智吳炳並相。知湖廣武岡州及長衡永寶四府。滿洲兵馬未至。地方尙屬安靖也。方吳二相隨駕北上。駐武岡。瞿式耜留守桂林。王化澄亦協理閣務。馬吉祥幷三宮。於三月初往湖南上武岡。衡永道臣嚴起恒郊迎。面闊身長。品有相狀。遂拜相百日間。崇禎末年。河南江北未勦流寇曹志建王朝俊等。奚啻數百頭目。今皆逼入湖南。來歸者悉賜五等爵。又晉何騰蛟爲總制。加宮保。駐衡陽。李自成殘

兵高必正等。聲言百萬。流入長沙等處。騰蛟具奏諸允錫制之。題曰忠貞營。分爲十營。聲勢稍振。不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武岡敗衂。斫北關棄釜飧而走。除帝駕。三宮無不徒步跣足而奔。呱呱世子。兩匝月矣。竟委沙灘中。宮嫡妹與王皇親嫡母。乘輿出城。亦迷失無踪。吳炳不及出而死。又恐淸兵於正路自全州灌陽入桂林。帝與逃難臣工。從間道踉蹌至肇遠府。僅覓二小艇。載帝與三宮。十一月中。至象州。意欲進南甯府。爲永永不出之計。又爲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寥寥文武。皆以青衣裹頭。胼手胝足。面無生氣。幾欲散去。馬吉祥左右帝力挽衆。乃分閣臣王化澄。吏左吳貞毓。司禮龐天壽。護三宮上南甯。永歷帝仍溯十八灘。逆流北上。十二月初三日。舟達桂林。得息殘喘焉。式耜與起恒並相君臣上下。皆鍵戶避兵。人無土著。街無獨行。柴米貨物價昂五倍。軍丁居貨交易不以善顏。無一人不度日如年者。戊子永歷二年二月二十三夜三更時。有霍允中者。忽搶入大內。刼帝於寢被中。置之城外。將文武百官綑吊索勒。逼盡所

有。經一晝夜飽颺。帝雖裸體。幸無傷。留守閣臣瞿式耜。揹掠罄盡。隻身逃至平樂府。桂林不可駐足矣。金吾馬吉翔。備有袍竹轎。掖帝而行。遇水濡足。過嶺扳枝。所不免也。三月初十日。入南寧。隨至者內閣嚴起恒馬吉翔。吏科計兆進兵科吳其靁。戶科尹三聘。禮科洪士彭。大司馬蕭琦七人耳。帝意直欲進土州蕭琦上十便十不便疏止之。君臣資斧空乏。實甚。起恒以首揆兼太宰。即於十五日。廣爲開選。邕城通二十四土州。梹榔客。鹽布客。及土樂戶。皆列鴛班。四月初一日。生世子。王化澄翼護三宮功。請册爲太子。詔曰萬喜。赦天下。時田州果化州等土官。來朝行在。文武各曲意徇奉。冀得其歡心。思爲異日逃入之東道主。土巡司皆陞爲邑宰。土邑宰皆陞爲知府。竟有道銜與土知府。蓋土司舊規原加一等行事。以道銜與之。彼竟儼然開府矣。此三百年不破之格也。初十日。羊城總鎭李成棟反叛滿清。以全廣還永歷帝。遣洪天擢潘曾緯李綺三人齎奏。敦駕蹕端州。滿朝驚喜。非可言喩。然無有信之者。亦姑應之而已。先是成棟丁

亥年二月。收繳兩廣文武印信。大小不下五千顆。於中取出總制印藏之。有一愛妾。雲間所得靑樓也。獨携往閩粵。揣知其意。因朝夕慫恿成棟置不理。至今年四月初三日。晚飯侍酒。復挑之。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蓋成棟本來家眷悉駐在松江府城內。愛妾曰。吾敢獨享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取刀自刎。成棟抱尸哭曰。女子乎。是矣。當即取梨園袍裳腰金吉服晉賢冠。四拜而斂之。出兩廣總制印。具疏迎永曆帝於南甯。洪潘李三人後到。又有沈原宥者。再齎成棟速駕之奏至。知其事果眞。於是彈冠之興。草木皆飛。王化澄杜門半年有餘。忽爾入直矣。朱天麟變姓名隱太平府。走別賓邀拜相矣。晏清自田州出爲冢宰矣。張鳳翼兵科兼翰林修撰矣。張佐辰與扶綱自貴州來司文選考功矣。顧之俊於制中亦來隨駕。上天地人三策水火藥三用矣。張起王者友等。各造一名色營考選矣。吳江縣書役王正國爲吏部司務矣。董雲襄爲大行矣。潘駿觀進兵曹而署戶曹矣。龐天壽掌司禮矣。吳貞毓吏侍兼副憲。先

遺下兩廣諭李成棟矣。又下考貢之旨。村師巫童以及緇衣黃冠。凡能搦管出黑字於紙上者。悉投一呈。曰山東山西某府某縣生員。然必取其極遠者。以無可證也。曳裾就道。瀰漫如蟻。曾經出仕。僉曰迎鑾游手白丁。詭稱原任六曹兩侍。旬日間駐列濟濟。然相遇於朝堂道左。各不舉手。一二科甲在內。故淩氣質以自尊。二三勢力在內。爲豪亢以自高。此外菜傭屠夫。衙門皂役倡優搗卒等項。居然進賢冠也。行行隊隊。若不欲以面示人。但見無故穿吉服者有之。無故穿素服者有之。獨自錦繡者亦有之。脚下之靴。皂朱而天藍剪絨者不異也。快靴聊當取其形似耳。又有天青地白。竟有以油釘皮靴從事。亦取其形似而已。章服補帶。恒未完備。亦未合式。補鶴而帶銀。則服不合其帶。帶金而補雀。則帶不合其服。帶黑角而四雲大紅石藍。則帶服中又相違。其服相舛。其帶至人不知其帶。人不知其服。人不知其站立位次。人不知其稱呼禮貌。滿朝皆無等威。攘臂脫肩。牛襟馬裾。新創朝廷。遂成墟市。嚴起恒不得不任其咎。喧嚷兩月。閏

六月初十日。帝駕同三宮方出南寧。時值急流。兩日夜已至潯州府。舊總兵陳邦傳挽留訴功。梛慶二府。尙爲永歷守。然設官征賦自專也。詗大司馬蕭琦不遣兵護衞。以石碎其舟。琦悶絕而死。晏日曙李永茂鄭封三人各艤舟蒼梧縣蛇廟三角嘴。以閒闖入廟。觸犯蛇神。暴疾而死。羊城端溪梧江千餘里間。注望龍舟順流而下。杳不可得。爲陳邦傳百計投轄。帝駕又上潯州府。暫駐府署爲行宮。給發箚付。始而慶國自札。繼而部札。後則貴欽札。欽札者。皇帝用寶箚官與吏兵兩部不相涉者。巡檢典史知縣知府至科道翰林侍郞尙書。俱可札授。武則正副總兵與參將三種。尙書正總欽箚。亦可易百金。下廣之路費需此也。七月二十九日。至端溪城下。李成棟百里外迎接。慰勞倍至。三十日。駕留舟中。八月初一日辰刻。再入肇慶府行宮。宮中儲銀一萬兩。以備賞賚。餘衣飾器皿。亦約萬金。象魏堂陛。具體可觀。首相嚴起恒。次王化澄。次朱天麟。事之行止。政無大小。必承成棟而後奏。成棟爲人朴訥剛忍。無矜意。無喜容。不脂韋。不多言。

文武內外尊敬而深畏焉。永曆帝築壇拜之。壇半就。成棟曰。事在人之做不做。安在壇之登不登。蓋刎頸愛妾。刻不去懷。必欲得當。以瞑九泉之目也。十二日。面奏永曆帝曰。南雄以下事。諸臣工任之。庾關以外事。臣獨肩之。一言竟去。提兵二十萬上南雄。此時江右有金聲桓據南昌。已通成棟。約期南下矣。成棟去後。朝局大變。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向爲宜興心腹。宜興議處後。首揭之。從歸清朝。爲廣東學道。出示云。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致。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及返明朝。又復詆之矣。自矜爲反正功臣。今又恐從龍兩榜得志。道其本末長短。別出意見。橫制當局。成棟有養子李元允。姓賈。河南人。以其蠢濁不携行間。留肇慶守家。彭年特隆其禮。以內外權故屬之。挑其怒以用其怒。乘其喜以用其喜。元允爲傀儡。彭年爲線索。傀儡之笑罵無情。線索之機權刺骨。一時政事人心。遂乖離殊甚。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正卿潘曾緯。廣東學道李綺。兵部尙書曹燁。工部尙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爲成棟之所親愛。皆自五羊來。

爲一種。嚴王朱三相公。吏部尙書晏淸。吏部侍郞吳貞毓。并雜項出身。六科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等。皆自南甯隨駕而來。爲一種。又有從各路至者。都察院右副御史劉湘客。禮部尙書吳璟。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文選司郞中施召徵。光祿寺正卿陸世廉。太僕寺正卿馬光。儀制司郞中徐世儀。又爲一種。其廣東本地人陳世傑。詞林吳以連。司封李貞。省高賚明。臺中楊邦翰。冏卿唐元楫方郞等。亦爲一種。一種望風歸人。一黨袁彭年。一手招一手驅。有力者先登。無力者仰扳。無朝廷。有成棟。成棟遠。元允近。元允之親幸。未可卜。彭年之指揮不得不從。於是元允之門。遂如趨市。登其堂。望其闕。不啻龍門。每當朝期。東班趨入西班。交談元允。東班爲之一空。元允爲人暴戾自用。狂率不情。客至不揖。亦不送。喜遣僕卒與客賭博。諸公不惜身家。力陪奉之。譃涙罵座。罔忌人諱。皆袁彭年脅制內外。曲意枉狥。玉成之者。中郞無子。洵不誣矣。十月初十夜。

元允奉成棟密計。殺佟養甲於德慶道上。自此威權愈赫。是月十五日元允誕辰。在朝文武。公分之外有私分。私分之外有私公分。私公分之外又有私私分。私私分饋送。憧憧月下。呼崧呼壽。無般不出矣。八月至冬杪相奔競於元允左右。便作中興盛事。調中興大業。成棟自於嶺外爲之也。誰知成棟十月二十四日到贛州府城下。二十六日五更黎明。聞城上呼董大哥者三。成棟於夢中驚醒曰。董大成是吾中軍。彼呼之。吾軍已爲彼有矣。亟披藍布短馬衣跨一騾。不言疾走。虔關至梅關六百里。兩晝夜大雨中奔蹶前趨。彼領兵三十萬。分爲十大營。各營一總戎。成棟棄軍而走。十總戎亦尾之而行。至進南安府城門。成棟若夢初覺。顧謂十人曰。爾等何得亦來。諸人曰。大老爺走矣。我等不得不來。成棟怒曰。胡說。即手刃愛將楊某。二十萬士卒及器械盡棄贛州城下。止餘百人南下。亦無顏再入端溪面君。因順流直下珠江。爲再舉計。此信達朝中。諸臣工亦不以爲異。各爲封章轉陞之謀。仕籍紛紛。更無別計代成棟分憂。若有計及

如何外禦。如何內備。共嘖爲愚人矣。至通政使疏陳乞職者。日以千計。閣臣票擬止有看議具奏四字。吏部門首。如破窰記。綵樓招贅一曲。瞎眼折脚。俱來冀望。文選司雖掌銓選之權。無出選之地。廣東一省。非奉成棟咨。大小有司。不得擅爲除授。桂林平樂則留守閣臣瞿式耜爲政。慶遠柳州。則新興伯焦璉爲政。焦璉者。陳邦傅出京時京債主也。潯南思太四府。則原思恩伯今慶國公陳邦傅爲政。文選司以副界陳之望。第給一空劄。爲後日到部憑據而已。兩衙門迎合彭年意。求元允歡顏。因共擊陳邦傅。邦傅故浙東人。原廣西總兵。隆武三年春。掛征蠻將軍印。成棟素賤惡之。以其丁亥年二月。先有降表到羊城故也。至是擊之者。科臣金堡最勁。邦傅上疏云。皇上兩三年。幾次奔逃。流離顛沛之極。並無一位兩衙門官兵共嘗辛苦。何今日即次稍安。侍御趨蹌。議論紛紜若是。如以臣爲無餉無兵。竊取勳爵。請即遣金堡爲臣監軍。觀臣十年糧草十萬鐵騎。己丑年正月初十日疏入。十一日朱天麟票擬。有金堡何來。朕亦未悉之句。

時嚴起恒久欲擠朱而無其隙。即以此票擬字樣。密示吏科丁時魁。時魁陡然震怒。連夜約結兩衙門於十三日早。盡率現在科道十六人。進入丹墀。共言疆臣箝結言官之口。將來唐末節度可虞。宗周守府再見。因哄呼而出曰。我等不做官矣。將公服袍帶擲棄庭中。小帽白衣冠而出。所恃者李元允也。元允承彭年之囊籥。權通大內。勢逼至尊。時永歷帝正在穿堂召太僕馬光。追論五年前永州被難逃入全州事。忽聞外變。兩手震索。茶盞傾衣。情實可憫可恨。時魁等隱情金堡原任臨清州知州。李賊來時。不知云何。杜工部有喜達行在詩。辛苦賊中來之句。謂嘲其痛筋也。十四日早。特降諭旨勅李元允。各到十六位科道門。諭令仍入辦事。前本另發票擬。閣臣朱天麟即日放還田里。諸臣以爲丰裁矯矯。中興侍御第一美舉。天麟於是不得不掛冠。天麟舉動。原不協輿情。其未出山時。變姓名。隱居大平府山中。知有李成棟歸明之事。適王太監保到日買蘇本。因盛欵之。王具疏特薦。詳述天麟肴饌之盛。禮儀之恭。而不諱。彼不知大

體。以爲薦之懇摯耳。嚴王二相則不容有第三人。直以該部知道還之。又求慶國陳邦傳特疏。嚴王二相諒擬以宗伯召。時爲六月初一日。閱三日天麟見朝矣。宗伯篆玉化澄兼攝。初五日。化澄以禮篆送天麟。天麟不受也。往返推辭。自旦至暮。終不允。諸科道兩衙門傳揭曰。天麟原以閣臣薦。豈宜授之宗伯。今當合詞以閣臣請。明日疏上。則仍以該部知道還之。於是天麟不得不受宗伯矣。無已。乃營大兒日生爲侍御。即令管河道事。次兒月生爲中翰。弟天鳳爲大行。又雇鄉兵四十五人。挺鎗揭旗。隨侍左右。云爲將來出將地。凡會客講話。非日昃夜闌不了。在蘇爲朱怪。在廣爲朱癡。至是一門擯逐。半係自取。又去秋七月。帝駕留潯州時。帝允邦傳居守潯州。寫勅中書張立先得銀二十四兩。遂以世字易居字。亦併發之。欲追其勅更正居字。然未果也。正月初二日。以攻陳邦傳爲正課。其餘終不暇計。至李成棟舊冬十一月還羊城。整頓兵馬。十二月二十七日。又上南雄。於湞陽峽中。忽見所殺之將楊某索命。成棟彎弓射之。身隨弦

去。墮入水中。救起。神情慘然。從此亦不敢踰梅關。駐軍信豐縣城中。二月二十六日。出師南下。三更先發火器手三百。囑付曰。如前遇敵兵。盡發火砲。我爲後應。不爾竟前走至黎明。杳無砲聲。衆皆曰。火器軍決然前往。吾當拔營披甲上馬。言未絕口。清兵殺入。滿營潰亂。蓋火器手遇清兵。正欲取火。奈暴雨忽至。火爲雨滅。火砲一聲不發。故三百火器手。砍斬不遺一人也。成棟營後。即係急流大山澗。有見成棟被甲未完。乘一跛馬渡澗者。及過澗後。覓之無有也。

風倒梧桐記二

荆駝逸史

己丑。永歷三年三月初七日。成棟凶信與湖廣何騰蛟凶信。一刻並至。驚破魂膽。逃徙徹晝夜。議論水火。門戶冰炭。萬千葛藤。悉皆解釋。平靖方一月。兩衙門有望氣者。以爲成棟死而元允不足恃。彭年之健翮。思有以鎩之。具重朝廷抑奔競一疏。申請以事權歸永歷帝。隱彈及彭年之把持。彭年拂然震怒。答疏中有倘臣昔年以三千鐵騎。鼓勵西行。今日君臣安在等語。永歷持其章疏。泣訴

臣下。舉朝失色。肇慶因而有假山圖及五虎號之稱。蓋假者。賈也。繪假山一座。下列朝官數百。有以首戴之者。有以手托之者。有以肩背負之者。有以木杖支之者。有仰望者。有遠聽者。有指點話言者。有驚怕退避。兩手掩耳而走者。又山巔黑氣一道。直上沖天。此皆市井童叟不平於胸中。爲此圖以詠諧之也。五虎號者。吏部丁時魁。戶部蒙正發。俱彭年同鄉。楚產也。一爲虎尾。一爲虎脚。兵部金堡。浙人也。因在福建爲延平知府。疏激隆武賞罰不明。連殺同鄉尹文煒施璩二人。人畏之也。爲虎牙。副憲劉湘客。關中一布衣。來自留守。閣臣瞿式耜。又爲成棟同鄉。故爲虎皮虎頭。則袁彭年也。日將祖制二字。作迂談。講空話。因之獲厚利。言非虎黨不發。事非虎黨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忽四月初六日。雲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鼎楊可仕等六人。獻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塊。馬四匹。遣書求封秦王。其書曰。先秦王。盪平中土。翦除貪官污吏。十年來未嘗忘忠君愛國之心。不謂自成犯順。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繩父

爵。國繼先秦。乞勅重臣。會觀詔上。謹書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以方幅黃紙書之。不奉朔。亦不建朔。如此議下。羣臣慫恿以秦王封者。十有八九。獨兵部金堡固爭。以爲祖制無有。李元允袁彭年因龔鼎楊可仕者。自陳邦傳來。亦決以爲不可阻撓者。兩月尚未定。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處中止隔田州。其間兩日可達。邦傳於戊子年十月。强娶南太道臣趙臺女爲媳。親到南寧。因通可望所差之人。邦傳引導。可望咐所差人出門時。有秦王不允。滇兵殺出南寧等語。邦傳首先被難者也。恐甚。知行在刻在刓印。喙長計短。又爲金堡所持。不能必得。乃先假勅假差封孫可望爲秦王。可望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舞蹈稱臣。受封秦王。後率其義兄弟三人并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秦王又升座。受義兄弟三人并三軍士卒慶賀。禮畢。正欲繕表稱賀。適龔鼎等賫荆郡王之勅到。可望毀裂棄地。亦不問勅改前封也。謝表亦遂止。時已十月初矣。孫可望者。張獻忠養子中之一。自獻忠丙戌年砲斃於成都府。可望遂入貴州。據

定番城。依息人焉。其意欲入滇南取沐府也。不意沐府之事更奇。沐府世守雲南。爲桑土綢繆計。即稍破慳囊。亦情理之所應然。乃燕臺告變。彼高臥也。金陵失守。彼高臥也。丙戌七月。福京再陷。於是三司兩院。啟請增兵守滇南境口。恐防客兵流入。增兵必先措餉。令求助餉沐主天波。戚容曰。極是要緊事。只爲邇年多費。不能助一緡。奈何奈何。還宜從長酌處。然增兵之說。不可再遲。各有身家。刻下欲行者也。滇田甚磽。無容議加。天波以爲各土司用鹽頗多。再增本府一票。餉可從出矣。衆皆是之。乃令鹽場計會官給運使之鹽票。再置沐府之餉票。准於九月爲始。初行時。土司有遵法納沐票餉銀者。初九日。楚雄府土司吳必魁抗令焉。於鹽場中不惟棄沐票。并奪商鹽。鳴之縣。縣差捶之。鳴之府。府差殺之。聲言已無朱皇帝。何有沐國公。遂舉衆入城。執楚雄府文武官。數罪而殺之。又併其城而據之。天波於是爲餉票生事矣。欲除大憝而克楚城。非藉壯隸之力不能也。計必調土司之强有力者。以靖掃之。崇禎初年。滇南有浦民升之

亂。民升非自能爲亂也。其妻范氏。姿甚嬌。色甚美。而力甚巨。且多智而不好靜。日驅挾民升振旗鼓。掠勇壯以取樂。朝廷爲之耗餉發帑幾二十萬兩。院司道奪職鐫級者不計數。恇怯將弁。殞命革逐。正不知其幾十百也。後民升將敗。忽與言別曰。爾不可以我爲妻。我亦不與爾爲夫。我去矣。即去鶴慶府執一土司沙定洲曰。惟我與爾。可爲夫妻。沙定洲曰。我有妻也。范氏曰。請出我與語之。妯娌稱呼。三言未畢。一揖拱定洲曰。今未可爲百年之好乎。於是定洲一遵范氏之約束。征發調遣。號令嚴明。遂爲滇南土司中富强第一。茲天波以令符調之。彼欣然傾洞而出。十一月初旬。困楚雄。十五日。已解吳必魁。掃靖楚雄府。奏令再設文武各屬。爲請上撫治計。天波喜甚。賚金帛重賞之。定洲又奏曰。臣夫婦欲來面恩。至是月二十九日。天波升座。兩樹設儀仗鼓樂旗幟。極其炫耀。受拜受賀。定洲止夫婦兩人耳。三叩未完。兩人俯首忽趨上殿。急視之。兩人各舞兩刀。已格死左右幾人。天波急奔入內殿。兩人亦竟入內殿。隨見隨殺。沐府男婦

內侍。不啻四五百。頭顱縱橫遍地。幸天波踰墻而逃。彼反徐徐升殿。已有拜賀趨蹌。供其調遣。四城門又有定洲親信之人典守盤詰。蓋彼破楚雄後。各兵已俱潛伏在城。亦刻期共起。天波慳養兵之幾百金。竟至妻兒不保。三百年祖業喪亡。亦可哀也。定洲夫婦。坐據沐府。殿宇華美。宮室壯麗。三司兩院。許仍照舊供職。日輦天波三百年蓄積。盡入本洞。其所以藏之富厚。奚啻敵國。他物勿論。箭頭石青。箭頭朱砂。落紅琥珀。馬蹄赤金。裝以細篾簍。每簍五十斤。藏以高板庫。每庫五十簍。共二百五十庫也。珍珠青紅寶石黃龍涼傘。一百四十頂。定洲夫婦自十月搬運。至丁亥年四月方完。此信一達於孫可望之耳。拍案而起曰。此吾几上肉也。沙定洲么麼小寇。何得襲我囊中之物。遂宵夜而行。竟入雲南府。時爲七月初二日。定洲夫婦已先三日遁歸本洞。可望只取沐府空宅。因咨訪天波幷駢戮三司兩院。天波來自大理府。可望許之復仇。卽用天波爲報門官。十一月。選三千精銳。困圍定洲土洞。至戊子年二月。擒獲定洲夫婦。幷親戚

四八。沐府之藏。并定洲之所素有。仍盡發入沐府內宅。孫可望將所擒六賊。於沐天波座前。活剝其皮。天波亦於可望前叩首稱謝。此可望入滇之始末也。行在六月初。袁彭年生母死。自謂丁艱不守制。喧言於衆曰。我家受國恩深重。奕世科名。更受天地之宏大。代產異才。我今享年過先人。天正不欲置我於無用之地也。黨中人以爲國爾忘家。中興可望。宜晉世爵。馬太后甚惡之。宣旨丁艱不守制。是何朝祖制。彭年又靦顏月餘。挾重貲而去。擁妾寓佛山焉。七八兩月。又爲堵允錫浮蒼梧而下。梧臺始則頌。後則詆。嗷嗷者又兩月。永歷又批發學道李綺生銀三千兩付之。連絡高必正忠貞十營頭矣。李元允登門强索而去。時忠貞已下潯梧。搶殺。允錫無可奈何。乃縱酒以解之。八月廿七日辭朝。適得史其文無主家眷。委禽焉。因酒勝氣塞。色又承之。遂畢命於潯州府。因此番下廣。實爲李元允等所奚落也。朝中虎局久定。彭年雖去。無敢探穴。時崇禎朝舊相公何吾騶。黃士俊。正月廿八日入直以來。論章不止盈箧。茲皆告歸。此時揆

地紛囂。疏未拜稿。先商票擬。落旨拂情。則與相公仇論。相公袖中簿。備一底簿示之。委云內改。聞有兩底簿云。又日出拜客。客必候面。煩煩苦惟嚴起恒能耐之。故能久安。至九十兩月。起恒獨相。奉永歷帝粉飾太平。贈何騰蛟中湘王。李成棟寧夏王。皆設壇挂帛。帝俱墮淚。親上奠。又有假吳三桂疏。假東京回書。皆曰四方好音日至。如醉如夢。妄想妄憶而已。兩衙門又以考選考貢事。是非賄賂。日夜忙忙。長洲伯王皇親新戲子成班。文武臣工。無夕不會。無會不戲。無戲不徹夜。加級加銜。巧獲三代恩綸。蔭子貤封。各樣異數。如如意珠。所想必求。求必遂。武弁無不世襲分茅。蕞爾端溪。饜腹俱滿。間有一二知己。亦思爲綠野錦堂計。奈梅關破後。望難生出。日優游姑待。若天下不獨生一李成棟。青樓女子必多。若成棟之愛妾者。曾見有見幾而不俟終日者三人。吳璟方以智李用楫也。吳掌宗伯。見咨入貢生。皆作牛頭馬面。挂冠朝門而去。方參機密。見渙發絲綸。不達城外。棄妻子而去。李則初遣勅封交南。以失印而罷。繼差勅封滇南。

以議更而罷。又以家眷舟中三次逢盜。日給無資。亦遂拂衣而去。此皆戊子己丑年事也。然宮禁湫隘。供奉清素。不踰千金子也。侍女寥寥。亦俱幼蠢荊布。內侍夏國祥以六十金。於廣城娶一歌舞青蛾。髮方覆額。不一月而失之。遍索城中不得。越三日於東池水面浮起紅帶。已殞命池中。想亦有所不得已也。蓋府署與高要縣學並峙。中隔一池。於是覆土堵其半。是日下午。永歷帝同內侍騎射其中。帝亦多命中。三宮從側樓閱視以爲樂。三宮者。太后馬。聖后王。生母也。中宮王。正宮也。每日三宮同帝供膳。止二十四金。凡有賞賚亦在內。帝度量宏大。報捷面恩奏畢之後。必左顧曰。賞銀十兩與他。內侍吳國泰夏國祥等。甚以値日爲苦。至大司禮龐天壽。亦養御營兵十營。每營大總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參將四人。參將之下官頭二人。官頭之下。小卒一人耳。一營十人。十營亦有百人。此皆天壽出自己鈔。以爲永歷儀衛擁護。亦甚虧之矣。庚寅永歷四年正月初一日。清兵過梅關。初三日克南雄府。初七日信至肇慶。君臣上下。魂不附體。

竄潰如崩。武官家丁搶殺。先劫囊之重者。如冢宰晏淸等官之顯者。如吏部丁時魁等。凡係文官。皆爲其几上肉。初九日永歷登舟。十三日解維。隨路劫奪。文職無完膚。二月初一日。至梧州。皆以舟爲家。李元允久與陳邦傅相軋。不敢西上。停舟肇慶。五虎失勢。報仇者寢皮食肉。獨袁彭年以艱先去。將金丁蒙劉四虎。奉旨逮問。照北京廠衛故事。全副刑具。輪番更用。以有馬吉翔在此。彼固以北金吾起家。縱送乘落。盡其法也。招贓俱有十五六萬云。爲受刑不過所致。拷問時。金呼二祖列宗。丁與蒙劉則滿口老爺饒命。萬代公侯等語。不僅叩頭而已。向之附五虎得志者。胆破魂消。傾家亡身。永歷登極三年。至是始見聲色。至四月間。十城未下。杜永和時有捷報至梧州。李元允以計殺叛將羅守誠。局勢稍緩。再形考選。略似人形者。無不繡衣鐵簡。木天銓席。然得之非分。天即有以敗之。如董雲驤以臺中謝恩。叩頭不起。殞於皇船。朱士焜吏科歸省。全家殲於賊手。潘駿觀改銓部矣。見朝無官帽。以便服行禮。人爲起方巾片片潘雙鶴之

口號。亦遂奪職。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嚴起恒逍遙河上。至八月十五日。無以爲金鏡之獻。親書水殿二字。置一牌坊。鼓樂迎送皇帝所坐之船。再令羣工上表稱賀。情實孤舟嫠婦。形似畫船簫鼓。戊子年五月初十日。至今二年餘矣。從無有談兵說餉之疏。亦無有正氣侃論之臣。伴食戲洩。嚴起恆庸臣也。亦佞臣也。亦貪臣也。亦奸臣也。罪不容誅。夫復何說。時廣東省臣兩廣總制杜永和。猶然固守。杜永和。河南人。李成棟之謹身好友也。成棟渡淵殞身時。兩印永和佩之。得不亡失。傳之李棲鵬。棲鵬陷於梅嶺。仍不失。再傳之閻可義。可義病卒於詔州。又傳之李五老。五老者。元允之兄。亦成棟之養子。軍士鼓噪而罷。又傳之羅守誠。守誠原成棟之中軍。亦以不協衆望而罷。皆己丑年夏秋間事。至九年永和攝兩廣篆。專守羊城。庚寅年正月初七日。聞清兵過嶺。杜永和同三司江標等於十四日出城。上船。仍泊海珠寺側。俟清兵一到。即挂帆虎頭門也。不意俟至月終。杳無聲耗。永和復率三司官入城。各派汎地。爲固守計。至二月初四日。

清兵繼至。扎營城北。仰攻甚難。蓋羊城東南二面。距珠江北城濠外。有二里許汚田。人馬不可站立。惟西門一帶爲山麓。永和用石疊城守之。珠江以南五大縣錢糧。各輸貢不少。自二月至十月。清兵凡三大敗。永和晉封豫國公。十月初十日。永歷聖誕。永和會集文武官於五層樓拜牌。偶呼守西外城之主將范承恩曰范草包。承恩以爲辱之於衆也。恨甚。范承恩者。其綽號范草包。淮安府之皂隸。隨成棟入廣者。目不識丁。故曰草包。承恩遂潛通平南靖南二王。十月廿八日。二王兵竟攻西外城。承恩退入裏城。而外城失矣。連攻三日。至十一月初二日未刻。羊城崩陷。永和率三司官。携兩廣印。航海而去。聞入暹羅國也。初五日。袁彭年首先投誠。捧犒軍銀八百兩。哭訴當年迫於李成棟之逆犯。後則著著仍爲清朝。此心可表天日。二王亦揮出之。又舊輔黃士俊何吾騶。以及楊邦翰李貞吳以連等。各各投誠。惟恐或後。當時打油腔嘲士俊有君王若問臣年紀。報道於今方剃頭之句。蓋崇禎末年。士俊曾膺存問也。年已八十有二。復遭

此幾度升沉。有生不如死矣。何吾騶者。更爲可怪。彼三百萬家私。大瀾小瀾之住宅。巍煥壯麗。總付之一炬。又兩廣軍民殺戮幾百萬。城郭村野。燬滅幾萬家。致世界兩次鼎革。皆由何吾騶與辜朝薦爭事權分爾我所起。從來兩廣在籍鄉紳。必有攬兩院三司之線索者。己未以後。歸之香山矣。辛未以來。潮陽辜朝薦。每事欲與香山爭。又爭之必欲勝。其中局勢。畢竟香山力大而辜不勝也。憤甚。丙戌年八月。清兵取閩。尙無入廣之令。朝薦潮州人也。潮州至閩省四日程耳。親往福州府獻下廣之策。盛言三月之功。可直達西粵桂林。思得首功。便可壓倒香山。而不使之出頭也。清兵總鎭李成棟。遣三百精騎。宵夜東行。由老龍而下廣。過增城縣。俱潛入花山。十二月十五日上午。止將十人以青白布纏頭。作洋人舟子狀。直至廣城布政司前雙門下紫薇牌坊人叢中。各去頭布。現出辮髮薙頭。當時止殺一人。滿城崩潰。十人分守六門。將城門謹閉。於城上巡視。候至第三日。三百精騎方到。李成棟大兵。月餘纔到。何吾騶投誠。乞修明史。門

署纂修明史額。廣東人有吾騶修史。眞堪羞死之謠。此時成棟初到。眞是市不易肆。寸草不動。成棟亦無驚擾地方。但傳檄各府州縣。至明年二月。已達潯大等處。兩廣定矣。辜朝薦不得別興風波。後朝薦全家被害。身首異處。居室焚燬無遺。又羊城潮陽界。盜賊日甚。百姓追原亂始。總起於辜朝薦請過清兵所至。恨入骨髓。又朝薦之父。横肆鄉曲。凡秤尺斗斛。服食器用等項。非奉彼號。不得用。其秤曰辜爺秤。尺曰辜爺尺之類是也。又成棟反明後。永歷帝見駐肇慶。朝薦竟不敢入朝。雖有門生禮科李用楫三次薦剡。恐一出而其事大露。潮州士庶。已欺其孤弱。己丑四月。激於義憤。盡誅滅其家。嗚呼。是亦丁魁楚無君之報也。至十一月初七日。聞羊城已失。各自抱頭鼠竄。移舟西上。不五里又搶殺還行。上至藤縣。遂分兩股。從永歷帝者。上右江。餘則入容縣港。王化澄等類是也。上右江者。至潯州道上。兵各散走。永歷帝呼之不應。入容縣港者。於北流境地。爲土寇盡行刧奪。棄妻失妾。亡子遺僕。比比皆是。煢煢孑身。步行足重。乞食顚

嘗。向爲鵷班貴客。今爲鵠形袁狗。哀苦萬狀。人生當此。眞不幸也。永歷帝再上南寧府。仍以府署爲行宮。所喜嚴起恒尙不忍舍去。同大金吾馬吉祥大司禮龐天壽三人。竊荆對泣而已。永歷五年正二兩月。因略平安。間有舊臣從別道而至者。又有新臣不三思而就職者。文武兩班。位列楚楚。然亦雖上露。水中溫。究無依恃。總三月初一日。孫可望發兵三千。直抵邕江。先取兵科都給事中當日現任其職者。龐天昊晉叔也。嚴斬之。猶以爲向日之金堡耳。不知官是而人非。再取首揆嚴起恒。在舟中與之追論不封秦王之故。相對猶然成禮。及別時。則投之江北。邕江之水。極其汎暴。源從交趾流入。起恒家人急往救。直追至横州。始得其屍焉。嗚呼。是亦可謂死之得當矣。其餘朝臣。盡皆逃散。或生或死。不得聞之。丙戌年十月初九日。至今五六年中之事。局日變月新。千奇萬怪。後之作史者。諒亦幸此書之獨存也。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乙卯。王師至蘇州。豫王既定金陵。傳檄各郡。徵版籍。募能檄行蘇州者。吳縣周荃時在金陵。符御船通判。或薦崇明人前鴻臚寺少卿黃家鼒為安撫正使。而以荃副之。甫抵郡。適明監軍蘇松巡撫楊文驄潰兵至。執家鼒殺之覓渡橋下。荃逸去。僇其家人張留。并執荃友太學生顧凝遠號青霞者。凝遠子諸生樂胥聞父被執。倉皇赴難。願代死。父得亡命。樂胥解軍前得釋。越三日。都督李延齡。總兵土國寶露刃南下。文驄兵遁。清兵至。士民各書順民二字於門。爭持羊酒迎候。迨薙髮令下。時有福山副總魯之璵者。字瑟若。首先倡拒。鄉兵四起。頭纏白布。諸生陸世鑰聚衆千餘。屯陳湖中。有十將官者。亦屯千餘人於左近。繞城而呼。民間柴斧。婦女裙幅。皆為干戈旂幟。而猖狂於道。又有太湖盜赤脚張三。負嵎刼掠富民。從而和之。土國寶出榜曉諭。無如愚民之不從也。已而湖寇所部有被獲下獄者。陳湖之師伏力士刼之。焚城樓。城內士民應之。閏六月十三日。突入葑門。一時洶洶。焚撫按府。長吳五署。巡撫避入瑞

光孝浮屠。官兵奮勇殺出。之嶼衆潰。全軍殲焉。有韋志斌者。亦同時死。六門堅閉。城中人死無算。未幾。都督李公至。土國寶必欲屠城。李知西北民居稠密。與土國寶分拈二鬮。俱寫東南。土國寶拈得東南。遂由盤門屠至飲馬橋。橋畔有關公像。民舁至橋上。冀兵畏神像而止。及兵到。忽見關公立馬橋上。人馬俱跪而止。神誠護國佑民哉。李公遂封刀不殺。吳人立祠於虎邱山塘。建德崇宇宙坊。以誌不朽。先是清師駐於南園。營中需水草。而民皆逃避一空。有長洲人葉茂華者。素醇謹。好爲諸善事。故未去城。因與其兄茂才。兄子汝楫。率先薙髮。爲郡民之倡。遂輸芻納茭。馬賴飽騰。無何寇至。茂華茂才汝楫遂遇害。督撫懸示招安。周荃每左右之。全活城中人無數。諸生張悌乘亂上謁。得委署府通判事。修怨肆螯。故多以叛黨立誅。人皆德荃而恨悌。士公廉知悌惡。繫之獄。自以剪斷喉舌死。黃家鼒以死事錫廕。而茂華等爲順民之倡。例得優郵。荃至京。授開封府。時吳江進士吳易。踞擾白蕩。狠山總兵王佐才。據城拒守。次第平定。

江陰城守記

韓菼

江陰古延陵地。春秋屬吳公子札。戰國時。楚封春申君黃歇。自漢迄元。爲鄉爲縣爲國爲望爲軍爲州爲郡爲路。沿革不常。明隸南直之常州府。其地北濱大江。東連常熟。西界武進。南界無錫陽湖。南北相去七十里。東西相去百四十里。中峙三十三山。爲田一百十三萬畝。輸糧六萬餘石。出賦十餘萬兩。蓋江以南一劇邑也。東關外舊設朝陽驛。蘇松浙閩赴京之衝途。黃山港通大洋。順風一日夜即至。洋船俱泊於港。故屢被倭寇。亦江防之要區矣。南幹龍入中國一支。盡於江陰。具區之水。溢於芙蓉湖田。申夏二港注之江。則邑乃山水交會之地。洪武帝駐驛瞰江山。嘗有建都之議。鵝鼻截江水脈。直射金山采石以下第一重門戶。元設萬戶府。明命吳楨吳良等。統重兵鎭守。規其形勢。誠南都之藩衞也。風俗淳厚。敦禮讓。崇氣節。不屑屑以富貴利達爲事。故名公巨卿外。代產仙佛及畸人。卽有明一代事論。洪武初焦故人隻雞

斗酒。與帝班坐。不肯受官。徐麒奉詔諭蜀。復命辭職。帝命舉朝餞行。正德朝。黃御史安甫。史御史良佐。黃主事昭。稱殿前三虎。天啓朝。詔獄者十三賢。江邑繆文貞李忠毅居其二。鼎革時。陳震亨殉節泗陵。朱養時殉節舟山。胡熙雲殉節海虞。其他孝悌節義之事。志不絕書。如周蘭等之禦海寇。吳兌等之禦倭寇。編氓賤隸。皆知取義成仁。捐軀報國。豈鍾毓之氣使然耶。亦漸染有素云爾。

江陰災荒

萬歷五年大水。六年虫荒。八年大水災。九年海溢。十一年大水。十四年大水。十五年水災。民食草木。十六年旱災。十七年大旱。二十一年雹災。二十三年水災。二十四年水災。二十六年夏秋雨災。二十七年久雨無麥。二十九年無麥。天啓四年久雨麥盡。江漲漂禾。五年無麥。六年旱蝗。七年虫食麥禾。崇禎二年。秋冬不雨。三年旱麥萎。禾菜盡傷。五年夏旱。六年潮冲圩岸傷人。

九月風變。禾若掃。七年夏麥隕。秋大雨損稻。二年麥盡青。虫食禾。十一年大風損麥。秋旱。蝗起原野蔽空。復食麥苗。十二月旱蝗。四年大旱。

江陰變異

崇禎二年城鳴。十二年雨赤小豆。四月虫聚鳴於天。十三年虎至。傷人。十四年虎又至。捕得之。十五年河囦鳥見。囦音火一名囦鷂形不甚大。聲如兒啼。在城內外哀鳴。一日。邑令吳鼎泰嘆曰。此城將有兵禍。十七年民家曉起。皆有黑圈記其門。或於釜底畫梅一枝。一夜殆遍。五里亭平地出虎。大如犢。而勢甚猛。傷人頗多。逐至百丈地方。跳河水中。漁婦刺殺之。

慕廬氏曰。嘉靖萬歷以來。僉壬秉國。閹勢滔天。士氣不揚。人理滅絕。歷朝末季。未有如明之失政者也。人事變於下。故天象應於上。天人交棄。雖有孝子慈孫。安能挽回造化哉。

清順治元年。崇禎十七年五月改元明亡。

三月二十日。闖賊破燕京。思皇帝殉社稷。明至此亡。

清發兵討賊。

四月。明將平西伯吳三桂。援京師。未及而陷。遂乞援於滿清。清遣世祖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授奉命大將軍印。錫以御用纛蓋。星夜進發。遇賊將唐通於一片石。邀擊之。斬百餘人。賊遁。三桂率屬迎謁。乃入關。闖賊率馬步二十餘萬。自北山橫亙至海。列陣以待。大風迅作。塵沙蔽天。呼噪奮擊。追殺至四十里。賊遁走燕京。因晉三桂爵爲平西王。命統馬步一萬。追殺流賊。

清定鼎燕京

五月初一日。攝政王直趨燕京。所過州縣。官民並開城迎降。及至京城。賊已焚宮殿西遁。明文武各官出迎五里外。王進正陽門。老幼焚香跪迎。入武英殿受賀。傳檄安撫畿甸郡縣。卽具疏迎世祖。九月。至燕京。爲崇禎帝發喪。以禮改葬。追謚曰莊烈愍皇帝。躬祀郊壇。告祭廟社。御皇極殿受朝。

慕廬氏曰。中國無主。臣民推戴。誠所謂天與人歸。得天下之正。古今未之有也。

江陰民亂。

四月三十日夜。始得都城凶耗。市井不逞之徒。乘機生亂。三五成羣。各鎭搶掠焚刼殺人如草。縣令無如之何。乃懇諸生中老成碩望者。同學師分往各鄉。諭以理義。動以利害。東北濱江一帶。許學師晋。諸生陳明時。正東徐學師廷良。諸生章經世。西鄉馮學師厚敦。諸生吳幼學。南鄉邑紳湯澄心。諸生張鼎泰。典史閻應元。單騎至申港解諭之。

福王稱號於南都。

五月十五日。史可法黃得功劉良佐馬士英等。集北來臣民。迎立福王朱由崧於金陵。稱明年爲宏光元年。

慕廬氏曰。時當國破君亡。南北隔絕。援立親藩。冀延宗社。在可法等。不可謂

非忠於明者。

清順治二年乙酉。南都稱宏光元年福州稱隆武元年清兵南下。福王荒淫無度。諸臣復不一心。五月。豫親王多鐸等統兵南下。連克淮揚。直抵江寧。福王奔蕪湖。公侯閣部文武臣僚二百餘人馬步兵二十三萬八千有奇。皆降。

江陰欲勤王。大兵南下。典史陳明遇。訓導馮厚敦。都司周瑞瓏等。糾集紳士。於五月十五日早。拜牌集議。募兵勤王。因一時無由招集。揮淚而散。

南都亡

豫王於南京戲飲。遣貝勒尼堪等。追福王於蕪湖。知廣昌伯劉良佐勤王兵到。豫王遣一將統兵三百擒之。良佐叩頭乞降。請擒福王贖罪。福王聞信。先往太平府。劉孔昭家。劉不納。遂奔坂子磯黃得功營。得功曰。陛下死守京城。

臣可借勢。奈何輕出。二十五日。良佐至。得功怒。不甲而出。單騎馳北營。隔河罵曰。我黃將軍志不受屈。良佐伏弩中其喉。得功曰。我無能爲矣。歸營拔劍自刎。良佐入其營。與總兵田碓馬得功。縛宏光以獻。豫王執之北去。

命降臣劉光斗安常州。

御史劉光斗。武進人。淸兵南下。詣軍前降。豫親王命安撫常州各屬。檄至江陰。獨不應。

江陰知縣林之驥去任。

之驥進士。福建莆田人。崇禎十七年到任。不解江南語。衆號林木瓜。時鄭帥率流兵千人過境。頭裹紅羅。始則携小鹽包。百姓爭買。啓視。中有金銀貨寶。而兵不知也。蓋淮揚巨室。載以避亂。爲所掠得者。繼乃縱兵士掠城外。百姓洶洶。爭城而入。兵欲刼城。幸之驥與鄭帥同鄉。出謁之。彼此燕語。繼以痛哭。遂肅然無犯。之驥乃哭廟解印綬去。時五月二十五日也。

參將張宿。海防程某。縣丞胡延棟。學使朱國昌。兵備馬鳴霆。去任。劉光斗勸降。宿以義不可從。慷慨謝任。程胡亦去之。朱與馬潛逸。諸生詣學宮相向哭。

主簿莫士英權署縣事。

六月。士民以邑署無官。推士英權知縣事。士英潛通光斗。繳印冊。幷解帑金。獻善馬。備極諂諛。揚揚以縣令自居。

淸特授知縣方亨到任。

亨豫人。乙科進士。豫省未入版圖時。乃先詣軍前納欵者。先四日。有飛騎傳檄至。士英失望。令居民養於察院中。滿城洶洶。欲爲拒守計。以器甲芻糧未備。不敢遽發。二十四日。亨至。紗帽藍袍。未改明服。年頗少。不帶家屬。止有家丁二十餘人。亨入空署。耆老八人入覲。亨曰。各縣已獻冊。江陰何以獨無。耆老出。遂諭各圖造冊。獻於府。轉送於南京。已歸順矣。旋出謁上臺。莫主簿亦

以參謁出。先歸。乃傳薙髮之信。民情惶惶。俟縣令歸。一決可否。

收器甲。

先是。福建勤王師爲清兵所敗。有戰船三隻。逃至江上。賤售器甲。江民爭買。北州尤多。二十六日。亨下令收之。

命軍民薙髮。

豫王下令。江陰限三日薙髮。二十七日。常州太守宗灝。差滿兵四人。至居察院中。亨供奉甚虔。

嚴飭薙髮。

二十八日。亨出示曉諭。申嚴法令。

邑民呈請留髮。

二十九日。北州鄉耆何茂。邢穀。周順。邢季。楊芳。薛永。楊起。季茂。辛榮等。公呈請縣詳憲留髮。亨大罵不已。衆譁曰。汝是明朝進士。頭戴紗帽。身穿圓領。來

做清朝知縣。羞也不羞。醜也不醜。亨無如何。聽之而已。

閏六月初一日。江義倡義守城。

清晨。亨行香。諸生百餘人及耆老百姓。從至文廟。衆問曰。今江陰已順。想無他事矣。亨曰。止有薙髮爾。前所差四兵。爲押薙髮故也。衆曰。髮可薙乎。亨曰。此清律不可違。遂回衙。諸生許用等大言於明倫堂曰。頭可斷。髮決不可薙也。適府中檄下。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語。亨命吏書示此言。吏擲筆於地曰。就死也罷。亨欲笞之。共譁而出。

下午。北州少年素好拳勇。聞之奮袂而起。各服紙冊。蒙以棉襖。推季世美季從孝王試何常何泰等爲首。鳴鑼執械。揚兵至縣前三銃。又吶喊至縣後亦如之。四門應者萬人。亨猶坐堂上作聲色。叱從役收兵器。衆呼曰。備兵所以禦敵。收之反爲敵用。死不服。適亨老師無錫劾順之蘇提學（一作舊學使宗敦）遣家人來賀喜。從私署出。在堂上罵曰。爾這些奴才們。個個都該

砍頭。衆人詬曰。此僕降賊也。奮臂毆死。將頭二門八扇。堆丹墀內焚其尸。亨出欲親執首事者。衆不遜。直前裂其冠服。莫主簿懼。踉蹌走匿。亨怯。許衆備文詳請免薙。衆遂散。亨乃閉衙急馳書於宗太守。并囑守備陳瑞之飛請往勦。

臨晚。縣吏密告曰。自汝等散後。亨卽傳我備文詳豫王。請兵來殺汝等。已馬上飛遞去矣。衆怒。遂入署。以夏布巾繫亨之頸。拽之曰。汝欲生乎。死乎。亨曰。一憑汝等。乃拘亨於賓館。抵暮。亨向舉人夏維新疾呼解救。衆恐亨遁。因將亨送交維新。（或云走避鄉紳曹子玉家）是夜諸生沈曰敬等十三人。集議覆上臺。亨意欲多殺樹威。議不協。遂散。

初二日。江陰義民下方亨莫士英於獄。

次早方亨回署。閉衙不敢出。闔邑聞風響應。四鄉居民不約而至者。以十萬計。卽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無憾而至。此共擊者。分隊伍。樹旂幟。鳴金進城。

集教場。議戰守。塡塞道路。無容足處。分途出入。自辰至酉方息。合城罷市。亨惶急失措。乘肩輿登君山安民。詭稱江民義勇。向愱於陸承差殺一警百之說。衆收陸。陸舉家遁。毁其器具什物。秋毫不染。指有竊一鼎者。立斬以殉。宗太守行文解諭。拒不納。士民等設高皇帝位於明倫堂。誓衆起師。亨亦同誓稱戈。各保赴縣求發火藥器械。亨亦首肯。實乃潛馳書於宗太守。稱江陰已反。急下大兵來勦。時城門查詰奸細。搜得書。將使者臠之。入內衙擒亨出。幷搜獲莫主簿。莫懇降爲明官。衆不信。均下之獄。

衆曰。旣已動手。聞察院中有滿兵四人。來押薙髮者。盡殺之。於是千人持鎗進院。四兵發矢。傷數人。衆欲退。有壯者持刀擁進。兵返走。一墮厠中。一匿厠上。一躲夾墻。一跳屋上。俱被提出。先是四兵到府。僞作滿狀。滿語。食生物。小遺庭內。席地而臥。至是入內。見床帷灶釜。頗精麗。頓作蘇語曰。我本蘇人。非韃子。乞饒性命。衆磔之。臨死曰。莫主簿令我來。今害我。

是役也。有典史陳明遇者。素長厚。與民無怨。衆擁爲主。而從其令。

初三日。發兵器安營。

先是兵備曾化龍。聞流寇至。造見血封喉弩。懸三四間屋。兵備張調鼎。亦鑄大砲。儲火藥。至是皆發之。

距城三十里者。各保咸領鄉兵入城。令於夏港葫橋相地札營。防淸兵西來。臨晚方散。

守備陳瑞之夜遁。

忽傳淸兵由楊舍進。衆疑楊舍守備沈廷謨。曾赴縣薙髮。必爲之鄉導。合城鳴金糾衆。奮勇爭拒。至東城。知訛傳。乃返。適本營守備陳瑞之。乘馬赴東關。衆恐其納欵謀變。將且代方亨申文請勦也。詈辱之。瑞之拔刀策馬。返譁而進。共殺負纛一人馬二疋。瑞之亦傷。夜與其子越城遁。或云衆欲推爲主。瑞之不從。甫出。以鎗刺之。躍屋上。踰出城。伏於荳田內。

初四日。下陳瑞之於獄。
是早。執瑞之妻孥下獄。上午。城外兵縛瑞之父子來解。亦收禁。
城中戒嚴。
士民議曰。我等誓死守城。其老弱婦孺。與不能同志者。宜速去。由是城門晝閉。議守議戰。議更五方服色旂號。議借黃蜚爲外援。議請閻典史爲主將。持論紛紜。各出一見。日無寧晷。
發林令所封庫藏贍軍。不足。徽商程璧。又捐餉銀三萬五千兩。陳典史拜而納之入幕。又報清兵由常州抵申港。民兵爭出禦之。城中戒嚴。恐外兵乘虛。燈火徹夜。互相盤詰。漏二下。盤獲細作時隆。命拘之獄。
初五日。搜獲細作。討武弁王瓏殲郡兵於秦望山。
黎明。士民齊集公堂。明遇同遊巡守備顧元泌會鞫。時隆供稱伏兵在城七十餘人。奉太守令。每人給火藥四斤。銀四兩。開元錢一百二十文。約於初八

夜。舉火爲號。外兵望火殺入。供詞鑿鑿。當獲羽黨四人梟示。亟往菴觀及空隙地搜獲六十餘人。復詞連武弁王瓏。瓏遁。收其黨盡殺之。在外鄉民。即往君山燒瓏居。執其父與妻妾來獻。幷誅之。而宗太守果遣郡兵三百人。間導襲江陰。土人殲之秦望山下。明遇下令。城中有能獲奸細者。官給銀五十兩。殺陳瑞之。

是日殺陳守備。（一作自殺）收其一妻二子一女一僕。盡殺之。其長子叩頭請曰。我能造軍器。幸貸我。乃繫之獄。

初六日。清發兵收江陰。

有靑衣人行於市。跡甚詭。鄉兵疑而執之。搜出地圖一紙。上書兵馬從入之路。及秦望山埋伏諸處。幷私書一函。詢之乃璜塘夏中書家人。新投亨署。遣出乞師者。送顧元泌拷訊。復供沈曰敬及吏書吳大成任粹然等。在馬三家協謀屠洗。收馬三大成等磔於市。曰敬僅以身免。粹然臨刑。曰四門俱有大

砲。汝等宜自爲計。

士人既殲宗灝所遣兵。灝以事聞專閫。是晚。報清兵馬步千餘人從郡城出。水師統兵官王良。亦率舟師進發。城中巡守愈嚴。西門月城內。搜獲奸細二人。審視鎖鑰門鍵已壞。執守門兵拷訊之。招出買路銀兩。當與細作均斬城下。

初七日。江陰義兵敗於虞門。

是早。鄉兵出城打仗。北門驍銳。自立衝鋒營。季世美令三鼓一炮造飯。四鼓二炮吃飯。五鼓三炮拾營。百人揭戈先往。老弱餽食不絕。令地保持鐵桶用鍋底煤塗黑。作假炮安閘橋上。過浮橋。命地方將橋拆斷。經夏港亦然。上午至申港。方思造飯。塘報訛傳清兵相距止五六里。衆奮呼曰。戰而後食。未晚也。疾馳數十里。抵暮至虞門。方遇戰。彼衆我寡。腹枵力乏。兼以馬步不敵。衝鋒兵敗。世美陣亡。郡兵馳宿虞門曹坤家。

初八日。殲水師兵於雙橋。

是早城中避難者皆挈妻子去。兵復出。禦四鄉負義勇而來者計數萬人。咸以效死勿去爲念。淸兵亦觀望不進。水師兵五百。領兵官王良。本邑中大盜降淸者。舟經雙橋。（一作葫橋）田夫辱罵之。士卒怒。欲擒斬田夫。羣拔青苗擲船上。泥滑不可駐足。大半墮水死。得登岸者。鄉民圍之。乃跪而獻刀。鐵鋤交下。浮尸蔽河。積如木柹。直至石撞。水爲不流。

起舊游擊徐觀海爲將。

觀海。邑人。陞太平營總兵。嘗爲遊擊。明遇以虞門之敗。軍行無帥。進退無所禀承。欲起爲將。觀海病不能勝。命弟攝其事。（弟行五。失其名與字。天香閣中有傳）乃造令箭十枝。用大明中興旗號。以防塘報訛傳也。

觀海於五月中隨操江收福山港。六月初一到蘇州。爲淸兵殺敗而歸。

初九日。拜邵康公爲將。

時城中尙無師。徽商程壁薦同鄉邵康公嫻武事。康公年未四十。人材出衆。力敵四五十人。明遇乃同顧元泌等。率衆拜爲將。邵亦招兵自衞。適舊都司周瑞瓏。領舟師數百人駐江口。聲言協助。犄爲犄角。糧皆北門餽送。不繼。城中出米給之。舉孝廉夏維新。諸生章經世王華。管糧餉。舉中書戚勳。貢生黃毓祺。庠生許用等二十餘人。爲參謀。

殺方亨莫士英於獄。

方亨在獄。嘗使作書退兵。後淸兵日進。乃密謀殺之。以絕內應。夜二鼓。帶兵二十人擁入。赤身擒出。斬於堂上。幷殺家屬親知。（一云殺於夏維新家桂樹下。一云拖出西門打死）繼殺莫士英父子僕從。囚其妻妾。莫父潛逃。三日。搜出斬之。

纂廬氏曰。亨係新朝縣令。況設施皆爲分所應得。即兩次請兵。亦勢所難免。

赫赫之威壓於上。洶洶之勢成於下。幷不可謂亨激成之也。但城中旣已舉事。亦勢不能不除之。惟士英不善立身。則枉送一死耳。

初十日。都司周瑞瓏戰清兵於城西。

清兵進攻城西隅。元泌登城請周都司往吳淞。借兵於總帥吳志葵。吳不允。但言兵久無糧。能犒千金。當如命。乃出林令去時署內封留之衣飾囊資。共八百。復借典銀二百。合成一千。城上給發瑞瓏。約邵兵出東門。己從北門夾攻。邵兵亦至。瑞瓏遇戰。不利。還駐江口。抵暮。清兵札營城南張孝廉園中。

十一日。清兵屯麻皮橋。

清兵退屯麻皮橋。密遣二人入城偵虛實。被獲梟示。城中亦遣一人偵清兵。至葫橋。見彼列礮森嚴。伺其懈。盡投之水。以一礮復命。周都司奇而賞之。

清兵三日不至。城中逃難者。咸以敵去。絡繹歸來。數日間民人復聚。

下劣生尹吉於獄。

吉素不軌。謀內應。一日暴雷震。聞馬嘶聲。衆入其室。搜出馬二疋。衣甲器械無數。當斬其僕唐寧。而下吉於獄。城中防衛愈固。

十五日。靖江兵戰淸兵於城南。

有傳淮撫田仰示至。稱即日統兵赴援。印押不爽。民疑喜交集。後竟無至者。復有靖江夏起隆者。統沙兵八百人。（一作二十）原隸鎭將高杰。（一云曾破高杰騎兵）命一人執信字旂渡江來。稱欲援江陰。因遣夏維新章經世往犒師。議給賞銀四千兩。料理猪羊酒米火藥等物。俱極豐備。未幾。兩領兵官率衆南來。酗酒賭博。人無鬬志。戰於城南。大挫。殺傷五百人。四散逃亡。有竊火藥返者。經靖江署事典史盤獲。綁送江陰處分。先是大家給散銀米。每人錢一千。齎酒肉犒軍江口。軍竟無功。故執之。程璧亦開典靖江。沙兵敗歸。恨之。起掠一空。後有泰興張九達者。名達善拳棒。因靖邑兵敗。田淮撫乃檄朱公子借達兵三千渡江而來。淸兵放牛馬於兩石灣。達率親信三十餘

人登岸收之。伏忽發。達與三十人無一脫者。驍勇如耿和尚亦死。

鄉兵打仗。

城外兵勢日甚。各鄉鎭鄉兵。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負糧。棄農不顧。不用命者。互相攻訐。雖死無悔。

陳典史每巡城。凡搏戰至城下者。必開城獎納。鼓以忠義。有功必賞。獻敵首一級。給銀三兩。或爲下拜。

鄉兵陣伍散亂。進退無節。然清兵所至。盡力攻殺。多有斬獲。即不勝。亦未嘗俯首效順也。有高瑞者。爲清兵所縛。令薙髮降。寧死不屈。是以清兵不得安處。相對多楚容。

命程璧乞師。

時黃蜚由蕪湖屯兵太湖。總兵吳升嘉字之蔡。由吳淞駐兵福山。糾洞庭兩山之民。接應常熟。攻破蘇州。聲勢倍烈。陳典史命程璧往二處乞師。兼往田

淮撫處。璧盡出其所儲十四萬金充餉。往乞不應。復往徽郡金聲江天一處。

及至兵已潰。比返城已陷。遂爲僧於徐墅。

魯王監國於紹興。唐王稱號於福州。

南都既破。天下舊臣遺老。志不忘明者。皆輔明之餘孽。以冀中興。於是趙王起於太湖。義陽王起於崇明。桂王起於廣西。（號興隆）潞王起於杭州。靖江王稱監國。保甯王起於河南。羅川王永寧王起於湖東。益王集二十人起兵。東王瑞王安仁王永明王德化王安東王晉平王。紛紛不靖。閏六月初九日。張國維陳函輝等迎魯王監國。初十日。黃道周張肯堂迎立唐王。改元隆武。浙閩起事。江南北民心煽動。豫王留兵二千駐蘇州。大軍悉下浙江。仍命

劉光斗安撫常州。

二十一日。淸兵圍城。

淸兵連日不能克。檄乞師。爰命七王八王十王等。率將弁千員。馬步十餘

萬。向江陰進發。降將劉花馬艮佐爲先鋒。首出西門。江民出戰。被殺者五十人。而清兵不復退。乃移兵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衆以康公爲無功。其守南關也。不許士民出城。而私放其鄉人。爰下之獄。清兵歷東門及北門。分十六營圍城。繼燒東城。大掠城外富戶。鄉兵死戰敗走。淸亦喪其騎將一員。分兵北門。鄉兵三路禦之。兩路皆潰。數十人據橋力戰。殺其騎將。乃收兵返。

二十三日。清兵掠東鄉。

清兵合營並北。焚民居。多殺戮。轉掠而東。入橋東西灣二保拒之。殺其騎將二員。

泗善港葛輔弼父子。率兵五百人。自負慓悍。入城赴援。各保咸出兵助之。但素爲鹽盜。不諳紀律。亦至民家刼掠。酣飲樗蒲。至三官殿。勉强交戰。殲焉。

淸兵乘勝東下。恣掠大橋周庄等處。搜山掠地。肆意刼殺。所傷老弱男女無算。周庄民搜敵索戰。侯城人（一作陶城民三人）殺其騎將一員。乃退。

兵亂日久。政令不能出城。遠鄉叛奴。乘衅索劵。焚宅弑主者。絡繹而起。烟光烽火。相雜蔽天。各家救死不暇。

清兵日多。旋營君山黃山。燒掠四城民居。晝夜不絕。

二十四日。清致招降書。

劉良佐作招降書一紙。從東城外射進。其書曰。傳諭鄉紳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爲安撫地方。況南北兩直川陝河南山東等處地方。俱已薙髮。惟爾江陰一處。故違國令。何不顧身家性命。卽令本府奉旨平定江陰。大兵一二日卽到。爾等速薙髮投順。保全身家。本府訪得該縣程璧。素係好人。爾等百姓。卽便具保。本府題叙。照管爾縣。如有武職官員。亦各具保。仍前題叙。照舊管事。本府不忍殺爾百姓。爾等皆係清朝赤子。錢糧猶小。薙髮爲大。今秋成之時。爾等在鄉者卽便務農。在城者卽便貿易。爾等及早投順。本府斷不動爾一絲一粒也。特諭。

二十五日。江陰義民答書。

陳典史及城中士民等公議回書。秉筆者。王華也。其略曰。江陰禮義之邦。忠勇素著。止以變革大故。隨時從俗。方謂雖經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薙髮一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老少。誓死不從。堅持不一。屢次兵臨境上。勝敗未決。皆以各鄉鎮勤王義師。聞風赴鬭。若城中大衆齊心固守。並未嘗輕敵也。今天下大勢所爭。不在一邑。蘇杭一帶。俱無定局。何必戀此一方。稱兵不解。況既爲義舉。便當愛養百姓。收拾人心。何故屠戮奸淫。燒搶刼掠。使天怒人怨。慘目痛心。爲今之計。當速收兵。靜聽蘇杭大郡行止。蘇杭若行。何有江陰一邑。不然。縱百萬臨城。江陰死守之志已決。斷不苟且求生也。謹與諸公約。總以蘇杭爲率。從否唯命。餘無所言。

二十八日。都司周瑞瓏逸。

良佐令軍士四散。焚刼鄉兵。見清兵勢大不可敵。悉遠遁。無復來援者。周都

司亦揚帆去。

二十九日。追殺鄉兵。

良佐仍令軍士追殺遠竄鄉兵。

七月初一日。專意攻城。

良佐再令軍士搜殺星散鄉民。而鄉兵斷絕。遂專意攻城矣。

城中嚴禦。清兵箭如雨注。城上人一手以鍋蓋自蔽。一手接箭。日得三四百枝。（一作三四十萬）

初五日。誅守備顧元泌。

清兵攻城時。元泌登城射敵。矢每不及敵而墜。衆疑之。其效用馬矮子。竊火藥從城上投敵。衆執之。同往搜元泌寓。得請兵文書一道。蓋閏六月初。衆會申田淮撫請兵文。元泌私自易文綏兵。故原文猶在寓也。遂誅元泌。幷效用者四十人。內應遂絕。

迎原任典史閻應元。

應元。字麗亨。北直通州人。由武生起椽吏。官京倉大使。崇禎辛巳。赴江陰典史任。始至。海寇顧三麻子。率數百艘犯黃田港。應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矢。應弦而倒。賊畏不敢犯。後又平鹽盜弭民亂。邑民德之。爲肖像祀學中。以大臣廷議。特授都司。剳軍前擢用。而馬阮用事。僅轉任廣東韶州英德縣主簿。母病。乘道梗。挈家避居砂山之麓。變作時。陳典史與邑士民。卽擬敦請元。泌百計撓阻。至是泌誅。遂決意迎之。淮撫田仰亦移文勸勉。明遇專使十六人。縋城夜出。至其居。應元曰。爾等能從我則可。不然不爲若主也。衆曰。敢不惟命是聽。

初九日。閻應元入江陰城。

祝塘少年五十人。（一作六百人。）執械護送。經七里廟。題詩於壁。以見事則萬無可爲。死則萬無可免也。及至城。謂鄉兵曰。裹糧而來。勢不能入。且烏

合之衆。不足制勝。厚犒遣還。獨與家丁王進忠等四十人入守。

始至。即出邵康公於獄。

發原任兵備曾化龍所造火藥火攻器具應用。即伊在任時所監造者。

次傳諭巨室。各出貲助餉。不足。凡泉貨百物。得估值充數。收貯察院內。備民

兵犒賞諸費。

乃大科民居。盡知城中若干保。若干戶。若干口。丁壯老幼若干人。悉取註册。

擇驍勇者。隸麾下。卒賴其力。以成義舉。

初十日。祭旂發令。

命四城門收拾衣甲器械祭旂。

命武舉人王公署守東門。把總汪某守南門。陳明遇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

而與明遇仍總督四門。晝夜梭巡。

命閉城門。合鄉兵二十餘萬人。與在城民兵。分保而守。城門用大木塞斷。派

十人守一垜。卯時喊殺一聲。午時再派十人喊殺一聲。酉時仍換前十人隨宿。夜半再換後十人更番。週而復始。城下設十堞。廠日夕輪換安息。燒焚公屋無用者。毀拆磚瓦。使瞽目人傳遞不停。十人小旗一面。百人大旗一面。紅夷砲一座。初時夜間兩堞一燈。繼而五堞一燈。後遂八堞一燈。初用燭。繼用油。後以飯和油。則風不動。油不潑。每堞上瓦四塊。磚石一堆。井井有條。絲毫不亂。鄉兵因是復振。

命章經世夏維新王華主芻糧。每人給米鹽蔬菜若干。每戶給油火若干。四門堞城。各給油蠟若干。

傳齊北門衝鋒營士千人。選季從孝爲先鋒。何常執大旗。王試掛得勝鼓。何泰吹號頭。准備軍服器甲。

苦乏油時。命健兒推車入城中。給以藏豆膏火足用。鹽不足時。海寇截兩大艦。由黃山港進。魚則從水關入。舉網即得。但苦無矢。乃命於黑夜束草爲人。

外披兵服。人持一竿。手挑一燈。直立雉堞。士卒伏垣內大噪。北兵望見。矢如蝟集。獲强矢無算。

由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甕。鉛彈子千石。大砲百位。鳥機千張。錢千萬貫。絮帛千萬端。酤千釀。果萬鍾。豆千斛。芻藁千萬束。鹽萬斤。銅鐵器萬枚。牛千頭。羊豕千隻。乾魚千包。蔬千畦。

十一日。清兵攻北門。敗散。七王死之。

清兵知城中不可動。乃伏炮攻北門。而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兵不敢近。主帥怒。立命上將九員。先駕雲梯上城。城上以長鎗刺之。死者四而傷者五。有身中三箭者。有劈去頭顱者。有墮下成齏粉者。有火箭燒死者。主帥益怒。奮身獨上。勢甚猛。有霸王劉耐者。以短鎗拒之。彼以口齧鎗。拔刀欲砍。一人挺鎗中其喉。遂仆城下。外兵散走。皆失聲大哭曰。此七王也。

二都督大怒曰。我得北京。得鎭江。得南京。未嘗懼怯。未嘗費力。不要說江陰

拳大的地方。就如此費力。遂傳令十營。內選猛將幾員。步軍三萬。扎雲梯十張。來日分十處上城。如有退者立斬。

十二日。清兵仍攻北門。二都督又死。

清晨。城外放炮吶喊。三萬軍造浮橋十條。一齊過外城河。分十處。登雲梯上城。城上用磚石擲下。長鎗拒敵。或以船蔽體而進。城內炮石雜施。無不立碎。凡城堞上進者。對面見兵至。發砲弩斃之。其來攻城脚者。以長堦沿石擲下。或截斷旂竿。列釘於上投下。死傷無算。二都督恃勇。衣三層甲。腰懸兩刀。肩揷兩刃。手執雙刀。獨登雲梯。毀雉一堞。跨上城垜。執刀亂砍。城上以棺木支禦。鎗刺其身。不能入。或曰。止有面可刺耳。遂羣刺其面。旁堞垜一湯姓童子。持鐵鈎鎌。用力鈎斷其喉管。竹匠姚邇割其頭。身墮城下。外兵齊來搶尸。城上棡鼓齊鳴。磚石小箭如雨點。復傷千餘人。旋用牛皮帳擋住矢石。始將王尸拖去。貝佐日令軍士拜索其頭。不允。願出銀買。乃命將銀當面裝入銀鞘。弔

入城。又命軍士羅拜。口中高呼還我王爺的頭。然後以蒲包裹一黃狗頭擲還之將王頭懸城上。軍士復苦求。乃投下。取去縫合。掛孝三日。令道士設醮招魂。有紅箭衣六人拜城下。內發炮化爲塵。又一日持祭物來奠。一僧捧金帛隨行。道經何家埭。內發炮斃之。取其酒食餉守城者。

應元既却北城攻。知不日清兵必大至。廣爲戰具。招青陽弩王黃鳴岡與其從千餘人入城。造小弩千張。小箭數萬枝。分派守城軍士。又用季從孝所合火藥敷箭頭射人。見血立死。弩長尺餘（一作四尺）箭長五寸。（一作一尺）百步之外。命中如意。初應元入城鳴鼓登堂。鼓內跌出小弩十餘張。上刻誠意伯劉基造數字。即鳴岡所造弩式也。出陳瑞之子於獄。令製火磚木銃。火磚廣三四寸許。着人即燒。木銃類銀鞘。長三尺五寸。廣二三寸。木爲之。中藏藥。敵至投下。機發木裂。鐵菱角飛出。觸人即死。應元自造撾（一作鎚）弩。用鐵一塊。旁設數鈎。繫以棉繩。擲着即勾進斬之。又倣舊制。造火球火箭

之類。無不曲盡其妙。故清兵雖衆。望城畏服。戰慄無人色。其自北來者。聞之皆胆落。無不以生歸爲祝。

十四日。江陰詐降。薛王死之。

前此北州薛王營。令人執旂招安。十三日。閻陳二人令范周朱季四生員。至薛王營答話。若有將計就計之處。速還報。四生至薛王營。宴飲畢。餽元寶百錠。重二百兩。四生歸。獻計曰。必得捨命百餘人。命前數人執降旂。後握木銃。假充銀鞘。賺開營門。可以濟事。二人相視哂而點首。是日百餘人握木銃桶底安磚。即令四生前導。四生面面相覷。立斬之。（一生名學文芳之嫡叔）另點白髮者老數人。執降旂焚香前導。縋城出至薛王營通報。獻銀買命求免殺戮。薛王大喜。陞帳放炮。吩咐開營門。將銀擡入帳中。正要令將收驗。一時火發炮裂。烟焰蔽天。震響如雷。觸者咸死。薛王惟剩一頭。帳中上下約傷二千餘人。內傷上將二員。當日十王命三軍掛孝。合營舉哀。禮薛王頭於北

州蘇家墩。

清兵羽檄紛馳

清兵屢失利。請兵羽檄旁午。兵赴江上。日以千數。劉良佐作勸民歌諭降。弗聽。遂設牛皮帳於城東北隅。城上壓以巨石。

十五日。清兵攻東北城。良佐命西南放炮。東北掘城。皆用山爬。城內以火球火箭拒之。清兵欲退。良佐止之。城內仍投以磚石。不及避。數百人悉死城下。良佐慙甚。又設三層牛皮帳。中設九梁八柱。矢石投之皆反躍。不能入。乃取人糞和以桐油煎滾澆下。即時皮穿。及人身肉爛而死。未及者皆驚惶散去。內以繩繫鐵槌擲之。鈎入城中梟首。清兵手足無措。紛紛逃散。敵營疑守城者殺下。遂發銃禦。反傷馬步卒無數。後由西門經閘橋依君山爲營。候其半渡。炮舉之。應聲仆。或以木門自蔽。用小箭射之。中其手。手釘在門。號叫痛甚。立時即死。

又作大浮橋。從黃山港暗渡。登君山。瞰城中。亦爲炮所中。移營去。

十六日。江陰四出乞援。

是時田淮撫已從魯王於紹興。黃蜚吳之蕃。同入太湖。貝勒引大軍趨吳王。

二人兵敗被執。兩處俱已絕望。

海寇顧三麻子。率舟師來援。巨艘數百號。留三日。遇戰不利。揚帆去。（顧三

麻子名容。自號忠義王。）有義陽王者。明之宗藩。太監季太傅田軍門。欶監

軍總兵胡來貢各統兵輔之。建義旂於崇明。稱海上雄兵十萬。太倉崑山嘉

定各處響應。同往乞師。王與太監溫詞慰勞。僅以空言塞責。後遣其將往駐

江口。窺其愚率。僧兵數百赴援。扎營砂山。戰甫合。知不可敵。皆遁去。

明兵部嚴子張名拭者。與時敏守常熟。亦往乞兵。初不應。旋以唇齒相關。金

秀才鑛（字貢南）集精勇四百餘人。先駐砂山。擋住來路。俟子張軍到。一

齊進取。八九日無耗。遂先發。良佐差鐵騎三千邀截周庄左右。全軍俱沒。貢

南僅以身免。

清移營鄧墓。

孤城死守。外兵屢敗。內亦殺傷相當。用礮打北城。徹夜不息。城塌陷數丈。應元命石匠往外收石料。匠難之。再拜遣之。匠爲感動。修固後。嚴禦如初。清兵依鄧墓深林。以避矢石。折門窗屋木爲浮橋。渡河逼城下。城上協力拒守。矢石交下。力不能支。欲遁。其將斬先走者二人。復驅而前。賫雲梯至城下。凡三十餘處。一將突出。先衆上。內發砲橫擊之。尸隨雲梯仆。清兵走。內縋人出。收其雲梯器仗等物。并伐鄧墓松楸。使敵無所蔽。取浮橋以供薪。一騎將既拔己身所中箭。復下馬拔馬股所中箭。又恐馬中毒。用口收其血。力策而返。

十七日。江陰兵刧營。

良佐移營十方菴。是夜應元擇勇士千人。出南門刧營。或執板斧。或執短刀。

或用扁担突入敵營。傷千餘人。及他營來救。應元兵已入城矣。

松江解到大礮百座。收民家食鍋。鑄爲鐵彈。重十三斤。納入大礮以攻。

十八日劉良佐勸降。

艮佐前命十方菴僧。向城跪泣。陳說利害。勸衆早降。城中以效死勿去諭之。是晚僧又至。却之如初。

良佐策馬近城。諭民早降。因據弔橋。約城上釋弓矢。謂應元曰。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轉禍爲福。爵位豈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公從容對曰。江邑士民。咸謂三百年食毛踐土。深戴國恩。不忍望風降附。應元乃大明典史。義不得事二君。將軍位爲侯伯。身擁重兵。進不能恢復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見我江東忠義士民乎。良佐慚而退。

七月十九日。貝勒統兵攻江陰。

艮佐復奉命來招安。應元曰。有降將軍。無降典史。一聲梆響。火箭齊發。艮佐

連跨三四馬逸去。太息曰。江陰人沒救矣。貝勒博洛旣定松江。悉統所部兵幾二十萬。來攻江陰。以師久無功。將劉帥細責躬巡城下者三。復登君山望之。謂左右曰。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則破矣。縛降將黃蜚吳之葵至城下。命作書勸降。蜚曰。我於城中無相識。何書爲。之葵涕泗交頤。情詞悲楚。應元叱曰。大臣被縛。當速就死。安用喋喋爲。之葵再拜泣下。蜚默無言。

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用礮猛攻。

貝勒見城中守義不可動。進攻益急。分兵先鈔斷各鎭救兵。乃以竹籠盛火礮。鼓吹前迎。礮手被紅。限三日破城。於城南側放起炮聲震處。城垣崩裂五處。飛彈如電。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身僵立不倒。一人胸背俱穿。直立如故。城裂處。內以鐵叶裹門貫以鐵絙護之。又以空棺實土。障其壍壞者。又用絮浸水覆城上。以防火攻。

時東西南三門俱堅守。惟北門一保。守者獨少。貝勒昇礮君山下。放礮者用竹棧包泥而蔽伏其側。俟礮發。放者即抹去礮中藥矢。盛藥再放。連珠不絕。城上欲擊放礮者。鐵子遇竹簍軟泥。卽止。不能傷。後又移礮近城。放礮者。豫掘地穴。塞兩耳。燃火即伏穴中。蓋恐震破胆而死也。

甲士爬城。

日中時。衆方食。明遇聞錚錚有聲。往探。見淸將六人。衣重甲。縛利刄。持兩釘揷城隙。攀援而上。其餘綱鐵甲士接踵而上者無數。刀斧擊之不能傷。用長鎗刺其首。始墮城下。餘悉退避。

神兵助陣。

外兵大怒。大舉來攻。忽見一少年將。持戟衝突。鋒不可當。戰畢不知所往。衆疑土神陳烈士。悉往虔祀。又見緋衣將三人。登城指揮。淸兵不敢進。執土人問姓名。不知所對。遠近訝爲神助。

城上昇關帝睢陽王二像。及東平王城隍神等五像。張黃蓋巡歷城上。以磁石捻神鬚。遇鐵器。鬚輒翕張。用機關抉神手指揮。清兵遙望。疑爲將。咸驚怖。良佐命其子攻城。正當睢陽王像。神指揮開礮。一發而斃。（城破日。良佐砍開睢陽王頭。衆又砍傷東平王以報仇。）

一日風雨夜作。城上燈不能燃。率衆哭禱睢陽王。忽神光四起如晝。四門燈火。徹夜不滅。外兵無可設施。

掠東南鄉。

清兵東掠大橋周莊華墅陶城三官祝塘等鎮。祝塘人拒之。兵㷊之慘。甲於他鎮。分掠陸官舍橋。有徐楊二人督戰。望見清兵蜂擁而來。遂匿橋洞中。見二卒引一將過。狀甚偉。躍出登岸。均殺之。稱該將之頭。重十八斤。懸於樹上。清兵多畏避。其樹至今尚存。

南掠至峭崎。詢土名。即回騐。蓋嫄音似消旂也。掠至青陽。鄉民嚴守。圩堤行

列如軍伍。防有伏兵。不敢入。

二十八日。清兵攻北城。闖應元傷右臂。炮擊北城角。城裂。夜半修訖。敵以爲神。鐵丸中應元右臂。應元傷。猶左手握搠。格殺數人。

應元軀幹豐碩。雙眉卓竪。目細而長。曲面赤有鬚。每巡城。一人執大刀以隨。頗類關壯繆。清兵望見。以爲天神。而號令嚴肅。凡偸安不法者。必貫耳鞭背示衆。雖豪右不少貸。然戰士困苦。必手自注湯酌酒。温言慰勞。如遇害。則立具棺衾。哭奠而殮之。接見敢死士。則不名而稱兄弟。每遇事。必詢於衆曰。我兄弟誰當此事者。有人號於路曰。我欲殺敵。苦無短刀。卽以所佩値二三十金之刀。親解佩之。

明遇本性長厚。每事平心經理。遇戰士勞苦。撫慰至於流涕。有倦極假寢者。以利害勸諭之。不輕呵叱。二人待下如此。故民皆懷德畏威。瀕死不悔。

十九日。清兵攻南城。十王死之。

復攻北城。應元命每人納石一塊。一刻如山積。甃石城一重於內。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炮聲震天。聞二百里。一晝夜用火藥萬五千斤。城墻幾陷。清兵乘勢擁上。刀矢如蝟。守城者不能禦。乃發礮猛擊。傷敵數千人。敵於城外亦發礮對擊。忽見女將一員。立於城上。將袖一拂。敵礮回擊。自斃其馬步無數。衆以爲前湖烈女云。

十王痛薛王中計而亡。命大將掠城外居民大艏千餘隻。在十方菴後疊成。將臺高與城齊。十王坐其上。用上將四人。親軍二百四十人圍繞。令臺旁親軍。各持狠烟噴筒先發。將南京鎮江大礮。五六步排一座。共計百座。令聞號齊發。猛擊東南角城。守城軍士不敢開目。應元伏地膝行。看明十王在臺指揮三軍。遂命中街巷口有力之湯三老。皃肩一大礮。對準十王安放。應元又左右細看。絲毫不爽。然後親自燃火放去。湯三老係重聽。尙未聞知。端立呆望。而火路一條。十王四將暨二百四十人。已齊隨火滅。惟有黃傘一把。在半

天旋轉。一脚連靴。自上而下矣。

八月初二日。燒外營殺夏維新王華。

應元遣周祥金滿李芳針子等四人。夜出燒營。敵兵被火。夢中驚覺。毛焦皮爛者甚衆。忿甚。四散殺掠。應元命賞祥等銀各一兩。夏維新王華每兩實給六錢。衆大譁。應元恐人心激變。不得已斬之。蓋圍城日久。儲餉將罄。短給本非尅扣。因維新於發難時。慫聽方亨。作揖勸衆。至此衆怒未釋。故欲藉此陷之。華雖引明遇自解。亦難獨免。

慕廬氏曰。餉缺費繁。圍城中實難措置。二人通融調劑。亦屬一時權宜。此情此勢。應元豈不知之。無奈衆人之藉是洩忿也。至代方亨勸衆。事後論之。亦不甚錯。各圖獻策。業已歸順。官民和協。省得激成禍端。無奈衆人之喜事樂禍也。若章經世同掌芻糧而漏誅。同陷圍城而免死。豈別有保身之道歟。

命許用掌芻糧。

芻糧乏人。以許用能。命佐章經世。

楊舍守備沈廷謨。舉城降。

江陰民晝夜守禦。亦甚憊矣。然楊舍兵稍後。口中有畏懼者。必立斬之。

清兵四出殺掠。民不聊生。有先薙髮赴營歸順者。城上望見。必痛詈。雖至親如仇敵。而清兵日出擄掠。刻無寧晷。畏禍者俱竄遠方。

楊舍營守備沈廷謨。歛民錢賫牛酒。赴良佐營修欵。祈免楊舍一方之死。良佐許之。給大淸號旗四面。懸楊舍城四門。廷謨旋披髮乘馬。歷江陰城下。勸民速降。內將開礮。乃遁去。

詐降。

一日衆詐降。遍取民間亂髮。投城下誘敵。淸兵相顧驚喜。報艮佐。良佐曰。未可信也。須察其守城人薙髮否。衆探之。始知爲詐。

議和。

貝勒使人綏言陳說。第拔去大明中興旂號。四門懸大清旂號四面。斬首事者數人。餘悉宥不誅。卽不薙髮。亦當撤兵返。應元曰。寧斬我一人。餘無罪。何可斬也。議不決而止。

貝勒又進大清旗四面。使豎四城。亦卽退兵。內遣諸生朱暉吉。耆老王晴湖等四人。詣清營會議。方縋城。良佐卽策馬迎去。留飲終日。備極歡洽。約歸順後。誓不殺一人。但遣官入城勘驗。卽收兵覆命。將別又各贈五金。約三日定議。吉等入城。匿金不言。而主議降順。衆不聽。至期。清兵向城呼吉等。因詢其故。備述留飲贈金事。乃立斬四人。復嚴守。

勸降。

吳軍門督兵至江上。宰牛誓諸將。歸順後不許殺掠。

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臨城招撫。衆無應者。

攝政王曉諭招安。合城不聽。(此初六日事)豫王示到。以矢射入城中。言明

巳亡。何苦死守。內書其後曰。願受礮打。寧死不降。射還之。（初七日事）.

初八日。釘礮眼。

是日大雨。民立雨中受礮。毫無降意。夜半。應元使善落水者陳憲欽。渡外城河。釘沒淸兵礮眼。緩二日不攻。城內乘夜修砌城垛。後五日。良佐恐城內復來釘眼。命軍士晝夜攻擊。至夕。風雨怒號不已。礮乃止。

初九日。甃南城。

再修甃南城。加高於舊城三尺。

應元令人將麥磨麪。製造月餅。

十二日甃北城。

又甃北城。城中石灰將缺。不能乘夜修城。又飯米漸少。徵民間米以備缺乏。令二日一給。不得預領。

貝勒偵知之。欲留軍四萬。爲久困計。撤大兵北上。良佐不可。乃止。

十三日。登陴楚歌

給民間賞月錢。計至十七日止。百姓携壺觴登陴。分曹快飲。許用倣楚歌。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登高傳唱。和以笙笛簫鼓。時天無纖翳。皓月當空。淸露薄野。劍戟無聲。黃弩師鼓胡琴於西城之敵樓。歌聲悲壯。響徹雲霄。外兵爭前竊聽。或怒罵。或悲歎。甚有泣下者。歌曰。宜興人。一把槍。無錫人。團團一股香。靖江人。連忙跪在沙灘上。常州人。獻了女兒又獻娘。江陰人。打仗八十餘日。寧死不投降。餘歌雖多。大略類此。良佐乃作勸降詞。使士卒相倚而歌。與僚佐飲帳中。酒未數行。城上礮發。亟避去。

十九日。北門阻降。

貝勒多方招降。三城亦有猶豫者。惟北門誓死固守。衆意遂決。

二十日。淸兵攻東北城。

貝勒從四十餘騎。繞君山靑龍菴左相地形。城上望見。礮弩齊發。騎皆踉蹌

蹂躪。貝勒僅以身免。

金陵又解到大礮二十四座。較前更大。每舟止載一座。仍收城外民家鐵器鑄礮子。重二十斤。又築土壟以避矢石。將攻東城。機洩。移至東北角。大雨如注。一晝夜礮聲不絕。縣屬悉爲震動。城中困疲已極。計無所出。待死而已。是日城上人吶喊。外兵聞之。皆鬼聲。城中四隅空曠處。遙見白鵝數萬飛泊。迫觀之。毫無形影。識者謂魂升魄降。白鵝者。卽刦數中人之魂也。

二十一日。江陰城陷。

前月二十四日。京中遣國師和尙來江陰。日日繞城細看。至前日始看明。向貝勒云。江陰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緊。其蒂在東北角花家壩。花蒂既碎。花瓣自落。故貝勒令數百人盡徙二百餘座大礮至花家壩。專打東北城。鐵子入城。洞門十三重。樹亦穿過數重。落地深數尺。是日雨勢甚急。外用牛皮帳護礮裝藥。城頭危如累卵。城上因敵礮猛烈。見燃火。卽避伏垣

內。礮聲過。周麾而登。外窺之。故放空礮。並令礮中只放狠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謂礮聲霹靂。兵難遽入。而不知淸兵已潛渡城河。從烟霧中蜂擁突上。衆不及禦而潰。

午刻有紅光一綫。直射入城。正對祥符寺。城遂陷。

方淸兵上城時。城下人猶向城列陣。淸兵恐有伏。持刀立覘。半日不敢下。相持至暮。城中鼎沸。陣亦亂。乃得下城。

閻應元坐東城敵樓。索筆題門曰。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題訖。引千人上馬格鬭。殺無算。奪門西走。不得出。勒馬巷戰者八。背被箭者三。顧謂從者曰。爲我謝百姓。吾報國事畢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即投前湖中。義民陸正先欲從水中扯起。適劉良佐遣兵來擒。言與有舊。必欲生致。卒見髮浮水而出。乃縛之。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兩手拍應元背而哭。應元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速

殺我。貝勒坐縣署。急索應元至堂上。挺立不屈。背向貝勒。罵不絕口。一卒以槍刺其脛。血湧沸而仆。日暮。擁至棲霞菴。僧夜聞呼速殺我。不絕口。已而寂然。天明。已遇害。家丁存者猶十餘人。詢其不降而戮之。偕死一處。陸正先亦同殉。有維新上人者。在圍城中與應元曉夜共事。應元所著和衆成城畧。維新以授黃子心子。心又旁採見聞。著閻公死守孤城狀。

陳明遇令閉衙舉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持刀至兵備道前。下騎搏戰。身負重創。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

訓導馮厚敦。公服縊於明倫堂。妻與姊投井死。中書戚勛。諸生許用。合門焚死。

八月二十二日。屠城。

次日。猶巷戰不已。清兵用火攻敗之。四民駢首就死。咸以先死爲幸。無一人順從者。下令從東門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歲以下童子。不殺。

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繯者。不能悉記。內外城河。泮河。孫郎中池。玉帶河。湧塔菴池。裏教場河。處處塡滿。疊尸數重。投四眼井者。二百餘人。

二十三日。止殺。

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午後。出榜安民。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某某等。共計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餘人。

嘉定屠城記略

明季稗史

明烈皇帝殉國之次年。己酉。五月初九日。南都破。弘光出亡。明禮部尚書錢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東南。以自解於吳人士。郡人周荃。謙益客也。有口辯。密受謙益旨。謁清帥豫王。言吳下民風柔軟。飛檄可定。無煩用兵。王大悅。卽日拜官。使降人黃家鼒佐荃。單騎安撫吳中。甫出都門。郡邑長吏。望

風解印綬。士大夫皆苟且求活。所過輒降。至吳家鼒南面自若。荃獨微服出溷市廛。郡人多爲之用。數日後明監軍楊文驄率兵五百人入郡城。執家鼒等戮於市。發取庫銀。滿載而去。莫知所之。荃匿民間。覓間行歸豫王。王聞文驄襲殺家鼒等，始發兵入吳。三吳之禍。實基於此云。

五月十三日。嘉定縣聞維揚陷。留都將不守。

十五日。不肖子衿羣集縣治。索廩糧。鄉試條編盤費。及私購卷資諸雜項。分毫不遂。攘臂大呼。奸胥亂卒。乘勢刼奪。城中鼎沸。舊令錢默。本紈袴子。錯愕不知所爲。盡發公帑置堂上。恣其所取。潛出。重賄明嘉定總兵官吳志葵。求遣卒衞送出境。并疏倡亂數十人姓氏。欲悉抵於法。隸卒聞風悉遁去。三十日。錢令得間出亡。

六月初一日。吳志葵遣兵執諸生十一人去。褫衣就縛。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備至。由中軍官力救。釋之。初四日。清大將彙刑

部侍郎李延齡。副將總兵官署督撫事王國寶。率大兵入郡。始聞改南直隸爲江南。內閣爲內院。十四日。安撫周荃單騎至邑。邑中縉紳皆出避。百姓無主。因結綵於路。出城迎之。競用黃紙書大清順民四字揭於門。旋緘邑篆幷册籍上於郡。

清授新邑令吳郡張維熙至。

時六月二十四日也。是日亭午。志葵以百人用白布裹頭。伏時侍御墓旁。晡時。入民家亂索酒食。聲言欲取張令。入定後。各刈蒲葦一束。燃其端持之以行。火光燭天。城中大震。乃厚集民人。鳴鑼發礮。東向大噪。志葵兵亦羣噪應之。維熙恐。倉卒亦遁。士民狼狽出奔。遺棄嬰兒失散婦女者無算。天明。閭巷一空。卒無他。二十七日。志葵復發兵來城。內外百姓謂志葵恢復之師。懸綵執香。較迎周荃時尤倍。志葵用南都逃將蔣若來爲前導。若來本市井無賴。以臂力遭逢權貴。得爲兵官。不三載。陞南京後軍都督。聞維揚不守。棄其軍。仍作微服走。脫至

是從志葵入城。據軍庫。僅存銅銃數十。急使人舁之行。過徐家行大掠。寸縷無遺。至鷄豚菽麥亦席捲而去。貧民婦子哭聲震天。志葵若來。皆欣然有喜色。因重載入海。

明淮撫田仰等。奉義陽王以舟師駐崇明沙。

是時淮撫田仰。監軍荆本徹。總兵張士儀張飈翼。與宦官李國輔等。合兵共奉之。志葵乃率妻子從之。旋舍去。

閏六月初六日。維熙復入縣。

初八日。清將李成棟。偏裨將梁得勝等。以百餘艘載步騎二千。鎮守吳淞。是夕泊東關外。恣百姓聚觀。傳令索取婆子。維熙以二妓應之。成棟大喜。坐二妓於旁。笑謂觀者曰。今與爾爲一家人。勿畏我也。黎明從陸路往吳淞。不甚剽掠。惟初七日騎兵先至者。過新涇鎮。大肆淫虐。婦女不勝其嬲斃者七人。時大旱水涸。兵船悉泊東關外。梁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城外居民貿易一如平時。黠者或

撫其背。相與嘲笑如舊識。維熙議使人厍水運東關外。得勝大喜。已刻期至吳淞。行有日矣。十二日。城內外喧傳有薙髮之令。人情始懼。遂有變志。是日志葵遣馬軍俞飛熊賫牌至。略云。初十日郡中民變。殺北兵過半。餘皆躲入府庠。已列柵圍之。本鎮即刻統大兵入縣。仰附近百姓。於今晚俱用白布裹頭。雜插柏枝竹葉紅箸鵝毛爲號。共剿東關兵。事成。有重賞。各路鄉兵。久爲邑諸生支益國子生須明徵等。訛言扇動。一聞有牌。持兵蝟集。謬傳志葵自劉河東過外岡矣。頃又云抵靑岡墩矣。未及一瞬。又云暫憩察院矣。是時在城居民。亦以爲志葵已入城矣。門遂撤下不閉。以待遠近鄉兵。集者漸衆。王家宅鄉兵最稱完整。其首許龍。於客歲曾誅閩邑叛奴。威名頗著。至是首犯淸兵。與戰頗力。時漏下數刻。不辨誰爲志葵。膽氣甚壯。競舉火燒得勝船。成棟自下維揚金陵京口毗陵諸處。所獲精金美玉名劍寶刀無算。悉付一炬。未及毀者。盡爲鄉兵所擄。紅中所載婦女。已悉被焚。一少婦最姝麗。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揚州。被掠至此。

諸公哀憐救我。鄉兵云速投水中。水淺尚可活。婦曰。我是被鎖在船。語未竟。烈焰燒其身矣。得勝急據高岡。使兵三五作隊。自上射上。皆應弦而倒。許龍亦中流矢死。鄉兵大潰。始知志葵固未嘗至也。天明計首級。殺清兵八十四人。得勝率餘衆奔吳淞。狼狽得達。初成棟至吳淞。策馬周視四境。駭曰。此絕地也。張令誤我矣。及聞得勝敗。兵船悉盡。終夜繞船。不敢復寢。十五日。精選營中得四十騎。皆驍捷善戰。募吳淞居民朱宇及其子香爲前導。往婁東求救。至羅店被圍。奮死突出。力馳而西。過三官堂。殺一僧。有四騎失隊。鄉兵從馬後掣其佩刀。刀落。即取而斬之。人馬俱斃。二騎奔。鄉兵追及。攢矟刺死。惟一騎苦戰得脫。前隊至時家墓。遇鄉兵。復馳而東。鄉兵急追。漸近羅店。鄉兵復大出。兩路夾攻。諸騎窘極。隨朱香自間道過蔡家橋。繞出鎮後。扶創而歸。過月浦。復爲鄉兵截殺。落荒而走。望見吳淞城。猶大呼救命救命。至丁家橋。人馬氣息僅屬一綫。成棟窘迫無計。惟縱兵大掠。西至月浦羅店。南至江灣楊家行。北至錢家樓施家巷居

人遷徙殆盡。城中風聞不一。憂怖彌甚。望志葵眼穿。始悟見棄。皆號哭。棄家而走。是夕月蝕。倏忽食既。時天無纖雲。色暗如漆。占曰。食既無光。主奸人誤國。百姓死。城邑空。其兆成矣。

明都察院觀政進士黃淳耀。及弟邑諸生淵耀入城。

時閏六月十七日。淳耀及弟淵耀。與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曾二子邑諸生元演元潔。倡爲守城計。初淳耀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麟與二力士至嘐。貌甚雄武。絕不類文人。叩淳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淳耀父家柱出迎。答以在鄉。麟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未諳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乃固止之。爲欵留飲食。及淳耀兄弟歸。與之同訪志葵於雲間。共論當世事。出謂淳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成。必誤國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尚可爲。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後追尋其語。若明鏡著蔡云。

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

時十八日也。與鄉兵隔水而語。佯言成棟等奉命守吳淞。與羅店初無仇讐。今假道歸婁東。並無侵擾。幸寬其一面。鄉兵支洪陸文等乃共罵曰。汝曹檻羊牢豕耳。莫作癡想。成棟怒。率兵混戰。陰遣率卒東渡練祁塘。西渡荻涇。繞出陣後。鄉兵大潰。退屯來龍橋接戰良久。大敗。入鎭時。日未出。居人方爲市。聞變急升屋。步兵亦升。東西馳逐。屋瓦亂飛。騎兵四面殺人。大呼唐秀才何在。百姓縛出者有賞。唐秀才者。景耀也。初與吳宏宇爲隣。宏宇降成棟。景耀面數其罪。肆言極罵。且曰。歸告李成棟。汝是明朝人。何投降。速反可免。正大戮宏宇。銜恨切骨。悉以告成棟。景耀復大書一白牌。立馬橋南。諭成棟降。至是爲清兵所得。磔於市。

邑諸生唐培。率鄉兵巷戰而死。

唐培誓不反顧。清兵銃箭並發。培被殺。鎭已破。時有諸生朱霞者。偕張小蓋登

屋鳴金。冀集衆復戰。清兵四集。身被數創。墮河。號呼竟日乃死。成棟知鎭民支廉爲鄕兵首。支家橋一帶房屋。焚毀略盡。男婦被殺者。共一千六百零四人。是日城中百姓。共殺須明徵。幷毀其室。明徵故須之彥之猶子也。素無行。爲鄕里所擯。一聞南都破。卽冠帶乘軒。謁成棟。稱署嘉定營守備事。仍通志葵。復稱監紀推官。勢刼維熙。取官銀數千。招家丁六十名。悉衣錦綺。懸佩刀。招搖街市間。時率之至安亭鎭。訪其奸豪。與促膝密語。每揚言遣人赴各鎭。請鄕兵分守諸要害。時城守頗嚴。有夜半叩關者。稱爲明徵請兵入。特啟關納之。問鄕兵何在。慢應曰。城主性慳不肯發糧。已散去矣。衆口詰問。語極支離。始大疑之。十八日薄暮。城中競傳明徵家窩藏奸細。復私造都督牌印。幷冠帶盔甲數十副。謀盡殺滿城百姓。迎成棟兵。合城驚擾。有頃。西關外獲奸細。嚴刑鞫之。供爲須黨。一時大譁。眞假莫辨。明徵倉卒出亡。至南關受縛。步稍遲。大梃擊之。疾呼稱寃。莫爲置辨。驅至察院前。斬首刳腸。斷四肢。分置各城門。捕其家丁。悉誅之。家室糜

爛。十九日。淳耀等相與謀曰。今事成騎虎。無主必亂。乃令元演作書。急促其父峒曾入城。鄉兵亦列幟往迎。既至。集衆公議。畫地而守。東門峒曾爲主。邑諸生龔孫玹佐之。西門淳耀爲主。其弟邑諸生淵耀佐之。南門孝廉張錫眉爲主。前秀水縣儒學教諭龔用圖佐之。北門國子生朱長祚爲主。鄉袤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嘉人士爭縛袴執刀以從。人情頗覺鼓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疊斷街路。惟西南二門稍安。時啟閉。仍用枯木亂石横塞道塗。以遏兵鋒。二十日。立挨門出丁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備客兵糧餉。并守城頭目燈燭之費。中戶出丁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下戶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日給錢六十文。衣糧燈燭悉自備。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至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專屬峒曾淳耀處分。是日。二都鄉兵縛一投牒者至。稱爲問牒。鞫之。實志葵送書人。發函有吳門之兵。斬馘殆盡。杭州之兵。貝勒云亡之語。

當事者深信不疑。不虞其欺妄也。二十三日。志葵復遣牌至。許遣游擊蔡喬督兵協勦。當事者議云。新令張維熙。係清兵所署。難與共守。驅出城。推明原任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巡司俞尙德充捕官。是日復有健兒四人。持志葵牌至。來文與原牌互異。嚴鞫之。供爲婁東諸生浦學浦嶠僞造。將乘我不備襲取縣城。既得實。立梟四人於市。爾時聲勢岌岌。人不自保。然恃侯黃諸搢紳協力守城。避難士民。扶老携幼而歸。不絕於路。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剿義師。奈兵餉兩缺。所仗惟城外鄉兵。乃設計四布流言云。清兵驅百姓薙髮。髮訖。即臨以白刃。逼令自殺其妻子。籍爲兵。使居前隊。當矢石。必無活理。與其客死他鄉。何若集衆禦之。可僥倖獲免也。鄉民聞之。大震怖。弱者終日鍵戶。與妻子對泣。强者斬木揭竿。擊金鼓集衆。然百姓騷然。不遑寧處矣。因念抗薙一事。雖志葵首禍。使非支益煽動其間。不至敗決如此。且益在閣部史可法標下。聽用領棉襖銀五千兩。南都破。悉飽私橐。衆欲取爲義兵餉。競往攻之。勢如轟雷。父子祖孫死

者五人。悉斬其頭。與明徵頭並懸城上。頃之。南翔獲明徵妻子。斬割屠戮。一如明徵。鎮中著族李氏。自世廟以來。蟬聯不絕。貢士李陟。少有儁才。知名當世。居於城。聞南都破。於勸農公署起鵠立傳籤巡。更與何凌虛等招集義兵。號匡定軍。議於南翔諸富賈派令出餉。諸賈人皆銜之。謀明徵之夕。陟方會飲南城。聞變。遽擲杯走。夜至南翔。里兒怪之。妄言李氏潛通於敵。有洪濱者。暴起。諸生聞阿附李氏。爲衆所賤。指爲奸細。濱恐。匿李氏宅。鎮中諸惡少羣擁之門。陟與其從叔抗之。濱等猶對衆嫚罵自若。里兒素憚李氏。懼事定後。必正其罪。因立破其門直入。無少長皆殺之。分投捕殺諸李。赤其族。各路聞風。競相盤詰。路人單行。稍涉疑似。即縛去。亂槍戳死。棄尸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驟加。其人方欲置辯。身首已離。窮鄉僻壤。自相仇殺。三四人聚黨。拔刃至人家。往往滿門受戮。遠近殺害無算。時正亢旱。災威逼人。道旁乞丐。爭挾砒投井中。以扼鄉兵。事露。引頸受刃。無一言。莫知所使。橋道扼要處。皆設廠。晝夜共守。雖五家之聚。亦起

鄉兵。以無餉故。一再至城中。即絕跡不來。當事者懼。張榜四門。此後鄉兵來者。集護國留皇光慶寺。舉爲首一人。入城領餉。於是來者漸衆。二十四日。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奪路往婁東求救。涕泣與訣曰。我軍成敗在此一舉。汝不勝。勿復見我矣。諸騎奮死衝殺。一路搏戰。至北門。鄉兵大集。諸騎前後受敵。以漸逼入倉橋街。鄉兵兩路夾攻。將舉火焚之。諸騎冒死突出。鄉兵合圍。殺獲五騎。餘騎將過倉街。諸生朱元亮出新炭數十簍。熾火橋上。用酒醋潑之。橋石頓毀。城上發火礮。殺三人一馬。逮橋擊斷。一人手執佩刀。被創死路旁。蓋成棟弟也。從騎急下馬。取首級。掛鞍後。馳而東。復返吳淞。哭於路旁曰。我等皆高鎮勁兵。自隨邢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來數日。殺我副將六員。幾日無援。我軍生路絕矣。成棟聞弟死。日夜與諸副將相對涕泣。奈鄉兵本村農烏合。初無將領。乘興一聚。即鳥獸散。郊外無一人往來。孤城蕩蕩。僅存一白旗。迎風招颭而已。成棟於軍中選黠者二人。去其辮。作僧人服。潛至城下。偵探得實

信歸報。成棟舉手加額曰。天也。始謀親自率合婁東兵。共破嘉定云。

爾時城中束手無策。惟遣請志葵星馳赴救。時志葵已貳於義陽王。以計脫其妻子。遁歸雲間。斂諸富室金。建牙泖河矣。許卽遣游擊蔡喬率兵來援。當事者大喜。用白旗大署游擊將軍蔡督令精兵十萬。鄉兵三十萬。刻日會勦云云。冀聳動老營。使爲內應。募急足齎至吳淞境上。成棟諜者早伏近郊。纖悉畢知。二十五日。城中以書幣迎蔡喬於塗。其兵不滿三百。皆羸弱不振。惟喬頗勇健。使鐵簡重二十五斤。差以可用。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自率兵營於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我。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峒曾淳燿等。以喬素微賤。心不可保。乃遣人饋問。令泊舟南關外。二十六日五更。方遣人市羊豕祭旗。傳令於東關外安營。次第引舟前。成棟遣諸將銜枚疾走。已嚴陣以待。蔡兵不知所措。爭赴水奔逃。追騎以槍尖貫其胸。若刺魚鱉。喬尙臥舟中。聞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步行衝陣。頗有殺傷。奪一馬乘之。

孤身獨戰。力盡敗回清兵圍之數匝。東關有徐福者奮力往救。與喬俱死。其兵初無紀律。一時潰散。峒曾淳耀等扳堞而望。見喬敗。惟連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靈。慟哭相向而已。成棟遣十餘騎。若將薄城者。城上連發大礮。傷二人。遂引去。過新涇鎭。縱火焚屋。雞犬悉盡。成棟至吳淞。分遣步兵於月浦楊家行等處。捉人剃頭。且云助我破賊。財物恣汝取之。時吳淞老營已降順。因沿村擄強壯益之。兵勢復振。二十九日。成棟率衆過東門。迤邐以北。當事者懸十金募人渡濠。焚倉橋一帶民居。成棟至婁塘紮營。磚橋鄉兵預於鎭之東偏。架木爲高臺。用作偵探。出弓箭手二十餘人。立宣家墳。鄉兵環集左右。成棟使騎兵分左右翼。自將中軍。衝殺而前。鄉兵力戰。以步騎不敵。死傷略盡。會日暮。成棟吹螺收兵。入村落。淫殺無虐。取其雞豚。夜縱飲不輟。各村鎭猶傳清兵自吳淞來。一路爲鄉兵截殺。所存不過十數騎。今力竭勢窮。願獻精金百鎰。買路歸婁東矣。未幾。又傳二十三都鄉兵。夜負豆葉一大捆於背。伺清兵熟睡。入其營。誘致羣

馬驅之南。騎兵恐獲罪。逃逸者過半矣。諸鄉兵未諳兵勢。爭裹糧厲兵而來。嗣曾淳耀等親自臨城。勉以忠義。言與淚俱。人皆感奮。因下令諸鄉兵。能鼓衆赴敵者。每人先給白布二疋。仍每日頒發餉銀二錢。有能得敵人首級者。每頭給銀十兩。

七月初一日。鄉兵會集磚橋東。約十餘萬人。排擠擁塞。紛紛如聚蚊。毫無紀律。清兵每戰。必分左右翼。鄉兵不識陣勢。呼爲蝥盤陣。每發挑戰。多不過十餘騎。皆散落不集一處。諸鄉兵遙見兵出。擁擠益甚。手臂相摩。戛軋軋作聲。淳耀聞事急。呼其僚壻諸生徐文蔚勉慰之。使率西門鎭鄉兵。疾馳赴救。拜而送之。杭家村安亭鎭一小聚落也。亦聚衆赴義。獨揭一紅旗在前。諸鄉兵因言紅旗者。宜作前鋒。執旗者。杭文若也。其人曾習舉子。第少年銳氣。率爾獨出。其降人毛玉佩。揮斬馬刀直前亂砍。殺旗兵二人。戰良久。復殺一人。將奪其馬。清兵攢矛刺之。玉佩文若並死於陣。西門鎭鄉兵馮滿龐瑞許臣等。猶奮死血戰。大呼併

力。卒無應者。乃曳兵反走。徐文蔚被殺。清兵乘勝直前。走者不知所爲。自相踐踏而死。抉眼流腸。不計其數。前阻大河。欲退無路。殘兵競投戈赴水。時溽暑。驟暴雨。河水驟漲。尸骸亂下。一望無際。成棟大陳兵仗。踞鄉兵所架高臺。麾兵入鎭。肆行屠戮。共殺一千七十三人。擄去婦女無算。選美婦處女數十人。置官氏宅。慮有逃逸。悉去衣裙。淫蠱毒虐。不可言狀。分部括取金帛。滿載往婁東。城中猶訛傳鄉兵大捷。戶派煮酒飯若干。以犒勝兵。頃之。聞敗。悉括城中老幼驅使上城。連日夜莫敢交睫。於東西南北荒落處。各設層臺一座。集衆守之。因所獲奸細。藏詩謎於衣領間。有女牆無樹不棲鸞之句。疑於此處有內應也。是日東關外傳入成棟榜文。有開門降。誓不殺一人之語。或謂大勢已去。諸公宜爲十萬生靈計。淳耀拂然。推案痛哭。峒曾錫眉等亦悲不自勝。取榜共裂之。急遣人焚沿城一帶民居。烟焰張天。累日夜不息。於烈日中督促民夫。搬運甎石置城上。莫敢暫休。視城外一帶曠蕩。鄉兵無一至者。每近黃昏。風景慘淡。鬼聲啾啾。

城中掩淚相視。共知必死矣。清兵至婁塘。解甲韜戈。寂然不動。初三日。會同斐東兵。擁大衆至。盡銳攻城。礮聲轟轟不絕。守城百姓。股慄色變。當事者懼。分投慰勉曰。我與爾曹。室家婦子盡在是。少有蹉跌。萬家同命矣。百姓哭應曰諾。惟人所取。四門城樓扃鎖甚堅。鄉兵至。乃悉納之。徒手應敵。嘉定泥城。嘉隆間倭奴屢攻不能克。自邑令楊旦築甎城。最稱完固。清兵大礮擊之。頹落不過數版。乃多舁板扉。至東北城下。以禦矢石。使數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間各繫長繩。有死者即牽去。復用壯丁補之。穴遂透。諸生馬元調侯元演元潔等。督民夫急用金汁灰瓶。盡力防禦。陷處下巨木塞之。清兵乃佯攻東門。潛遣卒至北門。欲從水竇入城中。復連下大石。不能克。是夕有赤氣起於北方。俄變成黑。其長亘天。守陴者喧傳有神人披髮仗劍。立馬雲霧中。皆曰元武神也。望空羅拜曰。神人相助。我屬無恙矣。然瞰城下兵。衆盡力舉礮攻擊。終夜震憾地裂天崩。礮硝鉛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嬰兒婦女。狠奔鼠竄。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繫

肘間。曰此買命錢也。迨至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百姓。露立三晝夜。兩眼泡爛。矇朧欲仆。復遇暴雨。舉體沾濕。食飲幾絕。不能自支。漸有去者。時當事者與諸孝廉青衿。悉仗劍立雨中。見守城者將散。大驚。分投勸勉。然不能禁矣。清兵見守城者漸弛。攻愈急。多縛軟梯至城下。一將以大桌覆其首。躡梯而上。勢如飛鳥。城上甎石如雨。悉中桌上。一躍而登。遂斧斷東關。縱兵大入。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二子侍。遽呼曰。事急矣。何以爲計。答曰。有死而已。復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語未竟。守陴者過而大呼城已破。峒曾急呼二子去。不從。復大聲訶之。走數步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國事。分也。祖母在。若輩應代我奉事。繼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被殺。峒曾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嘆曰。人死亦大難事。回顧見一伍目。乃其兵憲時隸也。隨峒曾在城。因使抑其首。冀得速死。隸泣不從。固命之。乃兩手抑其首入水。啾啾有聲。復不死。爲清兵引出斬之。競奪其首獻之。成棟梟示四門。一日。復懸門左旗竿上。大署逆官侯峒曾首

級示衆。初六日。清兵棄城去。縋絕墮地。眼鼻已潰。鬚髮猶赫然可辨。國子生朱熙識之。急捧歸。餽送厰頭里。覓尸身不得。其僕哭於路。曰。主君殉難時。下體著黃紗袴。用綠絲帶結襪。有童子指之。知其處。驗之良是。得就木。若有神助云。

方城破時。西門尚未有兵。城中男婦。悉西走。街坊俱有亂石塞道。困頓得達。號哭求啟門。淳耀堅握鎖鑰不應。其同榜進士王泰際適至。爲百姓請命。語甚哀懇。不從。復以年誼動之。淳耀大怒曰。若欲獻城。請自爲之。我頃刻死。不顧年誼矣。泰際急走南門。縋城逸去。俄聞城破。方聽啟關。城門爲巨石堵塞。僅容一人往來。然鼠竄而出者。尚數十人。及清兵至。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礙。難民在下者。反阻絕不得路。悉投河死。水爲不流。淳耀兄弟知事不可爲。方下城。遇其紀綱僕。急問我父安在。謬應曰。死亂兵矣。淳耀痛哭仆地。不能起。時大雨。淳甚。淵耀自控一馬至。趣淳耀共乘至一庵。乃平日與伊同年友陳俶讀書處也。主僧號無等者尚在。獻茶。啜茶畢。謂僧無等曰。大師急避。某兄弟從此辭矣。因啟鍵

戶。取筆書云。遺臣黃淳耀。於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日寇氛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尚知予心。書罷。顧視淵耀。已赫然梁間矣。淳耀仰屋而嘆。遂縊其側。初淳耀精心理學。於書無所不窺。著述甚富。既連擢巍科。布衣徒步。不異秀才時。嚴勅家人。勿預外事。居常鬱鬱。恨所志不遂。自國變益復無聊。淵耀每譬解之。一日。淵耀自外入。見幼弟戲於庭。撫其背曰。六郎。汝豎子何知。國事至此。汝大兄必死節。兄死。我不忍獨生。汝將來未知流落何處。尚爾嬉笑耶。時淸兵未至。衆人詫爲不祥。至是果驗云。

明張孝廉錫眉守南城。度必破。死之。於六月二十六日。先作絕命詞。大書袴上云。我生不辰。僑居茲里。路遠宗親。邈隔同氣。與城存亡。死亦爲義。後之君子。不我遐棄。及聞城破。謂其友曰。宜速死。對曰。城破之原。不由我輩。空死何爲。君若獨斷於心。無所不可。錫眉先驅妾入

水。方自溺。龔教諭用圖。抱其兄邑諸生用廣大慟相謂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因共溺。兩尸浮出水面。猶握手不解。其弟邑諸生用厚。攜妻子出避。亦自溺蓋兄弟三人同殉云。城之被破。在東關北偏第一鋪。成棟尙在東關外小武當廟中。辰刻乃開門入。下令屠城。約聞一礮。兵丁遂得肆其殺戮。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葦叢棘。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僵尸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使然。非一人所致也。予隣人偶匿叢篠中得免。親見殺人情狀。初砍、一刀。大呼都老爺饒命。至第二刀。其聲漸微。已後雖亂砍。寂然不動。刀聲劃然。遍於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計數。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數千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尸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骨浮於水面。岔起數分。婦

女寢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彥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皆生擄。白晝於街坊當衆奸淫。毫不知愧。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嘉定風俗雅重婦節。慘死者無數。然亂軍中姓氏不聞矣。初六日。成棟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豕等物三百餘艘。往婁東。財物木棉。悉委棄不取。初十日後。士民倖脫者。始絡繹入城。見室家零落。里井蕭然。無不放聲大哭。十四日。城內外喧傳明大將左良玉已復南都。清將李成棟等俱遯歸揚州。或云成棟悉輦金寶置高郵州。候交秋後。復謀大舉。今崑嘉雖被戮。清兵業巳解散。爾時人心惶惶。聽訛傳語。莫敢寗居。二十三日。江東朱瑛自稱游擊將軍。率五十人。入縣行牌。督百姓守城。莫肯應。諸生張有光自郡歸。從衆薙髮。過察院前。見門啓。偶入閒觀。朱瑛立使人縛之。叱使北面跪。數其罪。戮之於市。民間競傳明兵至。瑛出西門。就護國寺。給巳經薙髮者免死牌。百姓爭取之。葛隆鎮外岡馬六楊家行等鎮。鄉兵復聚。遇薙髮者輒亂殺。因沿路燒刼。烟焰四起。遠近聞風。護髮益堅。有

徐元吉者。明吳淞諸生徐鳴鹿之子。向爲本鎭中軍成棟使署老營把總事。嘉定破。每丁一名。勒令納綢衣五領。銅錫器五件。積貲巨萬。以薙髮爲名。日出行刼。割人腹。啖人心肝。動以百計。雖遇親戚朋友無所擇。其父鳴鹿素長厚。每聞元吉殺人。輒仰天大號。元吉怒。毒殺滋甚。與朱香曹壽趙五哈百章等。分部殺掠數十里內。草木盡毀。時城中無主。積尸成坵。惟三四僧人於被焚處。撤取屋木。聚尸焚之。民間炊烟斷絕。忽婁東浦嶂率兵至。有郭元者。街市細民也。不勝憤。登城數之曰。浦嶂我嘉定太倉一水之隔。嘉定被屠。未出十日。汝人面獸心。公然來作賊。剝取煨燼。狗鼠不食汝餘。汝速去。不去。將磔汝於市。嶂掩面反走。歸愬成棟曰。嘉定恃其嚚頑。將復叛矣。成棟怒。二十四日。遣婁東降將萬國昌等。率兵至葛隆鎭。屯織女廟。本鎭劉敖王憲等集衆得千餘人。椎牛共盟誓。不反顧。因會合外岡鎭鄉兵。紮營薛市門橋。吹角鳴鑼。連發大礮。挺刃奮呼。乘銳疾戰。清兵少却。鄉兵奮死追擊。且戰且行。有一清將。失其姓氏。身長八尺餘。面

色如鐵。乘馬壓陣。偶失隊。鄉兵朱六於道旁登溷。適清將單騎過其前。不意中突出抱之。因墮河中。清將倉卒拔刀。未及出鞘。朱六用兩手緊束之。疾呼求救。鄉兵聞喚聲甚急。反視。見朱六正與清將相搏。濺水如濤山湧屋。大笑爭下水擒之。立刻梟斬首級。大幾如五升盤。復鼓衆急追。及於南馬頭。復大戰。共斬首七十二級。鄉兵懽聲動地。以爲此後清兵不敢至萬隆鎭矣。遂稍懈散。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至。鄉兵未集。惟孫小溪父子四人守南橋。小溪被殺。清兵入鎭。居人尙未起。肆行屠戮。流血沒踝。乘勝屠外岡鎭。二十七日。浦嶂等知外岡葛隆二鎭已破。道路無梗。且嘉定初被屠。雖有存者。勢不敢抗。然不剿絕。後必有變。因力勸成棟再屠其城。是日逢嶂者。齠齔不留。嶂既據縣治。作令自念本妻東人。距嘉定祗四十里。與嘉人士素通聲氣。非刑殺無以示威。於是邑諸生朱宗洵。以留髮故。梟首東門。諸生婁復聞嶂友也。於南門外被縛。尙呼嶂字曰。浦江屏我好友。釋我當厚報。語未脫口。幷其妻子及娣及外甥。悉斬首。婁氏血脈

遂絕。遺民重足而立。嶂乃安心肆志。發兵入村落打糧。鄉里男婦。悉用亂草蒙頭伏水中以避害。蓋數千里無甯居者。嶂日夜與其鄉里兵丁。共分財帛。並括取木棉器物。滿載婁東。於是邑中貧富悉盡。未踰年。清部院廉知嶂罪。下郡獄。受旨無數。旋伏誅。嗚呼。孰謂天道遠哉。初成棟至吳淞。明百戶哈伯章首獻軍器火藥三科。武舉馮嘉猷。獻吳淞遠地情形圖。并攻圍守禦之法。及成棟攻吳淞松江府。以嘉猷署吳淞總鎮事。嘉猷於地方多所寬貸。遠近百姓。甚倚之。惟徐元吉甚肆荼毒。嘉猷反憚之。原任綠營把總吳之蕃者。父斗南。於崇禎朝奉命討流賊死。之蕃常自謂忠孝之門。聞手下百戶降。怒曰。奴輩皆世職。降何容易。俟大明兵得汝。定當抉汝眼。剖汝腹。抽汝筋。鑿汝骨。今日且莫喜也。

八月十六日。把總吳之蕃起兵江東。被獲。死之。

之蕃於江東起兵。至吳項橋登岸。嘉猷聞報。聚老營兵涕泣曰。汝曹聞之蕃前日語耶。猝有不利。我與汝皆碎骨矣。老營兵踴躍用命。先遣人焚之蕃舟。之蕃

兵皆烏合。見火起。一時潰敗。之蕃連殺數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父子並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得起義師。未戰而潰。我目弗瞑矣。於是挺槍欲赴關死。居民汪三。素與相識。以好言誘之。陰謀竊取。之蕃素抗直不疑。與同行至水旁。三忽推之蕃水中。被擒。嘉猷兵呼之蕃及其父祖名大罵。以所得首級懸其項。困辱萬端。嘉猷大陳鼓吹。取花紅羊酒犒得勝兵。即於其地縛之蕃。推入陷車。競指罵曰。吳之蕃之父。本吳淞牧兒。僥倖得一官。何足指數。敢作此事。豈非沒福。之蕃大笑。罵曰。奴輩自謂得福。我懼滅門。不意乃自禍。徐元吉瞋目顧之。之蕃復罵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逆賊。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元吉以糞穢塞其口。之蕃唾而大罵。解郡城殺之。遠近始剃髮。稱大清順民云。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二萬餘人。搢紳則侯峒曾黃淳耀龔用圖李廉張錫眉。貢士則王雲程。靑衿則黃淵耀等七十八人。其時孝子慈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橫罹鋒鏑。尙不可勝計。設縣以來。絕無僅有之異變也。予目擊寃酷。不忍無記。

事非灼見。不敢增飾一語。間涉風聞。亦必尋訪故舊。衆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後有弔古之士。哭冤魂於悽風慘月之下者。庶幾得以考信也夫。

揚州十日記

明季稗史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自白洋河失守。踉蹌奔揚州。閉城禦敵。至廿四日。未破城前。禁門之內。各有守兵。予住宅新城東。揚姓將守焉。吏卒棋布。予宅寓有二卒。左右鄰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銀千餘。將不能繼。不得已共謀為主者觴。予更謬為恭敬。酬好漸洽。主者喜。誡卒稍遠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漫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變。遽登城。予與衆亦散去。

越次早。督鎮牌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語。聞者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人人加額焉。午後。有姻氏自瓜州來避。興平伯逃兵。（興平伯高傑也督鎮檄之出城遠避）予婦緣久別。相見唏噓。而大兵入城之語。已有一二為予

言者。予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旋觀城上。守城者尙嚴整。再至市上。人言洶洶。披髮跣足者。繼塵而至。問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對。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騰狼狽。勢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鎭也。蓋奔東城外。逼近不能出。欲奔南關。故至此耳。予始知敵兵入城無疑矣。突有一騎自南而北。執轡緩步。仰面哀號。馬前二卒。依依轡首不捨。至今猶然在目。恨未傳其姓氏也。騎稍遠。守城丁紛紛下竄。棄冑拋戈。并有碎首折脛者。回視城櫓。已一空矣。先是督鎭以城狹。砲不得展。城堞設一板。前置城徑。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畢。敵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亂下。守城兵民。互相擁擠。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卽傾。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劍戟相擊聲。又如雨雹挾彈。鏗然訇然。應響不絕。屋中有惶駭而出。不知所爲。而堂室內外。直至寢闥。皆守城兵民。緣屋下者。紛紛覓隙潛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廂比屋閉戶。人烟屏息。予廳後面城牆。從牕隙外覰。見城

上兵循南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亦不少紊。疑爲節制之師。心稍定。忽叩門聲急。則鄉人相約。共迎王師。設案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不濟如此。然不能拂衆議。姑連應曰。唯唯。於是改換服色。引領而待。良久不至。予復至後牕。窺城上則隊伍稍疎。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其間。服飾皆揚俗。予始大駭。還語婦曰。兵入城。倘有不測。爾當自裁。婦曰諾。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涕泣交下。盡出金付予。值鄉人進。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趨出。望北來數騎。皆按轡徐行。遇迎王師者。卽俛首若有所語。是時人自爲守。往來不通。雖相違咫尺。而聲息莫聞。迨稍近。始知爲逐戶索金也。然意頗不奢。稍有所得。卽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尙不及人。（後乃知有持金萬兩相獻而卒受斃者揚人傳之也）次及予門。一騎獨指予呼後騎曰。爲我索此藍衣者。後騎方舍轡。而予已飛遁矣。後騎遂棄余上馬去。予心計曰。我粗服類鄉人。何獨欲予。予弟與予兄亦至。因同謀曰。此宅左右皆富賈。彼亦將富賈視我。奈何。遂急從僻

徑託伯兄弟扶婦女。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墳後。肘腋皆窶貧居也。予獨留後。以觀動靜如何。不料伯兄不來。心中如亂箭匯刺。性命難保。當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見天又下雨。俄而伯兄至。曰中衢血濺矣。留此待予伯仲生死一處。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兄至仲兄宅。當時兩兄一弟。一嫂一姪。又一婦一子。二外姨。一內弟。同避仲兄家。天漸暮。大兵殺人聲。已徹門外。因乘屋暫避。雨尤甚。數人共擁一毡。絲髮皆濕透。門外哀痛之聲。悚耳慴魄。延至夜靜。乃敢扳簷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週火起。近者十餘處。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霞電。爀烌聲轟耳不絕。隱隱又聞擊楚聲。哀風淒切。慘不可狀。飯熟相顧驚憂。淚下不能下箸。亦不能設一謀。予婦取前金碎之。分爲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帶內皆有。婦又覓一破衲舊履。爲分換訖。遂張目達旦。是夜也。有鳥在空中。如笙簧聲。又如小兒啼哭聲。如在人首不遠。詢諸人皆聞之。廿六日早刻。火勢稍息。天亦漸明。復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數人伏天溝內。忽東廂一人。緣

墻直上。一卒持刀隨之。追躡如飛。望見予衆。隨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竄。兄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步而後止。自此遂與婦子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黠卒恐避匿者多。紿衆人以安民符節不誅。匿者競出從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婦女參半。兄謂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終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羣。勢衆則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當是時。方寸已亂。更不知何爲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與就之。領此者三滿卒也。搜予兄弟金皆盡。獨遺予未搜。忽聞婦人內有呼予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髮露肉。足深入泥中沒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即驅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數十人如驅牛羊。稍不前。即加捶撻。或即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纍纍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藉。血流入水。碧赭化爲五色。塘爲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

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尸。予意此間是我死所矣。乃逶迤達前戶。出門復至一宅。爲西商喬承望之室。卽三卒窠穴也。入門。已有一卒拘數婦女。揀拾箱籠。綵緞如山。見三卒至。大笑。卽驅予輩數十人至後廳。留諸婦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本郡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卽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爲恥。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三卒將婦女盡解濕衣。自表至裏。自頂至踵。幷令製衣婦人相修短量寬窄。易以鮮新。而諸婦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體。不能掩蓋。羞澀欲死者。又不待言也。換衣畢。乃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爲。不顧廉恥。一卒忽橫刀躍起。疾呼向後曰。蠻子來。近前數人已被縛。吾伯兄與焉。仲兄曰。勢已至此。夫復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隨之。是時被執男子共五十餘人。提刀一呼。魂魄皆喪。無一人敢動者。予隨伯兄出廳。見外面殺人。衆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縛。忽心動若有

神助。潛身一遁。復至後廳。而五十餘人不知也。廳後宅西房。尚存諸老婦。不能躲避。穿至後面。盡牧駝馬。不能踰走。心愈急。遂俯就駝馬腹下。歷數駝馬腹。匍匐而出。若驚駝馬。稍一舉足。卽成泥矣。又歷宅數層。皆無路。惟旁有弄。可通後門。而弄門已有長鐵釘錮。予復由後弄至前。聞前堂殺人聲。愈惶怖無策。回顧左側。有廚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予求收入。使得參司火掌汲之役。倖或苟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點而役者也。使再點而增人。必疑有詐。禍必及我。予哀求不已。乃更大怒。欲執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覩階前有架。架上有甕。去屋不遠。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甕。而身已傾仆。蓋甕中虛而用力猛故也。無可奈何。仍急趨旁弄門。兩手捧錐搖撼百度。終莫能動。擊以石。則響達外庭。恐覺。不得已又復搖撼。指破血流。錐忽動。盡力一拔。錐已在握。急掣門扊。扊木槿也。濡雨而張。其堅塞倍於錐。予迫甚。但力取扊。扊不能出。而門樞忽折。扉傾垣穨。聲如雷震。予急聳身飛越。亦不知力之何來也。疾趨後門出。卽爲城脚。時兵騎充斥。前

進不能即於喬宅左隣後門。挨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衢。兵丁往來。絡繹不絕。入以爲危地而棄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顛有仰頂。因緣柱登之屋而匿。喘息方定。忽聞隔牆吾弟哀號聲。又聞舉刀砍擊聲。凡三擊。遂寂然。少間復聞仲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取獻。一擊復寂然。時予神已離舍。心若焚膏。眼枯無淚。腸急欲斷。不復自主也。旋有卒挾一婦人直入。欲宿此榻。婦不肯。强而後可。婦曰。此地近市。不可居。頃之卒仍挾婦人而去。予幾不免焉。室有仰屛。似蓆爲之。不勝人。然緣之可以及樑。予以兩手扳樑。行條而上。足托駝樑下有蓆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揻。知是空虛。料無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又不知幾何人。街前每數騎過。必有數十男婦哀號隨其後。是日雖不雨。亦無日色。不知日暮久之。軍騎稍疏。左右惟聞人聲悲泣。予思兄弟已傷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婦予子。不知何處。欲蹤跡之。或得一見。乃附樑徐下。躡足至前街。

見街中人首相枕藉。天暝莫辨爲誰。俯尸遍呼。無應者。遙見南首數火炬。蜂擁而來。予急避之。循郭走城下。積尸礙步。數跌復起。每有所驚。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得達小路。路人昏夜互觸。暗相驚駭。大街上舉火耀如白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宅門閉。不敢遽擊。俄聞婦人聲。知爲吾嫂。始輕擊。應門者卽予婦也。大兄已先返。吾婦子俱在。予與伯兄哭。然猶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殺也。嫂詢予。予依違答之。予詢婦何以免。婦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衆人繼之。獨遺我。我抱彭兒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跌傷足。亦臥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婦幾十人。皆魚貫而縛。因囑我於諸婦曰。看守之。無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見卒至。遂紿諸婦出。出即遇洪嫗。相攜至故處。故幸免。洪嫗者。仲兄內親也。婦詢予。告以故。哭泣良久。洪攜宿飯相勸。哽咽不可下。戶外四面火起。倍於昨夕。潛出戶外。田中橫尸交砌。喘息猶存。遙見何家坟中。樹木陰森。哭音成籟。或父呼子。或夫覓妻。呱呱之聲。草畔溪間。比比皆是。慘不忍聞。回至

洪宅。婦欲覓死。予竟夜與語。不得間。東方白矣。
廿七日。問婦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柩後。古瓦荒甎。久絕人跡。予蹲亂草中。置子於柩上。覆以黃席。婦僂居其前。我出附於後。揚首則頂露。舉足則踵見。微出氣息。拘手足爲一裹。魂少定而殺聲逼。刀環响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至午後。積尸如山。殺掠更甚。幸至晚。予與婦逡巡出。彭兒則酣臥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渴時欲飲。取片瓦掬溝水潤之。仍睡去。呼醒。抱與俱去。洪嫗亦至。知吾嫂又被刼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嗚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侄已亡其四矣。相與覓臼中餘米。不得。遂與伯兄枕股忍飢達旦。是夜予婦覓死幾斃。賴洪嫗救免。廿八日。予謂伯兄曰。今日不知誰死。吾兄幸無恙。乞與彭兒保其殘喘。兄垂淚慰勉。遂別逃他處。洪嫗謂予婦曰。我昨匿柩中。終日貼然。當與子易而避之。婦堅不欲。仍到

柩後同匿焉。未幾數賊入。破柩刼嫗去、捶擊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少間兵來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後接踵。然或一至屋後。望見柩而去。忽有十數卒。啁喝而來。其勢甚凶。俄見一人至柩前。以長竿掤予足。予驚而出。乃揚人。爲彼向導者。面則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憐。彼且索金。獻以金。始釋予。尙曰便宜爾。婦出、乃諸卒曰。姑舍是。諸卒遂散去。驚喘未定。忽一紅衣少年。操長刃直抵予所。舉鋒相向。獻以金。復索予婦。婦時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紿之曰。婦孕多月。昨乘屋跌下。萬不能生孕。因之壞。安能起來。紅衣者不信。因啓腹覩之。兼驗以先塗之血袴。遂不顧、所擄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兒呼母索食。卒怒擊其腦門而死。挾婦與女去。予謂此地人徑已熟。不能存身。當易善地處之。而婦堅欲自盡。予亦惶迫無主。兩人遂出。并縊於梁。忽項下兩繩。一時俱斷。併跌於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門。直趨堂上。未暇過兩廊。予與婦急趨門外。逃入草房中。內悉係郕間婦女。留婦而刼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積連屋。予登其巔。俯首

伏匿。復以亂草覆其上。自以爲無患矣。須臾卒至。一躍而上。以長矛撥其下。予從草間出。乞命。復獻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數人。皆有所獻而免。兵既去。數人復入草間。予窺其中有方桌數張。外圍皆草。其中廓然而虛。可容二三十人。予强入之。自謂得計。不意敗垣從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爲兵窺見。乃自穴外以長矛直刺。當其前者。無不被大創。予股亦傷。前者盡爲卒得。後者倒扒而出。予復至婦所。婦同衆婦女。皆伏臥積薪。以血塗體。糞綴其髮。煙灰飾面。形如鬼蜮。鑒別以聲。予乞衆婦。得入草底。衆婦女擁臥其上。予閉氣不敢動。幾悶絕。婦以竹筒授予口。啣其末。出其端於上。氣方達。得不死。戶外有卒。一時手殺二人。其事甚怪。筆不能載。草上諸婦。無不戰慄。忽哀聲大舉。兵已入室。復大步而去。不旋顧。天漸黑。諸婦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復同婦歸洪宅。洪老洪嫗皆在。伯兄亦來。云是日被刦去。負擔。賞以千錢。仍付令旗放還。途中亂尸山疊。血流成渠。又聞有王姓將爺居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其黨殺人。往往勸

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餘。昏昏睡去。次日則廿九日矣。
自廿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赦。又紛紛傳洗城之說。城中殘喘。冒死縋城。逃去者大半。舊有官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然亦以此反罹其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搜其金銀。人莫敢誰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險以逃。而伯兄又爲予不忍獨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知原避處不可留。而予婦以孕故。屢屢獲全。遂獨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婦與彭兒裹臥其上。有數卒至。爲刼出者再。皆少獻賂而去。繼以狠卒來。鼠頭鷹眼。其狀甚惡。欲刼予婦。婦偃蹇以前語告之。不聽。逼使起立。婦旋轉於地。死不肯起。卒舉刀背亂打。血濺衣裳。表裏潰透。先是婦戒余曰。倘不幸。吾必死。勿以夫婦故乞哀。併累及子。故余遠躲草中。若不知焉。予亦謂婦將死。而惡卒仍不捨。將婦髮周數匝於臂。橫拖而去。怒叱毒打。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多地。環曲以出大街。行數步。必擊數下。突遇衆騎中一人。與卒滿語數句。遂捨予婦而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

番。身無完膚矣。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墳前後多草房燃。火立刻灰燼。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網者。爲火一逼。無不奔竄自出。出則遇害。百無一免。亦有閉戶焚死者。由數口至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積骨多少。大約此際無處可避。亦不能避。避則或一犯之。無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與尸骸雜處。生死或未可知。予偕婦子。並臥塚後。泥首塗足。殆無人形。火勢愈熾。墓中喬木燒著。光如電灼。聲如山崩。風勢怒號。赤日慘淡無光。予心目中。如見無數夜叉鬼。擊殺千百地獄人而驅逐之。驚悸之餘。時作昏瞶。蓋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間矣。驟聞足聲震响慘呼震心。回看牆畔。則伯兄被獲。遙見兄與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脫。卒遂趕去。此卒即日前刦吾婦而復捨者也。半晌不至。予心搖搖。伯兄忽走來。赤身披髮。爲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僅存一錠。出以獻卒。而卒怒甚。舉刀擊兄。兄輾轉地上。流血滿身。彭兒拉卒涕泣求免。（時年五歲）卒以兒衣拭刀血。再擊。而兄將死矣。旋拉予髮索金。刀背亂擊不止。予訴金盡。曰必欲金。

即甘死。他物可也。卒牽予髮至洪宅。予婦衣物置兩甕中。倒覆階下。盡發以供其取。凡金珠之類無不要。而衣服擇好者取焉。見兒項有銀鎖。將刀割去。去時顧予曰。吾不殺你。自有人殺你也。知洗城之說已確。料必死矣。置兒於宅同婦急出。看兒前後項皆被傷。深入寸許。胸前更烈。予二人扶至洪宅。問之。亦不知痛楚。忽瞶忽甦。安置畢。予夫婦復至墳旁躲避。隣人俱臥亂草叢中。忽有人語予曰。明日洗城。必盡殺之。當棄汝婦。與吾同走。婦亦勸余行。余念伯兒垂危。豈忍舍去。又前所恃者。又有餘金。今金已盡。料不能生。一痛氣絶。良久而甦。火亦漸滅。遙聞礮聲三。來往兵丁漸少。予婦抱兒坐糞窖中。洪嫗亦來相倚。有數卒擕四五個婦人。內二老者悲泣。兩少者嘻笑自若。復有二卒追上奪婦。自相奮擊。內一卒勸解作滿語。忽一卒將少婦負至樹下交合。餘二婦亦就被汚。老婦哭泣求免。三少婦毫不爲恥。十數人互爲奸淫。仍交與追來二卒。而其中一少婦。已不能起步矣。予認知爲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爲。應至於此。驚駭之下。不

勝嗟息。忽見一人。紅衣佩劍。滿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隨從一人。衣黃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揚州數人跟隨。紅衣人熟視予曰。視爾非若儕輩。從實言何等人。予因念有以措大而獲免者。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吐實。飾詞以告。復指諸婦子問是誰。具以實告。紅衣人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隨人付衣幾件。及金一錠。問汝等幾日不食。予答以五日矣。命跟我來。予與婦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魚米充盈。向一婦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與予別去。時已暮。予內弟被卒刼去。不知存亡。婦傷之特甚。少頃。老嫗搬出魚飯食予。宅去洪居不遠。予取魚飯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數箸而止。予爲兄拭髮洗血。心如刀割。是日聞封刀之語。衆心稍定。明日爲五月朔日。勢雖不甚烈。然未嘗不殺掠。而富家大室。方且搜括無餘。子女由十餘歲起。搶掠殆無遺類。是日。與平伯復入揚城。而寸絲粒米。盡入虎口矣。蕭條殘破。難以奉述。
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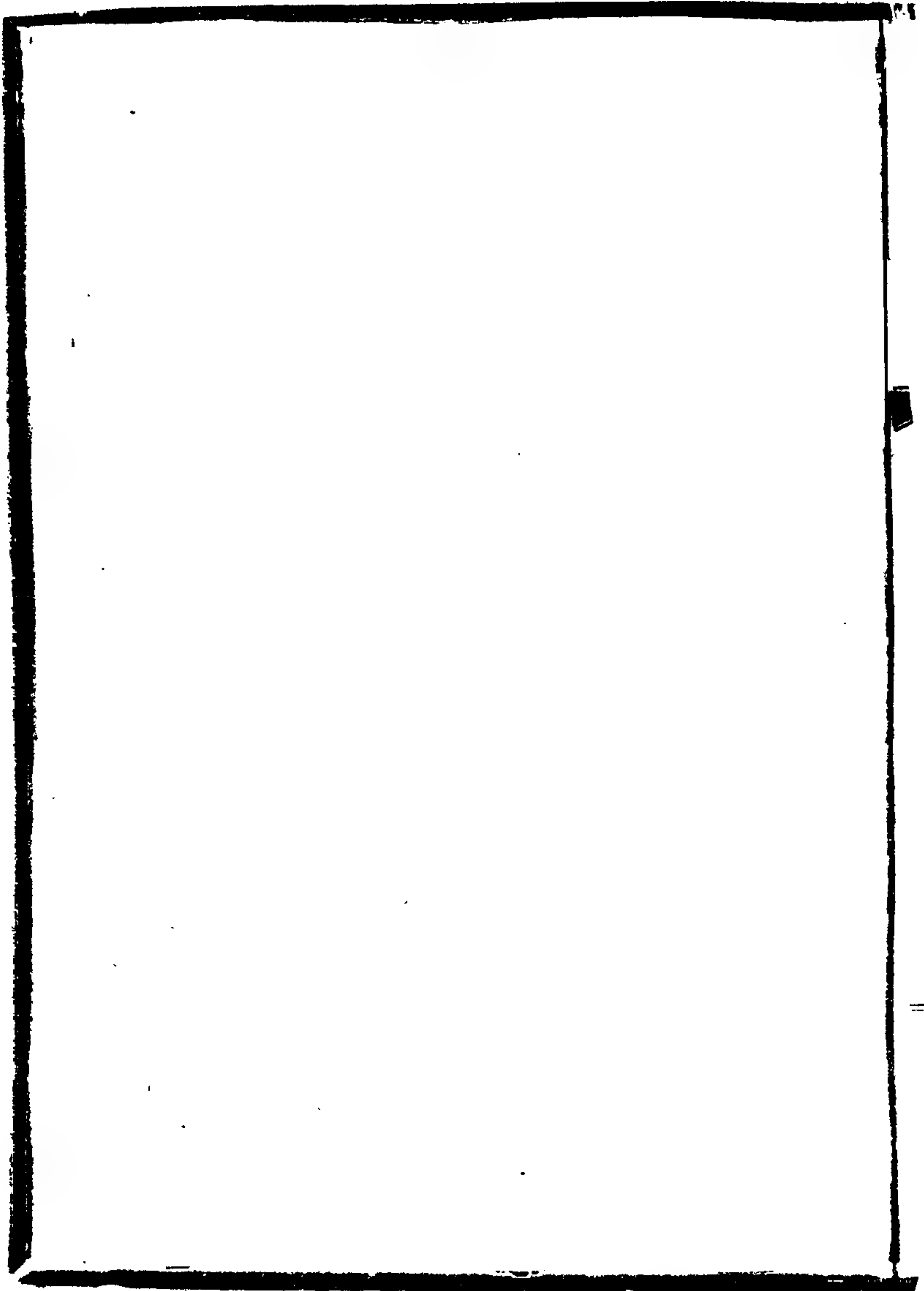
人。焚化積屍。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簿載數。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被擄者不與焉。

初三日。出示放賑。偕洪嫗至缺口關領米。米即督鎮所儲軍粮。如邱陵數十堆。片時蕩然一空。往來負戴者。俱焦頭爛額。臂脛傷折。刀痕滿面。如燭淚成行。負米之際。雖親友不相顧。强者去而復來。老弱被重傷者。終日不能得升粒。

初四日。天晴。烈日薰蒸。屍氣逼人。前後左右。處處焚燒。煙結如霧。腥聞數十里。是日。予燒棉及人骨成灰。以療兄創。垂淚頷之。不能出聲。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稍出來。相逢各淚下。不能出一語。予等五人。雖獲稍甦。終不敢居宅內。晨起早食。即出處野畔。其粧飾一如前日。盖往來打粮者。日不下數百輩。雖不操戈。而各携梃恐嚇。詐人財物。每有斃於杖下者。一遇婦女。仍肆擄掠。初不知爲清兵爲鎮兵爲亂民也。是日。伯兄因傷重。刀創迸裂而死。傷哉。痛不可言。憶予初被難時。兄弟嫂侄婦子等共八人。今僅存三人。其內弟外姨

又不復論。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警惕焉耳。



滿夷猾夏始末記

第四編　文字慘獄記

莊廷鑨之獄

中國秘史

漢宋黨籍鈎致斯文。蘇氏烏臺羅織吟詠。述其禍始。千古有餘痛焉。乃至滿洲竊據。動以文字陷人於獄。康熙雍正乾隆之間。幾於層見疊出。慘無人理。而記載未及。傳聞不彰者。尤不可勝數。茲略綴數事。自莊廷鑨以下凡十人。附見陳鵬年沈歸愚二人。爲文字慘獄記。閱者可以得其大概矣。

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刋行於世。未刋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稾本質千金於莊廷鑨。廷鑨家故富。因竄名己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鑨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刋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

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時廷鑨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晳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晳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并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尙衡賄讞獄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蒞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滸墅關榷貨主事李尙白。聞閶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鄰一朱姓者少待。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榮之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鑨慕其名。列之參校

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發邊。蓋浙之大吏及讞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寃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幷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戴名世之獄

中國秘史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鍔方正玉爲之捐資刊行。雲鍔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鞫。以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鍔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標尸。尙書韓菼侍郎趙士麟。

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聖祖憫然。凡議絞者改編戍。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鶚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韓菼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

查嗣庭之獄

雍正四年。禮部侍郎查嗣庭。爲江西正考官。試題曰。維民所止。有訐者謂維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遂興大獄。今節錄當時上諭。可見其事之始末矣。雍正四年九月乙卯。諭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經薦舉。朕令在內廷行走。授爲內閣學士。後見其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從未信任。及禮部侍郎員缺需人。蔡珽又復將伊薦舉。今歲各省鄉試屆期。朕以江西大省。須得大員以典試事。故用伊爲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張。平日

必有紀載。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亂荒唐。怨誹揑造之語甚多。又於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爲可恥。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寃抑。以清書庶常復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爲厄運。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進士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屬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又有科場關節。及科場作弊書信皆甚屬詭秘。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爲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爲伊稱屈者。今種種實蹟具在。尙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

（中略）着將查嗣庭革職拿問。交三法司嚴審定議。

陸生柟之獄

越三年。又有陸生枏以論通鑑事罹禍。亦節錄當時上諭以見其概。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奏。在軍前効力之陸生枏。細分通鑑論十七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詞更屬狂悖。顯係非議時政。參奏前來。陸生枏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前惟頌聖浮詞。中間不過腐爛時文。無一語近於直言規正。亦無一事切於國計民生。而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知其人必非醇謹。及至引見之時。舉動乖張。朕將伊摺內之語。詰問數條。陸生枏總默然不能對。但聞朕教訓。轉多憤懣之色。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用。（中畧）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且傲慢不恭。顯然逆抗。形於詞色。夫主事職列部曹。外任知縣。歷俸多年。或卓異行取。始得升補。而陸生枏以邊方舉人。筮仕之初。卽膺茲職。尙何負於伊。而伊竟敢懟及君父乎。伊係廣西舉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爲黨援之處。故敢如此。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時效力。一則令其觀滿洲尊君親上之心。如此

其謹懍。一則令其觀我朝兵營之制。如此其整嚴。一則令其觀各蒙古部落熙皥淳樸之風。如此其誠實。庶幾伊等化去私邪。勉於自新之路。詎意陸生枏素懷逆心。毫無悔悟怙惡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託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己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議論橫生。至於此極也。前錫保起行之時。朕諭以軍前效力之漢官等。果能安靜守法。自知罪過。則皆可貸其前愆。開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懟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陸生枏所著之書。悖逆之情。盡行敗露。（按以下指其論封建立儲兵制等事文繁從略）朕意欲將陸生枏於軍前正法。以爲人臣懷怨誣訕者戒。著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議具奏。

謝濟世胡中藻之獄 附見陳鵬年沈歸愚

中國秘史

謝濟世。亦以錫保訐其所註大學。爲毀謗程朱。與陸生枏同時搆獄。卒致處斬。然猶謂其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又謂其黨同伐異。誣陷田文鏡也。至胡中藻。則僅傅會詩句。以成鍛

錄。如以其所刻詩稿。題曰堅磨生詩鈔。謂堅磨出自魯論。孔子所稱磨湼。乃指佛肸而言。胡中藻以此自號。是誠何心。其餘采摘單詞隻句。至十數語之多。又以其所出試題。孝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謂龍隆同音。爲之詆毀。坐是種種被殺。此眞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矣。他如前之陳鵬年。任蘇州府時。遊虎邱作詩。有密奏其詩句爲大逆不道者。同時有沈歸愚以詠黑牡丹詩。致身後戮屍者。文字禍患。殊非一端。而尤以雍正間曾靜呂留良兩人爲第一巨案。當時雍正不殺曾靜。不焚呂留良之書。且自撰大義覺迷錄。悉記其事。以頒之學官。迨乾隆間乃復禁之。而其事其書。知者漸不能詳。今別著大略如下。蓋雖同以文字搆獄。而實爲漢人不服滿人最先發生之動力云。

曾靜呂留良之獄

曾靜。湖南靖州人。因考試劣等。家居憤鬱。忽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其同謀舉叛。岳拘留而刑訊之。熙初不承。岳乃佯許以迎聘其師。

始將曾靜供出。岳卽以其書奏聞。奉旨在湖南拘提曾靜審訊。據供因見呂留良評選詩文內。有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被蠱惑。隨遣張熙至浙江呂留良家。訪求書籍。由留良之子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詩文。又訪得留良之徒嚴鴻逵。與鴻逵之徒沈在寬等。往來投契。因致妄生異心等語。隨將曾靜張熙解京。命浙江總督李衞搜查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書籍及日記等。並案內人證。一併解部。反復研訊。備錄供詞。進呈雍正諭中有云。曾靜止譏及於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皇考。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較曾靜爲倍甚。又有云。呂留良凶頑梗化。嚴鴻逵實爲其羽翼。從而恢張揚厲以附益之。其詞有較留良爲尤甚者。又云。鴻逵之徒沈在寬。生於本朝定鼎數十年之後。乃亦心懷不逞。附會詆譏。其所著詩有云。陸沈不必由洪水。誰爲神州理舊疆。此以本朝之宅中立極目爲神州陸沈。有同洪水之患。其謬戾尤爲狂肆。均交法司議罪。旋取曾靜等口供。及歷

次所降諭旨。刊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反覆數萬言。無非鋪張聲勢。申辨種族之意。而於呂留良父子師弟。則剉尸夷族。不毀其書。於曾靜特寬宥之。以爲天下後世論此事之是非。皆以身任之云。

滿夷猾夏始末記

第五編　禍亂相尋記

滿清紀事　　　　中國秘史

山谷清涼。林木蒼蔚。羣巒疊翠。石澗飛泉。於此晏坐。亦足以論古談今。非誇一己之多聞。亦本衆人所共知者耳。古人有言。不知天文地理。不知敵國之言。不可以爲將。故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清國與吾僅隔一衣帶水。而不知其近世歷史可乎。清國地廣人衆。財物豐饒。聖天子在上。以德敎爲政治。禮義交孚。精明壽考。勤政愛民。幅員廣大。四海安寧。盤古至今。於斯爲盛。溯自滿清有國以來。順治在位十八年。及康熙即位。大免天下民稅一次。當時治國章程。尚未頒定。聖祖盡心力以成之。在位六十一年。逮至雍正。明而略刻。貶削親王。戮大將年羹堯。在位十三年。乾隆時際上元。民豐物阜。開闢新疆數千里之地。普免天下民稅一次。駕臨江南二次。時臺灣林爽文起兵叛命。福康安帶兵平之。在位

六十年。禪位太子。爲太上皇三年。嘉慶踐祚。各國夷人。盛集廣州營業。海關年終入息甚多。夷人每受官民挾制。勢力甚弱。即亦無可如何。道光登極。越年。廣州省城大火。癸巳。又大水。時鴉片烟盛行。毒遍通國上下。上命林則徐總督兩廣。設法禁烟。中外互結。毀燒鴉片數千箱。民皆遵從。困逼英酋義律。功效將成。忽然罷職。上再命琦善奕山繼往。夷人揚眉吐氣。令義律伯貊率兵攻廣州。索償鴉片賠項。紳民上下合羣策羣力。遂殺伯貊。各處人心咸震。三元里義勇齊出。圍困義律大將軍。懼。閉城數日。以六百萬銀元賄敵。後英人復乘輪船攻鎮江。撲天津。所到之處。勢如破竹。運河爲之阻梗。京師大震。上乃以銀二千一百萬元餌敵搆和。分三年償清。開口岸通商。即甯波上海福州廈門香港是也。敵酋與耆英議設三十六條章程。爲永遠和好之計。初時民心尚多疑憒。及見洋人設立學校。教育華人子弟。重出月粮。以僱工人。請託有司。以護良善民。因此遂漸漸趨之。夷人分派耶穌經於各處。人漸知有上帝。自開港至今。中外互市。

無分彼我矣。然而廣東自此常不靖。刼掠典當渡船之事漸多。又不得好官撫治。世情愈趨愈下。盜匪愈殺愈多。蓋自夷人滋擾以後。黃恩桐爲巡撫。余溥淳知廣州。皆不理民生。祗獻媚外人。士子惡之。相約罷塲不考。承余溥淳之後者爲劉潯。年少驕傲。出外見有民庶不起立者。即牽出街心笞百十。時有雙門底醬園之夥。負重不及避。被笞責幷繫於獄。街坊具呈保釋。劉不准。民心盡忿。是晚廣州府衙起火。有白衣者數十人持刃趨入。刼取其珍寶衣物。積於庭中。不許携出。盡付火化。劉潯從後門遁走。事後有鄉民經過。被南海令史樸强捉數十人誣殺之。人心愈以不靖。是時廣東忽然一禾兩穗。筋竹處處開花。徐廣縉爲總督。經年不出一示。不辦一事。夷人因前與耆英立約。准三年後入城游玩。至時以文書來問徐。徐不敢允。親詣虎門與夷人會議。請延時日。夷人曰。此細事耳。遲早亦無礙也。徐回省。張大其事。連夜換城門。又命城廂內外舖戶。皆出壯丁。持戈巡游。以壯聲勢。數日乃已。犒奬無算。申奏朝廷。自詡督率各處鄉民

團練。使夷人畏憚。不敢進城云云。上諭謂不發一卒。不費一矢。功勝於十萬雄師。賜以世襲子爵。而徐廣縉意得甚。日事淫侈。不理政治。縱容屬吏。朘削民之脂膏。以致賊盜四起。擄人勒贖之事。紛紛然並作。幷擄及知縣史樸。此道光三十年之事也。咸豐嗣立。黃河決口。盜匪更多。時廣東大盜梁十五。擄取民船數百號。沿海刼掠。英人以輪船二擊敗之。乃降於英。時又有劇盜渾名羅巢德者。極爲猖獗。後以官吏捕之嚴。乃率其黨人及家眷。遁往廣西。合於大頭羊大里魚等大股。四出擾民。焚掠甚慘。鄉間乃設立保良攻匪會。卒無濟。凶燄愈張。而洪氏乃與黨人馮雲山應運而起矣。洪名秀全。馮亦保良攻匪會內人也。上命林則徐往平廣西之亂。林夙有威望。先聲奪人。盜賊聞之。散去者大半。林未到任而疾作。死於道。時兩廣總督徐廣縉。庸而又貪。專以外交藉口。不肯出兵辦匪。性又乖張殘忍。殺沈米義士。監斃梁友竹。怒捉潘饒泉。妄作威福。人人共憤。多有亡命西走者。故廣西之亂黨復盛。然亂黨雖多。幷無大志。唯洪秀全少具

胆略。結納英雄。中歲家日落。鬱鬱不得志。聞西人傳布耶穌教。遂於二十八年赴香港。詣英牧師郭士笠門受業。讀上帝書。心有所得。西人令其入廣西傳道。給以工食。寓於胡以晃之村。故得列名保良會。馮雲山亦於澳門入天主教。其時已返粵西。以訓童子爲業。初年寓居黃宅。次年寓居曾宅。常以其宗教說勸人。有張秀才者。稟訐其邪言惑衆。官卽捕拿馮雲山及黃曾二人於獄。黃曾皆監斃。雲山以用賄得釋。遞解回花縣原籍。不久又復西行。爲貴縣差役認出。索賄不滿其欲。欲擒致之。鄉人咸庇馮毆差。差稟諸縣官。謂該鄉謀叛。縣官移營前剿。大兵圍村。村人危急。罔知爲計。馮洪乃糾合鄉民。與官兵相抗拒。遂舉旗反。上命周天爵向榮剿之。相持久。竟不能克。洪率黨蓄頭髮。易服色。不准刼掠民庶。軍令嚴整。行兵又有法度。立志恢復前明。專與滿清爲敵。誓衆文有「奮力協志。比項羽之破釜沈舟。觀變沈機。效光武之中興起義」等語。初時鄉民戰士。共計不過數百人。雜以婦女。官兵環而攻之。洪率衆入據山谷險隘。合各

男女共禦敵。男則持矛。女則饋食。分行督伍。視死如歸。官軍數次入洞。均中伏而敗。是時大里魚已降於清。隨營用命。清官令爲頭隊以攻洪軍。秀全深溝高壘。乘敵懈怠。突出奮擊夾攻。每獲奇勝。清兵無奈之何。都統烏蘭泰自請當先。卒被砲傷足而死。張敬修招集北勇。耗費錢糧不可勝計。屢交戰皆敗。所招之勇。毫無紀律。擾鄉民。劫財物。所到一空。甚於盜賊。故百姓皆不惡賊而惡兵。是年八月。日有食之。上詔督撫各輕徵民稅。西粵擾亂益甚。東粵英德人曾昌起義。稱兵半載餘。巡撫葉名琛遣軍平之。另黨凌十八擾掠翁源。屯於羅鏡墟。官兵環墟圍困。絕其糧食。良民婦孺皆飢死。死者數千人。慘狀不堪。是時洪秀全聚衆愈多。軍威大振。辛亥八月初一日。向榮先以兵伏要道。誘令出隘。秀全督兵相持。自辰至酉未。決洪黨遣韋昌輝潛渡斜谷。遶出官兵之後。官兵方在前路禦敵。而不知永安州已陷落矣。於是官兵退數里爲營。以候大軍之調集。洪秀全入守永安。二年壬子正月。廣西梧州府。忽有波山艇數十號。突到常關前。

關吏方欲稽查。船內跳出多人。提刀舞牌。刼掠關廠。官吏盡逃。梧州閉城數日。賊黨從容捆載而去。二月。洪秀全大隊棄去永安。逕圍桂林。四月初一日。解圍欲入湖南。四月十四日。攻柳州。傍東繞道。進陷道州。桂陽。嘉禾。永興。安仁。醴陵。攸縣。七月廿八日。徑攻長沙。圍其城五十日不克。夜又解圍北趨。途中出示曰。（奉承天運太平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萬歲洪。爲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於强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皆由人君之不德。遠君子而親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稔惡不究。貧窮者銜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即以錢漕一事。論近加數倍。三十年之糧。免而復徵。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義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狠吏。盡行除滅。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刻下大兵雲集。廣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吾兵餉。多寡數日。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劵。以憑日

後清償爾等如有勇力者。智謀者。宜同心協力。共襄義舉。俟太平之日。各予榮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生。着先赴還原籍。聽候他日起用。其餘豺狼差役。概行剷除。懸首示衆。恐有流賊土匪。藉端滋事。准爾等指名投稟。俾加懲治。倘有鄉民敢助清官爲虐。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村鎮。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凛之愼之。毋違特示）示貼各處。此時咸豐帝知洪氏大勢已成。橫行無敵。心甚驚憂。故屢次催徐廣縉赴西追剿。然徐則故意遲遲其行也。洪氏於十一月初三日。克洞庭湖之岳州府。各路防堵皆空。洪氏先使八十餘人。坐大船二隻。小船四隻。十一月初九日。駛抵湖北之漢陽府。在鸚鵡洲泊船。等候大隊到齊。攻取漢陽。十二日。鸚鵡洲之洪兵。見漢陽城外清軍皆駐劄營內。有一大膽漢倡議曰。清兵頗畏我輩。我等若先去攻之。可立克也。於是八十餘人。各携鳥鎗軍器火藥包。令一人手執大旗。先登岸高聲吶喊前進。城上清兵大驚。以爲洪氏大隊人馬前來攻城。各放鳥鎗數聲。即棄械而遁。洪兵赶

到城邊。擲藥包數十個。火着民房。烟燄迷漫。官兵已無踪影。遂乘勢破城。分佔各門。後大隊到。乃入刼漢陽府署。掠取倉庫。命人焚葉名琛之村。掘其祖墳。一面出示安民。示曰。（大漢軍帥兼理內外政教統屬官吏軍民開國丞相左爲上諭宣布中外事。照得安邦定國。弔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村鄉市鎭。不用驚惶。士農工商。各安本業。夷滿當滅。皇漢當興。久合必分。亂極復治。天地古今。循環自然之理也。茲因君弱而暗。臣暴而貪。殘酷日甚。我民何堪。況且朝中文武。權重者盡屬旗滿之人。外省職員。尸位者無非捐納之子。士人雪窗勤學。終屬徒勞。難抒抱負。雖懷經濟之才。安有展用之日。朝無善政。野多遺賢。大臣盡是貪贓。小吏能無索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張家祥等。遂致阻截江河。擾亂鄉里。逞其虎狠之性。魚肉生民。肆其狐狸之淫。閭里受害。如渠等類。聞風而興。招集匪人。凌暴黎庶。沿江取稅。到處搶掠。商民當之者。迎刄而倒。士庶聞之者。望氣而逃。官司不肯究詰。猫鼠竟至同眠。嗟嗟。我民際此。聊

生何賴。是以我聖神文武皇帝。心懷惻隱。日夜焦憂。用是聚天下之義士。弔民伐罪。大舉義旗。以清妖孽。八月初一日。兵入永安。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本官深體陛下之意。自從出兵以來。不許部下妄搶一物。妄傷一人。倘有抗拒不遵。本官定必重究。各省州縣地方所在。必宜更革編髮左衽之非。奮厥乃心。成茲偉績。效力有功。定給爵賞。且俟東南底定。然後戮力北燕。擒獲虜酋。問其累世猾夏之罪。光復中華一統之休。賞德論功。明刑設罰。我國家自有常典。爲此特示。凜遵毋違。） 越日出城赴江。掠米帮船八九百號。間有不從者。焚去四五十號。十六日。派數百人攻取漢口。分兩路來往。十九日。大隊齊集。據漢口。所有將帥丞相等。均居於各省會館之內。連日調撥隊伍。進攻武昌。及圍困城後。天王及楊秀清乃到。十二月初四日。地雷轟發。城立陷。武昌巡撫常大淳死之。各官亦多有從死者。計屠滅官兵及民人不下數千人。血流遍地。聞係兩廣人則不殺。閉戶不出者亦不殺。洪氏既據武昌。卽分派兵士。略各處州郡。十二月十四

日破黃州。十九日破黃陂縣。得兩處以爲門戶。獲紋銀七十餘萬兩。洪氏遂在武昌度歲。有策士錢江。闖軍門來謁。錢乃浙江人也。素負胆畧。博學多聞。林則徐總督兩粵時在幕府。甚見器重。林既被貶。錢江遂留居東粵。時夷氛正熾。錢江集衆上明倫堂。鼓勵紳民。聯合上下以拒敵。當道大官。一主和議。錢江屢於衆人前攻之。大官命知縣梁星源捕之。至。立而不跪。詞氣慷慨。大官無如何。監之數月。遞解回籍。自此居家鬱鬱。適聞洪氏倡義。已破武昌。乃投袂而起。不遠千里赴見之。勸洪秀全舍西而東。上書論天下大勢。共數千言。其書力言兩川不足圖。得亦難守。如劉備當日。雖前有諸葛之賢。後有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今欲以區區一隅。而敵天下。斷斷不可。不若取金陵心腹之地。建爲京都。乃圖進取云云。內尙有興王策數欵。不傳於世。秀全覽而悅之。卽遵其計而行。三年正月初四日。洪氏率衆盡上船。共有船二千餘號。順流東下。十一日破九江。清兵退守小姑山。洪氏兵自北口而出大江。揚帆直下。官兵不敢當。

獨上海道吳爽。卽吳建章。招集廣東頭猛船及民船十餘號。裝有紅毛大炮數十位。據小狠山竭力相拒。吳兵屯近江邊。築壘以自蔽。是夕二鼓。於堤內樹長竿。懸燈籠。指揮炮手而轟放。擊斃洪軍六百餘人。相持至天明。衆寡不敵。卒爲洪軍所克。大炮船隻。盡被洪軍擄去。正月十八日破安慶。廿二日破蕪湖。殺清軍數百人。得紋銀三千餘萬兩。獲粮食婦孺。不可勝計。清兵退守南京。鎭江。總督陸建瀛。盡引兵屯城內。不與屬官相見。將軍三司合銜參揭之。吳爽又獻策。聘洋兵及輪船助攻守。洪軍夜用酒罈。戴以雨帽。每罈掛小燈一。浮水而下。黑夜昏闇。清風蕩漾。似人游泳而來。洋人懼其逼近。放炮攻之。連綿不斷。火藥將竭。洪氏伏兵齊出。擒輪船上大伙一名。洋人乃獻兵糧換之。彼此約不侵犯。二月初十日子時。地雷轟發。洪軍用雲梯登城而入。天明佔據各門。殺清軍及駐防旗滿四萬餘人。百姓之跟隨清軍者。亦被殺不少。十二日開城。令百姓搬去死屍。十五日閉城。編查戶口。命百姓入隊。不允者亦聽之。計洪氏自廣西倡義

以來。以南京殺戮爲最。屍骸積疊。淮河之水。俱穢臭不堪食。總督陸建瀛。將軍祥厚皆死之。梁星源時方罷官居金陵。爲錢江所殺。屍分數段云。於是洪氏乃脩整明朝舊宮殿居住。建江寧爲天京。殿上懸柱銘二。一曰獨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氣象。丹心報國。掃除異族舊衣冠。一曰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堯舜之天。　連日賜羣臣太平御宴。三日後。乃大封會友。以錢江爲大司馬。幇理軍民事務。又命良工加築泥炮臺於城外。命金陵新入隊者據守之。湖南北入隊者。守二重城。長髮者守內城。制定服色。洪氏上戴朝天冠。穿黃龍袍。束黃縐帶。其次用紅縐綢。又其次用紅布。洪軍合計若干。未知其詳。大約不過數萬。時欽差賽尙阿柔懦無能。徐廣縉工於隱飾。捏報勝仗。賽氏欽賜遏必隆刀。亦不敢用。擁兵自衛。上屢諭其迎頭截擊。皆不遵從。洪氏乃得縱橫自在。唾手而得金陵。於是上震怒。賽被逮入京。二月廿五日。洪氏分軍二。一攻揚州。一攻鎭江。皆陷之。正擬乘銳進取。適遇京兵萬餘。索倫騎兵七千。山東河南各

直省援兵二萬餘。又向榮亦統兵三萬。廣勇數千。跟踪而至。大軍雲集。皆離南京十餘里。或二三十里下營。商議合兵進勦。洪氏大震。調回揚鎮人馬拒守。三月。連日大風雨。向榮已查明地勢。決議於初六晚出隊。人馬啣枚。潛入要隘。突起攻擊。鎗炮噴筒。驟如雨下。洪軍大驚擾。鍾山有新入軍氏者千餘人投出。向榮給以米糧遣令散去。四面環攻。搶回器械米食甚多。十三日洪氏陳兵北門。撲許乃釗營。互攻戰間。陳金綬以青州兵繞出山前。會合截殺。向榮又令火器營居高轟下。復以火箭射入土城。焚毀大營三座。洪軍敗挫。皆退入城。次日洪氏欲再決死戰。錢江止之曰。彼既得勝。銳氣方盛。難與爭鋒。不若調齊各軍。堅守瓜浦。一面傳檄同志。以擾閩浙江鄂。我軍糗糧充足。清軍糧運維艱。我養精蓄銳。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俟至秋高氣爽。然後決戰。則清兵可盡殲也。秀全從之。是月。廈門有黨應洪氏起事。燒燬衙門。殺戮官吏。獨不擾夷人。且以書予之。述其意見主義。夷人心甚悅服。英水師提督派數人乘汽船入長江。三月十五

日解纜。十九日抵焦山。越日到江寧。洪軍遙見汽船駛來。以爲夷人助淸軍攻己。卽然大炮隔岸轟之。破其舵尾。夷人并不還炮。急升白旗。洪軍中有知升旗之例者。乃以小舟赴汽船詢之。曰。君外國人。此非商埠。君來此何故。對曰。我國商人。雲集上海。南京有亂。恐有殃及池魚之憂。此日之來。欲與君等設法保護商人。道路傳言。多有謂洪氏專與英國爲仇者。故特來一問。今已訪知君等眞意。此後釁端。於我兩不相助。於爾勿害通商。書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等其圖利之。洪軍見其言甚婉。意皆欣洽。遂送入金陵。見秀全。秀全與歷覽各營。以軍容之盛誇示之。因復之曰。通商大局。理所應然。理之所許。吾必許之。吾軍如果得志。彼此相安。斷無仇視。至若鴉片一物。遺禍中國。不可殫言。勿來爲便。英使者乃於三月廿四日去江寧。溯流而西返滬。二十九日。總兵鄧肇頁。攻鎭江城外觀音山。洪軍蜂擁而出。兵勇以大炮迎擊。洪軍漸漸卻退。分兵抄後。淸軍駐守京口。分頭抗戰。互有損傷。四月初二日。和淳督大隊師船。乘風至焦山。洪

軍水師開炮拒之。和乃回瓜洲。此處江面。洪軍船划極多。岸上又築壘安炮。連環不絕。和氏師船。恃帆飽風利。亦放炮以攻兩岸。初十日。向榮調撥兵隊。分五路而進。撲攻江寧通濟朝陽二門。洪軍亦出二三千人。分頭迎拒。且戰且守。官兵屢設法以誘敵。洪軍始終不前。十一日。向榮札大營於紫金山。即孝陵衛也。洪軍慮其佔形勝。突出數千人劫其營。向榮揮兵接仗。竭力擊退之。是日長江上游。清將盧應祥。會同楊煥章。各率炮船數十號。遠出夾口。沿江北潛入南岸。楊軍分爲二隊。駛入夾口蘆葦中。張疑兵以爲援應。千總黃秉忠督大小炮船。遶進夾口。直擊橫塞隘口之鹽船三隻。毀壞之。其餘鹽船順流退下。一面放炮相拒。楊煥章從蘆葦岸突出接應。先向敵帥艦望樓炮攻之。殲斃紅黃衣者數人。乘機銳進。洪軍即泊船相拒。岸上炮臺七座。皆向官船轟擊。烟燄蔽江。盧應祥率兵抄截。楊煥章麾兵應之。黃秉忠回環衝擊。相拒數時。陳喜率兵登岸赴援。殺死執黃旗之頭目一人。洪軍乃潰遁。清軍拆散夾口木排。奪獲大炮軍器

糧食不少。越日。洪軍議用聲東擊西蹈瑕乘虛之計。分大股擾徐州。占臨淮關。直趨鳳陽府。知府裕泰率部兵於四月二十一日酉時在北門拒敵。洪軍別分一枝。從小路潛入東門。城內火光突起。九華山與興龍寺前。有會黨兩股。見火光知洪軍已到。遂奔西門。趕散鄉勇。府城立陷。二十五日。洪軍分一股自汴梁西竄汜縣。盤踞城中。籌備守禦之具。將軍托明阿率師追剿。滿漢各軍。連環攻城。死傷無數。洪軍以孤城難守。自東門突出。屯於東西兩土山上。糾合三路為犄角。分擾河南。並蔓延於山西陝西。清帝命北五省及江南安徽合兵防堵。以董占元守兗州。花里遜督大名宣化正定各兵。馳赴河北。會同總理河北軍務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出兵堵禦。蒙古三盟王哲里才等。各帶部兵。由熱河圍塲星馳而來。又調察哈爾兵數千。近畿一帶。大兵雲集。以訥爾經額總統之。防剿洪軍。是時都統西陵阿。統帶黑龍江馬隊。駐守浦口。佔居民房。不立營壘。洪軍乘其無備。潛師攻破之。由洛水渡河。擾掠溫縣。陷亳州。復分兵襲攻劉家口。在

南岸放炮。總兵邵懿辰等巡防兵勇。聞風星散。北岸師船。亦同時火起。焚去百餘號。水師溺斃者。不可勝計。五月初七日。洪軍撲歸德。時値大雷雨。數日不絕。洪營火藥盡濕。城外濠水。陡添數丈。是以不能克城。遂引去。洪秀全旣倡義。各處聞風響應。是時湖北廣濟縣。民風素强悍。縣令蔡潤琛。徵收民田租稅。內有旣經兵火者。應行豁免。乃蔡知縣竟不分別應徵應免之處。希圖一律照徵。胥吏滋擾。百姓不服。聚衆抗官。其後各處鄉民。皆藉口不肯納稅。鮑署令不能調停。反擒殺數十人以示威。鄉人愈怒。聚衆更多。鮑令請兵剿捕。琦善咨調老弱九百人予之。是晚鄉兵闖至縣署。搜尋鮑令復仇。鮑令與縣丞皆被害。臬司江忠源。統帶楚勇千餘。會同提督阿勤經阿赴援。乃收復城池。是月中旬。廣西興安縣之馬坪村。有會黨聚衆拜盟。蔡令往捕。會匪擊走之。幷陷縣城。戕吏奪犯。竄入靈川。據城以守。許祥光及張敬修。分路進攻。會黨乃棄城而逃。時各省擾亂。道路梗塞。暹羅貢使。行抵商邱。所有內廷賞賚各物。皆被亂黨搶去。奏聞上

着地方官償還。改道護送返國。湖南桂東縣。有江廣會黨二千餘。據三都橋爲老巢。四出刼掠。焚汛官之署。二十九日未刻撲城。縣令督勇拒之。衆寡不敵。城遂陷。會黨連陷上游龍陽等縣。掠去倉庫錢糧。不計其數。後又擾永興縣。由山路竄入三河洲地方。據山結寨。別股竄犯衡州。陷安仁。湖南大震。六月十九日。訥爾經額合兵攻洪軍於淸化鎭之東北。此股多粵西湖南會黨。用兵譎狡。或五六股突出。一見官兵。又復嘯聚埋伏。官兵屢爲所挫。洪軍又於懷慶城東南一帶。立木城四座。架大炮於隘口。設陷坑竹簽地雷等。遍插旗幟。以爲疑兵。參將崇森。攻壘陣亡。淸軍奪氣。於是大河南北亦大震。給事中張祥晉上奏云。粵西軍興以來。不過兩載。所費不下三千餘萬。請急籌經費。以濟時需。一擬抽收內地罌粟花稅。比照茶酒等物。一律從重徵取。一擬將內務府宮內舊存金器。改鑄金錢。與紋銀一律通行。一擬將京城現收舖租章程。推廣於各行省。一律辦理云云。上命交部議覆。部議駁不准。七月中旬。上海道吳爽行文兩廣總督

勞崇光。更調發出洋大拖船數十號。壯勇數千人。由外洋開赴上海。欲以助向榮攻取金陵。不意八月初旬小刀會黨首劉麗川。預伏黨羽數十人於道署。夜登屋面。拋擲火球。誘吳爽出署。遂擒之。監禁吳於廣州會館。會黨與之歃血而盟。要其將拖船數十號寫明相送。吳不得已而從之。然劉麗川挾索不已。復奪其上海道印信。後賴美領事援出之。

滿清紀事一卷。爲捫蝨談虎客所輯中國秘史所錄。其按語曰。吾友披髮生。往年觀書上野圖書館所手錄者。秋間檢塵篋得之。余方輯中國秘史第二編。獲此瓌寶。喜可知也。是書標名日本某著。而察書中口吻。似出於吾粵人之手。豈本粵人成著。而日人攫取爲己有耶。抑諮詢吾粵人而撰述者耶。皆未可知。昔歷覽彼之藏書樓。曾睹手抄數本。亦記載吾國事者。一問一答。備極纖悉。上自朝廷。下逮閭巷。罔不誌。及書末具問者姓名。則奉某侯命某職某某也。答者姓名。則清國太學生某也。滿清紀事。殆亦此類歟。唯是書有緣

起而無煞尾。殆不止一卷。殊令人有未窺全豹之憾。然即此區區小册子。已有爲中土士人聞所未聞者。如徐廣縉之外交也。洪氏初起之歷史也。錢江之上書洪氏也。洪氏之檄告百姓也。太平國與外人之交涉也。張祥晉之請括宮中金器鑄幣也。凡此諸端。皆於將來史家大有裨助。其他關涉兵事民事者。亦多爲官書所不及載。或有所諱而不敢載。然則謂是書字字皆瓌寶。寧誇謾哉。

朱一貴之亂　　　中國秘史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十九年辛丑。清康熙六十年夏四月。臺灣民朱一貴作亂。一貴漳之長泰人。小名祖。游手無藝。好結納奸宄。爲鄉里所嫉。於清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充臺厦道轅役。尋被革。居母頂草地。飼鴨爲生。其鴨旦暮編隊出入。愚民異焉。奸匪過者。輙欵延。烹鴨具饌。務盡歡。時承平日久。守土恬熙。絕不以吏治民生爲意。防範疏闊。一貴心易之。辛丑春。鳳山縣出缺。臺郡太守王珍

攝縣篆。委政於次子。頗踰閑。徵收粮稅苛刻。以風聞捕治盟歃者數十人。違禁入內山伐竹木者十餘人。暴刑虐政。民不堪命。黃殿者。居羅漢門。與朱一貴善。往來密洽。三月。李勇吳外鄭定瑞等相率至羅漢門。見一貴曰。今地方官長但知沉湎樗蒲耳。種種不堪。兵民瓦解。欲擧大事。此其時乎。一貴曰。然。我姓朱。若以明朝後裔聳鄉村。歸者必衆。皆曰可。夏四月十有九日己酉。李勇吳外鄭定瑞王玉全陳印等五十二人。即黃殿庄中奉一貴。焚表結盟。各招羽黨數百人。立旗幟。書大元帥朱。夜出岡山。襲刧塘汛。辛亥。警報至郡。總兵官歐陽凱。集將弁議出兵。中營遊擊劉得紫請行。弗許。右營游擊周應龍者。龐然魁偉。素議論風生。令以兵四百人殺賊。又白道府。遣臺灣縣丞馮迪。調新港目加留灣蕭壠麻豆四社土番。隨之前往。岡山距府治三十里。賊勢未盛。疾趨可滅。是日細雨霑泥。應龍率兵番行五里。駐半路店。翌日。再進十五里。屯角帶圍。朱夜出檳榔林。汛防把總張文學。迎戰敗績。棄鳥鎗籐牌軍械。爲朱軍所得。遂掠大湖。殺汛

兵。南路杜君英。於是日遣楊來顏子京率其衆百人至一貴所。稱君英在淡水檳榔林。招集粵東種地傭工客民。與陳福壽劉國基議共掠臺灣府庫。又有郭國正翁義起草潭。戴穆江國論起下埤頭。林曹林騫林璉起新園。王忠起小琉球。皆願從君英攻府。約朱一貴共事。癸丑。朱一貴移屯岡山之麓。周應龍兵至小岡山。相遇與戰。千總陳元。把總吳益等。奮力掩擊。朱大敗。退走入山。奪交友庄屯住。應龍收兵。箚二濫。顏子京亦回下淡水。甲寅。周應龍在二濫。傳令兵番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銀五兩。土番性本兇殘。傳以登乃恣殺良民。縱火燔民居。民死無數。聞者股栗。乙卯。遠近亂黨。忿兵番殺掠之慘。鼓動沿途庄居。招集居民。分授以幟。由是各鄉紛紛響應。豎立旗幟。應龍進剳楠仔坑。得南路營參將苗景龍警報。稱林曹諸賊。夜攻新園。搶奪軍器。下淡水營汛已陷。丙辰。周應龍後行十五里。宿南路營。丁巳。官軍遇於赤山。杜君英朱一貴兩路夾攻。戰爭方亟。周應龍以後隊遠退。千總陳元戰死。把總周應遂被擒。吳益

重創。佯死陳元屍側。李碩負傷走。周應龍逃歸府治。一貴率大隊隨之。君英偕陳福壽劉國基。戴穆。翁飛虎。江國論。郭國正。楊來。顏子京。林曾。林騫。林璉。鄭文苑。王忠等。攻鳳山縣。南路營把總林富戰死。守備馬定國戰敗自刎死。參將苗景龍。逃匿萬丹港漁寮三日。爲穆周林泗所擒。獻郭國正。國正令林泗翁義殺之。以其頭獻一貴。郡中聞赤山之敗。譁然大震。文武各遣家屬胥遁。先後駕舟。並出鹿耳門。士民遂相率逃竄。戊午。總兵官歐陽凱與游擊劉得紫。率兵千餘人。臺協水師副將許雲章兵五百人出紮春牛埔。列營以待。軍中夜驚。鎭兵四散。己未黎明稍集。人無戰心。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城。諸羅知縣朱夔等。捐銀一千五百兩。躬歷諸營勞軍。庚申。亂黨大至。鎭協將弁鎗砲齊發。許雲躍馬當先陷陣。水師弁兵決命奮勇。陸師繼進。亂黨大敗。退屯竿津林。把總陳宋。見周應被縛牛車。力追殺賊。救周應。遂回營。而鎭標把總許陸王曰。見敵勢浩大。終當復來。徑引去。是時水師左營游擊游崇功。巡胥

笨港。聞報。以兵還入鹿耳門。遇文武眷屬舟。嘆曰。官者兵民之望。官眷逃則人心散。大事去矣。登岸赴敵。其壻馬某請區處眷屬。崇功厲聲曰。今日遑知有家哉。麾衆馳春牛埔。五月朔日辛酉。亂黨數萬俱集。劉得紫率兵備張成。以兵堵截中路口。在半路店迎敵。歐陽凱許雲游崇功。率弁兵在春牛埔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衝殺。鎭兵忽內亂。百總楊泰。綽號達家勇者。先通欵爲內應。刺歐陽凱墜馬。敵兵交及。截其首而去。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百總林彥。皆死之。汀州鎭標把總石琳。帶兵至臺換班。亦戰死。海壇把總李信。創重已死。有王宋者。憐而欲埋之。復蘇。乃與皆匿血所。劉得紫聞敗。率兵還救。所乘馬爲敵兵砍倒。與守備張成。俱被擒。副將許雲。衝突血戰。殺敵數百人。與游擊游崇功千總林文煌趙奇奉。把總李茂吉。奮臂大呼。所向披靡。自黎明戰至日中。矢窮礮盡。重創遍體。墜馬步行。猶手刃數十人。勢孤無援。左手被敵砍斷。乃罵曰。生不能殺盡逆奴。死必來殲滅汝等。敵怒。剮雲屍。游崇功單騎殺敵數十人。馬蹶被殺。

林文煌趙奇奉俱戰死。李茂吉爲敵所執。至南校場見戴穆。挺立岸然。穆怪其不跪。叱之曰。若兵耶。茂吉曰官。穆曰。把總微官耳。若壯士降。當以汝爲將軍。茂吉瞋目厲聲罵曰。我朝廷命官。豈從汝作賊。舉足踢敵案。案翻。奮力斷縛直前。欲奪刀殺敵。衆舉刀共斬之。頭腦破裂。尙痛罵如初。氣絕乃已。官兵既敗。臺協水師中營游擊張彥實。右營游擊王鼎。守備萬奏平凌進楊進。千把總朱明劉清鄭耀等。率兵十餘人。戰船四十餘號。聯䑸揚帆。逃出澎湖。鎭標左營游擊孫文元。奔至鹿耳門。赴海死。右營游擊周應龍。中營把總王丑。附商船逃歸內地。直走泉州。把總李碩陳福尹成道標守備王國祥千總許自重。皆逃澎湖。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城。縣丞馮迪。典史王定國。諸羅知縣朱夔。典史張青遠。皆一時相率登舟。處港內商漁艇艦。爲敵所有。盡驅出鹿耳門。齊赴澎湖。先是粵民高永壽在笨港負販爲生。有病者。於破廟餓且死。永壽活之。一日至南路。遇前所活人。欷歔感泣。引之深山中。談。酒殽相待。與見

朱一貴。刀鎗森列。言倡亂謀甚悉。邀永壽入夥。伴許之。乘間逃回。赴南路營告變。弗信。至府復告之。鎮道以爲狂疾。會審嚴刑。坐妖言惑衆。將論死。從寬責逐過海。遞回原籍。又安平兵竊賣火藥。載往接濟。事發。亦置弗問。又一僧異服怪飾。周游街巷。詭稱天帝使告臺民。四月杪有大難。難至。惟門設香案。以黃紙爲小旗。書帝令二字。插案中可免。及賊至。家家如僧言。官兵見者。以爲百姓從亂。多慌亂。以及於敗。敵黨攻破臺灣府。蓋朔午刻也。杜君英先入住總兵官署。朱一貴繼入。居臺厦道署。同開府庫。分掠金銀。復開紅毛樓。樓故紅彝所築。舊名赤嵌城。紅毛酋長居焉。鄭氏以貯火藥軍器。四十年來。莫有啓者。發之。得大小砲位刀鎗硝磺銅鐵鉛彈如山。癸亥。立朱一貴爲王。通天冠黃袍玉帶。皆取之優。羣下擁坐堂上。呼萬歲。建號永和。北路民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改萬和尙林泰蕭眷等。亦於是月朔日。豎旗聚衆。越三日。環攻諸羅縣。北路營參將羅萬倉。千總陳徽。把總鄭高葉旺。分門迎敵。萬倉當其南。出死力拒賊而戰。兵單無

援。陳碧以竹篙鎗戳其喉顚。張岳賴元改揮刀殺之。萬倉側室蔣氏。聞兵敗自縊死。陳徽鄭高遯入山。集鄉民自保。乙丑。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改將羅參將首賫至府。獻一貴請功。一貴見全臺俱定。揚揚得意。以爲莫奈己何也。遂欲倣鄭氏登高臺。鳴鐘伐鼓。呵唱拜跪。大封同事。以王玉全爲國師。王君彩洪陣爲太師。杜君英陳福壽李勇吳外翁飛虎陳印戴穆鄭定瑞郭國正顏子京楊來黃殿劉國基黃日昇江國論王忠林曹薛菊林騫林璉陳正達張看賴池賴元改鄭惟晃鄭文苑陳成等皆爲國公。張岳不受公爵。封爲將軍。陳燦蘇天威等爲侯。張阿山卓敬陳國進等爲都督。蕭斌詹遴爲尙書。內閣辦事。麻恩林玉爲輔駕大將軍。其餘文職部科以下。武職總官副將以下。不計其數。以鄭定瑞蘇天威同領兵三千。鎭守鹿耳門。是時僞職塡街。摩肩觸額。優伶服飾。搜括靡遺。或戴幞頭。衣小袖。紗帽金冠。被甲騎牛。或以色綾裹其首。方巾朝服。炫煌於道。民間爲之謠曰。頭戴明朝帽。身穿淸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蓋童孺婦

女。皆知其旦暮必滅亡也。先是游擊劉得紫被擒。引頸受刃。朱素重其名。弗忍殺。得紫曰。吾爲天子命官。不可不死。但求埋吾帥屍首。死瞑目耳。嘉其義。聽之。收埋畢。復禁之學宮朱子祠。求死不可得。與言弗應。進食弗食。七日仍不死。士民兵僧進粥苦勸。皆弗食。至是諸生林皐劉化鯉爲言諸賊可滅狀。當報仇。得紫始受民饋食啜粥延命。以待大師。作恢復計矣。臺中逃竄各官。及避難民人。於壬戌癸亥兩日。咸到澎湖。澎協將弁倉皇不知所措。見羣情洶洶。而臺中文武俱至也。亦各出家屬登舟將渡厦門。百姓婦女爭舟雜沓。聲震海岸。右營守備林亮聞知。請協營主將掣回登舟各家屬。守澎湖諸將。猶豫不決。亮厲聲曰。朝廷以海外封疆付我等。正爲緩急倚賴。非徒昇平食祿廩。營身家已也。今鋒刃未血。而相率委去。他日駢首市曹。其能免乎。丈夫不死則已。死則死忠義耳。請整兵配船。守禦要害。俟賊至。決一死戰。戰不捷。而亮與公等歸。亦未遲。皆曰諾。願死守。亮馳出江干。徑申主將號令。拔所佩刀。驅官民家屬各登岸。衆心始

固。是時水師提督施世驃。日見難民船到廈。方知臺變。然未意全郡遽陷也。亂黨入府時。文武倉皇潰亂。至澎湖。喘息稍定。乃具文申報。丙寅。報至廈門。世驃集諸將議。曰。臺寇猖獗極矣。六七日間。全郡俱陷。此殆非小敵也。今數百艘逃入內地。脫有奸徒混跡。乘虛鼓煽。廈島一搖。罪可言哉。其各謹巡防。嚴守禦。無敢懈怠。浙閩總督覺羅滿保聞臺陷。念廈門為臺灣咽喉。閩南沿海根本重地。不可不親行彈壓。以定人心。為進取恢復之計。會商巡撫呂猶龍綏輯省城。糧餉軍需諸務屬焉。密疏告變。且言星馳赴廈狀。請皇上稍寬督責。尅限一月。務必掃除兇醜。復還土疆。復念廈門地褊人衆。軍興旁午。米價易騰。先移檄浙江廣東兩省運米至廈。令布政使鈔木哈督買延津上游之米。運載赴廈平糶。飛咨促提督施世驃刻期出師。檄召南澳總兵官藍廷珍星赴廈門面商征臺機務。以糧驛道韓奕總理廈門軍前糧餉。調撥軍需。雇募船隻諸事。偕督標左營參將王萬化。撫標左營游擊邊士偉。先兼程赴廈。宣諭百姓使無恐。量調閩省

水陸各標營將備弁兵。悉由水道赴厦。聽候調遣。庚午。總督覺羅滿保發三山。壬申。抵泉之塗嶺。接南澳鎮禀函。大喜曰。藍總兵所見事事與吾脗合。吾謂此君平臺得人矣。蓋廷珍聞臺警。條陳出兵事宜。首請總督駐厦。就近督師。而滿保已兼程疾趨三日。澳禀適至。又嘉其指畫謨謀。皆洞中竅會。知其師必能成功。故云爾也。時陰雨連旬。乘竹兜子。從數騎行泥淖中。所過人莫知爲制府者。乙亥。至厦門。則提督施世驃已登舟出港兩日矣。初厦島居民。聞臺變倉猝。料將長驅澎厦。而漳泉山僻無賴。囂囂語四處。有揭竿嘯聚之謀。居郡邑者。携眷屬遯深山。居鄉村者。入郡邑。岌岌乎動矣。又聞各路徵兵。恐所至騷擾。米價騰貴。市里驚惶。及總督至厦。從容鎮靜。民乃晏然。召募丁壯。籍游手。皆隷軍中。伏莽萌芽。潛消淨盡。所徵各鎮協標營兵。多從海船赴厦。陸行至者。亦處之舟中。人給銀米蔬菜有加。嚴令肅伍。船只許一人登岸。買辦所需。悉依民價。故雖大師雲集。而街巷寂然。不見兵革。未幾。所檄移諸路運載米數萬石俱至。米價頓

平。民益歡慶。屈指臺郡可復也。臺中亂黨。互爭雄長。當內地總督過塗嶺之日。正朱一貴杜君英海外呑併之時。先是君英入府時。欲立其子杜會三爲王。衆不服。立朱一貴。君英故恚甚。每事驕蹇。掠婦女七人閉營中。而一貴示禁淫掠。戴穆强娶民間婦女。一貴殺之。以洪陣私鬻僞劄。併殺洪陣。君英所掠女有係吳外戚屬者。外請釋之。不聽。怒欲相攻。一貴遣楊來林璉往問。君英收縛來璉。一貴怒。密謀李勇郭國正等。整兵圍攻杜君英。敗之。君英與林沙堂等。率勇士數萬人。北走虎尾溪至猫兒墟屯扎。剽掠村社。半線上下。多被蹂躪。所未至者。惟南嵌以北耳。淡水營守備陳策。聞臺郡陷沒。恐敵兵將至。督弁兵堅守。招集鄉壯。分佈要害。有奸民苑景文。潛踪入境。欲煽惑番民爲叛。策擒而斬之。遣隊目鄭明蔡武赴廈請救。則總督滿保已先於塗次移咨巡撫呂猶龍。就省撥兵賃船。從閩安直向淡水。及至廈。復以十艘配兵五百名。令金門守備李燕。北路營守備劉錫帶領救淡。鄭明蔡武所坐船。遭風飄入澎湖。施世驃復遣澎協右

營游擊張駄。領兵前往。及鄭明等至厦。則呂猶龍自省調發援淡之兵船亦至厦。滿保遣千總李都賚令箭帶領。并諸路官兵星赴淡水應援。統計前後發往救淡之兵。共一千七百餘名。二十有七日丁亥。南澳總兵官藍廷珍單騎到厦。所部舟師繼至。總督滿保大喜。與定平臺方略。委令總統征臺水陸大軍。帶領將弁八十餘員。官兵丁壯八千餘名。營哨商艘杉板頭艕仔等船。四百餘號。舵工水手四千餘名。會提督施世驃於澎湖。刻期進勦。祭江誓師。滿保躬造海濱送之。廷珍意氣慷慨。從容謂滿保曰。草寇不足煩區處。某一登彼岸。大人可即奏保蕩平也。六月朔日辛卯。樓船出厦門港。翌日至青水洋。颶風驟起。浪高於桅。未幾覆溺者幾次。三軍相顧動色。藍廷珍親操舟御風。飄至銅山。戊戌風定。發銅山。庚子。到澎湖。會提督施世驃。分定調遣。計先後赴澎從征將弁。督標右營參將王萬化。陸路提標中營參將林政。後營游擊范國斗。將軍標右營游擊魏天錫。撫標左營游擊邊士偉。水師提標右營游擊王良駿。前營游擊林秀。後

營游擊許華。金門鎮標右營游擊薄有成。銅山營游擊鄭耀祖。海壇鎮標左營游擊謝希賢。閩安鎮標左營游擊朱文福。寧鎮標右營游擊郭祺。汀州鎮標左營游擊王紹緒。漳州鎮標左營游擊齊元輔。雲霄營游擊金作礪。興化協標右營游擊胡璟。原任海壇鎮左營游擊李祖。原任黃巖鎮中營游擊陳允陞。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海壇鎮右營守備魏大猷。南澳鎮右營守備呂瑞麟。閩安協右營守備洪平。陸路提標右營守備康陵。水師提標左營守備高得志。泉州城守營守備鄭文祥。興化協左營守備劉永貴。同安營守備葉應龍。烽火營守備蔡勇。漳浦營守備蘇明良。安平協千總董方。及各標營千總胡廣等。把總蘇榮等。俸滿千總林君卿等。共參游都守千把一百二十餘員。目兵丁壯一萬二千餘人。大小船六百餘號。舵工水手六千餘名。軍火器械米鹽蔬菜。一切軍需皆總督滿保自厦整備。靡有欠缺。所用商船。俱發價僱募。嚮義不受值者。量給外委守備千把總銜劄以鼓勵之。復慮大兵進勦澎島單虛。檄召金門鎮總兵官

黃英。統領海壇鎭標右營游擊李殿臣。羅源營游擊王良輸。福州城守營都司李經世。將軍標左營守備黃元溥。水師提標後營守備何重申。相山營守備關威。長福營守備王晏。協同副將羅光乾。左營游擊陳國星。守備邱延祚等。督官兵防守澎湖。其餘繼至者。皆令施世驃藍廷珍軍前從征。先是周應龍逃回泉州。爲陸路提督穆廷栻。獲送總督軍前。而施世驃至澎湖。亦將臺變逃回將弁張彥賢等十餘員。押解之厦。總督滿保將按軍法。數人者。皆請死於敵。冒矢石立功贖罪。許之。令千總游全興管押征臺。至是亦到澎。聽調遣。則周應龍張彥賢王鼎王國祥萬奏平凌進楊進朱明劉清鄭耀陳福尹成李碩陳奇通等。合之牛龍許自重。爲臺變逃回十六員是也。而澎協右營把總吳良。在臺灣修理戰艦。臺陷遂降。受命謀取澎湖。領奬札百張。白金五百兩。偕其黨十二人至澎。施世驃故納之。使人醉其同行者酒。逆謀破露。搜得僞札。窮治之。遂盡吐黨中情形。知內黨相攻。百姓不附。藍廷珍言於世驃曰。羣盗皆穿窬鳥合。畏死脅從。

乖離渙散。一攻卽靡。但其衆至三十萬。不可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以某愚見。止殲巨魁數人。餘反側槪令自新。勿有所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世驃曰。善。戒將士登岸之日。無得妄殺賊。來降者悉縱還家。門戶旗幟書大清良民者。卽爲良民。惟拒敵者乃斬之。癸夘。發澎湖。以林亮董方爲前鋒。令外委洪就洪選等善水者十二人。同前鋒先行。駕小舟至鹿耳門深港。插標記明舟行路徑。丙午。黎明。舟師咸抵鹿耳門外。蘇天威率衆據鹿耳門砲臺。疊發大砲。又以小舟扼險迎敵。前鋒林亮董方以六船冒死直進。亦放大砲攻擊。遙望砲臺火藥堆積纍纍。亮令砲專攻火藥桶。桶中火起。燔死敵兵無算。敵潰。遂入鹿耳門。維時潮水漲高八尺。藍廷珍率王萬化林政等四百餘艘連檣並進。林亮董方乘勝掩殺。燬敵船。把總蘇榮爭先亦同登岸。奪取鹿耳門砲臺。燔其營壘。游擊林秀薄有成守備魏大猷葉應龍追殺逸者。蘇天威逃入安平鎭城。與鄭定瑞列兵迎敵。林亮董方奮勇先登。復陷其陣。藍廷珍率參將王萬

化林政游擊魏天錫邊士偉朱文謝希賢鄭耀祖胡璟郭禛王紹緒齊元輔金作礪范國斗李祖陳允陞守備呂瑞𬍾洪平鄭文祥劉永貴康陵蘇明良等各弁兵繼之。蘇鄭敗走。林亮董方復登安平鎭城。豎立大軍旗幟。廷珍出示安民。蓋日猶未晡也。安平旣得。令鄭耀祖王紹緒。專守安平城。許華守鹿耳門。王萬化林政林秀邊士偉康陵蘇明良李祖。駐箚鯤身頭。列守要害。是夕施世驃船到鹿耳門。丁未。乘潮入安平。朱一貴遣楊來顏子京張阿山翁飛虎。率衆八千餘人。犯安平。林政王萬化邊士偉林秀王紹緒鄭耀祖李祖等。各率兵迎敵。千總游全興以張彥賢等十四員。同在四鯤身與戰。藍廷珍指揮攻擊。復遣朱文魏天錫謝希賢胡璟林亮魏大猷呂瑞麟葉應龍劉永貴等。駕小船沿岸夾擊。楊等大敗。追至七鯤身瀨口。戊申。魏天錫謝希賢魏大猷。率把總牛龍外委守備陳章等。以輕舟載砲鎗硝磺烈焰。於塗塹埕水尾等處。燒敵之巨艦凡四。己酉。朱一貴復遣李勇吳外張阿山翁飛虎陳邱楊來郭國正等。率衆數萬人。

駕牛車列首爲陣。復犯安平。乃以齊元輔金作礪呂瑞麟蘇明良范崇勛率弁兵爲左拒。王萬化林政邊士偉李祖康陵率弁兵爲右拒。鄭耀祖王紹緒爲後應。朱軍中翁飛虎率所部烏龍旗爲前鋒。驅車擁盾冒砲火衝突。繼以大隊並至。左右兩軍邊士偉呂瑞麟等大戰於二鯤身。藍廷珍親督大砲連環齊發。倒敵之烏龍旗。破牛車陣。林秀玉王良駿朱文謝希賢胡璟林亮魏大猷蔡勇劉永貴各乘小舟。駕大砲附岸夾攻。朱軍大敗。入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殺傷不計。自是朱軍退保府治。不敢再至鯤身。惟沿岸列礮。晝夜固守。清軍分駕小舟逼岸攻擊。與敵相持。有西港仔士民。願爲清兵細作。提督施世驃許之。庚戌。密遣林亮魏大猷洪平董方以兵一千二百名。往西港仔。次日。藍廷珍知其事。急言於世驃曰。謀算必出萬全。不可恃勝輕舉。聞賊多在蕭壠麻豆間。西港仔乃其治下。且距府不遠。呼召立應。又多竹林可埋伏。彼若以數千人分佈要害。四面掩擊。亮等一軍危矣。世驃曰。誰當行者。廷珍曰。此非他人所能任。某不敢辭。公

當分遣將備於瀨口塗塹埕處。盡力攻擊。賊聞我師北來。必棄營遁。府治恢復。在此一二日間耳。辛亥傍晚。藍廷珍留所部官兵三分之一。會攻府治。自率水師五千五百餘人。夜向西港仔進發。翌日黎明。在竿寮鄉登岸。令諸舟悉回安平。諸將曰。登岸棄舟何也。曰示軍士必死。無還心。今日戰勝。邪當直抵府治耳。言未已。諜者報賊在蘇厝甲。與林亮魏大猷決勝。勢甚張。廷珍分兵八隊。以魏天錫金作礪葉應龍武舉倪鴻範等率兵千人。副林亮魏大猷洪平董方為前鋒。林政李祖兵千人為左翼。王萬化邊士偉兵千人為右翼。以胡璟劉永貴范國斗范嵩勛分千人為左右奇兵。蔡明畏兵四百為游兵。吳瑞麟兵七百為後應。廷珍親率陳允陞陳章林君卿周宣藍宏沛何期有等領親兵丁壯五百人為中軍並進。朱軍將林曹江國論黃殿林騫林璉等。率衆迎敵前鋒。軍奮力衝殺。左右兩翼奇兵。繞敵陣後。首尾夾擊。游兵突出竹林。橫衝敵陣。中軍乘勢殺進。鎗砲震天。朱軍大敗。潰亂奔竄。逃斬俘獲。屍橫遍地。薄暮至黎頭。廷珍私料

是夜必來刼營。漏初下。傳令撤帳房。捲旗幟。露刃伏芒蔗間。敵果至。不見大營。大驚。須臾官軍突出衝殺。朱軍又大敗奔散。自是膽落不復有戰心矣。癸丑。廷珍督兵南下。復敗敵於木栅仔。進至蔦松溪。直搗臺郡。朱一貴率衆數萬遁去。廷珍收復府治。出示安民。駐紮於萬壽宮。水師提督施世驃。於先一日傳令水陸官兵並進。游擊林秀王良駿薄有成齊元輔郭祺王紹緒鄭耀祖守備鄭文麟。千總游全興與張彥賢等十四員。從七鯤身陸路至瀨口。攻府治之南。游擊朱文謝希賢。守備高得志蔡勇等。分坐小船。於鹽埕塗塹埕大井頭。攻府治西角。敵盡驅精銳拒戰。我軍賈勇爭先。遂奪塗塹埕。燬敵營。至晚屯南校場。癸丑。與總鎭藍廷珍俱會府治。遣外委守備陳章飛船至廈。赴總督覺羅滿保軍前報捷。乙卯。提督施世驃登岸。率大兵屯北校場。藍廷珍仍駐萬壽宮。據弁兵先後報捷。并獲殺害歐陽總兵之達家勇。殺害副將之黃龍。殺害羅參將之陳碧。各付其子歐陽敏許方度羅世正等自行處死。以報父仇。凌遲剖肝。碎屍揚骨。

聽從其便。慘無人理。臺人至今。猶談之而色變焉。閏六月朔日。庚申。陳章飛報捷至廈門。總督滿保檄藍廷珍署理臺灣鎮總兵官事。會巡撫呂猶龍繕疏以捷聞。則施世驃在臺灣軍中。已先自題奏上達矣。此時臺郡既平。提督施世驃。總兵官藍廷珍。分遣大兵擴清南北二路。以王萬化持政邊士偉魏天錫帶領官兵勦撫南路逃兵。收復南路營鳳山擒敵將顏子京鄭定瑞等。安撫下淡水崑麓各處人民社番。而南路五百里地方俱復矣。以林秀薄有成范國斗齊元輔郭祺胡璟李祖鄭文祥劉永貴董方林君卿及游全興。帶同張彥賢等十四員。勦撫北路。朱一貴率數千人走臺灣禮溪。清兵追至茅搭尾鐵線橋。奪獲藍水港。朱一貴走下加冬。倖滿千總林君卿。率外委千總李佛等二十人。先大軍二十里前行。奪牛車馬匹礮械與陳尙珍楊秀計議。潛通張岳。欲擒朱一貴。先謀去軍師王君彩殺之。而漳浦人王仁和。素往來溝尾庄。與庄民楊石友善。知其族楊旭楊雄等爲一方巨擘。可與謀。以言餂之。石許爲王仁和密告於藍廷

珍。廷珍給仁和外委守備。併楊旭楊石楊雄等守備千總各銜劄。合謀擒朱一貴。後有蘇山黃遴。爲李祖齎書於楊旭。亦令計擒一貴。於是楊旭與王仁和楊石楊雄陳倘珍楊秀等。密料溝尾前後庄。小槺榔新牌佳走後潭等庄鄉社以待。閏六月五日。甲子。一貴率千人至溝尾庄索飯食。楊旭等椎牛饗之。許召六庄鄉社民壯相助。一貴往眉潭乏食。乙丑夜。其黨散去六百餘人。丙寅。楊雄紿一貴復回溝尾庄。暮霖雨。旭備館舍。將一貴等分宿民家。傳集六鄉社壯。佯爲守護。潛以水灌其礮。夜五鼓。大譁稱官兵至。金鼓火砲齊鳴。諸人倉皇驚起。不知所措。楊雄楊旭楊石王仁和等。遂擒朱一貴王玉全翁飛虎張阿山等四人。散其餘衆。而臺灣一隅。又重隷奴籍。越一百七十三年。而充滿奴之贈送品哀啟。

鴉片之役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三十二年。卽西歷千八百三十四年。（清道光十四年）爲英國勢力

極盛之時。其外務大臣巴米司敦。逞英邁之姿。思擴商權於亞洲。幷以抑東印度商會。通商中國之特權。乃以納培爾爲貿易監長。使赴廣東。保護貿易。且規拓口岸。清國政府。初唯許各國商於廣東。且必依其規則。納培爾抵粵。以平等禮致書粵督。粵督盧坤不受。開議卒未洽。納培爾乃退至澳門。未幾死。於是英政府簡勇爵喬基牢平生繼其任。既至清國。卽以鴉片躉船爲互市之場。上其策於本國政府。謂當於廣東港口。任據一島。既而以船主愛里奥脫繼之。執平和主義。故於擴張貿易各事。仍依清政府之意云。

是時清政府以銀價翔貴。嚴杜漏卮。因鴉片輸入日夥。大憂之。乃博采衆議。或謂當設有限制。以拒其輸入。而於國內自種自製之。或謂必一時禁絕之。清政府卽採用後策。而鴉片之戰端起矣。

清政府雖嚴禁鴉片。然英商勾通內奸。百計私售。鴉片銷路日益增。獲利日益厚。各國人復陰助英人。擴商途。清政府大施壓力。捕華商出洋之販買者。處

以死刑。其陽奉陰違者罪之。并沒入其船貨。吸者限一年。戒除。違者治罪。百方謀畫。以防輸入。然仍無效。遂以林則徐總督兩廣。使與外人立禁售鴉片之約。四千五百三十七年。即西歷千八百三十七年。(清道光十九年)林則徐抵粵。收英商鴉片二萬餘箱焚之。并絕其貿易。此信傳至英。衆議譁然。未決。旋向清國開戰。明年七月。派艦隊遠征。計軍艦五艘。汽船三艘。運船二十一艘。掠舟山。封揚子江及閩省兩港。大破清軍。時林則徐已削職矣。而清廷處之寬。然英乃派全權大臣愛里奧脫。直趨天津大沽口。與直督開議。連戰破清國礮臺。四千五百四十年。即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始立和約。約尚未定。戰釁復開。清政府決計與英戰。於是英軍攻破虎門各砲臺。逼廣東。清政府復請和。許通商。而陰猶汲汲備戰。於是英軍復破清兵。縱掠於廣東。索金六百萬元。以爲交還廣東之費。且其財產及船舶之被毀者。皆別償之。

既而英國勇爵亨利柏蘭格。及水師提督勇爵威廉哈加至。廢停戰之約。率軍

艦九艘。輪船四艘。運船二十三艘。水師三千五百人北行。略厦門定海鎭海及甯波而據之。清軍欲復甯波戰未克。又襲定海鎭海。亦失利。英軍乘勢拔乍浦。破吳淞砲臺。進據上海。（後清人出三千萬元贖還之）清政府所募大軍。均敗北。英艦突入揚子江。取鎭江。圍南京。清政府至是。亦知英勢之不能抗。乃誠意議和。訂條約以了鴉片之戰。其最要之欵。爲開廣東厦門福州甯波及上海五港。許英貿易。與割香港畀英等事。

洪軍紀略　　支那近三百年史

自清政府與英國戰。爲城下之盟後。國政日紊。加以連年荒歉。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五年。卽西歷千八百四十七年。（清道光二十七年）粵西大饑。民不聊生。羣盜競起。旣而洪秀全乘機起於桂平縣之金田村。時四千五百四十八年。卽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六月也。世稱之曰長髮之亂。

秀全於四千五百十年。生於廣東。天資豪邁。驅幹魁偉。有才智。幼孤。及長。苦學

於四方。廣結同志會。粵人朱九濤者。倡上帝會。秀全及同邑馮雲山踵其後。秀全爲教首。四千五百三十四年。同至廣西。住桂平武宣二縣間鵬代山中。傳其教。桂平人曾玉珩。家素豐。引秀全爲師。訓其子弟。時秀全妹壻蕭朝貴者。武宣人也。亦家於桂平。與楊秀清比隣。秀全得與秀清交。而桂林人韋昌輝及貴縣人石達開。先後附從。黨羽日衆。秀全慧敏。託名耶穌教。目天父爲耶和華。謂以耶穌爲長子。秀全爲次子。故稱耶穌爲天兄。復與楊等互證其說。以籠絡人心。造眞言寶誥等書。傳布四方。遠近壯士之思亂者。爭歸之。無知民人。靡然向風。遂以倡亂。

秀全羅致羣雄。楊秀清性强悍。有智謀。韋昌輝驍勇。饒膽量。餘如洪大全秦日綱林鳳祥何震川等。皆一時梟桀之輩。黨羽既集。貲財亦富。隊伍軍械漸備。秀全以爲天下可圖也。遂起兵掠鄉鎭。勢力日熾。

廣西聞秀全發起。起前兩江總督李星沅及前雲貴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

討之。林死於途。李進兵至貴林。爲賊所敗。

四千五百四十八年。旻寧卒。奕詝襲位。明年。秀全僭王號。稱太平天國。自爲天王。以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洪大全爲天德王。文武各司其職。克永安州。攻湖南北。軍威益壯。虜軍無能攖其鋒者。

四千五百五十一年。秀全沿九江而下。克安慶徽州等府。進據金陵。林鳳祥等。亦率水陸諸軍。克鎭江揚州。勢益熾。虜廷所遣諸大臣。喪師者多。李星沅旋沒。繼之者爲周賽烏向諸氏。然一挫於平南。再挫於永安。湘鄂衡皖。漸次不能守矣。

初曾國藩以守制。在湖南湘鄉原籍。詔治鄉勇。國藩乃練鄉勇。討衡山土匪曹戢。捕瀏陽土匪周國愚等。皆平之。湘勇遂以勁旅聞於一時。

是時洪氏之勢張甚。連破諸州。圍南昌。深入腹地。臬司江忠源請援於湖南。國

藩乃與巡撫駱秉章。檄湘勇二千楚勇一千。往救之。解其圍。是爲湘勇戰功之始。

國藩駐軍衡州。計洪軍已及長江。以爲非水師不能制。遂建三省會勦議。治戰艦於衡湘。又造快蟹長龍諸艦。募水勇四千人。分前後左右十營。命楊岳斌彭玉麟等。分領各營。使弟國葆等。募陸軍亦十營。而自統兵發衡州。水陸夾江而下。

已而湖北德安等諸郡縣。悉爲洪氏收復。淸總督吳文鎔戰歿。虜軍不振。洪軍從長江踞岳州。遡流至銅官港。逼長沙。其軍艦屯於靖港。國藩派勇前往接戰。而洪軍已由間道襲湘潭。將欲泝湘江。以通兩粵長沙間路。國藩乃整水師。與楊岳斌彭玉麟等往援。三日間。焚洪船殆盡。湖南參將塔齊布復陷湘潭。洪軍頓挫。未幾。楚南軍。彭玉麟及楊岳斌所統陷岳州。進破諸軍。水陸並捷。洪軍退入武昌。國藩又陷武昌漢陽兩城。楚軍亦掠黃州府。

國藩之軍。雖亦時敗。然士氣漸振。屢挫洪軍。是時巡撫福濟久攻廬州未得。翰林院編脩李鴻章者。合肥人。慷慨請行。率兵赴含山。遂陷縣城。尋又移兵攻巢縣。時四千五百五十二年十二月也。明年二月。洪軍復克武昌。清巡撫陶恩培。知府多山等死之。清副將王國才率師入援。不及。退守城外。收集潰兵。清湖北巡撫胡林翼調諸路軍會於武漢。議攻兩城。清總督楊霈防洪軍北上。疏請巡撫扼漢川。林翼上方略曰。荊襄據東南形勝。江漢又荊襄咽喉。今漢陽既失。北岸已梗。武昌不守。南岸又爲所蔓延。急攻武漢。一城獲則兩城必復。乃能內顧荊襄。外遏上竄之路云云。虜廷嘉納之。

虜軍勢漸壯。然洪軍之衆如故。秀全虎踞金陵。西控荊楚。北連青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强師悍將。碁布星羅。到處破虜軍。

四千五百五十四年。北王韋昌輝殺東王楊秀清。昌輝復爲洪氏所殺。初秀清能以智謀籠絡將士。譎詭百出。堅忍馭衆。以輔秀全。惟恃才而驕。有自立意。故

昌輝與石達開謀誅之。及秀清死。而軍中悍將。無能馭之者。然勢尙不衰。復與虜軍相持。互有勝負。

四千五百五十八年。洪氏出奇兵。進擊浙江。克安吉。清巡撫羅遵殿等皆退守杭城。飛檄楚南乞援。洪軍偵得之。率精兵二萬。從安吉至武康。築壘設營。以絕援兵之路。進窺杭城。乘曉霧至清波門下。以地雷轟之。城崩三十餘丈。遵殿力竭死。全局大震。降者響應。已而清提督張玉良等。率浙江六萬餘人圍杭城。城陷。洪軍遂退向餘杭。

未幾。洪氏又遣兵圍丹陽。大破虜軍。清提督張國樑陣亡。滿大臣和春受傷。卒於軍。遂收蘇州。清巡撫徐有壬死之。於是洪軍乘勢諸路並進。連戰皆捷。克復數十城。

是時三吳郡邑。相繼光復。惟鎭江上海未下。上海者。外國之士官及虜軍所守。洪軍乘勝由青浦松江進窺之。構怨於外國。卒以不克。鎭江雖屹峙江濱。三面

受敵。潰兵未集。上下皆洪軍勢力。而坐守危城之馮子材。卽後爲淸廣西提督者也。子材能督勁旅以應諸軍。故兵氣頗振。其後虜軍之雄將有左宗棠。劉銘傳。曾國荃。鮑超等。皆國藩所拔擢也。各出兵討洪。大有造於虜廷也。

初秀全自稱爲耶穌教徒。聲言將自立新政府。外人始而信之。繼以其逼近上海。擅戮居民。抗禦外人。方知其爲虛喝。乃漸袒淸政府。

四千五百五十九年。卽西歷千八百六十一年。奕詝卒。卽位十一年咸豐帝 載淳立。改明年爲同治元年。洪軍進據上海。法國輪船開砲擊之。未退。當是時。美人華爾。英水師提督何伯。法水師提督卜羅德。皆已整備礮艦。華爾遂與白齊文助曾李。以扶持滿淸。

華爾受曾李信任。編制常勝軍。練兵士。屢破洪軍。洊擢淸國副將。按常勝軍俱係淸人。唯將校聘外國人。每戰皆奮勇當先。未幾華爾戰歿於慈溪。以白齊文

統其軍。亦勇敢善戰。清人疵其品。旋褫職。白齊文後至北京對李氏訴不平李不用遂降洪軍尋辭去航日本又返清不得志而殁繼白氏以統常勝軍者。爲英國工兵士官戈登。

戈將軍綽有武略。大爲曾李倚重。其馭軍極嚴。而運用最敏。蓋曾於本國屢立戰績。故就其所得於實驗上之智識。應用不窮。然其軍紀。一仿華爾之例。

曾李早知歐美利器之可用。且知其紀律嚴肅。規制精備。爲中國所不及。遂倚常勝軍以制勝。戈登遂得乘時立功。

洪氏驍將陳玉成等。雖以次被擒。然李秀成諸人。倘爲秀全股肱。以謀略破虜軍。軍威未挫。於是曾李合謀。與劉銘傳彭玉麟諸隊。先後破洪軍。復陷諸城。扼洪軍咽喉。洪氏之勢乃蹙。

四千五百六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虜軍圍江寧久。城且陷。秀全知勢不可爲。仰藥卒。六月。虜軍復陷江寧省城。李秀成被執不屈。死之。秀全自四千五百四十八年起兵。初據永安。四千五百五十一年克武昌。順流下長江。由黃州至安

慶悉克之。據江甯城。綿延十六省。克大小六百餘城。至是仍歸無效。虜軍懸重賞購其尸。遺骸尙存。舉烈火焚之。以洩其憤。

洪氏之舉義。事雖未成。於中國之文明大有進益。其使漢人得志。而滿洲華閥不能專美者。亦此戰之大結果也。此外又有四益。一使虜政府於外交漸親。二使清國輸入外國利器。及其兵制。三使上海之貿易場。大受刺激。遂致旅居外人視前增多三倍。四促其社會上啟革命之思想。又使其國運轉移。今日義旗一樹。而四方響應。未始非此戰爭之賜也。

附錢江上洪天王書

伏以大王起事之初。弁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餘年索虜之俗。志謀遠大。創業非常。其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境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冀其不亡。不乘此時爲破釜沈舟之計。長驅北上。徒苟且目前。懈怠軍心。誠無謂也。清初吳三桂舉兵之時。不數

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廣衆附。自帝稱雄。可謂驟矣。然遣將四出。不越湖南一步。搶攘十數年。終抵滅亡。前車可鑒也。或謂武昌依阻江湖。襟帶漢湘。扼險自固。然後間道出奇。以一軍出鄖陽。攻潼關。趨陝西。擾彼關內外地。以一軍出荆州。攻夔慶。趨成都。先取四川爲基業。不知秦隴西塞。地錯邊鄙。人悍物嗇。糧食維艱。且重關疊隘。縱我攻必克。大費兵力。勞而莫必。固宜後悔。得不償失。盡棄前功。況剷其肢爪。究不如洞其心腹之爲愈也。至四川小局。昔日已形。在蜀漢當日。先以諸葛之賢。繼以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且江南水邦。賴吳據之以爲脣齒。聯絡援應。尙難得志。况今日哉。天下財賦。大半萃於東南。當此逐鹿於寧謐之中。而欲以一隅敵天下。江决其無能爲也。以江愚昧。不若舍西而東。金陵建業。古帝王建都之所。鳳泗汴梁。眞聖人龍起之方。江謂宜先取江寧。以裕軍餉。繼取汴梁。以爲犄角。終趨濟南。以圖進取。扼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轉。可以牽制勤王之

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梁厦。檄我舟山。以攻溫處。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招納賢能。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簞食壺漿以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不下。則江東不得渡。豐沛不陷。則青兗不得進。山東不搖。則燕京不得戒嚴。糧漕困於內。漢心離於外。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勢成騎虎。萬一頹惰。轉致蹉跎。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我軍遠離鄉井。志切從龍。聞進則同心同力。踴躍爭先。聞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戎衣兩截。捨命冲陷。渡湖而後。無復有南還之望者。皆欲立功名享富貴。誓九死以垂勳。不願一生以伏莽也。誠因時而勵之。羣策羣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哉不可失。席前之箸。江願借而籌之。馬上之策。江願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後。招集流氓。秣厲兵馬。扼要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急則可調淮陽之軍以繼之。右出則握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開歸之軍以應之。南陽汝寧。則發一軍以突其西。略取河內州縣。乘勝入晉。直抵燕冀。無返旆。杭嘉金

衞。則發一軍以衞其東。應我沿海舟師。相機定浙。伺間窺閩。無輕舉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內固江南之根本。外安新造之人民。修我政理。宏我規模。則西而秦蜀。南而豫粤。可傳檄而定。此千古一時也。自漢迄明。天下之變故多矣。分合代興。原無定局。晉亂於胡。宋亡於元。類皆恃彼强婪。賺主中夏。然種類雖異。好惡則同。亦不數十年。奔還舊部。從未有毀滅禮義之冠裳。剗去父母之毛血。儀制甚匪。官人類畜。中土何辜。久遭荼毒。若斯之酷者也。帝王自有眞。天意果何屬。大任奮興。能不勗諸。更有期者。旌旄所指。與民無逆。提劍號召。是漢即從。使天下咸知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師。亦使天下咸知中國之仍爲華。不皆終於夷。王者發軫。彰明較著。陣堂旂正。不容秘詐。軍行令肅。所至如歸。彼縱有滿洲蒙古。殫心竭力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之旅。苟不望風投順。我百姓其許之乎。方今天下。以利爲治。上下交征。風俗之壞。亦已極矣。人心之憤。亦已久矣。納賂捐名。靦然民上。搢紳之途。亦已汚矣。

而英雄豪傑之士。抱負名節。伏處於山林草野之間者。亦已困矣。磅礴鬱勃之氣。積久必宣。有眞人起。孰不欲去其舊染之汚。拭目而觀新命之鼎哉。佈置調度。此其大略。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草茅崛起。締造艱難。必先有包括宇宙之心。而後有旋乾轉坤之力。知民之爲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爲貴。得賢則治。如漢高祖之寬洪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合應。順時而動。事機之來。無可言喩。否則眷戀武昌。預懷得寸則寸之思。偏隅自足。因循歲月。疆宇不增。糧竭衆危。四面受敵。大勢已去。不能復振。噬臍之悔。誠有非吾屬之所忍言者矣。江合觀天下之勢。詳察地理之宜。謹撰興王之策十有四條。伏乞採擇施之。(策已軼)

太平天國布告天下檄

洪氏起事於廣西。不數年縱橫半天下。嚴夷夏之辨。懷光復之心。惜囿於帝王思想。當時自由平等眞理。尙未輸入中國。故政府利用以漢滅漢之

手段。而覊洪氏之國命。余於故紙堆中。得洪氏布告天下檄。雖文不雅馴。

讀之亦可知其意志矣。其檄云。

爲實情勸諭棄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福祿。夫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寶位者。中國之寶位。非滿洲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國之子女玉帛。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滿奴肆逆。乘釁竊入中國。盜竊神器。而當時官兵人民。未能共憤義勇。驅逐出境。掃清羶穢。反致低首下心。爲其臣僕。迄今二百餘年。濁亂中國。鉗制兵民。刑禁法維。無所不至。一切英雄豪傑。莫不爲之制而甘爲之用。是則令人思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然從前爾等官兵。爲滿人所用。本係被其迫脅。且前時未逢聖主首出無所依歸。爾等又不能共創義舉。自不能舍國他適。亦猶黑暗之中。未睹天日。暗中摩搔。不辨方位。何能不誤入迷途。以待天曉乎。茲者。三七之運告終。九五之人已出。恭維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命我眞聖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變夷。斬邪

留正。誓掃胡塵。拓開疆土。此誠千古難逢之際。正宜建萬世不朽之勳。是以一時智謀之士。英傑之儔。無不瞻雲就日。望風景從。誠深明夫去逆效順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績也。惟是爾等官民人等。雖曾爲滿官滿兵。亦皆是天父之子女。不過從前誤爲滿用。不能不聽其驅使。助滿爲害。跡雖可恨。情實可原。今既逢眞主當陽。自宜棄暗投明。共歸正道。滌舊染之汚俗。作天聖之子女。且我天皇恩德高厚。援救蒼生。果能敬天識主。傾心歸附。莫不一視同仁。無分畛域。本軍帥等。誠恐爾等執迷不悟。受滿蠱惑。用是不惜援手。竭誠拯溺。特將順逆之大原。利害之實跡。爲爾等明諭之。夫滿洲之籠絡漢人。首以官職。爾等試思。凡有美缺要任。皆係滿人補授。而衝繁疲難者。則以漢人當之。使之虧空挂誤。動輒得咎。名雖爲官。何異桎梏。若夫陞遷調除。滿人則通問保荐。各踞顯要。一屬漢人。不遭批駁。即受阻隔。縱使功績赫奕。終亦非賄不行。至兵則滿兵雙糧。漢兵單餉。一遇戰陣。則漢兵前驅。滿兵後殿。

故每天兵臨壓。立成齊粉。其肝腦塗地。屍首堆山者。惟漢兵最多。而滿兵在後。雖前鋒失利。可鼠竄奔逃。故世俗謂鄉勇爲擋死牌。而呼漢兵爲替死鬼也。至於頒賞犒賜。則又滿兵多得。而漢兵無與焉。且爾等之所以拋父母離鄉井。被霜觸暑。出生入死者。非欲圖建功名耶。而滿奴於軍中功名。則又無所定準。任是紅藍白頂。皆是虛無假借。故俗以軍功頂戴。謂之太平消。蓋以急則與之。緩則奪之也。爾等又何苦以百戰之餘生。而博此虛假之名器乎。且千里徵調。飛符迅急。千山萬水。跋涉從戎。露宿風餐。辛勤畢備。身未建夫功名。生已喪夫鋒鏑。良可惜也。況爾等爲兵爲勇之人。半以平日誤作非爲。是以借兵勇爲逃死之地。其視爾等。如同蛇蝎。而又嚴其法網。多方責治。設使一旦歸鄉。人卽共相誅殛。非活埋諸土。卽生棄諸淵。此實本軍帥在粵之時。並躬歷八省。實所親見。爾等無論不能躬致顯榮。卽或稍有附進。亦終不能榮歸故鄉。諺有之云。富貴不歸鄉。如衣錦夜行。乃爾等從軍。則有死無生。

還家則以生就死。容身無地。死而後已。午夜自思。曷堪悲痛。是皆爾等爲滿所用。故乃一至於此。然此不過就爾等爲兵勇者大約言之。至於荼毒生靈。貽害黎庶。則又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流之波。流毒無盡者矣。故滿奴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恢復舊疆。不留餘孽。是則天理之公。好惡之正。何反含毒忍恥。爲之奴隸。違背天朝。不思歸附。是何異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嗟嗟。可恨也已。爾等須知我天朝廓達大度。胞與爲懷。不分新舊兄弟。皆是視同一體。大功大封。小功小賞。上而王侯將相。下而兵士婦孺。皆使衣食得所。居處相安。有家者和樂致慶。無家者婚姻及時。雖在軍旅之中。仍不廢家庭之樂。以視爾等流離異域。橫死疆埸者。眞不啻有天淵之別也。况於共扶眞主。各建殊勳。千載一時。功名何既。矧太平在即。不三四年。俱爲開國勳臣。爾時分茅列土。衣錦榮歸。此皆大丈夫之所爲。爾等何猶昧於事機。而不早自振拔乎。果能棄暗就明。反戈殺賊。愼勿以曾爲滿官。

自懷疑懼。及早回首。速出迷津。本軍帥實有厚望焉。倘仍至死不悟。甘爲滿奴。轉瞬天兵大至。噬臍無及。爾時悔之。亦已晚矣。本軍帥念切中土。被滿披靡。故實情明諭。雖痛切不知所言。孰得孰失。當自思之。速定先機之識。勿貽後至之誅。庶無負本軍帥等諄諄曉諭之至意。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東王安民告示

特授開國軍師平滿大元帥楊秀清。爲再行曉諭事。本帥今承王命。興兵伐暴。所到之處。望風瓦解。破城之日。將貪官汚吏剪除。並不擾害一民。爾等均須安家樂業。不致驚恐。前已出示曉諭。料必知悉。風聞爾等鄉市有不法之頑民。藉大兵未到。乘機肆掠燒搶良民。現在本帥拿獲。已經斬首百數十人。玆因省垣遙遠。欺本帥不知。殊堪痛恨。今着校尉李憲帶兵數百人。徧行鄉市。一經拿獲。就地斬首。其有良民各將順字貼門。不必畏懼。爾等捐貲助餉。納財捐職。試問此等功名。何榮何辱。即滿賊所中功名。亦不爲榮。本帥皆大

漢之人讀大聖之書。豈受滿夷之爵位。爾等即將歷來之扁額除去。切勿自悞。我定金陵之後。議定考試。憑文取士。再定甲乙。其有各處廟宇供養僧道。及嫖賭之輩。何如養鄉里窮民之爲愈也。現今拿獲僧道斬首。前並查其首垣重修之人。一併拿究。本帥統兵滅滿。一切議條。自應上聞。更改。如不遵改者。大兵到日。鷄犬不留云云。案楊秀淸一鹵莽匹夫耳。觀其出示。尙知種族之分明。漢人之可貴。滿夷之至賤。不願良民受其爵秩。諄諄誥誡。至爲詳明。卓哉楊氏之特識也。乃有昌言革命。日談排滿者流。一旦失志。即奔走鑽汗。希恩倖寵之不已。嗚呼。何其楊氏之不若耶。

英法同盟之役

中國秘書

先是洪氏之亂。擾及廣東。西商常以武器軍需相濟。遂致廣州之亂。人民死者以數千計。而各國領事。無力禁止之。會淸國疆吏又失禮於外國公使。時英人欲振香港商務。乘機而入。欲使往來船舶得以自由。不課停泊之稅。又使淸國

商船。亦得掛英商旗號。清國官吏乃課重稅。嚴捕私販鴉片者。然仍無效。乃復捕掛英旗之華船。撤去其旗號。事聞於英領事巳克士。及香港太守喬柏林。乃索賠欵。總督不許。英清之葛藤以生。黄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四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有美國軍艦。爲清國礮臺所擊。美國水師提督率軍艦阿姆斯脫耶。直襲礮臺取之。以報砲擊之役。而英人不願如此平和了事。遂飛章達印度。請援兵。一面請本國政府訓令。英政府據南京條約。調其公使駐劄北京。復聯絡俄法及合衆國。共謀基督教國公共之利益。於是歐美諸國。各派全權公使。前往廣東。率同盟軍六千人登陸。攻取廣東省城。挾總督登艦。地方事務。仍使清國官吏處置。省中略靖。時同盟國公使與美俄公使。同向清政府有所要索。開諸港傳耶穌教。留公使於北京。紛紛致書。政府置弗答。背外國公使駐北京之約。託事拒之。於是同盟國艦隊。合美俄軍艦。直逼大沽。共進白河。拔河口。毀其礮臺。公使進至天津。清政府不得已。派員與外國公使開議。四千五百五十六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

（八年）批准四國合立條約。許外國公使駐劄北京。未赴而退。

四國公使之去也。清政府復繕大沽礮臺。嚴備同盟軍之來攻。初批准條約互換。議定在北京。至是清政府命議約大臣赴上海。託故欲換約於此。英公使勇爵湯姆司懷德（即威妥瑪）不聽。再進大沽口。時四千五百五十七年。（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也。英軍為清軍所敗。士卒死者八十九人。傷者三百四十五人。英受大挫。意極怏怏。於是與法人議。決意謝議約大臣。再率海陸兩軍進。隊艦運船。都二百餘艘。兵二萬名。

四千五百五十八年。（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七月。英法兩國全權公使至芝罘。開要索之欵。清政府構詭辯以答之。於是同盟軍進逼直隸海岸。將登陸直指北京。軍於北塘河口。（北河之北十英里）畧大沽。徑趨天津。不一戰而降之。清政府乃復主議和。然徒延時日。使不得要領。英法全權公使遂罷議。進規北京。清軍襲之。正接戰間。清國政府復派員來。以甘言請互換條約。同盟軍再罷戰。遣哈雷柏克夏（即巴禮）與訂條

約。清國外示優遇。陰設伏兵。事覺急退回。而其屬員忽被虜。解至北京。待之甚虐。同盟軍指揮官。皆憤清人之無信也。進軍大破之。長驅入都。帝后及諸親王大驚。俱避至熱河。使皇弟恭親王議和。時清政府無人。且內憂外寇薦至。不能拒同盟國之要求。遂於禁城內批准條約。予十萬磅於被虜者及其家族。後以八百萬兩償同盟國軍費。種種無理之要求。無不許之。

附薛庸庵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

西洋諸族。初至中華。仰互市之利。其國。地皆懸隔數萬里外。航海遄來。頗馴順不敢肆。後以禁煙肇釁。發難之地。實在廣東。自使相琦善撤防引敵。以就和議。馴至割香港。輸重幣。粵人固已決眥切齒。思一渫其憤。而未得間也。擴局屢變。倏戰倏和。使相者。英卒與英吉利訂江甯之約。約中既定於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港口通商。又有許英領事官居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之語。於是甯波上海廈門領事館。雖不在城中。常得與道府以下官相見。福

州城中烏石山頂建洋樓。大府弗能禁。且與行相見禮。粵人聞而訴病之。合辭訴大府。請毋許洋人入城。不省。乃大起團練。傳檄遠近。不支官餉。亦不受官約束。駸駸與官爲仇矣。是時耆英總督兩廣。英人復以入城請。納之。懼激變。拒之慮起釁。密告英人。粵民鷙悍。請徐圖之。期以二年後踐約。旣鹿邑徐廣縉爲總督。漢陽葉名琛爲巡撫。英人以兵輪闖入粵河。申前約。總督密召諸鄉團練。先後至者。逾十萬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告以衆怒不可犯。耆老十餘輩。迭入領事館。陳說百端。英酋方謀留總督爲質。兩岸練勇。呼聲震天。英酋懼。請仍修舊好。不復言入城事。於是粵人益自得。謂洋人固易制也。好事者宣言於外。欲乘勝沮敗通商事。英公使文翰貽書總督。願重定和約。粵人請爲載書。嚴禁洋人入城。文翰見衆情洶洶。恐妨商務。遂莅盟。總督巡撫會疏入告。宣宗成皇帝嘉之。封總督一等子。巡撫一等男。時道光二十九年也。

咸豐二年。徐廣縉移督湖廣。巡撫坐遷總督。是時羣寇縱橫。而廣東差完乂

爲中外通商都會。稱殷富地。凡隣近諸行省。調兵食購器械。率仰給於廣東。總督亦頗能選將募兵。擊平境內土匪。及羣寇之闌入者。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葉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勛績。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不知天下事多艱難也。然性木强。勤吏事。治兩粵久。屬吏憚其威重。皆不敢違。初以拒洋人入城有賢聲。因頗自負。常以雪大恥尊國體爲言。凡遇中外交涉事。馭外人尤嚴。每接文書。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顧其術僅止於此。既不屑講交鄰之道。與通商諸國聯絡。又未嘗默審諸國情勢之嚮背虛實强弱。而謀所以應之。英人以入城之約。爲粵民所撓。居常悒悒。秉憾葉相之擺沮。而懾其積年虛望。未有以難也。東莞會匪倡亂。合他寇圍廣州。勢張甚。有議借洋力禦寇者。葉相斥之退。諸寇旋敗散。按察使沈棣輝。督軍剿賊。功尤多。列上官紳練兵之力戰者。請獎薦。葉相格不奏。練兵皆解體。棣輝憂憤而卒。葉相檄諸府州縣。凡昔通匪者。吏民格殺勿論。

黠悍者皆假捕會匪名相仇殺。前後斬十餘萬人。從賊者不敢歸。或軼擾廣西江西。或遁入海棲諸島中。英人以火輪船圍而降之。英方與俄羅斯爭雄。欲驅降賊以敵俄。賊首關鉅梁楫憚遠行。堅請英領事官巴夏禮先攻廣東。可以得志。巴夏禮謂師出無名。留香港數月。日夜訓練。六年九月。有水師千總巡粵河。遇一划艇張英國旗。千總知奸民慣借英旗以自護也。登艇大索。執逸匪十三人。拔其旗以獲匪報。西洋通例。以下旗爲大辱。巴夏禮馳與爭論。千總弗爲禮。巴夏禮大恚。照會葉相。謂按和約拿匪。當移取不當擅執。毀旗尤非禮。且華民在英舟爲傭。寔無罪。責歸所獲十三人。其駐粵公使包冷譙讓書亦至。葉相曰。此小事不足校。其畀之。遣一微員送十三人者於領事館。是時巴夏禮已與公使及水師提督密謀。欲乘此時求入城。翻前約。又見所遣僅微員。疑有意折辱之。遂不受。曰此水師事。當送水師提督舟中。若併送千總來乃受。微員復命。葉相曰。繫之。遂繫十三人於獄。丁丑。英酋忽遣通

事來告。越日。日中不如約。卽攻城。亦不省。己夘。葉相方在校場閱武闈馬箭。忽聞礮聲從東來。吏報英兵艦進奪臘得中流礮臺。文武相顧愕眙。葉相笑曰。烏有是日昃彼自走耳。令粤河水師偃旗。勿與戰。英船進迫十三洋行。明日。英人趨鳳凰山礮臺。守兵以有勿與戰之令也。則皆走不知所往。明日。英人奪踞海珠礮臺。遂駕礮注擊總督署。司道冒煙進見。請避居。葉相手一卷書危坐。笑而遣之。十一月朔日當午。礮聲震城。縣崩缺口二丈餘。英兵既入城。復退出。葉相遣知府蔣立昂往詰領事用師之故。時英水師提督亦在坐。同辭答曰。兩國官不晤。情不親。誤聽傳言。屢乖舊好。請得入城面議之。葉相堅守前約。亦心憚洋人詭譎。慮既見而受辱也。遂不許。巴夏禮請先議定相見禮。然後入見。或於城外設公所爲會議地。亦不許。是時英兵不滿千。而兵勇及團練赴援者數萬人。皆畏敵火器。未能力戰。於是炸炮連日分五路入城。十一日。炮晝夜發。辛未夜。西關外洋樓大火。粤民火之也。先焚美利堅法

蘭西居室。次日始延及英館。凡昔十三行皆燼焉。喪失資財無算。英兵亦携火具焚綠濠居民數千家以報之。遂悉衆登舟。已夘退泊大黃滘礮臺。稍稍駛去。巴夏禮知法美二國館被焚。喜曰二國必與我矣。大抵羣酋隱謀。初守便宜。欲以兵刦盟改前約。俟得所欲。乃報國主。故其開砲入城。務作聲勢恐嚇。葉相亦微覺之。謂彼實無能爲。固不敢困我也。葉相狃前功。蓄矜氣。好爲大言以御衆。漸忘其無所挾持。每到危迫無措。亦常有天幸獲轉圜。默念與洋人戰。力必不敵。既恐挫衂以損威。或以首壞和局。膺嚴譴。不如聽彼所爲。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戀粵繁富。而未嘗不憚粵民之悍。彼欲與粵民相安。或不敢縱其力之所至以自絕也。其始終意計殆如此。英商以洋行被燬。所喪貨財多。憤甚。馳報國主。羣酋知不能隱。亦馳報國主。遂斂船退舍以待命。國主下議院議。上議院大臣力主稱兵。下議院紳民不允。有調停其說者。謂宜先遣特使至中土。請重定盟約。并索償欵。以邮羣商。不許。則先禮

後兵。理直辭順。乃可激衆怒用之。國主以爲然。簡二等伯爵額爾金赴粵。調派兵輪。分泊澳門香港俟進止。遣使告法美兩國合從之利。額爾金貽書葉相。大略謂舊約凡領事官得與中國官相見。所以聯氣誼釋嫌疑。故兩國無難辦之事。自廣東禁止入城以來。浮言互煽。壅閼不通。致有今日之釁。粵民燬我洋行。羣商何辜。喪其資斧。請訂期會議償欵。重立約章。則兩國和好如初。永無齟齬。否則即以兵戎相見。毋貽後悔。葉相謂其語悖狂。置不答。額爾金再三趣之。皆不答。法美兩國領事官。亦以燬屋失財。照會葉相。請酌給賠償。且言英已決計攻城。願居間排解。議者或勸撫定法美以成敵交。葉相謂彼皆比周以脅我也。遂不聽。且不設備。粵民揚言英使果來。當羣起擊之。額爾金淹留香港。久不得中國要領。欲與他省大吏議之。則皆以葉相握通商大臣關防。不敢攙越爲辭。欲入都。則是時未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無主之者。適法美兩國兵船至香港汲淡水。將赴日本。乃諷之同攻廣東。謂得志中

國。則日本不戰自服。遂與聯盟。七年五月。英師攻東莞不克。己丑。瓊州鎮總兵黃開廣以釣船紅單船百餘與英師戰於三山。我軍潰。英師追至佛山鎮而止。九月。諜報英船驟至。將大舉攻城。葉相笑曰。訛言耳。必無是事。十月戊申朔。忽有英法兩國小火輪船入粵河。竪白旗。示無戰意。遞照會仍言入城索償。及通商事。葉相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從。於是英法美三國兵船。皆集黃埔。十一月戊寅朔。進泊花地。癸未。進泊沙面。登河南岸奪民屋以駐兵。法人美人皆不欲戰。謂我於中國素無怨。何必棄好尋仇。英人謂曰。方今中國內寇益橫。又昧於外交之道。助之不知德。病之不知怨。貴國篤念交誼。中國且益自尊。謂小國不敢叛天朝也。貴國如不欲責償歟。我將獨進。如有所得。我自擅之。二國乃與約得利均沾。美船雖從而不助戰。英又兼供二國一月兵餉。當是時。文宗顯皇帝憂粵事。密戒葉相海內多故。餉源在廣東。凡馭洋人務持平。勿偏執釀釁端。葉相於英兵之退。既增飾擊剿獲勝狀以聞。累疏

稱英國主厭兵。粵事皆額爾金包冷巴夏禮等所爲。臣始終堅持不爲所脅。彼技已窮。自行服矣。粵民疾視英人。互播流言。或稱英屬國印度已叛。英兵敗績。連喪其渠。或稱英船遭颶風。火器已蕩盡。葉相撫以入奏。又稱英兵縱火焚民居。自致延燒洋樓。今反索償款。此端萬不可開。因自陳布置之方。駁辯之辭甚具。天子又特戒之。謂浮言難盡信。當相機愼圖。勿存輕視意。顧南北相距七八千里。實狀無由上達。又以葉相駐粵綜理洋務久。更事多。必有把握。故常優旨答之。迨相失事時。猶奉溫諭褒勉。蓋冀其措置得宜也。將軍巡撫司道進見。商戰守策。而葉相澹若無事。然或密詢其故。則曰。彼第作戰勢來嚇我耳。張同雲在敵中。動作我先知之。我不與和。彼窮蹙甚矣。張同雲者。本通事。葉相購爲外間者也。有識時者退而嘆曰。强寇豈可以空言應哉。己則無備。輒謂人窮蹙。譬猶延頸受暴客白刃。尚告人曰。彼懼犯法。窮蹙甚矣。自欺如此。禍其可紓乎。粵民自使相琦善蒞粵後。嘗疑大府陽勸陰撫。葉

相亦畏粤民之悍。遇事尤裁抑洋人。欲求衆諒。然粤民見葉相之夷然不驚。轉疑其與英人有私。及英人累致書不答。且不宣示。則愈疑之。僚屬見寇勢日迫。請調兵設防。不許。請招集團練。又不許。衆固請。葉相曰。姑待之。過十五日。必無事矣。乃乩語也。先是葉相之父志詵。喜扶乩。葉相爲建長春仙館居之。祠呂洞賓李太白二仙。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乩語告以過十五日可無事。而廣州竟以十四日先陷。人咸訝之。或曰。洋人賂扶乩者爲之也。然其事秘。世莫得而詳云。戊子。得密報。敵已分布巨砲。將攻城。或稱宜遣紳商赴船覘動靜。葉相盛怒。傳諭官紳士庶。敢有赴敵船者。按軍法。英人復照會葉相。一欲相見。二欲在河南岸建洋樓。三欲通商。四欲進城。五欲索償欵。及兵餉銀六百萬兩。仍不見答。己丑。英香港總督會同法美二國提督。張榜郭外。限以二十四時破城。勸商民暫避其鋒。庚寅旦。敵據海珠礮臺。礮聲如百萬雷霆。併擊總督署。開花彈芒燄四射。火箭入南門。延燒市廛。火光燭天。闔城

鼎沸。葉相微服奔粵華書院。千總鄧安邦。率粵勇千人。殊死戰。殺傷頗相當。以無後繼。遂不支。辛夘日未中。洋人登城。城內礮臺及觀音山頂。徧竪紅旗。葉相知城陷。始派弁持令箭出新城。懸萬金賞。調潮勇攻觀音山。戰良久。不能克。巡撫柏貴。檄紳伍崇曜等議和。往見葉相。仍以斷不許進城五字語之。壬辰。將軍穆克德訥竪白旗西北城上。開西門。縱居民遷徙。洋人塞城上礮門。分兵巡城瞭望。張榜禁止殺掠。謂此行惟仇總督。不擾商民也。癸巳。將軍巡撫會同出榜安民。謂和議可定。城內士民毋驚恐。伍崇曜等趨英使船。謁額爾金。不得見。見其繙繹官威妥瑪。領事官巴夏禮及通事張同雲李小春。往返三四。和議不成。英人索葉相甚急。乃以乙未夜移居左都統署圃之八角亭。戊戌。英人括總督署中財物。並取布政使庫銀二十萬兩以去。釋南海縣獄囚。分隊引路尋總督。己亥。突刼將軍巡撫都統至觀音山。詭云會說公事。旋搜至八角亭。擁葉相置大轎中。冠帶翎頂如平時。遂登觀音山。復飛轎

踰城出。薄暮舁入舢板小舟。携上火輪船。從者或以手指河。攝之以目。蓋勸之赴水也。葉相愷不悟。將軍巡撫等會疏劾葉相。旋得旨以乖謬剛愎之罪褫其職。壬寅洋人送將軍巡撫等還署。挾葉相至香港。猶每日親作書畫。以應洋人之請。從者力勸不可題姓名。乃自書海上蘇武。八年二月。英人挾至印度之孟加臘。居之鎭海樓上。惟武巡捕藍璸與一櫛工二僕實從。葉相猶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九年正月。藍璸病卒。葉相寢疾。西醫治之不效。三月丁丑卒。英人歛以鐵棺松槨。件以水銀。幷所作詩。歸於廣東。時人讀其詩。未嘗不哀其志而憾其玩敵誤國之咎也。因爲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蓋反言以嘲之云。詩曰

鎭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縱云一范軍中有怎奈諸君壁上看向戍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繪恨態愁容下筆難又曰零丁洋泊嘆無家雁札猶傳節度衙海外難尋高士粟斗邊遠泛使臣槎心驚躍虎笳聲急望斷慈烏日影斜惟有春光依舊返隔牆紅遍木棉花蓋葉相在鎭海樓洋官五日會相一次分報英國主及香港上海洋官而葉相之父當城破時倉皇出走未得音聞故其詩云然

英法兩國兵。久踞粤城不去。而北門外九十六鄉之義師起。設

團練局於佛山鎭。揚言戒期攻城。然心志不齊。號令不一。訖於無成。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藉以通隔閡。馭商民。粵民一激再激。葉相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非英所望也。然其意終在更定約章。索償欵。增商埠。又因粵事。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既而約事中變。科爾沁忠親王以重兵扼大沽。九年。擊敗英法兵船。英人退至香港。益募閩粵亡命。操練不輟。十年。復悉銳犯大沽北塘礮臺。連敗官軍。陷天津。逼京師。寇燄披猖。海內震動。英法兩國乃迫索巨餉。別訂約章。大得便利。視舊約加倍蓰焉。嗟乎。西洋諸國之勃興。亘古以來未有之奇局也。其得失利弊。與前史所著迥殊。非默究數十年。不能得其竅要。或視爲尋常。忽不加察。而大受虧損。或上下內外。堅持力爭。而無關至計。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衆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爲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英法兩

國於和議定後。至同治元年。始退出城。英人占將軍署爲領事廨。沙面造洋樓爲通商埠。法人占布政使署爲領事廨。幷踞新城總督署。改建天主堂。而粵人固無如之何。夫民氣固結。國家之寶也。善用之則足以制敵。不善用之則築室道謀。上下乖睽。互相牽累。未有不覆敗者。觀於粵人己酉之役。官民一心。措置協力。厥後志滿氣驕。動掣大吏之肘。微特中材以下不能用粵民。卽使同治以來中興諸將相當之。恐有大費躊躇者。葉相之瞻顧徬徨。進退失措。亦固其宜。尋至城陷帥虜。而粵人坐視不能救。其憤懣激昂之氣。亦稍頽矣。是果可常恃乎。昔侯官林文忠公。初禁洋煙之時。洋人未識中國虛實。有顧忌心。若使林公久於其任。未必無以善其後。乃使相琦善繼之。而大局一壞不可振。耆英伊里布又繼之。相議遂定。彼時舍此固無以弭外患而主和議者。例受人指摘。下流之居。未必如世俗所譏之甚也。粵民之與官相抗。亦琦耆伊三相有以激之。葉相見林文忠裕忠節諸公。或以挑釁獲重咎。或

以壯往致撓敗。而主和之人。又皆見擯清議。身敗名裂。於是可否兩難之中。別創一格。以蘄所以自全者。高談尊攘。矯託鎮靜。自處於不剛不柔不競不絿之間。乃舉事一不當。卒至辱身以辱國。而洋人燎原之勢。遂不可復遏。然則洋人之禍。引其機者琦相。決其防者葉相也。要之御非常之變。雖豪傑之士。鮮不智勇俱困焉。蓋因前事無可師。而俗論不可徇也。若以太平文吏。翰苑侍從之才當之。豈不難哉。豈不殆哉。

葉相廣州之變。亦中外交涉以來一大案。紀載者不下十餘種。或怨誹過當。或傳聞失實。惟粵人李鳳翔洋務續記一卷七弦河上釣叟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一卷。所書較爲明覈。余病其選辭未盡雅馴。且月日尚有未審。事蹟尚有未確者。乃集十數種書大加考訂刪次。并參覈江上蹇叟所著中西紀事。復附益以平日所素聞於粵人者。稍加論斷。以垂鑒戒焉。

中西紀事。謂粵城之陷。在十二月。洋務續記。謂在十一月。英吉利入城始

末。謂在十月。觀洋人於是月十七日賀元旦。乃中國冬至後十日也。自以洋務續記爲確。

方存之云。中西紀事。於英人陷粵城事。過嫌疏略。此外事記此事者數家。則又冗穢蕪蔓。傳聞失實。有不能擇言之病。此篇選辭雅馴。采錄精審。摹寫葉相與粵人及洋人心事。形容曲肖。卻無一語不確實。無一句不平允。至其隨事曲折。敘去意韻深遠。音調鏗鏘。篇中頓挫停蓄。或順遞。或逆接。或明揭。或隱藏。或豫攝下意。或總挈全旨。用筆自有法度。此種大文。殆得左傳漢書之神髓者。

伊犁之事

支那近三百年史

載淳（即同治）病篤。親王及政府各大臣。會議定皇嗣。是議也。載淳之叔父四人及八王實主之。時載淳已不能傳遺詔。乃以羣臣所議之得勅許者爲遺詔。遂決議。以西太后妹壻第七親王（即醇親王）之長子。入繼帝位。卽載湉也。改元光緒。時甫

三歲有半。入居養正殿。於是移政權於兩皇太后。（慈安及慈禧）兩后勵精圖治。已而慈安后崩。西太后乃獨握政權。

載湉襲位之初。伊犁民人。藉端紛擾。俄國商民。被害者衆。俄政府乘機使科哈夫士克將軍。率兵鎭壓之。以恩威招撫土民。各路土民靡然從之。亂平。俄遂以保護爲名。占據伊犁。先時喀什噶爾酋長阿古柏舉兵。各路不逞之徒。亦羣起而抗清。勢頗猖獗。蓋陰受俄國將軍所嗾也。於是清政府簡左宗棠爲總督。率兵討之。地方遼闊。餽餉不繼。然卒擊破之。逆酋授首。邊陲以戢。宗棠以喀什噶爾既平。欲乘勢規復俄所占之伊犁。清政府乃促駐劄邊境之俄官。將伊犁交還。開議數次。始由兩國全權使臣。於拉哇基議定交還條約。俄多所要索。清政府不允。當相持未下時。清國忽出奇計。召還使臣崇厚下之獄。後由俄公使緩頰。始赦之云。

清政府決意策廢拉哇基之約。以曾紀繹爲全權專使。遣往俄京聖彼得堡。再

與開議。未幾約成。其欵係俄國交還伊犂。清國出償金若干。和平結局。於是伊犂之紛議始解。時四千五百七十九年。西歷千八百八十一年（清光緒七年）也。當初開議時。俄國遣艦隊向支那海。使勒塞夫士克督之。此時清人亦日治戰備。已而俄國竟允所請。議論益囂。當時兩國礮彈不相接者。間不容髮。伊犂紛議雖平。而清政府仍不懈警備。自勒塞夫士克所統艦隊之離支那海也。亦益力於整頓軍務云。

當時英相格拉特士敦。勸清政府主戰黨不宜開釁。備陳俄國於東方兵力。與其制勝手段。使力主和議。北京主戰黨遂罷戰議。英人所以周旋其間。力勸議和者。其故何在。姑置不論。而和議之成。實在千八百八十年九月十五日。兩宮太后於北京躬臨議會。西太后頒宣勅諭主戰各大臣曰。干戈相見。勝負不可豫期。若我取敗。俄國必要求軍費。卿等當各以財產予之。以盡爲臣之義務。命李鴻章揮筆記之。於是李及各大臣皆變初衷。和約以定。在俄國議論亦分二

派。黑龍江總督考夫門將軍。主索清國賠欵。以充造鐵路之用。而不宜開戰。蓋當時俄國不獨財政艱窘。且由歐俄至西比利亞之東方。運兵運糧。均有未便。允清國和平訂約者。亦以此故。

安南之役

清法之役。由法國欲實行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之約。故派兵遠出。而清法之交涉因之而起。其結局至以安南爲法國屬邦。然就戰事觀之。法不得謂爲獲勝也。要之是役固非大戰。然於清國近世史。則殊有緊要關係。故記之。

歐人之入安南。昉於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二十二年。（西一千六百二十四年）其時當明天啟四年。有葡國教士。自澳門前往傳教。迄四千四百七十六年。（西一千七百七十八年）清乾隆四十三年。英屬印度總督華倫哈司丁司派楷普奴勒入駐安南。

法人之入安南也。則自教士哈哥卑姆（通稱安得倫僧正）始。時四千四百八十九年也。哈哥卑姆。天資豪邁。有智勇。能使安南王立鎮壓四境之大業。其後法國與安

南交涉。遂絡繹而出。四千五百五十七年。西一千八百五十九年 清咸豐九年。安南失歡於法國及西班牙。議欵未就。法西兩國聯軍攻安南。陷西貢。越三年。約成。安南王割讓西貢（卽下交趾）與法。此地遂爲法屬。法人料西哀旋溯江至雲南。經營安南之步愈進。四千五百七十二年 西一千八百七十四年 再訂條約。凡二十二欵。其第二欵云。安南國王有自主之權。無論何國。不得統之。法國遇安南有事。則當輔助。第十二欵云。法國得由海口經東京。直抵雲南。於是法遂得逞志於安南。

光緒初。法國總統。爲哥列威。內閣議長爲佛雷。蓋自監必得以來。法之俊傑皆苦於內訌。鬱勃之氣。無由伸。內閣反覆更迭。佛雷乘機責安南王不守條約之非。發軍征之。其司令官爲利威爾。唯兵不甚多。時四千五百八十年。西一千八百八十二年 清光緒八年也。

劉永福者。舊爲洪軍餘黨。當同治初。洪軍爲清軍所追。時永福退入安南邊境。安南王不能禦。反遣使招撫之。永福乃率黨數千。約爲王開墾天府鎭一帶山

中之地。限三年後起租。永福有膽識。好納四方偉人。訓練壯士。使其地成巨鎮。其軍皆勇悍。蹴山起壑。捷如猿猱。以勁旅稱。所謂黑旗兵也。

法將利威爾軍至安南。入河內。安南守將藉黑旗兵力抗之。利威爾奮勇襲擊。遂佔河內。時四千五百八十年(西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五月也。永福憤甚。悉銳助攻河內。復之。當時黑旗兵精悍善戰。中外交稱。安南國王遂決意親清敵法。已而利威爾欲解敵兵重圍。兩次出河內。雖於山西獲勝。旋敗死。孤拔繼之。率援兵攻山西。山西(山西爲東京城堡中最堅之城) 連戰三日。拔之。是時清兵已至安南。黑旗之勢亦張甚。大隊全在山西。故孤拔首攻破之。

山西城陷後。黑旗兵清兵及安南兵。皆退至北寧。深溝高壘。養精蓄銳以守之。法軍則駐守桑臺。明年三月。法國援兵至。其將布里耳。强悍絕倫。率阿爾塞兵進發。分全軍爲三隊。其一隊米洛將軍率之。從河內進。一隊納克烈耳將軍率之。從海東進。以驅逐黑旗兵及清兵。陷北寧城。尋據山西。佔興化鎮。以北寧太

原爲本營直至諒山鎭全破之。東京殆悉歸法人掌握。又攻擊順化府及其礮臺佔之。所訂順化府條約。安南雖陽受保護之名。而陰有屬邦之實矣。當東京葛藤之起。清國以法之擧動爲非。李鴻章與法公使布烈開議。不得要領。布烈爲法政府召還。以脫利克公使代之。與李開議於天津。仍不洽。一面由清國公使曾紀澤在法京與法相佛雷開議。紀澤以機敏之才。雄辯卓論。毫無所屈。並聲言法國若侵安南。清國唯知有戰而已。清政府旣以全力治軍備。復有黑旗兵互相援應。彭玉麟及張樹聲。亦各南下。爭安南之主權。費如許經營。法軍尙長驅陷山西。拔北寧。愈逼愈進。而未能奏效。

先是淸政府醇王恭王。意見相歧。東京戰事。朝議有二派。講和黨屬恭王。主戰黨屬醇王。兩不相下。至是恭王及軍機諸大臣均罷職。李鴻章與法國艦長非爾尼議平和條約六欵。其要旨爲不能償法國出兵東京之軍費。及廢去保護安南與東京之主權。東京疆域。依天然之界而定。開法國貿易於雲南及其隣

省。清兵撤退東京云云。此約於清國毫無所利。其故因未能抗法軍兵力而致此耳。於是依天津條約而行。法軍奉命佔據諒山。而清軍之駐紮諒山者。突襲擊法軍。此報達法國。法政府責清國失信。索賠欵二千萬磅。否則開戰。且遣公使北上。召集軍艦。此清法戰釁之原因也。

法國因諒山釁起。索賠二千萬磅。清政府拒之。一面簡曾國荃爲全權大臣。與法公使泊迭諾特開議。一面使駐歐清使曾紀澤與法相佛雷開議。然均未洽。戰釁又開。

法政府以和議不成。派將占基隆。取福州。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八月初四日。法國水師提督列司勃士率艦隊至基隆。致書其守將曰。二十點鐘內須將基隆讓出。守將置不答。遂擊其砲臺佔據之。時督辦臺防事宜劉銘傳聞砲擊基隆。大怒。率兵從法軍背後進擊。彈掠面而去。劉大言曰。人自尋彈丸耳。彈丸決不能尋人。苟存忠憤之心。彈丸自能避。我士卒聞之。奮攻法軍。法軍棄基隆。乘艦

遁。後法艦雖常出沒基隆近海。然不敢登陸矣。
是時孤拔屬意福州。率軍艦五艘泊於軍機局之對面。合其餘各艦都十四艘。
而清軍艦泊福州者僅九艘耳。八月二十三日晨。孤拔率精銳軍艦及猛烈水雷艇二艘。擬轟毀清國軍艦。午後。法艦威塔然砲擊清國第一等軍艦揚武。沈之。乘機擊其餘各艦。一時共毀七艘。更破福建船政局。鏖戰三時許。自是羅星塔礮臺及閩安金牌諸礮臺。皆爲所轟毀。孤拔如是苦戰。然法政府議論不一。
孤拔不得志。徒游弋於支那海上。後又據澎湖小島。以待本國政府之命。
法軍於福州獲勝時。納克列耳及米洛兩將軍所統陸軍。亦於廣西邊外連戰連勝。遂入鎮南關。清將楊玉科戰歿。董履高負重傷。諸軍皆潰。法軍遂據諒山。築砲臺於關外十餘里之文淵州。爲堅守計。廣西聞敗。商民驚散。潰兵剽掠。避難者羣向東走。城已空虛。雖有籌備。然不足禦法軍。先是幫辦軍務前廣西提督馮子材。及廣西右江鎮總兵王孝祺。至龍州募兵未集。孝祺聞敗。卽率數營

赴關外。然既在諒山敗後。又因馮子材所統八營。尙在東路。駐紮該地者。僅中軍二營。四千五百八十三年。（西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子材率一營至南關。約同孝祺攔集潰兵。急遣使請於巡撫潘鼎新。率八營盡赴南關。不允。子材乃率所部出關督勦。初九日。鼎新聞南關之警。命返兵西援。子材即察地形。視要害。築長墻三里。以爲廣西軍蓄軍之備。自以所部萃軍守之。適法軍封北海。斷廣西軍歸路。時廉州無將帥。請馮歸廉州。馮無東歸意。慨然曰。我兵雖一營。然不得輕移他處。二十七日。子材率兵破法軍。至二月初二日。法軍又來攻。子材擊之。不走。初七日。法軍駐諒山者。悉疾馳入關。計有四種。一爲法軍。二爲阿爾塞軍。三爲西貢客兵。四爲安南兵。子材宣言於諸軍曰。法軍再入關。有何面目見粵民。孝祺遂率淮軍擊退法軍。初八日。又與法軍劇戰。子材所督諸軍。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法軍雖精銳。然不能抗。十二日。清軍分三路攻諒山。敗法軍。自去年以來。清軍駐防之全境。悉復。安南民人靡然響應。然子材心猶未慊。慨然有掃

蕩北圻全境之志。將以二十五日率全軍窺北寧。適政府有停戰之令。子材乃解諸軍。時子材年七十。性剛毅。其臨軍也。短衣草鞋。躬先士卒。故士卒樂爲之用。

先是孤拔以艦泊北海時。不行其策。憤欲死。此時佛雷亦失國民輿望。不能久於其位。清法之間。遂立平和條約。兩國全權大臣會議於天津。訂新約十款。其要旨無異去年非爾尼提督與李鴻章所議之天津條約。蓋法自諒山啓釁。索償巨金。清國拒之。遂至用兵。勞師傷財。受害不淺。而此約內不復論及償金者。可知其讓清一步矣。

然法國兵機之精。殆非清國所能抗。特其政機動爲輿論所牽制。或進或退。無一定勝算。以故佛雷政策之敗。早爲李鴻章曾紀澤諸人窺破。清國因以曠日持久。疲敵於海上。乘其敝而擊之。勢如破竹矣。嗚呼。無鞏固主義。無遠大長策。於諒山臺灣福州苦戰之結局。至於如此。後之政治家。其亦引爲殷鑒哉。雖然。

爲清國者。亦可危矣。

朝鮮之變

日清兩國間之半島曰朝鮮。貧弱不能自立。舊爲清國藩屬。近時歐美各國相繼叩關。始自稱獨立國。以與訂交涉條約云。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八十年。（西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清光緒八年。六月朝鮮京城肇亂。襲日本使館。日公使花房義質。僅以身免。此時清政府遣道員馬建忠。提督丁汝昌。乘軍艦。率陸軍。從仁川入朝鮮。執大院君。（名李昰應字石坡）歸北京。自是而清日兩國各駐兵朝鮮京城。然朝鮮爲貧弱小國。不通歐洲文明。其士人分二派。一附清國。一附日本。邇來益相傾軋。各持主義。如冰炭之不相容。識者早知清日兩國必有戰爭也。

四千五百八十二年（西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朝鮮舉行郵政局開張式。各國公使領事及朝鮮大吏等。於是日宴會。時朝鮮改進派金玉均朴永孝等。遣刺客襲擊。戕朝鮮

大臣數名。日公使竹添進一郎。應朝鮮國王之請。率兵入宮城。護衛國王。亂民蜂起。與駐其地之清將袁世凱。合攻日本軍。已而竹添公使辭國王出城。歸使館。亂民縱火焚之。竹添逃赴仁川。此警傳至日本。士民咸大激昂。切齒扼腕。欲聲罪朝鮮。開釁清國者甚衆。或願獻軍費。或願充前鋒。時清法之戰。尙未結局。法國正佔領臺灣。日本若有戰意。則日清之戰。勢不可免矣。

然日本所以不乘此機者。恐英俄兩國。藉此肇釁。蓋俄雖據有海參崴。然氣候沍寒。每歲有四閱月結冰之憂。故冀得朝鮮。以制東洋咽喉。而英國則恐俄之跋扈東洋。擬佔據朝鮮巨文島。（又稱關門）以固海軍之根據。故清日若有戰事。歐洲强國亦必龍戰於太平洋。而東亞之民受其厄。此日本所以躊躇也。

既而日政府索賠於朝鮮。以外務大臣井上馨爲專使。遣至韓京。始開和議。日政府更與清國開議。簡宮內大臣伊藤博文爲全權專使。遣至清國。清政府令直隸總督李鴻章與開議於天津。卒結平和條約。紛議漸息。其條欵惟清日俱

撤退朝鮮駐兵而已。故議結甚速。然朝鮮之局未結也。至天津條約議畢。實四千五百八十三年。（西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清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四日。而法國之戰。亦於是時罷。

中東之戰

天津條約成。清以袁世凱爲辦理朝鮮通商事務全權委員。力擴國權。勢傾朝野。日本黨益失勢。其首領朴泳孝金玉均等。或死或逃亡。其政府媚清益力。半島之地。幾悉入清國之勢力圈。而於日本政府。則日以冷淡。

先是各國之與朝鮮通商也。皆與清以上國權言諸清政府。清政府懲外交之棘手。皆謝絕不與聞。各國有介日本爲先容者。日本於朝鮮之勢力計。與清不並容者也。而欲去清之勢力。不得不先絕朝鮮藩屬之分。乃先與朝鮮訂平等之條約。各國之介日本以通朝鮮者。皆如日本例。其後來者所結之約。無不皆然。清國既不問其訂約之權。於是朝鮮一國。世莫不認爲獨立國。日本政府之

政策。於以完成。然清政府未之知也。

兩皇太后之聽政也。奕訢子載訢實司行政。既而西太后獨握政權。與載訢不洽。罷之。以載湉生父奕譞代其職。時銳意治兵。陸海軍備。歲費千餘萬。於是特置海軍衙門。以奕譞奕劻李鴻章等領之。而陸軍數萬人。則悉歸李鴻章統轄。四千五百八十九年。命海軍提督丁汝昌率戰艦巡洋艦六艘。東巡於日本。後二年。李鴻章大閱海軍於威海衛。有能戰之艦十餘艘。大耀軍威於亞東。於是日本朝野震悚。汲汲整備軍事。不少怠。

四千五百九十二年。（西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明治二十七年）四月。朝鮮東學黨。作亂於全羅忠清兩道。政府大擾。焚王妃閔氏族。閔泳駿乞援於袁世凱。徵清兵。日本聞報。急派大鳥圭介率海軍馳入漢城。檄軍艦兼程趨仁川。而陸軍則由廣島陸續前往。時清兵則駐於忠清道之牙山。

大鳥圭介以是否獨立國詰朝鮮。朝鮮政府不知所答。電詢李鴻章。日本人密

斷其電線。報不達。則勉以獨立答。日人促其政府逐清兵。并要以供養日兵。朝鮮人力拒之。

時清國以東學黨既平。促日本撤兵。日本則逼朝鮮政府。令促清國撤兵。各執天津條約爲辭。議不決。會清國又執朝鮮爲藩屬之說。日本乃鳴其背約之罪。藉扶持朝鮮獨立之說。以發令宣戰。

先是七月二十五日。清國運兵船將赴牙山。日本游擊艦隊邀擊沉之。二十九日。其陸軍攻牙山之清兵。大敗之於成歡。八月初一日。日本乃發宣戰之詔。命陸軍大將山縣有朋。率第一軍入朝鮮。

清兵既敗於牙山。提督葉志超退保平壤。提督左寶貴衞汝貴援之。九月十五日。日軍急攻平壤。力戰拔之。乘勝窮追。渡鴨綠江。侵入清境。連陷遼東諸廳縣。當是時。清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艦隊十艘。護運兵船入鴨綠江。日本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率艦隊十一艘邀之。九月十七日。兩軍遇於大東溝外。劇戰二時許。

清失四艦。而日艦之負重傷者亦三。然清艦自是不復出。
時清國海陸連敗。李鴻章駐天津調度。而日本天皇亦移駐廣島以爲策應。令
陸軍大將大山巖。統第二軍趨遼東。陷旅順。更渡海入山東省。陷威海衞。
四千五百九十三年正月。清國餘艦屯劉公島。日本兵海陸逼之。沉其三。虜其
九。於是靡有孑遺。而營口田莊臺相繼陷。澎湖羣島又猝被奪於日軍。淸廷大
震。介美使求和。不可。二月。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赴日議和。三月。議定其要欵
如左。

一公認朝鮮爲獨立國。

二割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羣島。以與日本。

三賠償兵費二萬萬兩。

四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口。幷准內河通航。

俄羅斯之東略也。意在得東亞之海權。既得烏蘇里河以東地。乃窺伺遼東。日

遼之約成。遼東割。俄乃聯合法德以爭之。日本不得已。遂還遼東而復得償銀三千萬兩。日清之戰畢。清乃與俄締密約。許俄人屯兵築路於東三省。以酬其策。而俄人之政策。漸底於成矣。

附錄讓臺記并序　　中東戰記

日朝之啟釁也。傳聞中國願舉臺灣全島。贈諸英國。乃竟辭而不受。說者曰。此讆言也。或者臺人惡日而樂英。以訛傳訛。類於市中有虎。豈知事隔日久。漸露眞情。然非欲辨此謠。始特揭於衆也。近有責英以貪人土地者。俄都拿縛賜笛大日報。徐察其情僞。知英實非貪得無饜之流。但有可乘之機會。即攘而取之者也。遂舉此事爲證。以諷俄人。日朝之役或更疑英祖日以抑華不知英艦曾聚泊舟山以視日艦之舉動及日廷明言斷不敢縱艦入揚子江騷擾通商之局英艦始散試問舟山聚艦之故有能指英爲抑華乎而尙疑爲祖日乎附辨於此以質知者　爰錄其詞曰。

中東戰事將畢之際。中國以臺灣爲七省之屏蔽。倘淪陷於日本。將貽縱敵

之臺瑗願列邦。惟英可恃。因以贈之。是時英相羅士勃雷侯當國。聞此異事。不假思索。婉言謝絕。事聞於泰晤士報館。翌日。譯出英文。中國當別有公牘故云然歟取爲絕大新聞之冠。英人之閱報者。亦如我輩之疑信參半。各報館則共思探訪眞實消息。以供快覩。倫敦某貴人。向秉曼拙忒城大報館探風之職。比來訪明原委。書致其本館云。中東停戰議和。中國知日本議約大臣盡情婪索。政府承旨傳電至英。令倫敦龔仰蘧星使照援往謁外部大臣金不里。願以臺灣奉贈。而請英廷主持和約。以遏日使方張之燄。且杜日帥藉戰以爲挾制之階。金不里辭而不受。康按當時本廣學會督辦李提摩太君獻議於南北洋大臣酌擬華英相助之約四條具載本書初編第三卷之末中國倘俯採芻蕘與同商權度必願挺身而出既可遏日本婪割臺灣之妄想兼可杜俄羅斯進窺東三省之禍機何圖聚鐵六州鑄成大錯徒思割地以爲餌致遭投梭之拒哉且英國祇謀推廣商途不欲割人土地職諸往事信而有徵李君亦具言之矣 甫越數日。龔星使又命駕至外部。但言欽奉朝命。實願以全臺相贈。務祈隸入版圖。至於日本之事。則竟一字不提。金不里大臣更以爲異。即問慨然惠贈之故。星使實告之曰。英國之海島與中國爲鄰。五十年

來。毫無窒礙。（蓋指香港而言）一也。日本必索臺灣。以署和劵。中國不願任高自期許之國。好動不好靜之人。實逼處此。二也。臺灣爲中國南省之外蔽。若爲日本所佔。倫漸塞揚子江之口。而扶蘇閩兩省之心。其險不可思議。三也。夫是以願贈貴國也。金大臣仍力辭之。且曰。此非本大臣之忘情於貴國也。亦非敝國之郤地以示廉也。貴國惘惘而贈之。敝國昧昧而受之。於英無利。於華有害。是以辭也。星使問無利有害之故。則曰。敝國無端得地。他國貪涎難嚥。妬眼倍明。幾爲衆矢之鵠。所謂於英無利也。貴國之贈臺灣。固曰求免於險也。豈知環伺於旁之諸歐國。將援一國有利。各國均沾之條約。以與中國相周旋。法在南也。俄在北也。皆久思蠶食華地者也。且目下失和之日本。豈能嘿爾而息哉。中國設爲巧計。英國露其威稜。遂致戰勝後應得之利源。等於望梅止渴。吾知議和之使。必將分外拒絕。或且勒索他地。以補臺灣之缺陷。所謂於華有害也。金大臣之語。明白曉暢者若此。余更不知中國曾舉臺灣別

贈他國否也。若專以我英而論。於此事之始末。則誠善爲華謀也。余謂英貴人自謂也中國是時。心慌意亂。茫無端緒。或且有人獻計曰。今姑舉臺以贈諸英。及至東禍克紓。仍可向英索取。而執英坐觀成敗。無平空得地之理。以爲藉口似此之事。雖不能指以爲必有。度亦未嘗不作如是想。原注中國招商局輪船初戰則交於英今戰或交於德或分交他國或匿而不出事後則仍歸於華倘舉臺以例則局何不可暫交於英而仍操索還之左劵惟含意未伸不能決爲信然耳得毋視同兒戲乎。曼拙式報得書。據以錄之。不知我俄於意云何。余謂拿縛賜笛報自稱也英國得此絕好機會。且屢經人誘掖奬勸。乃視千里膏腴之地。幾同敝屣。非但能翛然遠禍已也。其愛華而不忍使華罹禍之心。彌復昭然若揭。我俄見之。能無內愧哉。抑又聞諸英國挌羅勃報曰。中國讓臺之議。起於張香帥也。香帥中國之大才人。且自強不息之君子也。達其意者。海關稅務司也。稅務司告知上海英總領事。乃轉禀英相羅士勃雷侯也。辭之者。羅侯也。傳聞異詞。宜兩存之。

臺民何罪篇

中東戰記

臺灣全境。隸屬仁宇。休養生息。歲更二百。不圖日本難作。鮫人蜑客。妄肆覬覦。七省屏蔽之區。千里膏腴之地。忽稱臣於島族。遂永絕於天朝。此志士仁人所同聲痛哭者也。日本既遂其慾。設官分職。視爲固有。臺民乃揭竿斬木。日有所聞。或謂眷懸清時。志圖盡滌腥羶。重沾醲化。或謂遭逢亂世。意在同塗膏血。一暢殺機。而不知皆不盡然也。西人有深知底蘊者。自臺南廈門等處。致字林西報館書云。臺民聚衆鬨鬧。散居各地之日人。本屬無多。紛紛逃遁。或竟盡遭屠戮。日官派兵往剿。臺民受害更深。且罔知敎化之日兵。虐待臺民。慘無天日。臺民愈不甘服。我等平心論之。日本平時刑律。參酌泰西之良法美意。實屬遠勝於中國。乃據臺以後。偏舍文律而用軍法。雖有安民告示。不過一紙具文。於是軍中之末弁材官。本不應有治民之權者。亦復如社鼠城狐。四出爲患。甚至姦淫擄掠。無所不爲。臺民惡日之心。激而愈怒。然手無尺寸之柄。即使譁然並起。人得以反叛律之。惟任乘權藉勢之流。視同魚

肉而已。總而言之。日人受臺人之害。大半由其自取。臺人受日人之毒。竟至控訴無門。而碧血青燐。遂徧於鯤身鹿耳矣。又有一端。臺日之人。言語不通。而舊時華署之蠹胥劣役。則夤緣於日官之門。日官略諳官話。若輩略諳土語。每遇一事。動由傳譯。若輩遂上下其手。借日官以虐臺民。積之久焉臺民怒日官之慘酷。不知若輩之奸刁。日官恨臺民之囂陵。不悟若輩之蒙蔽。而赤嵌城下。不啻黑暗獄中矣。禍臺既有二端。治臺永無一是。且日本又偏地設局。抽捐征稅。臺盜涎其所有。或刼其局而殺其人。日兵遽至。不分良莠。沿村剿洗。頃刻之間。人煙斷絕。嗚呼哀哉。臺民何罪。而乃遭此浩刼哉。以上皆西人語也。日本總督則曰。臺民不服之故。一緣雲林未歸日屬之前。本爲盜賊淵藪。一緣日本收臺以後。辦事太弱。養兵太少。（嗚呼辦事再强養兵再多其將欲殺盡臺民乎）若輩遂起亂心。查臺盜巢穴。近於內山。與生番爲鄰。出則有財可刼。入則有險可據。華官久無所措手。附近村農。常斂錢以餽之。冀保其產業性命。今此風猶未

能絕。爲之渠帥者。一爲中國武員。一爲素來盜首。我兵往剿。殊棘手也。

滿夷猾夏始末記

第六編　紕政蘊孽記

記和珅

中國秘史

乾隆中葉。和珅以正紅旗滿洲官學生。在鑾儀衛當差。選舁御轎。一日大駕將出。倉猝求黃蓋不得。高宗云。是誰之過歟。各員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應聲云。典守者不得辭其責。高宗見其儀度俊雅。聲音清亮。乃曰。若輩中安得此解人。問其出身。則官學生也。和珅雖無學問。而四子書五經則尙稍能記憶。一路舁轎行走。高宗詳加詢問。奏對頗能稱旨。遂派總管儀仗。升爲侍衛。洊擢副都統。遂遷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尊寵用事。旋由尙書授大學士。蓋自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後。寵用益專。其子豐紳殷德。復指尙公主。而權勢愈薰灼矣。性貪黷無饜。徵求財貨。皇皇如不及。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饕貨權門。結爲奧援。高宗英明。執法未嘗不嚴。當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

霖之倫。贓款纍纍。屢興大獄。侵虧公帑。鈔沒貲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爲他代所罕覩。其始未必非皆和珅之黨。迨罪狀敗露。和珅不能爲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愈衆。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爲自全之地。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爲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當是時。阿文成公以元勳上公首相。爲樞府領班。然於十餘年中。常奉朝廷之命。出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席不暇暖。和珅益得潛竊魁柄。行文各省。凡有摺奏。並令具副封。先白軍機處。專政既久。吏風益壞。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和珅復任意稽壓軍報。並令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級。以邀獎敍。而和珅亦得晉封公爵。且於覈算報銷。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能不侵尅軍餉。教匪且愈勦愈多。幾至不可收拾。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高宗龍馭上賓。和珅被言路廣興王念孫等。列欵糾參。初八日奪職下獄。十八日賜和珅自盡。厥後節次查鈔家產。定親王綿恩。奏呈查出正珠朝珠一掛。仁宗閱之。謂正珠朝珠。爲乘輿服用珍物。豈臣

下所應收藏。深爲駭異。定親王奏稱曾詢之和珅家人。供稱和珅日間不敢帶用。往往於鐙下無人。私自懸掛。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即家人亦不得聞悉。諭旨此種情狀。竟有謀爲不軌之意。若此事敗露於正月十八日以前。卽不凌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自盡。俾逃顯戮。姑免磔尸。伊子豐紳殷德著革去伯爵。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緜恩等能細心查出使和珅逆蹟。不至掩覆。辦理甚爲認眞。均著交部議敘。未幾。廣興由給事中擢左副都御史。旌其糾劾和珅之功也。而和珅在嘉慶三年以前。用事二十餘年。竟未一挂彈章。惟乾隆間御史曹錫寶。劾其家人劉全藉勢招搖。家貲豐厚。高宗派大臣查覆。皆曰無之。曹錫寶奉嚴旨詰責。此時已卒。亦奉仁宗特旨贈左副都御史云。

查鈔和珅住宅花園清單

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興。兵科給事中廣泰。吏科給事中

王念孫等。奏參和珅弄權舞弊。僭妄不法。本日奉旨將和珅福長安拿交刑部嚴訊。並查鈔家產。本日奉旨派八王爺。七額駙。劉中堂。董中堂。訊問。隨上刑具。監禁刑部。派十一王爺。慶桂。盛住。同鈔和珅住宅。派綿二爺鈔和珅花園。十一日。奉上諭。昨將和珅家產查鈔。所蓋楠木房。僭侈踰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珠尤大。又有眞寶石頂數十顆。並非伊應戴之物。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所藏金銀玉石古玩等類。尚未鈔畢。似此貪黷營私。從來罕見罕聞。除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定擬外。著通諭各督撫將指出和珅各欵。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欵跡。據實迅速覆奏。同日奉上諭。據十一王爺。綿二爺盛住慶桂等。具送查鈔和珅住宅及花園。並劉馬二家人宅子等處。金銀古玩清單進呈。十六日奉旨將和珅罪狀二十欵。傳諭王公大臣。及在京文武三品

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十七日奉上諭。前令十一王爺盛住慶桂等查鈔和珅家產。呈送清單。朕已閱看。共有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將原單交八王爺。緜二爺。劉中堂。盛住。會同戶工二部。悉心公同估價。另單具奏。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著存戶部外庫。以備川陝楚豫撫郵歸農之需。十八日奉上諭。和珅悖逆專擅。罪大惡極。姑免肆市。賜令自盡。固倫額駙暫留伯爵。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欽此。

正屋一所十三進七十二間 東屋一所七進三十八間 西屋一所七進三十三間 徽式屋一所六十二間 花園一所樓臺四十二座 東屋側室一所五十二間 欽賜花園一所樓臺六十四座四角樓更樓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 雜房一百二十餘間 古銅鼎二十二座 漢銅鼎十一座 端硯七百餘方 玉鼎十八座 宋硯十一方 玉磬二十八架 古劍十把 大自鳴鐘十九座 小自鳴鐘十九座 洋表一百餘個 大東珠六十餘顆每顆十兩 珍珠十八顆手串共二百二十六串 珍珠數珠十八盤 大紅寶石一百八十餘塊 小紅寶石九百八十餘塊 藍寶石大小共四千七

十塊 寶石數珠一千零八盤 珊瑚數珠三百七十三盤 蜜蠟數珠十三盤 寶石珊瑚帽頂二百三十六個
玉馬二匹高一尺二寸長四尺 珊瑚樹十棵高三尺八寸 白玉觀音一尊漢玉羅漢十八尊長一尺二寸
金羅漢十八尊長一尺八寸 白玉九如意三百八十七個 玭璽大燕碗九十九個 白玉湯碗
一百五十四個 白玉酒杯一百二十四個 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銀碗碟四千二百八十八件 嵌玉
如意一千六百零一個 嵌玉九如意一千零十八個 水晶酒杯一百二十三個 金鑲玉箸五百副 整玉如
意一百二十餘枝 金鑲象箸五百副 白玉大冰盤二十五個 玭璽大冰盤十八個 白玉煙壺八百餘個
玭璽煙壺三百餘個 瑪瑙煙壺一百餘個 漢玉煙壺一百餘個 白玉唾盂二百餘個 金唾盂一百二十一個
銀唾盂六百餘個 金面盆五十三個 銀面盆一百五十個 金浴盆六十四個 銀浴盆八十三個 鑲金八寶
炕屏四十架 鏤金八寶大屏二十三架 鑲金炕屏二十四架 鑲金炕牀二十牀 四季夾單紗帳
全 老金鏤絲牀帳六頂 鑲金八寶炕牀一百二十牀 金鑲玻璃炕牀三十二牀 金珠翠寶
首飾大小共計二萬八千件 金元寶一千個每個重一百兩計銀一百五十萬兩 銀元寶一千個每個重一百兩 赤金
五百八十萬兩估銀一千七百萬兩 生沙金二百萬餘兩估銀一千八百萬兩 元寶銀九百四十萬

兩洋錢五萬八千圓估銀四萬零六百兩制錢一千五十五串估銀一千五百兩人參六百八十餘兩估銀二十七萬兩當鋪七十五座查本銀三千萬兩銀號四十二座查本銀四千萬兩古玩舖十三座查本銀二十萬兩玉器庫兩間估銀七十萬兩綢緞庫兩間估銀八十萬兩洋貨庫兩間五色大呢八百板鷩蓊一百十板五色羽緞六百餘板五色嗶嘰二百餘板皮張庫一間元狐十二張各色狐一千五百張貂皮八百餘張雜皮五萬六千張磁器庫一間估銀一萬兩錫器庫一間共估銀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七兩珍羞庫十六間鐵黎紫檀器庫六間八千六百餘件玻璃器皿庫一間八百餘件貂皮女衣六百十一件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雜皮男衣八百零六件雜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棉夾單紗男衣三千二百零八件棉夾單紗女衣二千一百零八件貂帽五十四頂貂蟒袍三十七件貂褂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雙藥材房一間估銀五千兩地畝八千餘頃估銀八百萬兩

外鈔劉馬二家人宅子內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間金銀古玩估銀三百六十八萬六千兩衣飾器皿估銀一百四十一萬三千兩洋貨皮張綢緞估銀三萬兩人參估銀四萬兩當鋪四座本銀一百二十萬兩古玩舖四座本銀四萬兩地畝六百餘頃估銀六十萬兩市房二十七所契價銀二萬五千兩

以上清單。係近見世俗傳鈔之本。從友人處錄得之。已估價者一、六十六號。既有銀二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餘兩之多。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遍閱王益吾祭酒先謙所纂東華續錄。恭讀嘉慶四年正月十五日諭旨。宣示和珅大罪二十款內。以和珅家內銀兩及衣服等件。數逾千萬。爲十七罪。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埋藏銀百餘萬兩。爲十八罪。通州薊州。均有當舖錢店。查計貲本不下十餘萬。爲十九罪。查鈔家人劉全貲產竟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珠珍珠手串。爲二十罪。則與此單查鈔之數。迥不相符。及攷此單所錄連日所奉諭旨。與東華續錄相同。惟十七日上諭宣示查鈔家產估價之數。則東華續錄無之。余猶疑和珅定罪時。其家產尚未鈔竣。此係後來陸續所鈔之數。世俗所記。或顚倒其月日耳。既又讀東華續錄。是年四月廿五日諭旨云。前據薩彬圖奏和珅財產甚多。斷不止查出之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弊。刑部查審時。司員意存含混。請密派大臣研鞫追究等語。朕當即詳加開導。昨

又據奏向伊親戚問出和珅家掌管金銀內帳使女四名。請交伊一人至慎刑司提訊。吏屬乖謬。薩彬圖係副都統。並非原派籍沒和珅之員。忽思越俎。欲以一人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實從來未有之事。朕特派怡親王永瑆。尚書布彥達賚。同薩彬圖提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出朕所料。王大臣從未於朕前奏及和珅財產隱寄。乃薩彬圖屢以爲言。豈視朕爲好貨之主。以此嘗試乎。自古有籍沒之例。所以懲戒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此項查鈔貲物。縱有隱寄。自朕觀之。亦不過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輾轉根求。近於搜括耶。薩彬圖摺內有和珅窖藏金銀不離住宅之語。和珅之宅已賞慶郡王永璘居住。和珅之園已賞成親王永瑆居住。以王府寓園。令番役多人偏行掘視。斷無此事。薩彬圖謬妄冒瀆之咎。實難寬貸。著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統開缺。另簡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珅貲產妄行瀆奏。欽此。大哉皇言。洵足昭垂萬世。由斯以觀。則查鈔和珅家產。似已盡括於正月十五日諭

旨之中。故薩彬圖疑其尙多隱匿。然和珅花園及其珠玉寶玩等類。亦最爲精華所萃。當時尙無估價。再合之地畝八千餘頃。及隨後查出當鋪銀號之資本。其數亦已不貲。豈實有數萬萬兩之多。而薩彬圖尙以爲少耶。抑此皆陸續查鈔。隨即賞賜王大臣及公主。未必盡發明諭。故薩彬圖有所未及知耶。又豈查鈔之物。呈明入官者。不過如正月十五日之數。而世俗私相傳鈔之本。乃其實數耶。抑或當時共諗和珅之富。遂於查鈔淸單之下。浮寫其估價之數日久相沿。遂莫能辨眞僞耶。總之此單傳鈔已舊。余所見數本。大致相同。斷非憑空揑造。而與東華續錄。又似不無牴牾之處。蓋私家記載。頗資耳食。難盡爲憑。官書又外間所不能多見。事隔九十餘年。見聞已歧異若此。茲特彙誌於此。以待蒐致。并質世之博物洽聞者。嗟乎。乾隆中葉。最爲天下全盛之時。不幸和珅入相。倚勢弄權。貪婪罔忌。自督撫以至道府。往往布置私人。或畏其勢燄。競營獻納。以固其位。寖至敗壞吏治。刻剝民生。釀成川楚敎匪之變。元氣一朘。至今未復。

而和珅卒伏其辜。一朝籍沒。多藏厚亡。豈不信哉。亦書之以爲貪黷無饜者戒也。

捫蝨談虎客曰。世每稱和珅曰權臣。實則有清一代。無所謂權臣。若和珅者。不過一佞臣耳。語其階進之所由。既不過羊頭羊胃之列。其得志後。則舍貪黷外。他無技也。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氣。遂盡斲喪於彼豎子之手。其罪狀久經暴著。不必追論矣。最可駭者。被抄之家產一百零九號。已估價者不過二十六號。而値價已二百二十三兆八十九萬兩有奇。其未估價者尙八十三號。爲三倍半。若以比例算之。豈不當爲八百兆兩有奇耶。甲午庚子兩次賠欵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矣。政府歲入七千萬。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當一國十年歲入之半額。而强天下可駭之事。孰有過此。然亦可見中國物力之厚。實有足以供其揮霍之需者。不然。雖以法國路易第十四。史家言其私產猶不過二千餘萬。四十倍之。猶不足以當一大清國

之宰相也。雖然。以彼一人之故。盡吸漢族四萬萬之母財。以縻諸不生利之地。於是中國人始不聊生。而舉國朝野上下。至今皆以患貧爲膏盲病矣。種其因者乾隆朝也。刈其果者今日也。乾隆中葉以後。海宇騷然。迄今百年。未嘗得一寧日。嗚呼。和珅雖區區一嬖倖。其於中國近世史之樞紐所關係不亦重耶。顧和珅何能爲此。有使和珅能爲此者。吾輩徒詈和珅。和珅其猶將呼冤於地下也。

又案口碑所傳。和珅家產。實盡入內府云。事屬曖昧。疑莫能明也。顧讀上諭駁斥薩彬圖瀆奏之語。其詞抑何閃爍。且嘉慶初葉司農帑儲。不聞加羨。然則此八萬萬金之巨額。究何往也。民之多言。抑有由矣。嗚呼。圓明園一役。義和團一役。和珅二十年之儲蓄。已不脛而走於各國之博物園矣。螳螂與黃雀。擾擾何時休。所難堪者。漢族點點滴滴之血汗。以間接又間接而剝膚以盡耳。痛哉。

記釐捐

甦民

滿清一代之政。役繁賦重。猶曰仍明之舊也。至於釐捐之瑣碎煩苛。盡肩挑背負之小販。而無不受其虐害。則較明季之雜派、餉捐。有甚之矣。向見鄭觀應釐捐論。摘奸發伏。眞如溫嶠然犀。夏禹鑄鼎。魑魅罔兩。鬚眉畢現。茲錄於左。以見人心之所由失焉。

附釐捐論

鄭觀應

釐捐之設。由於髮逆之亂。軍餉不繼。徵及毫芒。原屬朝廷不得已之舉。故議曰軍務敉平。即行裁撤。屈計髮捻肅清垂三十餘年。屢經奉旨裁併。無如疆臣總以安置冗員爲事。初則藉口於善後。繼則借名於海防。廣東有海防捐。籌防捐。臺礮捐。牙帖捐等名目。上海有落地捐。籌防捐。（上海向有籌防捐凡華商報關者須照洋關稅納半所以華商之貨槪託洋人代報免抽籌防捐所謂爲叢驅爵耳）若所抽之數。涓滴歸公。名實相副。雖捐於民而猶利於國。無如厘抽十文。國家不過得其二三。餘則半飽私囊。半歸浮費。國家

何貪此區區之利。而縱若輩殃民乎。近內地局卡林立。往往數十里之遙。其間多至數卡。或謂商賈走私。見某處有卡。則思偸漏。聞某處有捐。則將繞越。此防而彼竄。東堵而西行。以致走漏日多。收捐日絀。故不得不多設卡以防之也。然而既設卡以防走漏。不得因防走漏而復加捐。今乃過一卡有一卡之費。經一卡抽一卡之厘。此何爲乎。欲紓商困。則宜示限制。凡商賈過衝要之卡。既完厘後。即給以憑單。所經分卡。一體查驗放行。不得重捐。倘前卡未及完厘。准在後卡補完。以示體恤。將無關緊要之卡。一律裁撤。既可便民。亦可省費焉。所以論者謂病民之端。莫甚於厘卡。然而落地之有捐猶徵也。莫患乎不肖委員從中勒索。照章之科罰猶淺也。莫甚於司事巡役故意爲難。此皆積弊之宜除者也。邇來趨巧商人。多有陋規之獻。委員得其費。則任意放行。否則必多方挑剔。司事巡丁。更同惡相濟。狼狽爲奸。商船之過卡者。每月贈以銀錢若干。則查艙時便潦草從事。所載貨物十成。有以二三成完厘

者。其有不先納賄者。則視之如寇仇。待之如奴婢。措留刁索。無惡不爲。楊然靑云。間嘗參究厘金盈虛損益情形。而知其故有五。厘局委員。大則太守。小則縣令。似不致貪黷以玷官箴。詎知候補人員。皆視厘局爲利藪。鑽營者有之。奔競者有之。甚至賄賂公行。苞苴迭進。差一到手。便以爲此乃生財之地。機會不可失也。於是以多報少。百計彌縫。而司事差役。又層層尅扣。其寔數上解者。大約不過十之三四耳。於庫欵曾何裨乎。其故一。西人傳敎以來。民敎動至齟齬。匪徒又從而煽惑之。往往焚燬敎堂。戕害敎士。事定後則須賠款。或數千金。或數萬金。至蕪湖一案。多至十一萬金。以有限之財。補無窮之累。雖抽厘日盛。其如耗費之過鉅何。其故二。商務旺則厘金多。商務衰則厘金少。此自然之理也。今中國商務。盡爲洋人所奪。查光緒十三年進口貨計一垓零二兆二億六萬三千六百六十九兩。十四年計一垓二京四兆七億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三兩。十五年計一垓一京零八億八萬四千三百五十

五兩。十六年計一垓二京七兆零九萬三千四百八十一兩。觀乎此。可知洋貨日盛一日。夫西人貨物多入中國一分。即中國商務多爲傾軋一分。厘金不能日增。庫款不能日裕者。職是故也。其故三。自講求製造以來。需鐵甚鉅。需煤更繁。即以日本英吉利奧斯的亞三國而計。前年售煤至中國。計二十六萬八千噸。值銀二百餘萬元。如軍械等類。爲數更多。夫以庫款之所入止有此數。而耗之者正無窮。雖欲不絀也得乎。其故四。自鄭州決口而後。河患頻仍。前後費帑。不下數千萬金。而又繼之以災荒。如山陝之大旱。江浙之淫雨。朝廷蠲免錢糧。撥款賑濟。爲數頗非小可。且大荒之後。十室九空。物力既衰。厘金必減。是亦庫款支絀之一端也。其故五。有此五故。此所以厘金雖抽。終無裨於庫款。何如酌量減免。反可惠彼商民。各商賈僉謂害商病民者。其害有十。土產之物。逢卡納稅。運之遠方。甚有稅款視成本更巨者。土物不能遠流。其害一。凡貨以速爲貴。以鮮爲美。凡遇關卡。必須俟其逐件盤查。然後

放行。過一鄉。越一城。逢卡三四處者。則盤查之久。已將一日。不惟時不能速。且貨經其三掀四覆。已鮮色全無矣。又將焉售。其害二。絲茶上市。則派扦手多人。如遇行人之有鋪蓋箱籠者。必飭之停車。翻箱倒篋。行同刦盜。其搜捕情形。有令人不堪寓目者。致行旅爲之裹足。其害三。分卡棋布星羅。凡有肩擔負販之流。揣揣焉必納稅。如有繞越。則必指爲逃捐。重索苛罰。甚有棄業而他徙者。其害四。土貨無捐。洋貨有捐。有土酒盛於洋玻璃瓶者。即指玻璃瓶爲洋貨。擬罰。其害五。又自行携帶手巾一二條。爲卡丁所執。指爲貨樣先行出賣。豫爲走私地步。亦擬罰。其害六。有渡船搭客報關之貨。斤兩不符。不但該貨被罰。更要全船充公。所以粵東佛山昔年有罷市之事。其害七。有隨帶高麗參一二枝。或零星自用之物。皆以爲私。或插贓誣害。執以苛罰。其害八。菱湖各絲行與捐局議定。凡絲止稅出不稅入。蓋鄉人携絲至鎭。賣不賣未定。斷無先捐之理。有卡中司事。見鄉人載絲赴鎭。因其老實。指爲漏稅。罰

銀數元。以後視爲利孔。老絲客有不允捐納者。該卡司事。持竹片向絲客亂擊。幾致身無完膚。事載滬報。其害九。有客自遠方返里。攜帶行李輜重。不知捐例。因被責罰。然傾箱倒篋。爲匪類所窺。中途被刦。其害十。其餘無故留難。得賄私縱。因苛罰而致商賈罷市者。不勝枚舉。雖飲食日用之微。西人帶入中國。尙不納分毫之稅。况民間瑣屑之物。顧可一一抽厘乎。嘗聞某處厘卡。凡食物及箕帚。無不加捐。雖一二件亦必掯阻。不捐即强攜以去。有內地設落地捐局。民間抱布入市。每疋抽厘八文。向章五疋起捐。少則不捐。今則一疋亦捐。有設海防捐者。一巾一扇一鞋一襪亦捐。民皆苦之。試思大商巨賈。貲本重盈。稍稍捐取。尙不致大害。獨此肩挑小販資本能有幾何。亦任意苛求。毫無顧忌。或攜其物。或取其錢。是以鄂撫譚敬帥出示免捐雜厘。幷定章程數條。一爲鮮魚鮮蝦擔。一爲鷄鴨擔。一爲鷄蛋鴨蛋擔。一爲青菜葱韭擔。一爲柴薪稻草擔。一爲果品食物擔。一爲抱布疋求售者。凡估值五串以內。

皆准免捐。實爲法良意美。擬請各處厘卡。均照此行。無論何種瑣屑之物。凡值五串以內。一概不准抽厘。則小民受惠良多。而於庫款仍無損失。瑣屑物件。捐與不捐。原與國課無關輕重也。更聞不肖司巡。更巧立各色名目。剝削商民。如飯食等名色。不一而足。無非爲營私之計。即與辨論。彼且藉口於定章如是。并非格外索取。是使商民於正項厘捐外。又多幾許私派。謂商力能不日難乎。嗟彼商民何以堪此爲今之計尤須嚴除積弊除弊之法首在選誠正委員示之以賞罰嚴之以考成委員得其人自能嚴以馭下而司事巡丁亦不敢作弊其有顧充巡丁司事者須納銀爲質并覓妥實保人倘有不法事情除罰去質銀惟保人是問外即行斥革嚴加治罪庶幾罰一儆百或不至魚肉鄉民也總之厘捐不撤。商務難以振興。莫若將所有厘卡。一律裁撤。併歸洋關。鄙見於土貨出產之處。加抽落地捐。及至出口時。再抽一洋關稅。後則任其所之。絕不再徵。以免洋人取巧。東洋人改造土貨出口西洋人用三聯票出口均可爲免厘金之法至各處鹽務。即就出鹽之地。編入正賦。謂之鹽賦。如田地之有賦稅。由州縣官按畝徵收。各官及兵勇巡船。悉行裁撤。則節省耗費甚鉅。或仿外洋之例。出售印花。蓋稅餉印花。大小不一。小者

如外洋書信館之印花。俗呼爲公仔頭者。凡寄貨物。提單匯票。論稅之輕重。即粘印花之多少於貨物之上。而無巡丁委員勒索等費。方今聖明在上。固已興利除弊。澤溥蒼生。矧茲理財之要圖。可不速加整頓。以紓吾民之積困乎。

附錄錢江歷史二則

錢東平江者。浙之歸安人也。自負才氣。跅弛不羈。有俯覗一世之概。故無鄉曲譽。薄游廣東。亦落落寡所合。會林文忠禁煙。英夷肇釁。江心憤其事。遂集衆舉義。與夷爲難。所作檄文。多所指斥。大府惡之。坐以法。遣戍新疆。當未至之先。新疆諸人。固已聞其名矣。既抵戍所。自將軍以下。皆折節與交。江口若懸河。議論激昂慷慨。同人皆推服之。尊爲上客。未幾。遇赦歸。歸後又游京師。出其縱橫捭闔之說。遂名動公卿間。或勸以仕。江不應。頗以魯仲連自命。時值洪楊陷金陵。世事孔亟。江乃曰。此吾錐處囊中脫頴而出之時也。遂乘薄

笨車出都。出都日。送者車數百輛。柩冠蓋之盛。其時副都御史雷公以誠。辦理糧臺。開府邵伯埭。江懷刺上謁。抵掌而談。雷公大悅。辟至幕府。幾於一則仲父再則仲父之契焉。當是時。江北屯兵數萬。儲胥甚急。公以轉餉爲職。而各省協餉不至。空手不名一錢。庚癸頻呼。行有脫巾之變。焦愁仰屋。莫展半籌。江爲之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千餘紙以勸捐軍餉。隨時隨地。即行塡給與從前繳銀累載奏奬不聞者。迥然不同。富人朝輸貨財。夕膺章服。歡聲載道。踴躍輸將。不旬日。遂得餉十餘萬。又創立抽厘法。於行商坐賈中。視其買賣之數。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經紀者免。居者設局。行者設卡。月會其數。以濟軍需。所取甚廉。故商賈不病。所入甚鉅。故軍餉有資。源源而來。取不盡而用不竭。不期月。又得餉數十萬。資用既裕。兵氣遂揚。江上諸大帥。倚雷公若金城。而公亦視江如左右手矣。當是時。江之名聞天下。然江恃功而驕。使氣益甚。玩同幕於股掌。視諸官如奴隸。咄嗟呼叱。無所顧忌。於是上下交惡。譖

毀日至。雷公亦稍稍疏之。膠漆而冰炭矣。江愈怒。即於雷公亦面加譏斥。雷積忿日久。第欽其才。姑含容之。一日飲次。議論相左。雷加誚讓。江使酒大罵。雷怒甚。在旁者又慫慂之。立卽斬首。乃以江跋扈狂肆。將謀不軌奏焉。冤矣。使當日江稍委蛇。必可不死。使雷公左右有略與周旋者。亦不至於死。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不能爲高蹈之魯仲連。轉同於殺軀之盆成括。哀哉。余初不識江。故友戴禮亭熟其人。爲余述其大概如此。後雷公以他罪褫職。聞亦頗心悔其事。流寓淸江普佛寺。誦經自懺。然而江則已死矣。錢江旣創立厘捐法。各直省皆仿照行之。曾文正公尤以爲善。謂軍餉無出。與其病農不如病商。蓋擇禍莫若輕之意。非眞以厘捐爲必可行也。軍興二十年以來。不加賦。不勒派。而卒成勘定之功者。厘捐之力居多。余自咸豐初年奉檄餉局。首則捐輸。繼而助餉。又繼而米捐。舌敝耳聾。異常困苦。恨聲不絕。所得無幾。自厘捐法行。商賈不無怨謗。然一省之中。每年或得數十萬。或得百餘萬。

或得二百餘萬。而不甚費力。余謂辦捐之道。切不可過分。此是國家不得已之政。須體朝廷不忍人之心。持己以嚴。免招物議。待人以恕。用卹商情。自然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欲出於其途。而捐數可以旺收。聲名不致敗壞矣。其有以刻爲能者。尺布斗粟。併計起捐。碎物零星。忘報即罰。此是關市之暴客也。其有營私爲己者。得賄免捐。公然賣放。收錢不報。暗地侵吞。此是國家之盜臣也。乘之設卡既多。立法益密。大小委員一局三四輩。巡丁司事一卡數十人。人數猥雜。局用益大。所入不敷。則不得不加意搜求。且人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查察不及。弊端百出。既爲暴客。又爲盜臣。而商賈徒耗其財。餉需仍無有濟。言之可爲痛恨。雖大吏時加檢攝。有犯必懲。而呑舟之漏者。又不知凡幾。此固非江創法之初心。然江則爲其濫觴矣。故此時但願軍務早蕆。厘捐得停。復睹嘉道承平之治。斯爲美耳。然江以一匹夫。創成天下厘捐之舉。若論平賊之資。固屬功之首。追思病商之源。亦是罪之魁也。又按厘捐之

法。實肇於宋。陳亨伯之經制錢。增酒價。添商稅。及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紹興時。歲入共一百二十萬緡。史稱其多。江之厘捐。實祖其意。雖云每千取十。其究也亦將至二十三文。第以江浙二省計之。每歲已三四百萬緡。於軍餉實爲大宗。朝廷雖屢有輕減之旨。總以軍務未平。未能已也。

其二

錢江。字東平。浙江監生。小有才。口多大言。嘗客廣東。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游說公卿間。當雷公以誠辦理糧台。駐節邵伯埭。江往投之。歷言用兵理財諸法。公大悅。辟置幕府。相需甚殷。時江北兵勇萬餘。儲胥孔棘。公雖以轉餉爲職。實無所措一金。江爲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勸民捐輸。隨時填發。往者百姓報捐。或踰年不得護符。則意興索然。至是朝納白金。暮榮章服。故富商巨室。踴躍輸將。又立厘捐法。諸買人未作賣買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厘。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

商賈不病。而大有裨於餉需。軍興十餘年。各省仿行。源源不竭。卒成勘定之功。其事創行於雷。而其議實倡始於江。嗣後官吏待缺者。視爲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廣。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非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盡善也。雷公既得二策。軍用日饒。公私交裕。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爲五虎。江自恃其能。氣燄日盛。屢以言語相侵侮。雷陽服之。而積不能平。一日會飲行營。持議不合。兩不相下。雷忿甚。聲色漸厲。江怒。擲盃起曰。卽不然。能殺我耶。雷亦拍案曰。卽殺汝。敢有何言。立叱左右牽出斬之。鹽知事張翊國者。英年勇敢。素爲江所輕慢。銜之。至是得雷公令。掣劍而行。殘酒未終。江頭已獻。乃以江恣肆跋扈。將謀不軌入奏焉。天河生曰。論者曰。錢江有可殺之罪。雷公非殺之之人。嗚呼。豈不然哉。宜黃樹齋先生贈江詩云。渥洼天馬愼飛騰。終見雲霄最上層。氣概可想。惜乎江之不知愼也。予嘗奉檄勸捐預

出空白照示人。鄉民擁貲者見之。欣欣然喜而相告。雖甚慳吝。不自覺其錢之出於囊也。於是服江之才者一。厘捐假手商賈。實則取諸買物之人。商民轉得藉口增價。故人人欣然不以爲苦。於是服江之才者二。可殺之罪。或亦有天道焉。雷公既坐他事免官。寓居清江普應寺。茹素誦經。藉資懺悔。江淮間讀厘如雷。皆呼雷爲厘祖云。

戊戌政變

日清戰後。清國之腐敗益彰。德據膠州灣。英法侵蝕其西南。俄雄視其東北。瓜分支那之說。騰沸於遠近。於是志士憤起。痛論變法之不可緩。及於上海創時務報。以爲新聞機關。於時四方響應。而康有爲實爲之魁。

康有爲者。廣東人也。初以名族得科第。上書言變法。不報。乃講所學於鄉。至是復游說於京師。朝臣多薦之者。召對大稱旨。帝乃銳意改政。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梁啓超等。次第進用。於是廢時文。開學堂。汰冗員。廣言路。凡百設施。同

時並舉。汲汲改革。日夜不遑。而忌之者乃大起。

帝之承位也。西太后實主之。政權固悉在太后。帝既親政。（光緒十六年）西太后窮極驕佚。慮帝之阻之也。嚴備之。凡左右侍臣。無一不伺太后指。帝實未得實力也。康有爲既召對。帝諭以無權之旨。於是新進諸臣。亟謀翦除舊臣。以殺西太后之羽翼而伸帝權。於是衝突漸起。

帝既親任改政派。朝臣多不悅。而滿洲重臣尤深惡之。軍機大臣翁同龢。帝之親信重臣也。實左右改政派。西太后之耳目滿洲諸大臣。懼日夜謀諸后。於是以榮祿任北洋大臣。期以十月中。西太后與帝閱兵於天津。欲因以行廢立。翁同龢力爭。帝悟。乃止。帝乃擢陸軍統領袁世凱爲侍郎。欲借其兵力。以抵制榮祿。

西太后與滿大臣。已決計去改政派。四千五百九十六年。（清光緒二十四年）八月。榮祿託故急電徵袁世凱。袁既去。西太后自臨朝訓政。急捕改政黨。康有爲。梁啟超。

急行得脫。譚嗣同等六人殲焉。其餘漢大臣自翁同龢以下。禁錮謫戍降革者。凡數十人。而改政黨所設施。則悉反之以復其舊。

方事之急也。西太后與滿臣。倉猝無以處帝。乃幽帝而矯以病徵醫於天下。久之。復以廢立意密詢各督撫。兩江總督劉坤一不從。各省紳商復聯電示意於政府。議乃寢。而帝權更無復存云。

廢立始末記

采梁啓超戊戌政變記

第一章　西后虐待皇上情形

西太后與皇上。本非親生母子。當穆宗之崩。西后欲專朝權。利立幼君。當時皇上猶在襁褓之中。故立之。及帝稍長英明漸露。西后頗憚之。因欲以威箝制之。故虐待皇上。無所不至。有義烈之宦官名寇連材者。嘗有筆記。記宮中軼事。今摘錄其數條。皇上之苦辛。可以略見矣。其言云。

中國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蓋凡人當孩童時。無不有父母

以親愛之。顧復其出入。料理其飲食。體慰其寒暖。雖在孤兒。亦必有親友以撫之也。獨皇上五歲即登極。登極以後。無人敢親愛之。雖醇邸之福晉。醇親王之夫人皇上之生母 亦不許親近。蓋限於名分也。名分可以親愛皇上者。惟西后一人。然西后驕侈淫泆。絕不以爲念。故皇上伶仃異常。醇邸福晉每言及。輒涕泣云。

皇上每日三膳。其饌有數十品。羅列滿案。然離御座稍遠之饌。半已臭腐。蓋連日皆以原饌供也。近御座之饌。雖不臭腐。然大率久熟乾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多不能飽。有時欲令御膳房易一饌品。膳房必須奏明西后。西后輒以儉德責之。故皇上竟不敢言。

西后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訶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后。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爲之破。至今每聞鑼鼓之聲。或聞吆喝之聲。或聞雷。輒變色云。

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請安。惟西后與皇上接談甚尠。不命之起。則不敢起。甲午五六月。高麗軍事既起。皇上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西后大怒。自此至乙未年九月間。凡二十閱月。幾於不交一言。每日必跪至兩點鐘之久。始命之起云。

此乃宮中尋常日用之事。外人不得而知者。以彼烈宦所記之言觀之。則其種種虐待情形。可以想見矣。

第二章　光緒二十年以來廢立隱謀

光緒十六年下歸政之詔。布告天下。然皇上雖有親裁大政之名。而無其實。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內之則宦官李蓮英。外之則軍機大臣孫毓汶。皆西后最得力之人。把持朝權。視皇上如虛器。至光緒二十年。皇上年漸長。圖治之心漸切。因見各大臣皆不聽號令。欲親擢一二通才。以資馳驅。乃於四月間。擢編修文廷式為侍讀學士。（由七品擢升四品）文廷式者。嘗教授瑾妃珍妃者也。當

是時二妃頗能進言。皇上又擢二妃之兄志銳爲侍郞。於是西后大滋疑忌。其年祝西后六旬萬壽。先期演習禮儀。於某日定期巳刻。皇上率文武百官齊集。惟西后之嬖宦李蓮英。至未刻始至。皇上與百官鵠立三時之久。以待一奄豎。演禮既畢。皇上大怒。因廷杖李蓮英四十。李大怒。愬於西后。西后恨皇上益甚。李蓮英平日既恃西后之寵幸。陵蔑皇上。恐一旦西后晏駕。皇上執權。則己之首領必不保。因日進讒言於西后。言皇上有怨望之心。蓋自是而西后廢立之謀。日蓄於胸中矣。

其時中東戰事起。軍書旁午。警報疊聞。西后惟以聽戲縱欲爲事。一切不關心。而政府及將帥。皆西后之私人。皇上明知其誤國而不能更易。於是有御史安維峻抗疏言太后既已歸政於皇上。則一切政權。不宜干預。免掣皇上之肘。西后大怒。立將安維峻革職。遣戍張家口。上諭略云。

朕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慈訓。以孝治天下。薄海臣

民所共見。乃有御史安維峻妄造謠言。離間皇太后及朕躬。殊爲狂悖。安維峻著即革職。發往張家口。以儆效尤。欽此。

此甲午年十一月間事。實西后翦除皇上羽翼第一事也。

同時將瑾妃珍妃革去妃號。褫衣廷杖。妃嬪而受廷杖。刑罰之慘。本朝所未聞也。二妃之兄志銳。因爲皇上所信用。謫之於烏里雅蘇臺。至今未蒙召還。文廷式託病出京。僅免於罪。此爲西后翦除皇上羽翼第二事。

當是時即欲廢皇上而立某親王孫某爲新帝。某佯狂不願就。蓋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凶殘。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貪虛名以受實害也。而恭親王亦力爭廢立。西后頗憚之。其謀遂止。然自此以後。皇上每召見群臣。西后必遣內監在屏風後竊聽之。皇上戰戰栗栗。如坐針氊矣。

翁同龢者。皇上之師傅也。皇上自幼年即從之受學。交情最深。倚爲性命。舉朝大臣。半皆西后之黨。其忠於皇上者惟翁而已。翁時在軍機。仍兼毓慶宮行走。

毓慶宮者。皇上讀書之地也。皇上召見軍機時。翁與軍機諸臣同見。皇上幸毓慶宮時。則翁同龢一人獨見。乙未六月間。皇上用翁之言。將孫毓汶徐用儀等罷斥。西后大怒。乃將翁同龢革去毓慶宮差事。令其不得與皇上有密談。此爲西后翦除皇上羽翼第三事。

工部侍郎汪鳴鑾者。翁同龢之黨也。兵部侍郎長麟者。滿洲人之忠於皇上者也。皇上召見長麟時。偶言及太后掣肘之事。長麟云太后雖穆宗皇上之母而實文宗皇上之妾。皇上入繼大統。爲文宗後。凡入嗣者。無以妾母爲母之禮。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就穆宗朝言之。則謂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則先帝之遺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攬大權云云。不意其言爲屏風後之內監所聞。報知西后。西后即日逼皇上降諭略云。

朕受皇太后二十年鞠育之恩。皇太后之聖德天下所聞。朕事奉皇太后亦不敢有失。乃汪鳴鑾長麟於召見時。屢進讒言離間兩宮著即行革職。永不

敍用。欽此。

此乙未年九月間事也。當時恭親王爲軍機大臣。見此旨大驚。問皇上云。長汪二人因何故獲罪。皇上垂涕不答。恭親王伏地痛哭不能起云。此實西后翦除皇上羽翼第四事。

至丙申年二月。忽降一上諭。略云。

御史楊崇伊奏參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一摺。據稱文廷式在松筠菴廣集徒衆。妄議朝政。及賄通內監。結黨營私等事。雖查無實據。事出有因。文廷式著革職。永不敍用。並即行驅逐回籍。不許逗留。欽此。

當時忽下此詔。如靑天起一霹靂。京師人人震恐。慮皇上之位不保。蓋文廷式自甲午年託病出京。乙未秋間復入京供職。西后因其爲皇上所擢用之人。極爲猜忌。故諷言官劾之。驅逐出京。使不得與皇上相見。此實西后翦除皇上羽翼第五事。

同時有義烈宦官寇連材者。奏事處之太監也。初爲西后服役。西后深喜之。因派令侍皇上。蓋欲其窺探皇上之密事也。寇連材深明大義。竊憂時局。一日忽涕泣長跪於西后之前。極言皇上英明。請太后勿掣其肘。又言國帑空虛。請太后勿縱流連之樂。停止園工。並參劾西后信用之大臣。西后大怒。即日交內務府慎刑司下獄。翼日不待訊鞫。即行處斬。皇上聞之。爲之掩淚。北京志士莫不太息。此爲西后翦除皇上羽翼第六事。

凡此諸端。皆宣播於外。人人共知者。若其暗中翦除羽翼之事。尙不知幾許，蓋西后之謀。必不許皇上有一心腹之人。皇上有所信用之人。必加以罪。務令廷臣不敢效忠於皇上。皇上不敢示恩於羣臣。然後其心始安。大臣之中。大率皆其私人。小臣之中。亦敢怒而不敢言。蓋數年以來。京師皆岌岌有不可終日之勢矣。

其廢立之謀。露於形跡者。尙有貝勒載澍之一事。載澍者某親王之子。而宣宗

之孫也。其夫人乃西后之姪女。因載漪有妾生子。妒殺其子。漪怒面責之。其夫人遽歸外家。愬於西后。載漪之母明知禍發。乃先入宮自首謝罪。西太后遽降詔曰。載漪不孝於其母。今經其母前來控告。本當將載漪明正典刑。姑念其爲先帝之孫。着即行永遠圈禁。以儆不孝云云。當時强令皇上將此詔交禮親王宣布。皇上垂淚不能發言。禮王見詔。手顫膝搖。牙齒相擊。及宣詔後。漪貝勒之母昏暈於地云。漪貝勒今猶圈禁於內務府之詔獄中。每日祇許進一飯。嚴冬不給寒衣。惟一老獄卒憐其爲皇孫。日則熾爐烘之。夜則擁之以睡而已。其慘酷如此。蓋所謂抗世子法於伯禽。借漪貝勒以作皇上之影子也。

第三章　戊戌廢立詳紀

西后既蓄此隱謀。因推其不肖之心以待皇上。疑心生暗魅。常反疑皇上與諸臣之欲廢己也。乙未丙申之間。雖宗室王公及命婦入宮者。皆須搜檢其身。恐藏有凶器。雖慶親王之妻入宮。亦須搜云。而其忌皇上之召見小臣爲尤甚。蓋

大臣皆西后之心腹。且老耄無氣。故不畏之。少年氣盛之人。感皇上之恩。必樂效馳驅。故最忌之。文廷式所以數經危險者以此也。膠州旅順威海既割。康有爲屢次痛哭言事。皇上屢欲召見之。而爲恭邸所壓抑。及恭邸既薨。徐致靖奏薦康有爲。於是有召見康有爲之事。此實爲改革之一大關鍵。而廢立之謀亦從此決矣。

恭親王之死。於改革及廢立。皆有大關鍵。今請先言恭親王之爲人。王當同治間。有文祥爲之輔佐。故政績甚可觀。其實見識甚隘。不通外國情形。加以近年耄氣益深。絕不以改革爲然。故恭親王未死時。皇上欲改革而不能。因王爲軍機首座。不肯奉詔。皇上無如何也。王雖無識。不知改革。然尙知大義。且嘗受文宗皇帝遺詔。令其節制西后。故西后頗憚之。廢立之舉。恭王力持不可。西后亦無如何也。

自四月初十以後。皇上日與翁同龢謀改革之事。西后日與榮祿謀廢立之事。

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詔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詔命康有爲等於二十八日覲見。而二十七日西后忽將出一硃諭。强令皇上宣布其諭署云。

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翁同龢。近屢次經人奏參。且於召對時出言不遜。漸露攬權狂悖情形。本當從重懲處。姑念在毓慶宮行走多年。著加恩准其開缺回籍。以示保全。欽此。

皇上見此詔。戰栗變色。無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頓失矣。及翁同龢之出京也。榮祿贐之以千金。且執其手嗚咽而泣。問其何故開罪於皇上云。嗚呼。李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於今復見小人之伎倆。誠可畏哉。

此四月廿七日事也。同日並下有數詔書。皆出西后之意。其一命凡二品以上官授職者。皆須到皇太后前謝恩。其二命王文韶裕祿來京。命張之洞毋庸來京。其三命榮祿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九月間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閱兵之舉。亦以此日決議。蓋廢立之謀。全伏於此日矣。榮祿之不入軍機而爲北

洋大臣何也。專爲節制北洋三軍也。北洋三軍。曰董福祥之甘軍。曰聶士成之武毅軍。曰袁世凱之新建軍。此三人皆榮祿所拔擢。三軍皆近在畿輔。榮祿諷御史李盛鐸奏請閱兵。因與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議。蓋欲脅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廢立。此意滿洲人多知之。漢人中亦多爲皇上危者。而莫敢進言。翁同龢知之。不敢明言。惟叩頭諫止天津之行。而榮祿等即借勢以去之。皇上之危險。至此已極矣。

初二三月間。榮祿嘗欲聯合六部九卿上表。請西后復行垂簾。先謀之於兵部尚書徐郙。徐郙曰。奈清議何。事遂沮。李盛鐸又欲聯御史連署請垂簾。奔走數日。不能得。有兩人皆模棱兩可。亦不能成。及巡幸天津之議既定。遂不復謀此事。

西后與榮祿等既佈此天羅地網。視皇上已同釜底遊魚。任其跳躍。料其不能逃脫。於是不復防閑。一聽皇上之所爲。故皇上數月以來。反因此得有一二分

之主權。以行改革之事。當皇上之改革也。滿洲大臣及內務府諸人。多跪請於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西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閑事何爲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耶。自此無以爲言者。或問於榮祿曰。皇上如此妄爲。變亂祖制。可奈何。榮祿曰。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蓋彼之計畫早已定。故不動聲色也。

自四月以來。北京謠言極多。皆言皇上病重。初言患淋症。繼言患腹瀉症。繼言患遺精症。繼言患咳嗽症。皆云自內務府太醫院傳出。確鑿有據。或言張蔭桓進紅丸。或言康有爲進紅丸。亦皆言之確鑿。蓋皆西后與榮祿等。有意造此謠言。以爲他日弑害皇上。及坐康張等罪名之地也。彼等言皇上無時不病重。然皇上日日辦事。召見大小臣。且間數日必詣頤和園向西后前請安。常在瀛秀園門跪迎跪送西后。是豈有病之人所能如是耶。有人問軍機大臣王文韶云。皇上之病實何如。王曰。吾日日見皇上。實不覺其有他病。但有肝病耳。蓋皇上

每懲諸臣之疲玩。常厲聲責之。故王謂其肝火盛也。譚嗣同召見時。當面詢皇上病體若何。皇上言朕向未嘗有病。汝何忽問此言。譚乃惶恐免冠謝云。觀此。則皇上之無病甚確矣。而彼等之造此言者。蓋欲他日加害皇上。而以病崩布告天下。箝塞人口也。至其謂康張進紅丸。出入宮禁。蓋欲俟加害皇上後。即以此誣坐二人之罪。其布置歷歷可數矣。政變之日。八月初六日 北京即有電旨往上海。言皇上已崩。係康有爲進紅丸所弒。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云。此電旨上海道持以告各國領事。請其協拿。英領事親見之。夫皇上至今尙存。而彼於八月初六日。卽誣康以已弒皇上之罪。蓋其蓄謀甚久。欲加害皇上。而歸罪於康。故先造此謠言。令人人皆信也。

至七月初間。皇上忽語慶親王云。朕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罷行之說。已宣傳於道路。當時適值革禮部六堂官擢軍機四京卿之時。守舊黨側目相視。七月二十間。滿大臣懷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謁榮祿。越數日。御史楊

崇伊等數人。又往天津謁榮祿。皆不知所商何事。而榮祿遽調聶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又命董福祥之軍移駐長辛店。距北京彰義門西十里 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是日有旨命袁世凱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即日超擢爲侍郎。初二日復召見袁世凱。是日又召見林旭。而御史楊崇伊張仲炘等。亦於是日詣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云。初三日榮祿忽有電報達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參崴開戰。現各國有兵船十數艘在塘沽。請卽遣袁世凱回天津防堵。袁世凱卽於初四日請訓出京。而皇上命其初五乃行。於初五日復召見袁世凱。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后垂簾志士逮捕之事。

論沈藎慘死事

浙江潮

滿清政府。近日有一極慘礮不仁之暴政。卽杖斃沈藎是也。夫所謂輕刑薄罰。遠軼前朝。深仁厚澤。浹髓淪肌者。非漢族中婉變事人。不識廉恥的奴隸贊美本朝功德之口頭語耶。雖然。自庚子之變。許徐袁三公受腰斬慘禍後。此輩口

舌爲一噤。及近頃沈藎事件起。於是此輩雖有百喙置辯。而終無以善其後矣。沈藎既遭慘戮。海上各西報議論頗激昂。皆言滿政府之殘虐。而各國輿論亦頗不爲然。益决心不將滬上六君子交滿政府。蓋恐復遭其毒手也。嗚呼。國民其諦聽。國民其諦聽。沈藎者。非我漢族中一分子乎。而竟爲滿政府所殺。而竟斃於滿政府慘毒之杖下。夫沈藎以何罪死。滿政府固未嘗有一紙死罪宣刑書以告我國民也。夫殺而不能言其罪。則四萬萬人孰非可殺之人乎。天下不正之裁判。孰有過於是也。夫莫須有三字獄。非千古稱爲至可傷至可痛之寃讞者乎。而豈期復見於今日。嗚呼。吾嚮者猶以爲滿政府不過用其呼爾蹴爾之術。以待我漢族。而不知今後竟至於磨刀霍霍而來也。今日杖殺一沈藎。不過小試其新硎之利器耳。血肉横飛。哀呼宛轉於搥杖之下。又滿政府待我漢族之方法。而我同胞前途之寫影也。我同胞其將何以待之。同胞同胞。毋以一沈藎慘殺之問題。無繫我民族全體之休戚也。夫沈藎之遭

此慘刑。在西人聞之。且憤憤然而怒於心焉。而況我同胞有切膚之災者乎。雖然。我同胞豈僅灑一掬淚。滴一握血。而謂能免此禍哉。夫政府無故而殺我同胞。則國民應公致書於滿政府。以嚴詞詰問其緣由。滿政府苟支吾而不言焉。用强力以壓制我焉。則我國民不可不秣馬厲兵。以與滿政府宣戰。蓋此實我國民生命死活之問題。非可以漠然而置諸不問者也。國民苟舍此而不問焉。則士輟其讀。農息其耕。工休其業。商罷其市。維繫其手足。以待滿政府之宰割可也。雖然。我同胞豈若是其愚哉。燃眉已迫。同胞其尚奮然興哉。

沈藎之被慘戮。其原因終不得而知。或曰滿政府與俄人訂密約七條時。沈君適爲天津某報館之訪事。聞之而首發表於某報紙。其事既表白於天下。於是內地各處電達政府。竭力抗拒者踵相接。滿政府因而怒沈君。遂杖殺之。此說其或然歟。嗚呼。他日盜我各省而私賣之於他國之時。我國民其默爾而息乎。抑抗拒之乎。默爾而息。則土地割爲他人之版圖。而身爲輿隸。抗拒之。則爲杖

下之鬼。國民其將何如。

沈藎既死。滿洲政府益欲逞其毒於我同胞國民。留學生之還入內地者。皆被查檢甚嚴。而魏光燾指捕揚州新黨若干人。上海新黨四十七人。其說騰播。棄家逃竄。望門投止者。趾踵相錯。滿人之虐我漢族。暗無天日至此耶。

吾乃今知滿人之所以水火我。刀鋸我者。非疾疢而藥石。我之蹈此水火。攖此刀鋸者。不當怒而當感。何也。則以我漢族四萬萬人。質性薄弱。習染深固。非滿人出大力鍛鍊而陶冶之。不足以成利器也。冶工之鑄刀劍也。猛火以融之。鐵錘以舂之。鑪錫砂石以攻之。雖汗流氣噓。力耗神疲不惜。卒之火力愈猛。淘汰愈精。壓力愈重。質性愈堅。磨練愈深。鋒鍔愈銳。迨至利器既成。出為世用。無不寶貴。近世格致昌明。製造之工日。出而革命之製造。尤十八世紀以來世界之大工也。是故英王若耳治。美國革命之大工人也。巴黎巴士的獄。法國革命之大工場也。西班牙之於荷蘭。日耳曼之於瑞士。土耳其之於意大利。塞爾維希

臘等。莫不盡舉附屬之民。投一爐而冶之。百鍊千錘。務使其能獨立自强。成光芒鋒銳之性質。故迄今白民族之游刃四海。試鋒東亞。幾如切玉昆刀。無堅不破。製造之功。能神且大如此。吾中國數千年來。代不乏製造之人。惜其法未精。雖有廢興改革。類皆以暴易暴。無闔闢天地轉捩世界之觀。民氣銷沈。受羣外族之磨削。恬然忍受而不知恥。近頃滿洲政府。奮其熱心。運其能力。以法律爲薪炭。以狴犴爲鼎爐。以刀鋸爲錐鑿。以剝膚敲髓爲刮磨。以水深火熱爲淬濿。而我民族頑民之頑。尤甚頑鐵。當戊戌之際。康梁譚楊等數人。伏闕上書。請頒新政。天下喁喁望治。然其意欲以平和改革也。政府以爲未足。執而誅之。以造成唐才常等數十輩。然唐才常等。雖實能行流血主義。而其名猶曰保皇也。政府以爲未足。執而誅之。俾以造成數萬民黨。如近日廣西之變。然內外學生等。以法人之干預。恐陰奪政府國權。慨然有拒法之請。留東學生。復編學生軍。願聽節制。以抗俄人。則其保存滿洲政府之心。或猶未忘。滿洲政府惟恐其氣茶。

必欲鍛鍊而磨礱之。於是將甘心於學生。四處逮捕至商請日使內田。籌壓制留東學生之法而鄒章之獄至今未解。保皇黨之龍積之沈藎等尤滿洲政府之所甚惡。或執或誅。以警天下歌功頌德之輩。使咸趨於革命而後止。蓋至此而爐火純青。功十八九矣。尤足奇者。禁錮留學生。不得入成城學校。以效秦政之焚詩書。銷鋒鏑。開經濟特科。而即捕經濟特科之士。以效張獻忠之屠諸生。嗚呼。經如此之匠心。運如此之神工鬼斧。雖枯銅腐鐵。安得不立成利器耶。今世界製造之精良。首推英國。然愛爾蘭人者。賽爾脫民族也。雖屈服於盎格魯撒遜民族勢力之下。然脫軛獨立之心。未嘗須臾忘。英君主知之。乃與以平等之權。開其自由之路。愛人暫安目前。隱忍不發。是英人藝術雖精。尚不能製造一固有形體之愛人。滿洲政府於工業之製造。無一事摹仿泰西。而革命之製造。獨能與泰西爭勝。且務勝於泰西特出之英吉利。此亦見其精神巧力。踔越萬國。而足以自豪於世界者矣。

或曰子之言好奇。天下無鑄劍以自刎者。滿洲政府。夫亦視漢族之爲異類。欲以鼎鑊之威。摧抑民氣。甘心自亡於英俄各國而求爲小朝廷耳。曰不然。秦人防民最嚴。而祚最促。法蘭西君權最尊。而禍亦最劇。政變以來。誅數人而數十人出。誅數十人而數百人數千萬人出。擊力愈重。則彈力愈强。滿洲政府。豈不知之。況英人以能合愛爾蘭奧大利以能合匈牙利。故二國之君。卒能兼王愛爾蘭匈牙利而坐享其高厚。印度安南緬甸諸土酋。既授其權於他人。自擁虛器。雖得爲小朝廷。豈尙有生趣哉。不欲爲坐享高厚之英奧二君。而甘爲印度安南緬甸之土酋。吾知滿洲政府雖愚。斷不出此。然則滿洲政府果何厚於漢人。而爲是製造耶。以世界民族第一之黃帝胄裔。而受外族陵夷。下與斐洲黑民。印度土人。同入於奴隸之陷阱。而莫之惜。此其局外之不平。固人情所不免。況滿人自入關以來。踐漢人之土。食漢土之毛。受漢族者之恩。二百六十年於茲乎。昔人稱孔鑄顏。余敢反其義而正其名。爲我同胞正告曰。滿鑄漢。

南匯縣黨獄始末記　江蘇雜誌

南匯西接上海北連川沙。從前學界闇沕。毫無影響。今春黃君炎培張君志鶴設小學堂於川沙。閱二三月。又開設群女學校。極力提倡於是南匯各鄉鎮青年大感動。風潮為之一變。

閏五月之杪。顧君次英歸自日本。先是南匯城內設一縣學堂。腐敗達於極點。校中課程殽亂可笑。學生日背誦四書五經。教習時用夏楚。講堂滿壁高揭總理教習所謂諭帖者。摹倣告示體裁。腐敗至此。內容殆不必問。顧君客冬往日時。曾自任同國先振刷此校。故學界諸君聞顧君歸。皆大歡迎。顧君謂南邑地方百里。即使縣學堂十分完備。亦豈能容合邑子弟。非謀教育普及不可。函致各紳士。勸籌經濟。興學校。青年同志益大奮。刊發傳單。競邀顧君演述教育大旨。六月初由新場而周浦而大團而川沙。每會上下流社會環而聽者輒數百人。炎風烈日中。流汗駭喘。無斁也。二十日新場講學會。再邀顧君及朱君祥紱。

黃君炎培講學。兼籌開辦小學堂事。

新塲講學會。成立已歷兩月餘。教習學生有精神。同鎮有耶穌教堂。堂中設有益賽會。會中有演說。會例不拘何人均可入會。牧師陸君子莊。與講學會會友善。故講學會友均入會。每益賽開會。講學會友。或演說或旁聽必到。逢星期講學開會。陸君率會友亦如之。兩會團體甚固。二十日發起邀集講學。陸君與焉。十九日黃君至新塲。是日俗傳觀音誕。黃君因與會友談及同鎮永甯寺事。永甯寺者。有住持尼數人。聲名素狠藉。謬倡先天門教名目。勾誘良家婦女。招留無賴匪徒。男女密室。對坐蒲團。托名點道。曖昧之事。久播人口。是日又大開香會。黃君與會友信步往觀。入西偏小室。男女雜坐。形迹可疑。旋於床畔拾得藥水一瓶。正欲試嗅。一口操江西音之男子。急起攫去。言詞支吾。神色張皇。因卽報明營汛。飭丁將該匪拏獲。議送縣究辦。尼聞大窘。星夜賄通素恃護符犯案纍纍之痞棍黃德淵。

二十日晨。德淵至講學會。先謝諉尼之荒謬。繼又爲尼辨白。力請將匪釋放。會友語以事關風化。旣有所見。未便釋放。德淵色變。語侵講學會。卽高聲曰。汝等足穿革靴。體操易洋衣。果何爲者。會友未答。有微笑者。德淵大怒。拍案罵詈。一時許。戟手而出。走至汛廨。請釋匪。不許。自語曰。吾必做到方罷手。午刻顧君至。汛丁來述德淵狀。顧君曰。此事人人心中以爲應辦。吾輩作事。旣見得到。便不能放手。汝不必理彼。小心看守可也。午後開會。人衆會場狹隘不能容。假城隍廟爲會地。德淵揚言於市曰。汝曹曾見此等學生乎。從來無好事若此者。彼等今日干涉。明日干涉。將來不知鬧至如何地步。吾新塲人衣食從此絕矣。且吾聞官塲亦不喜此等學生。其爲不安本分無疑也。茶寮煙室。流氓溷雜。皆德淵黨也。從而和之。怯者勸會友糊塗了事。顧君曰。今日不講學可也。不提議此事不可也。於是徐君世傑述開會詞。衆提議永寧寺事。衆贊成送縣究辦之議遂決。顧君因演述社會改良下手方法。朱君演述設蒙學事。黃君演

述結團體。續演述者數人。散會已五時。

七時半。會友在講學會晚餐。陡聞鳴鑼聲。喧嘩聲。疑爲火警。羣至門前探詢。遙見列炬閃鑠中。德淵橫鐵棍。率衆二三百人蜂擁至前。急閉門。德淵持棍擊門。鎭董葉君聞警至。曉之曰。汝何得爾。德淵不應。婉告之曰。有事明日商量。德淵知不得逞。且意會友或在敎堂。率衆馳至敎堂索人。益賽會會正王君問索何人。德淵嗾其黨大呼曰。卽汝奈我何。拉王君衣强之行。地保至。力勸始釋。流氓乘機毀玻璃窗。迺留三四十人守敎堂。率衆至營廨。將什物搗毀一空。刼匪徒而去。復擁至河干。見黃顧等坐船。實則黃顧等無坐船。河中止周浦講學會友張君尙思等坐船。不分皂白。先投瓦石毀艙面。張君等恐爲所辱。從船尾渡至彼岸得脫。流氓一擁上船。搶刼衣物一空。是夜呼聲震遠近。六街鼎沸。怯者閉門。或從隙地袖手作壁上觀。紳董自葉君外。均佯爲不知。蓋紳董本與會友不合。以旣開學堂。必籌公費。而各項公欵。均若輩所餙宅。身家妻子衣食關係之

處。不得不拚命力爭。故自學會設後。嘖有煩言。德淵廉知實情。有恃無恐。紳董實陰借其力藉此阻撓學會也。擾至三鼓。聲息漸靜。黃君顧君等憤甚。

二十一日黎明。黃顧諸君離新場。午後至邑城。傍晚繕公稟投遞。向例投稟。門丁索錢甚奢。惟當堂遞稟可不用錢。諸君是時不携分文。俟至黃昏。該令戴運寅坐堂審案。黃顧等趨謁遞稟。戴令驟見黃顧等便衣上堂。意爲下等人。瞋目叱之曰。

你們做怎麼。

黃君曰。

有事情遞稟。

縣署役人隨叱曰。

跪下去。

黃顧兩君粲然而笑。戴令擲稟拍案大怒。指黃君曰。

你是什麼地方人。

黃君曰。

上海人。

戴令曰。

上海人來做什麼。你到底是怎麼樣人。

黃君曰。

舉人。

戴令色霽。指顧君曰。

你是什麼地方人。

顧君曰。

南匯人。

戴令曰。

到底你們有什麼事情。

顧君曰。

是地方上事情。公禀上已寫得狠明白了。

戴令索禀閱之。不能通其詞。謾曰。

吾已知道。你門明早進來談談。儘管便衣。不要緊。

言至此。微帶笑容。顧君等辭而出。

二十八日晨九時。顧君等入署。先至門房。時執帖者高臥未起。因坐待。九時半。執帖者謖謖然披衣起。良久揭帳取痰盒。嗽畢下牀。其從者捧盥至。執帖者盥洗。問曰。

諸位有怎麼事。爲什麼沒有衣冠。

顧君曰。

事情你們老爺已明白。衣冠吾們沒有。

時從者摺疊被褥。陳煙具。執帖者上牀吸煙。有頃。起閱名片。問曰。

那一位是副貢。那一位是舉人。那一位是廩生。

問畢。戴涼帽入內。出曰。

吾們老爺沒有起來。請坐一下子。

又上床吸煙。顧君等不耐煩。促之曰。

你進去再看一看。你們老爺現在起來沒有起來。

執帖者又入內。出曰。

老爺還沒有起來。昨晚堂事狠辛苦。諸位請到外邊吃一杯茶再來。

顧君等至總房坐待。十一時入內問。知尚未起。又往外散步。十二時入內。執帖者曰。

老爺已起。現在上房裡頭。

有頃。又曰。

請。……請。

於是延至花廳。戴令出。一揖就坐。曰。

諸位昨天稟子。兄弟已經照辦。現在庵已封禁。土棍今天就可提到。請放心。

顧君等稱謝。即縱談學務。一時半出署。

顧君等以爲目的既達。步行出城。往親友家。是晚德淵上堂。戴令喝問曰。

嗚鑼聚衆。你知道是什麼罪。

德淵曰。

小人知道有罪的。但這件事。是地方上公憤。不干小人一人之事。

戴令曰。

什麼地方上公憤。

德淵伏地。嗚嗚作哭聲曰。

黃炎培是小人的姪孫。他天天講革命。小人是不通文墨的。問讀書人。都說

就是造反。小人因教訓他。豈知炎培目無尊長。不認小人爲叔祖。小人一身不足惜。可憐吾黃氏代代積些陰德。不料到炎培。竟遭此橫禍。言畢。又伏地大哭。戴令沈思良久。喜形於色。謂德淵曰。

吾知道你們都是好百姓。你門回去罷。

德淵既出。戴令呼肩輿往縣學堂迎黃顧等。回報已回家。戴令怒責總理顧君忠宣。顧君即函催黃顧來城。二十三日上午。新塲人康作甘。入署與戴令密談。作甘德淵謀主也。顧君黃君張君朱君接函。不知何事。晚入城詣署。戴令大喜。延入。一見厲聲曰。

你們到新塲講學。奉過什麽諭單沒有。

顧君曰。

講學是從來沒有諭單的。

戴令曰。

誰請你們去的。

顧君曰。

新塲人。

戴令曰。

什麼人。

顧君曰。

來函稱同人公啓。沒有名字。

戴令曰。

你們講什麼學。你們謗毀皇上。謗毀皇太后。你們是革命黨。你們想造反。吾有憑據在這里。

手出兩紙擲几上。颯然有聲。顧黃等取閱。一南洋札飭。一水師營務處札飭。均飭地方官查拏東洋留學生上海愛國學社中革命黨。未閱畢。戴令指黃君曰。

黃德淵是你的叔祖。你不認族長。那裡認識皇上。

顧君曰。

這是地方公事。並非黃姓一家之事。

戴令曰。

你們一黨。

黃君曰。

請息怒。有幾句話講。

戴令曰。

今晚不能說。

拂衣起。顧役曰。

喊原差。

至階下。頓足大駡。

革命黨。……革命黨。……革命黨革命黨。

差役執燈導四人入捕署。入署扃鎖一室。立呼匠役牕外裝欄欄。室內看役兩名。室外親兵數名。大門親兵數名。層層嚴密。水泄不通。戴令星夜飭差赴上海稟道署。又徑電稟江督魏光燾。蘇撫恩壽。向例電稟必由道署轉。戴恐袁道攘功。故不由道轉。

自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四人者。逢溲溺時始啟鑰。看役必尾隨其後。親兵稍遠。植立自內向外必由之路。防逸也。二十五日黎明。顧貴兩君起。門閉不得出。立椅上。從牕罅溲焉。署中無飯。遣役買飯。與以例錢。辭未便。錢稍贏餘。欣然而去。室內二役日吸煙。親兵至夜亦入室吸煙。恐為四人呵責。始稍稍與四人語。一兵將吸煙。忸怩久之曰。

戴子邁眞糊塗。他在家時。不過讀三年書。曉得什麼。卽如你們四位老爺。豈能押在這里。吾們當兵。月糧不過四圓。怎麼能殼用。許多刻薄。一言難盡。

四人笑不答。捕官日入室談一二次。藉探聽四人口氣也。

是時學界中人。聞之大譁。陸續來城探詢消息。或痛哭擬拚頭顱與四人同死。或擬設法援救。徒手呼號。無濟於事。入署一面。必賄親兵始得通。新塲鎭董恐不利於衆口。亦入內慰藉。寒暄數語即別。德淵在城高談闊論。輒曰此輩誠可殺。然吾甚憐之。

戴令指顧問。有升官思想。日日不理事。肩輿拜客。謂學官曰。君知此輩中有東洋一留學生乎。君不知。吾知之。我二十八日擬大宴客。四人者。二十七日殆必正法。君暫勿洩。看我手段如何耳。一面飭差簽提列名諸人。一面出示張皇其詞。謂爲解散黨羽云。

二十六日晨。美國監理會長老步惠廉君。偕陸君子莊。方君淵甫。袁君恕庵。三牧師至南匯。先是陸君以教堂被擾。至會報告步君。步君謁美領事。將咨道署究詰。未發而得四人被逮消息。步君歎曰。中國官吏憒憒若此。殆不五稔矣。急

往謁領事。持公文。乘汽船至南滙。時戴令未起。聞有西人來。踉蹌出見。首問來意。步君曰。某來此。非有他故。爲四人被逮事。四人者。敝會陸君同新塲諸君邀請之人也。皆熱心敎育。非但貴國人當崇拜。即某他國人亦甚敬佩。今君不察。聽細人之言。指爲革命黨。某敢力保。戴令所答非所問。滔滔汩汩。不知所語云何。步君等曰。宜君之不知也。吾輩方欲爲君剖解。而君曾不容措一詞。今君之言止此乎。某亦欲有言。戴令曰。

你們講。……你們講。

步君等曰。

請問四人爲革命黨。有什麼憑據。

戴令曰。

黃德淵稟。

步君等曰。

黃德淵稟。可否讓我們一看。

戴令惶然曰。

現在還沒有。終要叫他切切實實補一稟子來。

步君等因曰。

黃德淵是二十二日上堂。今天是二十六。還沒有稟子。此刻你老公祖叫他切切實實補稟子來麼。

戴語塞。步君等曰。

公稟諸君均讀書明理的人。反置之不理。土棍一面之詞。即可信以爲眞。是何居心。吾輩眞不可解。

戴面赤。不發一語。步君等曰。

擾教堂。毀營解。老公祖知道不知道。

戴令曰。

不清楚。

步君等曰。

然則有人毀老公祖衙門。難道亦不清楚麼。

陸君曰。

四人既是革命黨。吾是邀請的人。然則吾亦革命黨。請老公祖一齊拿罷。

戴令曰。

唉。

四人沒有說過同貴教有關涉。如他們說過。兄弟一定不做這件事的。

辨良久。戴煙癮發。窘甚。入內半時許。出曰。

既諸位來。兄弟終有一點面子。但諸位應須寫一保證書。否則吾已通詳上憲。教我如何回覆。

步君曰。

極是

即繕保證書。謂如官場查出有眞實革命黨憑據。準即交出。決不袒護云。十二時十五分辭出。戴令謂陸君曰。

以後教堂有怎麽事情。請老兄拏一名片來。兄弟無有不照辦。

於是戴飭差持名片至捕署。請四人出署。觀者如堵。道經新塲鎭董某君恐不利於德淵。面晤步君。爲德淵解紛。步君微哂曰。我爲四君而已。餘事吾敢干預乎。是夜步君等偕四君同舟赴滬。顧君謂步君曰。承先生熱腸拯吾輩。甚感。然敝國國事。貽笑若此。吾輩甚慚見先生。步君曰。我見各國報章。談中國瓜分事。吾不敢決。今若此。貴國生機絕矣。復何望乎。

四人既於十二時半出城。而十二時三刻江督就地正法之回電至。戴令懊喪欲死。即由道轉電南洋。初蘇報案起。各國干涉。大官瞠目不知所措。張之洞在北京。每言魏光燾辦理不善。魏慮張之齕其後也。又懼張之或代兩江也。日夜

謀所以媚悅北清政府之術。得戴稟有拿獲革命黨。幷搜出私藏軍火語。大喜。一面飭就地正法。一面電達政務處。鋪張揚厲。十倍戴稟。大有居功之意。既得滬電。謂已由洋人保出。則大恚怒。而又不得不電告政務處。政務處復長電切責魏糊塗。魏憤。切責戴不應擅放。飭索還四人。交相詬病。醜態百出。於是戴令記大過三次矣。方是時。蘇撫回電。有事關重大。未便鹵莽語。袁道以批語不符稟魏。魏批請撫台主政。於是蘇撫有飭府提訊之批。

六月晦日。戴令至滬。先謁袁道謝過。求轉圜。往拜領事。領事拒不見。拜步君。入門恭而有禮。步君曰。君由道台轉告領事。謂吾假冒領事公文。吾甚駭愕。公文可假冒哉。君太細心矣。戴令力白其無。既而曰。吾第謂中國牧師太咄咄逼人耳。步君曰。然則君特不能謂我耳。戴曰。此事總之吾一人鹵莽。百喙難辭。今吾已明白上憲。已記我大過三次。事若不了。吾前途危矣。望君通融辦理。步君曰。吾原保之證書猶在。明言如查出確實憑據。準即交出。今據君言。但知四人非

革命黨。幷知四人皆志士。與道台告領事語相符。然則君不應問我索人。我守前日之信。亦不應交還四人。君休矣勿復言。戴令去後。徘徊滬地半月餘。日則處稠人廣衆中。向隅默坐。昏昏沉沉。疑得心疾。夜則折柬宴洋務人員。又知步君處無可設法。乃浼各員介紹。求與四人向所熟識者。輾轉作說客。又以上海紳士秦君榮光等。列名公保四人。袁道著秦君等傳諭四人到案。戴即浼紳士關說。日必二三起至四人處。

戴令在滬數日。狼狽情形。人頗憐之。及回南匯。又簽提列名諸君。强之動悔呈。函致康作甘囑糾人告訐。引德淵入署。與幕友商量禀語。句斟字酌。數易稿而後定。私造四人親供及甘結。多方羅織。興會一如前日。合邑風聲鶴唳。謠傳四起。學界諸君懼禍及。大半渡浦寓滬上。士類一空。徐君世傑不得已赴試金陵。憂憤卒於道。德淵日出入衙署。戴日給煙資一圓。謂德淵曰。吾之功名。在汝之口。汝之性命。在吾之筆。爾我兩人。不可不同心協力云。蓋德淵常言如上司嚴

辦。我即以縣官屢次密囑之言實告戴懼不爲所用也。
袁道知事不易了。頗有意周旋兩面。商之領事。允就近審結。袁稟江督。江督許之。而曰不知撫台有何成見。袁道即夾督批稟蘇撫。蘇撫批並無成見。惟事以速了爲是。蓋滿漢督撫之措詞。針鋒相對矣。於是又有道署審結之說。步君持不可。移文絡繹。督撫促袁道。袁咨領事。領事語敎士。周而復始。又達督撫。往復數月。迄今懸宕未了。
記者曰。南匯令天眞爛漫。熱中時便能現出一種熱中怪象。狼狽時便能現出一種狼狽怪象。凶惡時便能現出一種凶惡怪象。人曰醜態。記者曰率眞。
可憐哉滿政府。殺一沈藎。而環球報章。野蠻野蠻不絕於耳。封一蘇報館。而工部局從中干涉。至用辨護士與鄒章對質。拘南匯四人。而區區一敎士。立談之頃。挈之而出。奇窘若是。使我處政府地位。外人卽不敢計較。吾亦必取國中志士。一綱打盡以爲快。

吾視滿政府。無氣餒。殺一人不能。殺十人。十人不能。而百而千萬。必使漢族人人有可殺之性質材料。然後磨刀霍霍。可以盡其長技。故中國前途之希望。吾必屬之滿政府。

聞之四君南令二十三之晚。一副洋洋得意面孔。千變萬化。殆非活動寫眞所能形容。聞之督署中人魏光燾接戴禀之日亦如之。此輩生平絕技。能使一副面孔。化爲無量數面孔。實則無量數面孔。歸根結蒂。仍是一副假面孔。記者曰。此普中國官場代表之面孔。

拳匪之禍

支那近三百年史

自改政之變後。非甚頑固者不得入政府。於是其性質之頑傲。與政策之陋劣。倍甚於前。而徐桐剛毅之徒。乃乘時並起。

自廢立之謀阻。而帝位暫安。然西太后與政府諸臣。此念固未已也。而知其斷難於驟發。於是以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爲穆宗皇嗣。而載漪等諸宗室。乃預

政權。

康有爲之脫走也。英國軍艦威克司。實載之至香港。梁啓超亦於是時走日本。清政府懸不貲之賞以購之。英日兩國。乃援保護公罪之義。防衛益周。且東西各報章。莫不左袒改政黨。彼頑固政府。本疾視夫外人。至是尤銜之刺骨。而所謂東西各國者。其實力若何。彼固未之前聞。徐桐嘗語人曰世界安有許多國大約俄羅斯英吉利法蘭西日本則眞有之餘皆漢奸所詭造用以恫喝朝廷者耳所舉四國蓋嘗侵入清國者也　是以急欲一擊。曾不顧慮。

自歐人傳教以來。其始入教之民。輒不齒於戚里。故教民每欺於平民。國力既衰。其牧師神甫等。藐視官吏。而力保其教中人。於是教民之勢力雄於平民。遂以欺其昔所受欺者。國力日弱。彼教日橫。無賴不逞之徒。藉教以魚肉鄉里。平民屈抑而無告。乃激而成教案。教案一起。無辜平民。死者必十數。破家者不知凡幾。積憤所在。愈壓愈烈。爆發之機。岌岌不可終日矣。

此四者。蓋義和團之原因也。義和團者。爲白蓮教之一支。不軌之秘密社會也。

近漸公行於山東曲投世人意。乃假仇教以糾衆。毓賢撫山東。則獎助之於前。裕祿督直隸。又崇拜之於後。而北支那三省之地。莫不有義和團矣。

四千五百九十八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四月。義和團集北京之西南。所至焚教堂。歐美教士。或死或逃。各達知其公使。羣詰責總理衙門。時廷臣意見各異。互懷觀望。乃依違答之。而榮祿剛毅裕祿等。陰爲太后謀。欲倚義和團逐外人以孤帝而翼后。五月之初。宗王及滿大臣相與決撫議於后宮。端郡王實主之。而命剛毅趙舒翹招之於保定。

時義和團之在京者日益猖獗。凡電線鐵路等物。苟涉洋式者。焚毀無遺。各國公使懼。急調兵入北京。衛使館。弁兵凡四百五十人。既入京。而京津間路已中斷。各公使聯牘詰總理衙門。覆答支吾。迄無成議。於是各使會議。決計堅守使館以待援。

時各國軍艦。雲集大沽。合英俄日法德美奧意八國。凡四十七艘。英將西摩爲

之長。聯署投書於清將。索大沽砲臺。清國總兵羅榮光不聽。五月二十一日遂開戰。大沽陷。八國兵逼天津。而西摩復於聯軍中簡輕兵自率之。急趨北京以援公使。清政府命提督聶士成。馬玉崑等。守天津以拒之。大沽既開戰。董福祥率甘軍。端郡王。莊親王等統義和團。日夜圍攻各國使館。及天主教堂。外人皆死力拒戰。相持未下。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戕。京城內外。焚掠無虛日。而西摩之援軍。爲甘軍義和團所困。苦戰不得達。中途折回。當是時。清國政權。悉在端郡王。徐桐。剛毅等。爲之羽翼。於時大殺朝臣。如袁昶許景澄。廷杰等。凡所睚眦。相繼就死。其無故被焚刼禁錮者。尤不可勝數。遂矯詔徵各省勤王軍。李秉衡。鹿傳霖。錫良等。遙應之。復傳檄各省。促殺逐外人。而南方各督撫。自劉坤一以下。皆不奉詔。

各國之援軍。漸集於天津。西摩亦中途折回。夾攻之。聶士成。馬玉崑苦戰二十餘日。漸以敗退。六月十七日。天津遂全陷。裕祿以下。皆節節退守。聶士成深惡

義和團。且深知開戰之非計。因是見惡於政府。其在前敵。裕祿等每掣其肘。義和團復戕其家屬。聶大憤。天津之敗。陷陣死之。是役也兩軍死傷。各以千計。大沽與天津之苦戰。實日清戰爭所未有云。

天津既陷。聯軍大振。時各國之兵力。以日本爲最雄。計一萬二千人。俄八千人。英美各二千五百人。法一千人。德二百五十人。奧一百五十人。意五十人。而陸續調往。與聯軍總統華德西所帶之德奧美軍未與也。聯軍乘勝長驅。陷北倉。而裕祿死之。繼陷楊村。黃村通州相繼失。李秉衡亦死之。遂直逼北京。

七月二十日。聯軍攻北京。二十一日陷之。西太后與帝先於十九日西行矣。聯軍既入京。援出各公使。搜剿義和團。分界管之。而一面仍調發軍隊。往攻保定。以窮義和團之竄。

聯軍之逼通州也。西太后大懼。七月十九日清晨。率帝后大阿哥及宗王大臣等。微服啟行。由西北懷來縣向宣化府。聯軍入京後。不得其行蹤。德法兵向保

定讞之不得。帝后遂由宣化至太原。未幾。復至西安駐焉。

端郡王之擅權也。排外之檄。瞬及東三省。黑龍江將軍壽山應之。時東清鐵路保護之俄兵亦戒嚴以待。壽山遂攻哈爾賓。（在吉林城之北鐵路總站在焉）并由愛琿攻入俄境。俄人乃大舉敵之。

俄之進兵也。東路由琿春。阿格司託夫將之。中路由三姓。薩哈陸夫將之。西路由愛琿。克楷哥夫將之。東路中路。長驅至哈爾賓。西路則取道墨爾根。節節進攻。七月中旬。遂陷齊齊哈爾。壽山自殺。俄軍大肆虐殺。黑龍江一帶。本稱地廣人稀。至是幾無孑遺矣。

俄軍既克齊齊哈爾。乃合兵入吉林。轉向奉天。所過肆行刦殺。哥薩克騎兵尤殘忍。清兵官吏。莫敢不奉命。時英德軍已於七月中旬陷山海關。自關以外悉入俄人手。俄置兵十八萬以鎮壓之。而挾盛京吉林兩將軍以號令其所屬。

閏八月中旬。聯軍總統華德西將援軍入北京。發兵攻保定。陷之。慶親王亦由

行在回京。先是西太后以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議和約。至是亦至北京。乃邀各國公使開議。猝不得要領。各國皆駐軍以待之。

義和團之方熾也。山西河南浙江湖南福建等處。所在焚敎堂。仇殺外人。而改政黨人唐才常等。復被殺於漢口。唐才常者。湖南名士也。自改政之變。憤政府之無狀。哀帝之不得行其志。乃聯結同志。密布長江上下游。而欲以勤王爲詞。舉事於漢口。事覺被執。不屈死。同時死者以十數。而各省之亂。亦以次平。

李鴻章之至北京也。俄美兩國首允議和。次詢各國。德人要以先誅罪魁。餘亦各有所要挾。各國公使乃先自會議。定大綱十三條。求清政府之承諾。

(一)懲辦罪魁。

(二)公禁輸入製造軍火之物料。

(三)公私損失一律賠償。

(四)列國使館駐戍兵。其界內不准支那人雜居。

(五)大沽砲臺及北京天津間之軍備悉數撤去。
(六)有事之時。列國可任指一地屯軍。以爲北京天津間之通路。
(七)清國當特派專使赴德。唁克林德之喪。并爲立碑於北京。
(八)清國當派專使赴日本。謝殺害杉山彬之罪。
(九)改正現行之條約。
(十)整理清國之財政以籌措賠款。
(十一)改正總理衙門之事權。
(十二)地方官之保護外人不力者。悉革職永不敘用。
(十三)改公使入覲之儀節。務從簡易。

議既定。清政府不得已一一諾之。於是李鴻章與慶王同爲欽差全權大臣。與各公使逐項商榷。議粗定。而李鴻章卒。以王文韶代之。二十七年遂定約。茲將清政府之對付此條約。與所實施者條記之。

(一)除徐桐剛毅先死外。毓賢啟秀徐承煜斬決。莊親王載勛英年趙舒翹賜死。端郡王載漪與其弟載瀾發邊外。永禁其餘處禁錮革職永不敘用者。凡百餘人。逮乎回鑾而大阿哥亦廢。

(三)賠款凡四萬五千萬兩。其各地所焚毀之教堂。就地籌償者。不在此數。

(七)以醇親王為全權特使。赴德弔唁謝罪。

(八)以那桐為全權特使。赴日本謝罪。

(十)以常關歸稅務司辦理。准洋鹽進口。復特派大臣先與英國改訂商約。乃裁厘金而加海關稅。

(十二)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設尚書侍郎等職。位在六部之上。

其餘各欵。悉數照行。各國始交通如故。

方戰事之殷也。劉坤一等與各國訂互保之約。各國置戍兵於上海。和議成。各國藉詞不肯退。至二十八年秋始定議撤回。是為東南撤兵之案。聯軍之在直

隸也。關內京津蘆保之鐵路。英法實轄之。關外則俄人司之。而天津則爲軍隊公管之區。和議成。聯軍自北京退駐天津。清以袁世凱爲直隸總督與之議。二十八年春。始次第收回。是爲交路還津之案。俄之據東三省也。脅盛京將軍增祺與之訂約。陰聽俄人之節制。列國之守天津也。陰與相持。天津既還。俄亦撤兵交還。然其保路權與轄制權。較前倍大。是爲交還東三省之案。凡是諸端。皆義和團之餘波。而至今未全結者也。二十七年十月。和議成。聯軍退出北京。西太后乃率帝后王大臣發西安。取道潼關。至開封。暫駐。十一月。遂由保定回鑾。入北京。義和團之亂。至是始爲結局云。

清政府之於外交。向未嘗有政策也。知目前之速結爲可樂。後日之大憂非所問也。西太后回鑾以來。懲前此之失敗。乃盡力結歡外人。各公使之受之者。亦漸忘其嫌怨。而教會恣橫之迹。亦漸顯於歐洲。自不得不稍歛戢。義和團之成效如此。然果能恃此以立國否乎。二十世紀云。二十世紀云者。寧爲紀年之名

稱已也。

附錄日本人紀拳匪之亂

西歷一千九百年。即我明治三十三年。北清匪亂大起。殺戮華漢官民無數。雖然。斯又戊戌八月之餘波也。蓋自西太后再行訓政。寵榮祿。任端邸。居心不軌。榮祿私貪利祿。拳匪之起。不力主勦滅。而反獎勵之。以王公大人之尊。而爲其頭目。爲其魁首。於是拳匪乃大倡其巫祝咀呪之術。神鬼仙佛之事。號召愚民。肆厥虔劉。遂至蔓延數省。刧掠不已。一旦十二國問罪之師。聯盟而進。燕京失守。如錦如雲之宮闕。悉爲外兵之蹂躪。而壯麗繁華之頤和園。亦圮毀不可收拾矣。嗚呼。神京陸沉。乘輿播蕩。天壇爲芻牧之塲。督署充屯營之帳。要之庚子之大創。悉自西太后啓之。故曰西太后之訓政。實支那存亡大關係之問題也。拳匪之亂既烈。南方幾至蔓延。幸劉坤一張之洞諸督撫。立約保護。始得免如洪楊之滋然。諸頑固大臣。外則不敢阻撓。而內實皆

惡之。故于蔭霖有請殺首立約者之奏。要之劉張諸臣。有不得辭其咎者。則不舉旗北上以勤王也。夫使拳匪將滋之際。東南有一旅之師從其後。立主殄勦之策。則亦安有此亂歟。

抑猶有大可駭者焉。方拳匪大盛。湖南有志士唐才常者。在漢江謀舉義士勤王之旗。才常以忠誠義烈爲天下倡。故登高一呼。聞者從風。已集衆將及萬。乃鄂督張之洞以不便於己。誣其逆而誅之。窮捕同羣。大開黨禁。故當時支那之志士。奔竄者僕僕於道途。而唐與被逮諸志士。遂遭悽天哭地之慘禍。嗚呼。烈矣。拳匪之事。戊戌新政推翻之餘波也。漢江之事。戊戌殺戮新黨之遺響也。兩兩相對。所殊者先後耳。

抑拳匪大滋之際。有被寃而死者三人。爲最可憐。徐用儀許景澄袁昶是也。三人者。盡力主勦團者也。端綱諸人。惡之殊甚。乃僞詔殺之。試略錄其摺如左。

奏爲密陳目前局勢危迫。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將來鉅患。披瀝直陳。仰祈聖鑒事。竊見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召亂。京師連日召見貝勒外廷臣工。聖躬焦勞。爲宗廟社稷深維至計。廣諮下問。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紓君父之憂勞。負罪無狀。內愧且憤。伏查嘉慶十三年七月上諭。即有山東河南一帶匪徒。設立八卦敎。義和團名目。實係白蓮敎餘孼。奉嚴旨密拿懲辦。去年吳橋縣知縣勞乃宣說帖。考之最詳。前月東撫袁世凱遵旨覆陳。言萬無招撫編爲營伍之理。言之最爲切實明白。前東撫毓賢辦理平原縣邪匪一案。稱匪首朱紅登自稱明裔。妖言煽亂。各處響應。幸被官兵掩捕擒獲。就地正法。絕無能避槍砲刀斧之妖術。此其明證。上年臣詢提督程文炳。該提督乙未年駐軍近畿。有山東義和團自稱金鐘罩紅燈照名目。四十五人投效。以大槍利刃試其技。立時見血傷斃。是妖術全不可信。確鑿無疑。而其匪首廣樹黨羽。久蓄逆謀。妄稱明裔煽亂。共爲邪敎。爲亂民。又確鑿無疑。臣於上年十一月

十三日蒙恩召見。其時東省拳匪。借仇教爲名滋事。臣曾面奏係邪敎倡亂。應豫爲撲滅各情。旋經東撫袁世凱實力禁止。撲滅十餘亘股。東省晏然。始而士紳誤信騰謗。謂該撫不應用剿。此皆不學無識之徒。以邪爲正。近亦帖服。以該撫辦理爲是。臣去年冬。曾以旁乃宣說帖。商之總署諸臣。奏明請旨飭下東撫辦理。旋因東撫辦有頭緒。遂寢未奏。不意東省漸次肅清。流入直隸。直隸督臣觀望遷延。養癰貽患。聽其蔓延。始謀不臧。咎實難辭。及淶水戕官。督臣裕祿見該邪匪借仇教爲名。逆跡昭著。乃電奏力請勦辦。而內外議有異同。遲延未決。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淶水戕官未痛辦。遂致匪膽愈張。焚燬蘆保鐵路電桿。又毀張家口電線。此皆國家派員出內帑借洋欵所經營。一旦焚燬數百萬亘貲。深堪惋惜。又焚殺教堂教民數百處。將來議償亦不貲。伏以民教互仇。積成憤毒。地方官稟承國家律令。自有平心讞獄辦法。但憑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斷不容匪徒自行報復。乃自本月十

六七日。該匪胆敢潛入京師。盜兵輦轂之下。焚毀教堂。攻擊各使館。縱橫恣肆。放火殺人。震驚宮闕。實爲罪大惡極。萬不可赦。二十日。焚燒前門外千餘家。京城財產精華所聚。焚掠一空。士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賈盡行閉歇失業。餉項亦難於匯兌給發。氣象蕭索已極。自有亂民。一任其焚殺叫喊。實貽鄰國之恥笑。各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鋒。情急自衛。現兵祗有四百十餘人。各保性命。是其實情。十六日。樞臣啟秀等傳懿旨慰問各使館。並及公使之妻。該公使等感戴聖慈。淪肌入髓。口稱調洋兵爲保衞使館生命。絕不干預中國國家公事。匪平無事。卽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詞決非虛僞。爲今之計。唯有先清內城之匪。以撫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續調之兵。必中國自勦。乃可免洋兵助勦。情勢顯然。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統帥。意見參差。事權不一。以致互相觀望。轉誤事機。現在歷奉嚴旨。飭令步軍統領武衞中軍與各御營禁兵。嚴拿首要各犯。立卽解散脅從。將城內外設立壇棚。盡行拆去。乃

官兵觀望。拳匪橫行如故。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前遵旨所擬十條章程。實止虛文。何曾實力做到。此事權不一之故也。拳匪麕集京城。久且煽惑愈多。致生巨變。伏乞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討。上安九廟。下靖兆民。專責成大學士榮祿。兼用且剿且撫之法。得以便宜行事。先肅清內城地面。遵旨立即出示徧諭軍民人等。凡遇頭紮紅布腰繫紅帶。持刀殺人放火之匪。准其格殺勿論。並懸重賞之格。縛獻匪首所謂老祖師大師兄者。賞銀二萬兩。立即超擢官階。擒斬該匪團長。賞銀五百兩。餘匪計首一級。賞銀一百兩。均准報名。准予奏獎。該大學士為國重臣。應扼要坐鎮。不宜勞以細事。須差委得人襄助。乃可分理。伏見武衛軍幕僚。記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謀略。內閣學士桂春。忠勇明決。編修王廷相。御史黃桂鋆。素有清操。通達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陳夔龍。勇於任事。請旨交大學士榮祿參贊謀略。遴派武衛中軍得力將弁。挑選勁兵。分為十餘隊。隊長如得力。每隊止槍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已

足。請旨暫閉前三門。嚴禁遊民。祇准出不准入。分路搜捕匪徒。務令各空廟廢祠。根株淨盡。命提督衙門刑部遴派明幹司員多人。分駐各汛段官廳。隨將所拿匪徒。略訊口供。稟明統帥。即行就地正法。以儆凶頑。餘者解散。驅逐出外城之外。遞解回籍。事平再行將正法若干匪。造册奏報。或謂該匪人多不可勦。不知祇匪首倡亂。餘多愚蠢村農。幼壯不一。或謂匪有邪術。臣愚以爲漢末張角黃巾。元末破頭潘關先生。皆有妖術。卒歸擒斬。該匪晝伏夜動。動言請神。此乃符咒扶乩請仙五鬼搬運之邪術。一遇聲光並見之物。陽氣熾烈。如遇槍砲等物。立卽轟斃。若云匪術能避槍砲。何以十六七等日。該匪連攻東交民巷使館。洋兵放槍立斃數匪。昨又擊斃帥府胡同拳匪四十餘名。拆毀其壇。京師軍民數百萬。受國厚恩。實無一謀叛者。逆叛祇拳匪首要數人耳。一經擒斬。伸國法。儆人心。匪胆卽寒。民志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廳。亦應督同綠營練勇。會合一體。照辦城匪。既清各公使館。蒙天恩保護。感激

再生之恩。則續調之洋兵。自可阻其來。卽來亦可以城匪既清。無庸自行保護折之。令其撤回。總之周禮稱治亂國用重典。康誥稱用其義刑義殺。內匪事在必剿。無可移遊。若因循不剿。招撫亦不受命。各國勢大怨深。並舉報復。禍敗不可勝言。與其外兵干預。代行剿助。將至拳匪洋兵。互相鬪閧。喋血京師。轉致玉石不分。殺害無數良民。大局糜爛。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剿辦。尙可示以形勢。杜彼族之口實。以維持大局。廟社不驚。萬民幸甚。大學士榮祿公忠體國。如特奉明旨。責成既專。收效乃速。交涉之艱。乃可審機因應。所有目前急圖補救之法。務一事權。以弭巨患。緣由披瀝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明裁斷。謹奏。

觀於此摺。可卓然於三人之義矣。然清廷至迫於各國之要請。乃下哀䘏之詔。而賢臣已失。不可復生矣。語曰。不用賢則國削。其淸廷之謂乎。

義和團既大肆虔劉。圍攻使館。殺戮書記。野蠻之舉。莫斯爲甚。十一國不得

不興問罪之師。北京既失。清廷大臣。乃擁兩宮西狩。倉皇出奔。不復顧錦繡之京城。於是寢陵所在。荆棘縱橫。觀闕之前。士卒蹂躪。而兩宮沿路之辛苦。又可不想而知。雖然。支那自古來巡狩之舉。何代無之。不幸者國家立滅。幸者故宮重返。然重返者。往往即忘其曩日蒙塵之苦。而仍事淫佚。故國家每自蒙塵之後。必不復能興强。今觀兩宮之狩。更爲之悵然興歎矣。

西狩蒙塵。蕭然寂寞。光緒帝惟暗泣而已。始幸太原。卽下徵餉之諭。湖北廣東諸省。絡繹進貢。未幾。移蹕西安。烽火之驚。始無所虞。先是李鴻章雖拜議和全權大臣之命。而實尙逡巡於滬。未入京也。至是兩宮既西。風波始稍稍平。鴻章乃入津與聯軍議和約。百費經營。而和議始克就緒。然而東三省之密約。卽以之起矣。是時各國索罪魁甚亟。西太后及榮祿輩。恐各國之議及己也。乃下變法之詔。百計自解。謀亦甚巧矣。未幾。各國亦厭於兵事。和議卽特次畫約。江山如舊。故態依然。而西太后乃挾光緒帝而回北京。車轔轔。馬

蕭蕭。儀衛之盛。豔盛一時。大非昔時出京之比矣。

危難思免禍。安樂習如故。此盡人之常態也。西狩以後。支那人士。以爲遭此大刦。庶幾醒悟。不蹈前轍。故和議之不成。羣相憂之。和議稍定矣。而兩宮之不還。又羣相憂之。冀回鑾後可大行新政也。孰知回鑾以後。而維新之舉。已絕然無所更動。李蓮英輩之用事如故也。光緒帝之不安於位如故也。西太后之奢侈繁華如故也。百官之舞弊如故也。學堂之設。亦稍飾人之耳目耳。惟官塲中之保護敎士者。稍加嚴密。雖然。支那其果如此而已耶。

鐵路國有案

采川鄂大事綱要

辛亥夏四月初十日。僞新內閣成立。以奕劻爲內閣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爲協理大臣。宣布內閣新官制十九條。暫行章程十四條。同日授盛宣懷爲郵傳部大臣。

十一日。用盛宣懷策。收鐵路幹線爲國有。取銷商辦成案。有抗爭路事者。以違

制論。

鐵路國有。發之者御史石長信。主之者盛宣懷也。此爲新內閣成立第一政策。先是宣懷及載澤等。擬借英法德美四國款千萬磅。載澤猶豫未決。宣懷誘以甘言。借約遂成立。至是以貸款築路。宣示天下。四國覬覦路利。卒如所志。日本人知旨。要求其政府。願得有債權。宣懷復主張借日欵千磅以和解之。僞命既下。直省人民以鐵路純屬商辦性質。擬各舉代表。赴京師抗爭。天下多事。人心瓦解。皆造端於此。

以端方爲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鄭孝胥爲湖南僞布政使。

鐵路國有問題發見。各省紳商士民。聯會抗爭。大旨謂粵漢鐵路。始由盛宣懷私售美商合興公司。光緒二十八年。三省人士。不惜竭血汗之資。慘淡經營。僅得收回。集股商辦。程功方亟。而與民爭利之國有政策。乃於是時發見。不啻奪我生命財產。付諸外人。語頗切直。僞政府受宣懷熒惑。凡所主張。非

藉嚴旨以箝衆口。卽假兵威以示壓制。羣議俟諮議局開常年會。一律不赴召集。各省工商。亦同時罷業。以爲後應。僞政府患之。以端方嘗撫鄂撫湘。欲倚以愚弄湘鄂人民。而鄭孝胥以閩中宵小。獻媚宣懷。又盛言國有利益。著論載憲報。以天下之大不韙。嚮導其政府。至是遂拜湖南僞布政使之命。

五月初四日。僞湖南巡撫楊文鼎。以湖南諮議局湘路力能自辦。不願借債。請收回成命議上。僞旨嚴行申飭。

文鼎在湘年餘。碌碌無所短長。湘省保路風潮劇烈。輿情憤激。萬衆一心。慮有他變。不敢顯違輿論。因甘言撫慰。許以局議上。復密電政府。描繪開會情狀。謂有匪徒從中煽惑。非挾雷霆萬鈞之勢。不足示威。宣懷嘉其有識。力贊其說。乃有格殺勿論之諭。

初六日。僞四川總督王人文。代表川民。請暫緩收路。僞旨嚴行申飭。

川路公司。得湘鄂爭路函電。竭力贊成。旅京川人。集議再三。堅持反對國有。

及收回股本之說。留東學界。則斥言盛宣懷蔽上罔下。爲虎作倀。力主路存與存。路亡與亡之議。川人聞之大爲感動。羣議力爭。萬一不得請。則不輸租稅。以爲後盾。人文亦以僞政府顯拂輿情。慨充代表。希冀僞廷悔悟。宣懷等以四國借欵。勢成騎虎。運動載澤。載澤爲之地。奉僞旨以鐵路改歸國有。勢無反汗。且藉口舊歲川路辦事人員。虧耗鉅欵。並有剝削脂膏。徒歸中飽。殃民誤國。人所共知等語。蜀中人心。益憤不能平矣。

僞御史趙熙歐家廉。嚴劾盛宣懷借債賣路等二十餘欵。宣懷壟斷幹路。盡歸部辦。以遂其濫借外債之私。廣東同鄉京官。聯名劾其朦蔽朝聽。侵權違法。湖北京官胡漢章等。聯名抗爭。歷指宣懷罪狀。鄂諮議局亦刊布傳單。集全省士民於路局。與會者數千人。競籌議對付之策。趙熙歐家廉尋以入告。意政府必爲所動。僞旨僅將原摺交宣懷閱看。至是民望乖絕。馴悟空言之不足補救矣。

郵傳部以集英法德美四國代表所議川漢粵漢鐵路借欵合同上。著盛宣懷署諾。

宣懷以川鄂人士爭路激烈。具摺奏劾者。多至數十起。懼政府漸萌悔志。不克成議。密就載澤端方。會議辦法。以已成各路爲根據。約分四大綱。自京漢南達粵漢爲南幹。京張北接恰克圖爲北幹。京漢東接齊齊哈爾達琿春爲東幹。正太西接同蒲至伊犁爲西幹。大局既定。宣懷載澤密奏監國借欵合同。趣期署諾。載澤復通電直省。嚴禁開會抵抗藉鋤異議。

初十日。粵路公司開股東會。籌議路事。

粵人以幹路國有。雖經各省力爭。迄無效果。是日公司大集股東。籌策對待。董事倡議五事。請衆公決。一更換國家鐵路股票。二換領國家公債票。三願領回資本者。國家估價歸還。准其自築枝路。或營鑛務及他項實業。四續繳二三期股銀。換國家息債票。五仍援原案。堅請商辦。以上五事。概遵部電。美

其名曰轉圜。股東與會者千餘人。前四條均不承認。唯宣布第五條時。衆皆起立。鬨然噭應。聲震會場。主席朱伯乾。及各地代表。采撫輿論。定議案五條。一萬衆一心。保持商辦之局。致電郵部力爭。並請粵督代奏挽回。聯合湘鄂川三省同志。堅持至竟。二倘政府甘悖先朝成命。遣官強占粵路。粵人宜協力同心。妥籌對待。三擬先就公司置機關部。四約十五日開第二次會議。五商辦宗旨既定。董事所擬五策。作爲無效。毋庸投票公決。是日會場持論雖激。秩序井然。不墮粗獷。

旅美華僑力爭粵路。

海防華商會館。寓書粵路公司。略謂粵路國有。誓死不從。路屬商辦。確有完全理由。一粵路經各省商民。向美人力爭。美人審粵民憤激。衆怒難犯。始允以重金贖回商辦。二粵路款足。無須再借外債。三粵路股東屢訐工程糜費遷宕。政府不問。應向政府詰責。四招股時聲明商辦不成。得將股欵領回。泰

山可移。商辦之局。斷難搖撼。五路工告成在邇。利益可操左劵。政府縱極橫暴。曷能攘奪六鐵路國有。必須政府自有築路能力。今大借外債。絕非國有。藉曰國有。直爲各國所有。自棄其人民以與各國。亂命斷難盲從。七粵路股銀。皆斯民汗血。當執定先朝成案。有刼奪商路者。格殺勿論。八粵路商辦。特政府間接借內債耳。今向借外債。授人以柄。世界無此公理。九路亡國亡。政府雖欲賣國。我粵人斷不能賣路。十商辦性質。營業自由。我辦我路。政府雖至暴橫。亦難强我。又昌言國必自滅而後人滅。此後結局。尚未可知。萬一決裂。僑民當謀種種對待。其憤激如此。

四川議員蕭湘李文熙。湖北議員湯化龍張國鎔。湖南議員譚延闓黎尙雯。羅傑等。聯合爭路。

粵路開會後。各省聞風興起。曉然於路亡國亡之義。互謀補救。川紳甘大璋甘冒不韙。私將川路股款。呈請作爲附股。以媚僞政府。衆大憤。不期而會者

十萬人。電請四川同鄉京官。劾大璋民籍。并予懲戒。以定人心。議員蕭湘等。以路事關係全局。非羣策羣力。斷無善果。就京師全蜀學堂。延鄂湘兩省京官。徵求意見。組織鐵路聯合會。一致進行。湘省議員譚延闓等。亦電請都察院代奏。嚴劾盛宣懷罪狀。湖北議員湯化龍等。以中書鄭萬瞻所上爭路公呈。毫無效力。乃思幡然變計。隱收民有實效。擬定商民股欵。不向政府索回。作爲路股。要求發給股票。并要求郵部許三省商民立查帳會。有稽核鐵路度支之權。立論至爲和平。宣懷意在把持。不容商民有查帳權利。識者知其禍不旋踵矣。

南海縣劣紳江孔殷。挾兩廣僞督張鳴岐勢力。解散粵路股東會。

鐵路國有事起。鳴岐承僞政府風旨。力攘商辦權利。懼無以箝民口。劣紳在籍編修江孔殷。夙爲鳴岐鷹犬。思假路事貢媚。授意不肖董事團體。擬定辦法五條。(詳前)復運動金融業。抵押股票。得三十萬。欲獲投票多數。以壓制

股東。會潮汕鐵路總理黃景棠蒞。會見局董議案。憤不能平。衆以景棠富有學識。有功潮汕。推爲主席。景棠固辭之。退就股東席。是日發言畫策。大率景棠主持。翼日。鳴岐出示。禁止會議。取消議案。粤人大憤。爭持紙幣赴官辦銀行易銀。華僑聞風。私議將股票屬之外人。以爲抵制。事雖未果。自是遂不復信任僞政府。鳴岐孔殷。朋比爲姦。誤路誤粤。君子惡之。

盛宣懷與端方議訂鐵路權限。

端方性黠猾。以四省反對鐵路國有。知爲宣懷所賣。不甘代府其怨。乃出其籠絡手段。羅致湘鄂知名之士。及門生故吏之久宦兩湖。夙有聲聞者。冀收效於無形。謁奕劻。言視事後。酌用本省辦路員紳。務在泯絕意見。奕劻深然其說。許其便宜調遣。與之約法三章。藉淸權限。一凡四省鐵路交涉。統歸督辦大臣負責。郵部不必過問。二以前借欵交涉歸郵部擔任。與督辦大臣無涉。三督辦大臣有奏調辦事人員特權。郵部不得干預。既定議。端方始有意

出都。電各省疆吏。商訂收買股票辦法。不願賣者。不予强迫。換給國家股票。性質與商辦大略相同。蓋端方雖內附盛宣懷。而外畏清議。思利用四省士紳。壓制商民。其辦路政策。則以鄭孝胥爲謀主。多分工段。募洋匠攬工。先與孝胥密議。募洋匠已有成約。入都即力主此議。

僞政府議决收回路股。先從四川入手。王人文詳川路公司股本。陳收股辦法。先是川省京官甘大璋宋育仁施愚等。秘密定謀。以全體名義。具呈郵部。請以川路存欵。附入國有。政府意川人易與。定議收路辦法。先從川路入手。川路既定。則湘鄂不勞而獲。僞諭人文解散川省保路同志會。示威示斷。川人聞之。恨大璋等刺骨。賀維翰等數十人。公呈郵部。聲明前具公呈。衆人初未與謀。指大璋等冒稱全體罪狀。寓書川省紳民。公籌對待之策。略謂自四月十一日以後。吾川爭路情形。雖不能並駕湘鄂粵。未嘗不與湘鄂粵同趨。在京則會議於全蜀學堂。在川則建言於諮議局。呈請代奏之文。備登報章。海

內人士。咸所聞見。川省創立保路同志會。主張商辦。不數日而署名入會者。已逾十萬人。川人豈無病而呻哉。公司粒粒資本。皆川人滴滴膏血。辛苦投資。如農望歲。財產關係生命相連。乃聞郵度兩部會奏。收回幹路辦法。附片有代奏四川京官甘大璋等四十六人一呈。呈中主點。則在請將宣統三年四月以前。川路已收現存各欵。一律歸爲路股。換給鐵路股票。是吾川路股本四五百萬。不翼而飛。斷送於甘大璋數人之手矣。今吾川人有正式詰問條欵如下。一川路股東合購之股。統計不下數千萬。四川京官中占最小部分。大璋等於四川京官中。又爲最小部分。請問以何等資格代表全體股東。一吾川人如承認國有。則股本全數發還。趙壁趙完。川人自有之財產。非自己處分不可。請問大璋等有何權力。能處分他人之財產。一就僞諭所發表數目。股本實少四五百萬。假令如是結果。請問大璋等能否一力賠償。以上所列。謹就大綱。當詰問者言之。至於道路傳言。謂大璋等蠶食金錢而爲之。

希冀路差而爲之。與夫迎合當道意旨而爲之。斯又肺肝如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湖南教育會會長黃忠浩等。陳請諮議局公討盛宣懷賣路誤國罪狀。

湘省自鐵路事起。學堂相繼輟業。羣情日益激昂。僞巡撫楊文鼎奉格殺勿論之僞諭。淫威愈肆。嚴禁學生干預路事。教育會會長黃忠浩聞之大憤。以路事破壞於盛宣懷。宣懷一日不去。路事一日不定。上書諮議局。請向政府力爭。略謂諮議局章程。職員權限第五欵。議決本省擔任義務之增加。第六欵。議決本省章程規則之增删修改。第七欵。議決本省權利之存廢。查粵漢湘境鐵路。合美國合興公司贖回。湖南派出贖路欵七百餘萬兩。奏由鹽斤口捐項下解付。此實全湘擔負最大之義務。歷經五年。計收過二百八十餘萬兩。自奏歸商辦後。又收集民股二百餘萬圓。嗣復奏准照川省抽收租股一百二十八萬元。房捐股四萬餘圓。此項股票。定爲優先普通二種。按年保

息六釐。將來公司獲利。按成分攤。優先股則另提花紅獎勵。此爲全湘應有權利。亦即湘省單行事件。今幹路收歸國有。自積極言之。固係國家行政。屬於資政院應議之範圍。然因行此政策。而取消從前之商辦公司。是就消極而言。實係諮議局章程所列職員權限第五六七欵。應由諮議局議決者也。此次幹路收歸國有。但云定爲政策。其屬於國家行政者。既不由資政院通過。其屬於地方權利義務者。又不交諮議局議決。新內閣制甫頒。總協理方辭職。而盛宣懷即運動幹路國有。定爲政策。取消三省公司之鐵案。罔上行私。破壞憲政。百喙奚辭。考各國議會。關於變更成法之案。視一切議案爲特重。良以法律爲人民生命財產之保障。若已成之法。可以隨時命令更改。人民生命財產。必受莫大之危險。此惟野蠻專制之國有之。號稱立憲。豈宜出此。忠浩等以爲諮議局章程。既爲先朝欽定。即爲內外臣民所應共守。此次盛宣懷熒惑聖聽。擅借外債。橫取商民現營實業。謬稱定爲政策。病國殃民。

固不待言。即欲定爲政策。亦須先由內閣提議。更改先朝欽定章程。交資政院通過。始得實行。今章程自章程。政策自政策。成法破壞。民無適從。此事不能解決。將來諮議局章程。皆可消滅。即就路事而言。民有幹路。既可隨時取消。民有枝路。亦何不可隨時取消。現值國勢阽危。正賴民力共營實業。此次取消三省商辦成局。名爲確定政策。不啻遏絕人民實業生機。諮議局爲人民代表。竭無限脂膏。費無窮手續。倘章程無效。人民安所託命。諸公對於路事。既已函電交馳。倘所爭無效。即請將上項理由。一面呈請撫院代奏。一面速呈資政院。代乞宣示中外。此後諮議局章程。何條作爲有效。何條作爲無效。并請嚴治盛宣懷破壞法律。誤國殃民之罪。書上。爲文鼎偵悉。急電鄂督瑞澂。詢對待之策。瑞澂覆電。於路事不置一詞。但謂對於軍警各界。亟宜嚴備。免致革黨乘機煽惑。遽派楚有兵輪上駛。冀以壓力施諸湘民。小人肺肝。如一邱之貉。不知適以激成衆怒。識者謂橫流潰決。肇基於此矣。

宜昌宜萬鐵路分公司。以停工激成民變。僞湖廣總督瑞澂調遣軍隊。檄宜昌鎭總兵潘瀛。荆宜施鶴道吳筠孫會勦。

川漢鐵路。宜萬一段。於舊歲冬間開工。築成三十餘里。工人數千。大半土著。自聞幹路國有之說。各省路局以死力爭。初未承認。而宜萬鐵路分公司。迎合僞政府。遣散工徒。遽停建築。股東羣相致詰。公司不之答。股東疑慮特甚。恐路工既停。股欵無著。競赴公司索資。答以路歸國有。應由公家籌還。不得向公司質問。語多無狀。衆股東益憤。至徒手與執事人相搏。工徒和之。公司宇舍器皿立毁。警局聞變。遣警兵排解。衆情憤激。難以驟遏其鋒。亟白宜昌袁守。袁卽檄駐宜防營整隊彈壓。衆怒其以威刼民。陡集數千人。爭起抗拒。斃兵士二十餘人。紳商聞警。亟事撫慰。始稍稍引去。尋開會議。決電內閣力爭。而電報局適奉郵部命令。凡關於反抗路事之電。一律不予收發。紳商赴局發電。電局却之。再四婉商。衆益譁。至電局懼釀非常之變。勉爲代發。人心

皇。阜商民輟業。荆宜施鶴道吳筠孫亟電白大吏總督瑞澂藉口鐵路國有。定爲政策。值此匪氛不靖。深恐不逞之徒。從中煽惑。致滋患害。咨陸軍統制張彪相機勦撫。是役也。雖未至於燎原。實爲路事激變之始。

四川保路同志會開會。以朱雲石血書布告各省。并舉劉聲元代表直接郵傳部交涉。

川人反對幹路國有。嘗開保路同志會。政府用强力禁止。然存亡所係。咸願繼之以死。爰就成都鐵路局。續開大會。到者四千餘人。議員程伯泉演說。謂今日開會。某不敢以議員資格來。不敢以國民資格來。直以亡國民資格來。並言借欵亡路。路亡國亡。聲淚俱下。蜀報主筆鄧慕廬。力言路歸國有之非策。并將借欵合同。逐條辯駁。淋漓痛切。通俗教育報主筆劉立青演說。謂盛宣懷端方先後鬻國。誓必手刃兩賊。以紓衆憤。蜀報總編輯朱雲石。謂今日會員雖衆。尙限於留省同志。殊嫌力薄。非召集股東大會。無以爲抗路之辣

手。非鼓動國民軍。無以拒外國借債之野心。兩事卽請自任。明日卽當出省。聯合同志言次以手擊案。流血濺衣襟。沾濡紙上。尋公舉劉聲元代表全省入都。會合前舉京官蕭湘趙熙胡駿李文熙黃德章鄧鎔等。直接郵部抗爭云。

盛宣懷端方電告王人文。宜昌夔州路工。准用美國工程司。所需借欵。以四川財政作抵

端方與盛宣懷聯名電告人文。略謂滇藏危迫。川路不成。邊防難恃。議定宜昌至夔州六百里路工。最爲艱險。准用美國總工程司。以其熟習山路。可望速成。夔州至成都一段。尚未借有的欵。度支郵傳兩部。議俟尊處查明公司帳目。或由部籌還自造支路。或願領公債股票。按年保息。分期歸本。悉聽商股之便。惟由部籌還。必須再借洋債。應以川省財政作抵。已成之路。必須估值。而自辦枝路。未必確有把握。萬一再有倒帳。或經手濫費。商民必益受虧

損云云。此電達川。川人大譁。謂部臣雖有籌還股本之說。而實注重於公債股票。且以洋債相挾。迫川人以不得不從。挾詐行私。川人誓死不能承認。端方聞之。氣大沮。

王人文劾盛宣懷借欵合同失敗各節。摺上留中。

川人保路同志會成立。人文蒞會。感川人誠摯。慨然曰。諸君熱心愛國。吾何惜一官。誓與川人相終始。遂具摺嚴劾宣懷誤國殃民罪狀。

以楊度爲內閣統計局局長

鐵路政策。世皆知宣懷主動。而贊之者鄭孝胥。實則闇中助虐者更有楊度。度湘人。往歲湘鄂抗爭路當商辦時。即持國有主義。反對輿論。貢媚政府。謂鐵路必不可商辦。並著論發表意見。將入都。行次漢口。爲湘鄂人所窘。幾瀕於危。宣懷既長郵部。度遂以國有之策干之。宣懷大稱賞。目爲臥龍。議既定。度懼國民反對。禍且及己。使其黨詭言將奉旨逮問。以示政府疏己。故國民

不攻度。而集矢於宣懷。宣懷不知爲度所賣。引爲知己。數於奕劻前稱度才。至是遂以爲統計局局長。

湖南鐵路協贊會。公舉黎桂孫代表會衆。誓死爭路。

湘省拒路風潮。一日數驚。鐵路協贊會。知事已急。撫慰居民。戒勿暴動。並開會議決公舉資政院議員黎桂孫代表會衆。入都抗爭。集各團體各推一人代表。偕往協助。

端方以退換商股已有成議。電咨郵傳部。請就岳州武昌宜昌廣水置總辦路事人員。

端方抵鄂。以鄂境路線延長。劃分支幹。有待統籌。檄鐵路局將支幹里數繪圖檢閱。定議自武昌至岳州爲粵漢幹路。襄陽樊城至廣水爲襄廣幹路。沙市至襄陽爲沙襄幹路。各置總辦一員。專司其事。並管理退換商股事宜。郵傳部奏遣參議龍建章赴粵調查路政。

郵傳部以粵路風潮日激。數趣端方赴粵。端方躊躇不敢前。盛宣懷因遣建章赴粵。以調查爲名。陰令建章籠絡各股東。以快己志。建章粵籍。深知粵民憤激已甚。不可以威力脅。欲假柔緩手段。播弄鄉人。抵粵與勸業道調查粵路出入款目。擬俟稽核竣事。定期召集股東開會決議。並告張鳴岐此次奉命來粵。由於股東多不願換領家國股票。恐蹈湘省覆轍。頃承部旨。擬先給六成實銀。此外四成。須俟收歸國有獲有餘利。分年攤還。股東有願換給國家股票者。仍給六厘官息。一體分給餘利。不令稍有虧損。並望切實宣示。俾顓愚小民。不滋擾累。鳴岐雅喻其意。允期集股東取決於衆。蓋建章姑妄言之。以探粵民意之所屬。且將使鳴岐先當其鋒。鳴岐亦故作模稜兩可之詞。以緩其勢。鳴岐固小人之尤。而建章之巧於嘗試。亦肺肝如見矣。

瑞澂奏請明定路線。以安民心。

先是川人郵傳部參議李稷勳。自宜昌來省。謁見端方。指陳路事。謂川漢路

線。湖北境內。當起宜昌訖廣水。附會百端。其言甚詳。端方惑之。因使爲川路總辦。並以江西道員吳清銘。熟悉路工。委令調查三省路線。鄂省士民。聞有改線之議。輿論大譁。湖北商務總會。具書抗爭。略謂川漢鐵路。鄂境路線。究竟起宜昌訖廣水。抑起宜昌訖漢陽。關係全省命脈。必須取決公論。設改爲宜廣。運輸極爲不便。經濟交通。亦多窒滯。民情疑懼滋甚。並附呈宜漢路線簡明圖說。要求瑞澂代奏。飭部明白宣示。以安民心。瑞澂本與端方不相能。然以端方嚮用方殷。無隙可乘。得商會書。大喜。思借此以撓端方。遂具疏以聞。僞旨交郵傳部議奏。盛宣懷故左袒端方。端方亦於此時電述抵鄂種種情狀。並謂部中前定收路辦法。多所不協。非詳細商改。不足濟事。又言洋商承工。督辦必須參預。宣懷忌其爭權。亦與之離。內外漸成冰炭。端方雖委蛇其間。已勢成孤立。益鬱鬱無所展布。

王人文以川人爭路風潮。幾徧全國。入告請示辦法。僞旨嚴行申飭。

川省保路同志會。成立以來。全省人民。極表同情。不及一月。各府縣皆創立分會以爲之應。團體堅固。重慶府曾集會江西會館。與會者萬五千餘人。公舉梅樹南朱之洪周曉峯劉祖蔭李時俊何旭光胡霖等代表宣言借債修路。川人誓死不承。重慶雖外郡。實川路中心點。薈萃商賈。樞紐交通。視省會尤重。人文默覘民志。激而愈甚。因以衆情不順。據實代奏。盛宣懷疑人文有意反對。致川人肆意要挾。慫恿政府。請旨嚴飭之。略謂鐵路國有政策。萬無動搖之理。現定收回兩種辦法。或將存銀全數付股。即給以國家保利股票。或存銀不附股。則將工用實欵核給國家保利債票。虛糜之欵。除倒帳外。另給無利股票。以上兩種辦法。應請按照原奏。迅速傳知川路公司。議定即日電覆。以憑核辦。人文得電。憤塡胸臆。誓以去就爭。戒紳民勿得暴動。並趣新簡僞總督趙爾豐蒞任。蓋至此而川事益不可爲矣。

張鳴岐嚴禁報館登載路事。

龍建章之至粵也。先與嗚岐秘密商定。召集股東。開會演說。建章言此次收鐵路爲國有。實洞審各省商民。無此修路巨資。故體恤羣情。舒緩物力。各股東毋誤會用意。粵人大憤。面詰建章。修路之資。爲數須若干。建章言原估三千萬元。股東謂三千萬元。三日之中。粵人可應聲而集。旋電告海外華僑。及期事果濟。建章無以難也。然股欵雖經認定。實未悉數繳足。報章極力鼓吹。以爲之助。建章銜之。商諸嗚岐。檄巡警道傳示各報館。遇有反對鐵路國有言論。一律不得登載。

盛宣懷聘美國工程司克林孫。爲粵漢鐵路總工程司。杜利爲宜夔鐵路總公程司。與端方會議。創立鐵路學堂鐵路銀行於漢口。鐵軌材料專就漢陽鐵廠定購。

宣懷以改綫之議。迄無成效。衆議亦多以國有爲非計。慮有所搖動。而四國借欵將受影響。於己大爲不利。急聘美國工程司。委以川路事。示事在必行。

又令張權赴鄂。與端方籌議開工日期。并就漢口立鐵路學堂。鐵路銀行。修路所需鐵料。則專歸漢陽鐵廠承辦。漢陽鐵廠。創自張之洞。嗣以虧耗甚鉅。之洞無以善其後。適宣懷因粵漢鐵路與合興公司商訂合同。爲衆所阻。乞助於之洞。之洞惑之。遽允其請。而以漢陽鐵廠。責成宣懷彌補。彼此互市。而鐵廠遂入宣懷之手。宣懷目爲私產。通飭各省路工所需鐵料。先儘漢陽定購。以免利源外溢。實則爲一人私利計。所需枕木。仍與僞侍郎李經芳定議。向日本購辦。

僞命僞鄂督瑞澂。僞粵督張鳴岐。僞川督趙爾豐。僞湘撫余誠格。會辦各省鐵路事宜。

盛宣懷以國有政策。各省封疆大吏。不當坐觀成敗。乃結聯載澤。運動僞政府。故有此四人會辦路事之僞命。

盛宣懷端方聘英人格林森爲川粵漢鐵路總工程司。測量路線。期九月開工。

端方聘前滬甯鐵路工程司格林森爲三省總工程司。蓋宣懷所汲引也。

四川保路同志會。衆爲僞清德宗位泣奠。闔城學校停課商賈罷市。輟賦稅捐納。各國駐川領事。要求僞外務部保衛外僑。

七月初一日。川人開全體股東大會。僉謂川人並未反抗國有。股東會爲法律所認許。無論貧富。皆有生命財產之關係。盛宣懷端方奪路刦欵。行同盜賊。反誣我股東以惡名。是政府已不認川民。不認川督。不認先皇諭旨。實已呼籲無門。惟有消極對付。以求最後之勝利。嗣後全蜀股東。不完捐稅。不納丁糧。無論政府如何濫借外債。川民概不担負。商民停止貿遷。學堂一律停辦。議未定。闔城已停課罷市。保路會踵至者。衆逾數萬。號泣之聲。達於遠邇。咸謂停課罷市。既已實行。惟有遵守先朝諭旨。各自散歸。恭奉先皇靈位。靜待後命而已。言畢大哭。惟謹守秩序。無絲毫暴動。爲夙昔所未有。趙爾豐覩事急。電致政府。畧謂川路風潮。日益劇烈。罷市者已十餘州縣。此外雖未罷

市。亦皆有蠢動之象。若不亟定辦法。明白宣示。必有意外之變。且慮民心搖動。匪徒從中煽惑。大局何堪設想。爾豐兄爾巽久任川督。深悉川省民情。亦電達政府。請仍歸商辦。以息紛爭。是時重慶商民聞耗。亦復輟其貿易。重慶爲通商口岸。外人商業所萃。各國領事默察民情。恐禍機猝發。蹈昔年團匪故轍。照會僞政府。請設法保護。僞政府始有悔意。朝議多咎宣懷。奕劻不負責任。宣懷亦思讓步。然已噬臍無及矣。

四川保路會代表劉聲元上僞清監國攝政王書。請嚴治盛宣懷罪以謝天下。

四川京官得川省公電。謂頃雖停課罷市。然謹守秩序。并無暴動。萬衆一心。誓死保路。如不明示辦法。卽用壓制。亦無所懼。雖軍學兩界有主張以强力對待者。已由總會切實約束安靖如恒。惟外屬州縣。亦陸續罷市。民生益困。大局岌岌。由川京官聯銜具呈。歷陳川路現辦情形。及不能承認國有之理由。並將往來電文彙呈內閣。請迅定辦法。以安人心。而保路同志會所舉代

表劉聲元。亦以川路風潮愈亟。代表之責任亦愈重。現雖由同鄉京官公呈內閣。然政府大臣。多與宣懷相比。迴護掩飾必無效果。惟逕稟攝政王。民情或可上達。尋躬齎公呈兩謁攝政王。皆爲門者所拒。聲元志益決。誓死不回。跪地安門外。候攝政王至。即攔輿呈遞。照例逮交步軍統領訊問。步軍統領烏珍鑒其誠。頗優禮之。遣人送聲元歸寓。聲元復擬聯合湘鄂粵三省代表。詳議進行之策。而湘路代表周廉詢左學謙等。久無舉動。湘人多有退志。惟鄂路代表鄭萬瞻。甚表同情。亦思效聲元所爲。誓死不二。然宣懷奧援至固。攝政王亦爲所惑。載澤等復爲之游說。聲元等雖力竭聲嘶。於事固無濟也。

端方嚴劾趙爾豐敗壞路事。僞命端方赴川查辦。准其以兵入蜀。

端方電劾爾豐。保瑞澂袁世凱以承其乏。不意僞旨即命其赴川查辦。逡巡不敢前。密電商之盛宣懷。宣懷倡議請飭端方統率湘鄂兩省新軍入川。相機勦撫。僞旨准其酌帶兵隊。以資彈壓。並趣令迅速起程。是時川省保路會。

復四布公啟。謂成都自初一日停課罷市後。南至印雅。西迄緜州。北及順慶。東抵榮隆。千里內外府縣鄉鎮。一律扃戶。爲景皇帝位。朝夕哭臨。潮流所暨。勢及全川。憤激悲壯。天地異色。川人所爭者。新內閣第一政策。不依法律。借債收路。蠻橫無理。破壞憲政。前途何堪設想。川人誓先海內死爭區區股東權利。猶爲末節。今自七月初九日起。實行不納租稅。萬衆誓死。事在必行。爾豐以迭次代奏。迄無成效。端方等反資爲口實。意頗怏怏。負氣不復過問。成都守于宗潼見禍在眉睫。急電僞都察院長張英麟乞爲代奏。英麟得電。詫爲多事。不敢代奏。

廣東保路會成立。

十一日。廣東保路會。在香港開成立大會。先豫約諮議局商務總會。十善堂。七十二行。自治會。自治研究社。宏仁演說會。報界公會。暨全省各團體。咸派代表赴會。是日狂風大雨。與會者不下萬人。日中開會。幹事胡鼎男宣告開

會宗旨。旋舉善董陳春田。商董伍耀廷。學董熊長卿主席。四川代表龔煥辰。獻議四條。登臺道達意見。痛哭失聲。衆大感動。煥辰勗以堅持宗旨。萬勿暴動。致爲政府藉口。川人雖罷市停課。仍守文明舉動。爲正當要求。今此會成立。四省聯爲一氣。事必有濟。審查員草定會章。請衆公決。定名爲廣東保路會。以破債約保路權。維持完全商辦。聯合川湘鄂三省。一致進行爲宗旨。宣布章程二十八條。衆認可後。即提出煥辰建議四條。一遣代表入都。限日起程。給以證書。示以宗旨。及進行方鍼。有進無退。二撰擬請願書。公舉老成碩望。領銜公呈粵督。請爲代奏。三遣人赴南洋各埠。聯絡華僑。設立分會。互爲聲應。限制鐵路公司總協理。不得私相授受。擅將路權喪失。四將是日大會情形。宣告中外。表示粵人政見。以免政府動稱粵人毫無異議。而以少年喜事之名。加之三省。衆均贊成。公推劉少雲梁楚三代表爭路。煥辰謂代表爲救亡起見。任大責重。身入虎穴。與路賊相抗。萬一或遭格殺。卽與殺我全體

無異。應於代表起程時。開哀送會。會員白衣冠送之。言至此。涕不可仰。衆皆哭。嗚咽不能成聲。

端方請以鄭孝胥總參贊四省路政。偽大理寺少卿王世琪。請以國家股票。易湘省地方公股。

鐵路國有。倡自鄭孝胥。其初議。不外迎合梯榮。非果有治路策。抵湘。知民氣方張。未可以壓力勝。乞哀偽巡撫余誠格。假會議官制。道之京師。避湘人鋒芒。會湘路代表周廣詢左學謙等。見湘人劉聲元上書監國。以死力爭。感其義。聚議效其所爲。公決上書都察院。籲請代奏。求正瑞澂端方激成民變之罪。以謝天下。語多激烈。端方聞之。亟電告盛宣懷力予回護。宣懷嗾王世琪條奏湘路股欵情形。略謂國家以各省股本不敷築路。收歸國有。以期速成。既准商民附入資本。非排除民股。已爲中外所共喻。請將湘省房捐租捐作爲私股。鹽斤加價及米捐等欵。作爲地方公股。均需利息。嗣後商民附股。一

律照收。以免向隅。僞旨報可。並謂此次頒諭後。該公司即應迅速交收。著郵傳部會同督辦鐵路大臣。即日派員接管。尅日開工。以重交通要政。世琪本湘籍。以湘人言湘事。政府益爲所惑。國有政策。至此遂無可挽回。宣懷自以爲得計。而川事愈亟矣。世琪尋悟爲宣懷所愚。雖努力自剖。湘人未之信也。

僞郵傳部電令張鳴岐解散粵東保路會。限制鐵路公司度支。端方遣顏世清調查粵路。羅崇齡專辦廣州至三水鐵路。

鳴岐以保路會在港演說。反抗甚力。慮蹈川省覆轍。與龍建章密謀對待。並電請郵傳部酌示辦法。趣端方亟蒞粵。以決從違。宣懷報電。謂鐵路國有定爲政策。借欵已定。萬難議退。粵人爲四川代表所惑。開會反抗。務宜設法解散。與建章速定收回辦法。以免橫生枝節。又電示粵路公司詹天佑。謂粵路款目。亟需清查。現在接收事宜。正在趕辦。粵路工程。亦應調查明確。以便接洽。查有前吉林道員顏世清。籍隸粵東。堪以派往粵東。迅將路事詳細調查。

以便接收。又廣州至佛山三水鐵路。廢弛已甚。亟應認眞整頓。查有四川道員羅崇齡。熟悉該路情形。應即責成專辦。鳴岐得覆後旣恐忤政府意。又不敢顯爲粵人公敵。復電趣端方。端方亦藉川事爲諉卸地。派張端生至粵與建章會商收路之策。端生旣至。日以盤查路款爲事。聲言查畢即當接收。保路會見事急。復具公呈。請鳴岐代奏。鳴岐亦慮忤權貴。壅不以聞。

僞度支部尙書載澤及盛宣懷。請以僞御史趙炳麟。總辦廣東鐵路。端方以粵路風潮日亟。慮顏世清張端生輩不克勝任。審趙炳麟爲人望所歸。電商載澤宣懷。請以炳麟總辦粵路。炳麟不爲屈。辭之甚堅。宣言無論政府如何勸勉。如何迫趣。決不願擔任路事。維時廣西鐵路。當事者不得其人。合省士紳。亦擬舉炳麟督辦。炳麟以董事意見各執。復峻却之。

四川保路會代表劉聲元等。再次上書。請奕劻代奏。僞旨交步軍統領遞解四川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旅京保路聯合會代表劉聲元等。齎書至奕劻私第。痛陳川中危迫情形。請將盛宣懷立予罷斥。治以誤國殃民之罪。奕劻心雖不善宣懷所爲。究目聲元等爲多事。未幾。即有押解回川之旨。旅京川人臨歧祖道者數千人。哭聲動天地。聲元謂路亡川亡。川人宜哭川。不宜哭聲元。聞者皆泣不可仰。遞解兵役。亦復雪涕不已。

趙爾豐激成民變。督署被圍。下令衞兵。槍斃二十餘人。詭辭入告。僞旨解散保路會。亂民暴動。格殺勿論。

十五日。川路風潮愈烈。川省京官。就全蜀會館公議。李文熙指盛宣懷爲禍首。略謂無以處置宣懷。不足以靖難。要之川人與宣懷誓不兩立。楊光湛亦以請罷宣懷爲。先川人當與宣懷背城一戰。勝負之數在所勿論。胡駿謂我輩當不用代表。人人署名。嚴劾宣懷。遂由胡駿起草。翌日呈遞。清監國意頗動。嗣爲載澤等所扼。仍無效力。川人以屢次力爭。無轉圜之意。又問端方督

兵入川。益惶急憂憤。保路會代表帥衆謁趙爾豐。請尼止端方入蜀。爾豐不聽。代表泣陳。衆附和之。語稍激。爾豐大怒。叱令親軍拘代表鄧孝可蒲殿英等數人。孝可爲民望所歸。復以路事爲民請命。衆尤傾仰。既被拘。益大憤。人聲鼎沸。爾豐令親軍開槍逐之。死者四十餘人。百姓羣起抗拒。圍攻督署。要求立釋孝可。爾豐不允。官民大鬨。爾豐奏言川人藉爭路爲名。希圖獨立。并發布自保商權書。擁戴羅綸爲首領。意在變亂。與路事無涉。摺上。政府亦主張用兵。遂有此旨。二十日。清廷復有電諭。畧謂幹路國有。從前商民股本均經妥定辦法。旬日以來。川省突有匪人。散布自保商權書。意圖獨立。約期起事。經趙爾豐先期偵悉。擒獲首要。茲已電飭趙爾豐相機勸撫。端方帶隊入川。務須申明紀律云云。二十三日。又有僞旨。令開缺兩廣總督岑春煊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勦撫事宜。

瑞澂咨商湖北僞統制張彪。嚴飭兵備。逮四川諮議局副議長蕭湘囚之。

湘自京至漢。清理路欵。瑞澂得盛宣懷密電。謂川省反抗鐵路國有。湘實主動。請逮案懲治。瑞澂方慮川省風潮影響及於湘鄂。聞湘來。尤懼其鼓動人心。亟遣警兵渡江。就漢口鳳台旅館逮交武昌府看管。四川旅鄂人士。大爲憤激。秘密集議。以諮議局副議長爲全省代表。何得無罪拘留。決議請湖北諮議局要求瑞澂省釋。以順輿情。瑞澂始頗疑之。既而審爲股東公舉。自都來漢。清理路欵。川亂之作。尙未及知。且屈於公論。不得已釋之。

趙爾豐急電乞援。鄂省僞督瑞澂。遣曾廣大師師入川。僞旨趣岑春煊西行。春煊辭以疾。不得請。

川亂愈熾。端方逍遙河上。進退失據。爾豐覩事急。乞援於鄂。瑞澂乃商之統制張彪。彪謂鄖陽施南宜昌等府。均與川省毗連。川省有事。鄂省豈能安枕。鄖陽已派李汝魁。施南已派張楚材分兵防堵。計可無虞。宜昌雖已派湖鶚湖隼兩兵輪上駛。惟陸路尙無勁兵。請以三十一標統帶曾廣大。督帥所部。

發宜昌西上。相機進止。爲川省聲援。以應蜀。內實防鄂。瑞澂深然其說。電達僞政府。趣岑春煊尅日起程。

重慶告急。瑞澂以川事阽危。請簡重臣靖難。遂以岑春煊總督四川。

二十一日。僞政府得重慶官吏急電。及重慶郵政司上郵部電文。咸謂亂勢日益蔓延。省垣難保。是夜復接瑞澂加急密電。極言川中危狀。請速以重臣往。萬難遷綏。淸監國命在廷公推。衆議紛紜。莫衷一是。徐世昌廕昌力保岑春煊熟悉川事。乃授爲四川總督。

李準劾盛宣懷病國殃民。端方瑞澂劾王人文姑息釀亂。皆不報。

準奏盛宣懷希圖借欵漁利。慫恿將鐵路收歸國有。既損民氣。復喪國權。誤國誤民。利己媚外。乞明正其罪。以謝天下。川事自可不勞而定。現値亂象已成。必須和平解决。若專恃兵力。誠恐大局糜爛。益至不可收拾。淸監國覽奏。頗然其說。奕劻亦主張和平解散。會端方瑞澂電劾王人文姑息養姦。釀成

川亂。清監國意遂移。人文當爭路肇事。意頗庇民。爲政府所深忌。且以準川人而攻宣懷疑其左袒。摺上皆留中。

旅京川人挾鄭孝胥電告端方。請保全鄧孝可蒲殿英以維人心。孝胥在部。號稱會議官制。實日暮出入宣懷之門。陰爲籌畫。旅京川人洞燭其姦。有欲得而甘心者。孝胥懼其川人乘機要求。請釋鄧孝可等。孝胥思藉此弭禍。因電告端方。孝可得以保全。雖屬孝胥之功。然非其本心也。

趙爾豐以成都解嚴。亂事敉平入告。當七月十五日之役。民團至僞督署。求釋鄧孝可蒲殿英諸人。督署衞隊開槍射擊。致斃多命。民團即散。初爾豐之督川也。繼王人文奏劾盛宣懷之後。民氣異常發展。爾豐知衆怒難犯。遂與蒲殿英等交歡。以固川督之位。且欲洗從前屠酷之名。於是步人文後塵。代川紳具奏宣懷假朝旨申斥瑞澂端方。復連電劾之。爾豐進退失據。又變而迎合宣懷。逮繫殿英。激成川亂。妄報

民變。且誣諮議局長爲首要。造僞旨特派春煊赴川。爾豐已不自安。至是聞春煊亦欲和平解決。恐春煊一至。愈難掩飾。必將劾其激變之罪。遂鋪張戰功。稱川亂敉平。冀熒惑朝廷。以止春煊之行。後私電閣臣。謂川邊緊要。才難勝任。欲求他調。以覘朝意。

保路聯合會會員楊壽籛。發起蜀滇黔粵四省協會。四川京官聯銜糾參僞川督趙爾豐。不報。

壽籛爲資政院駐京議員。屢謁議長達壽。欲謀挽救之計。聯合同志。於保路聯合會開會時。建議組織蜀滇黔粵四省協會。謀路事解救方法。且合四省之力。支持西南危局。會爾豐奏成都解嚴。鋪張戰事。誣川人以叛逆。且爲己叙功。地川省京官。聞之大爲不平。聯名奏劾。按爾豐原奏。逐條指駁。請治爾豐誤國殃民之罪。疏入。留中。

岑春煊條陳川事治本治標二策。

春煊之將成程也。電致政府。論川事當分本標二策。治本之策。當申明鐵路國有。本以利民。許民附股。未忍使川民稍受虧損。特以辦法稍涉操切。且與湘粵等省。顯分厚薄。因而激成忿爭。爲川民宣布德意。有不願附股者。一律發還。治標之策。則宜先撤李稷勳。以慰川人之心。俾無所藉口。戡定自易。僞旨交郵傳部議奏。

湖南士紳密議路事。要求僞巡撫余誠格電部爭持。誠格出示嚴禁。諮議局副議長胡璧引去。

自鐵路收歸國有。湘人率先反對。以團體不堅。烟銷霧滅。尋覩川人百折不回。省垣各學堂因復發起。將前次決定辦法。刊刷傳單四方發布。紳民和之。七月二十六日。集合同志。秘密會議。與會者千餘人。決議實行罷市停課。抗繳糧稅以爲抵制。二十七日。各團體擁至總理余肇康寓所。要求向巡撫代陳。請巡撫電部爭持。誠格派員向紳民婉勸。暫行解散。隨飭學司轉行各學

堂監督堂長。嚴加管束。不准干預路事。諮議局副議長胡嶸。於川事。託故離省。誠恪深慮激動風潮。妨礙大局。一面嚴飭司道。不准民間開會結社。並電告鄂督。請調常備軍兩營。駐紮岳州。以備不虞。紳民知誠恪不足與謀。復擬電文。致資政院。電局以前奉郵傳部示。凡關於路事各電。非有印文。不得代發。且以電中語意。過於激烈。堅辭拒之。紳民益憤不能平。好事者故甚其辭。居民一夕數驚。大有草木皆兵之象。

趙爾豐以川事漸平。電告各省

川人以爾豐慘毙多命。寃憤難平。重慶商民。公電各省諮議局。畧謂見僞上諭。知趙爾豐朦蔽入奏。竟謂亂黨猛撲督署。肆行焚殺。捕風捉影。重誣川人。希圖自掩。甘與盜賊聯爲一氣。稍有人心。必不殘忍至此。倘蒙各省議局。同伸公論。維持大局。川人幸甚。事爲政府所聞。亦疑爾豐所奏不實。電諭僞成都將軍崑玉。詳查川亂原因。及當時起事情狀。崑玉覆奏。與爾豐不甚懸殊。

政府以崑玉爾豐同官。難免不受籠絡。尋奉清監國面諭。由軍諮府遣參謀官二員。澈查川事眞相。及爾豐對待情形。爾豐知爲政府所疑。益不自安。急鋪揚戰績。分電各疆臣。冀以淆亂衆聽。旋有給事中陳田等十二人。交章劾之。

端方瑞澂奏鄂境川漢粵漢鐵路。實行收歸國有。取消商辦。政府以端方等不負委任。傳旨嘉獎。

盛宣懷以川事未定。各省保路會有聯絡響應之勢。設有變動。路事愈難結束。分電端方瑞澂張鳴岐余誠格等。解散保路會。速收路欵。以定全局。端方遂商之瑞澂。議定接收股欵辦法。請從鄂境辦起。取銷商辦公司。僞政府頗以爲能。僞諭前因鐵路收歸國有。諭令督辦鐵路大臣暨各省督撫。分別辦理。茲據端方等奏稱。辦理接收事宜。暨所定辦法。均屬妥協云云。無何。僞詔之墨未乾。而民國之軍已起。武漢光復。瑞澂先逃。端方轉得偸息川中。而是



時僞政府。猶欲以川事本末一面之詞。宣示直省諸議局。已無及矣。

滿夷猾夏始末記

第七編　革命先聲記

烈士吳樾炸五大臣意見書　　民報

當紀元後四千六百零四年。滿清政府使載澤等五人。出洋考察立憲政體。九月二十六日。方出發於北京車站。炸藥猝發。轟斃從者。其時莫知烈士爲誰何也。既閱月。而後有知桐城吳君樾孟俠者。又近始輾轉得其遺書。則其意志。盡具是焉。自秦漢降。吾族不武。荊軻聶政之事。幾於絕迹。而吳君獨能爲民族流血以死。嗚呼。其壯烈不可及也。虜廷無識。以謂吳君爲革命黨使之。吳君則既實行革命矣。觀其書。知其舉動一支配於所素志之民族主義。而又誰使者。吳君死。媚虜者猶肆口爲桀犬詆毀不遺餘力。不知其得見此書。尙作何語。吾人以爲吳君未死。反對者雖訟其邪說。亦不能死吳君。惟吾漢族四百兆人。奄然不與寇競。叛吳君之志。則吳君乃眞死矣。錄吳君書。以

質讀者。

……（前畧）立憲之聲。囂然徧天下以誑誤國民者。實保皇會人爲之倡。宗旨曖昧。手段卑劣。進則不能爲祖國洗濯仇恥。退亦不克得滿洲信任。譸張爲幻。迷亂後生。彼族黠者。遂因以欲增重於漢人奴隸之義務。以鞏固其萬世不替之皇基。於是考求政治欽定憲法之謬說。傴僂於朝野間。哀哉。我四萬萬同胞。稍有知識者。相與俯首仰目。懷此無絲毫利益我漢族之要求。謬說流傳。爲患益劇。樾生平既自認爲中華革命男子。決不甘爲拜服異種非驢非馬之立憲國民也。故寧犧牲一己肉體。以剪除此考求憲政之五大臣。其所以不得不出此之理由。敬爲我漢族諸父老昆季陳之。

（一）唯一原理民族建國主義。　世界既不能立躋大同之域。民族間之利害衝突。勢所不免。惟勢力平均者。始有和協提携之希望。若凍餒其身家。而膏粱文繡其里隣者。人無智愚。均不爲也。漢之不能容滿。亦猶夫滿之不能賓漢。故

我輩欲滅漢以榮滿也。斯已矣。如有良知。思恢復我族之權利。斷不得不顚覆漠視漢人勢不兩立之滿洲政府。而建立皇漢民族新國家。以自行意志。以自衛同胞。夫偸生苟活於異族主權之下。已失世界之名譽歷史之光榮。而況乎其將隨腐朽異族之腐朽而同仆耶。我簡言以斷之曰。建立漢族新國家。爲吾四萬萬同胞唯一之天職。傾覆異族寄生之舊政府。爲吾四萬萬同胞唯一之手段。

(二)扶滿不足以救亡。　吾國今日之行政。軍事教育實業。一切國家社會之事。必經非常之改革。始克有眞進步。決非補苴罅漏。半新半舊之變法。足以挽此呼吸間之危亡也。以滿族而宰制中國。無論專制立憲。決不能有非常之改革。而且阻遏之。何則。專制立憲。乃形式上之變更。至根本問題。滿人抱持唯一排漢主義。甯死毋二。即使能立憲。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漢人之故技。甚且假文明之名。行野蠻之實。軍事界之猜疑。教育界之束縛。實業界之阻抑。必

不能去。而我漢人思想能力。終無自由伸張之一日。仍復因循固陋。桎梏於其膝下。如是而欲救亡。豈可得耶。且也凡同居一域之內。無親切之感情者。必不得有固結之團力。在滿洲政府之方面言。其視漢土。本屬儻來之物。割棄土地。喪失主權。原無顧惜。人民疾苦。更不相關。在漢人之方面言。無歷史遺傳之感情。而欲官吏效忠政府。無民族團結一致之感情。而欲軍士捨身報國。此皆必不可得之數也。滿洲政府。實中國富强第一大障礙。欲救亡而思扶滿。直颺湯止沸。抱薪救火耳。

(三)滿洲皇室。無立憲資格。　言立憲者。非奉載湉爲聖主。即奉那拉氏爲傀儡。彼滿族自彼祖遺傳奴僕漢人之政策。不肯拱手放棄權利。且不論。如載湉者。童騃昏弱。生死於那拉諸權貴之手。自救不暇。遑恤及他。至那拉氏者。縱情肆欲。日剝漢民膏血。以供宮室車服之淫樂。恃此人爲中國憲政之元首。豈不遺笑全球。至其親信之臣。如端方者。政治思想。極淺陋不足道。鐵良亦不過稍

有軍事之知識。且持極端排漢族非文教主義。如故剛毅同等而下之。如奕劻載振溥倫那桐榮慶耆善輩。殖財自封。但知居積。倡優狗馬。亡國賤奴。以如是人格。處如是世界。詎有組織立憲政府之資格也耶。且滿洲部民。對於愛新覺羅。素抱隱恨。推之蒙藏。更屬秦越。以彼而擬大不列顛之於愛爾蘭。與地利之於匈牙利。尤不倫矣。

(四)滿政府對待漢人之政策。　我國聖聖相承。凡數千年。不待他族之鞭策。而固有獨立之資格。歷史事實。當不誣妄。彼族乘機竊取。戰爭之殘殺無論矣。薙髮之役。文字之禍。我祖被害者。其子孫惡得而忘之。此猶云過去之寃仇也。且論近政。其對官吏也。漢士碩大。奴雜漢人。乃其不得已也。但漢滿人數。與官缺之比例。漢員升轉。與滿員升轉之遲速。果平均耶。其對士人也。奴叱娼畜。果無意耶。其對工商也。蠹金賠欵。誅求顧不虐耶。其對農民也。重征浮收。且歲征糟米。養彼旗丁。果國民應盡之義務耶。其對平民也。濫刑苛法。不許越訴。視彼

黃紅帶子。作奸犯科而不受漢官懲治者。果平等耶。其對軍士也。招之則來。任其鞭朴揮之則散。且乘其飢寒。而以游勇之罪戮之。南方要塞。悉設駐防。嗚呼。其所駐者何地。而所防者果何人耶。此猶內政也。今日列强並立。國之存亡。每視外交爲轉移。吾族對於列國。不能有獨立之外交權。固已蒙政治上之奇辱。論及滿洲之代表吾族外交也。獨有割讓土地。委棄利權。條約之簽押。爲其成蹟。至海外商民。坐視其塗炭。內地商業。設重出口稅以困之。路礦條約。貪外賄以贈敵。非其外部王大臣視爲奇貨者耶。庚子之役。乃彼婦一念之私。蹂躪數省。使我十八省之漢人。擔任數十年數百兆之賠欵。敲脂吸髓。十室九空。來日方長。其曷堪此。數其失政。更僕難終。皆其祖傳奴僕漢人之政策使然也。

(五)立憲決不利於漢人。　滿政府負於漢人之罪惡如是矣。而彼主張立憲者。猶曰是固專制政體之罪惡。但能立憲。必得剷除。而使漢人享滿足之自由幸福也。噁是何言。立憲政治。焉得如此之神聖。以日本萬世一系之立憲。與匈

雙立政府之立憲。尚有無限之缺憾。況彼奴視漢民之滿政府耶。計彼族據我華夏以來。人無賢否。罔不抱守其抑壓漢人主義。彼爲貴種。漢乃賤奴之說。身至北京。即入於耳。若鐵良（鐵爲排漢巨魁彼祖述剛毅人才六等之說以不識字之旗人爲一等讀書之旗人爲二等讀西書之旗人爲三等不識字之漢人爲四等讀書之漢人爲五等讀西書之漢人爲最下鐵方以練兵制家奴爲急務他種敎育均不贊成）榮慶（榮專持漢人學堂日少旗人學堂日多之政策）其代表也。彼以數百萬之蠻民。馭四萬萬之名族。反側之勢。毋怪其然。誠爲滿人計。決不可使漢人雄飛獸挺。以成尾大不掉之勢。而我漢人猶懵然曰。滿廷立憲。必利於我。滿之識者能毋嗤乎。夫立憲之利於民者。莫過於集會出版言論身體財產諸自由權利。以彼那拉奕劻鐵良榮慶諸野物。而甘心以是畀吾族也。誰其信之。謂余不信。請視其近年之新政。練兵之權。必操之奕劻鐵良之手。袁世凱甘爲傀儡。且猜嫌備至。警察之權。滿學生獨攬之。駐防未撤。又練京旗。政府要津。罔非滿產。所用漢人。獨取夫耳聾目瞶。奴性深錮者。以充其數。至如外疆督撫。岑張二人。僅保殘喘。其目不識丁。貪鄙無能之滿員。動任封疆。罔以爲怪。且如斷

髮改裝之嚴禁。出版言論之干涉。固司馬昭之心。人人所知矣。綜諸種之原因。可逆斷將來立憲之效果。地方自治。彼必不甘。三權分立。決不成就。滿漢權利。必不平等。如是立憲。於漢何利。且不徒無利而又害之。假憲政名義。加重吾族納稅之義務。以供其奴隸陸軍。爪牙警察。爲鎭壓家賊之用耳。而彼族固自擁其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利矣。吾族仰望其立憲。利害如此。

（六）主張立憲者。對於國民行爲之不忠。（甲）保皇派所藉口者。合滿漢蒙藏爲一偉大民族。奉神聖之光緒皇帝爲立憲君主。戴湉童騃。海內所知。滿洲已失。藏事已去。回部動搖。兩蒙外向。瓦解即在旦夕。紙墨未乾。目的物業已消失。日日以要求立憲爲辭。蟄伏海外。胆小如鼷。希冀個人之富貴。拋棄民族之積恥。是爲不忠之尤。（乙）那拉氏黨。此黨皆乘時徼利之小人。數十輩劣等根性之留學生。俯仰其間。搖尾鼓掌。餂取一月一二百金之身價。乞得不甚愛惜之學習主事。分發知縣。而其望已足。立憲二二字。不過變形一苞苴竿牘

而已。其行爲不忠明白易曉。
綜合以上之理由。立憲主義。徒墮落我皇漢民族之人格。汚辱我皇漢民族之思想。吾輩今日。非極力排斥此等謬說。則吾族無良。死心踏地歸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區區之心。貢獻於我漢族。四萬萬同胞必能協心併力抱持唯一排滿主義之圖。建立漢族新國。則某雖死猶生。（後略）……
按吳君名樾。字孟俠。爲桐城名家子。其個人歷史。他日自有人詳道之。吳君爲人慷慨義烈。根於天性。每與譚及國亡種削之勢。輒仰泣不止。及久歷關津。種族之感情益烈。時痛四方口舌排滿之輩。不得一人實行爲恥。故犧牲其身爲天下倡。而復活我祖國剕聶壯美之歷史。使全世界異種人。均不敢玩弄吾族也久矣。聞其入夏以後。私瞰滿種某巨公居處動作。將有所發。適立憲狂說。日益流行。吳君益痛滿政府愚弄我民族之毒計。又深恨我民族中無恥之輩。死心踏地爲滿族奴。益鼓吹其君民一體。滿漢一家之邪說。天

下淺見之士。遂信夫上下相安。仰望仁政。苟且圖存。非復昔日激昂不平之概。而吾族永久沉淪。無復脫離滿族羈絆之一日。計非以身過之不可。遂以九月二十六日。攜所蓄利器。往前門車站。加害於考察憲法之五大臣。殉義之前十日。即以兩書郵寄於予。前書今姑秘之。玆所發佈者。其後書也。予於海外得是書。已去其殉義凡三十日矣。今特發布其殉義之意見。幷述吳君平昔語諸同志之言曰。「我四萬萬同胞。人人實行與賊滿政府勢不兩立之行爲。乃得有生人之權利。不得權利。毋甯速死。」又曰。「我願四萬萬同胞。前仆後繼。請爲之先。」悲夫。此吳君所以捨身殉義而不惑也。吳君之身往矣。吳君之志猶未得達。吾願奉遺書主義。爲吳君繼。竝以詔國人焉。吳君後死之友敬識。

汪兆銘暗殺史

采報

汪兆銘者。一代之文豪也。名聞寰瀛。爲人慷慨好義。當徐熊二氏謀起義於皖。

先後失敗。汪乃大憤。決意單身入北京。將暗殺清攝政載灃。以報其使軍人慘殺同胞之仇。當時孫逸仙同黃興。皆止其勿行。徐圖萬全之策。不聽。謂苟止我行。當投海以死。其決意之堅。立心之固。實非凡人可及。言詞慷慨。黃興爲之淚下。乃從其計。更約以相助。於是汪與同志男女六七人。起程入北京。開照相店。以爲表面上之掩飾。一面密購軍火。結交宮人。在宮內密埋炸藥。連結電綫。以爲點炸藥之用。其運動之巧妙。裝置之精細。恒出人意想之外。佈置已周。時機將熟。正當大功告成之頃。不期爲奸奴探悉。卽行告發。大事遂歸失敗。汪兆銘與其同志黃樹中。竟被獲下獄。方其被獲於法庭訊鞫時。汪謂此事是一人之計畫。並無同謀者。而黃則欲救汪。謂此事是黃一人之計。不關他人。此實爲當時之美談也。於是問官卽判此二人均爲主謀者。一同治罪。汪被審時。態度泰然。應答裕如。從容慷慨。實使人感泣。問官問以何故出此陰謀。汪卽執筆疾書。立成供狀。畧謂我之宗旨。具見於在日本發行之民報。爾輩雖未肯熟讀。當亦

畧觀大意。可無煩今日之贅言。但歷述入京以後之苦心孤詣。志在必成。與夫政法之腐敗。非此不足以存萬一之希望。洋洋數千言。光明懇摯。問官觀之。心爲之動。本擬處以死刑。因減等定爲終身監禁。在獄一年。逢武昌起義。淸政府欲買人民之歡心。乃准張鳴岐之電請使出獄。

徐錫麟刺恩銘實錄

坊本

緒言

噫。是書也。胡爲乎而作哉。曰爲徐錫麟也。徐錫麟自丁未五月二十六日。鎗斃皖撫以後。內而朝臣。莫不駭然以驚曰。徐錫麟。徐錫麟。外而督撫。莫不悚然以恐曰。徐錫麟。徐錫麟。遠而留學諸生。亦莫不交相歎息曰。徐錫麟。徐錫麟。近而青年志士。亦莫不共相震撼曰。徐錫麟。徐錫麟。壯哉徐錫麟。傷哉徐錫麟。夫徐錫麟之爲人。果何如人乎。爲中國之罪人乎。抑爲中國之功人乎。罪與功非吾所敢知也。然第卽其歷史論之。徐錫麟者。字伯蓀。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年三十五歲。少有大志。識胆過人。見中國政治廢弛。官吏委靡不振。故其民族思想。印入腦筋。愈深而不可解。所以怦然欲動。已非一日。其父梅生。嘗切戒之。而錫麟不顧也。癸卯科。以廩生中副車。更入學堂。知科舉縛人甚烈。大慟。嗣爲山陰縣學堂校長。紹興府學堂監督。又爲大通師範學堂。明道女學堂創辦人。壬寅癸卯間。設書局。運售東西洋書籍圖畫等。後遇富紳許某。同伴出洋遊學。至德國。入警察學堂。六個月卒業。後至日本。於日本言語文字。畧知一二。喜與豪傑之士。高談闊論。其有不可思議之事。隱藏胸臆。迨返國後。捐道員。候補安徽。拜謁皖撫恩新帥。縱談軍政。爲新帥所倚重。徐又爲俞廉帥表侄。乞俞作書說項。即委充陸軍小學堂總辦。丙午二月。改委巡警學堂會辦。兼辦學堂事務。當斯時也。新帥嘗語人曰。徐道辦事認眞。實屬可嘉。新帥亦不料有此一擊也。雄哉徐錫麟。惜哉徐錫麟。

起事原因

徐錫麟之倉卒起事。有謂其保與渦陽相援應。寔不得已而爲之者。然渦陽事。並不十分猖獗。殆無不能少緩須臾之理。詳其最近之原因有二。

一原因於捕黨之太嚴。先江督在上海獲黨人葉某。葉盡將同黨人名錄呈。並謂多蝟集於皖。而爲首者乃徐錫麟。但舉其別名言之。江督當卽電囑恩帥嚴密偵探。時徐爲警察長。故皖撫特邀請協商。並相倚重。徐陽諾之而陰畏之。恐一旦事露。且有不測。故先發制人。遂有五月二十六日之舉。且徐與孫汶時通信件。密運軍火來華。均由長江一帶大通等處潛運。恩撫得信最早。即出示有大批軍火運皖。飭屬嚴切查拏。又分咨各省嚴查。故該黨懷恨甚深。有此報復。

二原因於皖省兵事之懈弛。徐錫麟之所以發難於皖省者。因預料皖省空虛。雖有常備軍兩標。其第一標雖已操練而未發槍械。第二標又悉初徵之兵。更不諳操法。緝捕巡防各隊。兵單人少。其餘綠營。不足爲懼。故勃然興起。相機而作耳。

又徐錫麟本擬二十八日起事。以故巡警學堂畢業。即訂於二十八日。適新帥以二十八日須祝幕府章君太夫人壽。改期二十六日。徐錫麟力言二十六日爲時太促。趕辦不及新帥傳顧松問之。顧以一切齊備對。故遂定期徐計爲之破。銜顧甚深。而徐志已決。此又速發之一原因也。

又新帥平時公事出署。常在下午兩點鐘。而是日獨上午八點鐘即到學堂。徐自疑謀洩。而爲之一驚。是以不及周備而速發此事。

起事之目的

徐錫麟之暗殺主義。實行革命。滿其所欲。固不僅殺一恩帥已也。蓋徐蓄志排滿已十餘年。至今日而始以殺恩撫爲下手之方。尋及於皖省之滿員。此外文武可以不鞭而驅。不策而馳。即上溯江流直下南京而後徐定大計。或竟興漢滅滿。此固徐起事之目的也。

徐錫麟厲皖省小南門內本年二月。忽將眷屬遣歸。蓋已爲行刺皖撫地步。方

其行刺之前數日。無日不大宴賓客。費七百餘金。此次閱操閤城文武官員。徐皆親自衣冠詣請期。其必到。以施一網打盡之計。及至二十六日也。又設盛宴於花廳。預埋炸藥於廳下。請各官宴畢閱操。觀其所以布置。將欲使恩帥以下。盡爲灰燼於尊爼之間。而執意新帥有先閱操後設宴之令。於是徐知其佈置之徒勞。且疑計已外洩。自料擊恩撫亦死。不擊恩撫亦死。與其不擊而死。孰若擊而死。此槍擊恩撫之所以汲汲也。

徐錫麟之鎗擊恩撫。有議其鹵莽從事者。不知徐之鹵莽。徐之事不遇機也。試問二十六日之先。朝暮相見之同寓同僚。有知其情者乎。然而徐朱兩觀察。竟毫無覺察也。講堂日晤之警察學生。有知其情者乎。然而徐刺恩撫後。威脅諸生。諸生驚愕不知所爲。且有違抗被殺者。是其秘密可知矣。

恩撫得江督電囑。飭嚴密偵探革命黨。蓋徐已事涉嫌疑。而恩撫以徐乃警察長。即與之協商。且相倚重。是非恩撫漫無覺察也。愈以見徐之秘密耳。知徐之

情者。惟宗漢子。（即馬子畦）光復子（即陳伯平。）二人而已。徐果鹵莽。何能秘密若是。

機謀敗露

蓋皖省巡警學堂兵生。五月間已屆三個月畢業之期。連日校中考試將竣。照章應由撫憲親臨大考。以便撥充站岡。爲試辦東西兩區巡警地步。恩新帥乃擇期二十六日蒞堂。看各兵生卒業大操。是日辰初。巡警會辦徐錫麟下令。全體官兵生站隊。即在操場演說。謂諸君當結團體。救祖國。語太慷慨激昂。聲震遠近。諸生驟聞此語。不解其命意。

巳初新帥及三司首府縣文武巡捕。每委各員不下五十餘員。先後蒞堂。官兵兩班學生站隊迎立。請撫憲先閱外場演操。新帥將升座。徐僞請大帥先考內場功課。於是新帥率同司道入第三進禮堂。徐此時身着軍服在禮堂階上。學生等復排隊。先由官紳行鞠躬禮。新帥甫回答畢。兵生正擬行禮時。（此時官

兵生在禮堂外。）徐即上前去。（回大帥今日革命軍起事。）新帥方愕然。詢其何從得知此信。蓋新帥當時萬不料所謂革命軍者即徐自謂也。乃倉卒間。而槍聲已發矣。其時徐先擲炸彈於地。但响聲未炸。復由徐之同黨馬子畦向新帥擊一槍。中右手。馬行刺時。神色倉皇。手驚戰不能再試。徐即在靴統內突出數响手槍兩枝。握左右手。連向新帥轟擊。

當新帥被刺。計身中八傷。第一中手。第二中唇。第三中腰際及兩腿。最後由尾閭洞穿小腹。遂仆地。時文巡捕陸永頤及武巡捕車德文。以身遮護新帥之背。故陸登時斃命。車亦身受重傷。巢觀察鳳儀。腿受一傷。首府龔太守鎭湘。背受一槍。收支委員顧松。因不從指使。亦爲擊死。同時有門役一名。亦擊斃。旋經藩憲馮方伯等。命戈什將新帥背負轎中。抬回撫署。新帥猶能大呼。務將徐錫麟拿獲。收禁司監。幷諭巡警學堂全體。毫不干涉。毋滋疑畏。一面飭令關閉城門。派兵巡邏拿捕。速調各營。以保大局。復稱腹內痛甚。速請洋醫起彈。並無一語

及私。及洋醫至。謂彈入臟腑。非剖腹不救。新帥仍以手指腹。催其速剖。乃一剖再剖。均不見彈。（或謂此子已經藥水製過見血即化。）而新帥竟溘然長逝矣。

其時機變倉猝。人人自慌。而徐錫麟乃大肆其機變之才。詭變之計。故手中轟擊新帥之時。口中又說太帥放心。此刺客職道定可捉到的。是以在裏堂外者。不知槍聲從何而來。一聞刺客二字。各官乃一鬨而散。外間尚不知徐會辦之所爲也。

而徐見新帥已中彈。即僞告學生云。撫台已爲顧松所刺。我輩須往軍械所保護。拔刀出禮堂。拍案大呼曰。我們去捉奸細。快從我。徐乃率其同黨陳馬二人。左執利刀。右握手槍。橫目視學生。大呼「立正」「左轉」「開步走」。時有某生違抗。即被殺之。各生乃從徐出堂。即向軍械所進發。其在徐後之官兵。生棄槍狂逃。爲徐迫脅而去者。三十餘人。其在徐之左近者。莫敢逃。統計被脅入所

者。僅二十人左右。

徐等既抵軍械所。僞稱撫憲已被刺。命我等保護軍械。該所總辦周家煜。見事不諧。亟逃去。徐盤踞該所。爲抵禦計。即飭學生將所存新舊式各炮試用。均不得手。

正焦急時。緝捕營管帶杜春林。中軍兼巡防營標統劉利貞。稽查知縣勞文琦。各帶兵勇。蒞所圍住。徐急令陳馬二人。守住大門拒捕。槍斃弁勇六名。相持六小時之久。見勢不敵。急返身入所。縱跳隔壁方姓醫室內。其同黨陳伯平爲緝捕營勇擊斃。馬宗漢當場緝獲。并先後拿學生及夫役二十一名。當圍攻軍械所時。兵士多不敢前。馮方伯派黃潤九觀察等。前往督催。依然不進。馮方伯乃出條示。獲徐錫麟賞洋萬元。於是各兵士奮勇將軍械所打開。竟覓不得徐錫麟。但見軍帽戎衣。遺在地下。知已易裝逃脫。報至撫署。衆皆失色。或曰。此必徐之奸計。馮方伯深以爲然。一面仍飭嚴搜。一面出示加賞。能知徐錫麟下落報

信者。賞洋五千元。因拿徐錫麟中鎗身死者。賞洋二千元。至四句鐘。果在方姓室內將徐拿獲。

徐錫麟被獲後。經委員在巡警學堂徐寢室內。搜出白布旗一面。上書四言韻語。無非起事之意。子彈四箱。槍炮多枝。革命大元帥文憑一件。告示百餘張。及未鐫成之印一方。剪刀三十把。並革黨往來書信八件。多有謀皖之語。並有運動奉天巨匪馮麟閣之意。徐氏胞弟徐偉。致其兄家書。有浙皖辦事。兄自酌定等語。

又由撫署傳出命令。（此時各司道均在撫署）着二段急查徐之公館。（在小二郎巷口。即小南門正街。）搜出私信甚多。相片百餘張。上有油布一條。并書革命大元帥字樣。徐之公館。計有五進。前二進。一住候補道徐景興。一住東南段總巡候補道朱樹。均無眷屬。聞朱於二十六日晨請假五天。於是謠言徐朱。均早遠颺。其寔徐朱兩道。均不知情。馮方伯於二十七日。尚委帮同查段二

十六日。查封徐之公館。僅封徐錫麟所住之屋而已。

徐錫麟之押解督練所也。即由馮方伯裕廉訪等問供。馮問云。恩撫爲爾之恩師。初到省即令爾充陸軍學堂會辦。又令爾充巡警會辦及巡警學堂堂長。有事則依爾如手足。爾何無心肝而出於此。徐曰。恩撫待我。我我知之。然私惠也。我之刺彼。乃天下之公憤也。又問云。爾究係革黨否。對曰。孫不足以指撝我。此事僅我與我友光復子宗漢子之所爲。其附和我之學生。寔不知情。當時我以鎗迫之。不得不如此。我之罪。我一人當之。即數十學生之罪。亦我一人當之。寸磔我身。幸毋累及他人。徐問曰。新甫死未。(新甫恩中丞字)告之曰未死。僅小傷耳。當經西醫診治。已全愈。明日尚當親自訊爾。徐聞此言。色大變。氣爲之沮。垂首不語。繼問曰。爾知罪否。知明日將剖爾心肝否。徐忽大笑曰。然則新甫死矣。新甫死。我志償。我志既償。即臠我身爲千萬片。區區心肝。何屑顧及。指裕曰。爾幸不死。裕大震幾踣。(裕即臬司。)繼曰。殺爾誠無濟。即不殺爾庸無傷。我

之志。擬先殺新撫。次端方鐵良良弼也。問曰。汝平日嘗謁見撫台。何不擊之於署中而至今日始擊之。對曰。署中私室也。學堂公地也。大丈夫作事須令衆目昭彰。又問汝黨共有若干。徐堅不答。更問教習中有同謀否。對曰。教習爲衣食起見。無一能與同謀者。授之以紙筆曰。請爾自書數語。備作供詞。曰諾。其供詞曰。

我本革命黨大首領。捐道員。到安慶。專爲排滿而來。做官本是假的。使人無可防備。滿人虐我漢族。將近三百年矣。觀其表面立憲。不過牢籠天下人心。實主中央集權。可以膨脹專制力量。滿人妄想立憲。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國人的程度。不够立憲。以我理想立憲。是萬萬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權爲立憲。越立憲的快。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時而起。殺盡滿人。自然漢人強盛。再圖立憲不遲。我蓄志排滿。已十餘年矣。今日始達目的。本擬殺恩銘後。再殺端方鐵良良弼。爲漢人復仇。乃竟於殺恩銘後。即被拿獲。實難

滿意。我今日之意。僅欲殺恩銘與毓鍾山耳。恩銘想已擊死。可惜便宜毓鍾山了。此外各員。均係誤傷。惟顧松係漢奸。他說會辦謀反。所以將他殺死。趙廷璽他要拿我。故我亦欲擊之。惜被走脫耳。爾等言撫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誠然。但我既以排滿爲宗旨。即不能問滿人作官之好壞。至於撫台厚我。係屬個人私恩。我殺撫台。乃是排滿公理。此舉本擬緩圖。因撫台近日稽查革命黨首甚嚴。他又當面叫我拿革命黨的首領。恐遭其害。故先爲同黨報仇。且要當衆將他打死了。此外文武。不怕不降順了。我直下南京。可以勢如破竹。我從此可享受大名。此寔我最得意之事。爾等再三言我密友二人。現已一幷拿獲。均不肯供出姓名。將來不能與我大名並垂不朽。未免可惜。所論亦是。但此二人寔有學問。日本均皆知名。以我所聞。在軍械所擊死者。爲光復子陳伯平。此寔我之好友。被獲者。或係我友宗漢子。向以別號傳。並無眞姓名。若爾等所說已獲之黃復。雖係浙人。我不認識。衆學生程度太低。無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爾等殺我

好了。兩手兩足剁了。全身砍碎了均可。不要冤殺學生。是我誘逼他去的。革命黨本多在安慶。寔我一人爲排滿事。欲創革命軍。助我者僅光復子宗漢子兩人。不可拖累無辜。我與孫汶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我自知即死。可拿筆墨。將我宗旨大要。親書數語。使天下後世。皆知我名。不勝榮幸之至。

正法時之壯態

徐錫麟臨刑時。言語崛强。毫不畏怯。據云功名富貴。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恨。定案後。先拍小影。形容自若。一無所怖。

正法後之慘狀

徐錫麟未殺之前。司道聚議。援張文祥刺馬新貽辦法。剖心致祭。即有先挖心後斬之說。復有某某議斬後再行挖心。當晚由宋芳賓會文琦監斬於東轅門下。復將心戳出。置碟供於恩撫屍前。衛隊某勇并取肝烹而食之。謂味極美。徐屍旋用四塊板封釘。置於露天。大雨傾盆。一日夜不止。二十七日午前始將徐

柩昇於北門外掩埋。

附馬宗漢親供

馬宗漢。字子畦。年二十四歲。浙江餘姚人。於去年三月間。由日本留學回滬。寓趙昌記棧。與陳伯平同住一處。由陳在徐錫麟前介紹晤面。放談時事。訂以心交。錫麟在滬。欲組織女報未成。回浙到南京。旋由直隸州捐道班。赴引指分安徽。陳伯平與之偕來。錫麟到皖。卽於客冬得陸軍會辦差使。伯平作書致宗漢。招之使至。不果來。今年三月。改委巡警會辦後。復用函邀宗漢。比以非由警察出身。不願赴約。再三催促。謂卽遊歷一遭。亦可增長學問。於是宗漢起程。於四月二十九日抵皖。住寓錫麟公館。惟時徐宿學堂。由伯平囑咐隨丁。請徐回寓。或住學堂。或住公館。隨其所之。迄無定所。十二日。伯平赴滬。宗漢後兩日。亦即往上海。我與我的朋友往來。伯平購置數响手鎗。宗漢尚謂現在長江防範革命黨。甚形嚴密。伯平答以此爲防身之物。不可或無。爾若合用。我送爾一桿。但

匿諸箱中。包管無妨。於二十二日。在上海搭美順上水商輪。駛回安慶。二十五日抵埠。錫麟在堂。接家丁報知。趕回寓所。是晚陳馬二人同在學堂。錫麟言及排滿。說明日請撫臺演說。行畢業禮。我要刺死撫臺。須二公爲之帮助。宗漢素不會放洋槍。輙問如何結果。錫麟意謂撫臺已死。我即可做撫臺。文武百官不降。立斬不赦。如此而後。派人拆毀電桿。占據軍營官塲。無電報以通其機關。無軍符以脾其掌握。何患不一舉而成功。且我兵亦可不兩日而到南洋。後援接應。再到南京。勢如破竹。所患者學生程度卑下。不及說此耳。此舉實在害少利多。二十六日。撫臺蒞堂大考。錫麟開槍亂擊。中傷撫臺。轉入廳內。見有一委員戴金頂者。（指顧松）錫麟勒令跪地。痛罵爾是奸細。進房取刀亂砍。伯平在旁。加擊一槍。立時斃命。錫麟恫喝學生跟隨我走。不從者斬。約有二三十人。偕錫麟尾至軍械所。伯平守前門。宗漢守後門。寡衆不敵。勢難久支。宗漢正擬踰牆而逃。適被擒獲。當時報名黃復實爲祖宗接代起見。非畏死也。今既被捕。知

亦難再混淆。昨承指認尸首。前門被槍傷死者。確是陳伯平。予亦自知罪在不赦。其實為陳徐二人所愚。學生蓋為威逼所致。到軍械所。見外面兵齊開槍。咸出怨言。願為學生剖白之。承詢光復會。是何名目。係何宗旨。予實不知也。

徐錫麟論　　闕名

徐錫麟之演劇於皖也。胡為乎來哉。實政府召之也。政府非惟召之。且促之也。何言乎政府之舉動。皆徐劇之原動力也。既有原動力。斯有反動力。此力學之公例。必不可違。徐氏惟據此例以應之。謂非政府召而促之。奚可得。抑政府以專抑之神威範圍斯民。則製成一般之竭盡義務而莫敢要求權利之國民。固政府之目的物。然目的物成。副產即因之而成。徐氏者。一特別之成產物也。不生於倫敎。不生於華盛頓。以此種物質。彼目的物副爾。嚮使非製目的物。則此副產物。亦何由而成。是以知徐氏一派人物。固今日我國所應有。且非政府相需甚殷。尚不能得者也。故曰徐氏之皖劇。實政府召之。且促之。在昔受治於完

全專制政體之下。其是非姑置勿論。今何幸躬逢預備立憲時代。海內人士。望治喁喁。方謂從此民隱可以漸達。民困可以漸蘇。乃求之實際。適與言論相對極端。一切動作。無非言餂而力刼。陽予而陰奪。非必陰奪也。直即陽奪。際此民不堪命。岌岌乎不國之秋。而偏行此政策。有識之士。固早勘破政府之不可望已。於是革命黨人。乘此機會。益奔走以號召天下。徐氏突然而起。特其派中之急進者耳。夫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革命者。恒流血。流血死也。夫何不惡。非惟不惡。且欲甚焉。天下可怪之事。寧有過於此者。不知彼欲於死裏求生。則有不得已之心在。何怪之有。同是含生。同是被性。乃在英美。何以康樂和親。在我國與俄。何以殺機遍地。此中消息。不待蓍蔡決矣。且吾言徐氏因政府而反動。幷擬以化學之副產。有似政府之關係。舍徐氏外無與者。亦過矣。凡人之於事物。既身有所受。則心必有所感。由種種感情。遂發爲種種思想。徐劇之手段。雖不必盡人而有之。徐劇之思想。要不能盡人而無也。是則徐氏之舉

動。謂不啻爲一般社會之代表可也。乃政府對於此。不知內訌。惟汲汲焉窮逮捕。廣株連。厲行野蠻時代慘酷之刑法。以爲弭亂之道。既盡於是。在奉行之官吏。仰承風旨。以圖達其陞官發財之目的。斯幸災樂禍。借刀殺人。亦無足怪。獨不解秉國政者。亦專事芟夷。赫然起滅徐氏九族之議。風聲所被。禍且延於徐氏曾發起曾捐助之學堂之學生及女教員。并及女學堂中格格不入之夥伴。由瓜及蔓。尙無已時。其意殆以徐族赤革命之風潮。可以立平。一似此種思想。爲徐氏所專有者。抑既與徐氏識面。暨徐族所附屬之物。因則此種思想。又必不能無者。噫。何不思之甚耶。夫飮鴆解渴。渴未嘗不少止。而其命必傾。抱薪救火。火未嘗不少歛。而其勢即熾。政府族徐之後。果有辟以止辟之妙用。吾復喋喋奚爲者。徒以此闇無天日之政策。令有血氣者。聞之髮指。見之寒心。黨禍既興。則無辜者隨處皆可被陷。回顧七尺之軀。既非一己所專有。一時獲保首領者幸耳。以此現象。搆成惡想。心理上無寧境矣。是不惟不能除徐黨。反從而激

起之。向之無此思想者。行將勃然而興。其既有此思想者。且躍躍然欲一試其實行之手段。豈政府以一徐氏爲未足。而欲樹多數徐氏而後能快於心歟。不然。何以預備立憲時代。而殘暴且有加無已也。一震之威。既不能受。再震屢震。其何以堪。徐氏皖垣數彈。竟使朝廷改引見之章。大吏爲出入之戒。至於衛署拒客。不一而足。循此現象而推。則知各大吏戒心無時或息。夜間起臥。果轉身瞥見黑影。必駭爲徐錫麟。則大號以跳。其餘在官人等。對於墻角樹陰之下。鮮有不釀成鄭人震伯有之至相驚以告之怪劇。嘻。亦奇觀哉。由是上上下下。苟有坐。坐錫麟。苟有臥。臥錫麟。是徐氏且化身無量數。雖死而未嘗死矣。由是府中小兒夜啼。苟驚以錫麟。當無不立止。是張遼威震逍遙津能止吳兒夜啼者。不得擅美於前矣。我國被禍創至哀痛至深者。莫若庚子一役。然普通所遣。政府不必以爲切膚。今試向內外大小諸臣而一言及之。猶有戚然動於中者乎。無有也。即或假猩猩。不能泯。然時過輒忘。惟對於徐錫麟。則寢食與俱。我國官

場之當大難。而無所動其心者。獨得此一節。尙不愧於屋漏。則卽徐氏一槍與八國之聯軍。較其價値。又當高出一籌矣。雖然。此猶一徐氏所爲。其震動旣若此。倍之當奈何。倍之又倍之當奈何。今政府且欲多樹徐氏。則應命而起者。循幾何級數而增進。更當奈何奈何。吾知此時政府之淫威反戢。不能族且不能殺。而於是徐黨之志得。而革命畢矣。且徐氏亦幸中急進之病耳。彼旣職監司。但使隱忍從事。克勤供職。浸假而擢藩臬。浸假而陞督撫。亦意中事耳。旣膺疆寄。可以爲所欲爲。指顧間可以畧定該管地面。一省旣得。便不易制。斯時政府將何以對付之。吾恐救亡之不暇。尙安用族乎。故愼毋謂徐氏旣誅。遂莫予毒。而侈侈然淫威。可以定大難也。前此政府僅知有孫黨耳。詎料徐氏驀然出現於宦途。（係徐供與孫汝宗旨不同。故云然）即舍因徐案憤激而起者。外安知再無他黨。希圖竊發者。又安知後此之薦陞藩臬督撫。不因徐氏之行者。言至此而政府對付之法窮。而恐怖之象。遂不覺日卽於極點。嗚呼此問題發見

以後。慘殺既不能解決。豈一怖所能解決乎。黑死病之中於人也。傳染易而斃命速。不幸而遇疫氣流行。舉衛生療病方法。皆不一研究。惟栗栗危懼。冀斯病之不我犯也。庸有瘳乎。今政府之對於徐案。何以異是。吾非謂徐錫麟不當誅赤族至足惜。而斷斷然爲徐氏訟寃也。我國號稱四萬萬衆。雖赤什百倍徐。政府亦必以爲無傷。曾是區區者。可以動念。惟因此騷動天下。遍佈禍機。而官民上者。亦旋復居不安。食不飽。荊棘其方寸。戈矛其暗室。普通生人之樂趣。且不能得。遑問官爲。始以爲革命僅在海外之亂黨。今乃在官場。由是上疑其下。下疑其上。甚至一家一身。且不能多疑。駸駸乎搆成一疑世界。試問古今萬國。有此現象。可以久安長治者乎。夫政府動以程度不足律斯民。則其自待之程度。其高深既可概見。獨至此等顯淺之事理。反不能測。豈不甚怪。蓋非不能測也。所以不肯實心變計者。以有不便也。蛾眉爲伐性之斧。人人所知。然有以身殉色者。情至不能禁也。洋烟爲戕身之具。亦人人所知。然麡續墜落者。習慣成自

然也。政府非不知廿世紀之中國。不可行野蠻之專制。而顧不少寬假者。亦中於其不便爾。世固有自審酒色過度。慮身命之不保。殷殷訪服藥餌。以盾其後。而酒色仍不可須臾離者。政府之嚴捕黨人。密排衛隊。亦自覺元氣既傷。思乞靈於木石。以肆其行耳。嗚呼。其從此可以終古歟。自非徐氏伏誅後。而人人之靈明皆窒不可。

秋瑾之株連

朵越恨之奇寃案

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丁未。徐錫麟刺死恩銘之後。徐之家族。聞知消息。因外間有滅族之說。咸皆駭懼。徐父梅生。年已六旬。知不能免。於是年六月初三日。自行投至會稽縣署。報名請罪。當由該縣飭交捕廳管押。既而奉省中密札。拘拏家屬。查抄革命証據。因是紹興府貴福。於初四之晚。傳集山陰會稽兩縣。到署議妥。率帶防兵。突至郡城內水澄橋畔。徐父等所居之天生綢莊。及對門之生泰燭舖。前後圍守。由貴福督同入內搜查。所有信件簿據等。概行移去。當將

房屋發封。綢燭二店夥友人等。一律帶縣。分別收押。立即折赴大通學校查抄。適在暑假期內。祇有學生十餘人。驚駭欲絕。府縣喝令捉拿。即有兵弁開槍。致使二生中彈落河。秋瑾女士者。徐錫麟之表妹。承任校務者也。亦即拘去。當時紛紛罷市。有紹郡綢業全體十一家聯名具稟。投府求請保釋綢莊之經理陶硯卿等。貴福不准。復有徐之親族十餘人。稟徐有不軌諸事。親族實出不知云云。徐之兄弟。於聞耗後。均即遁逸。當夜貴福與兩縣提訊。關防甚密。謠言滋多。省城亦發兵。於夜間十時到郡。駐西郭門外。

初五日早三點鐘。秋瑾已在軒亭口被殺。殺時秋瑾身穿白汗衫。外穿元色生紗綢褲。脚穿西式鞋。並帶鐵鐐。兩手背綁。從容就義。旋由府縣查拏徐之黨人。而學界中被害最甚。有受人百端敲詐。無可如何者。

初六日。復往大通學校。搜捕軍火。連日兩縣帶同差役。往與此案牽連之各家搜捕。所過如逢兵燹。驚惶益甚。

初七日。省委道員陳翼棟。查閱大通案卷。頗有責言。貴福不服。貴云。秋瑾勾結嵊縣平洋黨。故請兵拿辦。而該道調查。知嵊縣無甚亂耗。遂擬撤兵。貴福又不允。

初八日。前大通學堂監督孫德卿。自徐宅出。中途突被縣差十餘人洶洶拿去。孫係東鄉富紳。獨出資財。辦學堂數處者。

初九日。陳翼棟與貴福。帶隊至同仁學堂。拆毀墻屋。捕拿八人。皆無辜者。

初十日。派人圍戲捐公所。及其附設之學堂。四處搜尋。打墻揭壁。一無所得。遂將辦事員及童僕。亦捉去八人。再三訊問。了無憑據。說者謂雖匪亂。尚不如是之殘暴云。

貴福到紹不數月。借此事摧殘學堂甚多。其刑席陳某。頗以辦秋瑾案爲不然。告病辭去。而貴福又飭兩縣分拿各餘黨。兩縣皆親自下鄉。並出告示。以禁謠言。詳述其殺戮秋瑾之故。此次風潮。固由於謠言所致。亦無非由於輕信謠言

所致。曾聞紹郡城守兵急報府署。連稱安徽革命軍已到。詢其何以知之。云因來兵皆着舊式學堂體操衣服。令旗大寫徐字。後知省兵管帶姓徐。故致誤傳。紛紛滋擾。類多如此。

是時輿論攻擊不已。貴福亦深以當時無確供爲憂。遂將大通學堂之學生及體操教員程毅等六人。嚴刑酷審。仍無通匪之據。迫令跪火練火磚。慘不忍睹。程毅瀕死復甦者數次。又嚴飭兩縣每日分早晚堂刑訊。山陰令李鍾嶽對於此事。頗具惻怛之心。因與貴福牴牾被撤。

陶家堰毓秀女學學生。頗多天足者。乃因秋案懼累。大都復行纏足。各小學學生。亦多由家族强令以教科書焚毀。黑暗達於極點。

震旦蠶業女校。因秋瑾之影響。校生均來告退。該校長姚君。即將此校停辦。繕書一通。哀告學界。其書云。上學期剏辦震旦蠶業女校。犧牲精力。一家兒女。皆辭各校教員之聘。歸擔本校義務。消耗資財。共費銀八百餘兩。其宗旨無非爲

國家開利源。爲社會圖公益。爲女子謀自立心良苦矣。（中略）六月以來。女界一敗塗地。髮之辮者髻矣。足之放者裹矣。面之素者塗澤矣。凡父母舅姑以女子讀書爲大戒。不及旬日。新舊學生咸來告退。靡有孑遺。嗚呼。已矣。消滅矣。孫德卿久拘不釋。人皆寃之。郡紳有具保者。貴福勒孫捐洋五千元。方可摘釋。孫無奈如數繳納。又富紳許仲卿。亦被貴福指爲黨人。被拿在押。經鮑紳保出。亦勒捐洋至十萬元之多。

此次徐錫麟行刺恩銘。株連家族。致紹興府城。釀成無上之慘劇。當搜查大通學校之時。商民惶懼。合城大亂。店面一律罷市。徐父梅生。自聞惡耗。知必不免。到官自首。家屬亦未遷避。合一府二縣。及在城防營巡警兵差。以之搜一學堂。亦足以對付而有餘。乃貴福居爲奇貨。張大其詞。微服宵行。馳省告變。一日。撥大兵臨之。堂中人並未拒捕。尤復不分皂白。任意開槍。致學生亦慘遭擊斃。又謂在秋瑾女士身上。搜獲手槍一支。即電告省台。謂其身帶凶器。請令就地正

法。其餘諸人。毫無口供。亦毫無與徐同黨之實據。而必欲鍛成黑獄。以逞其升官發財之思想。夫亦殘忍極矣。

廣州起事　　采報

自溫生才暗殺孚琦後。革命黨人即於是時尅期起事。廣州戒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督署發號施令。亟事搜捕。日晡獲黨首一人。黨人知事泄。欲暫解散。繼以網羅周密。不易脫險。明日日入。遂集黨衆數百人。挾短槍炸彈。纏白爲識。取道司後街。直撲督署。與衛兵巷戰良久。互有傷亡。時城已下扃。電話斷絕。不通消息。督署箭道火起。官吏下令不許救護。僅以重兵圍守。聽火勢自殺。旗兵防勇踵至。卒無大變動。人心稍安。是役獲革黨八人。官軍死傷數十人。水師公所哨官死者二人。總督張鳴岐預有所聞。檄司道鎮協在署秘密會議。事前黨人就八旗界內某宦寓。營窟藏炸。官軍搜索得之。并獲革黨二人。鳴岐得以戒備。事亟。其老父及家人避督練公所。躬挾印信。被玄色短後衣。穴竇以出。揚袖蔽

面。遁匿水師公所。黨人乏後勁。鳴岐等得無恙。是日卓午。逮黨魁胡宗衍。黨人百餘。乘永安汽船。來自香港。入城知宗衍爲官吏所得。始以全力攻督署。遇官兵。輒大呼曰。吾黨爲漢人吐氣。汝曹匪異族。樂贊吾成者。盍舉手示決。官兵不顧。遂發槍互擊。黨人志堅氣銳。無不一以當百。卒以衆寡不敵。死者數十人。或謂黨人中有先事告密者。故鳴岐準等得先發制人云。三十日午後。復有革黨數十人。據洪橋。累米裹爲壘自衛。官軍多創於炸火。李準帥大隊來援。黨人始引去。事稍定。李準照會各國領事官。得以所部水巡兵。搜檢港澳各輪。下令叢泊白鵝潭。繞以兵艦。搜檢已。見有短衣者。皆不予登岸。各輪暫令停駛。四鄉輪渡。下椗江心。三水廣九鐵路。同時停車。沿江及永清直街。行人有西裝截髮少殊常度者。多妄加逮捕。醫士學生日報記者。誤投網羅者。不可更僕。有數言即定爰書處以死刑者。四月初一日。官軍方大索黨人仙湖街始平書院。忽作異響。屋瓦驚飛。官軍亟入搜捕。黨人自內力拒。逮二人。搜獲槍彈炸藥。是日城門

啓閉無常。午後警兵巡行小北街附近。陡聞排槍聲。準得報。令統領吳宗禹督兵往。寂無所遇。因徧喩市肆貿易。維時黨人雜人叢中。兵士偶稱吳統領。黨人知爲上級軍官。連擲炸彈四。宗禹怒。整隊迎敵。革黨死者數人。餘皆慨然就逮。初四日。鳴岐準等就督練公所推鞫黨人。累日所獲炸彈。積置階下。公所叅議吳錫永。蹴之以足。一彈暴發。頽然仆地。左足被炸折踝。官吏相顧愕眙。尋悟爲錫永失足所致。衆少甯帖。黨人自言從黃興入攻督署。既出。未能隨屬黨議是日舉事。羣以機事不密。同志九人被獲。主暫解散。興倡言解散死。不解散亦死。等死耳。不若亟謀進取。盡吾義務。革黨知名者。多沿江各省人。黨首惟興在。造聲胡漢民輩皆未至。勢因不振。初二日。順德樂從墟有植旗圖事。消息。省中官吏限制火車載客。有往無來。並以兵駐守佛山江大江羣兩兵輪游弋石灣瀾石一帶。又遣克虜諸艦。載陸兵赴樂從助勦。樂從黨人。欲假道通濟橋。徑攻佛山。管帶馬某。死於格鬬。黨中亦傷亡數人。檄宗禹會合順德副將新會叅將。併

力靖亂。鳴岐匿居督練公所。一日數驚。區樓上下。分給印票。究詰出入。樓上黃票。樓下白票。不得印票者。禁往來公所。此次黨事。初欲聯絡新軍。以兵目胡某綜厥機關。重金結二標兵士。謀刺上級軍官。懸賞有差。兵士某首告胡某有異志。胡某既受裁判。直承不諱。鳴岐大懼。檄新軍繳驗槍械。以防不測。

黃花岡　　采報

變亂甫定。南海番禺兩邑令收黨人骨。謀葬城內九頭山。正掘地營壙。忽槍丸橫飛。蓋來自小北門及蓮塘街。工人皇駭。各鳥獸散。四月初三日。廣濟醫院董事廖少帆何允生。方便醫院董事胡善波何友泉。愛育堂董事張子謙等。關白官吏。為黨人成歛。某國教士。慕黨人之風。願貽教堂所有地。資以營葬。各堂董事善辭謝之。尋叢葬東門外黃花岡。由是名震中外。過其下者。往往隕涕不忍遽去云。

周德培謀起事河南　　采報

河南巡撫寶棻。聞廣州事起。即選募偵探多人。廣賂線人以爲之備。六月杪。接直督陳夔龍天津來電。謂有大股革黨來汴。潛有所謀。請即嚴防。七月初七日。忽有張偉翰者。投撫署自首。寶棻大駭異。倩家丁項某交歡偉翰。許以事定後優保。偉翰以富貴可圖。即暗率兵役至小貨店街。逮周德培及其父惟義。抄獲文牘三件。簿籍一本。德培本皖人。嘗留學日本。以黨魁趙聲之命來汴。部署河南全省革命進行事宜。以汴省學界。無可與謀。乃謀之仁義會。會首余化龍。不允消滅仁義兩字。不得已易汴省革命軍爲仁義革命會。得同志一千三百四十二人。此外各屬招募之數。尚未報齊。初定七月十五日。乘中元賽會。刺殺寶棻。不意爲偉翰所賣。其父惟義。曾官副將。適自山東至。需次汴省。德培所爲。實不知情。案既定。人心稍安。外間紛傳。謂寶棻既獲名册。必欲按圖索驥。爲斬草除根計。閭里益滋皇惑。

溫生才刺孚琦　　坊本

温生才。一窶人子耳。少年出入宦門。聞温實嘉應入。少時。曾隨沈宗濟赴任連州。頗得沈歡。故沈嘗給一婢以爲妻。後改隨善後局委員榮勳。未幾又改隨張之洞幕府魏邦瀚。比長。又投入行伍。曾投浙江提督當親兵。後改投馮子材營。迹其半生來所遇。實薰陶於政界軍界上者爲居多。温由南洋返粵。即往香港當路工。

粲署鎭粵將軍孚琦。初十日。往燕塘觀演放飛行器。閱畢返署時。順道入農事試驗場參觀。路經東門直街尾。至六點一刻鐘。過諮議局前麒麟閣門口。當時因往看飛機者散場。路上行人頗擁擠。人叢中突出一人。身穿薯莨衫袴。面黑而矮。闖向轎前。手持短鎗。連向轎內轟擊。初次鎗響。衛隊大驚。互相走避。其轎夫立將大轎放下逃去。及第二三聲鎗響。而衛隊已四散。兇手遂從容逸去。該兇手用鎗向內打擊時。其槍口向上。故一發即中將軍頭部。第一槍已中要害。此時一閃。而續射之槍適發。計太陽著一槍。頭頂一槍。頸喉一槍。身上一槍。四

槍俱中要害。而被擊時。將軍衙發聲。及再被擊。遂倒於轎內。昏悶不知人事。頭部之血涔涔流至襟下。左腳伸出轎簾外。隨後電召博濟醫院醫生等入城施救。是日將軍攜一子同行。被擊時。幸其子之轎稍落後。不至波及。惟衞隊與轎夫等。聞槍聲即一鬨而散。其子降輿欲往諮議局暫避。當時諮議局不知細底。閉門不納。其子倉皇奔走。嚇至手足痲木。其隨役一人。急欲設法先送其子回署。擬撥諮議局守門之巡警護送。惟守門之警兵有限。又須守護前門。恐不足護送。至一時之久。而東二區分駐所巡長馳至。乃將其子妥送入城。返都統署。當兇手擊槍時。先被諮議局守衞巡警鄭家森瞥見。因未攜軍械。故不敢上前捉拏。後見該兇由東校場口積厚新街逃走。當即飛步尾追。直至東關鳳宜街。復遇河南偵緝隊黃熙材。會同跟蹤。至永勝街。通知東二區分駐所值段巡警陳金。當即鳴笛召值段巡警周定邦曹德。協同拏獲。即由東二區分駐所飛稟警道。飭廣州府嚴。番禺縣楊。到東二區分駐所會同審供。問訊後。暫押解番署。

三更後。由警道派巡警馬巡各十名。及番禺縣勇。解赴營務處。由黃守實聯王警道黃廣協會同嚴訊。據供名温生才。年四十二歲。順德縣人。六歲時。父母俱故。並無兄弟姊妹。十四歲被人拐賣出洋。賣在荷蘭埠。充當烟草苦工三年。又到大霹靂埠。充錫礦苦工。每天可得六七毫工資。歇工時。入公益學堂。畧學英文。並未回到家中。遂於正月間自大霹靂埠搭利生輪回華。下旬到香港。寓客棧。帶有洋人薦信。薦在廣九鐵路做工。認識同伴四人。又在東市街租了小屋一間。在均安對門居住。至上年十月。洋人派赴深埔車站做機器工。做了數月。告病假回鄉。上月廿幾。搭香港夜渡回省。仍在東市街均安對門之小屋居住。閒遊無事。一心想殺滿洲佬。這手槍自外洋帶來。只剩五粒子碼。平時出門。常攜在身。聞演飛機。前日昨日。均去觀看。是日打完。即將手槍棄在校塲邊。隨由東二區分駐所巡警在諮議局前而炒粉店爐櫃內搜出五響手槍一枝。內實碼殼五枚。然温語帶北音。似非粵人。據道路傳言。此事實則有原因。想當道必

能研訊其確情也。護送公子入城後。約一小時。某署巡捕卽馳馬至。繼而巡警道亦至。番禺縣中協廣協黃培松亦至。警道一到。卽在塲踏勘一周。隨入諮議局內。詢問各種情形。隨又出外查問一切。又聞事出後。王道與府縣同出東門。旂兵竟然攔阻。王道云。爾之主帥尙在城外。亦不理耶。該旂兵云。大人必須帶槍。方可前往。王道斥之。始行開城。將軍被轟後。其大轎停放街上。許久後由廣州府縣。及東二區巡警與馬巡隊。護送回左都署。聞將軍已當塲斃命。護送回署時。計八點餘鐘矣。是夕此事出現後。旂界甚爲震動。各街閉閘。旂兵四處把守。將軍署前一路。不准行人往來。而各旂兵復紛紛拉快砲及彈子上城。絡繹不絕。如臨大敵。當聞警時。四城門皆緊閉。大南門亦不放行人出入。留滯於城內不能出城者數百人。頗爲譁譟。迨三更時。警道卽電稟督院。飭中協開城。而人心遂大定。護送將軍回署未久。卽有廣州府前之公益店。送綢緞往縫殮衣。十一早。由黃黎巷長茂店趕辦棺柩。聞價八百金。是早文武各官往弔。隨於十

一日申時。在署成殮云。

轟斃孚將軍後。當道恐尙有意外。特在諮議局通電各路警區所有員兵人等。不得擅離區所。以備差遣。然幸安靖如常。旗官得此警耗後。旋即率隊嚴行梭巡。並運砲上城防備。是日西門關閉。早平常一時許。直至翌日。尙有武裝旗人背負長槍。在市梭巡。省河一帶。是夕亦防備頗嚴。但起事至茲。城廂內外河南。尙無他種異動。再查孚將軍是日往看飛機。所有隨從人等。一如平日。轎前數十衞隊。亦皆持有長槍。孚將軍。字璞孫。滿洲正藍旗人。將軍被殺事。張督聞變。擬即親率衞隊馳往。嗣李水提先鋒出城電禀。以刺客一人。經由西二區巡士拿獲。現在安靜等語。張督即派督署管帶與文武巡捕往勘明確。卽行電請軍機處代奏。聞刺客拿獲後。亦經訊明直認。由營務處黃松培當堂訊問。自十點鐘訊至四點鐘。供嘉應州人。名温生才。並無別供。訊順德人不確云。孚將軍十二日申時入殮。張督十一日特往親祭。其印信由吳巡捕接在督轅。先行電奏。

孚將軍被戕。温生才就捕獲之後。是晚即徑往番署。楊令在私衙細心訊問。冀得其眞實口供。温云。腹中饑餓。未食晚膳。懶講說話。楊令即命廚房具菜四式與之食。隨食隨問。温云。與孚將軍並無仇怨。不過近來苛細雜捐。抽剝已極。民不聊生。皆由滿人專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殺滿族。後殺滿官。爲四萬萬國民伸氣云云。此供係在私衙問話。未曾開堂研訊。又因有官抽苛捐之語。故官廳不令外人知之。

温之供詞。均操北音。不似粵人。據供四歲即往南洋。曾習英文官話。當將軍未至諮議局時。温生才在旂人所開茶店飲茶。聞將軍至即出。轟之。槍響後數十分鐘久。並無人敢往觀視。只餘將軍及轎放在路上。温生才之槍放在轎上。係生銹六響。轟後竟不急走。仍係常步緩行。温生才去時。原有一穿長衣及一十五六歲之人隨其後。似相識者。温生才孔武有力。當被獲時。一推巡兵。巡兵卽倒。並言你們要想陞官。不要動手。我可隨你們行。在緝捕局訊供時。曾用夾棍

後。並不覺苦。言笑自若。街上有說温生才與旗人有關係。或因私鹽案並白頭保案者。其可疑之點。在口操北音。及衞隊之散云。

十三日。李水提即往營務處。親提審訊。據供實係嘉應人。訊至行刺情形。温生才竟眉飛色舞。揚揚得意。雙手拍腿而言。謂放第一槍見各衞隊走散時。心甚快暢。後連放四槍。見均中要害。更爲欣慰。並對李提云。吾在二十年前。業已識爾。爾此時方爲大少。現始爲大人。並謂爲將之道。凡爲統領者。應如何恩威並濟。軍士方能用命。應如何紀律嚴明。方爲良將。絮絮不絕。再訊同黨主謀姓名。不允吐實。喝用四人踹扛。亦不吐實。訊畢。交回番禺監候再訊。

十四日巳刻。張督提訊温生才。先由兵勇用無頂轎。將温生才押赴督署。轎簾密蓋。外垂鐵練一。警差執之。前後擁槍械者頗衆。在二堂開審。中設長公案。張督坐。左春右都統坐右。兩旁列公案二。左藩司陳玉麟。巡警道兼營務處差王秉恩。右提法司兪宗頴。廣協兼營務處差黃培松。兩邊另設兩案。一史廳丞。一

文檢察長張督親自訊問。先問温生才姓名。温操粵語答言姓温名生才。問何處人。答曰嘉應人。錄事遂謂汝能操官音。可用官話直說。温遂改官音。張督旋問汝年若干。答四十二歲。有父母兄弟否。曰無。問向操何業。答言前在寧波張提督其光部下當兵。銷差後回粵。自賣往南洋當苦工。得友人介紹。與革命黨孫汶結識。立意排滿。上年返港。屢欲乘間謀刺將軍。日久不遇。嗣在港購得五響槍來省。初十日。探知將軍往燕塘觀飛機。即在東門等候。初發一槍。各旂兵已紛然避去。再連發四槍。此時將軍死否。我尚未知。問有主謀及同黨否。答言無。供時侃侃而談。詞氣鎮定。訊畢。各官即退入花廳。仍將温發回番署收禁。再候核辦。温生才不甚雄偉。貌類中人。面色黃黑。似曾飽歷風霜者。然眉目間時露一種剽悍之氣云。

温生才解往緝捕局時。有某弁問曰。汝何仇乎將軍。温曰無仇怨。某曰。既無仇怨。何死之爲。温曰。吾自南洋回。此種人吾甚仇視之。獨恨吾無百金。若有百金

舟車費。入京師。可以大得志也。今目的雖達。於吾心猶有憾焉云云。又是日溫被拿。官廳即命人到東市街溫所賃住之小屋遍搜。除洋氈蚊帳外無長物。被擒前三日。曾向屋主借銀一元云。

張督到將軍署視殮。在靈前行禮時。將軍夫人請伸冤。嚴究巡捕衙隊遇事先逃之罪。並須根究是日隨從官兵姓名。聞是日扶轎兩人。及一跟隨某協領之滿人。均因受驚過甚。回家後昏迷不醒。經家人多方灌救。始復甦。依然語無倫次。是日乘馬跟隨轎後之巡捕。及前鋒甲兵七八人。一聞槍聲。鞭馬回頭。或由教場出三角市。或由永勝寺出東山廟。繞路數里。始由小東門入城。均面無人色云。

十一日。巡警道會同廣州協理事廳。及督審委員袁寶驚。在緝捕局復行提訊。供稱去年由星加坡回國。寓香港。二次來省。謀刺前將軍增祺。因無炸藥。擬擲土藥包。又恐不能成功。反為所獲。故未動手。此次由港來省。帶有五響手槍一

枝。碼子十粒。立意謀刺孚將軍。故初八九兩日。均到會場。未遇。初十日上午十二點鐘。又往會場。見孚將軍已到。在場內觀劇。守候至二點鐘時分。孚將軍叫伺候到新軍協司令部拜會。我又跟到協司令部後。聞得協司令部。留孚將軍食晚飯。我已不想行刺。卽回到廣九鐵路機器廠。尋訪友人。後來想想孚將軍早晚總要進城。若不趁時行刺。下次難得機會。大約四點鐘時候。卽到諮議局門口大路。等候許久。始見孚將軍轎來。我卽擁進人叢中。見將軍入閘門口。我心已急。卽上前向左邊轟擊一槍。大約未中。當時將軍前後護衛兵勇。均已飛跑散去。我看見無人。再向轎左邊轟擊一槍。正中孚將軍左耳際。轎班卽放落大轎而逃。斯時將軍尙伸首轎門。我再放一槍。正中額部。再放一槍。中腦後。嗣後我卽由東教場棄槍而走。問官詰以孚將軍與爾何仇。何以向他轟斃。答云。方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皆係滿人爲之。此次係爲四萬萬同胞雪憤。問官又詰以同黨。答云。此係一人所造之事。並無同黨。詰以何不多約幫手。答云。此事

非比鄉中械鬥。人多可壯聲威。若所約者偶一不慎。洩漏出來。豈不誤事。況人多亦屬無用。即如將軍日昨前呼後擁之數十百人。何以被我一槍。即盡跑散云云。問官恐其廻護同黨。嚇以此處刑法利害。答云。何不將來試耶。問官亦無以難之。是日訊問時。又傳伊同居之阿福等三人到堂質訊。阿福係在廣九鐵路磨機器者。見溫生才時。哭對伊說。謂聞得爾打死將軍。我已嚇得魂不附體。今又奉官傳案。溫生才答云。此係我一人所造之事。與別人無涉。爾不用慌等語。又供稱已故知縣沈某。即沈學司之伯父。及現在候補知縣榮勳。均係舊東。問官恐其說謊。即請榮令到場。已隔別廿餘年。尚能認識。溫生才身上仍穿舊藍布衣。頭髮頗長。業已光頂。氣體甚粗。滿口正音。兼能操上海旗下各處語言。訊畢。當堂取具掌模。即據此定讞。番禺楊令並着人取水來。俾其洗手洗面。泡茶與飲。兼給飯食。復賞銀四員。然後押番禺監禁云。

十七日早。督轅奉朝電。即傳文武屬官。密議數小時。督院升堂。與提法司及警

道旁座。飭番令提温。乘無頂轎至。訊驗畢。問有後言否。答無。即賜食物。當堂捆綁。以竹籮舁之。文武司道防勇擁護至東校場犯事地方行刑。觀者塞途。當時温尙神氣鎭定。口出大言。

陳敬岳炸李準　　　　　　　　　　　　　　　　　　　　　　　　　采報

閏六月十九日。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乘肩輿入大南門。衛兵數十人。各攜新式槍。行經雙門底怡興機器製衣肆前。四人自肆突出。一人率先以手槍猛擊準。亟自輿中躍出。拔槍還擊。又一人遙擲炸彈。彈不及準。僅四五尺。傷右手及脇。復有數人超登屋脊。以手槍炸彈向下亂擊。準復被數創。兵弁輿夫多所波及。衛隊見事急。開槍還擊。彈如雨落。革黨死者二人。餘悉逸去。準竄入某肆。以流血過甚。屢起屢仆。衛士掖之而遁。至雙門底。已不能步。舁至藩署。電話白鳴岐。亟集衛隊。護準歸行署。鳴岐微服徒步。雜衛隊中。躬自慰問。準被創時。營弁以電話告清鄉總辦江孔殷。孔殷夙媚準。飛步入城。約愛衆醫院達保羅西醫偕

往診視。達保羅至。蒙以哥羅方藥。出準右脇下炸彈餘質。傷口約寬一英寸。探針斜入五六英寸。始盡出彈屑。炸彈初發。有人自育賢坊突出。巡警逮之。交督練公所訊鞫。自稱陳敬岳。嘉應州人。嘗肄業大霹靂埠明新學堂。回粵三閱月。決意以暗殺手段對付準。未獲機緣。嗣以吳枀議傷足。就診韜美醫院。意準必臨問。卽詭名入韜美醫院。飾言養病。不圖準卒未一至。繼恐貽累醫院。釀成國際交涉。遂出院。後聞準赴順德淸鄕。以爲有隙可乘。僞爲流丐。沿途乞食。追蹤旬日。俟準登岸以炸殺之。已而不果志。仍不得逞。厥後偵知準每日必自水師公所至行署。潛爲窺伺。至是始克如志。然一擊不中。頗以愧對溫生才爲歉。談笑自若。不形恇怯。此次暗殺。雖涉黨事。在準實無功可言。鳴岐電奏。竟張大其詞。謂準受創時。猶能督率兵士。格鬬强敵。手刃黨魁。躍避屋脊。任情欺蔽。國人恥之。

革命軍序

章炳麟

蜀鄒容。爲革命軍方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廻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爲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實事。夫中國吞噬於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尙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持正議以振聾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爲敵者。曾李則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爲人策使。顧勿問其讎非枉直。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谿餘姚。衡陽之叢書。日在几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卽以身家殉滿洲。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他悖德逆倫。并爲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畫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爲難耳。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

逐滿爲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爲蘊藉。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雖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闇昧而不知話言。主文諷切。勿爲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時義師再舉。其必墮於衆口之不俚。既可知矣。今容爲是書。壹以叫咷恣言。發其慚恚。雖闇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祇悔。以是爲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恢發智識。則其所化遠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止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章炳麟序。

革命軍自序

鄒容

不文以生居於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出揚子江。旅上海。以壬寅游海外。留經年。

錄達人名家言印於腦中者。及思想間所不平者。列爲編次。以報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人。奴隸也。奴隸無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自以爲以是報我四萬萬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其有貢我爲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爲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信盧騷華盛頓威曼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鄒成功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後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已。

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蜀人鄒容記

革命軍

鄒　容

第一章　緒論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

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則有起死回生。還魂返魄。出十八層地獄。昇三十三天堂。鬱鬱勃勃。莽莽蒼蒼。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曰革命。吾於是沿萬里長城。登崑崙。游揚子江上下。溯黃河。竪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鐘。呼天籲地。破顙裂喉。以鳴於我同胞前曰。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强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爲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實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也。吾今大聲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於天下。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

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爲主人者也。是故一人。一思想也。十人。十思想也百千萬人百千萬思想也。億兆京垓人。億兆京垓思想也。人人雖各有思想、也。即人人無不同此思想也。居處也。飲食也。衣服也器具也。若善也。若不善也。若美也。若不美也。皆莫不深潛默運。盤旋於胸中。角觸於腦中。而辨別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識。即革命之旨所出也。夫猶指此事物而言之也。試放眼縱觀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學術。一視一諦之微物。皆莫不數經革命之掏搋。過昨日。歷今日。以致有現象於此也。夫如是也。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雖然亦有非常者在焉。聞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國之革命。爲世界應乎天而順乎人之革命。去腐敗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蠻而進文明之革命。除奴隸而爲主人

之革命。犧牲個人以利天下。犧牲貴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甚至風潮所播。亦相與附流合滙以同歸於大洋。大怪物哉革命也。大寶物哉革命也。吾今日聞之。猶口流涎而心生癢。吾是以於我祖國中搜索五千餘年之歷史。指點二百餘萬方里之地圖。問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嗚呼。何不一遇也。吾亦嘗執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重思之。吾因之而有感矣。吾因之而有慨於歷代民賊獨夫之流毒也。

自秦始統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內。私其國。奴其民。爲專制政體。多援符瑞不經之說。愚弄黔首。矯誣天命。攙國人所有而獨有之。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歆之極。則天下之思篡取而奪之者愈衆。此自秦以來。所以狐鳴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誅。魏氏當塗。黠盜奸雄。覬覦神器者。史不絕書。於是石勒成吉思汗等類。以游牧腥羶之胡兒。亦得乘機竊命。君臨我禹域。臣妾我神種。嗚呼革命。殺人放火者出於是也。嗚呼革命。自由平

等者亦出於是也。

吾悲夫吾同胞之經此無量野蠻之革命而不一伸頭於天下也。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齊事楚任人掬拋之天性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民約論。孟得斯鳩萬法精理。彌勒約翰自由之理。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檄文等書。譯而讀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爲起死回生之靈藥。返魄還魂之寶方。金丹換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於是。我祖國今日病矣死矣。豈不欲食靈藥投寶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旛。以招展於我神州土。不甯惟是。而況又有大兒華盛頓於前。小兒拿破崙於後。爲吾同胞革命獨立之表木。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時也。此其時也。此吾之所以倡言革命。以相與同胞共勉共勗而實行此革命

主義也。苟不欲之。則請待數十百年後。必有倡平權釋黑奴之耶女起。以再倡平權釋數重奴隸之支那奴。

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

革命革命。我四萬萬同胞今日何爲而革命。吾先叫絕曰。不平哉。不平哉。中國最不平傷心慘目之事。莫過於戴猥子野心游牧賤族賊滿洲人而爲君。而我方求富求貴。搖尾乞憐。三跪九叩首。酣嬉濃浸於其下。不知自耻。不知自悟。哀哉我同胞無主性。哀哉我同胞無國性。哀哉我同胞無種性。無自立之性。

近世維新家。熱心家。常號於衆曰。中國不急急改革。則將蹈印度後塵。波蘭後塵。埃及後塵。於是印度波蘭之活劇。將再演於神州等詞。騰躍紙上。鄒容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何厚顏盲目而爲是言歟。何忽染瘋病而爲是言歟。不知吾已爲波蘭印度於滿洲人之胯下三百年來也。而猶曰將爲也何故。請與我同

胞一解之。將謂吾已爲波蘭印度於賊滿人。賊滿人又爲波蘭印度於英法俄美等國乎。苟如是也。則吾寧爲此直接亡國之民。而不願爲此間接亡國之民。何也。彼英法等國之能亡吾國也。實其文明程度高於吾也。吾不解我同胞不爲文明人之奴隸。而偏愛爲此野蠻人奴隸之奴隸。嗚呼。明崇禎皇帝殉國。任賊碎戮朕尸毋傷我百姓之一日。賊滿人率八旗精銳之兵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一大紀念日也。

世界只有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之理。愚頑人服從聰明人之理。使賊滿人而多數也。則僅五百萬人。尚不及一州縣之衆。使賊滿人而聰明也。則有目不識丁之親王大臣。唱京調二簧之將軍都統。三百年中。雖有一二聰明特達之人。要皆爲吾教化所陶鎔。

一國之政治機關。一國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機關參預行政權者。不得謂之國。不得謂之國民。此世界之公理。萬國所同然也。今試游於華盛頓巴黎

倫敦之市。執途人而問之曰。汝國中執政者爲同胞歟。抑異種歟。必答曰。同胞同胞。豈有異種執吾國政權之理。又問之曰。汝國人有參預行政權否。必答曰。國者積人而成者也。吾亦國人之分子。故國事爲己事。吾應參預焉。乃轉詰我同胞。何一一與之大相反對也耶。謹就賊滿人待我同胞之政策。爲我同胞述之。

滿洲人之在中國。不過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而其官於朝野者。則以一最小部分。敵十八行省而有餘。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自大學士尙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外。如內閣衙門則滿學士六。漢學士四。滿蒙侍讀學士六。漢軍漢侍讀學士二。滿侍讀十二。漢侍讀二。滿蒙中書九十四。漢中書三十。又如六部衙門。則滿郎中員外主事缺額。約四百名。吏部三十餘。戶部百餘。禮部三十餘。兵部四十。刑部七十餘。工部八十餘。其餘各部堂主事皆滿人。無一漢人。而漢郎中員外主事缺額。不過一百六十二名。每季搢紳錄中。於職員總目

下。只標出漢郎中員外主事若干人。而渾滿缺於不言。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隱衷也。是六部滿缺司員幾視漢缺司員而三倍。（筆帖式尙不在此數）而各省府道實缺。又多由六部司員外放。何怪滿人之爲道府者。布滿國中也。若理藩院衙門。則自尙書侍郎迄主事司庫。皆滿人任之。無一漢人錯其間。（理藩之事。惟滿人能爲之。咄咄怪事。）其餘掌院學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鑾儀衛諸衙門缺額。未暇細數。要之皆滿缺多於漢缺。無一得附平等之義者。是其出仕之途。以漢視滿。不啻霄壤雲泥之別焉。故常有漢滿人同官同年同署。漢人則積滯數十載。不得遷轉。滿人則俄而侍郎。俄而尙書。俄而大學士矣。縱曰滿洲王氣所鍾。如漢之沛。明之濠。然未有綿延數百年。定爲成例。竟以王者一隅。抹煞天下之人才。乖於斯極者也。向使嘉道咸同以來。其手奏中興之績者。非出自漢人之手。則各省督撫府道之實缺。其不爲滿人攫盡也幾希矣。又使非軍興以來。雜以保舉軍功捐

納。以爭各部滿司員之權利。則漢人幾絕於仕途矣。至於科舉之選。雖漢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則多額外。翰林則益清貧。補缺難於登天。開坊類乎超海。不過設法處縻之。以戢其異心。又多設各省主考學政。及州縣教官等職。俾以無用之人。治無用之事而已。即幸而億萬人中。有竟登至大學士尙書侍郎之位者。又皆頭白齒落。垂老氣盡。分餘瀝於滿人之手。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大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職兼文武。位兼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嗚呼。我漢人最不平之事。孰有過於此哉。雖然同種待異種。是亦天演之公例也。

然此僅就官制一端而言也。至若於各行省中。擇其人物之駢羅。土產之豐阜。山川之險要者。命將軍都統治之。而漢人不得居其職。又令八旗子弟駐防各省。另爲內城以處之。若江甯若成都若西安若福州若杭州若鎭江等處。雖閱年二百有奇。而滿自滿。漢自漢。不相錯雜。蓋顯然有賤族不得等倫於貴族之

心。且試繹駐防二字之義。猶有大可驚駭者。得毋時時恐漢人之叛我。而羈束之如盜賊乎。不然。何爲而防。又何爲而駐也。又何爲駐而防之也。

滿人中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漢人則大奴隸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倫。殘殺數百萬同胞。挈東南半壁。奉之滿洲。位不過封侯而止。又試讀其歷朝聖訓。遇稍著賢聲之一二滿大臣。奬借逾恒。眞有一德一心之契。而漢人中雖賢如楊名時李紱湯斌等之馴靜奴隸。亦常招譴責挫辱不可嚮邇。其餘抑揚高下。播弄我漢人之處。尤難枚舉。

我同胞不見夫彼所謂八旗子弟宗室人員。紅帶子黃帶子。貝子貝勒者乎。甫經成人。卽有自然之祿俸。不必別營生計。以贍其身家。不必讀書嚮道以充其識力。由少爺而老爺而大老爺而大人而中堂。紅頂花翎。貫搖頭上。尙書侍郎。殆若天職。反漢人而觀之。夫亦可思矣。

中國人羣。向分爲士農工商。士爲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讀書人。吾見夫歐美人。

無人不讀書。即無人不爲士子。中國人乃特而別之曰士子。曰讀書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讀書人。

中國士子者。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學而已。士之愚則學非所學而益愚。而賊滿人又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汨之。多方羈之。多方賊之。待其垂老氣盡奄然軀殼。而後鞭策指揮焉。困之者何。困之以八股試帖楷摺。俾之窮年屹屹。不暇爲經世之學。辱之者何。辱之以童試鄉試會試殿試。（殿試時無坐位。待人如牛馬。）俾之行同乞丐。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汨之者何。汨之以科名利祿。俾之患得患失。不復有仗義敢死之風。羈之者何。羈之以庠序臥碑。俾之柔靜愚魯。不敢有議政著書之舉。賊之者何。賊之以威權勢力。俾之畏首畏尾。不敢爲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牽連之獄。開創於順治。（朱國治巡撫江蘇。以加錢糧株連諸生百餘人。）文字之獄。濫觴於乾隆。（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語徵誅天下。羣臣震恐。）以故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

充牣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迹。慷慨悲咤之聲不聞。名爲士人。實則死人之不若。佩文韻府也。淵鑑類函也。康熙字典也。此文人學士。所視爲拱璧連城之大類書也。而不知康熙乾隆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以爲此三書。以借此銷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志焉。（康熙開千叟宴數次。命羣臣飲酒賦詩。均爲籠絡人起見）噫吁嘻。吾言至此。吾不禁投筆廢書而歎曰。（朔方健兒好身手。天下英雄入彀中。）好手段。好手段。吾不禁五體投地。頓首稽顙。恭維拜服滿洲人。壓制漢人。籠絡漢人。驅策漢人。抹煞漢人之好手段。好手段。好手段。

中國士人。又有一種岸然道貌。根器特異。別樹一幟。以號於衆者。曰漢學。曰宋學。曰詞章。曰名士。漢學者流。尋章摘句。箋注訓詁。爲六經之奴婢。而不敢出其範圍。宋學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錄等書。高談其太極無極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於東西廡上一噉冷猪頭。詞章者流。立其桐城陽湖之門戶流派。大唱

其咤紫嫣紅之濫調排腔。名士者流。用其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聲音律。六品官階。七言詩句。八面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之大本領。鑽營奔競。無所不至。此四種人。日演其種種之活劇。奔走不遑。而滿洲人又恐其頓起異心也。乃特設博學鴻詞一科。以一網打盡焉。近世又有所謂通達時務者。撫腐敗報紙之一二語。襲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驥尾於經濟特科中。以進爲滿洲人之奴隸。欲求不得。又有所謂激昂慷慨之士。日日言民族主義。冒破壞目的。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然奈痛哭流涕何。悲夫悲夫。吾揭吾同胞腐敗之現象至此。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嗚呼嗚呼。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半自爲之。半滿洲人造之。

某之言可以盡吾國士人之醜態者。曰覆試而几案不具。待國士如囚徒。賜宴而塵飯塗羹。視文人如犬馬。簪花之袍。僅存腰幅。棘圍之膳。卵作鴨烹。一入官場。即成兒戲。是其於士也。名爲恩榮。而實羞辱者。其法不行也。由是士也。髻齡

入學。皓首窮經。詩命運祖宗風水之靈。僥房師主司知音之倖。百折不磨而得一第。其時大都在强仕之年矣。而自顧餘生吃着。猶不沾天位天祿毫末忽厘之施。於此而不魚肉鄉愚。威福梓里。或恤含寃而不包詞訟。或顧廉恥而不打抽豐。其何能贍養室家。撑持門戶哉。痛哉斯言。善哉斯言。爲中國世人之透物鏡。爲中國士人之活動大寫眞。(即影戲)然吾以爲生今之日。處今之時。此等醜態。當絕於天壤也。既又聞人羣之言曰。某某入學。某某中舉。某某報捐。發財做官之一片喊聲。猶是囂囂然於社會上。如是乃是上海之濫野鷄。如是乃是北京之滑兎子。如是乃是中國之腐敗士人。嗟夫。吾非好爲此奸酸刻薄之言。以罵盡我同胞。實吾國士人荼毒社會之罪。有不能爲之恕。春秋責備賢者。我同胞盍醒諸。

今試游於窮鄉原野之間。則見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鋤隴畔。終日勞勞。而無時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爲農者乎。若輩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而滿洲

人派設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攤賠欵。其尤著者也。是故一納賦也。加以火耗。加以錢價。加以庫平。一兩之稅。非五六兩不能完。務使之鬻妻典子而後已。而猶美其名曰薄賦曰輕稅曰皇仁。吾不解薄賦之謂何。輕稅之謂何。若皇仁之謂。則是盜賊之用心殺人而曰救人也。噫。一國之農。爲奴隸於賊滿人下而不敢動。豈非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

不見乎古巴誘販之猪仔。海外被虐之華工。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謂工者乎。初則見拒於美。繼又見拒於檀香山新金山等處。飢寒交逼。葬身無地。以堂堂中國之民。竟欲比葺髮重唇之族而不可得。誰實爲之。至此極哉。然吾聞之外國工人。有干涉國政。倡言自由之說。以設立民主爲宗旨者。有合全國工人。成一大會。定法律以保護工業者。有立會演說。開報館倡社會之說者。今一一轉詢中國。有之乎。曰無有也。又不見乎殺一教士而割地償欵。罵一外人而勞上諭

動問。而我同胞置身海外。受外人不忍施之禽獸者之奇辱。則滿洲政府殆盲於目。聾於耳者焉。夫頭同是圓。足同是方。而一則尊貴如此。一則卑賤如此。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虐待我。

抑吾又聞之。外國之富商大賈。皆為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儈。不得與士大夫伍。乃一旦償兵費。賠教案。甚至供玩好。養國蠹者。皆莫不取之於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稅。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釐金。若者抽以釐金。而又加以洋關。震之以報效國家之名。誘之以虛銜封典之榮。公其詞則曰派。美其名則曰勸。實則敲吾同胞之膚。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養家奴之費。修頤和園之用而已。吾見夫吾同胞之不與之計較也。自若。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敲吾膚吸吾髓。

以言夫中國之兵。則又有不可忍言者也。每月三金之糧餉。加以九錢七之扣折。與之以腐朽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驅而使之戰。不聚殲其兵而饋餉於

敵。夫將焉往。及其死餒也。則委之而去。視爲罪所應爾。旌恤之典。盡屬虛文。妻子哀望。莫之或問。即或幸而不死。則遣以歸農。扶傷裹創。生計乏絕。流落數千里外。淪爲乞丐。欲歸不得。而殺游勇之令。又特立嚴酷。似此殘酷之事。從未聞有施之於八旗駐防者。嗟夫嗟夫。吾民何辜。受此慘毒。始也欲殺之。終也欲殺之。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殺不盡。不盡不快。不快不止。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滿洲人之殘殺我漢人。

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必登新聞數次。甚至數十次不止。司法官審問案件。即得有實憑實據。非犯罪人親供不能定罪。（於審問時。無用刑審問理）何也。重生命也。吾見夫吾同胞。每年中死於賊滿人借刀殺人。濫酷刑法之下者。不知凡幾。賊滿人之用苛刑於中國。言之可醜可痛。天下怨積。內外咨嗟。華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租界必設會審。如禦虎狠。乃或援引故事。虛文而頓忘眼前實事。不知今無滅族。何以移親及疏。今無肉刑。何以斃人杖下。今無拷訊。何

以苦打成招。今無濫苛。何以百毒備至。至若監牢之刻。獄吏之慘。猶非筆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獄。恐亦有過之無不及。而賊滿人方行其農忙停訟。熱審減刑之假仁假義以自飾。嗚呼嗚呼。刀加吾頸。鎗指吾胸。吾敢曰賊滿人之屠戮我。若夫官吏之貪酷。又非今世界文字語言所得而寫擬言論者也。悲夫。

乾隆之圓明園。已化灰燼。不可憑藉。如近日之崇樓傑閣。巍巍高大之頤和園。問其間一瓦一礫。何莫非刻括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無道。作阿房宮。天下後世。尚稱其不仁。於圓明園何如。於頤和園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惡者。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

開學堂。則曰無錢矣。派學生。則曰無錢矣。有絲毫利益於漢人之事。莫不曰無錢矣。無錢矣。乃無端而謁陵修陵。則有錢若干。無端而修宮園。則有錢若干。無端而作萬壽。則有錢若干。同胞乎。盍思之。

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是豈非煌煌上諭之言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搶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臺灣膠州之本心。所以感發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聽者。

吾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吾讀未盡。吾幾不知流涕之自出也。吾為言以告我同胞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豈非當日賊滿人殘戮漢人一州一縣之代表哉。夫二書之記事。不過略舉一二耳。想當日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賊滿人鐵騎所至。屠殺虜掠。必有十倍於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揚州嘉定。有千百無名之揚州嘉定。吾憶之。吾惻動於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為同胞告也。揚州十日記有云。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載籍。不過八日。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

吾又爲言以告我同胞曰。賊滿人入關之時。被賊滿人屠殺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乎。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弟乎。被賊滿人姦淫者。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揚州十日記云。卒常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讀此言。可知當日姦淫之至極。）記曰。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此三尺童子所知之義。故子不能爲父兄報仇以託諸其子。子以託諸孫。孫又以託諸玄來礽。是高曾祖之仇。即吾今父兄之仇也。父兄之仇不報。而猶厚顏以事仇人。日日言孝弟。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高曾祖若有靈。必當不瞑目於九原。

中國之有孔子。無人不尊崇爲大聖人也。曲阜孔子廟。又人人知爲禮樂之邦。敎化之地。拜仰不置。如耶穌之耶路撒冷也。乃賊滿人割膠州於德。而請德人侮毀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遺敎之地。生民未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鄕。使神州四萬萬衆無敎化而等倫於野蠻。是誰之罪歟。夫耶穌敎新舊相爭。猶

不惜流血數百萬人。我中國人如何。

一般服從之奴隸。有上尊號。崇謚法。尊謚爲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者。故在黑暗之時代。所號爲令主賢君。及觀南巡錄所紀。實則淫擄無賴。鳥獸洪水。氾濫中國。（乾隆欲食黃角蜂。由張家口遞至揚州三日而至。於此可見其奢侈。）嗟夫。竭數省之民力。以供覺羅玄燁。（即康熙）覺羅弘歷。（即乾隆）二民賊之行止。方之隋煬明武。爲比例差。吾不知其相去幾何。吾曾讀隋煬豔史。吾安得其人。再著一康熙乾隆南游史。揭其禽獸之行。暴著天下。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吾又不禁拍手不已。喜得其酷肖之神也。

主人之轉賣其奴也。尙問其願不願。今以我之土地送人。並不問之而私相授受。我同胞亦不與之計之較之。反任之聽之。若台灣。若香港。若大連灣。若旅順。若膠州。若廣州灣。於未割讓之先。於既割讓之後。從未聞有一紙公文布告天下。我同胞其自認爲奴乎。吾不得而知之。此滿洲人大忠臣榮祿所以有與其

授家奴。不如贈鄰友之言也。

牧人之畜牛馬也。牛馬何以受治於人。必曰人爲萬物之靈。天下只有人治牛馬之理。今我同胞受治於賊滿人之下。是即牛馬之受治於牧人也。我同胞雖欲不自認爲牛馬。而彼實以牛馬視吾。何以言之。有証在。今各府州縣。苟有催租勸捐之告示出。必有（受朝廷數百年豢養深恩。力圖報効）等語。煌煌然大貼於十字街衢之上。此識字者所知也。夫曰豢養也。卽畜牧之謂也。吾同胞自食其力也。彼滿洲人搶吾之財。攘吾之土。不自認爲賊。而猶以牛馬視吾同胞乎。抑自居乎。抑不自居乎。

滿洲人又有言曰。（二百年食毛踐土。深仁厚澤。浹髓淪肌。）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非賊滿人所得而固有也。夫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不待辨別而自知。賊滿人之爲此言也。抑反言歟。抑實謂歟。請我同胞自道之。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食吾同胞之毛。踐吾同胞之土。吾同胞之深仁厚澤。淪其髓。浹其

肌。吾同胞小便後。滿洲人爲我吸餘尿。吾同胞大便後。滿洲人爲我舐餘糞。猶不足以報我豢養深恩於萬一。此言也不出於我同胞之口而反出諸於滿洲人之口。喪心病狂至於此極耶。

山海關外之一片地。曰滿洲。曰黑龍江。曰吉林。曰盛京。是非賊滿人所謂發祥之地。游牧之地。賊滿人固當竭力保守者也。今乃再拜頓首奉獻於俄羅斯。有人焉已不能自保。而猶望其保人。其可得乎。有人焉不愛惜己之物。而猶望其愛惜人之物。其又可得乎。

拖辮髮。著胡服。躅躅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 Pig tail (譯言猪尾) Savage (譯言野蠻) 者。何爲哉。又躅躅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ナセンナセンボツ (譯曰拖尾奴才) 者。何爲哉。嗟夫。漢官威儀。掃地殆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吾撫吾所衣之衣。所頂之髮。吾惻痛於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惻痛於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

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惻痛於心。辮髮乎。胡服乎。開氣袍乎。紅頂乎。朝珠乎。爲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

賊滿人入關。所下剃頭之令。其略曰。

向來剃頭之制不急。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事。朕已籌之熟矣。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人乎。自今布告之後。京城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行剃頭。若惜髮爭辯。決不輕貸。

嗚呼。此固我皇漢人種爲牛爲馬爲奴爲隸。拋漢唐之衣冠。去父母之髮膚。以服從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同胞同胞。吾願我同胞日日一讀之。

倡妓之於人也。人盡可以爲夫。皆爲博纏頭計也。我之爲賊滿人順民。爲賊滿人臣妾。從未見益我以多金。即有入其利祿誘導之中。登至尚書總督之位。要皆以同胞括蝕同胞。而在賊滿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嗚呼。我同胞何娼妓之

不若。

我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所謂政府。所謂皇帝者。卽我疇昔之所謂曰夷曰蠻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韃靼。其部落居於山海關之外。本與我黃帝神明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其土則穢壤。其人則氈種。其心則獸心。其俗則毳俗。其文字不與我同。其語言不與我同。其衣服不與我同。逞其凶殘淫殺之威。乘我中國流寇之亂。闖入中原。盤踞上方。驅策漢人。以坐食其福。故禍至則漢人受之。福至則滿人享之。太平天國之立也。以漢攻漢。山尸海血。所保者滿人。甲午戰爭之起也。以漢攻倭。償欵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滿人。團匪之亂也。以漢攻洋。血流進京。所保者滿人。故今日强也。亦滿人强耳。於我漢人無與焉。故今日富也。亦滿人富耳。於我漢人無與焉。同胞同胞。毋引爲己類。賊滿人剛毅之言曰。漢人强。滿人亡。彼族之明此理久矣。願我同胞當蹈其言。毋食其言。以言夫滿洲人之對待我者固如此。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同胞同

胞。知所感乎。知所擇乎。夫犬羊習骨猶嫌鯁喉。我同胞受此種種不平之感。殊有若銅駝石馬者焉。然而賊滿人之奴隸我者。尙不止此。吾心之所欲言者。而口不能達之。口之所能言者。而筆不能宣之。吾今發一誓言以告人曰。有舉滿人對待我同胞之問題。以難於吾者。吾能雜搜博引。細說詳辯。揭其隱衷微意。以著於天下。吾但願我身爲恒河沙數。一一身中出一一舌。一一舌中發一一音。以演說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慘狀於我同胞前。我但願我身化爲無量恒河沙數名優巨伶。以演出賊滿人驅策我。屠殺我。姦淫我。籠絡我。虐待我之活劇於我同胞前。

且夫我中國。固具有囊括宇內。震耀全球。撫視萬國。凌轢五洲之資格者也。有二百萬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靈明之國民。有五千餘年之歷史。有二帝三王之政治。且也地處溫帶。人性聰明。物產豐饒。江河源富。地球各國所無者。我中國獨擅其有。倘使不受奴爾哈赤皇太極福臨諸惡賊之蹂躪。早脫滿洲人之

羈縛。吾恐英吉利也。俄羅斯也。得意志也。法蘭西也。今日之張牙舞爪。以蠶食瓜分於我者。亦將迸氣歛息以憚我之威權。惕我之勢力。吾恐印度也。波蘭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滅之者。不在英俄諸國。而在我中國。亦題中應有之日耳。今乃不出於此。而爲地球上數重之奴隸。使不得等倫於印度紅巾（上海用印度人爲巡捕。）斐洲黑奴。吁可慘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醜也。夫亦大可恥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滿洲人亡我乎。抑我自亡乎。古人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昨日之中國。譬猶昨日死。今日之中國。譬猶今日生。過此以往。其光復中國乎。其爲數重奴隸乎。天下事。不興則亡。不進則退。不自立則自殺。徘徊中立。萬無能存於世界之理。我同胞速擇焉。我同胞處今之世。立今之日。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列國之驅迫。內患外侮。兩相刺激。十年滅國。百年滅種。其信然夫。然近人有言曰。欲禦外侮。先清內患。如是如是。則賊滿人爲我同胞之公敵。爲我同胞之公讎。二百六十餘年之奴隸

猶能脫。數十年之奴隸勿論已。吾今與同胞約曰。張九世復仇之義作十年血戰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驅逐淩辱我之賊滿人。壓制我之賊滿人。屠殺我之賊滿人姦淫我之賊滿人。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以構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噫吁嘻。我中國其革命。我中國其革命。法人三次美洲七年。是故中國革命亦革命。不革命亦革命。吾願日日執鞭。以從我同胞革命。祝我同胞革命。豈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

第三章　革命之教育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

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狙。適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之加波拿里。爲國民增禍亂。

文明之革命。有破壞。有建設。爲建設而破壞。爲國民構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

一切權利。爲國民增幸福。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其根抵源於國民。因於國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今試問吾儕何爲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是則革命者。除禍害而求幸福者也。爲除禍害而求幸福。此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爲除禍害而求幸福。則是爲文明之革命。此更爲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

欲大建設。必先破壞。欲大破壞。必先建設。此千古不易之定論。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爲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雖然。欲行破壞。必先有以建設之。善夫意大利建國豪傑瑪志尼之言曰。（革命與教育並行。）吾於是鳴於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更譯之曰。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後。須有教育。

今日之中國。實無教育之中國也。吾不忍執社會上種種可醜可賤可厭可嫌之狀態。以出於筆下。吾但謚之曰。五官不具。四肢不全。人格不完。吾聞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鄰邦等。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教育與英人等。此與國之往

跡。爲中國所未夢見也。吾聞印度之亡也。其無敎育與中國等。猶太之滅也。其無敎育與中國等。此亡國之往跡。我中國擅其有也。不甯惟是。十三洲之獨立。德意志之聯邦。意大利之統一。試讀其革命時代之歷史。所以鼓舞民氣。宣戰君主。推倒母國。誅殺貴族。倡言自由。力爭自治。內修戰事。外抗强隣。上自議院憲法。下至地方制度。往往於兵連禍結之時。舉國糜爛之日。建立宏猷。體國經野。以爲人極。一時所謂革命之健兒。建國之豪傑。流血之鉅子。其道德。其智識。其學術。均具有振衣崑崙頂。濯足太平洋之概焉。吾崇拜之。吾傾慕之。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敎育耳。若華盛頓。若拿破崙。此地球人種所推尊爲大豪傑者也。然一華盛頓一拿破崙倡之。而無百千萬億兆華盛頓拿破崙和之。一華盛頓何如。一拿破崙何如。其有愈於華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學者。又何如。有有名之英雄。有無名之英雄。華拿者。不過其時拋頭顱。濺熱血。無名無量之華拿之代表耳。今日之中國。固非一華盛頓一拿破崙所克有事也。然必

預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拿破崙。其庶乎有濟。吾見有愛國憂時之志士。平居深念自尊爲華拿者若而人。其才識之愈於華拿與否。吾不敢知之。吾但以有名之英雄尊之。而此無量無名之英雄。則歸諸冥冥之中。甲以尊諸乙。乙又以尊諸丙。嗚呼。不能得其主名者也。今專標斯義。絕大斯旨。相約數事。以與我同胞共勉之。

一當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　中國之一塊土。爲我始祖黃帝所遺傳。子子孫孫。綿綿延延。生於斯。長於斯。衣食於斯。當共守其勿替。有異種賤族。染指於我中國。侵佔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我同胞當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復我權利。

一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　有生之初。無人不自由。即無人不平等。初無所謂君也。所謂臣也。若堯舜。若禹稷。其能盡義務於同胞。開莫大之利益。以孝敬於同胞。故我同胞視之爲代表。尊之爲君。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而平等

自由也。自若。後世之人。不知此義。一任無數之民賊獨夫。大盜鉅寇。舉衆人所有而獨有之。以爲一家一姓之私產。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斯汗。覺羅福臨等。以游牧賤族入主我中國。以羞我始祖黃帝於九原。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天賦之人權。以立於性天智日之下。以與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於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一當有政治法律之觀念。　政治者。一國辦事之總機關也。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譬如機器。各機之能運動。要在一總樞紐。倘使餘機有損。則樞紐不靈。人民之於政治。亦猶是也。然人民無政治上之觀念。則滅亡隨之。鑑於印度。鑑於波蘭。鑑於已亡之國。罔不然。法律者。所以範圍我同胞使之相無過失耳。或者曰。（野蠻人無自由）野蠻人何以無自由。無法律之謂耳。我能殺人。人亦能殺我。是兩不自由也。倏頓人之自治力。駕於他種人者何。有法律之觀念故

耳。

由斯三義。更生四種。

一曰養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獨立不羈之精神。

一曰養成冒險取進。赴湯蹈火。樂死不辜之氣概。

一曰養成相親相愛。愛羣敬己。盡瘁義務之公德。

一曰養成個人自治。團體自治。以進人格之人羣。

第四章　革命必剖清人種

地球之有黃白二種。乃天予之以聰明才武。兩不相下之本質。使之發揚蹈厲。交戰於天演界中。爲亘古角力較智之大市場。即爲終古物競進化之大舞臺。夫人之愛其種也。必其內有所結。而後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世界人種之公理。抑亦人種產歷史之一大原因也。吾

黃種。吾黃種之中國之皇漢人種。吾就東洋歷史上能相結相排之人種。爲我同胞述之。使有所觀感焉。

亞細亞黃色人種。約別爲二種。曰中國人種。曰西伯利亞人種。

中國人種。蔓延於中國本部西藏。及後印度一帶地方。更詳別爲三族。

第一漢族。漢族者。東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種。卽吾同胞是也。據中國本部。棲息黃河沿岸。而次第蕃殖於四方。自古司東亞文化之木鐸者。實惟我皇漢民族焉。朝鮮日本。亦爲我漢族所蕃殖。

第二西藏族。自西藏蔓延克什米爾泥八剌。及緬甸一帶地方。殷周時之氐羌。秦漢時之月氏。唐之吐蕃。宋之西夏等。皆屬此族。

第三交趾支那族。自支那西南部。（卽雲南貴州諸省）而蔓延於安南暹羅等國。此族在古代。似占據中國本部。而爲漢族所漸次驅逐者。周以前之苗民荆蠻。唐之南詔。蓋屬此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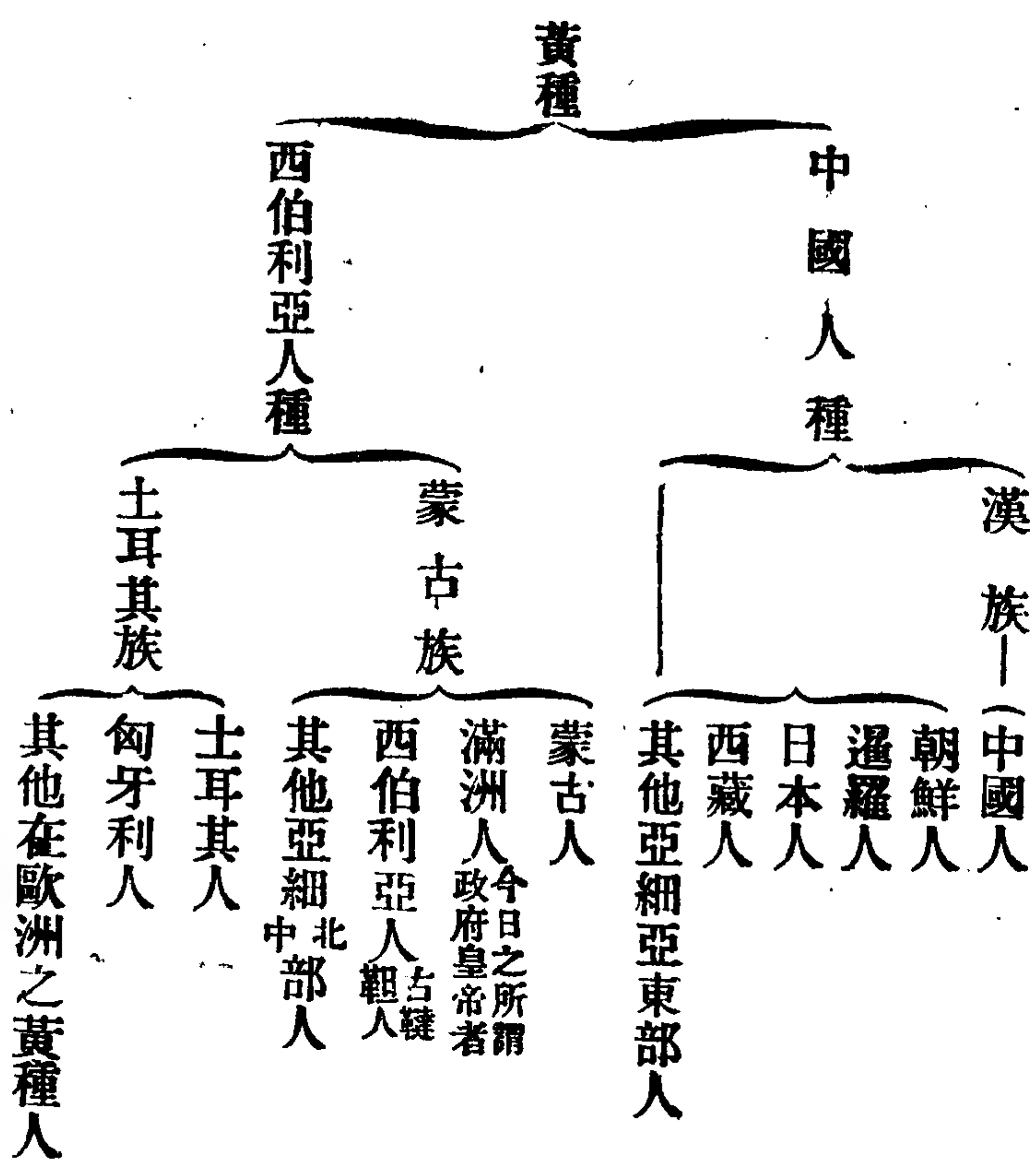
西伯利亞人種。自東方亞細亞北部。蕃殖北方亞細亞一帶。今更詳別之。凡三族。

第四蒙古族。原蕃殖於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東邊一帶。其後次第南下。今日乃自內外蒙古蔓延天山北路一帶地方。元朝由此族而起。殆將渾一歐亞。印度之莫臥爾帝國。亦由此起。

第五通古斯族。自朝鮮北部經滿洲。而蔓延於黑龍江附近地。秦漢時之東胡。漢以後之鮮卑。隋唐時之靺鞨。唐末之契丹。宋之女眞等。皆屬此族。今日入主我中國之滿洲人。亦由此族而興焉。

第六土耳其族。原蕃殖於內外蒙古地。後漸西移。今日則自天山南路。凡中央亞細亞一帶地方。多爲此族佔據。周以前之獯鬻玁狁。漢之匈奴。南北朝之柔然。隋之突厥。唐之回紇等。皆屬此族。今東歐之土耳其。亦此族所建。

茲就今日人種之能成立者。列表如左。



黃種
中國人種
漢族
中國人
朝鮮人
暹羅人
日本人
西藏人
其他亞細亞東部人
西伯利亞人種
蒙古族
蒙古人
滿洲人今日之所謂政府皇帝者
西伯利亞人韃靼人
其他亞細亞北中部人
土耳其族
土耳其人
匈牙利人
其他在歐洲之黃種人

由是以觀。我皇漢民族。起自黃河東北一帶之地。經歷星霜。四方繁衍。奉漢之世。已布滿中國之全面。以中國本部爲生息之鄉。降及今日。人口充溢四萬萬。爲地球絕大蕃多無有倫比之民族。其流出萬里長城以外青海西藏之地者。達一千餘萬之多。更進而越日本之境。或侵入北方黑龍江之左岸俄界。或達南方。進入安南交趾柬蒲塞暹羅緬甸馬來半島。更入太平洋。侵入布哇美洲合衆國加拿大秘露伯拉踰南洋。侵入呂宋爪哇浡泥及澳洲歐洲者。亦不下三四百萬。無資力者。孜孜勵精以勞力壓倒他國人民。有資力者。擁數十百萬之資本。與歐美之富商大賈爭勝敗於商戰場中而不相下。我漢族之富於擴張種族之勢力者有如此。即以二十世紀世界之主人翁推尊我漢族。亦非河漢之言也。

嗚呼。我漢種。是豈飛揚祖國之漢種。是豈獨立亞細亞大陸上之漢種。是豈爲偉大國民之漢種。嗚呼漢種。漢種雖衆。適足爲他種人之奴隸。漢地雖廣。適足

供他種人之棲息。漢種漢種。不過爲滿洲人恭順忠義之臣民。漢種漢種。又由滿洲人介紹爲歐美各國人之奴隸。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盡死盡。而不願其享昇平盛世。歌舞河山。優游於滿洲人之胯下。吾寧使漢種亡盡殺盡死盡而不願其爲洪成疇。爲細崽。爲通事。爲買辦。爲繙譯。於地球各國人之下。吾悲漢種。吾先以種族之念覺漢種。

執一人而謂之曰。汝之父。非眞汝父也。爲汝父者。某某也。其人莫不立起而怒以詰其直而後已。又一家人父子夫婦兄弟相居無事也。忽焉來一强暴。入其室。據其財產。又奴其全家人。則其家人莫不奮力死鬥。以爭回原產而後已。夫語人有二父而不怒。奪人之家產而不爭。是其人不行尸走肉。即僵尸殘骸。吾特怪吾同胞。以一人所不能忍受之事。舉國人忍受之。以一家所不忍受之事。舉族忍受之。悲夫。滿洲人入關。稱大淸朝順民。聯軍破北京。稱某某國順民。香港人立維多利亞紀念碑。曰德配天地。台灣人頌明治皇功德。曰德廣皇仁。前

之爲大金大元大遼大清朝之順民旣去矣。今之爲大英大法大俄大美國之順民者又來。此無他不明於同種異種之觀念而男盜女娼羞祖辱宗之事。亦何不可爲。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貢九州。今日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生於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之地。乎黃帝之子孫。神明之冑裔。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之名書乎。中國華夏。蠻夷戎狄。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區分人種之大經乎。滿洲人與我不通婚姻。我猶是清清白白。黃帝之子孫也。夫人之於家庭。則莫不相親相愛。對異姓則不然。有感情故耳。我同胞豈忍見此莫大之奇辱。而無一毫感情動於中耶。愛爾蘭隸於英。以人種稍異。故數與英人爭。卒得其自治而後已。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我同胞其三復斯言。我同胞其有志。跳身大海洋中。湧大海洋之水。以洗潔我同胞羞祖辱宗。男盜女娼之大恥大辱乎。

第五章　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

曰國民。曰奴隸。國民強。奴隸亡。國民獨立。奴隸服從。中國黃龍旗之下。有一種若國民非國民。若奴隸非奴隸。雜糅不一。以組織成一大種。謂其為國民乎。吾敢謂羣四萬萬人而居者。即具有完全之奴顏妾面。國民乎何有。尊之以國民。其污穢此優美之名詞也孰甚。若然。則以奴隸畀之。吾敢拍手叫絕曰奴隸者。為中國人不雷同不普通。獨一無二之徽號。

印度之奴隸於英也。非英人欲奴隸之。印人自樂為奴隸也。安南之奴隸於法也。非法奴隸之。安南人自樂為奴隸也。我中國人之奴隸於滿洲歐美人也。非滿洲歐美欲奴隸之。中國人自樂為奴隸耳。樂為奴隸。則請釋奴隸之例。

奴隸者。與國民相對待而不恥於人類之賤稱也。國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獨立之性質。有參政之公權。有自由之幸福。無論所執何業。而皆得為完全無缺之人。曰奴隸也。則既無自治之力。亦無獨立之心。舉凡飲食男女衣服居處莫

不待命於主人。而天賦之人權。應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諂媚之外無笑語。奔走之外無事業。伺候之外無精神。呼之不敢不來。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如獲異寶。登天堂。誇耀於儕輩以爲榮。及攖主人之怒。則俯首屈膝。氣下股慄。至極其鞭扑踐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憤奮之心。他人視爲大恥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無怒色。無忤容。怡然安其本分。乃幾不復自知爲人。而其人亦爲國人所賤恥。則爲異類。視爲賤種。妻恥以爲夫。父恥以爲子。弟恥以爲兄。嚴而逐之於平民之外。此固天下奴隸之公同性質。而天下之視奴隸者。即無不同此賤視者也。我中國人。固擅奴隸之所長。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諫夫。日日演其慣爲奴隸之手段。嗚呼。人何幸而爲奴隸哉。亦何不幸而爲奴隸哉。

且夫我中國人之樂爲奴隸。不自今日始也。或謂秦漢以前有國民。秦漢以後無國民。吾謂宴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者。無所往而非奴隸。數千年來。名公鉅卿。老師大儒。所以垂教萬世之二大義。曰忠曰孝。更釋之曰忠於君。孝於親。吾不解忠君之謂何。吾見夫法美等國之無君可忠也。而斯民遂不得等倫於人類耶。吾見夫法美等國之無君可忠。而其國人盡瘁國事之義務。殆一日不可缺焉。夫忠也孝也。是固人生莫大之美德也。以言夫忠於國也則可。以言夫忠於君也則不可。何也。人非父母。無以自生。非國無以自存。故對於父母國家。自有應盡之義務焉。而非爲一姓一家之家奴走狗者。所得冒其名以相傳習也。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一部大奴隸史也。自漢末以迄今日。凡千七百餘年。中國全土爲奴隸於異種者。三百五十八年。黃河以北爲奴隸於異種者。七百五十九年。嗚呼。黃帝之子孫。忍令率其嫡親之同胞。舉其世襲之土地。爲他族所奴隸者。何屢見而不一。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紆青拖紫。

臣妾驕人。二聖青衣行酒去。九哥白馬渡江來。忠君。忠君。此張宏範洪成疇之所以前後輝映也。此中國人之所以爲奴隸也。

曾國藩也。左宗棠也。李鴻章也。此大清朝皇帝所謚爲文正文襄文忠者也。此當道名人所推尊爲中興三傑。此庸夫俗子所羨爲封侯拜相。此科擧後生所懸擬崇拜不置。然吾聞德相畢士麻克呵李鴻章曰。（我歐洲人以平異種爲功。未聞以殘戮同胞爲功）嗟乎。吾安得起曾左而聞是言。吾安得曾左以前之曾左而共聞是言。吾安得起曾左以後之曾左。上自獨當一面之官府。下至不足輕重之官吏而亦共聞是言。夫曾左李三人者。亦自謂爲讀書有得。比肩賢哲之人也。而猶忍心害理。屠戮同胞。爲滿洲人忠順之奴隸也。如是。其他何足論。吾無以比之。比之以李自成張獻忠。吾猶嫌其不肖。李張之所以屢戮同胞。而使滿洲人入主中國也。李張固無學識。不讀書。又爲明之敝政所迫。而使之不得不然。吾猶爲之恕。曾左李三人者。明明白白知爲漢種也。爲封妻蔭子。

屠戮同胞。以請滿洲人再主中國也。吾百解而不能爲之恕某氏謂英人助滿洲。平太平天國。亡漢種之罪。英人與有力焉。嗚呼。是又因烏及屋之微意也。曾左李者中國人爲奴隸之代表也。曾左李去。曾左李來。柔順也。安分也。韜晦也。服從也。做官也。發財也。中國人造奴隸之敎科書也。舉一國之人。無一不爲奴隸。舉一國之人。無一不爲奴隸之奴隸。二千年以前皆奴隸。二千年以後亦必爲奴隸。同胞乎。同胞乎。法國議院中無安南人足跡。英國議院中無印度人足跡。日本議院中無台灣人足跡。印度人之爲奴隸也。猶得繞紅布頭巾。爲巡捕。立於上海香港之十字街頭上。驅策中國人。以爲樂。然吾試問我同胞。曾否於地球面積上。擇一爲巡捕之地。驅策異種人以爲樂。麵包一塊。山芋一碟。此固斐洲黑奴之舊生活也。同胞同胞。請重思之。

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國民。吾願我同胞萬衆一心。支體努力。以砥以礪。拔去奴隸之根性。以進爲中國之國民。法人革命前之奴隸。卒收革命之成功。

美洲獨立前之奴隸。卒脫英人之制縛。此無他。能自認爲國民耳。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非然者。天演如是。物競如是。有國民之國。羣起染指於我中土。我同胞其將由今日之奴隸。以進爲數重奴隸。由數重奴隸而猿猴。而野豕。而蚌介。而荒荒大陸。絕無人烟之沙漠也。

近人有古樂府一首。名奴才好云。

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裏且睡覺。古人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切勿胡亂鬧。滿洲入關二百年。我的奴才做慣了。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分人聽他好。轉瞬洋人來。依舊要奴才。他開礦產我做工。他開洋行我細崽。他要招兵我去當。他要通事我也會。內地還有甲必丹。收賦治獄榮巍巍。滿奴作了作洋奴。奴性相傳入腦胚。父詔兄勉說忠孝。此是忠孝他莫爲。什麼流血與革命。什麼自由與均財。狂悖都能害性命。倔强那肯就範圍。我輩奴才當戒之。福澤所關愼所歸。大金大元大淸朝。主人國號已屢

改。何況大英大法大美國。換個國號任便戴。奴才好。奴才樂。世有强者我便服。三分刁滑七分媚。世事何者爲齷齪。料理乾坤世有人。坐閱風雲多反覆。滅種覆族事遙遙。此事解人已難索。堪笑維新諸少年。甘赴湯火蹈鼎鑊。達官震怒外人愁。身死名敗相繼仆。但識爭回自主權。豈知已非求已學。奴才好。奴才好。奴才到處皆爲家。何必保種與保國。

第六章　革命獨立之大義

與貴族重大之權利。害人民營業之生活。擅加租賦。脅徵公債。重抽航稅。此英國議院所以不服查理王。而唱革命之原因也。濫用名器。致貴賤貧富之格。大相懸殊。既失保民之道。而又賦斂無度。此法國志士仁人。所以不辭暴舉逆亂之名。而出於革命之原因也。重徵茶課。橫加印稅。不待立法院之承允。而駐兵民間。此美人所以抗論於英人之前。遂以亞美利加之義旗。飄揚於般岌刺山而大唱革命。至成獨立之原因也。吾不惜再三重申詳言曰。內爲滿洲人之奴

隸。受滿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國人之刺激。爲數重之奴隸。將有亡種殄種之難者。此吾黃帝神明之漢種。今日唱革命獨立之原因也。

自格致學日明。而天予神授爲皇帝之邪說可滅。自世界文明日開。而專制政體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自人智日聰明。而人人皆得有天賦之權利可享。今日今日。我皇漢人民。永脫滿洲之羈絆。盡復所失之權利。而介於地球强國之間。蓋欲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獨立之權。嗟予小子。無學頑陋。不足以言革命獨立之大義。兢兢業業。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約爲數事再拜頓首。敬獻於我最敬最親愛之皇漢人種四萬萬同胞前。以備採行焉。條述如左。

一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我同胞皆須自認爲自己的漢種中國人之中國。

一不許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

一所有服從滿洲人之義務。一律消滅。

一先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

一驅逐住居中國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

一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萬世不復有專制之君主。

一對敵干預我中國革命獨立之外國及本國人。

一建立中央政府爲全國辦事之總機關。

一區分省分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爲暫行大總統。爲全國之代表人。又舉一人爲副總統各府州縣又舉議員若干。

一全國無論男女皆爲國民。

一全國男子有軍國民之義務。

一人人當致忠於此新建國家之義務。

一人人有承擔國稅之義務。

一凡爲國人。男女一律平等。無上下貴賤之分。

一各人不可奪之權利。皆由天授。

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屬天付之權利。

一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論思想出版等事。

一各人權利。必需保護。須經人民公許建設政府。而各假以權。專掌保護人民權利之事。

一無論何時政府所爲。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舊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樂之後。經承公議。整頓權利。更立新政府。亦爲人民應有之權利。

若建立政府之後。少有不洽衆望。即欲羣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奕棋之不定。固非新建國家之道。天下事不能無弊。要能以平和爲貴。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則與其顚覆昔日之政府。而求伸其權利。毋甯平和之爲愈。然政府之

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繼倣行。舉一國人民。悉措諸專制政體之下。則人民起而顚覆之。更立新政府。以求遂其保全權利之心。豈非人民至大之權利。且爲人民自重之義務哉。我中國人之忍苦受困。已至是而極矣。今旣革命獨立。而猶爲專制政體所苦。則萬萬不得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變昔日之政體也。

一定名中華共和國。（淸爲一朝之名號。支那爲外人呼我之詞。）

一中華共和國。爲自由獨立之國。

一自由獨立國中。所有宣戰議和。訂盟通商。及獨立國一切應爲之事。俱有十分權利。與各大國平等。

一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

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國自治法律。

一凡關全體個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設官分職。國家上之事。悉準美國辦理。

皇天后土實共鑒之。

第七章　結論

我皇漢民族四萬萬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爲人人應有之義務。其以此革命爲日日不缺之飲食。爾毋自暴。爾毋自棄。爾之土地。占亞洲三分之二。爾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爾之茶。供全世界億萬衆之飲料而有餘。爾之煤。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燃料而無不足。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爾有政治。爾自司之。爾有法律。爾自守之。爾有實業。爾自理之。爾有軍備。爾自整之。爾有土地。爾自保之。爾有無窮無盡之富源。爾須自揮用之。爾實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獨立之資格。爾其率四萬萬同胞之國民。爲同胞請命。爲祖國請命。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干涉爾主權外來之惡魔。則爾歷史之汚點可洗。爾祖國之民譽飛揚。爾之獨立旗。已高標於雲霄。

爾之自由鐘。已哄哄於禹域。爾之獨立廳。已雄鎭於中央。爾之紀念碑。已高聳於高岡。爾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爲爾而出現。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

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

中華共和國萬歲。

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二百六十年漢人不服滿人表幷序　　樸庵

樸庵搜羅二百六十年漢人不服滿人事實。分年列表。既竣。作而歎曰。嗚呼。我漢人之國之亡也。至於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然國雖亡。國民之心。終未嘗一日或亡也。夫民心不亡。則雖夷其國都。遷其社稷。改其制度。戮其人民。而此耿耿不亡之心。足以光復疆土而有餘。況乎以多數民族。伏處於少數民族之下。其亡也。不過一時之勝敗。而非帖爾服也。故二百六十年來。吾民族之屢敗屢

起。初未嘗一日或息。而滿人仍靦然居我上者。非滿人能力足以支配我漢族四萬萬人。實我少數漢人爲之奔走先後。助桀爲虐耳。嗚呼。張賓執法於石胡之朝。許衡定儀於蒙古之族。漢奸之罪。可勝誅耶。雖然。滿人慣利用此以漢殺漢之手段。究竟能殺者漢人之身。而不能殺者漢人之心。心不死則國卽與之不死。雖謂二百六十八年吾漢人之國未嘗亡可也。世之讀此表者。可以知吾漢族特立之性矣。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六十一年（明永歷十七年清康熙二年）

四月。帝崩於滇城。其臣鄭成功奉正朔如故。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一年（明永歷二十七年清康熙十二年）

十二月。吳三桂反正於雲南。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二年（明永歷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三年）

正月。三桂奉崇禎三太子卽位。改元周啟。耿精忠尙之信皆反正。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七十六年（明永歷三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

三月三桂稱帝。改元昭武。國號大周。八月。三桂歿。孫世璠立。改元洪化。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八十一年（明永歷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

臺灣鄭克塽降於清。明正朔亡。

黃帝紀元四千三百八十六年（明亡後五年清康熙二十七年）

武昌親兵夏逢龍起兵據城。巡撫柯永昇投井死。逢龍自號兵馬大元帥。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零一年（明亡後二十年清康熙四十二年）

湘南鎮筸苗作亂。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零四年（明亡後二十三年清康熙四十五年）

昆明人李天極改裝長髮。稱文興三年。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十九年（明亡後三十八年清康熙六十年）

臺灣民朱一貴據臺灣。稱中興王。改元永和。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二十七年（明亡後四十六年清雍正七年）

湖南靖州生員曾靜。以書致岳鍾琪。說其舉事。鍾琪併其書奏之。被殺。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年（明亡後四十九年清雍正十年）

臺灣大甲番作飛。雲南土司刁興國叛。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一年（明亡後五十年清雍正十一年）

貴州黔苗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三年（明亡後五十二年清雍正十三年）

十月。黔苗復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三十八年（明亡後五十七年清乾隆五年）

湖南廣西猺同起兵。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五十二年（明亡後七十一年清乾隆十九年）

四川賚州民陳昆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五十五年（明亡後七十四年清乾隆二十二年）

回酋和卓木叛。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六十二年（明亡後八十一年清乾隆二十九年）

回帝烏什民作亂。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七十二年（明亡後九十一年清乾隆三十九年）

兗州民王倫起義。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七十九年（明亡後九十八年清乾隆四十六年）

蘭州回敎徒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八十二年（明亡後百一年清乾隆四十九年）

甘肅回民張阿渾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八十五年（明亡後百四年清乾隆五十二年）

臺灣民林爽文起兵自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一年（明亡後百十年清乾隆五十八年）

白蓮教徒劉之協等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三年（明亡後百十二年清乾隆六十年）

貴州桐仁苗石柳鄧起兵湖南石三保應之。又鎭篁苗吳半生乾州苗吳八月等同時並起。八月自稱吳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四年（明亡後百十三年清嘉慶元年）

張正謨起兵湖北。王三槐起兵四川。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五年（明亡後百十四年清嘉慶二年）

襄陽姚之富起兵四川。四川徐天德。太平王三槐冷天祿。亦起兵應之。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七年（明亡後百十六年清嘉慶四年）

江西會黨起於廣昌。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八年（明亡後百十七年清嘉慶五年）

蔡牽起於閩海。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九十九年（明亡後百十八年清嘉慶六年）

貴州石峴苗起事。十四寨及楚苗各寨響應。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零一年（明亡後百二十年清嘉慶八年）

蔡牽入浙閩。與米濆合。

黃帝紀元四千四百零二年（明亡後百二十一年清嘉慶九年）

蔡牽攻殺清溫州總兵胡振聲。旋與米濆合攻閩州。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零三年（明亡後百二十二年清嘉慶十年）

甯陝兵變。蒲大方因之起事。大敗清將楊芳楊遇春之兵於南山。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十一年（明亡後百三十年清嘉慶十八年）

河南李文成。直隸林清同時起義。攻京師。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十二年（明亡後百三十一年清嘉慶十九年）

明裔朱毛里胡秉耀謀恢復。不成而死。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二十四年（明亡後百三十三年清道光六年）

回酋張格爾起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二十九年（明亡後百三十八年清道光十一年）

永州錦田趙金蠡起兵楚粵。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年（明亡後百五十九年清道光二十二年）

守備李沅發叛清起義。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五年（明亡後百六十四年清道光二十七年）

八月。天王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八年（明亡後百六十七年清道光三十年）

洪秀全盡克復廣西諸城。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四十九年（太平天國元年清咸豐元年）

正月。天王洪秀全建號太平天國。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一年（太平天國三年清咸豐三年）

二月。天王建都金陵。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七年（太平天國九年清咸豐九年）

藍天順起兵雲南。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五十九年（太平天國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

天王恢復中國十三省。清咸豐出狩熱河而崩。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六十二年（太平天國十四年清同治三年）

藍天順死於盭厔天王崩子福瑱嗣位。太平天國亡。捻子大起於河南。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六十五年（漢族再亡後三年清同治六年）

捻子敗。回回馬化寵起於金積堡。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九十三年（漢族再亡後三十一年清光緒二十一年）

興中會首領孫汶謀起兵於廣州。事洩不成。

黃帝紀元四千五百九十八年（漢族再亡後二百三十六年清光緒二十六年）

五月湖南志士唐才常謀起兵於漢口。事洩被擒死之。同時哥老會起於大通。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一年（漢族再亡後二百三十九年清光緒二十九年）

五月餘杭章炳麟著駁康有爲書。痛斥滿洲不可爲君。四川鄒容作革命軍應之。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二年（漢族再亡後二百四十年清光緒三十年）

五月。廣西兵變於柳州。四方響應。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四年（漢族再亡後二百四十二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桐城吳樾炸五大臣於北京。未成被拘。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五年（漢族再亡後二百四十三年清光緒三十三年）

徐錫麟槍斃恩銘於安徽。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六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四年清光緒三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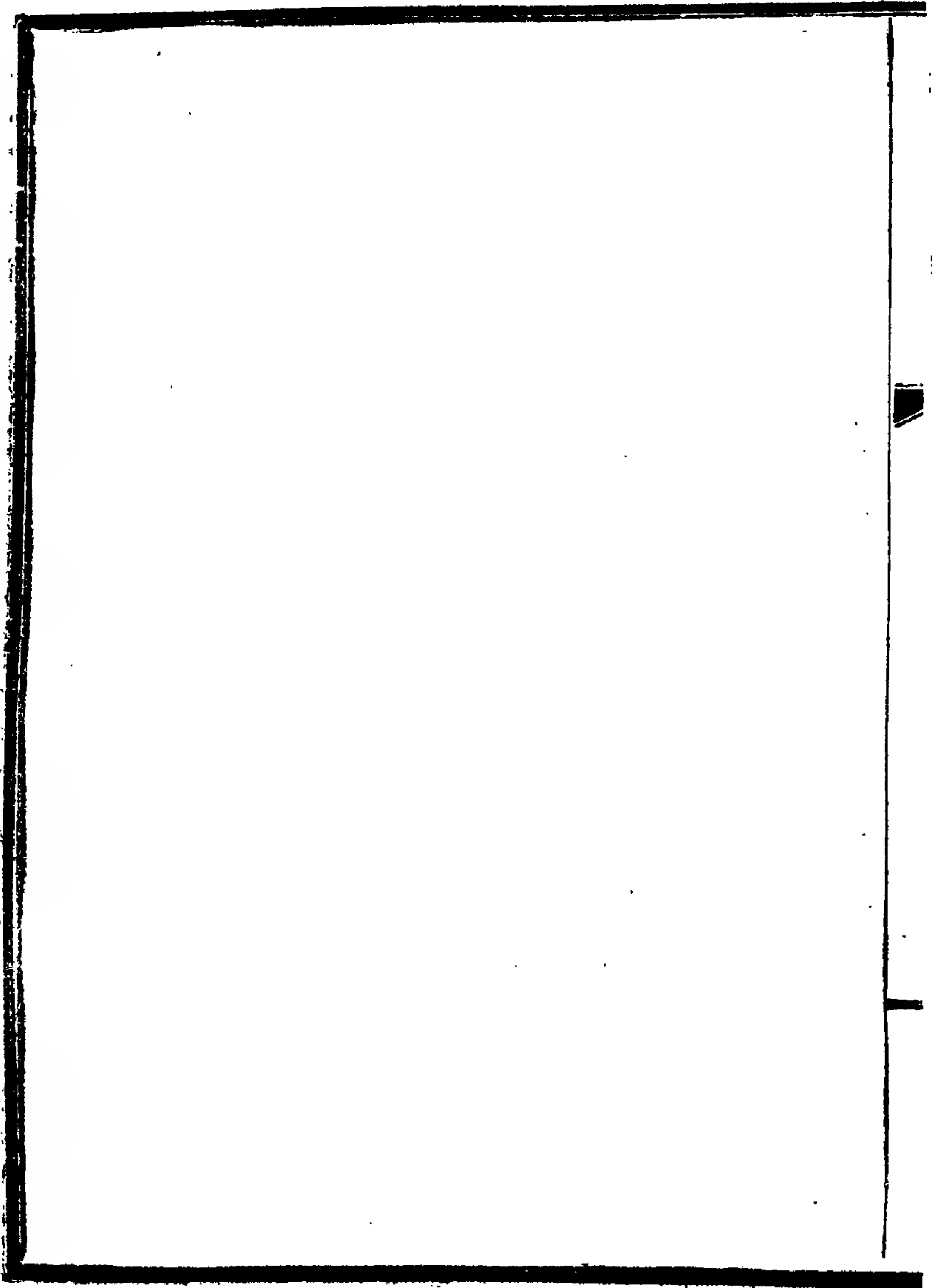
熊成基謀起兵於安徽不克而走。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八年（漢族再亡後四十六年清宣統二年）

汪兆銘謀炸清攝政王於北京未成被拘。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興漢元年清宣統三年）

三月。溫生才槍斃孚琦於廣州。廣東革命軍起兵。不克。八月。黎元洪起義於湖北。



滿夷猾夏始末記

第八編　滅亡迅速記

革命偉人事畧

孫文

日本大革命家宮崎滔天。（卽白浪菴滔天。）與中國革命黨關係最密。此番革命軍起。滔天演述革命黨員之眞相。頗有趣味。不但使讀者勃發其興致。且可擴張革命軍之智識也。其述孫逸仙革命思想之由來云。

孫逸仙者。廣東香山縣人。幼卽僻處田間與草木爲伍。且生於極貧之家。爲孫氏第二子。其兄已早往布哇從事稼穡。孫於十三歲時。卽嗣其父務農之業。其以何故而使孫爲熱血革命家者。則據孫之自述。謂其叔父嘗設立一學塾。孫於農業稍暇時。卽入塾讀書。其教師皆爲洪楊黨派中之人物。於授課時。每從容演述洪楊之歷史。學童咸受其感化。孫於九歲時。卽從學於叔父之家。其性

質極靈敏。叔父最器重之。常撫其頭而親許爲洪秀全第二。於是孫之氣象。日益蓬勃。村中之人。皆呼爲第二洪秀全。贊揚之聲不絕。村中兒童。於日暮散學後。往往不樂歸家。而願與孫家之洪秀全聚處。故孫於幼年即負非常俠烈之名。及長。又飽吸文明之空氣。回顧祖國之黑闇。遂益以現世之洪秀全自許。其兄既至布哇。勤於稼穡。歷年稍久。竟擁有萬金之蓄。念其弟仍居枯朽之境。實爲可哀。遂以函招之。至布哇。入基督教師所經營之學校。卒受其感化。而爲一崇信基督教者。

其兄素惡基督教。常忠告其弟。使勿信教。孫曰。此吾生平篤信之事。何忍輕棄。其兄以爲頑梗。遣之回國。孫遂復歸於香山。時年已十六歲矣。村中父老。見孫自海外歸來。愈重之。人人爭與接洽。孫既富才識。其口舌又善辯。每與父老言。敘述濟世利民之大略。瞭如指掌。愈爲村人所敬服。是年即被推薦爲村社社員。以十六七歲之青年。而能占此地位。亦絕無而僅有者矣。

由是而改良村政。每提出意見書。尤爲村衆所信服。如買鎗砲以防盜賊。點夜燈以便行人。意見一發表。即被採用。旋以幼齡占議長之位置。村中皆歎爲非常人。且謂以如是之偉人。而蟄居於村落。未免埋沒英雄。於是集資以助其求學。其所集之資。每月祇得六元而已。孫固夙嗜醫學。得此資助。遂赴廣州。入中西折衷之醫學校。專習醫學。在校中年餘。又轉入香港西人之醫學校。自入此校。他無所顧。惟專心於醫學。故有勤學之稱。每值星期。孫常邀集其最契合之友朋。大開筵宴。一擲數金。無所吝惜。囊空金盡。即閉門不出。如是者約二年。校長愛其才。命爲本校之帮辦。每月得薪金四十元。既得薪金。則常以津貼其最契之同學。其慷慨磊落如此。故卒以優等卒業。而懸壺於葡領澳門。

踵其後者。有陳白陳常爲孫氏之秘書官。亦知名之人也。又有三合會之鄭弼臣陸京兩人。爲之贊助。孫於診病時。但收取富者之醫金。貧苦者皆施診。彼時中國人通西醫者。只孫一人而已。由是孫之名愈振。而澳門西醫。亦愈嫉妬之。

卒藉口孫之業醫。僅得英國之證書。而未得葡國證書。爲不合例。故聳請澳門政廳。迫令閉業。時孫已得數十萬金矣。於是離去澳門。而懸壺於廣州。孫於是時。大起革命之運動。方其在澳門時。已着手運動革命。至是乃集合同志。組織一秘密結社。其綱領即推倒滿洲政府。而組立共和政府是也。已而社中同志。共推孫爲首領。而其勢力遂漸大矣。

孫於廣東極力運動。自許爲革命之傳道主。然孫之託業。仍爲醫生。其黨人奔走四方。有羅法網者。不勝官吏之威。則舉孫之所爲以告。孫亦不懼。且喜而承認之。更作種種之革命論。時人皆呼革命狂。凡有一般熱心愛國之士。信賴孫之人物。而陸續加入革命黨者。已不少矣。孫自傳道以後。隨時隨地。皆昌言革命之說。言者滔滔不絕。聽者津津有味。一日。鄭弼臣忽語孫曰。君祇知傳道。而不速籌海陸軍之方畧。焉得有大舉義旗之日。然則君之革命。毋乃空言無補乎。孫極言以尙未充足答之。且謂革命之先鋒。非書生所能爲。必得梟悍者流。

抱持革命主義者始能爲之。鄭聞言大笑曰。此何難。孫質其理由。鄭曰。吾爲三合會領袖。自入醫學校後。未讀一卷之書。未經一回試驗。祗食學校之粟而已。吾之頑舊如是。焉能勝領袖之任。今吾計已決。誰爲偉人者。吾當推爲首領。願執鞭以從。其後孫忽拍案大喜曰。果爾。吾等即可爲進行之準備。蓋吾黨所期者。非廣東省一部之革命。與廣東省一部獨立而已。將必圖中國全部之革命與獨立也。此間準備。全賴諸君之力。吾欲與中央革命派互通其脈絡。吾今決計往北京。即日準備。以諸事委託於諸同志。遂隻身由陸路出湖南。經長江。過上海而往北京。至北京時。適値中日外交決裂。孫即乘間運動。及戰爭之勢益急。孫乃復歸廣東。凡起義之準備。仍以委之同志。孫乃直往布哇。游說其兄。兄感其說。亦激發革命之大義。遂捐出財產之大半。以助軍餉。且代向旅美商人募集捐欵。一時應募者。不下數十萬金。自是革命軍餉。已漸有所得。惟輸入軍器。尙爲極大困難之事耳。

先是孫逸仙在康德利博士家。與博士夫人輩。聚坐一案。作閒談。博士戲謂孫曰。此處距中國使館近。君之踪跡。若彼探出。將如之何。博士夫人者。誠實殷懇人也。亦曰。今君所處之地。皆危險。吾恐使館之奴輩。必縛君而送回本國。語至此。博士與孫皆大笑而止。孫於此時。乃知博士住宅之附近。卽爲中國使館。然卒以倫敦地理不熟之故。竟使此時之詼諧。變成他日之事實。

孫自被誘入使館。卽遭禁錮。已而有一皓首老者。入其被錮之室。謂孫曰。汝之名爲孫汶。吾等因接駐美中國公使之電報。謂汝由美國乘馬在斯技苦船而來英國。請卽逮捕云云。言次頗露輕視之意。孫還問曰。何故欲逮捕我。老人曰。以汝前年上書皇帝。要求改革政治。其言頗有價値。皇帝命汝回國。指示一切方畧耳。孫知其詐。益覺所處地位之危險。急欲通一消息於其友。使知己身幽閉於使館。然其被錮之室外。常有兩人鵠立監視。其一舉一動。故孫之消息。竟無由傳達於外。前此誘孫至使館者。乃唐某也。又閱四日。唐來謂孫曰。汝在中

國。頗有聲望。今雖死。可以無恨。吾人捕汝。猶猿就彎。汝欲逃遁。除非於香港港外。逃入支那砲艦中。送汝於廣東。待處死刑而已。孫置不理。決志欲脫離使館之羈絆。思慮至再。乃密寫一函。由窗中擲出。冀往來使館外者。有人拾起。爲之投送於康德利。使知己身之所在。或可僥倖於萬一。惟以空函投擲。不能及遠。乃以銅幣實其中。向外遙擲。一函既出。旋又續寫。如是者多次。及銅幣既盡。更實以銀幣。投擲如故。然其函竟不得一達於康德利。蓋其所投之函。皆爲窗外監視之兩人所拾。而孫之計。已窮。直被玩弄於使館諸人股掌之上而已。在室外監視者。拾得孫氏所擲之函。即持送於唐某。由是對於孫之防守。益加嚴重。孫欲投函於康德利之望既絕。使館諸人。又恐孫氏逃遁。急欲設法處分之。此時孫氏之性命。如風前之燈火。危險萬分。孫亦自以爲失望。日惟痛心疾首。自悔誤墮偵探之術。而致葬身於此絕望之地。孫固素爲信教者。至是惟長跪祈禱。悉以生命付託於上帝。十月十五夜。孫爲終夜之祈禱。十六日早起。

覺心爽氣適。迥異前此局促之狀態。旣無所謂不安。更不覺其失望。蓋旣靜俟天命。則其中心自覺泰然。體魄亦爲之舒暢。乃曰。吾之祈禱。殆已達於上帝矣。俄而一服役者送朝餐來。孫留與語曰。汝果有何術。能使我逃出此地乎。監視者曰。汝究爲何如人。能明以告我乎。孫曰。我中國逃亡之政治家也。時服役者之顏色。若示以不甚了解之意。孫乃詳告曰。土耳其皇帝。恨亞爾米尼亞之基督敎徒。故濫加以種種之虐殺。余之所遇。亦類是。余爲基督敎徒。因欲爲中國改良政治。建立共和政府。爲中國皇帝所忌。欲殺余。余聞英人對於亞爾米尼亞人。甚表同情。若知余事之究竟。亦必痛恨吾國使館之壓制。或有激發義憤。持手槍而來詰問者。余之生命。全在汝之掌握。汝能以余被錮之事。傳達於余友。則余之生命可以保全。濟人之急。與救人之生命。爲莫大之善事。對於上帝之義務。與對於主人之義務。孰爲重要。善良之政府。與暴戾之政府。汝將表其同情於何方乎。此一席話。孫氏竭盡平生之熱誠。冀感動此服役者。因其生命

全係於彼。故以此爲託。服役者聞孫言。竟默然而去。孫待之終日。卒未復來。直至夜深。亦不見其蹤跡。孫氏盼望甚急。於是又祈禱於上帝。

翌晨。服役者送煤炭於孫氏被錮之室。爲爇火爐。因指點煤炭籠以示意。孫喻其旨。知即其覆音也。爰就其指點之處。拾得一片之紙。其紙上數行文字。正爲孫氏生命之所係。及展讀之。書云。余可爲君送信。但室外之監視人。常竊窺君之行動。君必書於臥床而後可。孫從之。於是坐床面壁。作書致康德利。嚮午。服役者送飯來。孫卽以書付之。並其所餘之金二十磅。亦交付於服役者。服役者懷之而出。果爲送於康德利。其書曰。余於前星期日。爲一中國公使館人所誘。現已禁錮數日矣。且聞不日卽送往中國斬首。噫。哀哉。康德利見之大驚。以其事極關重要。不敢猶豫。立書一簡單之回信。交付於服役者。服役者持歸使館。至次日。送餐時。服役者又至孫室。孫盼康德利覆書甚急。而服役者仍如前態。置書煤炭籠後。示意於孫而出。孫急取而觀之。果康德利覆書也。詞云。今爲閣

下向吾政府交涉。數日後。即可還君自由之身體。祗此寥寥兩語而自孫觀之。已不啻百萬之援軍。其心頓爲之一快。自謂已所祈禱者。果達於上帝矣。由是孫意鎮定。靜待博士之消息。服役者之一面。亦極力爲孫之助。時至外務省。往警察署。爲孫氏偵聽消息。然有時以事體重大。非服役者之力所能爲。乃又爲之雇偵探。其第一着。即往古連航路事務所探問中國公使館曾爲孫氏買定船票否。如其有之。即須報告英國政府。惟政府之地位甚高。亦非此輩所能接洽。於是服役者非常躁急。特雇用偵探六人。使事探此事消息。更密令巡查多人。使注意於中國使館之周圍。時公使館員以孫必無可逃。故不甚介意。已而此事忽披露於新聞紙。遂爲一般英人所聞。又將服役者在煤炭籠後遞書之狀況。特製一圖。登載於倫敦都新聞中。其題曰「可驚中國人誘騙國事犯禁錮於倫敦中國使館」其所記者。即拘禁孫氏之事。篇幅極長。自此事宣布。孫氏可免於刑戮。而服役者之心膽。亦爲之一壯。

黎元洪

黎元洪。字宋卿。現年四十六歲。其先世爲皖之宿松人。自其祖與父商於湖北。遂改入黃州府黃岡縣籍。故今爲湖北人。黎於十餘歲時。頗爲當地鉅紳給事中洪良品所獎借。囑其父以名師敎之。顧黎性不樂帖括。視爲無足用。乃投入北洋水師學堂。又爲總辦柯銘所推重。一日羣學生有過。牽及黎氏。黎氏直出一身。爲衆承之。嘗曰。大丈夫當擔任天下事。是區區者。安足避匿。遂爲同學重。彼時北洋海軍。聲勢方盛。雖爲淮將丁汝昌所統。然中級以下將官。悉爲閩人。故黎氏於畢業後。久不得志。沈淪於下僚。以其平居厚重寡言。寬裕能容。頗爲英將琅威理君及德陸軍參謀漢納根君所共賞識。黎亦與之深相納交。故於海陸軍戰術。皆能通曉。甲午大東溝之役。黎爲鎭遠戰鬥艦砲兵長。與日本海軍接戰甚力。及威海師覆。東撫李秉衡不肯赴救。丁汝昌仰藥自盡。有汴人牛昶昞者。官副將。冒託丁名。送降書於日本。以艦隊投降。黎見事無可爲。投海自

盡。是時李文忠屢電軍中言人材難得。令諸將士曲全生命。爲異日興復海軍之備。然黎激於忠義。不稍顧也。黎既投海。乃爲飛鷹兵船一艇救起。掖至船上。管帶某曲意解慰。勸其留此身爲後日國家大用。黎因感泣。伏居飛鷹船上。會日本以飛鷹船歸還中國。使載丁汝昌棺柩往煙台。黎遂得至煙台。輾轉流入江南。此時張文襄方署江督。主練自強軍。某君以黎薦。達文襄一見。大賞其人。書智勇深沈四字賜之。黎因進策。聘德將來春石泰等。練自強軍。此即黎氏置身鄂軍之始也。

當是時。文襄頗重視黎氏。往往言聽計從。凡軍事上之計畫。多取决於黎。其重次於錢恂。然同時張彪已由斷養擢千總。進守備游擊。屢獲保薦。且爲文襄領衛卒。文襄以其自蜀相從。服勞役多年。嘗以婢女妻之。（世人由此稱之爲丫姑爺。）忠順曲至。幾無異孝子慈孫。故文襄亦善視之。每有規畫。由黎擘定。文襄多使張彪執行。張遂專擅中蝕之利。聲勢廣大。駸駸握軍事大權。而且深忌

黎氏。每欲排去之。多爲之術。論者謂以黎之材。竟至屈於一廝養之下。此卽文襄善之而不能用。惡之而不能去之病根。然在文襄。固尙有一隙之明。終知黎可任而優容之。此則猶有大臣之度。逈非今日督撫所可及也。黎氏習知張彪爲己扼。則亦平歛鋒芒。海涵地負。絕不自顯頭角。以開異己者攻排之隙。故至今猶得置身於鄂軍界。保存其地位。以成此次不世出之勛名焉。當甲午後。文襄每有乏材之歎。黎遂乘間進言。使得多派學生。赴東西洋留學。其始相時所急。往者率習軍事。及夫學成歸來。文襄怵於革命之禍。輙心疑之。不令宅身軍界。黎則曲爲維持。使其因材得職。以是深得鄂中軍心。嘗於中間爲鄂省代表。率員弁赴日本觀操。心有所獲。歸則益事軍政之改革。而張彪益嫉之。顧以不學之鄙夫。懵無所知。終亦無如黎何也。會鄂軍練成。屢改以至今。朝初名第一第二鎭。後則由陸軍部編爲第八鎭。與二十一協。張彪以多財運動。冒黎勞勛。得次實缺鎭台。躐進第八鎭統制。且擢提督。而黎則仍終於一協統。考績升陟。

恒不之及。鄂軍每爲不平。以爲中央用人如是。其能以五稔存乎。故識者每有倒行逆施之歎。今黎之被推舉爲革軍總統。殆所謂天人敦迫。無可逃免者也。

附小史一則

黎元洪。號宋卿。湖北黃岡縣人。北洋水師學堂頭班學生。初充鎭遠船砲弁。甲午之役。與日本戰敗。元洪浮海遇救。旋赴湖北。投張文襄。文襄命與張彪錢恂等籌辦新軍。自南洋自强軍成立後。鄂中隊伍。不過護軍一營。工程營六隊。張彪雖日在文襄左右。實一無賴不識羞恥之人。於軍事不能有所擘畫。故新軍一切機宜。皆元洪爲之主謀。二十年來。進步神速。由護軍工程營。一改而爲左旗右旗。再改而爲陸軍第一第二兩鎭。嗣以練兵處統編天下軍鎭。湖北列爲第八鎭。並二十一協。混成協第八鎭歸張彪統制。而元洪爲二十一混成協協統。當庚子以前。出洋留學之風未開。元洪率湖北將弁二十餘人。赴日本聯隊實地練習。畢業回鄂。即勸文襄多派學生往日留學。至

今軍界人才鼎盛。皆當日元洪之力也。文襄在鄂時。舊部宿將有吳元愷。而新軍各事。張彪著著爭先。元洪始終不能出一頭地。及瑞澂督鄂。迷於張彪之財貨。元洪仍居張彪下。然其革命思想。與軍事之閱歷。乃積久而彌深。元洪治軍。寬嚴適中。愛兵憐才。凡湖北軍界稍有才氣者。無不爲張彪所擠而去。而元洪則可留者留之。不可留者盡力助之。至今鄂省軍界中人。無不心佩黎元洪者。則其人之氣概可知矣。

黃興

黃興。原名黃軫。字廑吾。湖南省長沙人。夙知唱導民族主義。當黃帝四千五百元十七年己亥。湖南唐才常君起義。黃預其事。事未成。游學日本。入師範學校。時在東京之中國留學生。方組織拒俄團。黃亦爲團員之有力者。卒業後歸國。在湖南創立一學堂。鼓吹革命益力。癸卯年。與湖南之青年急進派。陳天華宋教仁劉揆一等。創設華興會。自爲首領。甲辰十月。遂謀舉事。而爲虜奴張之洞

所悉。事覺。避至海上。又值萬福華暗殺虜奴王之春一案。與有關係。被逮。卽變姓名爲黃興。數日得釋。出。復渡日本。與孫逸仙遇。於是偕赴兩粵及南洋。力圖擴張勢力。丙午。曾舉兵於粵之欽州廉州潮州。及鎭南關各地。厥後又舉事於雲南省之河口。皆實行其革命宗旨。而皆不獲成。黃年三十九歲。沈默寡言。勇往超邁。生平以推倒滿洲政府。爲惟一主義。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攻燬僞督署時。黃興自攜炸彈。率衆奮鬬。及事敗。則縋城出。渡香港。更往澳門。卽澳門及菲律賓爲根據地。湖北事起。或云黃興實先期前往。或云自海外後歸。實未嘗預知云。興之子一歐。今亦奉其父命。由日本回國。共圖大事矣。

湯化龍

湯化龍。湖北蘄水縣人。肄業於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回國後。以物望被舉爲湖北諮議局議長。今歲虜廷立皇族內閣。士民譁然。北京諮議局聯合會集議彈劾之。湯與副議長張國溶。均被舉爲湖北軍商學界代表。赴京師。遂被選爲聯

合會會長。上疏極論皇族內閣之非。及政府施政之乖謬。虜不之省。會散。湯亦南歸於鄂。鬱鬱不得志。武昌革命軍起。既得武漢。軍政府乃公舉湯爲民政總長。以整理民事。保護中外居民。或云。武漢經用軍後。秩序得以速復者。實湯之力也。

李燮和

李燮和。湖南安化人。家甚富。初在長沙師範學堂讀書。即懷革命思想。不以學習科學爲意。光緒三十二年。集合湘省志士。欲於省城起事。湘撫聞風。預先派探嚴拿。李遂逃至南洋一帶。與孫汶黃興宋教仁精衞結爲死黨。名益振。鄂湘大吏。懸三萬金賞格捕之。卒不得。今年三月。廣東事變。李亦在中逃出。鄂事起。與黎元洪結合。由鄂帶死黨來滬。滬上兵警兩界及製造局。多係湘人。暗地勾結敢死團又助之。故起事不逾二日。秋毫不驚。滬市隨手而得。蘇杭亦立即響應。東南半壁。均入民軍之手。北京政府聞之胆破。不戰自走。李君懷抱鐵血主

義。已逾十年。棄家捐身。均無顧忌。其愛國熱誠。眞可佩服。聞李君平日待人。以誠信俠義四字爲宗旨。故能集合志士。分遣各同志馳赴北方一帶。共圖義舉。南方無論也。即陝西山西北京各處之發動。皆李君所遣派者之主動力。革命功成。皆顧問事矣。

黃樹中

黃樹中。字理君。避虜吏。改復生。入北京。又改復嘉。四川隆昌人。弱冠入川南經緯學堂。即抱革命思想。卒業後。留學日本。適孫逸仙來自美洲。組織同盟會。黃首入會。舉爲分會長。兼任民報社會計。越二年。受同盟會委任。爲革命軍西部首領。入蜀謀大舉。佈置方定。會造炸彈藥爆裂。受重傷。臥病醫院。而機事復大洩。同人均被捕。虜吏偵知黃爲首領。大索之。病差愈。乃走漢口。未幾。復至日本。仍爲民報會計。既而民報被倭人禁。黃乃決意暗殺。偕同志數人伺端方於漢口。志弗達。復偕汪精衞入北京。謀刺攝酋。被捕後受鞫。與汪爭爲主謀。以冀免

汪而自當重罰。既入獄。志氣彌撓。見獄吏。呵斥唾罵。獄吏畏之如虎。精衞喻之。乃稍減。今既出獄。共和軍又添一健將矣。黃生平不尙空言。專主實行。爲人美姿容。素有璧人之稱。而守身如玉。絕無狹邪之行。今年適二十有八歲云。

何錫蕃

何錫蕃。號少樂。湖南人。四十一歲。本文生員。於鄂省武備學堂畢業後。久充武師範隊長。與吳中某君最知己。蓋彼此皆騎兵出身也。課餘操暇。一燈相對。縷談亡宋亡明故事。相與欷噓泣下。以劉琨祖逖互期許。時某君在張彪部下充將校。嗣某君調赴北洋統騎兵。何遂接充其任。降心衡慮。屈居張部下者有年。蓋別有容心處也。此次初六日之戰。聞何腿部受傷。仍從容指揮。誓死不退。曰吾歷承黎都督賞識。若不犧牲此身以答知遇。非特無以對都督。亦何以對四萬萬同胞。吁孰謂中華無人。

孫君武

孫君武。初名葆仁。字堯卿。亦字搖清。武漢舉事之主動力也。數年來。秘密運動。多方經營。鄂省軍隊。始得傳播革命思想。八月十八日下午一句鐘。在俄租界寶善里。親自裝置炸彈。因管心有未淨之硫强稍許。與炸藥相接。登時爆烈。君面部及兩手均受重傷。當由其同志數人。送至某醫院調治。君於途間語同志諸人曰。傷勢絕無大危險。但此處機關既破。同志之被逮捕者必多。轉相株連。漢族將無噍類。非火速舉事不可。卽擬定十八夜礮響爲號。詎已爲僞官場所知。是夕防備最嚴。各營皆未敢動。反於小朝街八十五號。逮捕多人。君於病中聞之。大叫暈絕。十九日扶病强起。規畫一切。令人赴各標營傳達命令。謂宜作破釜沈舟之計。甯可玉碎。勿圖瓦全。十九夕所以能破武昌走瑞督。固由軍人之勇往直前。而得力於君之平時結以德義。臨時授以方略者。尤不少也。迨大局既定。君之傷部。亦因過勞增劇。同志多人。恐其再勞瘁傷勢必難驟愈。婉言勸其靜養。請暫勿勞心軍事。近日由醫士竭力醫治。漸就痊愈。僅口唇尚有小

創。未便多言耳。茲已由漢口回武昌。駐都督府附近。被舉爲軍務部部長矣。

胡俠魂

胡俠魂。皖人。今中華民國軍政府。擢爲漢口保安堂社長者也。生有大志。激昂慷慨。不可一世。與湖南余恨海極相得。而於革命思想。尤視若生命。凡同胞具有軍人資格者。輒欽敬崇拜。而最厭惡僞官界人物。然嘗入宦。游江南。蓋正欲置身其中。藉可偵知其隱。此深心人所爲。別有懷抱也。越半載。卒舍去。於長江上下游。設招待所。聯絡同志。資助之費。每歲以千百計。廣州一役。死力戰鬭。奮厲無匹。近年炸彈發現之處益夥。其資本多出自俠魂。綜其前後所資助天下志士。及製造狙擊利器諸事。使出自富於資者所爲。固輕而易舉者。然俠魂僅中人產。宦未久。卽隱於商。衣食粗糲。自奉極薄。而獨罄其平昔薪俸之蓄積貿易之贏餘。傾篋倒篋。犧牲於平日熱心諸義務。其不足者。又稱貸而益之。艱鉅困難。躬任不恤。其舉甚豪。其用心尤良苦矣。孫逸仙嘉其志。嘗賚以寶星。任以

軍需。俠魂亦益自勉。不敢少懈。惜廣州之舉未成。製造巨貲虛擲。俠魂之英氣爲之一挫。今幸中華民國軍政府樹立。黎都督任俠魂爲保安社堂長。俠魂語人曰。吾當本平昔推倒滿清政府之雄心。奮成今日發揚漢族榮光之功烈也。然則俠魂今後之成就。正未可量矣。

劉復基

劉復基。字堯澂。湘之武陵人。己酉秋。其兄蟄庵辦漢口商務報。招之來。其人目光炯炯。性剛毅。發聲甚宏。喜縱酒。自號武陵哭生。後遊上海。重辦商務報。赴黃梅。邀某友。十二月。商務報復開辦。翌年三月。因楊君爲前夏口廳馮韵軒所摧殘。仍作上海游。哭生遂從軍。與蔣翊武伍。始稍稍作軍事機關之組織。今年大江報開辦。文學社始克成。義軍之所以有今日者。文學社之功也。哭生未娶。兄弟四人。伊居最次。大兄蟄庵與哭生素反對。武陵之中。尚有哭生母在。哭生不大理家務。惟事母甚孝。今日急公赴義。竟以身殉。出師未捷身先死。同人之一

副英雄淚。不僅濕滿襟已也。

聞哭生就義時。已盲一目。因事前爲炸藥所傷。見滿人破口大罵。臨刑復大聲告同胞曰。（漢族同胞聽者。涼血人不須聽。軍政府萬歲。得其所哉。）可見哭生當日視死如歸。及期望同人之深心矣。哭生雖死。然以大好頭顱酬死友者。大有人在。哭生之目。亦可以瞑矣。漢上言論界。素尙卑汚。如江漢商務大江均錚錚者。滿人摧殘殆盡。今日重新漢業。新漢報大漢報。相繼出版。天經地義。毅力發抒。洵爲前此報界所難企。及乃猶有中西報。尙不敢用黃帝紀元。又不敢用正當之言論。大漢滿人兩方面。該報一似不偏不倚守中立也者。誠大不可解。予希望該報者甚大。聆余言者。果有所悟乎否耶。

孟廣順

孟君廣順。爲炮隊營管帶。初九日。在六度橋地方陣亡。當其絕命之時。仰天呼曰。我逝矣。我身對於同胞。已盡其一份之能力矣。然我死不足惜。但願同胞殺

盡胡虜。我亦含笑於泉台。同胞其勉哉。

趙聲

趙聲。字伯先。江蘇丹徒人也。性純樸。嘗受陸軍之學。一日。縱遊金陵山水。突詣明太祖陵。問其衆曰。此何墳。汝等知之否。其衆多曾受教育者。略能道一二。惟言之不詳。趙即起立。演說清初明末歷史。慷慨淋漓。軍人無不墮淚。後爲虜吏偵悉。欲加以罪而無實據。乃遣去。去時。其衆皆依戀之。有泣下者。越二年。某粵督。知趙之才。聘之至粵。任新軍標統。馭下剛柔並濟。賞罰嚴明。軍人咸樂於聽命。及欽廉之役。虜吏即檄趙率兵往戰。趙不欲傷黨人。但往慰之曰。事未可爲也。黨人感其言而散。時有中傷之者。謂與革黨相通。趙聞之。遂遁海外。虜吏更疑。懸賞五萬金。密派偵探。窮緝。卒不獲。今歲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舉。皆趙一人擘畫。先是二十六日。有女黨人某由省至港。即謂黨中人某某實爲政界偵探。故省垣戒嚴已甚。趙知事不諧。乃遲不入粵。後接同黨電。有勢迫萬不能生。

姑作挺而走險計。免袖手待死等語。時趙欲入粵已不及三十日侵晨知事敗即憤恨成疾。不思寢食延日醫治之醫言肺炎。飲以藥不愈改延英醫謂爲腸癰。宜施刀割。可速愈。而趙急於遠行。不允。未幾益劇。幾至發狂其黨遂送趙至雅利氏醫院割治。因爲日久。癰已成。割後卒不救。尋斃命。時年三十九歲也。聲之革命思想蓄之甚久。曩與暗殺虜廷五大臣之吳樾。多所密謀。趙離京。吳與趙書。有某爲其易。（指暗殺）君爲其難（言大舉革命）之語。趙別吳後在津以詩贈之。其詩云。

淮南自古多英傑。山水而今尙有靈。相見塵襟一瀟灑。晚風吹雨太行青。

雙擎白眼看天下。偶遇知音一放歌。杯酒發揮豪氣露。笑聲如帶哭聲多。

一腔熱血千行淚。慷慨淋漓爲我言。大好頭顱拚一擲。太空追攫國民魂。

臨時握手莫咨嗟。小別千年一剎那。再見却知何處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林文

林文。字賡壓。一名時塽。福建福州閩縣人。幼而敏悟。恢廓有大度。嘗以武侯淵明自況。鐫一水晶圖章曰。進爲諸葛退淵明。其爲人尤極爽俠。遇友極厚。有無相通。貰其財不責償。亦未嘗忤人。平居喜歌詠。其詩悲壯淋漓。直逼少陵。書法出入顏柳間。人以其顧瞻不凡。而書體遒勁。故戲爲之語曰。林將軍。獅子眼。扁擔字。因而自號獅眼兒。幼失恃。有賢姊。沈葆楨之媳也。鞠育之甚得其道。萬里寄書。惟勤勤以勵志勉學爲囑。不涉瑣屑。君每泫然嘆曰。吾若不幸。未及報國而死。負吾良姊矣。妹亦賢媛。前數年。君過滬。妹聞其已入黨。名姓既彰。不能回里。手足相見。不發一言。但痛哭不已。君乃忍淚。促速歸。己則復奔走於國事云。或問其何久不娶。君正色曰。瓜分之禍。旦夕且至。尊嚴祖國。行見邱墟。親愛同胞。將即於奴。豈志士授室時耶。君年二十一。以姊命渡東留學。初入成城學校。後進日本大學法科。專攻國際公法及國法學。甚精。私法則不屑學。曰此刀筆吏之事。非吾輩所當急也。治陽明學禪學。尤有所得。故其臨事。從容不迫。鎮靜

如山。人莫不服其有養到功夫。見國事日非。憤政府無狀。遂捨身盡力黨事。孫逸仙極器之。與精衛（即汪兆銘）漢民（即胡衍鴻）映典（即倪炳章）克强（即黃興）伯先（即趙聲）諸人。交尤厚。其在鄉人同志間德望更著。推之爲長。敬之如兄。有事則君一呼。無不立應。歷年以來。馳驅國事。艱險備嘗。前此數役。所建義旗。君恆與焉。是年三月之役。籌備既久。可冀成功。君乃召集鄉人同志數十人。作破釜沉舟之舉。謂所親諸友曰。吾輩書生力弱。刀劍非所長。當左挾炸彈。右執短槍。爲前驅。使會黨持刀執劍爲後勁。事即不成。我弟兄同時並死一地。亦可無憾。若幸而成。廣州既得。分軍爲二。一以克强。一以伯先。爲總司令長。吾當偕君等。率鄉人隸克强麾下爲前鋒。席捲天下。直擣虜巢。梟虜酋之首。碎虜酋之身。屠盡虜廷皇族。遠爲祖宗復仇。近爲萬民雪憤。待民國既建。神州恢復之後。彼時不患無英雄學者。爲國宣力。我等當棄官遠遁。結茅西湖之畔。領略風光。詩酒談笑於深山幽谷之中。明月清風之夜。寧不快哉。但

我輩行軍。愼勿戮及無辜。自殘同胞。卽彼滿人。舍虜族外。亦僅當誅其抗我者。雖彼入關之時。害及婦幼。吾輩身受文明教育。決不可效之也。君語畢。歡聲雷震。無不感奮。精神百倍。祇以温生才單獨行動後。官場既有戒心。漢奸復伏內部。一舉一動。彼張鳴岐李準悉知之。至三月二十九日。防範既嚴。欲退不得。君乃偕黃興率百餘人攻僞督署。不知其爲空洞也。相傳一面目瘦削者。吹號當先。僅七聲而中矢亡者。蓋卽君也。年僅二十有七。當攻署時。君先號令義旅。麾衆前進。炸彈聲震如雷。槍矢雨集。君屹立不動。意氣彌厲。衝鋒突陳。無能當其勇者。途遇李準之先鋒隊。君奮身向前招撫之。高呼同胞。我等皆漢人。當同心協力。共除異族。恢復漢疆。不當自相殘殺。聲未畢。槍矢中腦。頭蓋骨破碎。血肉紛飛。腦漿狂湧而仆。一時死義者。百數十人。閩人或陣亡。或被殺。確知姓名者。二十餘人。其中曾受完全新教育者。十餘人。尤以留日各高等專門。及各大學者爲最多。

林覺民

林覺民。字意洞。自號天外生。福建福州閩縣人。生有至性。事親盡孝。資秉極慧。讀書一覽卽成誦。能文章。爲人卓犖有大節。年十五。入全閩高等學堂。博覽時勢。倡言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悲憤激烈。聲譽大著。殉國之志。長而益堅。十九歲。以父命成婚。踰年舉一子。明慧韶秀。酷肖其父。夫人亦賢。伉儷甚篤。嘗謂人日。吾妻性癖好尙。與我絕同。奇女子也。近著原愛。論男女愛情之眞理。載於某雜誌。讀者擊節稱賞。二十歲以優等卒業。逾年。赴東留學。旋入慶應大學文科。專攻哲學。好讀俄文豪託爾斯泰書。兼嫻英德兩國語文。治周秦諸子學尤精。値國事日急。友朋聚首。相向涕零。君獨慷慨言曰。國危如此。男兒死耳。奈何效新亭對泣耶。吾輩自命壯士。當仗劍而起。解決根本問題。則累卵之危。庶可挽救。嗟乎。血性男子。甯忍坐視第二次亡國之慘狀哉。衆聞其言。咸起敬。君與陳瘉心（與燊）齊名。人稱林陳。在東與林南散（卽林文之號）林無我。（卽

林尹民。字靖菴。係君族弟。同儕一廬。情若兄弟。並知名。號爲三林。人稱南散爲大林。君爲中林。無我爲小林。蓋以齒序也。今春廣塵得黃（黃興）趙（趙聲）來書。謂將圖大舉。衆議以廣塵赴港主粵事。君回閩謀響應。於是兩人最先行。同舟赴港。意欲與在港當事者會商回閩。庶便於舉措。於是陳瘉心方子明（聲洞）陳希吾（即陳可鈞。字少若。）諸人。皆相繼離東。時靖菴尚在閩度歲。未到也。衆乃留東招之。君既抵港。黃興極重之。謂無論何事。運籌帷幄。不可無君。遂罷福州響應事。君挾資旋閩。召募同志。滯閩十日。復返港。由是劉元棟等多人。始陸續至。故此次閩人赴義者。視他省獨多。君之力也。三月二十五晚。君偕廣塵希吾郁莊（馮敬字）等先入省。二十六日晚。復以事旋港。時靖菴已到。二十七日。君導靖菴等入省。舟次低聲謂諸人曰。此舉若敗。死者既多。必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爲救國惟一手段。特畏首畏尾。不能割斷家庭情愛耳。今試以吾論。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穉兒者耶。顧肯從容

就死。心之摧割。腸之寸斷。雖是木石。亦當爲我墜淚。況人耶。推之諸君家族情況。莫不略同。謂吾輩死。而同胞尚不醒者。吾決不信也。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我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甯有憾哉。既抵省以二十八日當尙有多人自福州來。須導之入省。故復於二十七晚赴港。至二十九早。乃偕子明癡心鑄三元棟等。率全部鄉人入省。與廣塵諸人。會於城內。午後四時。許同往攻督署。君揮彈當先。直擣署內。不見張鳴岐。心知中計。努力奮擊。所向風靡。戰既久。飛矢洞腰。仆於地。繼聲一呼。忍痛躍起。復殺多人。又被數創。鮮血暴注。徧體淋漓。力竭始見擒。相傳獲一美少年斷髮西裝者。蓋卽君也。在水提署內。先由委員問供。君因見委員多粵人。恐其不能全解國語。乃操英語。問各位解否。粵東積習。每遇不解粵語之人。則操英語。輕視國語。不屑學。君在港時。曾爲太息。既行事。操國語。粵人多不解。不得已而用之。其後李準輩出與問答。君侃侃而談。暢論世界大勢。各國時事。李準乃命開去鐐扭。與之坐。給以筆

墨。君信筆一揮。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書至激烈處。解衣磅礴。以手搥胸。若不忍復寫者。寫畢一紙。李準持奉張鳴岐閱之。復寫第二紙。寫將畢。欲唾。恐污地。李準親持痰盂近之。始唾。給以茶烟。則俱起鞠躬爲禮。其從容視死如歸。有如此者。書罷。又在堂上演說。說至時局悲觀。搥胸頓足。力勸各官獻身爲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將來國家安强。人民安枕。則吾雖死猶生矣。君被囚數日。不食無眠。桎梏加身。備受凌辱。而貌益莊。且棄市時。揚揚有喜色。面色不改。俯仰自若。觀者竊相語曰。是人貌如玉。腸如鐵。蓋奇男子云。

林尹民

林尹民。字靖菴。自號無我。福建福州閩縣人。幼喪母。事父與兄。以孝悌聞。既長。倜儻有大志。英姿颯爽。風骨偉岸。目瞬如電。生有神力。能舉石三百斤。學少林技於師者五稔。盡其術。沉摯寡言。膽勇絕倫。善騎能槍。好馳騁畋獵。嘗入山手格猛獸。瀕險者數矣。而志意益壯。習以爲樂。性剛烈。怒而嘯。聲震屋瓦。人稱爲

飛將。善飲。數斗不醉。每逢歲時伏臘。飲則必醉。搥胸哭母。極其悲痛。旋罹熱病幾殆。既瘳。親友切諫之。遂絕不復飲。至年方十六七時。從父宦浙江。挈之往。令入學堂。時廣塵（林文）在浙。與尹民同校。獨相友善。廣塵爲人。甯靜和謹。馴若木雞。尹民則赳赳桓桓。頗好鬥鬨。人見其性尙不同。而親愛有踰骨肉。咸大奇之。顧尹民最敏慧。雖終日嬉戲。而課爲全班最。屢試皆第一。從父嘉而器之。迨廣塵既赴東留學。尹民塊然無侶。悒悒不歡。從父曰。盍爲文言志。文佳者。吾亦命汝往。尹民喜。退而爲文。援筆立成。甚可觀。從父深嗟異。遂東渡。年甫二十也。入成城學校。武藝冠全校。當者辟易。尹民既已成年。不似兒時狂躁。深自抑勵。接人謙讓有禮。馭下寬恕以恩。以是人皆畏而愛之。二十三歲卒業。尋考入第一高等學校醫科。非其本懷也。蓋尹民好武。志在陸軍。乃以自費不得入。不得已去學醫。嘗太息曰。丈夫生於此時。當將鐵騎五千。橫行天下。效檀王徐常輩。長驅逐北。收復河山耳。何能終身伏案作博士耶。遂以課暇習中外新舊各

種兵書。每有所得。輒拍案稱快。遂通軍略。去歲新軍事敗。倪映典（即倪炳章安徽人）死焉。廣塵慟之。夏六月。由港返東。爲尹民言。猶淚下不止。尹民言今日中國。舍革命以正本清源。無可救者。見廣塵因力求入黨。鄉人同志知其賢。咸鼓掌相慶。以新中國陸軍元帥期之。見其字雄邁古勁。謂雖岳武穆戚南塘無以加。尹民笑曰。是戔戔者。甯足道。功業能肖二公者。方無愧耳。嘗言曰。凡事祇當問其當爲不當爲。不可計其能爲不能爲。如以不能爲而不爲。是薄志弱行之徒也。尹民少定婚。父欲爲之完娶。百計婉却。私謂所親曰。今日非我輩授命時耶。縱有美眷。猶當忍淚勿顧。況猶未娶。乃自覓煩惱乎。脫有不幸。將焉置之。去臘旋閩度歲。今春三月七日。始抵東。是時鄉人同志。殆已全體赴粵。尹民閱廣塵留東。知事在旦夕。喜溢眉宇。惟恐不及。咎行者諸人。胡不以電告。今萬一弗及事成也。人皆先我。獨後。甯非恨事。若其敗也。良友盡死。我何以生爲。遂束裝以登舟。期以是月二十六日抵港。二十七日入粵省。諸人見其來。喜甚。握

手相視而笑。二十九日軍。發井民偕諸同志攻僞督署。瞋目大呼。所向披靡。力殺二十餘人。及見廣塵中彈死。益不勝憤啐。啞跳盪。目眥盡裂。擲彈發槍而前。身被數十創。徧體爲赤。而氣益奮。戰益疾。僞官軍見之。皆驚潰。卒以飛彈中腦。血湧如注而死。年方二十五歲云。

陳與燊

陳與燊。字癒心。福建福州閩縣人。僞海軍提督薩鎭冰之甥也。幼失怙恃。伶仃孤苦。性銳敏。有逸才。過目成誦不忘。好樸素。敝衣垢面。晏如也。少負氣節。重然諾。視金錢如糞土。有輒隨手盡。博聞彊識。善屬文。下筆如飛。於當世士。鮮當意者。惟素推服林廣塵。（卽林文）而慕汪精衞之爲人。欲繼其志。人嘗稱其文章學識。不讓精衞。陳亦以之自比焉。貌奇偉而微黑。大口隆準。目光炯炯如電。英氣逼人。議論侃侃。久不倦。年十五六。方肄業侯官高等小學堂。時閩人曾以某國事。開各界全體大會。商議辦法。蒞會者多鉅紳碩儒。陳覩其所議不盡當。

乃挺身出。攝衣升壇。痛論時局。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莫不感動。由是漸知名。年二十一。負笈東渡。入早稻田大學法科。勤苦力學。成績昭著。其舅月資以二十五金。不足用。則以課暇譯述各種法學。寄上海某書肆。得償自助。抵東後。即入民黨。欲待學成大舉。故惟閉戶讀書。不飲酒。不近女色。或問其何爲絕情如此。陳笑曰。吾非絕情。特不濫用情耳。待革命成功後。不患無蘇非亞其人爲吾偶也。惟日孜孜。每有所得。便欣然忘食。其天性篤學如此。曩歲。汪黃（汪精衞黃樹中）暗殺案起。陳聞精衞被擒。大感觸。始思以一擲爲快。鄉人之同志者。有所組織。其規模及一切法令。倉卒立定。皆陳之所爲也。今春得本黨之命。召集同志赴粵。陳與所親諸鄉人。均作破釜沉舟計。售其日用器物。以充旅費之不足。毀書焚稿。以絕退顧之心。先後離東抵港。衆以陳體素弱。不宜赴行陣。皆堅阻其入粵。廣塵鑄三二人。阻之尤力。陳不聽。曰事若不成。諸兄盡死。我義難獨生。若幸而成。廣州一得。則基礎立。大事成矣。如此盛舉。奈何使我作

壁上觀耶。遂於三月二十九晨入粵。是日午後四時。偕諸同志從廣塵攻督署。陳奮勇爭先直擣署內。大索。勿得張鳴岐蹤迹。始悟其已逸也。飛彈中左目。血下如雨。襟裳爲赤。忍痛勿顧。猶死戰。力盡被囚。直供不諱。越數日就義。臨刑不跪。索筆書姓名。引頸受戮。容色怡然。見者聞者。知與不知。無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四歲也。

劉元棟

劉元棟。字元棟。福建福州閩縣人。少磊落。負奇氣。風儀修偉。志趣廓然。目光四射。多膂力。有膽略。善技擊。勇冠一時。顧白皙瀟灑。近之藹然可親。輕財任俠。急人之急。見不平事。則怒眥欲裂。攘臂奮起。必使屈者得直乃已。讀書明大略。尤好左氏春秋及古偉人傳記。每讀史至漢班超唐蘇烈傳。輒歎息曰。丈夫當如是也。與人論史識解超然。嘗言魏武帝擊烏桓斬蹋頓降虜二十餘萬。功高一世。吾愛之敬之。而不願效之也。今者國事方殷。生民塗炭。吾人當以聖賢之心。

行英雄之事。不爾。必啟爭端。他日一蹈洪楊故轍。大事去矣。聞者莫不肅然起敬。廣交游。能折節下士。嘗單身入荒僻地運動會黨。不避艱險。來依者。皆推誠待之。多所贍給。家以日貧。殊不介意。因是爲豪客所歸。稱之曰慷慨劉先生。名大噪。雖販夫傭兒皆知之。日俄戰後。割閩易遼之說起。君泣數日不食。潛入山號召所部。痛哭失聲。曉以大義。謀獨立。殺官吏。仰天矢曰。但爲之。苟不成。刀鋸斧鉞。歸余一人。衆未集。事洩。禍將發。人皆倉皇失措。君獨凝然不動。不得已。乃偕逸。倉猝莫名一錢。沿途絕食。脫衣典之。以市餅餌餉諸人。身自飢寒。勿恤也。事寢。旋省。深以不學爲憾。乃入學堂肄業。未幾。以事罷學歸。遂獻身社會。謀公益事。如禁煙。救火。苟補於社會者。無不爲之。閩之南臺者。商賈輻輳地也。多火災。大吏以其在城外。漠視之。每有警。輒藉詞防亂。立命閉城。任其自焚自滅。爲狀極慘。南臺故多豪商。因是大憤。羣起謀自救之術。斂貲立消防會。以備急。規模甚可觀。咸以君義。欲公推爲會長。請於君。君許之。因駐會經理一切。有急則

立督多人馳援。身自縱橫燻火之中。神至堅定。燄及身勿顧也。卒賴其力。倏忽以熄。人咸德之。生平視友如手足。友有難。則殫竭力爲之營救。意洞癒心諸人。皆與君爲莫逆交。得暇。則手不釋卷。凡政學軍略。靡所不覽。一過輒了其大旨。苟有疑。必以質人。兢兢然若惟恐時日之不足者。衆歎不及。又研究暗殺術。善槍擊。庚戌秋。嘗欲殺一公仇。嗣以仇家遠徙。遂不果。引爲深憾。陰養死士。飲食起居。皆與共。劇盜剽客咸就之。君與約不可爲不韙。喻以時局大勢。教之以義。勵之以武。衆化其德。願同生死。今春意洞旋梓招募同志。君喜不自勝。謂意洞曰吾黨亦有今日耶。余所部皆能明大義。必可用。當率以往。因謂其曹曰時至矣。余將以死報國。願從者從。不願者聽。衆皆泣曰。先生死。吾等何敢生。誓相隨。蹈湯赴火而不辭也。君喜曰。今日乃覩諸子之志。元楝雖死亦無憾矣。顧恐人多。途中足以駭人耳目。乃分爲二。自率一部。偕意洞郁莊先行。餘囑肩宇（劉峰字肩宇一字六符年二十五福州長樂人）任之（吳適字任之福州連

江人）挈之往。是役福建所死十五人之猛士。皆君所部閩人爲多。雖曰意洞招募之力。實君平日所養也。三月二十八日。皆集粵垣。君諭之曰。此地去家千里。退不可歸。中國興亡。在此一戰。諸子勉之。衆皆踴躍。二十九日午後事起。君與靖菴爲前鋒。列最先。蓋以二君神勇冠全黨也。靖菴林尹民字。與君皆負文武材略。意洞癡心希吾皆温文。郁莊肩宇任之雖皆以雄烈著稱。然猶未及二君之絕倫逸羣也。既戰。君怒吼猛撲。所向摧破。官兵望而却走。鏖戰方酣。額忽被槍。遂仆。血漬面目。幾不可辨識。呼其名則仰之。其友見狀大痛。乃舁置路側。君猶示以拇指揮之去。若以爲死吾志也。不足悲。趣去圖大事者。嗚呼烈矣。時君年二十七。家貧無子。寡妻外。尙有寡嬸寡嫂。皆恃君以生者。慘哉。

陳更新

陳更新。字鑄三。一字耿星。福建福州侯官人。早失怙恃。終鮮兄弟。煢煢無所依。然性穎慧。讀書過目成誦。美丰姿。齒白如貝。修眉入畫。目有精光。體輕趫而多

力。善擊劍。精馬術。尤精於槍。發無不中。故以驍勇著名。善言笑。多智略。意氣縱橫。好談論軍國大事。嘗自比吳桓王。或戲之曰。君儀表如此。成固追踪伯符。敗亦得與史堅如稱爲雙絕也。更新大笑。年十一。入省垣某高等小學堂肄業。與癒心（卽陳與燊）希吾（卽陳可鈞一字少若）共筆硯。稚相契重。久之。遂成刎頸交。癒心諸人。皆閩中一時傑出。固已卓絕儕輩。而更新又駕而上之。試必第一。論齒則最穉也。人因目爲神童。稍長。讀明季清初歷史。如揚州江陰諸記。則涕泗交集。於是民族思想。深印腦中。後又讀盧騷民約論及各種新學說。悟平等自由之義。獨夫民賊之非。然以禮文自持。未嘗放縱。但密與癒心希吾。盟心相誓。以驅異族。復漢疆。創民國。三者爲宗旨。年十六。以全班第一卒業。尋卽渡東。入九段體育會。晝則學馬術。習步操。夜則研究數學及英日兩國言文。終日不倦。卒業後。旋閩。任城南某小學堂教員。越一年。復去之日本。入長門礮術學校。更新少定婚女。旣及笄。乃請假回國成婚禮。逾年。舉一子。更新復東渡

年二十一。以最優等第一卒業。入都赴試。得協軍校。復旋閩。所如不偶。居恆鬱鬱不樂。今春訪友於廣西桂林時。癒心適到香港。電速更新來。更新大喜。因與其友偕往。舟中謂友曰。余結褵三年。婦甚賢。能與余同艱苦。家雖貧。形影相依。自謂此樂不讓古賢。此行不幸。若膝下無兒者。婦必以死殉我。今兒在襁褓中。求死不可得也。而家赤貧。無立錐地。嗟乎。我死不足惜。孤兒寡婦將誰依乎。語畢。慘然淚落襟袖盡濕。友亦爲之悲。對泣良久。既而更新躍起曰。丈夫臨事視死如歸。甯作尋常兒女態耶。因而破涕爲笑。抵港後。見生平摯友。殆已畢至。三月二十九日。晨偕癒心諸人入省。午後四時同攻督署。更新奮勇爭先。槍彈發無不中。殪哨弁一。兵勇十餘人。官軍望而辟易。廣塵（即林文初名時塽）靖菴。（即林尹民）郁莊（即馮敬。）元棟（即劉元棟。）既陣亡。更新與意洞（即林覺民。）癒心（即陳與燊）子明（即方聲洞。）希吾（即陳可鈞）諸人。直入署內搜索。不見張鳴岐。心知中計。乃復殺而出。更新手眼捷。雖力殺

多人。血濺徧體。而身不被大創。諸人傷亡略盡。更新猶孤身獨戰。官軍不敢近。至四月初三日。已三晝夜。失眠絕食。目紅如血。猶能作氣。僞官軍環之三匝。更新彈盡矢窮。猶奮身疾戰。力盡始見獲。僞官吏見爲美少年。詰之曰。子年尙少。何故倡亂。自罹殺身之禍。更新厲聲叱之曰。吾起義。何謂倡亂。殺身成仁。古聖明訓。鼠輩甯知大義。其速殺我。於是赴市就義。神色自若。仰天大笑。延頸飲刃而死。年二十二。君恥事不成。不肯言眞姓名。而僞名韋雲興云。

方聲洞

方聲洞。字子明。福建福州侯官人。世家子也。幼警敏。早喪母。事父孝。比長姿貌魁秀。饒膽略。果毅多力。以材勇稱。性堅定。尙氣節。重然諾。臨機能斷。友朋有過。恆面折之。然遇人在危難時。則殷殷護視。長途往返。略無倦容。立身簡素。自奉極薄。行必徒步。居無求安。餐則粗糲。諸友多豪放。常非笑之。君曰。諸君視我。果爲守錢虜者耶。聲洞雖愚。不爲是也。特念吾輩志吞滿淸。來日艱難。今不自策

勵。他日何能與士卒忍飢勞涉險阻乎。衆始嘆服。素好武。欲學陸軍。十七歲東渡。入日本成城學校。值强俄爲暴。邊境騷然。東京學生。遂有義勇隊之組織。尋改名軍國民教育會。入會決死者。多至五百餘人。君首入焉。逢人輒痛論國事。謂非顚覆滿清政府。建立共和。則吾人終無安枕之日。旋遇父喪。星夜馳歸。哀毀骨立。人嘉其孝。度革命惟軍界發難。最易收効果。故寤寐不忘學武。欲入福州武備學堂肄業。以事不果。居平殊鬱鬱不樂。爲開風氣輸入文明計。乃出家藏新舊各書。創立閱書報社。縱人觀覽。其熱心公益率類此。旋再作東遊。入成城學校。時方十九歲也。然僞政府已禁自費生學陸軍。改成城爲普通中學矣。君大失望。顧念此心不易。但有一藝之長。自能見重於世。爲國宣力。何必陸軍。遂轉入千葉醫學專門學校。堅苦力學。無間寒暑。自校長教授以至同學。莫不重之。少定婚。二十三歲暑假時。歸國完娶。篤於伉儷。夫人極賢。假滿。乃挈眷返東。與夫人同居千葉。並習醫。翌年舉一子。頴異秀出。一如其父。君喜逾望。雖勤

於學。而未嘗一日忘國事。慷慨激烈。語及時局。則凄愴傷懷。欷歔灑淚。今春得港信。衆聞粵東將大舉。議以廣塵等赴粵。意洞等旋閩謀響應。留君於東京。代廣塵爲會長。君愕然曰。諸君不許吾同死耶。吾縱不才。習醫數載。自信頗有得。今師起。軍醫必不可缺。則吾於此亦有微長。且吾志在槍林彈雨中。爲國授命者久矣。今有死所。奈何不使吾去。況事敗。諸君盡死。我能獨生耶。留我奚益。衆曰不然。君學德爲人所瞻仰。此舉若敗。感動者多。留君所以爲種子也。今不留一人。萬一不幸。全軍覆沒。他日捲土重來時。各省豪傑雲集。義旗之下。豈可使我閩人無一席地耶。今日之留君。正以君堪當重任也。遂揮涕而別。時值英俄寇邊。風雲一日千變。血氣之倫。莫不痛心疾首。開會研究救亡之策。君善演說。振袂登壇。大聲疾呼。悲壯淋漓。聲淚俱迸。聞者莫不感奮。既而寄書諸友。苦口求去。略謂警電紛至。中國亡在旦夕。所希望者。吾黨此舉耳。不幸而敗。精銳全殲。吾黨必久不振。而中國且隨以亡。則此舉非特關於吾黨盛衰。直繫中國存

亡也。於是遂託故向校告假。三月初二日離東。臨行笑謂某友曰。昔開密會。追悼吳樾徐錫麟諸烈士時。君祭文中有句云。嗚呼。壯志未酬。公等啣哀於泉下。國仇必報。我輩繼起於方來。今所謂方來者。成爲現在矣。豈不快哉。到港。見福建同志獨多。喜曰。此可恢復吾閩明季時之名譽也。二十九日晨。偕諸人入省。午後同往攻督署。君喑嗚叱咤。奮彈直前，所向皆摧。擣入署內。遍索不見張鳴岐。獨偕黃興攘臂大呼。衝圍而出。馳攻督練公所。至雙門底。又與黃興相失。身被創。忍不顧。戰益力。敵來愈多。四面環攻。君素趫捷。從容揮彈。突擊自如。共殺哨弁兵勇等數十人。背負刃。胸中矢。血流徧體。而氣不衰。彈盡矢窮。卒力戰而死。年二十六。黃興尋經其地。遍覓其屍不得。痛哭而去。嗚呼。慘矣。

陳可鈞 附李游

陳可鈞。字希吾。年二十五歲。福建福州閩縣人。性孝友。少有膽識。與人交。輕死生。重然諾。兄弟三人。可鈞最少，生平樸而不華。同室有喜慶。賀客盈門。爭尙靡

麗。可鈞獨衣履如常。不以爲恥。有譏其矯情者。則曰吾行吾素耳。且人不能建立大事業。以震宇內。卽爲大恥。何暇恥及惡衣惡食乎。今吾未自立。一絲一粟。皆受之父母。得溫飽爲幸多矣。其可多求乎。母好佛。可鈞朝夕侍側。因得竊禪學。豁然頓悟。謂母曰。佛所謂大千世界普救衆生者。博愛之謂也。無我相無衆生相者。平等之謂也。世人無識。惟清淨寂滅是尙。視同胞苦難。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絕無所動於其心。卽偶發慈悲。亦祗口頭稱述而已。問有捨身救世者乎。無有也。嗚呼。是皆佛之罪人矣。其母以其識解獨超。益鍾愛之。南人好鬼。可鈞常笑之。一日。與同輩戲。羣譁然相驚以鬼。爭先避匿。可鈞不能堪。事後聚同輩而曉之曰。諸君以鬼爲能恫嚇人。則今日之官場皆鬼也。諸君見之。何獨不懼。且人死而能爲鬼。鬼而能使人懼。亦鬼雄矣。吾求爲鬼雄不可得。得遇鬼雄。吾之幸也。何避匿爲。此皆可鈞十二三歲時事也。年十四。喪父。翌年。以母命入侯官高等小學。與陳與燊陳更新相友善。讀歷史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諸記。

輒悲憤塡胸。泣不可仰。因與與燊更新。互結盟約。已而毋卒。家益貧。不能卒學。乃舍與燊更新去。臨行猶申前約。相與歃血爲誓。以矢不忘。西行依伯父某。伯父重其膽識。資送之東瀛留學。冀以學問平其意氣。而不料其抱民族主義。始終不變也。廣州之役。可鈞任運輸槍彈。事前往返吳越閩粵。不下數十次。離家五年。竟過門不入。其兄某留學上海。亦不得與一面。今春得港信。知粵東將大舉。乃於三月十一日離東。舟行九日抵港。衆以此舉福建傾黨而來。助資華僑。閩人又居多。皆曰。不圖福建有如許好男兒。君曰。吾閩人以怯懦稱久矣。自有革命風潮以來。死義者無一閩人。我深愧之。今發憤奮起。誓以數十人之膏血。染徧神州。以爲吾全閩之先導也。退又謂鄉人曰。事起我等如不當先爭死。匪特負罪於我明季抗議最久之諸先烈。且亦無以見吾閩助資之華僑也。衆皆泣。願死戰。二十五日晚。君偕廣塵意洞郁莊諸人先入省。同志多謂官吏醉生夢死。霹靂一聲。當失魂魄。得廣州在指顧間耳。君獨有憂色。私謂所親曰。彼張

李諸人。雖才能不足。而權謀有餘。語云。蠭蠆有毒。未可輕視。吾黨人數多。良莠不一。倘期洩。吾輩固不惜死。如國事何。二十九日晚。同往撲攻僞督署。君揮彈馳戰。僞官兵應手輒斃。僞管帶金振邦。已爲陳鑄三所殪。僞軍奪氣。倏忽之間。僞軍竄散殆盡。君偕鑄三聳躍登樓。同志鼓噪隨之。搜覓張鳴岐。竟無蹤影。乃殺而出。李準兵數重圍於署外。君奮彈衝其中。堅勇不可當。創血淋漓。徧體狼藉。猶死戰。力竭被獲。僞官識其白面書生。何苦爲逆。自殘其生。君勃然大怒。厲聲喝曰。爾謂此舉爲壯士辱耶。事縱不成。亦可警醒同胞。爾官場利欲薰心。血液已冷。甯足知此。僞官吏見其語氣倔強。遂亦不敢復問。越數日赴市。略無懼色。言笑自若。趨前引頸就刃而死。平日識君者聞之。皆大驚曰。可鈞端重瘦弱如處子。亦復爲之。天下士未可量也。君父字星若。故別字少若。被逮後。痛大事已去。不欲以名見。故供其別字。世遂誤以可鈞與少若爲兩人云。

李海。號文甫。粵人。前爲中國日報主筆。是役被舉爲庶務。晝夜馳驅。極勞瘁。與

可鈞皆黨內之錚錚者。四月初一日。同就義而死。

龐雄

龐雄。吳川人。民黨中之書記也。年二十一歲。廣州之役。革黨既敗。翌日。被僞官兵所獲。訊其同黨多少。答盡人皆是。問何故盡人皆是。答如張鳴岐及汝等。不過爲利祿所迷。甘作滿洲奴隸。設反身如我。能保不入我黨乎。問此次起事。如何約定。答事由心之所信而已。力所能至則爲之。無所謂約與不約。問何時入黨。答十年矣。問者笑曰。汝纔二十一歲。豈有十一歲便入黨者。答予自幼讀書。即有革命思想。又問汝既志在革命。必結識黨人。何妨指供。答如苦要余供。則隨便混指。亦何益。對答如流。言笑自若。曰我自行其天職耳。成敗何常。誰無一死。何惜之有。遂遇害。

李生及某少年

廣州之役既敗。二人同被捕。李生年十八。問官訊其名。答不是李生。必是李死。

望見李準。笑謂之曰。汝識我否。我河南李慶之孫也。李慶者。李慶春也。蓋即曩載廣州新軍之變在宜安里縱火者。李準言少年何故爲此。同捕之少年答曰。中尙有某貴公子。昨在督署幷命矣。豈獨我輩。

仲霍

仲霍。吳川人。廣州起事之翌日。在旗界被獲。押解南海縣。在縣中聽事。演說革命之理。旁若無人。是夜遇害。

姚國梁

姚國梁。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生。曾充六十五標見習官。又充上海中國公學舍監。獲時已受傷甚重。但求速死。僞官太息謂之曰。觀汝所供履歷。似非無學識者。何不將生平抱負及此次起事計畫。逐一供出。使人知中國革命史之價値。不强於一瞑而死乎。若慮洩及機密。則將來斷不就現在進行。以蹈覆轍也。姚乃索紙筆。備述始末。洋洋數千言。四月初二日。遇害。

李雁南

李雁南。開平人。就獲時已受兩傷。不能作事。但謂中國不過二十年便亡國。百年便亡種。生亦無用。余不欲言矣。

宋玉琳

宋玉琳。號建侯。安徽懷遠人。悍鷙多謀。前年安徽兵變。與方壽山共為主謀。廣州之役。與黃興力主進攻。有三大理由。一前此屢經失敗。今旣悉力前來。若懷畏葸。有何面目回見黨人。二冒險運送軍械。所費不貲。若解散。勢難再行運出。經濟部員。必疑為誑騙。斷送將來糧台。三軍人性質。有進無退。今旣奉總司令部來攻。若不戰而退。如軍令何。黨人聞其言。氣為之一振。而事遂舉矣。

王明　竇喻培倫

王明。四川人。原名光明。新自歐洲畢業回國。善製炸彈。慷慨就死。

饒輔庭

饒輔庭。原名可權。字競夫。廣東嘉應州人。民黨之總糧台也。曾入上海中國公學預科。卒業後。因無力就學。遂返粵就嘉應州高等工業學堂教職。後入民黨。與潮州人廖勉共管財政。廣州之役。於三月二十九日被獲。遂就義。

石慶寬　馮敬　吳適　吳炎娘　吳七娘

石慶寬。安徽壽州人。廣州之役。同於是日被獲。見李準部下某材官識之。贈以一小晶章。曰此爲總統鈐記。我必死。爾我同鄉。以此相贈。無論何處用之。可得吾黨人保護。晶章鐫經武二字。或云即黃興別號也。馮敬字郁莊。年二十餘。長門砲術學堂卒業。廣州之役陣亡。吳適字任之。年約二十餘歲。廣州之役被獲。未殺。至今囚禁。吳炎娘吳七娘皆女黨員。廣州之役被獲。未殺。至今囚禁。

光復大事表并序

譬昨

三代以後。天下之失。莫速於秦。然自壬辰七月。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時郡縣苦秦苛法久。爭殺長吏相應。尚越三年。至乙未十月。子嬰降軹道旁。而秦祚始絕。

韃虜竊據二百六十年間。屠城之慘。烈於坑儒。文字之獄。酷於誹謗。頤和圓明之役。侈於驪山阿房。顧恢復之師。屢起屢蹶者。愚民之術工。而壓力之積厚也。然而壓之愈久。則發之愈奮。物理然也。武昌之起義也。機關洩矣。首要戮矣。但以横肆株連。激怒行伍。振臂一呼。全體譁變。一晝夜間。三鎮在握。甫逾一月。光復之旗。遍懸十三省。除金陵一隅。餘皆不血一刃。不折一矢。傳檄而定。捷於雷電。顧即金陵以龍蟠虎踞。堅於鐵甕之地勢。守以張勳久歷行陣之兵隊。亦不過一勞師旅。而壺簞之迎。遠及郊外。迨薄城下。勢成破竹。懽呼萬歲。聲震山谷者何哉。怨毒之積於人心者久。而所持共和主義。無所利於其間。足以取信於人也。不然。不殺降虜。不掠百姓。除一切苛税。以輕民負荷。凡假仁義之梟雄。藉是爲取天下之權術者。皆優爲之。何足爲吾民軍多哉。他日北伐師團。直擣黄龍。一如金陵之摧枯拉朽。所不待言。姑就起義日始。至金陵光復日止。表之以日。俾讀是表者。人人得而踴威之云。黄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月日編者識

八月	
十八	僞湖廣總督瑞澂窮治革命黨到處搜索斬決彭楚藩等八人被逮拘禁者數十人
十九	下午九時工程第八營左隊首先起義掣下肩章袖繫白布槍斃隊官排長數人遂由工程全隊以及步馬各隊軍界全體譁變僞總督瑞澂先期
二十	民軍分兵占領漢陽府及兵工廠與毘連之鐵廠即令晝夜工作優給工資軍械足用矣僞漢陽知府遁
二十一	土匪乘機於漢口華界放火武昌軍政府得漢口紳商報告急遣數百人過江一面救火一面擒匪正法數人立時平定漢口全鎮光復遂立漢口
二十二	軍政府布告各國領事團以保護租界自任各國領事亦宣言嚴守中立
二十三	組織臨時政府以諮議局爲都督府公舉議長湯化龍爲參謀部長以正式公文照會各國領事承認起義以前僞政府所訂一切條約並各

逃遁統制官張彪僞作投誠乘間逸去遂推協統黎元洪爲民國軍政府鄂軍大都督武昌省城即時光復

軍政分府以詹大悲主其事僞政府派陸軍大臣廕昌率陸軍兩鎭赴鄂援救並令薩鎭冰程允和以水師助戰

種賠欵借欵自民軍起義以後再與僞政府續有交涉概不承認有協助僞政府之外人作敵人看待有售於僞政府軍用物品查出一律充公

八月	
二十四	湖北之黃州府響應光復　僞統軍廕昌之先鋒隊統帶馬繼增率兵至漢口薩鎭氷由上海乘兵艦至九江
二十五	黃州府屬各縣均響應光復　沔陽州響應光復　紅十字會成立　鄂軍都督於軍政府前祭告天地接受印信召集將領參謀各官演說一
二十六	僞統軍廕昌行抵信陽州軍隊陸續到漢　薩鎭氷所統兵艦魚雷艇共十餘艘皆至漢口江心下椗　僞統制張彪避匿劉家廟民軍向放空槍
二十七	宜昌府及沙市新隄同日光復所至整頓秩序市廛不變　漢川富紳梁海觀施南富紳龍瑞堂招集義勇隊各數千人在軍政府註册
二十八	僞軍與我軍又戰僞軍仍敗我軍佔漢口以上第二車站
二十九	僞軍與我軍又戰僞軍大敗薩鎭氷之水師退至漢口東面下游避匿

時方散

即退

僞軍及張彪殘軍與我軍開戰我軍迎戰時公法先放空槍以告列陣僞軍以實彈還擊另有僞軍一隊匿火車內開槍是時有鐵路工人將軌道拆斷僞軍

乘車飛駛至斷處翻倒我軍乘勢擊之遂大敗

月	日	事
八月	三十	偽軍又來搦戰我軍尚未成列偽軍自亂我軍乘之殺獲無算進領武勝關
九月	九月初一	湖南省城軍學各界聯合起義武昌軍政府派兵往應岳州府同時起義遂於是夜占領岳州進取長沙偽湖南巡撫余誠格逃防營統領黃忠浩
	初二	陝西之西安省城光復
	初三	江西之九江府城光復同日占領九江之湖口炮臺彭澤之馬當礮臺湖北之襄陽府響應咸懸白旗鄂軍敗偽軍於祁家灣（離漢口西十餘
	初四	暗殺團岑開始廣西之恩平人炸死偽廣州將軍鳳山湖南之湘潭陝西之潼關均爲我軍占領
	初五	貴州之貴陽府光復

抗阻誅之舉副統焦昱爲湘軍都督陳作新副之譚延闓爲民政總長其後焦陳以罪狀死舉譚延闓爲湘軍都督

里）是夜又敗僞軍於朱家河

九月	
初六	傳聞河南之鄭州光復 雲南騰越廳民軍起義即時光復舉首領張文光爲都督 鄂軍與僞軍冒雨大戰僞軍以詐取小勝我軍退扼
初七	鄂軍冒雨擊退僞軍奪回僞軍所侵地及 民賊盛宣懷（僞郵傳部尙書）受刺未死逃入美使館
初八	光復山西太原府及大同府旋卽調兵據正太鐵路總車站 廣東議獨立未成
初九	雲南省城光復舉蔡鍔爲都督僞總督李經羲歸順英法邊兵均守中立迤南大勢平定
初十	光復江西之南昌及湖南之衡州 安慶府新軍起義未成
十一	傳聞直隸之保定府光復 鄂軍爲僞軍所敗僞軍在漢口縱火大智門一帶均被焚燬

大智門
薩鎭氷之
海軍僞爲
投順有軍
艦三艘乘
隙上駛擊
沉其一傷
其一又其
一駛出戰
綫爲日本
人扣留

九月	
十二	僞諭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僞統軍廕昌調回僞京保衛命馮國璋爲僞統兵大臣
十三	上海光復午後三時先得閘北巡警局旋由商團及敢死隊排隊入城僞上海道劉上海縣田先期逃遁全城肅清分兵收領滬軍營統領逃遁全
十四	上午九時收復滬南製造局拒守之統領逃占領吳淞礮臺江陰礮臺
十五	蘇州光復舉巡撫程德全爲都督杭州光復僞巡撫增韞被獲推金華人童訓爲臨時都督旋以湯壽潛君即眞
十六	江蘇之常州鎮江松江浙江之寗波紹興湖州各府同日光復所有各屬縣傳檄而定上海紳商學界公議推陳穎士君爲滬軍都督李君
十七	鎮江一帶沿江礮臺全歸我軍管領京口駐防全體繳械投誠舉林述慶爲鎮江都督太倉州屬之嘉定縣揚州府及其所屬之泰州同日

營歸順滬南製造局總辦張亦逃防營統領閉門拒守舉李燮和君爲滬軍臨時都督

燮和鈕君惕生任參謀部長李君平書爲民政部長僞山東巡撫宣告獨立而以兵餉全權要求歸伊一人掌握紳商不知其詐不數日而公然反汗甘爲民賊焉

光復南京民軍起義僞將軍鐵良拒戰甚力

一

日	九月
十八	安慶宣告獨立舉巡撫朱家寶爲臨時都督其後易以王君天培又易黎君宗嶽黎不就由九江軍政府兼攝廣西省城桂林府議獨立
十九	廣東省城光復舉僞總督張鳴岐爲都督張不就而逸改舉胡衍鴻爲都督胡不在省先由蔣尊簋爲臨時都督陳景華爲民政部長胡旋來省即
二十	安徽之甯國府及太平府屬之蕪湖縣光復皖北一帶次第平定江蘇之海門廳同日光復長江水師提督程允和反正南京僞總督張人駿
二十一	貴州全省光復福建之延平連江漳州同日光復廈門亦於是日起義
二十二	福建之廈門光復我軍在距離滁州六十英里之臨淮關建樹白旗江蘇北部之徐州及清江浦並爲我軍占領舉蔣鴈行爲江北都督
二十三	山東之烟臺埠光復鄂軍政府派三十一標統帶曾廣大爲先鋒隊領袖又調贛省軍隊助攻南京張勳縱兵殃民殘殺無狀

鄂軍自十二日以後與僞軍交戰互有勝負僞軍縱火淫殺慘無人理西人觀戰及西報記載皆痛責之

任

肇慶潮州府汕頭埠同日響應皆懸白旗福州省城光復僞總督松壽僞將軍樸壽皆逃舉新軍協統孫道仁爲都督高登鯉爲民政部長劉崇佑

僞將軍鐵良不欲與我軍抗而僞江防統領張勳攬權堅執主戰甚力

副之
江西之贛
州南康二
府安徽之
廬州壽州
潁州浙江
之温州府
江蘇之太
倉州通州
徐州府同
日光復
僞軍第一
第六兩鎮
統制吳祿
貞在石家

莊地方爲滿人所刺晉省民軍與僞軍戰於京漢鐵路之正定府與太原路綫交點處卽爲我軍占領

九月

日	事
二十四	鄂軍與僞軍連日交戰礮聲互起僞軍仍佔據漢口有薩鎭冰之兵輪初懸俄國旗繼懸白旗謀越武昌之青山砲臺襲我武昌未成美國教士
二十五	薩鎭冰所統之兵艦海容海琛海籌海圻四艘魚雷艇二艘在九江投誠奉天議告獨立但組織保安會以僞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充會長
二十六	吉林議照奉天獨立舉僞巡撫陳昭常爲都督
二十七	鄂軍與僞軍大戰擊死僞兵數百人幷其司令官降者二千餘人僞兵仍力戰不息達一晝夜我軍退守
二十八	遣投誠兵艦四艘駛抵劉家廟助擊僞軍是日鏖戰尤烈
二十九	僞海軍統帶薩鎭冰潛行到滬匿居西旅館又屢易其居孤身失勢窮無所歸可哂也

		九月　十月
李佳白因張勳殘殺非人道以調和之說進張勳拒之	三十	鄂軍與僞軍交戰僞軍仍敗而殘虐如故甚有假託紅十字會
	十月初一	鄂軍總司令長黃興親率兵隊力戰僞軍將其中堅攻破僞兵
	初二	鄂軍總司令長黃興編北伐隊得精兵二萬餘誓師渡漢將抄
	初三	鄂軍分隊攻擊僞軍猛戰三十六時之久卒殲僞軍幾盡
	初四	攻寧聯軍進攻烏龍山礮臺得之鄂軍黎都督通電各
	初五	攻甯聯軍進攻幕府山礮臺得之旋即進攻堯化門又擊敗麒

而肆其殺掠者

全體奔潰漢口大部分仍爲我軍占領粵省我軍編北伐隊貴州廣西兩都督主張會合

僞軍之後由豫境北上江蘇程都督親率兵隊督攻南京江浙聯軍進攻南京抵高資先鋒隊已進攻雨花臺

攻寧聯軍江浙兩軍隊進攻雨花臺僞軍敗退即爲我軍占領

省謂我軍在漢口大勝

麟門孝陵衞之僞兵各屬敢死隊女子軍均陸續到甯助戰麒麟門之役女子軍亦布列行陣大捷後觀者無不懽呼

月	日	事
十月	初六	九江援鄂義兵三千廣西援鄂義兵三千均抵鄂安慶兵約三千人由海容海籌運送赴鄂
	初七	攻甯海陸聯軍合力進攻太平門破之我軍進入外城張賊督兵死守拒戰甚力
	初八	駐鎮兵艦楚同楚泰楚謙楚觀均由甯赴鄂助戰攻甯聯軍以浙軍攻雨花臺蘇軍攻朝陽門均得手獅子山礮臺由幕府山及海艦用鉅礮轟
	初九	聯鯨虎威兩兵艦護送鎮軍大隊至大河口進取六合
	初十	聯軍先鋒隊是夜佔領紫金山天保城獲機關礮兩尊擊斃賊軍黃管帶一名兵六七十人生擒二十餘名
	十一	夜半聯軍攻破太平門

十二	上午十一點三十分我軍全隊入南京城公議請蘇州程都督移駐南京合甯蘇爲一省以資聯絡而除畛域
十三	聯軍與浦口僞軍大戰僞軍大敗午後克復浦口僞軍潰散我軍乘勝追擊
	毀

檄告類

孫文布告大漢同胞書

爲布告大漢同胞事。昔我皇祖黃帝軒轅氏。奄有中土●建國萬區。必先南討蚩尤。北逐獯鬻。作弧矢以威四裔。用能保我子孫黎民。少昊高陽繼之。以至唐虞。亦先分北三苗。時乃黎民於變。若夫鬼方逆命。商則征之。玁狁南侵。周實逐之。匈奴羌胡內寇。如秦如漢。討而滅之。由是以觀。可知夷狄大防。我歷代聖人之必嚴且厲者。誠以神明之裔。禮教之邦。實與犬羊異等。此所以遑遑然禁彼腥臭。不使之壞我絕好河山也。夫繼繼繩繩。端賴後賢之不忘祖烈。使我中國季漢以來之君主。謹守先代聖人成法。則我中國雖至今金甌無缺可矣。其幸福爲何如哉。胡天不念。屢降鞠凶。晉室不綱。首先啟胡戎以禍我華族。次則唐謀不臧。揖盜興戎。宋繼其衰。歷遭金遼之毒。胡元乘間。於是我中國始爲亡國之

穢墟矣。嗟夫。我黃帝子孫何罪。竟令彼時受異族之荼虐。且千餘年。不能睹一化日光天。凡有血氣之倫。誰不憤怒。此不得不嘆息痛恨於晉唐炎宋時也。往者天牖華衷。明祖赫然震怒。放逐元虜宅都於燕。漢室江山。全歸故主。亦云快矣。又誰意蠢茲滿奴。覬我國家多故。竟竊踞我國土。屠燒我城邑。奴隸我同胞。割剝我脂膏。損失我權利之至於如此耶。彼凡可以壓制剝奪吾民之術。蓋無所不用其極。而未易一一爲我同胞泣訴者也。夫天下事。圖之立足未牢之際。則易得手。圖之根本既固之日。則難從心。彼吳三桂始則冒昧乞師。卒乃遲疑遷延而始發。脫稍有膽智。何難驅羣醜而立復神皋。所惜有時有勢。而無志無才。此其所以不能濟事也。迨後耿精忠創義於越。鄭成功繼起於臺。而李光地爲虎作倀。甘殘同類。洪楊憤興於粵。賴張響應於豫。復有曾國藩爲奴作僕。忘我同胞。嗟夫。彼吳三桂固卑卑不足道。若耿鄭洪楊賴張之世。李曾諸民賊。苟勿破壞。則吾漢族子孫。早已安居乾淨土。何至多受此數十年黑暗苦哉。每一

興言。蓋未嘗一刻不錐胸疾首也。往年嘗以民族主義。提倡我中華全部。遂至捐棄家人。沈淪異域。投艱蹈險。雖屢瀕於死。而大聲疾呼之氣不少衰。然當時之應而和者。只會黨一部分。餘則猶尙酣睡沈醉而未醒。曾不幾時。民族主義之進步。日速一日。今則統中國皆國民矣。我鄂軍代表。竟首舉義旗矣。我各省同胞。竟同聲響附。殆無不認革命爲現今必要之舉動矣。同胞同胞。何幸而文明若此也。此必我黃帝列聖在天之靈。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興漢之奇功。蓋可以決滿族之必無噍類矣。雖然。竊有不能已於言者。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不圖終。曷克有濟。倘行事或虎頭鼠尾。而存心復狠顧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魚肉。或萌退縮之志。坐失事機。則後禍之來。何堪設想。所以曩者欲圖大事。而往往功敗於垂成者。其遺誤大都如是也。今特布告我大漢同胞。共鑒前車。牢持來軫。再接再厲。全始全終。勿畏葸。勿偸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諉。縱使百戰百勝而勿驕。即令小敗小傷而勿餒。凡我各省義軍代表。同心戮力。率衆前

驅。效諸葛一生惟謹慎之行。守呂端大事不糊塗之旨。運籌宜決而密。用兵貴速而神。自能唾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勳建立共和國。使異族帖耳俯首。此則中心之所切切。而羣策羣力。實所望於同胞。此告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月日

討滿洲檄一

維中華開國四千六百零九年月日中華民國軍政府布告國人曰。夫春秋大九世之讐。小雅重宗邦之義。況以神明華胄。匍匐犬羊之下。盜憎主人。橫逆交偪。此誠不可一朝居也。維我皇漢遺裔。奕葉久昌。祖德宗功。光被四表。降及於明。遭家不造。蕞爾東胡。曾不介意。遂因緣禍亂。盜我神器。奴我人種者。二百六十有餘年。凶德相仍。累世暴殄。廟堂皆豕鹿之奔。四野有豺狼之嘆。羣獸嘻嘻。羌無遠慮。慢藏誨盜。遂開門而揖讓。裂棄上疆。以苟延夫旦夕。久假不歸。重以破棄。是非特逆胡之死罪。亦漢族之奇羞也。軍政府奉茲大義。顧瞻山河。秣馬

厲兵。日思放逐。徒以大勢未集。忍辱至今。亦復屢遣偏師。兼選義士。飆馳摶擊。呼我漢風。此誠我俠士雄夫所爲鬱鬱久居者也。天奪其魄。牝雞失晨。塊然胡雛。冒昧居攝。遂使羣小俱進。黷亂朝野。斸聚金璧。以官爲市。强敵見而生心。小民望而蹙額。犬羊之性。好食言而肥。則復有僞收鐵道之舉。喪權誤國。刼奪人民。憤毒之氣。鬱爲雲雷。由鄂而湘而粵而川。扶搖大風。捲地俱起。土崩之勢已成。橫流之决。可翹足而俟。此眞逆胡授命之秋。漢族復興之會也。軍政府總攝機宜。恭行天罰。義師所指。或未達悉。致疑畏之徒。過事惶惑。僻遠諸彥。莫知奮起。輒先以獨立之義。布告我國人曰。在昔虜運方盛。則實以野人生活。彎弓而鬥。睒目鴃舌。習爲豺狼。是以索倫兕聲。播越遠近。入關之初。即擇其强梁。偏據要津。而令吾民輸粟轉金。豢其醜類。以制我諸夏。傳世九葉。則放誕淫侈。逾二百載。貪緣苟偸。以襲取高位。枯骨盈廷。人爲行尸。故太平之戰。功在漢賊。甲午之役。九廟俱震。近益岌岌。祖宗之地。北削於俄。南奪於日。廟堂闃寂。卿相嘻

嘻。近貴以善賈爲能。大臣以賣國相長。本根已斬。枝葉昏亂。虎皮蒙馬。聊有外形。舉而蹴之。若拉枯朽。是虜之必敗者一。昔三桂啓關。漢家始覆。福酋定鼎。僉因緣漢賊。爲之佐命。稍浴漢風。遂事羈縻。維時中邦大勢已去。義士竄伏。迂儒小生。勿能自固。遂被逼脅。反顏事讐。漸化腥羶。遂忘大義。合薰於蕕。以逆爲正。孑孑貪夫。時效小忠。虜遂宴然高據。驕吸民脂。浸淫二百年。漢族義師。屢蹶不起。爰及洪楊。幾復漢土。亦以曾胡左李。以本族之彥。倒行逆施。遂使虜危而復安。久留不去。此實孝孫之已醉。非逆胡之可長也。方今大義日明。人心思漢。觥觥碩士。烈烈雄夫。莫不敬天愛祖。高其節義。雖有搢紳。已汙僞命。以彼官邪。皆與金聲璧。因貨就利。鄙薄驕虛。毋任艱巨。虜實不競。漢臣復匿。盲人瞎馬。相與徘徊。是虜之必敗者二。邦國遷移。動在英豪。成於衆志。故傑士奮臂。風雲異氣。人心解體。變亂則起。十稔以還。吾族巨子。斷頭決腹者。已踵相接。徒以民習其常。毋能大起。虜遂刼持其間。因以苟容遷延。至今乃以立憲改官。詐僞無信。借

債收路。重陷吾民。星星之火。乘風燎原。川湘鄂粵之間。編戶齊民。奔走呼號。山谷響震。一夫奮臂。萬姓影從。頹波橫流。敗舟航之。是虜之必敗者三。昔我皇祖黃帝肇造中夏。奄有九有。唐虞繼世。三王奮迹。則文化彬彬。獨步宇內。煌煌史冊。逾四千年。博大寬仁。民德久著。衡之西歐。則遜其條理已耳。先覺之民。神聖之胄。智慧優渥。宜高踞土疆。折衝宇宙。乃銳降其種。低首下心。以爲人役。背先不孝。喪國無勇。失身不義。潛德幽光。望古遙集。瞻我生身。弔景慙魂。返性則明。知恥則勇。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則漢族之當興者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國有至尊。是曰人權。平等自由。樂天歸命。以生爲體。以法爲界。以和爲德。以衆爲量。一人橫行。謚曰獨夫。凉彼武王。逐有典刑。滿虜僭竊。更益驕恣。分道駐防。坐食齊民。厚祿高官。皆分子姓。脅肩諂笑。武斷朝堂。國土國權。斷送唯意。束我言論。遏我大羣。擾我閭閻。誣我善良。鋤我秀士。奪我民業。囚我代表。殺我議員。天地晦盲。民聲銷沈。牧野洋洋。檀車煌煌。復我自由。還我家邦。則漢族之當興者二。

海水飛騰。雄强參會。弱國羼種。夷爲犬豕。民有羣德。朝有英彥。威能達旁。乃競爭而存耳。維我中華。厄於逆虜。根本參差。國力遂糜。虜更無狀。魚餒肉敗。腥聞四布。遂引羣敵。乘間抵隙。邊境要區。割削盡去。拊背扼吭。及其祖廟。臥榻之側。鼾聲四起。耳目蔀覆。手足縶維。遂使我漢士。堂奧盡失。民氣痿痺。將破碎顛連。轉鬻封豕。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廓而清之。駿雄艮材。握手俱見。萬幾肅穆。羣敵銷聲。則漢族之當興者三。惟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既明斯義。宜各率子弟。乘時躍起。雲集響應。無小無大。盡去其害。執訊獲醜。以奏膚功。惟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既審斯義。宜矢其決心。合其大羣。堅忍其德。緜緜其力。進戰退守。與猛士俱。維爾失節士夫。被逼軍人。爾有生身。爾亦漢族。既審斯義。宜有反悔。宜速遷善。宜常懷根本。思其遠祖。宜倒爾戈矛。毋逆義師。毋作奸細。維爾胡人。爾在漢土。爾爲囚徒。既審斯義。宜知天命。宜返爾部落。或變爾形性。願化齊民。爾則無罪。爾乃獲赦宥。軍政府則與四方俊傑。爲茲要約曰。自州縣以下。其各擊殺

虜吏。易以選民。保境爲治。又每州縣。輿師一旅。會其同仇。以專征伐。擊殺虜吏。肅清省會。共和爲政。軍政府則大選將士。親率六師。犂庭掃穴。以復我中夏。建立民國。軍政府則又爲軍中之約曰。凡在漢胡。苟被逼脅。但已事降服。皆大赦勿有所問。其在俘囚。若變形革面。願歸農牧。亦大赦勿有所問。其有挾衆稱戈。稍抗顏行。殺無赦。爲間諜。殺無赦。故違軍法。殺無赦。以此布告天下。如律令。

討滿洲檄二

爲弔民伐罪。誓衆出師。昭告於天下曰。嗚呼。皇天不福。降亂中邦。滿洲以塞外賤種。藩溷神皐。越二百六十有九年。覆我宗社。亂我靈寢。殺戮我父母臣妾。我兄妹。喪昧人道。罔有天日。九萬里宗邦。久淪傷心慘目之境。五百兆臣庶不共戴天履地之仇。閱及近茲。益逞兇悍。毒屠誅殺不遺餘力。舉天下之膏血。盡貺四鄰。割神州之要區。歸之萬國。淫兇酷虐。熾於其前。刀鋸鼎鑊。隨於其後。立足無地。偸生何從。罪惡滔天。奇仇不赦。普天同憤。草木皆問罪之師。動地興悲。魚

龍感風雲之會。況復黃炎神胄。忍墮獄城。爰舉國民義兵。殲除大盜。擇日出師。當天誓衆。鐃歌初唱。漢幟齊張。河南既克。兩粵旋恢。北師已據武昌。南軍直來湖上。戈矛十萬。同揮賤虜之頭。子弟八千。共啖胡酋之血。山河依舊。先人之廬墓可親。冠帶奚存。九世之仇讐宜復。凡我衆庶。努力前驅。揮日揚鞭。一蕩中原之腥穢。擒王克敵。重瞻上國之衣冠。驅胡羣於關外。定霸圖於亞洲。內洗三百年滅國之羞。外當六十國逐鹿之勢。義戈所指。天地廓清。民命堪憐。秋毫無犯。須知爲國復仇。並非許民作亂。守萬國公同之約。勿害邦交。值六雄並峙之秋。各盡天職。嗚呼。黃冠草履之民。誰無尊親之血氣。四海九洲之內。何非故國之山河。秉爾白矛。報爾先德。重新九鼎。再奠神京。滅此朝食。與諸君同爲黃龍之歡。建茲民國。俾萬邦共覩赤日之光。一念血誠。千秋偉業。傳檄天下。用佈斯言。

滇軍政府討滿洲檄

皇漢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民國滇軍政府檄告於我雲南漢族父老諸姑姊

妹之前曰。慨自滿虜入關以來。荼毒我黃裔。擾亂我神明。金馬碧鷄。腥羶遍野。我同胞惕於專制淫威。任其蹂躪踐踏。奴隸牛馬而不能揚眉吐氣者。二百六十餘年於茲矣。今者胡運告終。人心思漢。革命風潮。一日千里。某等不才。忝負軍人名譽。謹於九月初九日。共舉義旗。全軍反正。驅除清吏。撫我黎民。誠以世界文明。人權貴重。必不能久屈異族專制之下。而任人魚肉。不思獨立者。惟義旗所指。尙恐吾雲南人。未能遍知本軍政府之意。爰數虜之罪。願我雲南人及漢族同胞。悉心以聽。

昔拓跋氏竊號於洛。代北羣胡。猶不敢陵轢漢族。滿虜入關以來。恐吾漢人心存光復也。凡屬要缺。悉置滿人。藉此以監視漢人之耳目。使漢人永遠降爲滿虜之奴隸而後快心如蛇蝎。行同虎狼其罪一。大虜玄燁（即康熙）創一條鞭之法。謂以後永不加稅。乃未幾而厘金之說起。未幾而雜稅之說興。近年以來。更變本而加厲。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使吾民死於囹圄。葬於溝壑者。蓋

不知幾千萬。外竊仁聲。內存殘暴。其罪二。流寇肆虐。遺黎凋喪。雲南一隅。猶自完具。虜謂漢人死不盡。滿人不得安。於是使其僞王吳三桂。帶兵入滇。所過屠殺。迤西數千里。幾無人烟。與言及此。凡我漢人。當無不涔涔淚下也。漢人何辜。受此慘毒。其罪三。前世史書之毀。多由載筆直臣書其虐政。若在舊朝。一無所問。虜恐人心思漢。焚毀書籍八千餘通。自明季諸臣奏議外。上及宋元之遺書。靡不焚燒。欲令漢人忘舊。永遠爲奴。其罪四。世奴之制。世界所無。滿虜竊據中國。視漢人如猪羊。故漢人少有過失者。卽發八旗。永與滿人爲奴。有私逃者。罪其九族。背逆人道。苛暴齊民。其罪五。滿虜爲滅絕漢人計。嚴其刑罰。苛其條例。吾民一觸其網羅。則有死無生。歷觀數年來。尋常私罪。多不覆案。府電朝下。囚人夕誅。好惡因於郡縣。生殺操之墨吏。刑部不知。按察不問。遂令刑章枉撓。呼天無所。其罪六。垂狗尾以爲飾。穿馬蹄以爲服。衣冠禽獸。貽羞萬國。使吾國神州文物。夷爲牛馬。其罪七。滿虜之大罪。既昭如日月。然滿政府近日行事。最足

制吾民之生命。有不能不速起革命者。不得不再爲我同胞陳之國家建設政府。所以捍衛國民也。彼滿政府以惡劣無能。陷吾民如此悲境。强鄰虎伺。楚歌四面。瓜分之機。如張勁弩。吾同胞鑑於亡國之苦。滅種之慘。於是各省各邑。起創國民軍及體育總校。夫二者之組織。以禦外侮爲宗旨。非與滿洲政府爲難也。乃虜出其甯贈友邦無與家奴之手段。曰嚴禁。曰解散。致使已成者歸於水泡。未成者不敢再倡。吾民講自衛之策。虜則百方阻撓之。是亡我國者非外人。實滿洲政府也。故滿洲政府不除。滿洲官吏不逐。吾國終無復興之一日。此不能不急起革命者一。西人稱吾國曰黃金世界。苟使實業振興。鐵道交通。鑛山開採。則財不知凡幾。虜不爲吾民提倡。專以剝削吾民爲能。吾民窮矣。則倡言借欵。名曰改革幣制。實則不過供滿賊君臣父子之娛樂而已。自四國借欵以還。虜政府已置吾民之生命財產於各國範圍之下。吾民其知之否。將來用不得當。償還無術。各國派兵實行監督。吾民尙有死所乎。此不可不急起革命者

二。全國饑民。數逾千萬。飢寒交迫而死者。道路相望。西國之人。既非同種。又非同族。尚爲之呼號覓捐。奔走施賑。乃反觀滿洲政府。各省官吏。未聞有一粟一絲之施。而興王府。建離宮。動以百萬計。嗟乎。同胞割膏血以養胡虜。虜不爲憐之。而反殺之。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不可不急起革命者三。今者民氣發揚。同趨革命。虜知其大命將傾。乃以僞立憲誘我漢族。陽示仁義。包藏禍心。專任胡人。死相撐拒。我國民伯叔兄弟。亦既燭其奸慝。弗爲惑亂。以胡敵孔棘之故。惟有尅期舉義。驅其官吏。殲其渠魁。以爲中華民族請命。本軍政府總攝綱維。輯和宗族。懼草澤英雄。帝制自爲。同類相殘。授虜以柄。又懼新學諸彥。震於泰西文明。勸工興商。漫無限制。乃使豪傑兼併。細民無食。致成他日社會革命。爲。是與四萬萬人共約曰。自盟之後。當掃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有渝此盟。四萬萬同胞共擊之。嗚呼。我中華國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誰無父母。誰非同氣。以東胡羣獸。盜我息壤。我先帝先王。亦既喪其血食。在帝左右。

徬徨無依。我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亦既降爲奴隸。與牛馬同受箠策之苦。有不寢苫枕塊挾弓而鬥者。當何以爲黃帝之子孫。邇來軍中之事。復有所諭誡曰。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昔南方諸會黨。與燕齊義和團之屬。以此三事。自致不競。太平洪王之興。又定一尊於天主。燒夷神社。震驚孔廟。遂令士民恐恚。爲虜前驅。惟是二者。皆不可以崇效。我國民之智者。則既知引以爲戒。其有壯士。寡昧不學。宜以此善導之。使知宗教殊塗。初無邪正。黃白異族。互相通商。苟無大害於我軍事者。一切兼容並包。有違節制。悉以軍律治罪。又我漢族仕宦於滿清者。既爲同種。豈遽忘滿虜入關之初。暴爾祖父。淫爾姑母之大辱乎。徒以熱中利祿。受彼脅迫。苟能於革命軍臨城之日。舍逆取順。翻然改圖。及有束身待命。以一城一邑獻者。仕宦如故。若自忘其本。爲虜效力。以扼大兵之行者。一遭俘虜。殺無赦。其有爲虜間諜者。亦殺無赦。又滿洲胡人。受我中華之卵育者。近三百年。尺布粒粟。何一非資於我國。爾自念食土之毛。不懷報德。反爲

寇仇。而與我大兵抗。以爾四體。膏我鐵鉞。爾撫爾膺。又將誰怨。若自知不直。願歸部落。以爲我中華保塞。建州一衞。本爾舊區。其速自返於吉林黑龍江之域。若願留中國者。悉歸農牧。一切與齊民等視。惟我政府籩勺羣慝。淳化蟲蛾。有回首內向者。懷柔一體。選舉租稅。必不使爾有畸輕畸重。爾若忘我漢德。爾悉不悛。爾胡人之歸化於漢土者。乃踐足謦欬與外胡響應。軍政府則大選將士。深入爾境。犂爾庭。掃爾穴。絕爾種族。築爾尸口。以爲鯨鯢。如律令。布告訖於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

中國革命宣言書

滿洲政府者。馬賊之遺孽。而素無文教之頑民也。自明祚淪亡。乘間竄伺。盜竊神器。將三百年。華胄夷爲奴隸。饕餮肆其奸回。一二黃耇。隨時先逝。後生不見屠夷之慘。相與因循。遂得使滿虜殫其凶虐。恣行無忌。近又假託立憲之名。塗民耳目。官以族貴。政以賄成。殺人惟恐不多。加賦惟恐不足。乃者以鐵道國有

之目。刼奪民資。囚戮議士。煢煢赤子。悉膏刀砧。蜀人不勝其虐。始舉義旗。龕定
三府。兩湖志士。實踵其後。賴士大夫之力。軍士知方。雲合響應。曾未二日。恢復
兩都。江漢廓淸。日月再現。猶懼邦人諸友。觀聽未周。尙多猶豫。特陳大義。以告
我四萬萬神明之胄。

蓋泰東文化之邦。中夏爲祖。衣冠禮樂。垂則四方。視歐羅巴洲之有希臘。名實
已過之矣。惟彼建虜。人面獸心。縱無殘虐於我氓庶。奉此騎寇。以臨大邦。凡有
人心。孰能容忍。況復殘賊公行。法紀紊亂。以烝報爲仁義。以貪冒爲駿雄。雖俚
人洞苗。猶不能與此終古。況素知禮義者哉。曩日之茹荼含痛者。非獨楚蜀三
省之民。奇材巨驁。所在皆有。亦不限於一地。然則農商抗稅。行伍倒戈。學士馳
驟以求同德。議員傳檄而曉四方。此生民之大義。而人道之至文也。今者皇帝
神聖之稱。委贄獻身之訓。固已視如翳眚。撥棄無餘。婦人猶且從事。可以厲丈
夫。儒童猶且戮力。可以興壯士。書生猶且效命。可以愧顯人。智勇輻湊。其會如

林。所以致天之屆而拯黎元於水火者。惟力是視。然聞北部陸師。猶懷觀望。習流海旅。尙受盜言。甚非所望於諸父兄也。國之有兵。本以捍禦外侮。不以鎭制人民。若云公侯爪牙。宜力王室。此則胡虜闒茸之言。豈軍人之素分耶。北方軍士。實繁有徒。霜露所均。誰非昆弟。而欲承虜廷之僞命。推白刃於同胞。何其自外於人羣哉。

蔭昌逋寇。天性傲狠。視將校如家奴。凡諸軍士。盡所素省。加以猜忌成心。嫌疑已構。寧受賊師鞭笞之酷。而違簡書恤難之言。北軍雖愚。宜未至是。故僞署外務部尙書袁世凱。宣統初政。黜在田間。自謂無復出山之志。歘遭多事。招之卽來。何異吏欲殺人而延屠劊。不能堅執。遂被羈縻。俛仰今昔。能無愧乎。海軍弁卒。多產東南。鄭成功之遺迹。黃道周之義聲。故老流傳。簡在耳目。聞其主帥。亦嘗留學遠西。豈未聞法國大革命時。拿破崙優游軍中。終以智勇登爲總統乎。今乃制命僞朝。受其驅策。揚靈江上。以與義師爭命。以職則非其分。以義則失

其倫。以爵賞權位。則必不能比於滿洲世族。以勳伐聞譽。則復下於向日曾李二凶。幸而獲勝。一家指爲良臣。萬姓目以劇賊。若天奪其魄。應時崩潰。堅利之器。掃地無餘。海疆失衞。誰之責也。當知人心所歸。依乎信順。今之發憤爲雄者。非若昔日洪楊假合之徒。今之赴義倒戈者。亦非有昔日徐熊孤起之危也。若能雲蒸虎變。同指北廷。撻彼元凶。勢如振槁。功成事遂。大烈丕天。勳名登於旗常。銅像立乎雲際。無損一時之勢位。而獲無窮之令聞。孰與身爲走卒。備他人驅使哉。又東西諸友邦。交通已夙。滿人侵盜之事。蓋所稔知。今之虐政。亦其所目覩也。義師既起。無犯秋毫。曩日載書。未嘗渝悔。楚蜀之保護商場者。不在滿洲政府。而在革命軍人。嚴守中立。責任有在。今者戰事搶攘。貿易或有留滯。若其大功者定。胡酋遁逃。中夏清明。是亦遠人之福。何者。萬國和平之的。係於中夏政治之修明。政治修明之期。依於民主立憲之成立。革命既成。共和自現。周道如砥。足以供萬國之觀瞻。邦交暱而無猜。兵革偃而不用。此則日計不足。歲

計有餘若吝目前之徽利。而忽百世之遠圖。朋比僞朝。扼我大義。宜非泱泱大國之所出也。方今民氣昭蘇。風雲泱鬱。天亡索虜。近在崇朝。此正志士鷹揚之會。窮民得職之時。將成人道之均平。以滋世宙之福祉。黽勉從事。其可憚勞。所以勞來還定安集者。非弘毅就功之士。將誰屬哉。書到。詳思此義。中國革命本部宣言。

黎都督布告海內人士文

今日是我漢人脫離地獄更生之秋。胡虜惡孽貫盈之日矣。今元洪用十八年之心力。爲十八行省親愛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報二百六十年之仇。雪二百六十年之恥。想我同胞。憶昔我祖宗被其淫殺。遭其苛虐。盜我財物。啜我心血。種種被害之情形。能毋切齒。想我漢人。在漢唐時代。若何榮譽。奈何甘心爲奴二百六十年。奇哉。奇哉。豈吾漢人都不復有羞惡之天良耶。雖然。元洪起事之日。觀民心之樂從。兵心之附合。可見當時之甘心爲牛爲馬者。亦出於不得已耳。

英雄英雄。此時不挺身而出。尙待何日。念元洪一片之苦心。我漢人四萬萬之命。死活在此一舉。成則與吾十八行省親愛伯叔兄弟諸姑姊妹。再享萬萬世之福。否則墮於地獄中。永無超生之日矣。英雄英雄。迅速奮興。萬不可失此機會也。雖然。還有吾半反對之當道英雄。誤爲富貴位祿所牽累。有騎虎難下之勢。恐元洪畫虎不成反類狗耳。此則大謬之見也。蓋元洪今日之舉。是合十八行省諸英雄。倡此義兵。與同胞復仇。天下先得我心之同者。非止鄂省一隅也。十餘年臥薪嘗膽。今日始舉。豈可等諸草莽寇盜輩。徒逞一己之私。同日而語哉。嗚呼。吾海內諸英雄。其速起哉。何尙戀戀不捨。或且殉建虜之節乎。元洪今日所痛告者。念諸英雄俱懷經濟之才。此時正可同扶漢族。以救同胞。何尙觀望如此。若慮元洪之無成。財命之難保。此則眞非識時務者耳。吾海內諸英雄。其勿以吾言爲河漢。

黎都督鼓勵前敵韻文

前敵諸君　英烈堪欽　追奔逐北　威震虜廷　磨刀霍霍　漢奸遁形
鼓勇直前　誓清北平　唯非天時。秋風草冷　胡兒馬肥　防其南侵
勤勞任務　勿恃戰勝　由來創業　成於堅忍　風動雨立　征馬長鳴
車塵不揚　我武士行　慎爾衣服　勿爲寒凌　引領北望　懷我遠人

黎都督慰勞紳民文

我同胞伯叔兄弟。可知各國已佈告嚴守中立乎。此嚴守中立之布告。何自而來。乃由諸將校兵丁之戰勝。及我商學紳民諸伯叔兄弟之餽送乾糧飲料。及荷鋤持棒。助戰追擊所致也。此非數十萬兵民一心。確守國際公法。不加損害外人與私人財產。彼何能遽認我爲獨立交戰團體乎。昔武王云。紂有億萬人。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今我兵民百倍武王之臣。一心向敵。較之武王爲猶銳。義旗所指。胡兒之魂魄皆飛。衆口一呼。共和之政體成立。故外國見此情景。亦脫帽爲禮。慰我軍士。由此以觀。足見外國人之愛獨立。愛自由。而亦愛

人之能獨立能自由也。本都督受衆同胞推舉。代表興師起義。深恐才絀力薄。不足以副重望。今見兵民諸同胞如此勇果。獲此戰利。不禁歡躍之至。然本都督實無功勳。特不過躬逢其勝耳。茲聊述數言。以表慰勞之忱。願我同胞。始終不懈。努力進行此佈。

上海軍政府宣言書

竊自滿清爲虐。盜我中華。同胞之深仇巨恥未報者。二百餘年矣。屠殺之慘。歷歷在目。臥薪嘗胆。未敢或忘。詎意滿清今復狠毒。假立憲之妖名。行防漢之譎計。塗吾四百兆神明子孫之肝腦。以供養彼五百萬之犬羊賤種。猶復頤指氣使。視漢人若牛馬。苛稅則無不加。而彼滿奴則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也。權利則無往不削。而彼滿奴則握大權執大柄也。而日橫死於滿清虐政下者。尤指不勝屈。又何一非黃帝子孫。我親愛之同胞也。以是我軍政府起光復之師於武昌。不旬日而克復三鎮。天下響應。共起義兵。誓討北虜。重興神州。自兵興以來。

皆爲救我同胞於異族虐政之下。拯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以故市民安堵。鷄犬不驚。蓋我軍政府以愛種愛國爲心。故不惜冒矢石爲同胞請命。凡我同胞。均須共體此義。滿將廕蔭屢戰屢北。今我秦晉革命軍。現已出兵直搗幽燕。逆酋逃亡。將不崇朝。即可全復天下。我蘇浙各省。據長江下流門戶。形勢重要。故我江東革命軍。於九月十三日。起義於上海。以安商業。以甯民居。各守生業。毋相驚恐。有急於大義者。其各來歸。蓋滿惡昭昭。白於天下。胡運已絕。漢族方興。凡我三吳健兒。均當效忠於祖國。以建共和之基。不當盡力於滿奴。以貽萬世之辱。而滿洲將士。其有棄逆投順者。亦概不加誅。視之同等。本軍政府又念我蘇浙等省。民困已久。暴征苛稅。是皆滿清之虐。而江南水荒。收穫寡少。謀生不易。用特將江浙皖閩境內一切惡稅。盡行豁免。以紓我父老之難。而免奔亡之苦。其條例謹列左。

(一)除鹽酒糖各稅捐外。所有統稅關卡。一律永遠裁撤。

(二)除海關外所有稅關。一律永遠裁撤。

(三)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

(四)本年以前積欠丁漕。概行蠲免。

(五)各屬雜捐。除爲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蠲免。

凡我江浙皖閩人民商賈。均宜竭力助餉。以裕軍實。蓋本軍政府之成敗利鈍。係於四省人民之生死存亡。漢口滿兵屠殺商民之事。可以前知。今日共助義師。則我人民商賈。即可同享安甯。不然。則思日後之慘禍。亦當寒心。凡我商界同胞。俱屬深明大義。諒能慷慨運輸。將來共奠中華民國共和。則自由幸福。實無涯旣。而上海一埠。華洋雜處。關係尤屬重要。人民俱宜極力保衞治安。敬禮外人。以輔本軍政府之不逮。幸毋自相擾亂。以取罪戾。風雲正急。愛國男兒。當速興起。舉北伐之師。討將亡之虜。毋懷觀望。致失事機。上海軍政府宣言。

江蘇程都督諭告本府廳司各員文

江蘇都督府成立後。業經委任各部長。分治各事。但舊政府之所以必須改革。由於行政之腐敗。腐敗之原不一。要以彼此隔閡。各存意見爲最甚。都督府一切機關。組織麗善。又得一時賢俊。鼓舞襄助。隔閡一層。當可無慮。惟意見二字。最爲可懼。其潮流所及。實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大凡意見之起。總由於權利之一念。目今志士組織敢死隊決死團。爲光復共和計。雖犧牲性命。尙所不顧。我同志同事。但期可以達其光復共和之目的。則犧牲其權利。更何足惜。蓋個人有意見。則不能成團體。各團體有意見。則不能成一邦。各邦有意見。則不能成一國。相爭相軋。黨派紛歧。人民或因此而受剝膚之痛。尙何共和幸福之足云哉。當茲刷新之際。首須推誠置腹。協力同心。無不洽之情。不通之意。功則爲全體之榮。罪則爲全體之辱。視同袍若家人。以公事爲家事。持此不懈。方能爲人民增幸福。若僅眩於新政府之虛名。而襲昔日腐敗之實害。則人民猶是困苦。大局仍難太平。殊非本都督保衛地方愛護人民之初意。亦非諸賢達熱心

誠意相與共事之本心。爲此不憚煩言。願與諸君子共勉之。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九月日

寗波劉都督宣告軍政分府成立文

維黃帝四千六百有九年月日。爲中華民國寗波軍政分府宣告成立之期。本都督謬膺寧波府保安會之公推。迫於大義。勉承斯乏。謹述宗旨。用告我同胞。緬惟我祖黃帝誕啓中夏。奄有萬方。聖德巍峨。載在史册。蠢茲醜滿。乘我內亂。盜我神器。二百六十餘年矣。上國衣冠。淪於夷狄。中原豪傑。久懷義憤。此固我同胞人人同具之心理。不待本都督言之也。茲幸鄂兵舉義。不匝月而長江上下游。尅期恢復。義師所指。簞壺爭迎。天心人事。蓋可知矣。本郡地濱海角。形勢險要。人文聲物。久稱望邑。尤應早日規復。以慰先靈。此則光復大漢。爲本軍政府不易之宗旨者一也。嗟夫。父老苦醜虜苛法久矣。他不遑論。最近數歲。非僞朝所號爲豫備立憲之時代乎。而吾父老子弟所受之困虐何如。名爲永不加

賦。而苛稅特捐。百倍於增賦。日籌三權鼎立。而中央集權日見其鞏固。至於親貴專橫。日事防漢。則皆吾父老所習知者。不必贅言矣。嗟夫。大江南北。連歲饑饉水厄。本郡各屬之災荒。亦屢見告。僞朝則且修葺頤和園。酣歌恒舞於大內矣。嗟嗟。脂膏有限。朘求無饜。解同胞於倒懸。尙容片刻緩乎。此則拯救同胞。爲本軍政府不易之宗旨者二也。謹述大綱。布告同胞。幸各淬厲。共勉進爲共和大國之國民。本都督有厚望焉。

閩省宋參事淵源布告晉惠各屬同胞文

漢族不武。韃虜入關。奴我同胞。屋我宗社。宇宙腥羶。已二百六十有七年。論其內政。無非縱官虐民。論其外交。無非喪權辱國。自作弗靖。不自反省。乃專用其壓制手段。牛馬吾民。卒之壓力愈重。而抗力亦愈張。遂釀成國民反對風潮。鄂軍首揭義旗。各省聞風響應。湘贛秦晉。相繼反正。江浙桂滇。亦均克復。而廣東獨立之宣言。與吾閩義師之奮起。皆成於九月十九日。足見人心思漢。異地同

情。痛飲黃龍。指顧間耳。我軍光復省城。松壽自裁。樸壽正法。滿兵傷亡之餘。全數歸順。大局底定。國旗高懸。萬衆歡呼。市民安堵。孫大都督又深痛滿淸暴虐。民生凋敝。蠲免舊欠錢糧。裁撤釐金苛稅。凡諸稗政。行將逐次革除。期拯同胞水火之中。共享民國文明之福。蓋我軍以籌團保種爲宗旨。志在伐罪弔民。凡我全閩三千餘萬同胞。均當共體此義。乃都督府成立以來。各府州縣。固多望風歸附。但下游晉惠各屬。尙有無知匪徒。妄肆焚掠。擾害閭閻。本都督府爲保安地方起見。特舉淵源會同僉管帶率領安民軍。馳赴下游各屬。宣明大義。撫慰同胞。良以淵源生長下游。與吾閩南父老兄弟。素相聚處。感情相洽。且曾親赴武漢。熟知鄂軍戰事情形。而閩軍起義之時。亦嘗馳驅其間。與知一切。足以盡取聞見。貢獻於我父老兄弟之前。共籌維持安甯秩序之策。特軍隊所到。百姓易起驚疑。用先草書布告。俾知我軍原爲保民。決非擾民。原爲宣明大義。決非炫耀兵威。凡諸友紳士民。冈當隨地保護。即夫誤陷迷途。伏莽作亂者。倘能

倒戈歸正。亦當善爲招撫。願我父老兄弟。勿事驚皇。勿滋紛擾。籌辦團練以維治安。敬禮外人。以全友誼。協襄軍政府之不逮。共助民主國之速成。是則淵源之所翹覘。亦孫大都督之所厚望者也。

河南北伐軍宣言書書

武漢起義。全國響應。大江以南。次第獨立。秦晉遼魯。相繼反正。胡虜命窮。將失其穴。大好河山。還歸故主。此誠我中國志士奮起有爲之秋也。河南古爲四戰之地。民氣强悍。英特奇偉之才。史不絕書。滿清竊國。中原遺老。不受僞命。多奔走於淮潁伊洛間。潛謀恢復。事雖不成。而聲先節烈。尙在人間。即如滑縣林清一役。幾一蹴而顚覆僞朝。其後洪楊起義。長淮豪傑。聞風響應。遙爲聲援。至使僧格林沁疲於奔命。先哲典型。令人歌泣。此次武漢事起。我河南蜷伏於異族惡劣政府之下。沈沈酣睡。不聞有一成之衆。一旅之師。起而反抗。受同胞之唾罵。爲外人所輕蔑。加之認夷狄爲君父之袁世凱。忘其祖宗之仇。切身之痛。爲

滿酋效死力阻我義旗。即此不肖之子孫。更足遺人以口實。然而河南鐵路。直貫全境。北自彰德。南抵信陽。盡爲虜軍盤踞。四面受敵。舉動維艱。而僞撫寶芬。本非同種。助桀爲虐。以覘各省之獨立。誠非易易。我伯叔兄弟所以持重不發之故。當爲天下所共諒。雖然。不冒險不能成功。不破壞不能建立。難之一字。未足以困英雄。矧天命有歸。人心思漢。革命旗幟。已遍東南諸省。所難崛起者。祇此北方二三省耳。儻使燕趙豪傑。伊洛健兒。赫然斯怒。奮死直前。則小醜么麼。何難立碎。我等鑒茲大勢。糾合同志。後先來滬者。業已招集大兵。籌有的欵。克日分道進征。以圖大河南北之光復。爲北方樹聲援。雖進行方法不便宣布。而要以斷賊兵之後路。搗滿酋之巢窟。聯合東南民軍。以達我共和政治爲目的。此固我北方同胞大義所當爲。亦責任不能旁貸者也。凡我父老兄弟聞茲風聲。其投袂而起者。必踵相接。爭先恐後之不遑。固意中事耳。今設河南北伐軍支部。爲我豫民軍機關。以期大集運籌帷幄荷戟從戎之士。洗盡胡兒腥穢。還

文史 第九輯

我漢室山河。皆將於羣策羣力是賴。嗟乎。誰非黃帝子孫。誰無國民責任。河南不急起獨立。使他人越俎代謀。則我豫二千七百萬之同胞。將何顏以立於大地乎。伯叔兄弟其勿觀望徘徊失此千載一時之機會幸甚。

嘉興焚燬程學啟祠主之布告

照得自古忠臣義士。馨香萬代。廟食一方。窺其創制典禮之初心。非僅欲妥死者精魂。實欲爲生民矜式。是以宏範滅宋。厓山未許建祠。白起忠秦。長平不聞立廟。彼二人者。當其委身朝廷。武功之盛。非不赫濯千古。而皆不載入祀典者。蓋一則爲其效忠異族。一則爲其襲殺降人故也。漢奸程學啟。資本凶悍性尤反覆。首事洪氏。旋歸淮軍。虜清念其倒戈之功。准立專祠於吾郡。殊不知程本漢人。而爲滿奴效順。種族之見不明。其罪一。既爲太平之將。復投李氏部下。屢寇漢城。致我嘉郡七邑。得而復失。是謂背主。其罪二。蘇州之戰。賴紹光等十人。既焚虜清。程賊擅調淮兵。凡賴氏所屬勁兵悍將。全數殺戮。是謂殺降。其罪三。

部下之兵。悉屬亡命。所過州郡。焚殺淫掠。無所不至。是謂自戕同類。其罪四。昔唐狄仁傑奏焚淫祠。後世稱之。今程學啟以漢人背漢人。且助異族以殺漢人。更助漢奸以殺漢之降人。是其反覆之罪。旣甚於張宏範。而殘殺之罪。尤浮於秦白起者也。今者大漢光復。凡屬漢奸。皆在痛絕之例。是宜焚其栗主。以報漢族之仇。毁其淫祠。以昭後人之戒。布告大義。咸使聞知。

廣東胡都督佈告剪髮令

爲佈告事。照得民國已成。與民更始。首滌羶俗。在復黃曆。剪辮髮。本都督用是敬告於我邦人。使咸喻斯旨。粤自我祖黃帝。始造甲子。用以紀元。至今可數四千六百餘年間。雖夷狄亂華。無代無之。然未有竊據神皋。僭頒正朔。如滿虜僞統之久者。自明季甲申三月十九日以至於今。凡二百六十有八年。滿虜奪我甲子。篡我國統。以臨制我人民。日月不明。天地晦塞。皆我漢族爲奴隸爲婢妾之日。我邦人念之。能勿恥痛。天乃使武漢義師大興。未及匝月。舉國反正。是乃

我邦人深恥深痛。積之旣久。乃有今日。是用除去滿淸年號。以洗我數百年之恥。又我國自夏殷而後。天子以世及。故簒弒刼奪。乘於其間。於是斷代紀元。年號遂紛。是皆以天子之位。畀於一家一人之效。甚非我軍政府今日建國之義也。本都督秉我軍政府建國之義。用告我邦人。自茲以往。共和爲治。是宜以黃帝紀元。表我國民之制。與前代殊。無有疑惑。辮髮者。在漢時爲西南夷之俗。在宋時爲女眞之俗。今之滿洲。卽女眞別種也。滿淸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再下薙髮令。違者殺無赦。於是吾族。皆辮髮垂後。蓋又至於今矣。我邦人一念辮髮所自來。能無亡國之痛。當知我國舊俗。皆總髮爲髻。惟吳越之間。有祝髮者。有剪髮者。未聞辮髮者也。辮髮非我國之禮。迄自今始。凡我邦人。宜一律剪辮髮。以芟夷國恥。遠師往古。不必復總髮之俗。近倣泰西。庶有合吳越之風。嗚呼。我邦人其念之。夫禮俗之興。張皇耳目。所關匪小。愛國者未有不愛禮俗者也。滌舊染之汚。奉維新之命。爲此通告。一體照遵。切切。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九月日

鄂軍政府號召各省文

滿洲以東胡之種。入主中原。慚德相沿。幾三百載。淫威虐政。未遑具論。然以神明華胄。而戴此犬羊遺孽以爲宗主。是曠世之奇羞。絕代之巨恥也。我鄂軍都督黎元洪。激於公憤。赫然振怒。義幟一張。全軍響應。半日之間。三鎭讋服。足見人心思漢。天下喬詰卓鷙而不甘雌伏於建虜之下者。已非一日。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乃僞政府不知天命。反肆行抵抗。調將遣師。水陸并進。甫一交鋒。俱遭敗北。陸師則退保信陽。水軍則幾遭沉沒。瓦解之勢已成。倒戈之期日迫。我義師一方卻敵。一方保民。外敎外商。尤爲周密。故世界願認爲戰團。各國皆目爲義舉。然湖北當四戰之地。進取則有餘。保守則不足。是故一軍出河洛以達宛平。而遼東三省可以檄定。一軍出宜昌以攻成都。而西藏可以遙制。一軍趨衡岳以連百粵。而兩廣可以底定。一軍下九江而揚子江下流諸

省。悉歸掌握。大功之成。易於反掌。但義師崛起。兵力猶孤。進取之軍。或不足以供遣派。恐時機一去。大局全非。漢族興亡。間不容髮。昔者洪楊之役。湖北旋得旋失。此誠便於進取。不便於保守之故也。現在巴蜀義民。猶知抗敵。武漢上游。或無足慮。然而河北無響應之軍。江東無兵馬之助。我義師內無接應。外無聲援。水陸交攻。腹背受敵。鄂軍縱强。其如寡不敵衆何。即幸而不敗。亦不能克日蕩平。已深足爲諸父兄之患。況鄂軍一敗。則漢族全亡。而中國無復革命之望。時乎時乎。不可失也。願各省父老昆季。一垂察焉。河北爲燕趙故都。人民率多豪俠。討賊復仇。此皆諸父兄之所優爲。而今日未遑計及者也。夫畿輔之下。壓制森嚴。虐政流傳。諸父兄殆受之而不覺。庚子之亂。受創尤深。究其禍源。皆政府失職之咎。昔者父兄先民。多借外報仇。以伸民困。豈有身受切膚之痛。而作壁上之觀者乎。竊爲諸父兄所不取也。山東文物之邦。夙明大義。孔孟之遺風。朱家之豪俠。史册流傳。口碑載道。春秋復九世之仇。當亦父老昆季之所稔知。

今者義幟已張。國基已立。稍加協助。便可奏功。尙何憚於一發耶。至於江東子弟。越國君子。皖江志士。向以仗義聞天下。鼎革之初。故老遺民。屢圖恢復。天不佑漢。忍辱至今。吳徐之暗殺。熊趙之義師。蓋聞風而興起者也。故革命較各省爲先。而受禍亦較各省爲烈。揚州嘉定江陰之屠。此皆諸父兄先民之所身受。而不能一刻忘者。鄂軍起義之初。逆憶響應之軍。當首推吳越。蓋結怨深而思報切。此人情之常。而不料竟失之於諸父兄也。兩廣爲百粵故地。地邊胡。數被寇。人民多激刺。撫其邦者。向多酷吏。人民喬詰不堪。屢思起義。天國功敗於垂成。廣州計疏於倉卒。此皆諸父兄之所深痛。而急思報復者也。雲貴地近南徼。瘴雨蠻烟。僞政府早視爲化外。故不恤割其土地以餉友邦。片馬割讓。尤其末事。爲今之計。非革命告成。恐終難保其故土。前者曾組織敢死隊以抗外邦。而何以竟疏於恕無可恕之建虜耶。至於關中健兒。勇於戰鬭。龍蛇起陸。大動殺機。豪傑建功。固當如是。湘淮舊卒。亦當殺賊致果。以功贖前日慘殺同胞之罪。

至若長江之哥老。北地之三合。東三省之馬黨。汝等本良民。因胡姓苛刻。致汝於窮迫飢寒。流而爲盜。虜吏不恤。加以匪名。横加屠戮。實非汝之罪也。故汝黨之魁。立誓齊作威福。勾結死黨。刦奪豪民。戕殺汚吏。以立强於天下。慨然有古游俠之風。其誼有足多者。今者鄂軍起義。汝等當蠭起相助。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以銷宿憤而除公敵。大功告成。當錫汝爵。無功者亦收爲良民。而同安畎畝。惟行軍之中。當知紀律。凡戕殺外人。焚毁教堂。刦奪良民者。殺無赦。望稍爲留意焉可也。要之湖北當天下交衝之地。尤漢族興亡所關。凡我同仇。均當協力。長於權變者。以參軍政。富於貲財者。以輸軍餉。勇於敢死者。以從軍事。精於戰畧者。以司軍令。結天下之盟。作國民之氣。統率義師。宣言北伐。執彼虜魁。投之遐塞。伏望同胞聞風興起。石勒倚嘯於東門。陳涉輟耕於壠上。草澤匹夫。猶懷大志。神明貴胄。忍作胡奴。此眞英雄用武之秋。豪傑建功之會也。特此公布。以告天下。

陝西都督府布告三秦同胞文

爲通告事。照得本都督仗義興師。代民請命。原爲保國。使我軒轅古國。與歐美各大國。並駕齊驅。謀民族之自由。脫滿奴之專制。宗旨正大。本無一毫自私之心。是以本都督誓師以來。一舉而咸陽恢復。僞撫就擒。再舉而潼關歡迎。秋毫無犯。人心思漢。天命有歸。此誠本都督始願所不及者也。今當大事初定。百度維新。特於軍政府組織各部。如軍事。財政。外交。實業。學務。司法。條分目舉。各有專司。立除從前僞政府泄沓之習。還我同胞監督之權。並且設納言之筒。以期下情上達。築招賢之館。以免奇士沈淪。凡我同胞。同爲軒轅苗裔。受異族二百數十年吸脂敲髓之苦。平昔認賊作父。而不敢與較者。非心有所甘。實力有所未逮也。今者義旗所指。想我父老兄弟。應無不共表同情。省垣商民。既各安堵。省外州縣。亦宜一體保安。勿稍恐慌。勿聽謬論。官紳協力。籌軍餉。設民團。總以各保各縣。各安各村。爲急務。昔高皇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民心大定。今與我

同胞約法二章。簡而易守。傷一無辜。罪不赦。行一不義。罪不赦。其有慷慨輸財以濟軍需者。受上賞。反對義軍者。加顯戮。錢糧雜稅。照常急解。一切公欵。均歸民國政府綜核。如地方有司有假公濟私肥己舞弊者。本都督信賞必罰。必加以應得之罪。內部庶政既已就緒。再當奮羆虎之師。東出鎬洛。聯合三河年少敓干敹甲。直指燕雲。取羯奴之頭而懸之藁街。使我大漢之河山重逢景星慶雲之瑞。當亦我父老兄弟所奮袂起舞者也。佈告四境。咸使聞知。

黎都督檄湖南文

滿清入關而後。盤踞我神州。虔劉我漢族。揚州十日。歷代亡國之慘。莫過於是。及其混一區宇。自以爲君臨天下。敲皮剝骨。任其恣肆。漢民無可誰何。三百年來。學士有倡新說。則曰大逆不道。輿論稍涉政權。則曰格殺勿論。財用不足。繼之以賣官。賣官不足。繼之以榷酤。榷酤猶不足。繼之以賣礦。賣礦猶不足。繼之以借款。國益以貧。民益以病。旋以釀成戊戌庚子之亂。屈膝割地而不以爲恥。

至於時危勢迫。始假維新以號召天下。然其學堂猶是科舉也。立憲猶是專制也。括數百萬民膏民脂贖回之鐵路。猶强歸國有也。胡虜其有心肝乎。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無足怪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即不待民族主義之昌明。已爲天人所不容矣。嗟乎。湯武不作。誰與弔民以伐暴。秦皇漢武兵威不振。誰與保種以圖存。今幸天心厭亂。胡運已終。爰舉義師。克復武漢。以爲天下倡。夫鄂湘犬牙相錯。於勢則爲比鄰。於誼則屬一家。地居上遊。足以壯鄂之聲援者湘也。粟富敖倉。足以濟鄂之糧糈者湘也。呼吸靈而勢若指臂。足以興鄂克復大業者湘也。四川下矣。廣東舉矣。江南凱旋。又紛紛電告矣。而素所稱開通之湖南。誠不解徘徊觀望者何居。且湖南自曾左反戈相殘。助賊爲虐。汚穢歷史。爲世界公論所不與。湘人士早引爲大恥。譚嗣同唐才常諸公倡始於前。陳天華姚洪業禹之謨楊篤生接踵於後。或駢首受誅。或蹈海而死。義聲震天地。皆不惜一身以救同胞。而洗從前之恥也。嶽山之靈。湘水之秀。安可任異族鼾睡。

而不還我漢族乎。湘土同胞。務宜激發義風。匡復漢業。以清三百餘載之胡氛。是漢家土地。仍歸漢人。炎帝子孫。仍保炎祚。檄到望無眷戀仇讎。坐失機宜。以爲天下笑。

鄂軍政府檄河南文

豫州古稱文明中區。三王以來。迭爲都會。先祖先宗之典章文敎。萃聚於茲。其人質直樸厚。有太古之風。自明之亡。每有會黨揭竿起義。近今革命事發。人人視死如歸。豫省民氣。勇悍若斯。而大梁又爲四戰之地。京漢鐵路。交軌於湖北。倘能與我同心協力。趁此時機。河南守其樞紐。湖北壯其聲援。西則陝西。北則山西。東則山東安徽。不難一鼓而應也。夫十八行省。誰非炎黃之子孫。汴豫開化尤早。想能憶先聖哲王之化。且地處中區。尤當知夷夏之大防。昔者陸渾寄居。伊民猶深戒懼。矧茲滿奴。盜我國土。宰我人民。亂我冠裳。決非陸渾之比。而可坦然置之。嗟乎。同胞止於何所。試登嵩嶽之頂。俯瞰黃河。履箕山潁水之鄉。

懷思古人。能勿愁焉心傷乎。所願念先哲之遺化。思亡國之宿恥。右助湖北。共成義舉。斯則我漢族萬萬世之幸也。不然。義軍北發。必道出豫境。彼時欵誠。不有後至之羞乎。願我同胞。速定大計。勿貽後悔。

黎都督檄山東文

東魯開化最早。文明獨先。山河鍾毓。代生聖哲。民俗强悍。習於戰鬬。太公小白。先後用之。以成霸業。光耀歷史。彰彰在人耳目。降及明季。政失其紀。四方多故。三桂引賊入室。遂使黑水建夷。宰制我天下。貴省密邇燕雲。首當其衝。屠戮之慘。剮刻之酷。無異嘉定揚州。遺聞匪遙。至今思之。猶令人心痛。嗚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滿清以氈毳遺孽。犬羊賤種。一旦臨我華胄。心實內媿。故不惜極力摧殘。以爲長治久安之計。三百年來。暴令苛政。罄竹難書。至於今日。則蓄之愈險。出之愈刻。日日言籌備立憲。而專制實甚。日日言融化滿漢。而防漢實深。乳臭黃口。則委之以兵權。行屍白髮。則寄之以政柄。猶恐不足以制吾族死命也。

於是橫征苛歛。供其饕餮。賣路獻礦。取憐外人。吾族起而與爭。則曰民氣囂張。日格殺勿論。嗟嗟。誰無天良。誰無廉恥。忍令錦繡山河。淪於夷狄。文明貴胤。降在輿臺。而不思掃除胡虜。以雪國恥乎。本都督心切思漢。義重復仇。白麾一舉。武漢克復。湘粤甯贛。亦同時響應。東南半壁。得以重見天日。東邦爲孔教發源之地。攘夷大義。服膺最久。曷勿及時奮興。共襄大業。以紹炎黃之墜緒。而衍洙泗之眞傳乎。況滿奴常挾寧贈友邦之術。故不惜棄我如遺。膠州之租。威海之割。奴隸之奴隸。諒我青兗泰岱諸同胞。當亦羞且痛也。復九世仇。春秋大之。趁此速舉義旗。右我鄂軍。西發臨淸。扼南北之咽喉。北出渤海。攻塘沽之險隘。水陸並進。直搗巢穴。復漢官之威儀。建共和之民國。我列祖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嗟乎。陟泰山之巓。揮吾漢幟。決黃河之水。滌彼胡氛。東魯同胞。應多俊傑。請盡先驅之義。勿貽後至之羞。此檄。

鄂軍政府檄安徽文

皖省當南北之衝。江淮戰爭。常集於此。故多驃驍勇敢之士。前明之亡。義師屢起。洎乎近代。則有徐錫麟熊成基其人。前仆後繼。可見皖人之痛恨異族。食息夢寢。未或忘之。夫昔之舉事。少難勝多。每爲深根。今武昌克復。近在接壤。又處上游。當全國之中心。地廣兵精。可戰可守。倘能念我漢族。同是炎黃血胤。復仇起義。重爲四萬萬同胞雪此大辱。不忍漠視其患難。相與左提右挈。靖此南陲。揮刀北指。事成之後。共建民主。永享治平。豈惟皖鄂之幸福。抑亦我四萬萬人之幸福也。其或不顧。坐失事機。享他人之成功。此惟孱弱之民族有之。非所望於全皖之父老兄弟也。嗚呼。陰霾既開。山川易色。倘祖宗有靈。應啓導之。貴省同胞。縱不思所以對湖北。獨不思所以對己之祖若宗乎。獨不思所以對全皖之大好河山乎。時不可失。痛言難再。願我同胞實圖利之。

鄂軍政府檄南京文

金陵自古帝王之州。山雄水秀。人才世出。六代以來。文化所萃。如一家然。華貴

之子。類喜保其門第。故建虜入關。抗拒最力。遭屠戮亦最慘。若揚州。若嘉定。若江陰。伏尸百萬。流血漂杵。漢族喪亡之一大紀念也。深恥奇辱。結於人心。故初年志士。不忍仕於其朝。逮乎中葉。洪楊起事。江南英傑從者爲多。事雖未成。亦可見人心之思漢矣。今雖年遙。遺聞在耳。倘一覩天王之故宮。滿賊之防城。能勿觸目而驚心乎。皇天悔禍。佑我下民。義軍甫起。即定武昌。是誠天亡胡虜之秋。而甯人報復之日也。祖宗有靈。應誘深衷。想貴省東南奧區。財賦之藪。倘能戮力同心。共襄義舉。是武昌增一强援。滿賊多一勁敵。東南半壁。非復虜朝有矣。夫蒙垢於面。猶加洗滌。況鑴恥於心。而可坐忘。嗚呼。江山如畫。風景不殊。願我同胞念祖宗締造之艱難。觀望失時之非計。奮然興起。則九世之大仇可復。先代之聲華不墜。我漢族對於貴省之感情。當何如也。願吾同胞尙熟慮之。

黎都督檄各府州縣文

昊天不弔。漢祚中衰。山鬼潛號。中華讓渡。從此胡虜竊據。逾二百年。統系相傳。

幾十餘世。窺竊我神器。誅鋤我人民。姦擄我婦女。攪攝我政權。變亂我禮俗。侵奪我膏腴。直使神聖冠裳。淪於牛馬。馨香俎豆。汚於腥羶。滿漢之界限於以分。狠毒之行爲逐日熾。獄成文字。累及無辜。鋤絕根株。不留餘種。故揚州之役。江陰之屠。嘉定之傷。嘉興之慘。金華之變。廣州之危。此皆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憤。現今時局艱難。而彼則深宮晏樂。强鄰逼迫。而彼則高處嬉娛。藉名改良。假稱變法。政雖立憲。實欲集權。不急新政之振興。惟事寢園之修補。不問民間之疾苦。惟思財政之搜尋。不畏外侮之頻臨。惟恐內亂之奮起。所以各處駐防也。以滿賊守之。內外重權也。以滿賊握之。男不耕而食。女不織而衣。直以國家爲生產業。以人民爲奴隸。行鐵路經營。統歸國有。河山錦繡。認作家私。四萬萬罹於强迫手段之中。數百年伏於專制政體之下。嗚呼同胞。能不撫心搶地疾首呼天哉。本政府痛彼酋之無狀。哀漢胄之式微。特舉義旗。振此困阨。白麾指去。羣醜倒戈。黃鉞揮來。罪魁遠竄。一鳴驚人。四圍響應。湘鄂皖豫。不約而同。粵贛

陜黔。不謀而合。其餘諸省。均有同心。此誠天亡滿賊之機關。使漢族吐氣之影響也。爾府廳州縣。各盡其職。無事倉皇。士農工商各守其常。無容驚畏。其餘軍學界等。應知敵愾雪恥復仇。共播神威。洗寃洩恨。已尅者竭力守成。未尅者乘時進取。告宗祭祖。爲我漢室增輝。建業立功。爲我河山生色。時不可失。一刻千金。願我族協力同心。復黄帝衣冠之舊。執竿起義。啟中朝禮敎之源。我同胞其勉旃。黄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

黎都督檄荆州文

傳諭各旗兵知悉。本都督起義武昌。四方響應。義師所過。不肯妄戮一人。爾旗兵人等。歸化中國二百餘年。本都督決不肆行殺戮。現正派大隊入荆招撫。如肯歸順。速將軍器旗册。全行繳出。當與漢人一律看待。其個人私產。一律保護。務使秋毫無犯。若仍執迷負固。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後悔何及。現在湖南江西。均爲義軍所得。爾等熟思。大局豈能久存。一經投誠。尚有生路。本都督以至誠

之隱。諄懇傳諭。歸順與否。惟爾等自擇。

黎都督檄雲南文

自滿虜愛星阿提兵犯順。永歷被擒。金馬碧鷄之鄉。淪於異族。三桂圖復。中路喪亡。繼以世璠。遭三路入滇之屠戮。嗚呼華胄。言之痛心。三百年來。復受制於虜廷黑暗之下。犬馬奴隷。竭膏餉以供。蠢爾類醜。龐然長我。誰無血氣。甘此摧殘。本都督篤念華宗。首義於鄂。白麾一指。皖甯湘豫。殷然從風。而長淮以北。巴蜀以西。在指顧間。大局告成。光明淨宇。天人協應。遐邇同情。卓爾南滇。地處偏隅。同屬炎黃貴胄。緬維烈祖。遺我羣黎。朱明不綱。致遭慘毒。葛藟無識。尙能庇其本根。負氣含生。能勿自保族類。況外禍紛沓。屬在遐方。滿政府早膈膜視之。置諸化外。東南三猛。西北八關。拱手授人。甯知顧惜。猶復飾鞭長莫及之讕言。滇緬滇越。甘賣路權。礦產商塲。任其狐媚鄰交。自塡慾壑。彼都志士。亦有同心。羣起而爭。久爲識者欽服。滿政府肆行抑壓。權不下移。專送友邦。勿與家奴。彼

固持之有素。道之若常也。今天方授楚。殄彼胡兒。時大可爲。機不可失。尙冀英雄奮起。戮力同仇。誓掃燕雲。滅此朝食。與十八行省。與大漢天聲。返吾家故物。永立共和政體。俾同胞得平等自由。詎獨雲南一隅之福。中原皆共食無疆之庥。本都督實引領焉。檄到如律令。

黎都督檄各督撫文

黃漢與滿賊不兩立。吾不殺彼。彼必殺吾。本政府爰起義旅。剷除滿賊。軍興以來。義聲所播。萬姓歡迎。貴大臣亦黃帝子孫。雖暫任封疆。未必不見疑於醜類。觀岑袁已事。可以明矣。而岑之此次赴川主和平辦理。已不容於滿賊。故今日派袁。無非使吾自戕同類。而滿賊坐享其成耳。貴大臣深明大義。洞燭奸謀。此中利害。當已盡知。卽不爲一身計。何獨不爲子孫一計之乎。華族興亡。在此一舉。幸貴大臣勿拘君臣小節。而貽萬世殷憂。盍歸乎來。共襄漢室。拯同胞於水火。復大漢之山河。爲此檄告。

江浙聯軍檄南京文

夫外夷內擾。尼父所以垂箴。以胡亂華。紫陽因而興歎。維我中土。實號神臯。林林蒸民。盡聖哲之胄。摶摶大地。稱神明之都。方之五洲。罕可並語。乃自朱明解紐。建虜稱戈。率其犬羊。陵我都邑。遂致秦亡寶匳。漢委珠囊。犬戎亂而都墟麟洲漏而地缺。穿胸陷鼻。播裸俗於神州。玉匣珠襦。肆探丸於枯臘。方是時也。三正無光。六州屏息。膏砧伏斧。百僚既泣乎楚囚。鈎黨刊章。十族又罹乎嬴法。蓋胡賊之肆虐於我中華者。既二百六十餘年。芟夷我人民。淫戮我子女。搜括我財貨。竊據我政權。我祖我宗。日惟伈伈俔俔。含痛忍恥。輸其脂膏。以滋醜類者。固私冀胡賊。能為我保茲土也。自亞歐大通。晳人環伺。土地晨貢。金繒夕輸。或則持銀鵰而奔。或則鑄金棚以待。得尺得寸。左氏為之寒心。五城十城。詩人為之流涕。地非不廣也。財非不足也。兵非不多也。人才非不衆也。然而我步日促。乃使狠以將羊。彼昏不知。甘開門而揖盜。蓋胡賊者。固久存一寗贈朋友。無讓

奴隸之旨。不同歸於盡。而彼心終不快也。邇者天祐皇漢。胡祚告終。兇德相仍。淫虐是長。羣獸嘻嘻。羗無遠慮。如室將傾而抉其罄楔。如水欲潰而塞以苫苹。其設官也。則財賄通而政柄雜。其待人也。則禁網密而猜疑甚。其栽基也。則根本亡而枝葉撥。其崇尙也。則酋虜尊而奇傑賤。憤激之氣。溢爲雲雷。暗嗚之聲。震彼山岳。昔單于爭立而漢功成。豪傑內應而唐京復。澆有因室之釁。而一成之夏可以復之。嬴有望夷之慘。而三戶之楚可以亡之。我伯叔兄弟。忍無可忍也。於是鞠旅陳師。撕城廛邑。籥勺羣慝。張皇六軍。湘鄂發難於先。皖贛起義於後。一戰而山陝復。再戰而粵桂平。看漢將之如飛。望胡塵其不起。羣凶膽落。鼓已絕於死聲。虜將頭飛。人更游其生魄。甯省上苞斗極。下鈐勾吳。朱帝之所搆基。洪后於焉斟篠。望鍾山之王氣。日月無光。聽瓜步之濤聲。腥氈孰掃。燔燴偏乎六郡。凶穢播夫故宮。此邦士夫。憤無可洩。莫不引頸延踵。以待義師。本督師等謬以非材。當茲重任。痛兆民之塗炭。合五省而興兵。水師截蛟鱷。陸軍厲獅

虎。槍礮震山岳。戈矛彗星辰。揮刃則日馭回鑾。投鞭而江流立斷。獒奴腸沸。草木知萬福之威名。鼠子魂驚。胡羯慴長孫之霹靂。逆賊張勳。負嵎自固。壞雲壓地。梟性難回。白刃成林。豺牙高舉。等夜龍之射闕。六耦開弓。學萇叔之違天。三蘖啟釁。恃虎踞龍蟠之盛。糾黑山青犢之羣。刈人若赤犛。厭肉如惡鷲。裂裳毀冕。摘紀搥倫。本督師本總司令氣湧如山。鼻端出火。三郊三遂。旌旂生荼火之光。九地九天。太白耀龍蛇之陣。交綏未戰。頴考叔拔幟先登。並道進攻。狄虒彌援弧而舞。四奇布陣。誓盡掃乎氐羌。三師宣猷。更分功於郤范。所冀四方會合。三刻踰濠。輣護體而轟飛。丸洞胸而猱進。斬蚩尤於中冀。枉矢潛芒。殲大風於青邱。刑神斂角。東都市上。爭燃董卓之臍。蜀道街頭。羣剖公孫之腹。然後下連百粵。上合三江。犂面而縛葛榮。驗鼻而誅孟讓。蓐收怒而招搖指。是貪狼墮地之時。涼風動而參伐明。正大樹開花之候。凡我漢族同憤胡塵。尚其速舉義旗。早驅羶種。務使珍珠帳捲。服匿廬空。焚老上之龍庭。掃淳維之甌越。報吾父老。

八千子弟之兵。還我山河。十萬橫磨之劍。凡諸爵賞。誓指金湯。或有利祿攖心。脂韋成性。效項伯之事。敵爲由余之相。戎陸機入晉忘數世之深仇。庾信仕周。受三司之僞職。而猶執迷不悟。自絕於天。本總司令亦不能不正隴西降虜之愆。布弘範倒戈之罪。既昧先幾之智。必貽後至之誅。嗚呼。白馬南來。蒼鵝西去。虜運已成爲帝鬼。民情積慘於人痾。衆輾轉其將亡。人嬉遊以待死。所望大功克定。重開黃帝之山河。非種驅鋤。盡逐白山之苗裔。洗二百年來奇辱。會看赤日之再中。拯大千世界沈疴。快搗黃龍而痛飲。用告天下。咸使聞知。

滬軍政分府檄南京文

金陵龍蟠虎踞。爲長江下游第一都會。人文鍾秀。冠蓋江南。我明太祖洪武之舊都也。甲申之變。滿虜乘間竊取中原。以少數野蠻之人種。竟陵制我億兆神明之民族。我先民抗義成仁。前仆後繼。以是二百六十年間。光復之旂。不絕於道。然往事之失敗。皆坐同胞昏昧。不知大義。甘作漢奸。自殘同種。以至含垢多

年。未解奴刼。今天下光復之師。同時並起。我江東革命軍。特於九月十三日。舉義於上海。人民歡迎。健兒踴躍。遂得克復江南製造局。保守吳淞炮台。地方安靖。不犯秋毫。本軍政分府。擬上溯長江。恢復江甯。尅日會合武漢皖浙光復軍。共伸天討。誅鋤野蠻之滿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國家。竊以江南多忠義之士。久抱同仇。諒必聞風興起。規復石頭。用特通告。檄文到處。其速響應。爲江南獨立先聲。人民商賈。毋得驚懼。須知本軍政府之起義。乃所以救同胞。非所以累同胞也。至於駐防旗兵。如有忠心歸順者。概免其死。若有敢抗義軍者。殺無赦。此檄。

程都督檄薩鎭冰及各艦隊長文

爲檄告事。竊惟世界競爭。至二十世紀而益烈。共和平等主義。灌輸於人人血腦中。僉思享文明之幸福。其猶有專制黑闇。醉生夢死者。斷不足立國於地球之上。朝鮮埃及。可爲殷鑒。中國自邇年以來。禍患迭乘。國勢凌替。滅種之慘。迫

於眉睫。知非政治改革。不足圖存。而清廷不悟。以懿親爲內閣。集大權於中央。陽託立憲之名。陰行專制之實。鐵路國有。強奪商權。雖經紳民痛哭力爭。冀爲和平之解決。而殘忍成性。益肆野蠻。以致人心渙散。民黨起而抗爭。川鄂告警。湘贛秦晉。次第響應。未及兩旬。天下大勢。土崩瓦裂。岌岌乎不可終日矣。本都督前任疆寄。迭次陳請速開國會。實行立憲組織責任內閣。前後不下數十萬言。類皆留中不發。此固中外人士所共見聞。近見淞滬爲民軍佔領。扼長江之咽喉。失蘇省之門戶。進退維谷。坐困孤城。不欲以一己之私。使我士民子女。共遭塗炭。爰勉徇軍民之請。宣布獨立。改江蘇爲共和軍政府。萬衆歡悅。秩序安然。將士服從。兵不血刃。旂滿一體。各屬歸誠。二三日來。凡向不隸屬之海陸各軍。均皆遣員投順。聯合進行。惟念貴都統所轄各軍艦。逍遙江上。首尾梗阻。民黨以攻漢結恨。欲得而甘心。一旦糧餉告匱。子彈不繼。前途危害。誠有不可勝言者。爲今之計。莫如合同本軍政府。組織海陸全軍。協圖進取。光復漢業。以

違共和目的。免致中原糜爛。大陸剖分。想貴都統遊學歐西。深明大義。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必以種族爲重。而思有以挽救之者。斷不仍固執己私。至淸廷氣運。已如元末。不待智者而知也。今特派吳景英爲本軍政府代表。前來招撫。就近接洽。願大君子有以教之。其海容海籌海圻海琛各巡洋艦。及輸送艦砲艦各支隊長。有能率領所部艦隊。翻然來歸。共圖大功者。本軍政府當極力歡迎。錄爲上功。一切糧餉軍需。悉由本軍政府撥款接濟。我海軍各將校及兵士。均皆通曉義理。志切同仇。當亦必樂從之也。爲此檄告。望速熟圖而審處之。識時務者爲俊傑。勿再遲疑觀望。致失事機。軍政幸甚。國民幸甚。

告漢人之爲滿洲將士文

天運辛亥年。中華國民軍都督。奉軍政府命。布告於我中華國民之爲滿洲政府逼迫。以爲其軍之將校及兵士者。我輩皆中國人也。今則一爲中華國民軍之將士。一爲滿洲政府之將士。論情誼則爲兄弟。論地位則爲仇讐。論心事則

同是受滿洲政府之壓制。特一則奮激而起。一則隱忍未發。是我輩雖立於反對地位。然情誼俱在。心事又未嘗不合也。然自今日以後。亦斷兄弟之情誼而變爲仇讎。或離仇讎之地位。而復爲兄弟。亦惟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自擇之而已。自國民軍起。移檄天下。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炳如日月。凡爲國民。無不激昂慷慨。敵愾同仇。誠以國民軍者。以國民組織而成。發表國民之心理。肩荷國民之責任。以主義集合。非以私人號召。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非其本意。特爲惡奴所迫。不得已而爲之。此時滿洲政府。方又出其以漢人殺漢人之手段。驅之與國民軍爲敵。願我國民深思之。本中國人。而當滿洲兵。以殺同胞爲天職。撫心自問。寧不愧乎。我國民勿謂爲滿洲盡力。乃所以報國也。中國亡於胡虜。已二百六十餘年。我國民而有愛國心者。必當撲滅胡奴。以恢復祖國。倘反爲胡奴盡力。是甘爲仇讎。而與祖國爲敵也。其身分爲奴隸。其用心爲梟獍。豈有人心者所忍爲乎。我國民又勿謂既食滿奴之祿。當

志於所事也。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及爲胡奴所奪。收中國人之財賦。以買中國人之死力。中國人効力滿奴。而食其祿者。譬如家財既爲强盜所奪。復爲强盜服役。以求得傭値。境遇既慘。行爲又賤矣。是故我國民之爲滿洲政府將士者。須以大義自持。知託身滿洲政府之下。乃由一時之束縛。常懷脫離獨立之志。際此國民軍大起之日。正當倒戈以向滿奴。與我國民軍合爲一體。方不失國民之本分也。彼滿奴以五百萬民族。陵制四萬萬漢人。而能安坐至二百六十年者。豈彼之能力足以致之。徒以中國人不知大義。爲之効力。自殘同種。令滿奴得以肆志耳。試觀滿奴入關以來。每遇漢人起義。輒用漢人勦平。殺人盈野。流血成河。皆漢人自相屠戮。而於滿奴無所損。舉其大者。如嘉慶年間。漢人王三槐等。舉義四川。湖南湖北陝西諸省。相繼響應。滿洲政府勢垂危矣。八旂之兵。望風奔潰。禁旅駐防。皆不可用。乃重用綠營。招募鄉勇。於是漢人楊遇春楊芳等。爲之効力。屠戮同胞。死者億萬。川湖陝諸省。遂復歸於滿洲主權

之下。又如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起義廣西。東南諸省。指日而定。西北則張樂行等。風馳雲捲。天下已非滿奴所有。其督師大臣賽尙阿和春。一敗塗地。事無可爲。及漢人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練湘軍淮軍。以與太平天國相殺。前後十二年。漢人相屠殆盡。滿奴復安坐以有中國。凡此皆百年來事。我父老兄弟。想皆熟知者也。漢人不起義則已。苟其起義。必非滿奴所能敵。亦至明矣。所最可恨者。同是漢人。同處滿洲政府之下。同爲亡國之民。乃不念國恥。爲人爪牙。自殘骨肉。彼楊胡李左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國既存而復亡。使其同胞將自由而復奴隸乎。自經諸役以後。滿人習知以漢人殺漢人爲上策。故近來怵於革命之禍。日謀收天下之兵權。以滿人任統御。以漢人供驅役。一旦有事。則披堅執銳。冒矢石。當前敵。斷頭流血者。皆漢人。而策殊勳。受上賞者。則滿人也。我國人之爲滿洲將士者。苟一念及身爲中國之人。當知助異族殺同胞。爲天下所不容。可無待躊躇。而斷然決於心者。且我國民。苟助異族。豈止國

家之罪人而已。即爲一身計。亦無所利。蓋滿奴之待漢人。不過視同奴隸。即爲盡力。亦毫不愛惜。嘉慶年間川湖之役。綠營鄉勇。立功最多。事後八旗受上賞。綠營諸將。僅沾唾餘。至於鄉勇解散之後。困窮無聊。半世當兵。戰功盡爲八旗所冒。口糧復爲上官尅扣。出營之後。工商諸業。久已荒疏。無以謀衣食。窮而爲盜。則被殺戮。於是蒲大芳等怨望作亂。楊芳楊遇春念其戰功。誘以甘言使之降伏。而滿洲政府震怒。黜楊芳。使率蒲大芳等遠戍伊犁。其後密使人盡殺蒲大芳等。數百人無一留者。咸豐同治間。湘軍遍於十八行省。所至努力破敵。敵軍既盡。湘軍解散。尅扣口糧。飢寒不免。其至豐者。不過給三月口糧。不敷歸家盤費。因此流離者。父母妻子。而終身不得相見。他省之人。以其當兵殺人。畏之如蛇蝎。視之若寇仇。見其落魄。又斥爲流氓。窮無所歸。則相聚結會。以相依賴。而滿洲政府。惡其結黨。捕拿殺戮。不可數計。是故川湖陜省之氛告靖。而鄉勇失所。太平天國之祚既覆。而湘軍無歸。乃知滿奴之用漢人也。猶農夫之用牛

也。既盡其力。則殺而烹之。無一毫人心相待。其故何也。蓋以同胞殺同胞。實爲天下至賤之事。不惟爲萬國所鄙棄。同胞所切齒。卽滿奴亦未嘗不輕賤之。以爲漢人相殺。乃其種性如此。宜其甘爲奴隸萬刼不復。既存輕賤之心。故對待之手段。刻薄如此。卽使身居重鎭。屢立戰功。而偶迕廷旨。緹騎立至。其他將校受文官呵叱。驅使甚於僕隸。至於兵士所發口糧。而一有戰事。卽責其死敵。是視之如蟲蟻耳。世人見滿奴刻薄寡恩。不重軍人。皆知嘆息恨痛。豈知歐美日本各國。所以尊重軍人者。以其爲國努力。倚若長城。故軍人之名譽。軍人之身分。皆爲社會所矜式。至於滿奴使中國人當兵。非以爲國家之干城。不過專防家賊。故其軍人以擁護保仇爲天職。以誅戮同種爲立功。禽獸之待。宜爲世界所不齒。我國民之爲滿洲將士者。若猶有人心。當不待勸告而決然倒戈反正。惟恐不速也。何用遲徊審顧。爲意者或悞會國民軍之旨。以爲國民軍既與滿洲政府爲仇。則凡爲滿洲政府之將士者。皆所不容。雖欲反正而無路可投乎。

然同是漢人。地位雖殊。情誼罔在。且國民軍當未起義以前。處於滿洲政府下。與我國民之為滿洲將士者。固無所差別也。嗟乎宗國之亡久矣。舉我同胞。悉隸於專制之下。不能互相庇翼。而使寄食於仇讎。又不能速拯之出於水火。斯已大負國民矣。何忍復較量前眚。自相携貳乎。為此布告天下。凡我國民之為滿洲將士者。若能顧念大義。翻然來歸軍政府。必推誠相與。視為一體。其以城鎮鄉村或軍旅反正者。及剪除敵軍心腹將校來歸者。暨以器械糧食來歸者。皆為國立功之人。當受上賞。其軍至即降者。亦予優待。此皆賞典恤典略地規則等所一一規定者。其各激發忠義。以滌舊污。以建新猷。若猶有包藏禍心。怙惡不悛。甘為國民軍之蟊賊者。則是自絕於中國。其罪不赦。方今民族主義國民主義。磅礴人心。舉國之人。皆知明理仗義。固非若昔日人心否塞之時。軍政府提携義師。肅將天討。期與四百兆人平等。以盡國民之責。亦與昔之英雄。割據有別。固將使禹域之內。無復漢奸之迹。其滿洲將士。有敢奮其螳臂。以相抵

抗者。必盡翦除。毋俾漏網。特慮其中容有心懷反正。而遲疑未決者。亦有身擁兵權。心懷助順。而觀望取巧。思徐覘國民軍之强弱。以爲進退者。凡此皆不勝其禍福之見。故就義不勇。今開誠布公。明示是非順逆之辨。其各自擇。毋得徘徊。如律令。

敬告漢軍及包衣旗人文

吾漢族以不甘滿洲壓制之故。而必革命以求共和。彼滿族懷抱擁護皇室之心。而竭力以與吾民爲敵。此皆出於權利義務之思想。而爲物競之所當然。固無所用其褒貶。吾所爲不勝惻隱之衷。必欲出諸水火而登諸衽席者。獨此最少數之漢軍包衣已耳。嗚呼。此數十餘萬之漢軍八旗者。夫非猶是吾軒皇之貴冑也哉。徒以生長邊隅。不幸值祖國之不競。胡虜披猖。遂至淪身左袵。長爲異族奴隸。要其心豈嘗一日而忘故國耶。滿奴之待遼民也。先殺其强壯者。次殺其富豪者。又次殺其讀書識字者。所餘貧懦顓愚之儔。始收爲奴僕而別置

漢軍旂籍。以示別於滿洲貴族。讀熊襄愍用遼人復遼地之遺謨。與范文程之所自述。未嘗不爲之撫心而酸鼻也。二百六十年來。漢軍雖欲自附於旗籍而滿人終視如異類。其權利曾不得與蒙古相比並。而漢民之對於漢軍。則總以爲旗人也而外之。此數十萬人者。遂爲兩無所歸之民族矣。記者十年前。曾於武昌晤漢軍志士某君。爲述漢軍之苦況。嘗私撰新漢軍一書。以激同仇之憤。詘於功令。未敢刊行。然可驗一般漢軍之心理。固非盡忘其本來者也。頃者武昌事起。有漢軍某者。避地滬上。爲人言及。輒涕下沾膺不能止。其處境之艱危至此。則胡不早圖反正之謀。一洒此數百年爲奴之辱也乎。且也漢軍之外。更有所謂包衣旗者。名義雖屬滿洲。而猥賤更不如漢軍。蓋猶是滿洲起事時最初之俘虜。固非徒漢族一種。東胡西狄。莫不有之。淸既稱帝。乃舉此等人悉隸諸內務府。號曰包衣。盡去其漢姓。而別賜滿姓。諸王出閣。則撥給數百戶。隨之就封。是爲諸王府之奴隸。其辱賤與厮養奴婢。曾無少殊。有官至一品。始得加

恩抬旗。由王府之奴隸。進秩爲帝室之奴隸。否則雖貴爲侍郎巡撫。而一入本王府中。尙須親偕諸奴子。躬下賤之役。生女子者。非奉本王之旨。不得與外間締婚。而必送入府中。爲其婢妾。嗟乎。同爲圓顱方趾之氓。獨奈何困辱泥塗至此。苟非絕無心肝。殆未有不拊膺切齒者矣。吾所欲忠告於此兩種人者。與其殉垂亡之滿洲。而徒自取誅夷。何如幡然變計。相率以復九世之仇。與其效忠異族。而仍不免重重奴籍之羈勒。何如自拔來歸。爲世世子孫購自由之幸福。一反掌間。而禍福榮辱之殊。乃至不可比例。夫亦何憚而不爲耶。願吾數十萬羈人籬下之同胞。其熟思而早決之。

照會類

鄂軍政府照會各國領事文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省都督爲照會事。我軍政府自廣東之役。團體潰後。乃轉而向西。遂得志於四川。在昔各友邦。未遽認我爲與國者。以惟有人民主權而

無土地故耳。今既取得四川屬之土地。國家之三要。於是乎備矣。軍政府復祖國之情切。憤滿奴之無狀。復命本都督起兵武昌。共圖討滿。推倒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對於各友邦。益敦睦誼。以期維持世界之和平。增進人類之幸福。所有民國軍對外之行動。特先知照。免致誤會。

（一）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効。

（一）賠欵外債。照舊擔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

（一）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

（一）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

（一）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一）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

（一）各國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爲戰事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收沒。

以上七條。特行通告各友邦。俾知師以義動。並無絲毫排外之性質參雜其間也。相應照會貴領事。轉呈貴國政府查照。須至照會者。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日

漢口領事團照會鄂軍政府文

爲佈告嚴守中立事。現值中國政府與中國民國軍。互起戰爭。查國際公法。無論何國政府。與其國民開戰。該國之內法管轄之事。其駐在該國之外國人。無干涉權。并應嚴守中立。不得藏匿兩有關係之職守者。亦不得輔助何方面之狀態。據此本領事等嚴守中立。並照租界規則。不准携帶軍械之武裝人。在租界內發現。及在租界內儲匿各式軍械及炸藥等事。此係本領事等遵守公法。敦結交誼上。應盡之天職。爲此闔切佈告。希望中國無論何項官民。輔助本領事等遵守達其目的。則本領事等幸甚。中國幸甚。謹此佈告。

鄂軍都督照會各領事宣布鄂都督爲民國全體外交代表並限制債

權文

爲照會事。頃准民國軍各省都督電稱。或代表來鄂面述云。凡民國軍所佔領之各省。均推舉本都督爲民國中央政府代表。鄂省爲暫時民國中央政府。凡與各國交涉。有關民國全體大局者。均由本都督代表一切等因。准此爲照會貴領事。嗣後貴國交涉事件。如有關中華民國全局者。務請卽與本都督會商一切。是爲至要。此次幷由本都督代表。申明各國。凡我軍舉義之先。所有滿清政府與各國所締結之商約。及所有借欵之債權。均有効力。至武昌義旗既舉之後。無論清政府向何國所借之債。及所結之條約。均爲我政府所不承認。理合照會貴總領事。請煩查照。並卽電知貴國欽差。轉達貴政府承認施行見覆。爲禱爲盼。須至照會者。

滬軍政分府照會各領事文

爲照會事。照得敝國久受滿洲專制政體之殘虐。自武漢本軍起義以來。四方

響應。已得最上之結果。上海爲各國通商中西薈萃之區。居民不下百數十萬。加之近來內地各省。避難遷來者。與日俱增。本軍政府以目下上海銀市敗壞。已達極點。爲維持商務保守和平起見。擬即日佔據上海。以安市面。惟念上海租界遼闊。本軍政府現在軍事旁午之際。勢難代謀。請貴領事即加派警隊。格外防護。實爲德便。

黎都督通知各部文

武昌都督府通知軍令參謀軍務三部文曰。爲通知事。竊據司法處呈稱陸軍司法。凡軍情重犯與俘虜之敵人。均當審訊處決。按罪定刑。日來各分部稽查員。解來漢奸與滿人。以及跡近嫌疑。並無確証之犯甚多。幾有不容卑處詳訊。迫令即予殺戮之勢。甚至彼此在堂交鬨。殊於司法裁決有礙。卑處擬請此後無論何人交來案犯。如係漢奸嫌疑。均由卑處訊取確供。按罪定刑。如係滿人。亦由卑處訊明後。收監呈候核奪施行。而解犯來人。恐卑處有操縱之疑。無妨

從旁觀審。以重司法等情前來。據此查軍政府興師起義。原爲伐罪救民。以人道爲主義。如果妄肆殺戮。不惟與各國憲法背馳。且負各國認本軍政府爲獨立國之意。特此通知。

鄂軍政府照會上海各業董事文

爲照會事。本軍政府倡義誓師。於今旬日。其目的在驅除滿虜。建立民國。一掃從前之暴法苛政。出吾同胞於水火之中。即爲吾同胞雪祖宗之恥。立子孫之基。義旗所指。老幼歡迎。更以本軍政府立法至嚴。防患至密。師至之處。秋毫無犯。不但本軍兵隊。悉守紀律。不敢以一草一木擾累同胞。卽有遊手之輩。心存貪婪。乘機搶刦者。亦慎防於先。嚴儆於後。故能市肆不驚。四民樂業。較之起事之前。更形整肅。是在武漢居民。及自兵間來者。皆已盡悉。乃聞沿江沿海各埠。反無故驚擾。紛紛向銀行錢莊等提欵換票。以致銀根奇緊。金融機關。大受擠迫。市面頓起恐慌。商民因之受累。本軍政府見此情形。用深憂慮。以本軍政府

伐罪弔民。於維持治安。保護商業之策。已籌之至熟。凡大兵所克復各城鎮。首先竭力設法。保全市面。務使吾同胞不爲軍事所累。而義師未至之地。乃忽有此無謂之驚惶。使吾同胞不能各安生業。是或本軍政府之苦心。尙不爲吾同胞所盡諒。須知本軍政府此次用兵。實出於萬不得已。甚不忍使吾同胞受此驚疑。合當詳定辦法。竭力幫助金融機關。務使市面安堵如常。吾同胞銀錢財產。無有危險之虞。甯使本軍政府費幾許之手續。不敢使同胞受絲毫之損失。是則本軍政府夙昔之所自誓者。吾同胞亦宜各矢天良。顧全大局。若徒顧一身。互提現欵。使市面空虛。周轉不靈。勢必受福者少。受禍者多。本軍政府雖有維持之苦心。亦有無可如何之歎。是則非本軍政府負我同胞。實吾同胞負本軍政府矣。相應瀝述苦心。剴切陳說。諸君領袖商界。信用素孚。登高一呼。響應自易。尙望竭力設法。爲之維持。或則輾轉勸導。或則揭明厥旨。印刷傳單。徧地分送。俾一般社會。咸曉然於義師所至。絕不使市面有所變動。損失同胞之利

益。不必互提現欵。停用紙幣。致受擠迫鬱滯。反使市面牽動。釀成種種之弊害。至自陷於危機。亟爲設法自衛。勿再作此無謂之舉。金融機關。庶得流通自如。大局因以保全。是則本軍政府所切盼於同胞者。當亦諸君子所深表同情者也。爲此照會貴董事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日。

函牘類

革命軍未起事前之密函

遠接兩札。拜讀之下。歡舞無似。惟前一件收到時。即擬與宋君親身來省。力圖進行。許子崇兄來。始悉事在頃刻。萬難再事拖延。敝處所有執事業已分配妥當。不能抽動。而行軍方位兩兄。亦未指定。恐臨時不能行動自由。亦大難題。以管見測之。湖南想已動手。湖北就宜應接。應接之法。當是先占省城。湖北兵隊雖住省城。而其製造廠究在漢陽。漢陽與省城對峙。若兩處得手。則精華已爲

我所有。敵處即佔上游一帶。下以保障省城。通其機關。上以抵制襄樊。扼其險要。所慮者。以京漢鐵路交通靈便。一旦有事。彼必空北洋之兵。遠來襲我。則長城泰山之靠。非用一鎮之兵。以斷其鐵路。難收指臂之效。至長江下游。田家鎮亦是要隘。省城既佔之後。當以一軍出田家鎮。以守咽喉。即以制下來兵船之死命。焦君之兵。由湖南下。自可聯合四川之兵。亦可從容出關。聯爲一氣。問鼎中原不難矣。再弟有一策。亦可告知日京本部。四川與雲南接壤。若黄興等再能出兵越南。突入雲南腹地。則西南一方面。可以打通。與川軍直接。蓋以滿人當此無可奈何之日。已魂飛魄散。彼必挾其北洋兵力。盡力南來。而我雲川之兵。即可出北川以擣幽燕。兩湖之兵。祗作以逸待勞之勢。江北一動。兩廣隨起。閩亦不得不從風而降。天下大勢定矣。宋君來。懇面授方略。及運來新手槍。以爲應接之具。耑此上呈。

鄂人致袁世凱書

慰廷宮保大人閣下。蓋聞語曰。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又曰。識時務者爲俊傑。從來偉大人物。成不世之勳。未有能殊乎此者也。自甲午以後民族民權二大主義之潮流。激動全國。於是人人皆願享自由之幸福脫專制之羈軛惟苦異族政府無改革之能力。乃發爲種族之觀念。而民族之說出焉。至於今日。三尺之童。皆知革新之爲大業。此蓋時勢使然。非口齒所能强致也。閣下才淵識朗。諒已深悉於心。不待我等饒舌。顧我等有不能不向閣下陳者。幸閣下垂鑒焉。慨自李闖搆亂。明社乃墟。滿清乘之。攔入中原。衣冠變爲犬羊。江山淪於夷狄。凡有血氣。未有不痛心切齒。亟思光復者也。二百年來。漢人之遭其蹂躪。匪可言喩。特以事機未至。無如之何。今則天道好還。人心思漢。義兵一舉。全鄂傾心。時勢至今。滿漢之界已劃。非滿人亡。卽漢人滅。自殘同胞。西人引爲大恥。爲閣下計。亦必不甘冒此不韙。爲滿虜作虎倀也。乃近閱海上各報。皆謂閣下已受滿虜簡爲鄂督。偕廕昌督軍前來。心竊怪之。噫乎。閣下非漢人乎。胡一旦昧

心至此也。閣下尙憶滿賊初年攝政。卽逐公於國門之外時乎。閣下未被刑戮幸耳。今情勢危迫。復以艱鉅任之閣下。是蓋行煑豆燃萁之故智。而中卽含有兎死狗烹之危機也。閣下亦知之否。閣下之爲人。沈雄機警。固我等所知也。今虜廷自載湉短折。溥儀繼立。所云主少國疑者。此其時矣。旗黨分權。離叛疊見。所云將驕兵懦者。又其時矣。且災異非常。征科繁急。所云人怨天怒。又其時矣。閣下誠能因時勢所趨。體士民之意。率部下健兒回旗北向。犂廷掃虜。爲漢族爭百尺光。我等全鄂士民。當肩耰手鋤。甘冒矢石。爲閣下作前趨。若守那氏之私惠。甘以毒手殘害吾鄂四千五百萬同胞。吾鄂人苟有一人未殄者。亦必以恣害之手段。加之閣下。世世子孫。傳爲大仇。閣下縱不爲一身計。得不爲子孫計乎。卽不爲子孫計。獨不爲千載以後史家之唾罵計乎。閣下當不若是愚也。況今日之革命。種族上起點也。天經地義。華夏之辨。至明。木本水源。忠孝之心具在。閣下縱一身甘爲滿奴。閣下之所部皆漢人。能保其皆甘爲滿奴乎。語云。

與衆同欲者罔不興。與衆異欲者罔不敗。爲閣下目前計。兵情將意。先多疑畏。君臣之間。素有隔閡。且有一尸居餘氣之廕昌掣肘於旁。閣下能操全算乎。閣下固知其必不能也。既知其不能。則何不以迅雷之勢。建不世之業。漢族之華盛。頓惟閣下之是望。嗟乎。閣下非漢人乎。一身禍福。繫之毫芒。千古勳名。爭在頃刻。時乎時乎不再來。幸閣下三思之。

黎都督致袁世凱書

慰帥執事。邇者蔡劉兩君來。備述德意。具見執事俯念漢族同胞。不忍自相殘害。令我欽佩。荷開示四示。果能如約照辦。則是滿清之幸福。特漢族之受專制。已二百六十餘年。自戊戌政變以還。曰改革專制。曰預備立憲。曰縮短國會期限。何一非國民之鐵血威逼而來。徐錫麟也。安慶兵變也。孚琦炸彈也。廣州督署轟也。滿奴之膽。早經破裂。然逐次之僞諭。純係牢籠漢人之詐術。並無改革政體之決心。故內而各部長官。外而各省督撫。滿漢比較。滿人之掌握政權者幾

何人。兵權財權爲立國之命脈。非毫無智識之奴才。卽乳臭未乾之親貴。四萬萬漢人之財產生命。皆將斷送於少數滿賊之手。是乃可忍。孰不可忍。卽如執事。豈非我漢族中之最有聲望最有能力之人乎。一削兵權於北洋。再奪政柄於樞府。若非稍有忌憚漢族之心。己酉革職之後。險有性命之虞。他人或有不知。執事豈竟忘之。自鄂軍倡義。四方響應。舉朝震恐。無法支持。始出其咸同故技。以漢人殺漢人之政策。執事果爲此而出。可謂忍矣。嗣又奉讀條件。諄諄以立憲爲言。時至二十世紀。無論君主國。民主國。君民共主國。皆莫不有憲法。特其性質稍有差異。然均謂之立憲。將來各省派員會議。視其程度如何。當採何等政體。其結果自不外立憲二字。特揆諸輿論。滿清恐難參與其間耳。卽論清政府疊次上諭所云。試問鄂軍起義之方。彰德高臥之地。鄂軍倘允休兵。滿廷反汗。執事究有何力以爲後盾。今鄂軍起義只匝月。而響應宣告獨立者。有滇蜀贛皖蘇杭粵桂秦晉。滬上歸并之兵輪及魚雷艇。共有八艘。其所以光復之

速而廣者。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我軍進攻。竊料滿清實無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抵拒者。惟有執事。然則執事一身。繫漢族及中國之存亡。不綦重哉。設執事眞能知有漢族。眞能系念漢人。則何不趁此機會。攬握兵權。反手王齊。匪異人任。即不然。亦當起中州健兒。直搗幽燕。苟執事眞熱心滿清功名也。亦當日夜禱祝我軍速指黃河以北。則我軍聲勢日大一日。執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軍屈服於滿清。恐不數日間。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矣。執事犯功高震主之嫌。雖欲伏隱彰德而不可得也。隆裕有生一日。戊戌之事。一日不可忘也。執事之於滿清。其感情之爲如何。執事當自知之。不必局外人爲之代謀。同志人等。皆能自樹漢族勛業。不願再受滿人羈絆。勿勞錦注。至擬諸鷸蚌一層。讀各國報紙。自知鄂軍舉義價値。比擬似覺不倫。頃由某處得無線電。知北京正危。有愛新氏去國逃走之說。果如是。則法人賚洛喪失。雖欲贈友邦而已無其權矣。執事又何疑焉。竊爲執事計。聞清廷有召還之說。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

廷之召執事回京也。恐係疑執事心懷不臣。藉此以釋兵權。則宜援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執事者。庚子之役。各國聯軍入都。召合肥入定大亂。合肥留滬不前。沈機觀變。前事可師。所惜者。合肥奴性太深。僅得以文忠結局。了此一生。歷史李氏子。豈能終無餘憾。昔者孟子云。學全者保民。元洪本一武夫。罔識大義。惟常奉教於孟軻。其心得除保民外。無第二思想。況執事歷世太深。觀望過深。不能自決。須知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無待游移。孟子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全國同胞。仰望執事者久矣。請勿再以假面具示人。有失本來面目。則元洪等所忠告於執事者也。餘詳蔡劉兩君口述。書不盡言。臨穎不禁神馳。惟希垂鑒。不宣。元洪再拜。

黎都督致張彪書

虎臣仁兄知握。同寅有年。相知以心。相知而忽相仇。余心甚爲歎。然惟是種族之界。嚴於君臣。大義之行。可滅親友。弟秉大義。別種界。萬衆一心。軍民同憤。滿

族氣盡。昭然人目。劉家廟一戰。可概見矣。仁兄素明事體。順逆之理。勝敗之數。諒計之已熟。何事以虎口餘生東逃西竄。輔不足爲之滿奴以殘我同胞。仁兄猶是黃帝之子孫。獨不欲雪祖宗二百餘年之恥乎。清夜以思。當亦廢然自返矣。用敢遣貴親信鄧君。邀迎仁兄。助我同胞。救之於水火。大業告成。虛位以待。銘功於册。鑄像於銅。將見地球各國。呼仁兄爲黃帝之肖子。復漢之偉人。與法拿破崙美華盛頓爭烈矣。如欲以逃竄小醜。烏合流氓。與大漢百戰百勝之雄師。相見以戎衣。是以卵投石也。生爲鼠子。死作妖鬼。不亦悲乎。弟赤心待人。決不妄言。謹率同胞。歡迎江上。仁兄當有以教我也。軍事忽忽。不盡欲言。草此敬請公安。九月初二日。

黎都督致各兵艦船主書

某某船主大鑒。本軍政府起義。爲漢族復仇。光復我舊日河山。前已函薩軍門。詳陳一切。已邀默允。今日本軍政府作戰計書。意在撲滅滿奴。故礮彈攻擊專

注楚豫。藉表本軍政府對諸船主之微忱。而諸船主幷未還擊一彈。具見諸船主深明大義。共表同情。本軍政府暨我漢族同胞。罔不額手遙對稱謝。但貴輪何以不開往鮎魚套。而仍在下遊。想諸船主別有深意。果如所云。漢族存亡之機。在諸船主一臂之助。孰無心肝。孰無血誠。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爲滿族奴隸。殘害同胞。請勿猶豫。漢口陸地開戰。劉家廟已爲我軍佔領。足見祖宗默佑。滿族氣運。合該盡絕。此已見端。諸船主下一决心。誅鋤船內滿賊。共成義舉。則將來漢族復仇史。諸船主必大有光榮。巍巍銅像。只在一反手間。即可取得。倘不河漢斯言。尙乞即日實行。臨潁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此請洪安。黎代表四萬萬同胞叩祝。

黎都督致薩鎮冰書

夫子大人函丈。前肅一函。早邀鈞鑒。然至今未奉訓諭。中心悚惕莫安。洪此次所以出督諸君之由。實非出於得已。敢敬再上告於雪門之前。洪當武昌變起

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即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避匿室後。當被索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礮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爲應允。吾師素知洪最謹厚。何敢倉猝出此。雖起事數日。未敢輕動。蓋不知究竟同志若何。團體若何。事機若何。如輕易著手。恐至不可收拾。不能爲漢族雪恥。轉增危害。今視師八日。萬衆一心。同仇敵愾。昔武王云。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今則一心之人。何止三萬。而連日各省起義之士。大都留學東西各國各種專門學校及世代簪纓。學有專長。閱歷極富。並本省官紳人等。故外交著手。各國已認爲交戰團體。確守中立。黨軍亦並無擾及外人之舉。不但中國歷史上視爲創見。即各國革命史亦未有文明若此。可知滿奴氣運既衰。不能任用賢俊。致使聰明才智之士。四方畢集。此又豈洪一人之力所能致哉。即就昨日陸戰而論。兵丁各自爲戰。雖無指揮。亦各奮力突進。漢族同胞。徒手助戰。毀損鐵軌者。指不勝屈。甚有婦

孺餽送麵包茶水入陣。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奮武。誰無肝膽。誰無熱誠。誰非黃帝子孫。豈肯甘作滿淸之奴隸而殘害同胞耶。洪有鑒於此。識事機之大有可爲。乃誓師宣言。矢志恢復漢土。改革專制政體。建立中華共和民國。維持世界和平。是以連日通告各國政府。遍檄各省各同胞。勸其各自獨立。以備聯合。擇定地點。公舉大總統。攝治同胞。歡迎此言。聲震天地。故一戰而殲敵數百。方今滿漢興亡之機。兆端已久。不待智者而已明。洪之所以能明此大義者。一係吾師平日訓誨之功。此次武昌之舉。洪已審定確實。非如他項革命可比。以數小時之間。居然恢復武漢三鎮。其地有兵工廠。鐵廠。織布局。紡紗局。麻布局。繅絲局。爲全國商務上政治上之中心。今値交通之世。國都合建於此。始能與倫敦。柏林。巴黎。聖彼得堡。華盛頓。相頡頏。刻下又風聞永平秋操。滿漢各兵。亦交相鬨鬭。果如所云。則天數已定。豈人力所能爲。洪受業於師。學識淺陋。不能擔負重任。已向同志宣告。將以黨軍之所要挾者。請諸先生登輪。要求師憲。昔人謂

謝安云。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同胞萬聲一氣。謂吾師不出。如四萬萬同胞何。刻下局勢。只要吾師肯出。拯救四萬萬同胞。則義旗所至。山色改觀。以四萬萬同胞。與數千萬滿族競爭。以方輿之民國國民。與運盡之滿奴抵抗。華盛頓與美。八年血戰。吾師若出。將見不八月而亞洲地圖之上。必有中華民國國旗飄揚也。知弟莫若師。知師亦莫若弟。洪雖不肖。不爲旗人之奴。獨不爲大匠之弟乎。時乎時乎。吾師一出。不但名正言順。而實較勝於湯武。何則。蓋湯武救民。猶自爲帝。吾師救民。必不讓華盛頓專美於前也。洪非爲私事干求函丈。實爲四萬萬同胞請命。滿漢存亡。繫於吾師一身。齊王反手。洪計之已熟。否則各同胞視爲反對此志之人。即以漢奸相待。雖洪亦不能禁止其不邀擊也。倘不以爲妄。尙希訓示祇遵。當即率漢族同胞。出郭歡迎。臨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黎都督覆薩鎭冰書

夫子大人函丈。敬覆者。奉讀手教。敬佩敬感。吾師拳拳於同胞之拯救。政體之

改革。深思遠慮。同人無不欽佩。鄂軍起義。實憤專制之流毒。故以民主相號召。未及一月。響應在十省以上。雖三尺童子。皆切齒於清政府。歡迎民軍。心理之所趨。肇事者不能不利用之也。鈞示所慮各節同人等已早籌計。茲事之解決。在各省成功之後。聯合會議。視程度之所至。政體以意揆之。大約不出吾師之所主張。特揆諸輿論。清廷不能占此位置耳。吾師抱救國之卓見。熟察現勢。必知專制政體之必亡。苟以仁義之師。舉奠民國。凡在各省。靡不歡迎。將來各省會議之時。吾師高占議席。出偉論以達政見。一言可定。此時固無事斷爭也。元洪自視師以來。口與同人以改革政體。保全人民爲主義。決無示武之意。不幸而北軍搆戰。焚我漢口。寔深疚心。幸漢口商人。尙能相諒。不爲元洪同人懟然亦數日寢食不安矣。吾師何以教之。耑復。敬請崇安。

滬軍政分府致張勳書

少軒軍門大人閣下。竊維我中華自黃帝以來。繼繼繩繩。已四千餘年於茲矣。

一家子姓。聚族於斯。大好山河。無非祖業。不意朱明失治。漢祚中衰。滿人乘危。入據中國。二百餘年。暗無天日。奴隸牛馬。言之痛心。比年以來。專制益甚。假立憲之美名。行集權之政策。猜忌漢人。日深一日。本軍政府爲光復祖國。拯救同胞起見。不得已而出於用兵。合四萬萬人之公心。辦四萬萬人之公事。故義旗所指。海內從風。人事天時。不待龜蓍。頃者中央則北京大變。根本已搖。各省則瓦解土崩。危象已成。是以地方大員之稍明事理者。無不宣布獨立。高掛民旗。一以慰地下二百六十年前爲滿旗誅戮之祖靈。二以復古來四千餘年文明貴冑之祖業。蓋忠亦莫忠於此。孝亦莫孝於此也。素仰軍門砥柱東南。盛名久播。而麾下所統兵士。又復久資訓練。均屬健兒。惟彼此均係同胞。煮豆燃萁。賢者不爲。昔曾國藩李鴻章。率湘淮子弟。戰勝洪楊。詡詡自得。而孰知以漢戕漢。坐使滿人安享其成。地球各國。無不騰笑。伏願軍門引曾李之前車。以爲殷鑒。否則兵連禍結。生靈塗炭。執事其忍之乎。想軍門深明大勢。必不至以滿人一

姓之興。而置我四萬萬親愛同胞於不顧。還望反逆爲順。共奠神州。如蒙乖亮。本軍政府仍當以江省兵權屬之。立功祖國。錦名汗青。千載一時。祈勿遲疑。以失衆望。幸高明察之。專肅敬頌偉安。即希復示。

蘇軍統領致江北軍官書

江北陸軍統領及統帶管帶各官。暨各級官長。鑒。同列陸軍。備員蘇省。祗以日來軍務倥傯。未遑通問。迢遙一水。想彼此相印以心。當不於形跡課疏密也。鄂省倡義以來。未匝月而各省聞風響應。鼓舞歡呼。誠以虜廷專制。橫肆摧殘。我漢族人民罹荼毒者。慘歷二百餘載。暗無天日。困苦顚連。非合羣策羣力。灌輸全神。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政體。不足以光大漢之河山。拯同胞於水火。祖仇所在。人心所趨。如水就下。理勢有固然者。本月十五日。蘇城宣布獨立。公推巡撫程公雪樓爲都督。以之潔爲蘇軍混成協統領。並參議水陸一切軍事。同時警學紳商各界。僉以爲出奴籍而還祖國。拔沈淪於俄頃。滌腥穢於崇朝。民人則

安堵如常。市面則秋毫無犯。國民幸福。千載一時。罔不歡表同情。眉飛色舞。義聲所樹。遐邇傾心。由是一二日間。常州景從。鎭江規復。寧郡紳商人士。亦遙相策應。十八協全體官兵。猶且豫通欵曲。願即日拔隊。合併於蘇。戮力同心。撐持大局。蓋兵分則力薄。而操縱或嫌不足。兵合則力厚。而攻守均覺有餘。十八協有鑒於此。誓將聯合之舉。力爲公益之圖。識周慮遠。方略咸宜。凡我同胞各軍。應無不公認而欽折之者。現此間內外機關各部。組織完全。秩序井然。百端整理。其惟一宗旨。總以保全地方治安爲要素。凡人民生命財產。極力設法護衛。毋稍驚擾。至於同胞各軍隊。無論何省何郡。倘惠然肯來。不獨鼓掌相迎。更復逾常優待。十八協已事。可藉證已。昨者風傳貴軍兵士。近日頗無節制。四出刦掠敲詐。墟市鄉村。多遭蹂躪。此非僅軍界名譽大受影響。其於改革滿酋壓制。希圖同種乂安之本旨。尤深反對。忝屬軍人。竊爲不取。然諸公治軍有素。壁壘森嚴。且體恤民艱。夙稱肫摯。安忍聽任部曲。演出種種現象。夫豈道路睽隔。此

間傳聞失實耶。抑餉源匱竭。未能接濟所致耶。又或軍中敗類。不受覊勒。偶發生無意識之舉動耶。引瞻清浦。疑信交加。茲特覼縷寸緘。專達左右。萬一諸傳各節。有一於此。行見上與下必難相維相繫。軍與民尤難相處相安。來日方長。後患誠不堪設想。刻下蘇省財政。尙屬裕如。雅堪遷地爲良。藉圖長策之潔雖譾陋。濫厠蘇軍。敢執鞭道左。以誌歡迎。務望集合全協官兵人等。剴切開導曉以大義。令其幡然悔悟。速即整隊來蘇。結團體以賦同仇。出幽谷而遷喬木。義旗簇擁。聞譽優隆。我蘇軍協力進行。同德同心。斷不敢稍有歧視。糧餉槍彈一切概由蘇州軍政府承認撥濟。尤不令稍有缺乏。之潔爲顧全軍譽扶持民族起見。諸公明哲。計必謂然。希即決心來歸。相助爲理。並迅賜函覆。以便再行遣員接洽。妥爲招待。愼毋遲廻濡滯。貽誤事機。臨穎毋任翹盼待命之至。專此布臆。敬請軍安。劉之潔啓。

鄂軍政府滿洲留學生書

滿洲在東留學生諸君鑒。武昌義旗既起。人心動搖。貴政府岌岌不遑自保。君等滯在海東。豈無眷念。援借外兵之志。自在意中。此大誤也。所謂民族革命者。本欲復我主權。勿令他人攘奪耳。非欲屠夷滿族。使無孑遺。效昔日揚州十日之爲也。亦非欲奴視滿人。不許與齊民齒敘也。曩日大軍未起。人心鬱勃。雖發言任情。亦無盡誅滿族之意。今江南風靡。大勢將成。耆定以還。豈復重修舊怨。東方一二妄人。志在兼幷他人土地。妄作莠言。以動貴政府之聽。不知貴政府之舊交。首在俄羅斯。其次則歐美諸國。與彼國交通。亡命建設商場。不過三十餘載。藉口舊交。其實安在。彼國舊交之域。無過高麗。今觀彼國之待高麗。他日之於滿洲可知也。貴政府一時皇恐。亦或墮其術中。君等滿洲平民。於此眞無利益。撫心自問。滿洲人之智力。能過於高麗人乎。若在彼國箝制之下。監察森嚴。一舉手一動足而不可得。君等雖智識短淺。何遽不念是哉。若大軍北定宛平。貴政府一時傾覆。君等滿族。亦是中國人民。農商之業。任所欲爲。選舉之權。

一切平等。優游共和政體之中。其樂何似。我漢人天性和平。主持人道。既無屠人種族之心。又無橫分階級之制。域中尙有蒙古回部西藏諸人。旣皆等視。何獨薄遇滿人哉。四年前曾說肅王。曉以此意。肅王心亦默知。彼愛新覺羅之皇族。猶不棄遺。何況君等同是編氓。何所用其猜忌耶。諸君等對於此事不須憂慮。幸各安懷明哲自愛。不宣。并附四年前與肅親王書。給與閱看。肅親王左右。

僕向與都人士語。知營州貴冑首推賢王。中更多難。陷於兇人。天誘其衷。俾無隕越。懷抱革命之志。宜不與賢王外交。雖賢王亦或以虺蛇豺虎視之。雖然。豈效氐羌狄獫。以部落相殘爲事者。勞心鞅掌。祗欲復我主權。過此則無所問。員輿甚廣。寧一物之不容。渝關以東。王家故國。積方面五百萬里。視英德日本諸國。且二三倍。雄略之主。足以周旋。昔人所謂劃玉斧標銅柱者。僕黨常矢此志。未嘗渝也。若其淹滯神州。不以東歸爲樂。八旗諸姓。猶同視爲國民。昔北魏遼金之冑。同化中國者衆矣。亡人若得歸國順民之志。統一齊州。豈於珠申一族

而當異視。版籍權利。同符漢民。今日言此。不啻息壤之言也。馳說者不察斯指。私擬吾黨以爲欲如王家高宗所爲。斬刈準噶爾。使無噍類。狹隘之見。非文明國人所應效。種族革命之義。豈云爾乎。僕申此義。以爲無忤賢王。所以奮筆馳書而無怍也。方今邊塞多事。東亞阽危。王家所謂大帝國者。威靈所及。不出方隅。瀕海諸州。既爲他人宰制。比聞西藏開放之議。讙然載塗。此土大遜度王家亦未能遠馭。空棄五百萬里之金藏。以資他人。此僕輩所爲攘心憤氣者。以是觀之。並包數族而爲一大帝國者。非獨王家所不能鎮撫。雖以亞歷山大成吉斯汗處之。猶不可以終日。瓦解之勢。速於逝駒。粲然明矣。賢王以世嫡家孫代爲藩輔。未嘗於中國得尺寸權藉。遭時多故。惕然不寧。重以仁心爲質。胸無畛界。度越常人。固當千萬。故僕敢以二策。爲賢王陳之。一爲清室計者。當旋軫東歸。自立帝國。而以中國歸我漢人。此非僕一介之私言也。日本有賀長雄。嘗於日露戰爭時。從軍遼左。記其所見於書曰。（今日欲使東三省保其秩序。無受

外患者。惟返清帝於奉天爲可。不然。雖鞭長不及馬腹。他日復失。亦未可知也。一何者。八旗口籍。不逾千萬。其人材亦至乏矣。今時所謂英駿者。特於陸軍有步伐馳驟之長耳。政治之材。猶其所短。既欲羈制漢人。使就軌範。而又當分布於東三省。譬若千石之粟。供百萬軍。其勢固不能徧給。縱令得志。蒙回衞藏之屬。猶不能及。與爲他人蠶食而有之也。孰與滿漢分而有之。若能大去燕京。復遼東之故國。外兼蒙古。得千四百萬方里。其幅員等於中國本部。然後分置郡縣。務農開礦。使朔漠不毛之地。化爲上腴。地小則人材不憂其乏。勢分則民族不憂其訌。其賢於兼治中國萬萬也。文政既成。申其軍實。南與中國。東與日本。爲脣齒之同盟。誰復能睥睨東亞邪。夫德意志聯邦。以民族相類。合之則強。此滿蒙之勢也。奧大利與匈牙利。以民族相殊。兼之則亂。此滿漢之勢也。今而後知瓠落以爲大者。無寧輯安同族之爲愈也。一爲賢王計者。賢王於宗室中。稱爲鉅人。長德。固與方域之見殊矣。革命之業。賢王亦何不可預。昔露西亞皇族

有苦魯巴特金者。爵爲上公。而作無政府黨之首領。聲勢赫然。光於日月。此猶其未成者耳。事若獲成。則米拉保巴德利顯理輩。曾不足比其一髮。何者。以民而抗政府。猶云爲己。以皇族而抗政府。則明其爲博愛大同之志也。吾黨所持。自命以後。惟建設共和政府。二王三恪之號。雖不足以辱賢王。要從千載而下。覩其史書。瞻其銅像。然後貴耳。邇者吾黨聲氣。駸駸日驟。日本露西亞諸黨人。多有交臂請誓者。湘粵之役。小有折傷。要不足以損豪髮。賢王於此。其能入我同盟否也。如上二策。唯所取攜。要必以一身主動。而後國家之事從之。王家、慶邸。既怯懦無果斷。陸軍兵柄之爭。又令北洋陰懷異志。失今不圖。而令發難在彼。賢王雖智力絕人。亦安所發抒耶。投會抵隙。今其時矣。書此達意。非敢以口舌取人。亦以結同德之好也。某白。

朱覆胡致袁世凱書

慰公足下。慨自滿人入關以來。逞其狠心。肆其凶虐。戮誅我人民。斬絕我漢裔。

忝淫我祖先。變亂我法制。凡少有血氣者。當無不痛心疾首。不與共戴天。矧明達如公者乎。曩者公督北洋時。同人等曾致書於公。勸公早提陸師。直搗幽燕。斬其首虜。復我邦家。公復書則曰。時機未熟。恐將卒多不用命。又曰。苟有機可乘。當爲天下謀幸福。爲我河南增光榮。嗚呼。今何時耶。武漢一倡。天下響應。未逾兩旬。投入義軍者數萬人。歸順者十餘省。是可知政府罪大惡極。神人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今公既總統海陸。全權在握。苟一反手。滿賊不難剿滅。拯漢族於水火。垂勳名於千秋。雖昔之華拿。不是過也。同人等不禁爲我公前途賀。雖然。或有言曰。滿政府善用以漢人殺漢人之策。昔者楊芳楊遇春之與川陜。近日左宗棠曾國藩之與洪楊。是其例也。斯時清政府苟動公以利害。公必爲之效忠。嗚呼。明達如公者。豈遽肯出此下策者哉。且今日之革命。非同洪楊。而公所處之地位。又異曾左。公縱爲滿洲效忠。必保攝政王隆裕后能忘昔日爾兄乃夫之大仇。而不殺公乎。同人等再四思維。虜朝用人。無時不用其猜疑。

試觀川陝平而楊芳蒲大芳遇害。回藏定而年羹堯被戮。是役也。公不成必死。成亦不免於禍。瞻顧往昔。以鑒將來。不禁深爲公寒心也。況公蓄滅滿興漢之心已久。滿廷早悉。今日不取。後必有葅醢之禍。語曰需者事之賊也。望公早帥六師。指日北伐。搗其巢穴。殲其渠魁。洗滌腥羶。光復漢族。第一次中華國大統領之得也。猶如反掌。不較之効忠虜朝。受萬古之唾罵者。强萬萬哉。同人等生長河南。與公同里。敢効蒭蕘之愚。聊進芻蕘之言。伏維亮察不宣。總理河南革命事務朱覆胡頓上。

崔菱元女士致張紹曾書

君所要求政府諸條。其思想。其定識。其政見。實清政府數百年來。內而閣老。而尙書。而侍郎。外而督撫。而司道。而府縣。心雖欲言而卒不敢言。口雖欲道而終不敢道。今君爲時勢計。爲大局計。爲人民計。一一言之。一一道之。其志略。其膽量。較諸堂堂大老。豈可以道里計哉。況君部下有數萬人。能一其心。能一其志。

能守軍紀。能崇人道。能不助紂爲虐。能不殘殺同胞。倘君能始終操其宗旨。出以熱血。毋虎頭蛇尾。毋始勇終怠。其機若矢之在弦。其勢如虎之出山。以此禦敵。何敵不克。以此圖功。何功不濟。執是以觀。凡我同胞。誰不謂君不飛則已。一飛沖天者乎。誰不謂君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乎。今忽聞君自請開缺。何以前則一健夫。何以後則一病夫。旬日之間。一落萬丈。竟若是其速也。雖然。當今之時。英俊之士。四處響應。多君一人不爲多。少君一人不爲少。然爲君計。不乘此機會。圖不朽之功。立非常之業。更待何時。今君已矣。其存其沒。直與草木同枯。於世無益。於人無利。千載之下。復安有知君其人也。嗚呼。吾不能不爲君惜。且不能不爲北人哭矣。

某君貽燕趙諸同胞書

建虜僞運。至今已屬無望。凡有血氣者。無不公認矣。袁世凱以世僕資格。巧竊祿位。當受僞命督直時。手握重兵。不能反正。建千載一時之業。卒以非我族類。

爲滿酋所忌斥。蜷伏私第。跼地蹐天。殆兩閱年不勝其無君則吊出疆載贄之心。乃利用武漢光復。四方響應。滿酋震慴。不知所出之機會。又應僞詔。督師湖廣。更攫取僞內閣總理大臣之位。組織內閣。冀苟延天祿已終建虜之殘喘。其入手第一建策。巧借實行改革政治之美名。派僞宣慰使。陰賄甘爲人奴之僞議員。挾重金分頭密赴各地。煽動地方人士。再戴滿酋。暗孤民軍之勢。明搖民軍之心。陰賊險狠。袁世凱甯不自詡得計哉。夫現今時勢。不惟君主專制。不能存留於世界。卽君主立憲。亦將次第絕跡。吾國帝室。卽非異族。猶將改而更張之。况乎羶腥淫穢。不齒人類之傖也。而袁世凱乃敢悍然不顧。拂四萬萬好惡之性。逞一己富貴利達之心。自以爲成竹在胸。破碎之山河。不難再見完好。慹慹焉力爲滿酋祈天永命者。豈不曰。民軍半屬烏合。宣告獨立各行省。不過兒戲。趁此民軍未及直擣僞都之時。一面厚積內部勢力。一面巧散民軍聲援。又不恤小惠小信。收拾近在肘腋燕豫各省人士之心。少舒喘息。以待民軍之自

困乎。不知南人之志圖光復久已萬衆一心。愚至販夫。弱至婦孺。罔不奔走爭先。願爲民軍出死力。以歸還我山河。其不遽出北征之師者。非力不贍也。非志不在也。亦非謀未成也。只以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南人同胞。能驅逐僞官。還我自由。豈無燕趙古稱多悲歌慷慨之士。甯不能善自爲謀。必待南軍飲馬於河乎。醜虜凶淫。本是薄海同憤。而燕雲十六州。則自有宋末葉已蒙韃虜之荼毒。千載之羞。較南人爲切。我北部同胞。何竟忘之乎。南人本不忍坐視不援。特不欲不爲我北部同胞。留其自樹立之餘地。遽與我北部同胞爭功。區區苦衷。寧難見諒。奈何我燕豫諸同胞不思就近力圖自拔。乃徘徊觀望。一若自始至終。光復之業。舍南人無可任者。豈積威所約。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之雄風。乃掃地盡淨乎。抑別有在也。鄙人百思不得解。强擬諸同胞遲遲不發之所以然。厥有三說。請一一條晰而明辯之可矣。一則鑒於南人前此之屢起屢蹶。今茲不必一定成功。若冒昧附和。以投兇暴之一燼。則與虜廷密邇。接近朝發夕至。長鞭

雖不及馬腹瘠牛仍可斃小豚。故不得不隱忍遷就。坐觀成敗也。一則惑於憲政黨人之謬說。以爲共和政體。非吾國人程度所及。只宜取法君主立憲。便可得無窮之幸福云云。故明知奉戴醜虜之可恥。仍不得不降心相從也。一則杞憂過甚。以爲礮火一及於僞都。外人將起而干涉。必兆瓜分之禍也。職此之故。南軍之凱唱如霆。寂乎若未之聞。南軍之軍容如火。闇乎若未之見。伈伈俔俔。以恬以嬉。隔岸觀火。忽不加憂戚於心。嗟乎同胞。孰非黃帝堯舜之子孫。何委靡不振。不思時乎不再。甘受賤種壓制也。夫虜廷除彼所謂禁衛軍外。戎籍何一非吾漢族。同胞相殘。三十年前之恨事。必不至再見於今日。若燕豫一舉義旗。彼禁衛軍區區二萬人。以之護衛滿酋逃命。猶恐不足。而謂彼敢張旗擊鼓。以一矢相加遺哉。勞師以圖遠。何如自動而不借助於人。此第一說可破也。夫君主立憲。不過歐洲各國承封建之遺制。作過度之機關。在漢族二千年前已破封建之舊習。而謂今之所急。乃仍在以少數人弄威福。以愚多數之立憲政

體乎。且立憲而擁戴一腥羶醜族之君主。以靦然立於多數文明民族之上。不尤不値一哂乎。今日固非種族革命。不宜以其爲滿洲人而斥之。然又何可以其爲滿洲人而必擁戴之也。不擁戴滿洲。漢族復不屑以天下爲私有。而建立共和政體。足見吾族程度之高。絕非彼唱所謂萬世一系曲說者所能夢見也。第二說可破也。至於外人之不欲吾人光復。克自振新者。除某某一二國外。殆無其人。但彼一二國。亦不能獨抗均衡之局。故礙民軍之進行。使燕豫諸同胞。蹶然而起。振臂一呼。彼滿酋便將抱頭鼠竄。返彼窮荒。迅雷不及掩耳。彼懷抱野心之一二國。斷不敢獨爲禍始。首先犯難。卽欲連衡。亦將不及。而一二日間。我之秩序亦旣恢復。彼又何所藉口乎。此第三說可破也。愚見所及。忍禁不住。輒敢明揭。用佈腹心。

光漢社上胡都督書

展堂大都督麾下。竊維今日民心思漢。不恤捐財產。擲生命。以博漢族之光榮

者。非僅僅爲名義也。蓋咸有希望之實事焉。實事爲何。布新機。除苛政是也。布新機。莫如免錢糧。除苛政。莫如罷釐金稅關。請申言其理由。廣東田賦正供數本匪鉅。粵民之實力本不以負担爲苦。累查鄂湘等省。現在用兵之際。無不首免錢糧。蓋不如是不足以布新機而饜衆望。況今日潮嘉則甫受水災。惠州則正罹兵燹。西北兩江。下屬四府。土匪刦擄。用兵未息。農夫輟耕。婦棄饁。流離困苦。十室九空。斗米千錢。來源稀少。乞糴籌賑。猶恐後時。奚忍再事追呼。重爲民累。以不取而爲予。以不費而爲惠。竊願軍府迅頒文告。普免本年通省錢糧。以布新機。此其一也。釐金稅關之困商民。婦孺皆知。無待贅陳。前代不能毅然停止者。主要之吏。以易征而取盈。時作姑待來年之謬計。此其所以亡也。吾民好義。薄海內外。一呼而集數百萬。豪輸急運。以助志士之舉事者。數年於茲。曾不少吝。區區厘金稅關。何足以挈較長短。至於今日而弊政相沿。商旅愁歎。關卡密布。搜索煩苛。倘不毅然掃除。殊不足以慰商情。而安行旅。況大江南北。新

政。已免苛徵。晋粤不當獨留此以爲民害。願軍府迅頒文告。除漢關照舊征稅外。其餘所有釐金關卡。統限於十月初一日。一概停征。掃除苛政。又其一也。至於國家新造。用費倍煩。動衆興師。悉索難免。此又屬於籌兵餉之問題。自應速開議會。召集全省商民代表。謀之。謹表輿論。伏希鑒納。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日。

朱寶綬黃理中上各省都督書

綬等聞天下之事。不難於破壞。而難於建設。破壞之難。人所共知。故不惜同心合力以赴之。至於破壞之後。則外患已去。內訌方來。稍一不慎。意見紛歧。馴至於分崩離析。故建設之難。往往有倍於破壞者。是非有神智卓識。預燭於事前。綢繆於未雨。其禍有不忍言者矣。頃者武漢起事。各省響應。義旗所指。兵不血刃。不及一月。而西至秦晉。東至吳越。莫不乘機光復。舉國人民。忻忻相告。以爲燕都之覆。胡虜之平。在於指顧之間。復九世之大仇。促二八之胡運。而今而後。

我漢族人民。遂得與世界各强國。並驅於宙合之中。綏等獨以爲不然。當今之時。正我族生死存亡之秋。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幸而光復燕京。驅逐胡虜。消除意見。建設共和。則漢族人民固一躍而處於光天化日之下。如其不然。則分崩離析之痛。亦即在於目前。夫綏等亦漢族人民之一。他人以爲可喜之事。綏等獨竊竊然以爲可懼者。誠見當今之事。有極可危者五。有不可不急爲者三。願爲幕府一詳陳之。京師者。一國之首領也。京師存則國存。京師亡則國亡。觀於洪氏之變。光復至十三行省。卒以燕都未克。功敗垂成。今各省雖復而京師未舉。使胡人得有發號司令之區。以號召一二頑固不服之漢奸。與我族相抵拒。曠日持久。成敗之數。亦有未易言者。一可危也。起事以來。文明各國。謹守中立。然其利我之心。亦自隱隱於言外。今各省分立。不相統屬。使一二省分稍有薄待外人之舉動。使外人得以藉口。約章未定。兵力是逞。瓜分之禍。慘不忍言。二可危也。各省獨立。建設政府。權位勢力。不相統屬。不於此時和衷共濟。推立盟

主。則意見紛歧。號令不一。三可危也。各省獨立之初。軍士多倒戈效順。其中深明大義者。固不乏人。而首鼠兩端。既降之後。猶復依違兩可。不肯用命者。亦頗有之。而起事之人。不過二三熱心志士。兵力單弱。軍令不嚴。四可危也。大義所在。人心皆同。故各省舉義之時。兵不血刃。市廛不驚。然商市不能無搖動。居民不能無恐慌。今若不直取燕都。速建民國。曠日持久。兵連禍結。則匪類起而生心。生民困之塗炭。五可危也。有此五可危而急求所以轉危爲安之道。則有不可不急起直追而爲之者三事焉。各省聯合。建立首府。各選代表。推舉總統。使兵權政權。有所統屬。然後合各省之兵。集各省之餉。大舉北伐。直搗京師。則魯直豫三省。亦必響應。蕘茲醜類。不難刻日蕩平。此不可不急爲者一也。滿清既覆。從前與各國所訂之約章。將失信用。爲今之計。急宜與各國會商。其從前一切條約。能改則改之。不能改則留之。其出使在外諸臣。可留者則[illegible]。[illegible]改服飾而留之。不可留者。則別遣能者以代之。如此則約章既定。使臣既派。將來

遇有交涉重事。不難磋商就緒。此不可不急爲者二也。首府既設。約章既訂。而一切治內法度。尤不可一日廢。急宜召集國會。徵採輿論。改革弊制。頒布新律。使舉國耳目。煥然一新。此不可不急爲者三也。凡此三者。皆今日至要之事。生死存亡之機。夫鄉鄰有難。雖閉戶而聽之可也。若夫同室有難。則不然。況其切身者乎。綏等身爲同族之人。實切剝膚之痛。故敢竭盡愚忱。聊抒管見。幸幕府垂鑒焉。

雜文類

黎都督誓師辭

維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鄂軍都督黎。謹以犧牛醇酒。昭告

皇天后土而誓於師曰。我

祖黃帝。建邦於中土。累世

聖哲明王。纘衍厥緒。爰迄有明。不康於政。遂喪厥宗主。翳彼滿奴。辱我二百餘年。

先。祖先宗。禮樂文教。靡有遺存。欽爾有衆。克振義軍。丕揚我大漢之烈。光復土宇。予小子實有慚德。辱在推戴。敢用玄牡。昭告於

皇天后土。與爾軍士庶民。戮力協心。殄此寇仇。建立共和政體。爾惟克奮英烈。實乃無疆之休。予亦報於汝功。其或不率。而有後至。予亦汝罰。嗟爾有衆。尚欽念哉。決不食言。

黎都督祭告天地神鬼文

雜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仲秋月。下浣之四日。曾孫黎。率國民軍。用牲潔酒。敢昭告於

天地山川河海。與我漢族

祖宗之前曰。惟我漢族。神明之裔。淪於胡羯。二百餘年。漢人實耕。滿奴食之。漢
人實織。滿奴衣之。以四百萬犬羊之種。凌駕於四百兆主人之上。縛我手
足。服以胡服。而令我跪拜俯伏。以供犬馬奴隷之役。吸我膏血。藏之私庫。
而縱其驕淫嗜慾。以築宮室池臺之遊。私河山爲自有。取財賦若家珍。罪
大惡極。擢髮難數。緬維我
祖。或教稼穡。或製衣裳。或平水土。或定禮樂。艱難締造。四千餘年。彼沙漠小醜。
飲酪臥氈。乃敢叨竊神器。肆虐滔天。此
天地山川河海。與我
祖宗之靈。所共照也。自庚子以來。
天牖民衷。
祖宗來格。義旗屢舉。未奏膚功。蓋其積惡未稔。則刪除較難也。茲湖北僞督瑞
澂。收我漢族軍械。欲以滿奴數百。盡殲我國民。全軍義聲一動。萬衆同心。

兵不血刃。克復武昌。此

天地山川河海。與我

祖宗之靈。實憑臨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

天麻。以數十年羣力衆策。呼號流血所不得者。得於一旦。此豈人力所能及哉。

日來蒐集整備。卽當傳檄四方。長驅漠北。弔我漢族。殲彼滿奴。以與五洲

各國。立於同等。用順

天心。建設共和大業。凡我漢族。一德一心。今當誓師命衆。

日朗雲空。

天容如笑。

江淸波靜。

山川有光。伏惟

歆享不盡。瀝誠謹告。

黎都督祭告漢族始祖黃帝文

維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秋八月朔越二十有一日。代表鄂軍都督黎元洪。率同全體軍人。謹以太牢元酒之儀。恭奠於先黃帝在天之靈。伏以黃帝開中華文明之國。演神明奕禩之祚。綿衍至今。越四千餘載。達四百兆人。聖神功德。丕著環球。崇報肸蠁。自表同情。惟是胡虜竊據。橫侵政權二百六十年來。我漢族痛心疾首。久思光復故土。克纘先烈。臥薪嘗胆。匪伊朝夕。茲幸義旗一舉。不崇朝而克復全鄂。隣疆響應。不旬日而底定東南。衆志一心。務以殲除滿賊。恢復神州爲目的。元洪德薄智淺。仰托先皇靈爽之憑。依賴同志進行之銳。誓必達到目的而後已。循序布憲。足與環球各國。並駕齊驅。使我五千年文明古國。歷史上發異常光彩。子子孫孫。永保幸福。維我先黃帝在天之靈。實式鑒之。尙饗。

程都督誓師辭

蓋聞託體國民。以拯救國亡爲天職。抗顏人類。以主持人道爲良能。本都督始以國民天職而舉義旗。繼以人類良能而誅殘賊。事非得已。心實無他。蓋本都督服國民公役有年矣。甫聞政事之日。已丁板蕩之年。每鑒列强。略知政要。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專制爲立憲。使吾中華大國。得一位置於列國之間。萬語千言。衆聞共見。乃自縮短籌備清單。而好惡之拂民愈甚。組織責任內閣。而親貴之私利尤多。凡諸立憲之要求。適增專制之罪惡。急而知悔。言豈由衷。觀聽徒淆。國家何賴。本都督蜀人也。不敢衒蜀人一隅之憤。而不能不恤全國胥溺之憂。自武漢首倡大義。凡有血氣。雲合影從。蓋無不知欲求政體之廓清。端賴國體之變革。無漢無滿。一視同仁。惟國惟民。各求在我。將泯親疏貴賤爲一大平等。卽合行省藩屬爲一大共和。但有切實改革之誠。并無力征經營之意。從國民多數之心理。奠華夏後此之邦基。其所以從武漢之後而黽勉以救國亡者。如此而已。夫人即昧於大同之公理。抑於草昧之陳言。謂君主爲天與之淫

威。謂臣民爲一姓之奴隸。雖有愧國民之常識。亦何至爲人道之深仇。乃近則張勳荼毒於江甯。遠則廕昌馮國璋焚殺於漢口。生命財產。蹂躪天賦之人權。子女玉帛。饜飫凶人之涎吻。此豈目所忍覩耳所願聞。無論兄弟急難。父老顛危。凡屬含生負氣之倫。敢忘匍匐救喪之義。此則爲人道所驅。不得已而訴之於武力者也。是用甘捨微軀。親臨前敵。我將士仗義而來。不惜赴湯蹈火。本都督拊膺而嘆。何心飽食安居。共和爲治理之最高。本無進退待商之餘地。性命爲有生所同具。止有安危與共之血誠。其可皦然號於有衆者。舍死忘生之舉。不過爲勝殘去殺之謀。非仇故君。非敵百姓。枕戈以待。鼓行而前。一舉而殲張寇。肅清江南。再戰而覆清都。長驅冀北。仗諸君熱力。再造河山。是民國義師。咸遵紀律。膚功立奏。今爲發軔之初。血氣皆親。是用掬心以示。布告將士。咸使聞知。

程都督招賢文

照得本都督倡義伊始　萬衆傾心　頃刻之間　大局郎定　惟本都督此舉　原爲保護人民起見　目前當務之急　力求周備　惟事體遠大　人材不厭求多　採擇宜宏　務求精詳　蘇省交通便利　爲人才輻輳之區　懷器待試　正在今日　果有宏識卓見　立當採擇施行　并予隨時延見　如有各抒宏博　以匡不逮　本都督現已設立收受條陳處　特此通告　計開　條陳須簡要明晰　不尙辭華　書法不拘行楷　惟不宜過於潦草　條陳務須註明年歲　籍貫　住址　出身　由頭門衛士轉遞呈覽　如經採擇　隨時延見

罪己詔註

朕纘承大統於今三載兢兢業業期與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無方(果然)施治寡術(不要客氣)政府多用親貴(不用親貴如何能鞏固列聖相承萬世一系之皇基)則顯戾憲章(大權握自朝廷憲章何妨顯戾)路事蒙於僉壬

則動拂輿論（朝廷定爲政策安能再顧輿論）促行新法而官紳或藉爲網利之圖更改舊制而權豪或祇爲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究竟都是他人之罪於己無與）馴至怨積於下而朕不知禍迫於前而朕不覺（既欲鞏固皇基自然顧不得怨禍）川亂首發鄂亂繼之今復陝湘警報迭聞廣贛變端又見（不妨只要格殺勿論則亂自平矣）區夏騰沸人心動搖九廟神靈不安歆饗無限黎民塗炭可虞（承情承情此所謂深仁厚澤）此皆朕一人之咎也

言不由衷何能感人

茲特布告天下誓與我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然則前此果假託矣）凡法制之損益利病之興革皆博采輿論定其從違（下詔豫備時何嘗不曰庶政公諸輿論）以前舊制舊法有不合於憲法者悉皆除罷（在豫備立憲時代而尚有不合憲法之舊制舊法直至禍臨眉睫而始議除罷即令果出眞誠亦

斷斷不及而況猶豫留反汗地步乎）化除滿漢屢奉先朝諭旨務即實行（一權利則滿人享之要津則滿人據之正宜殲此醜類以洩我漢人二百六十餘年之積忿已成釜底游魂而猶欲以化除滿漢之空言餌我漢人眞如夢囈）鄂湘亂事雖涉軍隊實由瑞澂等乖於撫馭（弭患初萌定亂俄頃在事出力各員方准其擇尤酌保相距僅二十日忽變而爲乖於撫馭可發一笑）激變軍隊與無端構亂者不同朕惟自咎用瑞澂之不宜（何不早用蔭昌）軍民何罪（既云何罪何尙令蔭昌統兵南下）果能翻然歸正決不追咎既往（合理之爲正背理之爲反恃壓制之力而恣肆於萬人之上合理與否試一思之故此二語正宜我輩言之）

即使語語由衷仍是隔靴搔癢

朕以渺渺之躬立於臣民之上禍變至此幾使列聖之偉烈貽謀顚墜於地悼心失圖悔其何及（自困藩籬算無遺策乃祖乃宗絞盡腦汁乃以不善籠絡

遽成魚爛大好行樂之場眼見斷送於倭臣之手我知通幅皆違心之論唯此二語確是眞話)尙賴國民扶持軍人翼戴(既稱國民決無扶持異族之理野蠻政府之軍人但知出兵打仗一可以姦淫擄掠任所欲爲二可以殺民冒功升官發財翼戴二字斷用不著)期納我億兆生靈之幸福(巧語花言終不敵見之實事我民軍起義以來秋毫無犯雞犬不驚雖虜族逃奴尙竭力保護俾得捆載贓私曳尾以遁與我漢族同胞共享文明之幸福滿兵一到即肆意焚掠市鎭變成焦土納民幸福誰實能之我同胞具有耳目豈肯再受爾欺)而鞏我萬世一系之皇基(說來說去逃不了癡心妄想試問二百六十年來我國民之脂膏已被爾輩吸盡我國民之主權已被爾輩喪盡我國民之土地亦被爾輩送掉不少爾非比我國民多一只手多一個頭何以應有萬世一系之皇基况民族主義已經發達至此地球之上亦决不容再有民賊我敢正言告之曰請爾息此妄想罷)使憲政成立(滅此醜類難道憲政不成立)因亂而

圖存轉危而爲安（爾固存而安矣奈吾國將不安不存何）端恃全國軍民之
忠誠朕實嘉賴於無窮
果能如願以償爾眞嘉賴於無窮惜我國民知識已開不似從前之易欺也
此時財政外交困難已極我軍民同心一德猶懼阽危（如仍依賴此等惡劣
政府瓜分在卽何止阽危）倘我人民不顧大局輕聽匪徒煽惑（惟其顧大局
不得不革命）致釀滔天之禍我中國前途更復何堪設想朕深憂極慮夙夜
旁皇惟望天下臣民共喩此意將此通諭知之
此段危詞悚論似可動聽不知財政之所以困難者一由於宮庭之奢侈無
度一由於政府之信用無存外交之所以困難者惟先挾寧贈友邦不與家
奴之成見故處處以壓抑民氣爲宗旨而外人遂得利用此私心而肆其恫
嚇一旦推翻政府建立共和民國萬衆一心實事求是源旣可開流亦可節
何財政困難之有民氣旣伸團力自固政治旣良人心自變挾公理以與外

入相周旋何外交困難之有故凡言似近理者皆我輩所宜言而決非滿奴之所可言也

又諭資政院奏內閣應實負責任國務大臣不任懿親一摺懿親執政與立憲各國通例不符我朝定制不令干預朝政祖訓著有明文實深合立憲國家精義

親貴內閣發表後各省諮議局開聯合會根據憲法一再請求均被駁斥甚至將奉天代表驅逐出京專制淫威達於極點試問當時立憲各國尚無通例否祖宗猶未定制否

同治以來國難未已始設議政王以資夾輔相沿至今本年設立內閣仍令王公等充國務大臣原屬一時權宜之計朝廷本無所容心

聯合會據理以爭則嚴詞以斥之又恐資政院爲其後盾則改院章以箝制之尙云權宜之計無所容心夫誰欺欺天乎

茲據該院奏稱皇族內閣於立憲政體不能相容請取銷內閣暫定章程實行內閣完全制度不以親貴充當國務大臣等語所陳係爲尊皇室而起見朕心實深嘉納

前此聯合會爭執之時如能豁然醒悟人心雖去尙未決裂未嘗不可藉此羈縻苟延歲月一若皇室分所應尊國基力能自固負隅抗拒無奈我何曾幾何時而亦有此語夫至於今日即使眞心悔悟亦斷無希望而况依然狡飾乎

一俟事機稍定簡賢得人即令組織完全內閣不再以親貴充國務大臣並將內閣暫行章程撤銷以符憲政而立國本

措語之妙巧不可階組織完全內閣而必俟事機稍定簡賢得人之後當情見勢絀命在頃刻之時尙以舞文弄墨巧留地步爲能眞可謂至死不悟者矣

清廷遜位詔

二月十二日奉旨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尙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旣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卽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少閒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奉旨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以大局阽危兆民困苦特飭內閣與民軍商酌優待皇室各條件以期和平解決茲據覆奏民軍所開優禮條件於宗廟陵寢永遠奉祀先皇陵制如舊妥修各節均已一律擔承皇帝但卸政權不廢尊號並議定優待皇室八旗待遇皇族四條待遇滿蒙回藏七條覽奏尙爲周致特行宣示皇族暨滿蒙回藏人等此後務當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覩世界之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實有厚望焉欽此

甲關於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

今因大清皇帝宣佈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國於大清皇帝辭退之後優待條件如左

第一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爲四百萬

價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愼保護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乙關於淸皇族待遇之條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二清皇族對於中華民國國家之公權及私權與國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產一體保護四清皇族免當兵之義務

丙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

今因滿蒙回藏各民族贊同共和中華民國所有待遇者如左

一與漢人平等

二保護其原有之私產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舊

四王公中有生計過艱者設法代籌生計

五先籌八旂生計於未籌定之前八旂兵弁俸餉仍舊支放

六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廳聽其自由入籍

七滿蒙回藏原有之宗教聽其自由信仰

以上條件列於正式公文由兩方代表照會各國駐北京公使轉達各該政府

奉旨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養人者害人現將新定國體無非欲先弭大亂期保乂安若拂逆多數之民心重啓無窮之戰禍則大局決裂殘殺相尋勢必演成種族之慘禍將至九廟震驚兆民荼毒後患何忍復言兩害相形惟取其輕者正朝廷審時觀變軫念吾民之苦衷凡爾京外臣民務當善體此意爲全局熟權利害勿得挾虛憍之意氣逞偏激之空言致國與民兩受其禍著民政部步軍統領姜桂題馮國璋等嚴密防範剴切開導俾皆曉然於朝廷應天順人大公無私之意至國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內列閣府部院外建督撫司道所以康保羣黎非爲一人一家而設爾京外大小各官均宜慨念時艱愼供職守應卽責成各長官敦切誡勸毋曠厥官用副夙昔愛撫庶民之至意欽此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蓋用御寶

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署外務大臣胡維德民政大臣趙秉鈞署度支大臣紹英假學務大臣唐景崇假陸軍大臣王士珍假署海軍大臣譚學衡司法大臣沈家本假農工商大臣熙彥署郵傳大臣梁士詒理藩大臣達壽署名京有

滿夷猾夏始末記

精衞

外編　通論上

民族的國民

嗚呼。滿洲入寇中國二百餘年。與我民族。界限分明。未少淆也。近者同化問題日益發生。此眞我民族禍福所關。不容默爾。故先述民族同化之公例。（凡文字必嚴著述之辨。著者自發其思。成一家言。故有所徵引。必詳所出。述者本諸舊聞。連綴成辭。大概分譯述講述二種。未嘗自居己作。故所徵引。可略所出。亦以難於毛舉也。於此不辨。而崇勦說。則是以士君子而爲盜賊之行。故附識於此。）次論滿族之果能與吾同化否。以告我民族。

民族云者。人種學上之用語也。其定義甚繁。今舉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氣類之繼續的人類團體也。兹析其義於左。

（一）同氣類之人類團體也。兹所云氣類。其條件有六。一同血系。（此最要件。

然因移住婚姻。略減其例。）二同語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四同習慣。五同宗教（近世宗教。信仰自由。略減其例。）六同精神體質。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

（二）繼續的人類團體也。民族之結合。必非偶然。其歷史上有相沿之共通關係。因而成不可破之共同團體。故能爲永久的結合。偶然之聚散。非民族也。

國民云者。法學上之用語也。自事實論言。則國民者構成國家之分子也。蓋國家者團體也。而國民爲其團體之單位。故曰構成國家之分子。自法理論言。則國民者有國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個人的方面觀之。則獨立自由。無所服從。自其對於國家的方面觀之。則以一部對於全部。而有權利義務。此國民之眞諦也。此惟立憲國之國民惟然。專制國則其國民奴隸而已。以其無國法上之人格也。

準是。則民族者自族類的方面言。國民者自政治的方面言。二者非同物也。而

有一共通之問題焉。則同一之民族。果必爲同一之國民否。同一之國民。果必爲同一之民族否是也。

解決此問題有二大例。

(一)以一民族爲一國民。　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蒙其同一之知覺。既相親比以謀生活矣。其生活之最大者。爲政治上之生活。故富於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國家之主義。此之主義。名民族主義。蓋民族的國家。其特質有二。一曰平等。自有人類。即有戰爭。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牛馬畜之。不齒人類。古之希臘。所征服者。悉以爲奴隸。是其例也。若一民族。則所比肩者皆兄弟也。是爲天然之平等。二曰自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必束縛壓抑之。不聊其生而死其心。以求必逞。若一民族。則艱難締造。同瘁心力。故自由之分配必均。以是之故。民族主義爲人性所固有。即或民族中更變亂。爲强所弱。四五分裂。不能自存。而民族主義淬而愈厲。困苦百折。卒達

其目的而後已。舉例以言。羅馬帝國瓦解後。民族主義代世界主義而興。英吉利之亨利八世。及大僧正威爾些之事業。法蘭西之路易十一世之事業。大僧正里些流之事業。及亨利四世之事業。皆貫徹此主義者也。十九世紀之初。日耳曼民族。分屬聯邦。無統一之觀念。遭法蘭西蹂躪。憬然思變。實行民族主義。卒合二十五聯邦而成德意志帝國。意大利民族。自帝國破滅後。邦分離析。受轭制於奧大利。惟能實行民族主義。卒合十一邦而成意大利帝國。此其犖犖大者也。其他諸國。受此思潮理想。不至變。此主義遂磅礴全歐。其結果也。進步而爲民族帝國主義。

(二)民族不同同爲國民。　其類至繁。先大別爲二種。

(甲)以不同一之民族。不加以變化而爲同一之國民者。　其中復有二小別。

(一)諸民族之語言習慣各仍其舊。惟求政治上之一統。如瑞西是。此必諸民勢力同等。然後可行。否則一有跳梁。全體立散矣。(二)征服民族對於被征

服民族。既以威力抑勒之。使不得脫國權之範圍。又予以劣等生活。俾不得與己族伍。如古者埃及之於猶太。今者俄之於芬蘭波蘭是也。然使被征服民族而有能力。必能奮而獨立。以張民族主義。如比利時之離荷蘭。希臘之離土耳其是。

(乙)合不同一之民族。使同化爲一民族以爲一國民者。 今欲問此爲民族之善現象乎。抑惡現象乎。社會學者。嘗言凡民族必嚴種界。使常清而不雜者。其種將日弱。而馴致於不足自存。廣進異種者。其社會將日即於強盛。而種界因之日泯。希臘邑社之制。即以嚴種界而衰微。羅馬鑒立。亦以嚴種界而幾淪亡。其顯例也。是故民族之同化也。極遷變翕闢之一致。而其所由之軌。有可尋者。歸納得同化公例凡四。

第一例。以勢力同等之諸民族融化而成一新民族。

第二例。多數征服者吸收少數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第三例。少數征服者以非常勢力吸收多數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第四例。少數征服者爲多數被征服者所同化。

以上四例。通於今古。至於同化之方法。不外使生共通之關係。社會的生活之共通。政治社會的生活之共通。或由於誘引。或由於强迫。皆足納之於同化之域者也。

上之所述。皆政治學者社會學者所標之公例也。以下將涉於鄙論。

吾今爲一言以告我民族曰。凡關於民族上之研究。第一宜求諸公例。公例者。演繹歸納。以獲原理。立之標準。以告往知來者也。爲變雖繁。必由其軌者也。第二宜知我民族在公例上之位置。

嗚呼。吾言及此而不能不有憾於嚴幾道也。夫幾道明哲之士也。甚所譯社會通詮有云。「宗法社會。始以闢族爲厲禁。若今日之社會。則以廣土衆民爲鵠。而種界則視爲無足致嚴。」此其言誠當也。然幾道案語。言外之意。則有至可

詫者。觀其言曰。「中國社會。宗法而兼軍國者也。故其言治也。亦以種不以國。(中略)是以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而合。今日言合羣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中略)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强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矣。」幾道此言。遂若民族主義爲不必重。而滿爲不必排者。此可云信公例矣。而未可云能審我民族公例上之位置也。以上同化四公例言之。其第一例。重勢力同等。是故彼之合同。平等之合同也。自由之合同也。盎格魯撒遜民族。峨特民族。條特列民族。羣居美洲。以共同生活之既久。遂成爲亞美利加民族。是其例也。蓋其合同也。諸民族實皆居主人之地位。以相交互。故能相安而無尤。其他三例。則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關係也。此其合同。非出於雙方之自由意思甚明。夫兩者相持。勢力優者。權必獨伸。而政治上之勢力。軍事上之勢力。其最者也。是之勢力。必握於征服者之手。由是挾其雷霆萬鈞之力。所當必碎。被征服者乃不得不戢戢然歸化之。是其一立於征服者之地

位。一立於被征服者之地位。釐然分明也。更端言之。則一立於主人之地位。一立於奴隸之地位也。夫民。誰其堪奴隸者。果其能力萎弱。則不聊其生而漸歸於盡。而非然者。則將百折不撓。以求遂民族主義之目的。而方其未遂也。叩心飲泣。靦然以爲人奴。而彼之征服者狎之既久。則食其毛。踐其土。薰其文化。樂而忘其故。自形式觀之。固同化矣。自精神觀之。則不共天日之仇讐。而强相安於衽席之上也。於是而指摘被征服者曰。汝其與之同化。汝胡不安。汝胡不安。嗚呼。是眞欲其長處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已。嗚呼。是曰知公例而不知公例上之位置。

今欲知吾民族於同化公例上之位置。則請言自黃帝以來。以至有明之末。民族變化之歷史。然欲語其詳。有專史者。今述其概略而已。

黃帝時代與苗族競。九黎之君曰蚩尤。苗族之至强者也。黃帝破而滅之。遷其類之善者於鄒屠之鄉。其不善者以木械之。命之曰民。己之族則曰百姓。三代

以來。百姓與民之別泯矣。是爲彼折而同化於我。觀夫春秋有荆越山戎諸戎北狄長狄鮮虞諸族。或猾諸夏。以主齊盟。然至於秦。則凡此名詞。僅留於歷史上而已。是亦折而同化於我。漢初患匈奴。逮乎孝武。以兵攘之。命張騫通西域。命唐蒙通西南夷。其卒閩粵滇黔皆折而同化於我。

降乎典午。吾族不武。五胡亂華。前趙則匈奴也。成則巴氐也。後趙則羯也。前燕後燕南燕西秦南涼皆鮮卑也。前秦後涼皆氐也。後秦羌也。北涼大夏亦匈奴也。以次夷滅天下。中分南北。北朝始於拓跋氏。其後高氏宇文氏復中分。自晉至隋。我民族之陵遲極矣。諸虜得志。多效漢俗。幾如第四例所云。少數征服者爲多數被征服者所同化。然劉裕創之於前。隋文帝穫之於後。諸族中更屠殺。其孑遺者悉折而同化於我。我民族雖暫屈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終復居征服者之地位。

唐初突厥肆虐。太宗滅之。其後回紇吐蕃。雖屢爲梗。無大患也。五季沙陀契丹。相繼猖獗。至於有宋。我民族復寧焉。宋末阨於女眞。亡於蒙古。元胡之辱我民族也尤酷。謂契丹爲漢人。謂我民族爲南人。階級至卑。此大訴也。有明奮興。北虜竄遯。歸其巢穴。未同化於我。而我民族光復故物。復居於征服者之地位。是則四千年來。我民族實如第二例所云。多數民族。吸收少數民族而使之同化。我民族初本單純。後乃繁雜。然實以吾族處主人之位。殊方異類。悉被卵翼。相安既久。遂同化爲一。而成四萬萬之大民族。嗚呼。今竟何如。自明亡以來。我民族已失第二例之位置。而至於今。則將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

滿洲與我族類不同。此我民族所咸知者也。即彼滿人。亦不靦然自附。觀其開國方略云「長白山在吉林烏拉城東南之東。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三。浴於池。有神鵲啣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呑之。遂有孕。生一男。及長命以

愛新覺羅爲姓。名曰布庫哩雍順云云。」一是則滿族與我。眞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無他之問題可以發生。彼其長白山下。甯古塔邊。長林豐草。禽獸所居。孳乳蕃庶。乃奮其牙角。奔踔噬咋。先取金遼部落。繼兼有元裔之蒙古。又繼兼有朝鮮。又繼兼有明之關外。金遼語言相同之國也。蒙古。語言居處不同。而衣冠騎射同之國也。朝鮮及明。則語言衣冠皆不同。故用兵次第。亦因之爲先後。（語本魏源聖武記）然金之與彼。實同族類。開國方略。曾詳言之。天女之說。其神話耳。彼其東胡賤族。（西方謂之通古斯種。）方以類聚。故昕合至易。遼及蒙古。視之有間矣。至於朝鮮。則尤疎遠。然彼未嘗涎之。特以近在肘腋。刼以威力。使勿生變耳。「天命」以來。所處心積慮以圖之者。厥惟中國。終乃乘明之亡。疾驅入關。遂盜九鼎。自是而後。與我民族相接益密。夫以滿族與我民族相比較。以云土地。彼所據者長白山麓之片壤。而我則神州。以云人口。彼所擁者蕞爾之毳裘。而我則神明之胄。以云文化。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而我則四千年之文教。相去天

壞。不待言也。彼旣薦食不仰給於我。且無以爲生。使其絕對的不同化於我。必不足以營衛明矣。使其絕對的同化於我。則一二世後。將如螟蛉失其故形而別有所天。是自殲其族也。彼中梟酋處此問題苦心焦慮。匪伊朝夕。卒乃得其所以自保而制人者。爲術有二。一曰勿爲我民族所同化。二曰欲使我民族與之同化。如是。則彼族可以長處主人之位。以宰制萬類。其計彌工。其心彌毒。順康雍乾以來。妙用此術。未嘗少變。今鈎考歷史。刺取其眞證實據。類列於左。以供參考。

(一)欲不爲我民族所同化。　夫兩民族相遇。其性格相近而優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速。其性格相異而優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遲。其優劣之差遠者。其同化作用速。此通例也。(語本日本小野塚博士政治學)滿族與我。文野相殊。不能以道里計。蓋適合乎第三例者。當同化進行時。滔滔然莫之能禦。勢將舉其語言文字居處飮食而一同於我。此固當日之所不能免者也。彼大酋思障其流。首嚴通婚

之禁。（多爾袞入關。下令滿漢得通婚姻。其後撤回此令。通婚者罪不赦。見蔣良騏東華錄）夫滿之與我。不同血族。復絕婚姻。故二百年來精神體質。未嘗少淆。彼族所恃以自存者在此。不然。以五百萬之民族。與四萬萬之民族相伴合。在我民族冈蒙其惡質。而不及百年。彼族將無一存者。可決言也。彼既自閑其族系。乃復保守其所固有者以自別於我。利用其所擅長者以凌制我。其手段可別爲二種。

（甲）保守其習慣　習慣爲民族之一要素。習慣存則民族之精神存。其顯然表見者。常有以自異於他民族。滿人而知保此。其計之巧者也。雖然。若語滿人之習慣。必將有狂笑絕氣者。微特吾人不知所云。即彼族亦赧言之。舉其一二例。生而以石壓首。作圓扁形。彼懸諸太廟之太祖太宗圖形於紫光閣之世臣。皆作此狀。即最誇能保守滿洲舊族之弘曆。亦言之若有餘羞者也。此其習慣之一。崇奉堂子。凡有戰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無知之者。其祭獻之禮絕詭秘。

或曰。其大酋自裸以爲犧牲。然無信據也。此其習慣之二。自作文字。先以蒙古字合滿語。聯綴成句。尋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因加圈點以分析之。其拙劣僿野。不足以載道甚明。（如譯壬戌爲黑狗之類）此其習慣之三。夫其習慣之不足言如此。而彼兢兢然保持之者。非以爲美也。以之自別於我民族。而使其族人毋忘固有之觀念也。此其心事。彼固明言之。王先謙東華錄內載「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諭。閱太宗實錄內載崇德元年。讀金世祖本紀諭衆云。熙宗合喇及完顏亮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惟恐子孫仍效漢俗。豫爲禁約。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正爲萬世子孫計也。（以上太宗語。乾隆引之）我滿洲先正遺風。自當永遠遵守。循而弗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僕。行圍較獵。時以學習國語。練習騎射。操練技勇。諄切訓誨。此欲率由舊章。以傳奕禩。永緜福祚」嗚呼。此語情見乎辭矣。其爲萬世子

孫計。眞不可謂不周矣。彼旣累世相傳。堅守此旨。故於滿洲舊俗。雖至微細。必監督之。乾隆八年。歎滿洲舊俗日即廢弛。責宗室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舊俗。十五年六月癸未諭。「前因宗室等。及滿洲部院大臣。俱各倣安坐轎。竟不騎馬。曾降諭禁止。欲令伊等勤習武藝。不至有失滿洲舊規。今聞有坐車者。與坐轎何異。嗣後祇准王等與滿洲一品大臣坐轎。其餘概令騎馬。」二十年五月諭。「滿洲本性朴實。不務虛名。近日薰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并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者。尤屬惡習。不知其所學者。未造漢人之堂奧。反爲漢人所竊笑。此等習氣。不可不痛加懲戒。嗣後八旗。總以淸語騎射爲務。即翰林等。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者。一經發覺。決不寬貸。」其謹小愼微。思患豫防。至於如此。然其中尙有宜注意之點。彼一則曰「學習國語。」再則曰「以淸語騎射爲務。」夫以滿洲人操滿洲語。此眞天然之事。何待强迫督率之爲者。則以彼虜自入關以來。悉操北京語。久已忘其固有之

語言故也。彼知語言文字爲民族之要素。故汲汲欲保守之。且令翰林院必考試滿洲文。然醜劣寡用。微特漢人唾棄之。即滿人亦不以爲意。特爲威力所怵。聊事率循而已。至於騎射。則關係重要。後將論之。其他習慣。亦多關於强悍之俗。彼之主張保守。非無故也。夫北魏孝文帝。自惡虜俗。刻意模範漢人風化。遷都洛陽。粉飾漢制。其結果胡虜悉同化於我民族。迨乎隋唐。畛畦悉泯。無他。忘故我之觀念。而與他族相混於無形也。滿人之保守其習慣也。是欲永保其固有之民族。以翹乎我民族之上。不可忽也。

(乙)發皇其所長。　滿俗無所長。其所長惟騎射。彼之得志。皆由狂噬死昨而來。故日謀寶位而精進之。觀上所述諸論可證也。而彼惟利用所長。故得鈐制我民族。使無生氣。因之於吾歷史上留萬年之大紀念。曰滿洲自入寇以來。凡兵權悉萃於彼族。而我民族無與焉。嗚呼。吾不能不歎滿人設計之工也。夫以兵權悉操於彼族之手。則生殺屠醢。一惟其命。故以少數之民族制多數民族

而有餘。彼於一方則利我民族之文弱。務求柔其骨而繭其神者。既以科舉愚之矣。又開博學鴻詞科。求天下圖書。儲之四庫。俾儒臣從事校勘。使之益近於文柔。至於武事。則不復齒之。乾隆之於漢臣。口吻尤刻。於陳宏謀之轉糧不力也。則曰彼係漢人。不必責以有勇知方。於陳世倌之言兵事也。則曰彼漢文臣。乃敢言兵事。其志可嘉。（皆見東華錄）其侮弄如此。於一方則重滿人之兵權。凡國家之軍政。組織全部屬之。其用意所在。固至易明。蓋兩民族相遇。一尙文柔。一尙强武。此其格格不相入。而必不能同化。無待言者。而强者摧柔。又其必然之理。故彼族首重此。以爲如是則不獨有以自異於我民族。且足以凌制馴伏我民族而有餘也。故其兵制。則重駐防。重禁旅。而不重綠營。魏源聖武記有云。「八旗有禁旅。有駐防。禁旅八旗。滿洲兵六萬。幷蒙古漢軍共十萬。其人則皆東海扈倫諸部落。無在黑龍江北甯古塔東者。其漢軍亦無遠在山海關以內者。若夫駐防之兵。則即八旗佐領中之餘丁。佐領外之新附。隨時編籍。人無

定額散處遼河東西諸城。無事射獵耕屯。有事馳驅甲冑。故天命十一年。攻甯遠時兵已十三萬。崇德中遠蹂燕薊。近摧甯錦。旁撻朝鮮蒙古。用兵常十餘萬。而入關以後。以之內衞京師。外馭九服四夷。」一觀此其兵制可略見矣。是以入關以來。凡有戰役。皆以禁旅駐防任之。彼其心不第不望綠營之強也。實且利綠營之弱。即間有一二征伐資綠營之力者。然終不以爲正師也。惟康熙三藩之役。有小例外。蓋其時爲滿族與我民族交戰。彼滿人者既深忌我。復深畏我。懼其悉趨於三藩而并力以敵己也。故謀有以離間而利用之。爲手諭以詔綠營典將曰。從古漢人叛亂。祇用漢兵勦平。豈有滿兵助戰。於是一時趙良棟施琅李之芳傅宏烈諸民賊。爭刈同種以媚異族。而三藩遂戡。此其間出之政策也。至於典兵之臣。則幾滿族所專有。其初皆以親王爲統帥。睿禮鄭豫肅勤等是也。康熙時尙仍此制。三藩之役。則安康簡等是也。西北用兵。亦屢以皇子將之。至雍正而後。始不盡然。漢人之司軍柄者。惟年羹堯岳鍾琪二人。然年旋被

戮。岳亦謗書盈篋。以其手絷曾靜以興大獄。始幸而苟全。其他如康熙準噶爾之役。則費揚古也。雍正西南夷之役。則鄂爾泰也。乾隆準部之役。則班第永常兆惠等也。回疆之役。則兆惠等也。大金川之役。則傅恆也。小金川之役。則阿桂也。緬甸之役。則傅恆也。廓爾喀之役。則福康安也。嘉慶川湖陝之役。則額勒登保德楞泰也。此犖犖之大役。皆以滿人掌兵。而漢人則不欲其與聞軍事。即爲偏稗。亦欲限制之。雍正六年。滿珠等奏京營武弁等員參將以下。不宜用漢人爲之。得旨「朕滿漢一體。從無歧視(中略)滿洲人數本少。今止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已足。若參將以下之員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不敷。勢必員缺」(見蔣氏東華錄)夫於「滿漢一體」之下。忽著此語。一何可笑。至此。亦可云情見乎辭矣。總之專制國以政府有非常之兵力爲第一要義。使爲異族政府。則更所急。察滿洲軍事的組織。乃欲以一民族爲一軍隊。營衞京師。而駐防各省。長駕遠馭。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計。至於其不予我民族以兵權。則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

族所應有之手段。英之於印度。法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彼之不願與我民族同化者在此。彼之遂能不與我民族同化者亦在此。

(二)欲迫我民族爲所同化。　彼之不欲爲我民族所同化。既如上述。然不同民族而同爲國民。慮我民族之不安其生而將有變也。則求所以同化我者。其目的在使我民族剷除民族思想而爲馴伏之奴隸。彼又慮欲達此目的。非用威逼之手段不可。故不以柔道行之。而惟以蠻力行之。其手段可分二種。

(甲)關於物質上者。　其最重要者。莫如薙髮易服一事。而薙髮尤切膚之痛也。夫民族之表見於外者。爲特有之徽識。圖騰社會。(此從嚴譯社會通詮日本譯爲徽章社會)視此最重。至於今世。亦莫能廢。民族之徽識。常與民族之精神相維繫。望之而民族觀念油然而生。彼滿族之與我民族徽識大殊。使各仍其俗歟。則民族觀念。永無能合也。使其悉效我民族之所爲歟。是使人滅絕滿洲民族之觀念也。使其強我民族悉效彼之所爲歟。是使人滅絕我民族之觀念也。故彼旁皇久之。卒厲

行此政策。蔣氏東華錄。順治五年諭禮部。「向來薙髮之制。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籌之至熟。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以後。京城內外直隸各省。限旬日內盡行薙完。若巧避惜髮。藉詞爭辯。決不寬貸。該地方官若有爲此事瀆上奏章。欲將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殺無赦。」嗚呼此一紙之薙髮令。彼實掬其野心以示天下者也。悍然曰「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之人」質直自白。無遁辭焉。猶復飾言明制。彼寧不知此非有明一代之制。而我民族相沿之制耶。不過欲我民族變形鹿豕。喪盡種族觀念。戢戢然歸化之而已。然我民族。一息尚存。此心不死。自薙髮令宣告後。吳楚江浙。接踵起義。伏尸百億。流血萬里。以殉其節。遺臣逸老。爭祝髮爲僧。或著道士服。而王夫之氏且竄身猺峒。終其身不復出。此猶曰忠節之士也。一般國民屈於毒燄。不得自由。然風氣所成。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說。女子之不易服。猶曰非其所嚴禁。至於殯殮死者。以本族之衣冠。使不至於不瞑。而有

以見先人於地下。其節彌苦。其情尤慘矣。此猶曰普通之人心也。汚賤如涑同夏。猶知昌言於朝。謂蓄髮正衣冠然後天下太平。毒戾如吳三桂。猶知以薙髮易服爲恥。號召天下。以謀一洗之。此輩狗彘不若。而贊同輿論猶若此。此猶曰爲時尙邇也。洪楊崛起。兵力所及。漢官威儀。一復其舊。東南羣省。翕然應之。幾覆滿祚。嗚呼。怨氣所聚。鬱而必洩。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終無倖存之理也。彼雖處心積慮。以謀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乙)關於精神上者。　我民族有自尊之性質。自以神明之胄。不當與夷狄齒。故對於他民族。無平等之觀念。至於用夏變夷。尤非所堪。此種思想。爲滿人所大不利。彼以犬羊賤種。入據九鼎。假使我民族日懷猾夏之痛。死灰必燃。終爲彼患。蓋社會心理。常爲事實之母。果其民族精神。團結不解。則雖怵於威力。爲形式上之服從。一旦暴發。若潰江河。決非彼所能禦也。彼故日謀所以使我民族死心盡氣者。日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飾之以淫辭。行之以威力。莊廷鑨

之獄。戴南山之獄。查嗣庭之獄。陸生枏之獄。曾靜呂留良之獄。錢名世之獄。胡中藻之獄。皆以一二私人。痛心種論時發微歎。遂被蹤跡。而及於難。直接使一二人受其痛苦。而間接使我民族箝口結舌。胥相忘於公義。由是視異類若兄弟。藏仇讎爲父母。剝喪廉恥。世爲人奴。嗚呼。賤胡操術若是工耶。今舉當時詔書其心事之最明白顯露者如下。雍正七年九月癸未諭云。「我朝既仰承天命。爲中外生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爲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有異心。」又云「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乂之。非以其爲夷狄而外之也。」其所根據者。爲以君臣之大義。破種族之思想。以爲既成君臣。不當復問種族也。而當時有排滿思想者。亦實不免以政治上之革命與種族上之革命混和同觀。故彼所持之說。

轉若鏗然有聲。至今日則知以一王室仆一王室謂之易姓。以一國家踣一國家謂之亡國。以一種族尅一種族謂之滅種。彼滿洲者。對於明朝。則爲易姓。而對於中國。對於我民族。則實爲亡國滅種之寇讎。皆當枕戈泣血。以求一洗。而奚君臣之與有。噫嚱。五洲之族類繁矣。苟其不問種姓。惟强是從。前則生番野猺黑蠻紅夷。皆將可爲吾君。而奚止汝滿奴者。彼其利用儒術。摭拾一二尊君親上之語。欲以摧陷廓清華夷之大防。以斬我民族死心歸化。罔敢有越志。故雖一字之微。亦所不忽。觀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諭「朕覽本朝刋寫書籍。凡遇夷狄胡虜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爲彝。以虜爲鹵之類。揣其意蓋爲本朝忌諱而避之。不知此固悖理犯義不敬之甚。此後臨文作字。刋刻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見東華錄雍正八年夫薾然民族。屢遭淫威。防觸忌諱。百方避之。彼以爲此之避。我乃遠我也。使不我遠。而反我親。然後相安。馴致相忘。故其監謗之法。細微至此。嗚呼。斧鑕所及。不止

形體。而深入於心術。不其酷哉。賊習相傳。其子弘曆。乃復跨竈。取我四千年歷史而點竄之。凡夷夏之閑。悉被掃抹。夫歷史爲民族精神所寄。我民族於此有深自表見者。司馬光之作通鑑也。晉亡之後。繼以宋齊梁陳。未嘗使索虜纂統也。王世貞之作綱鑑也。宋帝昺飄零海上。猶不著其失位。明祖義師一起。即以紀元。所以惡元之纂我也。凡此皆民族精義所存。彼纂御批通鑑輯覽。概删改之。且齦齦致辨焉。凡此皆謬託學術。以行其鬼蜮之技。狐蠱之智。欲我民族帖然歸化。自安順民而已。然民族大義中更磨礱。益發光瑩。今日吾民族思想更進一步。不復如前者之自尊而卑人。而知以保種競存爲無上義。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終無倖存之理也。彼雖處心積慮以謀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準是以言。彼之不欲同化於我也若此。而强我民族使歸化於彼而卒無效也又若彼。是以三百年滿漢之界。昭然分明。他日我民族崛起奮飛。舉彼賤胡。悉莫能逃吾斧鑕。芟薙所餘。僅存遺孽。以公理論。固宜以人類視之。而以政策論。

則狠性難馴。野心叵測。宜使受特別之法律。若國籍法之於外人之歸化者可也。如此則彼有能力自然同化於我。否則與美洲之紅夷同歸於盡而已。如此則我民族自被征服者之地位。一躍而立於征服者之地位。復民族同化公例上第二例之位置。

然則吾前言我民族之在今日。將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者何也。則以滿人自咸同以來。其狀況已大異疇昔。故以云保有習慣。則賤胡忘本。已自失其故吾。迄今日關內滿人能爲滿洲語言文字者已無多人。他可知矣。以云專擅武事。則八旗窳朽。自嘉慶川湖陝之役。已情見勢絀。道光鴉片煙之役。林則徐守兩廣。邊防屹然。其僨事者。皆滿洲渠帥也。英法聯軍之役。僧格林沁率滿蒙精騎。以爲洋鎗隊之的。其軍遂殲。而天津條約以成。洪楊之役。賽尙阿輩工於潰敗。官文則直曾胡之傀儡耳。人才既衰。軍制尤腐壞不可方物。胡林翼疏論兵事。謂凡與賊遇。宜使兵勇臨前敵。而吉林精騎尾其後。如勝可使逐利。即敗亦不

至多所損失。見胡文忠遺集其輕侮之若此。是故湘淮諸軍。勢力瀰滿天下。而捻回諸役。皆以漢人專征。逮乎今日。各省練兵以防家賊。不復恃禁旅駐防。雖近者練兵處側重滿人。已有顯象。要之其不能回復已失之勢力可決也。是其昔之所汲汲自保。不欲同化於我者。已無復存。而庚子之役。俄軍藉口以占奉天。彼曹失其首邱。益有孤立之懼。屈意交驩於我。下滿漢通婚之詔。以冀同化。凡此皆與嘉道以前成一反比例者也。雖然。使若是則是少數征服者同化於多數被征服者同化公例之第四者耳。何至如第三例所云耶。即應之曰。滿酋之在今日。又別有新術在。

大抵民族不同而同爲國民者。其所爭者。莫大於政治上之勢力。政治上之勢力優。則其民族之勢力亦獨優。滿洲自入關以來。一切程度悉劣於我萬倍。而能久榮者。以獨占政治上之勢力故也。今者欲鞏固其民族。仍不外乎鞏固其政治上之勢力。由是而有立憲之說。

夫立憲。一般志士所鼓吹者也。一般國民所希望者也。使吾遽狀其醜惡。則必有怫然不欲聞者。吾今先想像一至美盡善之憲法。而語其效果。曰此之憲法。於民族上之運動有二效果。一曰使滿漢平等。曩者雖同爲國民。而權利義務。各不平等。今則自由之分配已均。二曰使滿漢相睦。曩者陰實相仇。怨莫能釋。今則同棲息於一國法之下。可以耦俱無猜。如是當亦一般志士一般國民所喜出望外而心滿意足者也。雖然。吾敢下一斷語曰。從此滿族遂永立於征服者之地位。我民族遂永立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同化之第三例。乃爲我民族特設之位置也。請不復語深遠。爲設淺近之喻以明之。今有大盜入主人家。據其室廬。縶其人口。而盡奪其所有。既乃自居戶主。釋所縶俘。稍予恩賜。使同德壹衷。以奉事己。如是則故主人者。遂欣然願事之乎。抑引爲不共天日之仇讎乎。我民族之願奉滿洲政府以立憲也。胡不思此。況乎憲法者國民之公意也。決非政府所能代定。蓋憲法之本旨。在伸張國民之權利。以監督政府之行爲。

彼政府烏有立法以自縛者。即在立憲君主國。其憲法或由政府所規定。然實際仍受國民之指揮。今國民已有指揮政府之權力乎。而敢靦然言立憲乎。況今之政府。異族之政府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懼其族之孤而虞吾之逼。乃爲是以牢籠我。乃遽信之乎。希臘之受制於土耳其也。知求獨立而已。不知求土耳其政府之立憲也。比利時之受制於荷蘭也。知求獨立而已。不知求荷蘭政府之立憲也。匈牙利之受制於奧大利也。知求獨立而已。而奧大利卒與之立憲爲雙立君主國。匈雖絀於力暫屈從之。然至於今日猶謀反動。蓋民族不同。而因征服之關係。同爲國民者。征服者則恆居於優勢之地位而牽制被征服者。俾不得脫其羈絆。而被征服者即甚無恥。亦未有乞丐其沾溉者。非惟勢所不能爲。亦義所不當爲也。則知滿洲政府之立憲說。乃使我民族誠心歸化之一妙用。而勿墮其術中也。

深觀乎國民之所以歡迎立憲說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則國民主義與

民族主義。皆幼稚而交相錯也。夫國民主義。從政治上之觀念而發生。民族主義。從種族上之觀念而發生。二者固相密接。而決非同物。設如今之政府爲同族之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對之祇有唯一之國民主義。踣厥政體。而目的達矣。然今之政府爲異族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驅除異族。民族主義之目的也。顚覆專制。國民主義之目的也。民族主義之目的達。則國民主義之目的亦必達。否則終無能達。乃國民夢不之覺。日言排滿。一聞滿政府欲立憲。則驩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剗滅種族思想也。豈知其究竟政治之希望。亦不可得償。而徒以種族供人魚肉耶。嗚呼。種此禍者誰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爲梁啓超之妖言惑衆也。

康有爲之辯革命書。一生抱負。在滿漢不分。君民同體。以爲政權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而種族之別。則尤無須乎爾。此其巨謬極戾。餘杭章君炳麟已辭而闢之。公理顯然。無待贅矣。然康之所說。其根據全在雍正關於曾靜呂留

良之獄。所著之大義覺迷錄。不爲揭而出之。恐天下猶有不知其心。而誤信其言者。玆剌取大義覺迷錄中康氏原書抄襲之語。比較互列於下。大義覺迷錄有云。「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康氏原書亦云。「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羌之人。入主中國。古今稱之。」又云。「所謂滿漢。不過如土籍客籍。籍貫之異耳。」此其抄襲者一。大義覺迷錄有云。「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康氏原書有云。「孔子春秋之義。中國而爲夷狄。則夷之。夷而有禮義。則中國之。」其抄襲者二。康氏平日治春秋主公羊斥左傳爲僞傳今爲辨護滿洲計則幷引其語矣 大義覺迷錄有云。「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爲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卽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並蒙古極邊諸部。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

幸。何得尙有華夷之分論乎。」康氏原書亦云。「中國昔經晉時氐羌鮮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孫徧布中土。多以千億。又大江以南五溪蠻及駱越閩廣。皆中夏之人與諸蠻相雜。今無可辨」又云。「國朝之開滿洲蒙古回疆青海藏衞萬里之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漢唐而軼宋明。」其抄襲三。嗚呼。彼其心豈不以爲此我世宗憲皇帝之聖著。爲小臣者所宜稱述弗衰者耶。尤其甚者。彼雍正僅云「我朝既爲中外臣民之主。不當以華夷而有殊視」而已。未嘗自認與吾同種族也。康氏原書。乃引史記稱匈奴爲禹後。遂倡言曰。「滿洲種族出於夏禹。」嗚呼。非有腦病。誰爲斯言。夫匈奴即與我同所自出。然民族要素。非第血系而已。無社會的共同生活。即不能自附同族。至於滿洲。則更與匈奴不同族類。匈奴爲北狄。而彼爲東胡。彼之蒙古源流已詳言之。大抵華人蒙古人滿洲人。皆無不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今康有爲竟以無端之牽合。而造出滿洲種族出於夏禹一語。非有腦病。誰能爲此言。至於稱

頌滿政府聖德。謂爲「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萬國所未有」此雖在滿洲人。猶將愧駭流汗掩耳走避而彼公然筆之於書以告天下。嗚呼。彼眞人妖。願我民族共祓除之。毋爲戾氣所染。

梁啓超更不足道矣。彼其著中國魂也。中有句云。「張之洞非漢人耶。吾恨之若仇讎也。今上非滿人耶。吾尊之若帝天也」其頭腦可想。本此思想以爲伯倫知理之學說。（見壬寅新民叢報三十八三十九號）於民族主義極力排斥。其第一疑問謂「漢人果已有新立國之資格否。」夫梁氏之意。豈不以我民族歷史上未嘗有民權之習慣。故必無實行之之能力乎。其所譯伯氏波氏最得意之辭。即在此也。然歷史者進步的也。改良的也。國民於一方保歷史之舊習慣。於一方受世界之新思潮。兩相衝突。必相調和。故其進也以漸而不以驟。烏有專恃歷史以爲國基者。至於所云「愛國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滿爲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國爲究竟目的。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爲過渡之一手段云耳。」噫。此眞我所謂

種族思想與政治思想。混而爲一者也。則請語之曰。以排滿爲達民族主義之目的。以立國爲達國民主義之目的。此兩目的誓以死達。無所謂以此爲目的。而以彼爲手段也。其第二問曰「排滿者以其爲滿人而排之乎。抑以其爲惡政府而排之乎」則請語之曰。以其爲滿人而排之。由民族主義故。以其爲惡政府而排之。由國民主義故。兩者俱達者也。夫使爲國民者。對於政府。但有政治觀念。而無種族觀念。而有異種侵入。略施仁政。便可戴以爲君。此眞賤種之所爲也。滿洲未入關以前。與我國不同。種不同。猶今日之鄰國也。乘亂入寇。二百餘年。使我民族忘心事仇。而猶不以爲非。則聯軍入京。比戶皆樹順民旗。亦將推爲達時勢之君子乎。其第三問曰。「必離滿族。然後可以建國乎。抑融滿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諸民族。而亦可以建國乎。」則請語之曰。若云同化。必以我民族居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前之於他族可也。不辨地位。而但云并包兼容。則必非我民族所當出也。彼之言曰。「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

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此其言有類夢囈。夫國內他族。同化於我久矣。尚何本部屬部之與有。今當執民族主義以對滿洲。滿洲既夷。蒙古隨而傾服。以同化力吸收之。至易易也。若如梁氏所云「謂滿人已化成於漢民俗」而不悟滿之對我其陰謀詭計爲何如。容可謂之知言乎。故吾之言排滿也。非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也。勸我民族自審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處也。梁氏而無以難也。則請塞爾口無取乎取民族主義而詆毁之也。

吾前著論民族的國民。其所言者。種族之方面爲多。於政治之方面。未及詳也。

今玆就於政治方面。而欲一言。

考之吾國之歷史。六千年來之政治。可名曰君權專制政治。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可名曰貴族政治。

請先言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

貴族政治。世界各國必歷之階級也。觀乎歐洲。貴族政治。緜亙千年。至十七八世紀以來。摧陷震盪。靡有孑遺。其國法上皆以國民平等爲原則。其中雖猶有留貴族之位置者。然特歷史上未剷除之餘孽耳。反觀吾國。三代以前猶有貴族之性質。至戰國則已破之。炎宋既踣。元胡篡統。而貴族政治遂興。以蒙古人爲第一級。以契丹人爲第二級。而我民族乃居第三級。嗚呼。此有史以來。未有之奇辱也。三代以上之貴族政治。於同民族中分階級。若元胡時代之貴族政治。則因民族不同。而戰勝民族。鄙夷戰敗民族。斥爲賤種。不與爲伍。此其慘戾。寧有人道。有明奮興。蕩此惡垢。復吾舊觀。而何意僅三百餘年。我民族再降列賤種。與元代若同一轍耶。

夫貴族政治。不平等之政治也。自來學者。有辨護專制政治者。而決無辨護貴族政治者。蓋人類當一切平等。乃於其中。橫生階級。貴者不得降躋。賤者不得

仰跂。權利義務。相去懸絕。此其逆天理。悖人道。而不容有於人世間。凡有血氣。疇不同認。故國法學者。論次國家。於貴族國體。多鄙不欲道。以爲是已絕迹於十九世紀之天壤也。乃不謂二十世紀中。四萬萬之民族。二百萬方里之領土。巍然爲東亞一大國者。其政治猶有貴族之政治。

嗚呼。吾今將述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若鯁在喉。慘不欲吐。然有脅我箝我。使我不能不言者。則以世之論者。有曰淸之待我。視元爲寬。噫。是狗彘不食之言也。夫欲斷吾國之爲貴族政治與否。祇當論其有無。不能辨其程度。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可與元代爲比例。而決不能與漢唐宋明爲比例。然則吾國民以何理由而敢靦然曰今非貴族政治。且即以程度之深淺而論。淸之肆虐。遜於元胡者。非其政之果寬。乃其力之未逮也。惟時與勢。固有陰驅潛率。使彼不得不交驩於我者。而其政治。則固純然貴族之政治。而不能誣者也。嗚呼。我國民而安於貴族政治乎。則吾寧蹈東海而死。不敢爲一言。如其否也。則將述

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

滿洲之入寇也。首嚴旗人漢人之別。而旗人之中。以滿洲人爲第一級。以蒙古人爲第二級。以漢軍爲第三級。於是則我民族乃在第四級。此名義上則然也。至其實際。則蒙古職爲外藩。非其所親。漢軍本爲降卒。非其所貴。其所嚴者。厥惟滿漢。試覽大清會典。其中舉凡禮樂兵刑典章文物。滿人漢人之地位。莫不鰲然各殊焉。其賤視漢人。列爲最下級者。觀乾隆三十一年之詔。可恍然矣。詔云「向來八旗有流徒罪名。均以枷責發落。嗣因旗人有染漢習。竟有不顧顏面。甘爲敗類者。曾降旨令將旗人流徒案件。滿洲則案其情罪輕重。分別問遣折抵。漢軍則均斥爲民。照所犯定例發遣。（中略）至包衣漢軍。則皆係內務府世僕。向無貶斥出旗爲民之例。與八旗漢軍。又自有別。（下略）見皇朝通典卷四」嘻。我民族尚自詡神明之胄耶。試觀人之待我者何如。其在滿洲人。雖犯重罪。終不與我等夷也。其在漢軍。則犯罪之後。貶斥爲民。始與吾曹爲耦矣。是其視我

民族。直與臺皂隸之不若。蓋兩族相戰。其敗北者。悉爲俘虜。命曰罪囚。是固當。是固不能責其不恕。第願我民族自思之耳。彼滿人者。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而我黃帝之苗裔。乃爲奴虜供役使耶。嗟夫嗟夫。吾儕亡國賤種耳。奚曉曉爲。

滿洲之辨貴賤明等威也旣若此。故首清種界。順治二年。嚴漢人雜處旗下之禁。三年。嚴漢人濫投旗下之禁。又嚴民人犯罪投旗之禁。嚴旗人收容漢人投充爲奴之禁。（皆見皇朝通典卷八十）蓋如是則貴者自貴賤者自賤。等級劃然。永不少淆。其所謂「雜處」「濫投」者。範圍尤廣。作用尤大。世界各國。凡欲舉行貴族政治之實者。罔不由此道也。

今欲述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則將舉滿族漢族其權利義務之不相同者。類次而論之。强分二項。一公權之不平等。二私權之不平等。公權云者。以搆成國家機關之資格而獲之權利也。私權云者。以箇人之資格而獲之權利也。人民於一方爲搆成國家之分子。於他方有自由獨立之人格。其權利義務。悉

規定於國法。以公理言。宜皆平等。無參歧也。然中遭同種相戕。或異種相競。優勝劣敗之結果。而疆界分。一切生活。異其程度。而於公權。尤側重焉。蓋非是則終於相鬩。而優勝之地位。不可永保。彼滿族者。旣薦食上國。其大願在以其本族全握政權。然以蕞爾毳裘。而欲星羅棋布於禹域。固有限之使不能者。於是遂不能不分其權於漢人。而又慮其啓戎心也。故權之不可分者。則全握之。權之不能不分者。則務占優勢。且於其間行鈐制之術焉。行偵覘之術焉。故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幾無一非貴族政治。其機關之組織與搆成機關之分子。顯有軒輊。使之然也。至於私權。其重要遜於公權遠甚。第以已爲貴族。宜享高等生活。而劣等生活。則以予戰敗民族而已。今將先述公權之不平等。

一公權之不平等。復別爲二種。

(甲)政權之不平等。　政權爲國家之大元素。在民族的國家。政治之權。常分配於國民。若異族羼處。則互相傾軋。必不能無所偏頗。其結果戰勝民族常占

優勢。而程度之深淺。則隨其所演而異。使戰勝民族。其政治組織廣大完備。足以含孕被征服者而有餘。則對於被征服者。直如主人之家。新獲奴婢。使之戢戢服家範而已。無取乎使之與聞家事也。若英之待印度。法之待安南。俄之待芬蘭。猶太日本之待臺灣是也。蓋其文化遠超乎所征服者。而無取乎效法。其顓愚者。則可決其不能窺我堂奧也。其聰睿者。則恐其實逼處此也。故參政之權。決無可以予之之理。若夫戰勝民族。顓蒙草昧。其固有之文化。不足以涵濡被征服者。則不能不師資被征服者之文化以自治而治人。蓋不如是。則其政治組織。必無緜完美。豈惟不能長駕遠馭。且己之所蟠踞。亦將不能安也。故遂不能不師其習。因師其習。遂不能不用其人。然則其肯以參政之權。分諸他族者。非其本願。度德量力。不能不若是也。然使遽與平等。則將失戰勝民族特別之位置。而不能銜勒被征服者。使就我範圍。故其結果政權所在。不能不畸輕畸重。而貴族政治以成。觀夫晉末五胡僭竊。其國政一師漢制。其參政者胡漢

人雜用。其先例矣。然五胡之臣服於中國也已久。其後乘間竊發。所割據者中國之片土。所役治者中國之臣民。其政治組織。折衷於我。勢使然也。至若金元。則皆各以本族。建成國家。而後并吞中國。其固有之政治組織既具。特并吞之後。窮於治術。不能不用漢人治漢土。爲治漢土之故。而不能不用漢人。爲用漢人之故。而不能不駕馭漢人。於是遂以本族居最上級。握最大權。故金元時代。實爲以貴族政治行於中國。蓋爲壓制亡國賤種計。不得不如是也。今舉元史以爲例。鐵木眞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窩闊台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忽必烈即位。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

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所謂漢人。契丹人也。所謂南人。宋人也。以此爲蒙古人之貳。則可由草昧以導之於文明。而以蒙古人爲之長。則足以鈐制而監督之。無憂其反側。此元代之政權不平等也。滿清之崛起也。與五胡殊。而適與金元爲正比例。而其爲政治組織。則有大同小異。此有二原因焉。一曰。文化之度。視之爲劣。二曰。駕馭之術。視之爲精。元之爲治。官府之文書。專用蒙古文字。不用漢文。蓋其文字尙足以達意也。若滿州文。竊效蒙古。而劣陋倍蓰之。不能以登於公牘。非不欲也。勢不可也。卽此一端。其文化已遠劣於蒙古。故倚賴漢人。不能不視蒙古爲尤篤。皇太極之獲洪承疇也。待以殊禮。諸虜咸慍。皇太極曰。吾欲取中原。然如瞽者之不識途。今得承疇。猶水母之有蝦也。此其實情矣。故其未入關以前。所恃以爲政治組織者。范文程也。旣入關之初。所恃以爲政治組織者。金之俊也。漢人之得政權。非偶然矣。迨諸虜

漸習漢事。乃謀駕馭之術。釐定官制。首分滿缺漢缺。滿漢並用缺滿缺專以處滿蒙人者也。漢缺專以處漢人者也。至漢軍。國初定制。皆用漢缺。惟六部司員則自有專缺。雍正中。盡汰其額。併入漢缺中。乾隆時。漢軍有破格用滿缺者。後以爲例。見嘯亭雜錄卷七 其所以爲此區分者。何也。以彼爲貴族。當享政治上之優先權故也。且彼以少數人。而欲臨馭大多數人。尤不能不用此術。況諸缺之中。有宜專用滿人者。有宜與漢人分權者。其他無此關係者。則滿漢並用。是故滿洲人數得漢族八十分之一。而其官缺。則占三分之二。政權之不平等。未有過此者也。今先論其與漢人分權者。京官則大學士尚書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內閣學士。則滿缺六。漢缺四。侍讀學士。滿缺六。漢缺二。侍讀滿缺十二。漢缺二。中書滿缺九十四。漢缺三十。六部。則郎中員外。主事。滿缺四百名。漢缺一百六十二名。他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等。滿漢缺數。皆不相等。詳見大清會典 若是者何也。蓋京官執天下之政樞。宰制各省。以其權重。

故以滿人處優勢。以其政繁。故不能不用許衡劉秉忠之流。以資贊助。然魁柄所在。終屬滿人。若漢人不過供趨走被役使而已。由崇德以至順治。范文程金之俊輩雖得志。然皆依託滿王大臣。以爲城社。康熙時。握權者鼇拜明珠索額圖等。若李光地輩。一弄臣耳。雍正時。握權者鄂爾泰張廷玉一弄臣耳。乾隆時。握權者阿桂傳恆和珅。若陳世倌汪由敦輩。一弄臣耳。嘉慶以降。權雖漸移。然所移者。主眷而已。官制如故也。二百六十年來。漢人政治上之生活。憔悴困窘。豈偶然耶。次論其專用滿人者。則關於軍事外交之要職是也。軍事後將論之。今專言外交。大抵政府苟欲馴柔其民。莫善於遏絕其外交思想。而異族政府。則尤所急。懼其聯與國之歡而脅以謀我。一也。慮其以交通之故而相形見絀。二也。是故國初之制。理藩院用蒙古尚書一人。漢院判。滿蒙郎中員外主事。漢知事。至康熙中。而盡裁漢缺。（見嘯亭雜錄）則以漢人與蒙古人漸相親故也。滿之初得志也。忌漢人。兼忌蒙古。既用全力以撲滅之矣。復變其宗教以柔其志。而尤

慮漢人與之相習。同爲亡國之民。相與感觸憤慨。非彼之利也。故理藩院之裁漢缺也。即由滿人所建議。肺腑如見矣。餘若回疆之辦事大臣。西藏之駐藏大臣。皆以滿人爲之。康熙時。與俄羅斯盟聘。其使爲索額圖。亦滿人也。咸同以後。與歐美交際。乃滿漢雜用。而總理衙門。猶必以親王領班。以握全權。蓋其時兵權。適由滿人之手而移之漢人。同時而外交權亦然。滿奴之狼狽失計。雖欲不如是而不能也。次論其滿漢並用者。皆擇其最重者也。順康之間。皆以滿人爲之。漢人寥若晨星。滿漢並用。虛有其名而已。道咸以降。其比例亦猶兵權之漸移也。至親民之官。其制有至不平等者。滿人可爲漢族之親民官。而漢人不能爲滿族之親民官。各省駐防旗民。別設理事府同知。聽民事。不受轄於府縣也。理事廳同知爲滿缺。而府縣缺則滿漢並用。嘻。彼設駐防以制家賊。其必不肯使之受制於家賊。誠當也。不知吾民覩此怪現象。其亦有惡感情否。尤甚者。滿酋狼子野心。嘗欲盡裁天下府縣之漢缺。而專任滿人。以死吾民。弘曆嘗與劉統

勳謀。謂州縣漢缺。皆宜盡廢。而以筆帖式外放。統勳未敢猝答。次日進言曰。州縣親民之官也。宜以民自爲之。事乃寢。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畧未詳其所本也 夫弘曆之獨居深念。而忽爲此謀也。以親民之官。與民有直接之關係。欲豢其民。宜先從此着手也。而其計之不果也。懼以扞格而激變。非有所愛於民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羯胡無賴。一至於此。嗚呼。觀上所述。滿清一代之官制。其駕馭之術。遠過元胡。貴族政治。較之遠且長。曷足怪耶。

(乙)兵權之不平等。　滿洲自入關以來。兵權悉萃於彼族。前論已詳言矣。然尙有宜注意者。滿之於我。兵權之不平等。以視政權。蓋爲尤甚。何則。政治必淵源於文化。彼不能不與我共之者也。兵權則彼族所自矜擅長而務獨攬之者。吐棄所餘。有若雞肋。始以之處綠營。故其軍事組織。未嘗有所恃於綠營。且謀所以制其死命焉。其毒謀狡計。舍前論所述外。尙有至不平等者。八旗將弁。可任綠營之缺。而綠營將弁。必不能補八旗之缺。此在國初。尙分涇渭。滿洲人員。

不必簡放綠營將佐。（見皇朝通典卷二十一）其後乃汰斯制。康熙八年。兵部奏各省提鎮所關甚重。以後提鎮缺出。應將八旗佐領。先行補用。（見同上）雖至不足輕重之綠營。猶蹂躪之若此。我民族尙得謂有兵事的生活耶。咸同之際。湘軍淮軍。號爲恢復兵缺。然此乃我民族所當深自悲自悔。而不當以之自豪者。蓋二百六十年來。犖犖諸大戰役。（舍康熙三藩嘉慶川湖陝之役外）皆與異種相戰。如與蒙古戰。（康熙之親征噶爾丹雍正兩征厄魯特乾隆蕩平準部皆是）與回回戰。（乾隆回疆之戰道光重定回疆之役皆是）與苗猺戰。（雍正西南夷改土爲流之役乾隆大金川小金川及湖貴征苗諸役嘉慶湖貴征苗之役道光湖粵平猺之役是）與緬甸安南戰。（皆在乾隆時）皆以武功震鑠國外。此歷史上之光榮也。而諸役皆滿人專任之。至於洪楊之役。則爲同種相戰。其始也。我民族崛起以謀恢復。彼滿族力不能勝。則指麾我民族。使自相戕。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皆我民族自相殺而已。於滿人無與也。悲夫。悲夫。吾嘗謂咸同之役。視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爲尤慘。何則。彼爲異族入寇。吾族不武。爲其所弱。有憤恥而已。至於湘淮諸軍與太平天國戰。則自相戕殺。尤

可哀痛。其結果因滿人之地位而予四鄰以間隙。神州陸沈。實由於此。乃觀近人有著中國秘史者。於湘淮諸軍之得志沾沾自喜以爲此乃我民族恢復兵缺之機運。噫嘻。何來此鴞聲耶。

(丙)爵賞刑威之不平等。

爵賞由政事軍事之建樹而來。政權兵權既不平等矣。則爵賞亦烏得而平等。嘯亭雜錄卷六云「八旗定制。凡從軍有功者。視其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其敘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加之日。凡臨陣奮勇者。與之功加一次。然核計功加二十四次始敘一雲騎尉。較之八旗功牌相去天壤矣」觀彼滿人之自言。厚自欣幸之餘。對於漢人。猶含愧意。情見乎辭矣。尤甚者嘉慶川湖陝之役。專恃鄉兵以集事。然功成之後。棄置不復道。稍怨望反側。即草薙禽獮之無他。方事之殷。則倚以爲重。事定。慮其逼處。則去之耳。湘軍解散之後。而哥老會熾。其原因亦猶是也。此爵賞之不平等也。至於刑律之不平等。則尤令人疑指。夫滿清律之不進化。源於漢律唐

律明律。非其專各也。然淸律中。凡酷刑苛律。皆專爲我民族而設。而五刑之中。其不適用於滿人者凡四。無他。以其爲賤族。當待以殊刑。而彼族雖身犯不韙。猶不與我同其制裁。以示等威也。試觀大淸律例名例律上。五刑。一曰笞刑。二曰杖刑。三曰徒刑。（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四曰流刑。五曰死刑。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數鞭責。軍流徒免發遣。分別枷號。徒一年者。枷號二十日。每等遞加五日。總徒准徒亦遞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號五十日。每等亦遞加五日。充軍附近者。枷號七十日。近邊者七十五日。邊遠沿海邊外者八十日。極邊煙瘴者九十日。噫嘻。一部大淸律例。僅死刑爲滿漢所同適用。而復多設條例於滿人。特爲寬假。其他四刑。則皆於滿人無與者也。同犯一罪。漢人充軍於極邊煙瘴者。滿人枷號九十日而已。然則滿人何所憚而不蹂躪漢人。漢人何所恃而敢對抗滿人。彼不過失旬日之自由。而此則亡身破家以殉之。觀夫各省駐防。仇視我族。備加淩折。而莫敢與校。二百六十年如一日。何怪其然也。尤可恨者。乾隆以前。旗人犯

盜刼案者。刑部於題奏時。夾籤聲明情有可原者。輒減免之。至於乾隆。則敢斬而不與。然其所據之理由則曰。「民人犯法。可云愚氓無知。若我滿洲。身居貴顯。素風淳樸。忽覩此等下流敗類。實爲愧憤難釋。不可不痛加懲創。以息澆風。」見東華錄 其賤視我民族若此。悲夫。刑罰之不平等。其原因全生於貴族政治。此眞淸律之特色。而我民族自有刑法史以來。未蒙之奇辱也。

二私權之不平等 私人之生活。無與國事。此與民族勢力消長之大源。無關係者。然彼滿人既行貴族政治矣。則自必爲其本族謀特別之位置。於是私權遂有種種之不平等。其最大者。爲强佔土地所有權。皇朝通典卷二云。「國初以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百姓帶地投充之田。設立莊屯。自王以下。及官員兵丁。皆授以上田。俾世爲恆產。嗣後生齒日繁。凡盛京古北口外新闢之壤。咸隸焉。其官莊有三。一宗室莊田。一八旗官兵莊田。一駐防官兵莊田。」夫所謂「無主荒田」。蓋藉口於亂後離散。不可稽考。然稽諸稗史。則强奪力佔之慘

象。蓋不忍言。滿奴入關以後。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雖在民人。尙有被逼脅投充爲奴者。況乎莊田。謂曰無主。誠無主矣。人且爲奴。田安有主。試稽戶部簿籍。官莊之在近京各州縣者。凡數百萬頃。此皆吸人之血。敲人之骨。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以之自肥其族者也。至於各省駐防莊田。則尤類肆刼。卷三云。「直隸江蘇浙江陝西山西河南所設駐防官兵。均量給莊地。」「順治四年。給江寧西安駐防旗員園地。江甯人六十畝至百八十畝不等。西安人二百十有五畝至二百四十畝不等。」「六年。外省駐防官員初任。未經撥給園地者。撥給。應給地六十畝以下。戶部撥給。六十畝以上者。奏請撥給。」此其爲虐。且肆於各行省。譬若大盜入主人家。飽掠贓物。則分諸儕偶。所謂富貴毋相忘者也。然滿奴不胥拙於營生。曾不數年。典賣殆盡。於是又剝掠漢人所有以肥之。東華錄乾隆五年詔。「我朝定鼎之初。將近京地畝圈給旗人。在當日爲八旗生計。有不得不然之勢。其時旗人所得地畝。原足以資養贍。嗣因生齒日繁。恒產漸少。又或

因事急需。將地畝漸次典與民家爲業。閱年久遠。輾轉相授。已成民產。今須將從典出旗地。陸續贖回」。於是定民典旗地減價取贖之令。凡地不論契載年限。以十年爲率。在十年之內者。照原價。十年以外。減價十分之一。每十年以次遞減。至五十年外者。半價取贖。」夫以國帑爲旗人贖地。此國帑何自來。仍取諸吾民而已。且典賣之初。出於雙方之契約。今則挾國力以臨之。強其必從。又定爲減價取贖。以重苦吾民。瘠漢以肥滿。莫此爲甚。凡此皆所以裕八旗之生計也。然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況彼本獸種耶。百年以來。養生無術。日以憔悴。有由然矣。至其禁旗人不得爲商業。本出於貴農賤商之意。以爲貴族不當親賤業也。且彼之深意。固尚有在。彼欲其族專從事於政事上軍事上之生活。而不以他業分其心理。故科舉亦非所重。不獨商業爲然矣。要而論之。彼於旗人之私權。獨優予之。以爲所以肥之也。不悟其流極因坐食而致貧乏。至今日尚爲一難解決之問題。美疢之喩。其信然乎。

如上所述。滿清之貴族政治。可見一斑矣。今欲破此貴族政治。別無他道。唯恃民族主義而已。夫民族主義。由種族觀念而生者也。設有他族來盜吾國而殘吾種。則必達驅除之目的而後已。即使其屈意交驩。博施仁政。亦決不恕。必如是然後不爲孑義煦仁所浸淫。而搖惑失志。是故我民族在今日。當困心橫慮。以求民族主義之能達。民族主義充達之日。即貴族政治顚覆之日。蓋民族主義之目的。不僅在於顚覆貴族政治。然本實既撥。枝葉必盡。我民族而能實行此主義乎。可以決胡運之終窮也。

若夫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則我民族之自演。而非由外鑠者。雖二百六十年來。專制政治。益以進化。此由演而愈進。非滿人之專咎也。故建民族主義。可以顚覆貴族政治。而決不能顚覆君權專制政治。使我民族而僅知民族主義也。即目的既達。而君權專制政治。曾不足損其毫末。亦猶明之取元而代之。於種族界生變動。而未於政治界生變動也。蓋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實承六

千年君權專制政治之舊。而於其中。更加以貴族政治。譬如因人之平地。而建樓臺於其上。以峻崇其階級。民族主義。乎此階級者也。若夫基址。則非民族主義所能動搖。是故欲顚覆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當建民族主義。欲顚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當建國民主義。國民者何。搆成國家之分子也。以自由平等博愛相結合。本此精神。以爲國法。法者。國民之總意也。政府者。國法所委任者也。故曰法治國。故曰立憲政體。由之而政治根本。與專制大異。自國家機關觀之。專制則以一機關用事。而無他之機關與之分權。立憲則其機關爲統一的分科。立於分功之地位。而非立於越俎之地位者也。立於關係之地位。而非立於鈐制之地位者也。自個人權利觀之。專制必不認人民之自由。故國家對於個人。祗有權利。而無義務。個人對於國家。祗有義務。而無權利。若立憲。則國家與個人。皆有其權利。有其義務者也。此其相去。何啻逕庭。而立憲政體。有君權立憲民權立憲二種。語君權立憲之由來。大抵其政體本爲君權專

制。迨國民主義日發達。政府人民。互相反抗。而求相調和。乃立憲法。是故立憲君權國之憲法。其中根據事實而不合法理之汚點。皆國民所未嘗以血滌而去之者也。我民族而持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以向於吾國之前途也。則其結果。必爲民權立憲政體。可豫決也。

雖然。有至難解之問題焉。民權非能驟然發生者也。其發生也有由來。而其進也以漸。觀乎歐洲。古代爲國家專制時代。古代非無主張民權者然與近世民權學說不可謂同日本法學博士筧克彥所著法學發達史云（古代個人主義之發達雖有遙勝於近世之初期中期者然其個人主義非能如近世之伴自覺之人格之觀念此其根本的之相異）此最精語 降乎中世。則爲寺院專制時代。迨近世因古文復興宗教改革之結果。而個人之自由發達。趨於積極。至十八世紀而奏革命之功。至十九世紀而食民權之果。其間遞演遞進。皆有階級途徑之可尋。今吾中國以六千年之慣習。而欲其於旦暮之間。遽翻前轍。而別開一新紀元。毋乃求治太急。而不慮其躐等而蹶乎。雖然。爲斯論者。慮則其遠。而見有未至也。夫國民所恃以爲國者有二。一曰歷史。二曰愛情。因

歷史而生愛情。復以愛情而造歷史。蓋國民固有歷史的遺傳性。然必其所際遇。與古人同。然後樂於因循。若其遭値者世局人心。均開前古所未有。而外緣之感觸。有以濬發其愛情。則因比較心而生取舍心。因取舍心而生模倣心。其變至繁。其進必烈。中國與西洋相交際。視日本爲先。而其革新。後於日本。坐地廣人衆。未易普及耳。循是以往。危亡則已。否則必變無可疑也。是惟當濬國民之愛情。以新國民之歷史。求所以濬其愛情者。自心理以言。則爲教育。自事實以言。則爲革命。顧教育爲衆所咸韙。而革命則有遲疑不敢額者。以謂革命之際。國民心理。自由觸發。不成則爲恐怖時代。即成矣。而其結果奚啻不如所蘄。且有與所蘄相違者。求共和而復歸專制。何樂而爲此耶。此其言誠當於理勢。下流者有見於此。則姑求一日之富貴。有志者有見於此。則旁皇憂慮。而無復之。民氣之不振。此說爲之也。顧以余所聞諸孫逸仙先生者。則足以破此疑問。請以轉語我民族。（先生今去東京文成不獲往質有誤會否不敢知也）先生之言曰。革命以民權爲目的。而其

結果。不逮所蘄者。非必本願。勢使然也。革命之志。在獲民權。而革命之際。必重兵權。二者常相牴觸者也。使其抑兵權歟。則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權歟。則正軍政府所優爲者。宰制一切。無所掣肘。於軍事甚便。而民權爲所掩抑。不可復伸。天下大定。欲軍政府解兵權以讓民權。不可能之事也。是故華盛頓與拿破崙易地則皆然。美之獨立。華盛頓被命專征。而民政府輒持短長。不能行其志。其後民政府爲英軍所掃蕩。華盛頓乃得發舒。及乎功成。一軍皆思擁戴華盛頓。持不可。蓋民權之國。必不容有帝制。非惟心所不欲。而亦勢所不許也。拿破崙生大革命之後。寧不知民權之大義。然不掌兵權。不能秉政權。不秉政權。不能伸民權。彼既藉兵權之力。取政府之權力以爲己有矣。則其不能解之於民者。騎虎之勢也。而當其將即位也。下令國中。民主與帝制惟所擇。主張帝制者。十人而九。是故使華盛頓處法蘭西。則不能不爲拿破崙。使拿破崙處美利堅。則不能不爲華盛頓。君權政權之消長。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二人

所能爲也。中國革命成功之英雄。若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明太祖之流。一邱之貉。不尋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徒斥一二人之專制。後之革命者。雖有高尙之目的。而其結果。將不免仍蹈前轍。此宜早爲計者也。察君權民權之轉捩。其樞機所在。爲革命之際。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係。蓋其時用兵貴有專權。而民權諸事草創。資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務相維。兵權漲一度。則民權亦漲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定此關係厥爲約法。革命之始。必立軍政府。此軍政府既有兵事專權。復秉政權。譬如既定甲縣。則軍政府與人民相約。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人民對於軍政府之權利義務。其犖犖大者。悉規定之。軍政府發命令。組織地方行政官廳。遣吏治之。而人民組織地方議會。其議會非遽若今共和國之議會也。第監視軍政府之果循約法與否。是其重職。他日既定乙縣。則甲縣與之相聯。而共守約法。復定丙縣。則甲乙縣又與丙縣相聯。而共守約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國民而背約法。則軍政府可

以强制使軍政府而背約法。則所得之地。咸相聯合。不負當履行之義務。而不認軍政府所有之權利。如是則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氛至强。雖至愚者。不內自戕也。洎乎功成。則十八省之議會。盾乎其後。軍政府即欲專擅。其道無繇。而發難以來。國民瘁力於地方自治。其繕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國民之資格。一旦根本約法。以爲憲法。民權立憲政體。有磐石之安。無漂搖之慮矣。先生之言。大略如是。嗟夫。自今以往。無崛起之革命軍則已。茍其有之。其必由斯道。以達國民主義之目的。我國民當沈毅用壯。以向於將來。毋自餒也。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民族主義。以顚覆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國民主義。以顚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

論滿洲雖欲立憲而不能

蟄伸

今之非革命者。則曰立憲易。革命難。嗚呼。是烏知立憲。是烏知革命。夫歐美孰有不革命而能立憲者。況中國之立憲。不可同於歐美也。

吾今正告天下曰。中國立憲難。能立憲者惟我漢人。漢人欲立憲。則必革命。後滿洲即欲立憲。亦非其所能也。

今之爲爭者。斤斤於滿洲之欲立憲否。以爲立憲之難易。此所以一聞賤種二三轉移之言。而遽信立憲之易。前之辯者不能折。則又從而是之也。是皆坐不知立憲之過也。夫先於欲立憲否之問題。有能立憲否之問題。今之滿洲。不能立憲者也。不能立憲。則無問其欲否也。求魚於樵。求木於漁。彼雖欲之。如無以應吾求何。

今之爲論者。意若惟不欲之患。而無不能之患。此未嘗更事變。而姑以其所欲名爲能耳。夫誠欲實施。未有不先察於其可能否而問其欲不欲也。夫滿洲縱欲而不能行之者。民族實爲之也。夫立憲者。非其條文是尙也。其民協同而能自治。然後憲法生。故能憲治者。惟民族之同。今之滿洲與我漢族。其相視爲何如乎。而謂其能同立於一憲法之下乎。如其不能。憲從何以立焉。

夫中國自流寇之糜爛。亂臣外附。率韃虜以蹂躪中華。國祚社屋。黔首大半屠戮。遂使虜尸此君位。自爾以來。臺灣之割據。三藩之興起。川楚之縱橫。以民族倡義者。未嘗十年間絕。而最近者。洪氏仗義而起。東南響應。屠胡虜以萬計。旣以胡運未終。功遂不奏。而其餘力每普愈遒。茹蘗蹈刃。志在必克。下之婦穉懦夫。無荷戈踵後之勇。而猶戟指憤詈不置。是故兩族之間。有相屠之史。而無相友之跡也。則其不可望明矣。

閭里爲訟。不勝者銜之終身。况國仇乎。吾漢族之憤彼如此。則彼滿洲之必我憤亦可知矣。假令彼中之一黠者。欲假立憲之制。以救亡種之禍。猶將不能得於彼族。無論於漢族也。夫民族之相讎。愈合之而其怒愈深者也。錮之甚。則其發愈大而已矣。彼滿洲之駐防於各省者。畫地而居。入其境則其侵侮無所不至。彼出而至於境外。則恭順無敢專橫。此其恭順。非眞能協於我族。勢不敵而不敢發也。然其不敢發。必不遂已也。蓄怒愈久。即爲禍彌深也。故伺間而一發。

彼其畫地不相涉而若是。則其於同一憲法之下。使齊等營業。其將若何。

夫今日滿人之政權。百倍漢族。束髮爲吏。無大過失。則黑首卿相。可坐致也。以是誤天下而肥己。無所能則以諂爲工。其所志無過金玉侈靡。則不憚以貪婪爲業。天下之塗毒。一切由之。夫立憲則此爲必革之制。明也。生而仰給於政府。以逮其死。竭天下之力以供之。號曰爲兵而不可以一用。坐病黔首。莫之恤也。而旗民生事。以爲朝廷之大計。夫立憲則不容有此。又易知者也。今立憲而使滿洲之民與我漢齊等。毋特任以官。特廩以祿。使自以其才能進。則彼必無從得政權。使彼自爲生。則必無從得營業。坐至於奴隸餓餒。彼固不知自咎。則惟怨漢人而已。此滿洲之自離。可必者也。

而我漢族抑必不得以與滿洲俱立而遂已也。國仇之念。每降愈深。此恥不雪。則他胡爲者。夫使我漢族而統治於一王之下。苦其暴政而欲革之。則暴政去而吾事畢矣。今之革命。復仇其首。而暴政其次也。蓋滿洲之以虐政苦我者。猶

其餘事。而吾祖先所銜恨以沒。不得一伸者。將於此一洩焉。立憲者。其第二目的達否未可知。而第一目的之不得達。則甚明也。然則雖既立憲。吾漢族之不能安然與滿人同處自若也。夫立憲之治。必非滿人所能與其司繕群治法之事。必獨賴於漢人。而漢人者。大辱未雪。大欲未償。亦復何心以商此事。然則縱有條文。而立憲之治不可舉。至易知者也。

今之民族異而不可强搆合者。不獨中國也。澳匈之雙立君主國也。幾四十年。而國中軋轢。日甚一日。近頃益甚。不久其分離可見。夫匈牙利之於澳。初未嘗有屠戮之慘如我之受於滿洲者也。以王死絕嗣之故。而迎立澳君。亦既三百五十有餘年矣。然其民族之間。不能調和如是。故近代學者謂民族之不同。大不利於國家之組織。微特匈牙利然。彼歐西之荷蘭比利時。其憲法亦至自由。而終不能合一。故米人彼則斯曰。民族統一。爲於近世立憲最强之勢力。若數國之民。種性各異。其中有政治能力優者。則併服其劣者。於政治上爲最良。故

今日中國而欲立憲也。必漢族之驅併滿洲而後能為之。何者。政治能力。漢族之優於滿洲百十。而滿洲固不可扶植者。與之合同。適以自累也。姑無論仇讎以求政治上進步之順序言。亦當如是。況吾漢族。非排滿則其政治能力亦固無所伸張也耶。

論者謂中國苟立憲。則滿漢之界自破。而漢族得同化滿洲。至不復別。前此諸患一不足慮。此其倡者一二無賴。而和者乃徧中國。相與鼓吹張皇之。使深入於士民之心。是其為心。與吳三桂之引韃虜以夷戮中原相去亦復幾何也。夫謂滿漢之界可破。即無異謂漢族能低首下心。以與其仇讎為黨類也。其污蔑我漢族亦已甚矣。抑滿漢之界。非由不立憲而興者也。又惡從以立憲而消滅乎。為我漢族者。可以蹈白刃。就水火。可使老巖壑。長鄙僿。而不可以與滿洲人長此儕處。無論以立憲餌之也。即有共和極制。非與滿洲為群無從得之者。亦有舍置之而已。長此忍辱含垢。所不屑為也。

夫漢族之夷於滿洲。非常之痛也。痛而無所復則不消。欲令滿漢之界感情不惡。非有以復之不可也。其復之之手段。則僅革命而已。革命以往。滿漢之界。不待人消之而自消者也。苟不革命。即雖盡其力以圖消之。吾知其無一效者也。故消滅種界。一問題也。立憲一問題也。種界消滅然後能立憲。即前所云云是也。種族未消滅而欲以立憲消滅之。則不可能之事也。唐李泌謂代宗。陛下與李懷光。譬如破葉不可復合。今漢族之與滿洲亦若是矣。寧獨不可復合。抑不兩立者也。滿洲既失其所生根據而寄於各省之土。不能自營生而仰給於俸糈。則其不奴漢人以自奉不可也。漢族際極强之逼壓。非急自澣洗振拔無以自存。非去滿洲。則國恥未除。無由更自澣洗。以生存競爭。使必若是。有彼則必無我。有我亦無從出容於彼也。謂其界可消滅者。其所據何也。

彼謂漢族能同化他民族。使更無辨別。是也。然爲所同化之民族。必當具特別之資格。無此資格者。則不能同化。此於歷史上至顯易見者。彼未嘗察也。於是

而欲持以論滿洲。是乃所謂大謬者也。夫中國往昔所吞而化之者。有吳越之民。有荊蠻之民。有閩粵之民。有滇黔之民。而當日九眞日南諸郡。今屬安南者。皆嘗合而無餘跡。然是諸種者。皆未嘗有侮於漢族。抑雖嘗加侮。而其所爲侵害者微。故如匈奴鮮卑吐蕃契丹金源蒙古俺答。則終不可化也。非漢族之同化力有所不逮。實彼於同化之資格失也。彼匈奴鮮卑之爲患於漢晉。吐蕃之爲唐患。契丹金源之爲宋患。皆非可以一二言盡。而蒙古日蹂躪上國。竊其政柄。近百年也。其所以苦漢族者愈深。即其不能同化愈甚也。寧獨不能同化其大羣而已。東漢之羌。馬援徙之。二百年而猶爲梗。魏武徙胡邪三輔。近百年而卒召五胡之亂。彼其數不過數萬。降虜之餘。經百年而不一變。無他。漢族之怨毒甚。彼之自危懼日滋。則其保持舊慣。不肯放任於同化。爲必然之事。滿洲之在中國。其視此有甚焉矣。若第舉一二以蔽其餘。則休屠之王。列爲貴族。唐初蕃將。十九爲世家。寧能謂無一效忠漢族者。顧其仟萬之一耳。而餘不能。則豈

今兹之所事乎。漢族之同化他族於征服後。猶不得行如是。則滿洲今兹之未嘗被征服者如何也。彼言漢族同化之力。輒引金世家誡其部族治染漢風之言以爲證。是尤不思之甚者矣。彼之師漢人之習慣也。未嘗日同於漢人。彼以奴隷漢族爲心。而其師中國文化爲自弱羯胡之種。庸知根本之義乎。苟但師其文物。遂謂無異我族。則英當取印度之民而納之國會。俄德當取波蘭之種而一視以齊民。吾不知其何所據而爲是謬說也。

夫民族嘗相暌而終得合者亦有之。若英往者北人之合於盎格魯撒遜。法往者法蘭克族之合於拉丁是也。蓋惟處專制下久而相忘。然後有之。二民族既先合而後有憲治。非有憲治而後合者也。吾中國不可與英法比也。漢人之不能忘國讎。二百餘年猶一日也。於立憲之前不可合。於立憲之後愈非矣。抑且民族之合也。必無無所恃以合者。其能力足以相輔而後有合可言。否則直擢除之而已。滿洲於我。果何所益於我乎。而損者則不可勝計。然則滿漢之

界固不能破。亦無取於破之者也。知其二者不能並立。則直去其一耳。附疳不可不潰。害馬不可不除。以爲吾能鞭其後以就其前者。必且束縛其前以殉其後也。害莫甚焉。

夫民族之思想。其說明也以理論。不如其感情也。雖極主滿漢合一之說者。苟其撫心而自思。其嫌惡滿洲之心。終未嘗無也。欲解之者。必一新夫全國之感情。此固非人力之所能及也。即其可及。亦非數紀間得之者也。彼以昌言民族主義。謂純根據於感情。不依於學理。是誠然。抑知其以感情言。而舉國風動者。其故何在乎。實以其感情爲舉國之所同。而以一二人者乃代表之以發言者也。夫感情爲一國之所同者。其發爲行爲。必不可抗。此固於學理亦不能謂非者也。況革命之說實有學理之根據也。

故民族之界限。滿洲不能立憲之本也。雖欲之固無從耳。而彼之欲否。固非今所論矣。由是更有兩種病焉。曰對外之難。曰對內之難。對外之難奈何。滿洲之

治。不足以信外人久矣。彼日聲言望滿洲之改革。而實則意其無能爲也。而改革固取其實。而不必務其聲。顧其能博外人之信。則其著手自易。使中國而有革命。新爲組織。則其感足及於外。於時而立憲法。則衆之所屬目而料其良者也。使出自滿洲。則正無異於土耳其。屢敗之後。爲無聊之頒布以自文飾也。彼以土耳之改革視中國。則惟己便利是圖。固當然者。如是則爲其立憲阻礙雖微。而其見輕不得同情視前屬望傾耳者。國際上之地位。相去益遠矣。

由是更有對內之難。對內之難者。施治之人之危也。非不得於君之爲患也。使不平等則無以謝漢族。使平等則無以解於滿洲也。夫事專制者。得君而惟所欲爲。雖然。於民族之間。蓋不可以此爲例也。崔浩之仕拓跋。與崔暹之仕高氏。亦不可以不謂知遇也。然終至於殘死。彼二人者。亦固未嘗有忠於漢族之心。其所行意不出整齊其部落以便專制耳。其難猶若此。則今日之難之倍蓰。亦可以測而知矣。夫憲法非可使君主與其二三嬖佞定者也。彼詹詹然望治於

滿洲之一人。微論其不足爲治。即有魏明高澄之風。能任人以治。亦復如其不能爲治何。

凡此諸難。一以民族不同之故而起。則欲救其難。舍革命更無他術。革命者。以去滿人爲第一目的。以去暴政爲第二目的。而是二者固相連屬。第一目的既達。第二目的自達。何則。其難既已去也。

要之論立憲之難易。當先其能不能而後其欲不欲。能立憲者惟我漢人。而漢人能革命始能爲立憲。則欲以立憲對抗於革命者。可以廢然返矣。

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　　思黃

法人孟德斯鳩。惘法政之不如英善也。爲萬法精理一書。演三權分立之理。而歸宿於共和。美利堅采之以立國。故近世言政治比較者。自非有國拘流梏之見存。則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國沈淪奴伏於異種之下者。二百數十年。邇來民族主義日昌。苟革彼羶穢殘惡舊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體。亦

宜莫共和若。何也。朱明爲漢驅元。一家天下。滿洲從而攘之。以民族之公而行其私。君主專制。政斂而不能久存也。而況虎視鷹瞵。環於四鄰者。其爲優勝。百倍滿蒙。奈何爲之斂耶。且以一大民族形成國家。其間至平等耳。而欲以一人擅神聖不犯之號。以一姓專國家統治之權。以勢以情。殆皆不順。然則言中國變革。而盛誦夫君主立憲之美者。爲彼少數異種方握政權者計。而非爲我漢族光復於將來者計也。顧其間反對共和之說者。要以就程度立言者爲最堅。貌爲持重。善於附會。而息乎方張銳進之人心。其最不可不辨也。

持程度之見者曰。國之治化。其進在羣。羣之爲道。其進以漸。躐等而求之。則反蹶而仆。或且失其最初之位置。法蘭西之革命。流血至多。而卒不若英國民權之固。由程度之不逮也。中國經二千餘年之獨夫民賊。閉塞其聰明。箝制其言論。靈根盡去。錮疾久成。是雖塊然七尺之軀。而其能力之弱。則與未成年者相差無幾。欲遽與他人之成年者同享自由之福。其可得乎。其不可得乎。此殆

爲當今切要之問題也。欲解決此問題。當有三前提。第一能力果絕對不可回復乎。抑尚可以回復乎。第二回復之時期。能以至短之期限回復之乎。抑必須長久之歲月乎。第三回復之後。即能復有完全之權利乎。吾儕以爲此問題至易解決也。第一前提。吾儕直斷其可以回復而不待費辭也。天下事惟無者不易使之有。有者斷難使之消滅。如水然。無水源斯已也。苟有源流。雖如何防遏之壓塞之。以至伏行於地中至數千年之久。一旦有決之者。則滔滔然出矣。無目者不能使之有明。本明而蔽之。去其蔽斯明矣。無耳者不能使之聽。本聽而塞之。拔其塞斯聽矣。吾民之聽與明。天所賦與也。於各民族中。不見其多遜。且當鴻昧初起。文明未開之際。吾民族已能嶄然見頭角。能力之偉大。亦可想見。特被壓制於歷來之暴君汚吏。稍稍失其本來。然其潛勢力固在也。此亦如水之伏行地中也。遽從外觀之。而即下斷語曰。中國之民族。賤民族也。祇能受壓制。不能與以自由。外人爲是言。民賊爲是言。浸假而號稱志士。以大政治家。大

文豪自負者。亦相率爲是言。一夫唱之。百夫和之。并爲一談。牢不可破。一若吾民族萬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爲牛爲馬爲奴爲隸者。何其厚誣吾民族也。吾民族有四千餘年之歷史。有各民族不及之特質。姑不論。即以目今而言。民族主義。提倡以來。起而應之者。如風之起。如水之湧。不可遏抑。是豈絕對無能力者所能之耶。地方自治。西人所豔稱者也。而吾民族處野蠻政府之下。其自治團體之組織。有可驚者。朝廷既無市町村制之頒。而國民亦不克讀政法之學。徒師心創造。已能默合如是。使再加以政治思想。國家思想。其能力豈可限制耶。盛京吉林之間。有韓姓其人者。於其地有完全之自治權。舉日俄淸不能干涉之。其實際無異一小獨立國。而韓亦一鄉氓也。未嘗讀書識字。其部下亦不聞有受文明敎育者。而竟能爲文明國民所不能爲。謂非天然之美質。曷克臻是。己身不肖斯已也。勿辱蟣祖先。勿抹殺一切。而故作悲觀之語。以阻我國民之志氣也。吾儕之所以敢於斷言國民能力必可回復者此也。第二前提。吾

儕以爲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復之也。觀之於教育未成年者與成年者。得以知之矣。天機之發育未達。則必歷若干歲而始能言。歷若干歲而始有知識。歷若干歲而始能行動。蓋有天然之步驟。有非人力所能爲者。若夫年限已至。因人爲而迷其良知者。則固可以特別之速成法教之。近來採速成教法者。縮短十餘年之學程。而爲二三年之學課。其程度亦略相等。曾謂已經開化之國民。其進步之速度。與未曾開化者同其濡滯乎。南山可移。吾腕可斷。此言吾決不信也。質而言之。吾民族之進步。實具長足之進步也。西人未脫於榛狉之時。吾族之文明。實達於極點。特因四旁皆蠻夷。無相競爭之族。侈然自大。流於安逸。漸致腐敗。幸與歐美接觸。其沈睡亦稍醒悟矣。醒悟之後。發奮自雄。五年小成。七年大成。孰能限制之。不觀之日本乎。四十年之前。與我等也。以四十年之經營。一躍而爲宇內一等强國。矧以土地人民十倍之者。不能駕軼之耶。夫創始者難爲功。因就者易爲力。以歐美積數百年始克致之者。日本以四十年追及之。

日本以四十年致之者。我輩獨不能以同比例求之乎。故合中西爲一爐而共鍾之。其收效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譬如肴然使必待求種蒔之則誠非立談之間可以得之也。若珍羞已羅列於几案之前。惟待吾之取擇烹調。則何不可以咄嗟立辦。世人有倡言中國之教育難於普及。民主制度終不行於中國者。盍不取此譬而三思之也。吾儕謂中國國民之能力。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復之者此也。第三前提。吾儕以爲中國國民可享完全之權利也。語有之不能盡義務者。不能享權利。吾國民之能盡義務。置之各國未見其不如也。而今若於國事甚冷淡者。則政府不得其人。而民不知國家爲何物也。苟一日者皆明國家原理。知公權之可寶。而義務之不可不盡。羣以義務要求公權。懸崖墜石。不底所止不已。倘非達於共和國民之意慾難厭。覇者彌縫掩飾之策。決其不能奏效也。今人爭稱條頓民族與大和民族。條頓民族以能殖民聞。大和民族以武勇聞。而吾民族。實兼有此二長也。外人之殖民也。政府爲之後援。吾民族之殖

民於海外也。政府不特不與以援助。且視之若仇讐。等之於盜賊。挫折無所不至。而吾民以不撓不屈之氣概。與外族戰。與土番戰。與寒暑戰。卒能斬荆披棘。蕃育其子孫。至數百萬。輸大財源於母國。是條頓民族之所長吾民族有之也。日本之與俄戰也。所攻必克。所戰必勝。南山之取。旅順之拔。驚動全球。無不以敢死男兒之徽號。上之於日本國民。顧吾漢族之宣揚於塞外者。遂豈乏人。勒銘燕然之山。飲馬烏孫之水。姑以遼遠置之。湘楚各軍。徒步以平定二萬里之回疆。轉戰於沙漠雪窟之中。其壯烈豈讓日俄之戰爭乎。中國行軍以札硬塞打死仗爲要義。肉搏攻城。衝鋒陷陣之舉。殆已視同習慣。不見其可畏。所缺者無新戰術耳。使與日本有同等之教育。有相當之將官。則中日之兵。正不易分優劣也。夫日本視軍士爲無上之榮譽。國家所以鼓舞之者。殆不遺餘力。而中國則至賤者兵也。其出征也。非如日本之有軍人援助會也。其死也。非如日本之有勳號年金也。其傷也。非如日本之有廩給終身也。至於社會上之待遇。則

不特不能與日本兵士同科。且適成反比例。而一有召募。則爭先恐後。一臨戰陣。則駢首不辭。以視日本維新之初。革除武士。改行徵兵。而應之者寥寥。卒至用大强力而始就緒。孰謂日本之武勇。非因政策而養成者乎。中國之不武勇。非因政策而消失者乎。改易其政策。而中國之武勇不日本若。吾決不之信也。中國民族。既具條頓民族大和民族之所長。則其能享二族所有之權利無疑也。顧吾謂吾民族不僅能享有條頓民族大和民族所有之權利已也。拿破崙曰。將來世界或爲支那民族所支配。亦不可知。夫以能支配世界之民族而不能享有世界最上之權利。有是理乎。吾儕以爲中國國民能享有完全之權利者此也。夫以中國國民之能力。可以回復並可以至短之期限回復。能享有完全權利之證據。又確鑿如是。而猶曰歐美可以言民權。中國不可以言民權。歐美可以行民主。中國不可以行民主。爲是言者。無論何人。皆知其失。然而庸俗之見。以爲列强環伺。羣志未孚。專制行之。猶恐不濟。況啟紛議之端。來解散之

象。不與救時之旨相悖乎。是殆誤認吾儕之所主持爲無政府主義。而以民主政治爲取放任者也。不知吾儕原不欲爲過高之論。不切時宜之談。以誤我國民之視聽。固按時切勢。求其可行者言之也。彼無政府之主義。寧吾儕今日之所主持乎。至於以民主政治爲取放任。則曷不取法美清俄四國現時之行政而比較之。敎育之强迫。內政之整飭。秩序之維持。孰能實行。孰不能實行。當不待智者而辨也。使中國而改共和也。當興立興。當革立革。雷厲風行。毫無假借。豈若今政府之泄泄乎。吾儕求總體之自由者也。非求個人之自由者也。以個體之自由解共和。毫釐而千里也。共和者亦爲多數人計。而不得不限制少數人之自由。且當利未見害未形之時。自非一般人所能分曉。於是公舉程度較高於一般人者爲之代表。以興利於未見。除害於未形。當其始也。似若甚拂衆人之欲者。及其旣也。乃皆衆人之所欲興欲除者也。政府之制治同。而其所以制治者異也。不問政府之內容。而一概排斥之。是不得謂爲眞愛自由者也。惟

欲求總體之自由。故不能無對於個人之干涉。然而以之望現政府不可也。現政府之所爲。無一不爲個人專制。强橫專制者。其干涉也。非以爲總體之自由。而但以爲私人之自利。今以政府爲不可少。干涉爲不可無也。彼乃變易面目。陰濟其私。是無異敎猱升木。助桀爲虐也。現政府之不足與有爲也。殆已成鐵據。其一由於歷史。中國未有於一朝之內。自能掃其積弊者也。必有代之者起。於以除舊布新。然後積穢盡去。民困克蘇。不革命而能行改革。烏頭可白。馬角可生。此事斷無有也。第二由於種族。今之政府。非漢族之政府。而異族之政府也。利害既相反。則其所操之方針。不得不互異。吾方日日望其融和。彼乃日日深其猜忌。外示以親善。而牢籠欺詐。毒計愈深。黨獄之起。未央之誅。指顧間之事。諸君不信。請讀康雍乾三朝之史。觀光緒戊戌庚子之事。可以知往而測來矣。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曰戎狄豺狼。不可親也。諸君欲認賊爲父。竊恐徒足以取辱。而無秋毫之補也。日本之奏維新之功也。由於尊王傾幕。而吾之

王室。既亡於二百餘年之前。現之政府。則正德川氏之類也。幕不傾則日本不能有今日。滿不去則中國不能以復興。此吾儕之所以不欲如日本之君主立憲。而必主張民主立憲者。實中國之勢宜爾也。中國舍改爲民主之外。其亦更有良策以自立乎。諒諸君亦無以對也。無已則惟有苟且偸安。任滿政府轉售之於人耳。是則非吾儕之所欲聞也。吾儕既認定此主義。以爲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之以開明專制。以爲興民權改民主之豫備。最初之手段。則革命也。寧舉吾儕盡犧牲之。此目的不可不達。嗚呼。吾欲彼志行薄弱者。姑緘其口。拭目以俟吾人之效果也。而何有程度之足云哉。何有程度之足云哉。

發難篇

攘滿

發難之術多矣。論其大者有三。一曰扼吭。謂覆其首都。建纛以臨海內。二曰負隅。謂雄據一方。進戰退守。三曰蠭起。謂分舉響應。使僞政府土崩瓦解。權力委

地。此三策者。孰宜於今日之革命軍。論之於下。
扼吭之策。歐洲之革命軍。多用之者。法之大革命。發難於巴黎。英之大革命。發難於倫敦。其尤著也。蓋首都爲權力所集中。爲政治之淵藪。爲民賊之巢穴。於此發難。馘元惡。據魁柄。指揮而天下定。誠所謂扼吭拊背者也。然革命軍非奮臂可集者。其潛滋暗長非一時。其蔓延固結。又非一成一旅而已。故欲問能否發難於首都。當先問能否以首都爲根據地。英法之革命。所以能發難於首都者。以其爲市民革命故也。市民生殖於本市。以之爲根據地。非其所擇。自然之事也。若中國之革命軍。則與歐洲殊。非市民的革命。乃一般人民的革命也。故扼吭之策。可以爲革命軍之結局。而不適於革命軍之發難。由不能以爲根據地故也。徵諸歷史。秦漢以來。革命之軍。無發難於首都者。惟清嘉慶十八年。有一創舉。八卦教主李文成林清。連數萬之衆。縱橫畿輔。林清使其黨自宣武門入內城。破西華門。自尙衣監文頴館斬關入。火隆宗門。不幸孤入無援。功不果

成。然卽使其入穴得子。亦第足使千秋萬世。嘖爲奇功。而未足以遂覆其巢窟。何也。新集之衆。其力孤脆。而深入腹心之地。不可持久故也。是以舍是役外。凡革命軍之崛起。雖以首都爲目的物。而必先據形勢之地。藉屢勝之威。然後取之。其得之也。如擷垂熟之果。未有發難之際。先從事於此者也。然軍勢既盛。則不宜聽其苟存。蓋不以爲革命之始基。而當以爲革命之結局。是無他。專制之國民。以君主爲統治權之主體。君亡而朝祚隨之。首都既夷。渠魁既殲。雖不滅亡。亦爲偏安。劉邦入長安而秦亡。黃巢入長安而唐亡。李自成入燕京而明亡。其先例矣。洪楊崛起。惟不知此。故終失敗。方其破武昌也。有以取四川請者。卒定大策。進攻金陵。可謂壯矣。然金陵既破。不以全師北上。第遣林鳳翔李開方等。將兵萬餘。進取幽燕。偏師絕援。遂至夷殲。洪氏失策。莫此爲甚。今後若有革命軍乎。席捲燕薊。拉此枯朽。直抵黃龍。與諸君痛飲。正此時也。

由第二策。歷史上所謂根據地也。歷史上之革命軍。有往來逐利。飄忽無定者。

（歷史上謂之流寇）有據險要之地。以爲根本者。然流寇徒足以亂天下而已。不足以定天下也。雄據形勝。進可戰。退可守。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明太祖之金陵。舉此道矣。太平天國之發難也。在於金田株守既久。逸而北去。破湖南。下武昌。取金陵。規模宏遠矣。然金陵既下。則亟宜遣重兵。回取兩廣。兩廣底定。由南至北。首尾一貫。徵兵轉餉。相屬不絕。黃河以南。非復滿清所有也。計不出此。輕棄始事根據之地。而滿清轉得從容徵餉購礮於粵。且因首尾不相屬之故。湘鄂得而復失。謀之不臧。敗亡之由也。是故發難之際。當有根據地。最爲要着。然使祇有一方負隅。而他方無起而應之者。則是以一隅敵天下。仍非能操必勝之劵。蓋政府竭天下之民力。非所吝也。爲護其重寶計。必悉力死角。而彼所據之勝着固多。以十敵一。以常備敵新集。已占優勢。且彼據天下之形勝。果用兵得道。常能制革命軍之死命。漢景帝時。七國連兵俱發。然周亞夫乘傳至洛陽。據滎陽。引兵東壁昌邑。使奇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楚

之兵。不戰而北。康熙時。吳三桂舉兵。東南崩坼。然淸廷於事之始起。卽遣重兵守荆岳。而中原腹地。皆駐兵備援。楚急則調安慶兵赴楚。河南兵移安慶。又調兵屯河南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屯太原以繼之。閩警則調江甯江西兵赴閩浙。調兗州兵屯江甯。又調兵屯兗州以繼之。故三桂之師。始終不得出湖南一步。蓋戰事必先據要地。形勢已定。用兵利便。而株守一隅者。遂不能不坐困故也。亦有因是而竊盡天下之力。以致兩敗俱傷者。

是故由第一策。則爲革命之成功。而非革命之始事。由第二策。則可爲革命軍之根據。而非席捲囊括之大計也。吾試稽歷史。凡一朝之末。其陷於敗亡者。莫不因革命軍之蠭起而蔓延。其理由有至可尋繹者。先鈎稽陳跡。彙列於左。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諸郡縣爭殺長吏以應。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韓廣

自立於燕。周市立魏咎於魏。二年。冬十月。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於郯。張耳陳餘立趙歇於趙。秦嘉立景駒於楚。吳芮起兵於番陽。陳嬰起兵於東陽。項梁立楚懷王孫心於盱眙。張良立韓成於韓。二年之間。亂者蠭起。所在響應。而秦亡。

王莽四年。秋八月。臨淮瓜田儀等起兵於會稽。呂母起兵於海曲。王匡王鳳起兵於新市。張霸羊牧起兵於南郡江夏。五年。瑯琊樊崇起兵於莒地皇二年。春正月。秦豐起兵於南郡。遲昭起兵於平原。三年。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陳牧廖湛起兵於隨。號平林兵。索盧恢起兵於無鹽。董憲起兵於梁郡。漢宗室劉秀起兵於南陽。更始元年。八月。鄧曄于匡起兵於南鄉。五年之間。亂者蠭起。所在響應。而新莽亡。

隋煬帝大業七年。王薄起兵於鄒。劉霸道起兵於平原。竇建德孫安祖起兵於高雞泊。張金稱起兵於河曲。高士達起兵於清河。自是所在蠭起。不可勝數。九

年。孟海公起兵於周橋。孟讓起兵於齊郡。郭方起兵於北海。郭孝德起兵於平原。恪謙起兵於河間。孫宣雅起兵於渤海。楊元感起兵於黎陽。劉元進起兵於餘杭。朱爕起兵於吳郡。管崇起兵於晉陵。彭孝才起兵於東海。呂明星起兵於東郡。向海明起兵於扶風。杜伏威起兵於章邱。輔公祏起兵於臨濟。十年。李弘芝起兵於扶風。劉迦論起兵於延安。王德仁起兵於汲郡。左孝友起兵於齊郡。盧明月起兵於祝阿。十一年。王須拔起兵於上谷。魏刀兒起兵於歷山。李子通起兵於東海。朱粲起兵於城父。趙萬海起兵於恆山。翟讓李密起兵於瓦岡。操師乞林士弘起兵於鄱陽。恭帝義寧元年。李淵舉兵於晉陽。薛舉起兵於秦。數年之間。亂者蠭起。所在響應。而隋亡。

元順帝至正八年。方國珍起兵於臺州。十一年。徐壽輝起兵於蘄州。十二年。朱元璋起兵於濠梁。趙普勝起兵於太原。十三年。張士誠起兵於泰州。十六年。倪文俊起兵於漢陽。十八年。陳友諒定安慶。數年之間。亂者蠭起。所在響應。而元

亡。

明莊烈帝崇禎元年。王嘉胤張獻忠李自成等起兵於延安。二年。漢南盜起。陝西延綏相繼蜂起。山西最盛。五年。湖廣流盜起。六年。河南西路賊自輝縣入淸化鎭。山西河北諸賊渡河而南。分入湖廣河南漢中興平。七年。河南賊渡江。蹂躪楚鄂。漸延吳越。蜀賊亦起。數年之間。肇端於晉。縱橫燕秦。渡河而豫。渡江而吳皖。而湘鄂。而吳越。亂者蠭起。所在響應。而明亡。

如上之述。歷史所示。昭昭然矣。大抵歷代之亡也。舍權貴簒位。藩鎭跋扈。外族侵入。三者之外。皆亡於人民之革命。而人民之革命也。非以一革命團體與一政府角也。政府惟一。而革命團體以千百數。其顚覆政府之目的同。而同時並舉。星羅碁布。蠭起蔓延。此仆彼興。西崩東應。曾不須臾。而土崩瓦解之狀已成。是悉起天下之人。起而與政府爲敵也。孕此結果。原因甚繁。論次如下。

第一。凡爲人類。莫不有人權思想。微獨民權國之國民爲然。即君權國之國民

亦莫不然。所不同者。特程度之優劣耳。中國號稱專制之國。然此就其國家經制而言耳。若謂我民族無人權思想。則大不然。蓋疾專制。樂自由。爲人類之天性。而無待乎外鑠。觀師曠云。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然於民上。而莫或殛之。必不然矣。孟子云。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聞誅匹夫紂矣。未聞弑君。高堂隆云。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張蘊古云。聞以一人事天下。未聞以天下奉一人。凡此皆我民族社會心理之宣言也。故謂我民族無民權的組織則可。謂爲不疾君權。不樂自由。則大不可。又况君權之可疾。自由之可樂。不待學說之修明。而後家喻戶曉也。身受者自能知之。自能言之。中國自秦以來。專制之術。日益進化。君之所以待其民者。無非皆鈐制束縛之策也。受其毒者。無一日不思反抗。特當其羅網嚴密。能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則雖心懷蛇蝎。而猶貌爲奴妾。然乘間抵隙。猶往往觸發。此無他。雖未有一民權擬制於腦中。而其不欲跼蹐於專制之下。則盡人而然也。洎

乎末造。主昏於上。吏暴於下。其毒愈甚。而鈐束之術。又不如昔。斯民懷百年膚受之痛。而又重以鋌而走險之心。一夫奮呼。萬衆響應。心理相翕。故嘯聚若是之易也。一二年間。投袂而起者。先後相望。如春草怒茁。不擇地而生。凡心腹形勝之地。以暨遐陬僻壤。苟有人類。即有革命團體。彼政府者。雖操屠刀。其如魚爛何。故專制政府之巨患。土崩爲烈。彼平日操下如束濕薪。至是則窮於術矣。且人心盡去。而擁兵者。又知養寇自重。有十亡而無一存。欲不上斷頭臺。其可得乎。

第二。凡專制政府。皆有非常之兵力。以防家賊。革命軍之初起也。其衆新集。本弱力脆。又無所資。臨之以重兵。每易逞志。雖至愚之政府。往往有因潢池之盜。而動天下之兵者。用此策也。若夫四方蠭起。則此策亦窮。蓋兵以分而弱。以累戰而疲。一也。凡戰事以扼據形勝爲要著。今則天下鼎沸。觸處皆敵。無所謂形勝。無所謂險要。二也。凡遇亂事。必先護守完善之區數處。以爲轉輸漕運之源。

今則無復一片乾淨土以爲依據。兵糧餉匱。其勢必竭。三也。民之爲盜也。由於惡官。而兵之爲暴也。甚於爲盜。民益憎兵而親盜。民心既去。兵威日墜。四也。以上四者。試觀秦隋元明之末。有一非因此致亡者乎。夫此四者之可患。彼非不知。無如其不可逃也。更舉例言之。秦末。陳涉等之起也。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然章邯之師一出而破周文。殺陳王。進擊魏。殺周市。破齊楚援師。復擊滅項梁。渡河北擊趙。圍之於鉅鹿。兵鋒之銳。天下辟易。當其時。秦兵已如強弩之末。而勢盛若此者。由敵脆也。然累戰驕疲。卒見敗於項羽。而劉邦且已乘間長驅入關。無他。天下大勢。已如土崩瓦解。孤立無鄰。舍素車白馬。出降道左。無他良策矣。

以上二者。其決勝之大原因也。然其缺點亦有二。

第一。由於知惡專制。而不知重民權。故其起事之初。咸抱一帝制自爲之志。其心以爲我將以仁易暴也。不知其根本的思想。正與所欲撲滅之政府無殊。故

結果亦祗以暴易暴。項羽之言曰。彼可取而代也。陳涉之言曰。苟富貴毋相忘。劉邦見秦始皇歎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自湯武以來所謂革命之英雄。可以此爲代表矣。其稍遜者。則如陳嬰之母。所謂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逃亡。竇融輩即襲此故智者也。由其後者。所志不奢。惟强是從。若其前者。則決不能與羣雄並立。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故也。是以劉項並起亡秦。而終相戕。唐太宗爲代隋。故不得不翦滅竇建德李密。明太祖爲代元。故不得不翦滅陳友諒張士誠。固爲私計。而亦未嘗不以爲非此不足以定天下。由其胸中祗知皇帝之可貴。而未識民權之大義也。

第二。其分舉響應。乃由時勢使然。而非由合謀。故其相遇。有衝突而鮮聯絡。蓋一朝之末。天怨人怒。革命之機。如炸藥既實。待引火線而後燃。隴頭輟耕之士。相顧而莫敢先發。有首事者。羣起應之。此由社會心理之相同。非有人謀也。故其效果。祗能分政府之兵勢。及相倚以爲聲援。欲其聯絡一體。同心同德。以撥

亂反正。非所任也。

綜觀其決勝之由。及其缺點。則爲今後之革命軍計。有至不可忽者。第一。樹國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建民權立憲政治。以舉行自由平等博愛之實。斯二者其根本也。根本既定。則足雪湯武以來革命軍之汚點。而上所述第一缺點無自發生。至於發難。則莫如合謀而分舉。分舉之利。歷史示之矣。而合謀即所以補其缺點者也。合謀之必要。厥有二端。

第一。今日所不能已於革命者。爲實行民族主義國民主義故也。然則此二主義。凡革命家。皆當置之懷抱。然後民族的國民之目的。可以終達。使其有儲蓄野心者。則是效法湯武。而欲爲天下之公敵也。欲使革命家咸抱同一之宗旨。則不可以不合謀。

第二。革命軍之舉事。可以分起相應。至於革命軍之進行。則不可不統一。故必有通籌全局者。然後能爲一有力組織之大團體。如是則雖分舉。適以相濟。非

以相軋。此尤非合謀不能

是故合謀而分舉。革命軍發難之上策也。至於合謀之方法。非此論之範圍。請俟異日。

革命其可免乎

季子

有嬀氏憮然慨息。悄焉纍欷。以敬諗於我同胞四萬萬黃帝之胤曰。烏虖革命其可免乎。庚子之役。露西亞藉征討之名。乘亂以據滿洲。肆威荼毒。三年於茲。期限既臻。宜若可以完璧歸我矣。而乃遷延逡巡。冀圖鵲巢鳩佔之計。內外營結。百出其謀。淫昏之老婢。選耎之攝政。刑腐之餘生。驕惰之孽裔。既浸被蠱惑。醉心沈溺。欲北向長跪。謹手捧我營州之故壤。全遼之版圖。再拜再皈首。以進獻於尼哥拉士第二之陛下。而歸其統轄。我黃胤不忍神州之淪陷。深懼大陸之封割。奮然思起而爭之。於是日本留學生。慷慨悲歎。編學生軍。飛電中外。聯合團體。欲捐微軀以捍強敵。攷其發表宗旨。一則曰拒俄。再則曰屬在政府統

制之下。情詞卑遜。志氣蜷局。屏息乞憐。至可憫念。四海豪傑之士。聆誦檄文。側聆口演。方且腹誹口譏。心疑目笑。以為若此舉動。猶不脫奴隸依賴根性。而確然其為清國留學生會館辦事之面目手段。曾不足當環球起義英雄之一盼。更曷可冀法蘭西之興革命軍。華盛頓之豎獨立旗。而欲竊掠纖微之名譽乎。何況稂莠雜糅。蕭艾盈室。腥羶餘穢。羼厠其間。觀其狀態。紛紛然。繽繽然。幾若率獯鬻而鬥共工。驅三苗而征涿鹿。我軒轅氏之始祖。當日嘗有若是行之也者。然則其平時所謂民族主義。於此蓋尤烟銷薰歇。而絕無有斯須之影響。嗚呼。玆馬八再之留學生。洵亦可謂伈伈俔俔。低首下心者矣。不意滿洲朝廷。乃斥為黨徒。目為悖逆。指為不軌。怒為對敵。且又重誣之以為孫文之黨援。康梁之臂助。移文州郡。傳電畿疆。羅織搜索。防若寇賊。覘其儆戒之情。與張皇之態。蓋幾較俄事。有過之無不及者。聞其密劄有曰。『名為拒俄。其實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藉拒俄之詞為。今既拒俄。則非革命無疑矣。而端方。而蔡鈞。必

欲合并而混同之務極傾陷以爲快。嗚呼。我留學生何萬幸而建議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誠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於滿洲者懼矣。然使吾言革命而徐圖拒俄之計。吾轉不知彼滿洲者於我將奈之何。是故余乃憮然慨息。愴焉衆欷。以敬告於我留學生。并以諗同胞四萬萬黃帝之胤曰。嗚呼。革命其可免乎。

客曰。子姑毋怪滿洲人之忌我留學生。吾且告子以滿人之忌我漢種中之爲滿奴者。今夫袁世凱。非我漢種中之甘爲滿奴者乎。戊戌之秋。不惜殘忍以戕賊同類。樂爲榮祿鷹犬。而推翻新政。那拉氏感其恩。一瞚而授以魯撫矣。再瞚而畀以直督矣。三瞚而榮以宮保矣。豢養之隆。殆未有艾。而袁氏亦且竭誠效能。冀以奉答高厚鴻慈於萬一。是袁之於滿。宜若可以忻合無間矣。乃自榮祿一撤手。而袁氏且敗。一奪其財權。再削其兵柄。三且乘機伺隙而欲解其印綬。漂搖臲卼。危若累卵。寃哉袁也。忠奴若此。而猶復側目。然則藐爾諸生。敢發高

論干朕家事。此其侵犯。能不疑之。斯故對鏡一袁氏。而決知其忌我殆應然者。嗚呼。將軍降北。中行說未覩殊榮。閣學上書。歐陽澈徒聞顯戮。痛乎哉。革命其可免乎。

雖然。或且謂公路有異志者。其見疑於滿也亦宜。若夫張之洞。非尤我漢種中之甘爲滿奴者乎。一飛電而譚劉六君懸首於藁街。再傳檄而唐何諸英畢命於斧鑕。高掌遠摭。文致多方。逮捕株連。惟恐不盡。在漢家方且謂其梟獍之尤。在滿洲允宜寵以芻豆之養。乃茲者北上。中外喁喁。幾欲盼其入外部握樞柄以爲幸者。其建臣亦至有叩首連請不已者。而那拉氏顧以其主張拒俄之故。拂然於心。終不之用。甚矣哉。俄滿之交融若膠漆。雖以至極孝敬之蒼奴。一失其旨。竟遭排擯。何況連受此奴之箝制之戕賊之摧挫之斬艾之留學生。昧其俄滿一家之意。忘其性命關係之原。一旦乃欲激昂奮發。攘臂以破壞其生死不解之團體。此其觸怒於彼。較之張氏有甚焉者。不問可知。以爲冒瀆若此。而

猶不目爲革命。將何事而始目爲革命乎。因是盛氣發憤怪啼駭呼以驚相走告曰。「名爲拒俄。其實革命。」揣其詞意。五蘊畢瞭蓋一若俄即滿洲。理無可拒。有或非之。便爲革命也者。烏虖。彼滿洲政府。何其飲鴆如飴。瀕死不悟竟至此哉。夫俄羅斯本不足患。而驅滿洲以逼迫漢族。至可患也。抑滿洲尤不足懼。而牽俄羅斯以蹂躪中原。至可懼也。然則當此之時。我黃帝子孫以有至極患懼之禍。而又懞莫須有事之名。就情勢論之。蓋幾乎革命亦革命。非革命亦革命矣。而況乎來日之方長也。迫乎哉。革命其可免乎。

抑今有至慘極痛。而不可不抉擿以告我同胞者。如粵西之事是已。夫我粵西之民。困於苛政。迫於饑寒。過極思奮。乘機竊發。而異族政府以爲斯固家賊。不可不防。乃遂出其以漢殺漢之秘策。悉舉而責之一岑春煊之身。以爲成則家之豪奴悍僕。可斬焉以盡。而彼可貪得其私產。不成則幷是去之。而別置其親信。烏虖酷矣哉。我黃胤之刼運。殆又將至哉。夫溯自滿洲入關以來。彼韃靼種

之戮我帝胄者。亦幾萬億不可勝數矣。始焉使洪承疇揮刀以大屠。繼焉策楊芳楊遇春横斧而斬艾三焉。萃曾左楊彭劉李諸家賊。率其湘淮子弟。以與洪楊蕭李馮賴陳石張牛任賴諸同族各奮其大氣力大智術。以大轟大搏活潑搬演其猛虎鬥牛。狂鯨吞舟。至驚極恐之大慘劇於川蜀湘鄂滇黔陝廣吳楚閩越齊魯燕豫之大舞臺。血肉灰飛。屍體山積。殘骸飽於飢鷹。遺脂潤乎野草。鬼雄不滅。化為青燐。天陰雨晦。哀訴天閽。既有然矣。間復用之。從事於金川緬甸準回衛藏臺灣諸屬土。以助成其聲譽。而拓殖其種類。最後乃欲思保其長樂晏安之故。不恤受其愚弄。供其傭役。以為之捐軀殞命於歐美列強之手。而無所於悔。若廣州。若法越。若日韓。若近時之義和團。蓋無一不中其迷信。被其蠱煽。為之開罪鄰邦。而無利於己。傷環球之感情。毀黃種之名譽。其關係有大可悲者。而迨今乃又使岑氏臨粵。欲續覩其自相戕賊之狀。嗚呼。彼獯族之待我黃胤。其刻毒殘忍。何竟若是之烈哉。而其媚外政策。顧又若彼惡乎哉。革命

其可免乎。

且夫滿廷自戊戌以還。疑我殆甚。洎經漢口之變。猜忌益深。近則與中諸會勢談如雲學界風潮。鼓盪日厲。彼蓋未嘗不爲之寒心者矣。矧値英日諸邦容留黨人。任置不問。而俄獨鈐制學生。禁遏報館。嚴備尼希利黨。使不得暴發。設施謀略。足表同情。因是方針一變。悉移其歐美各邦之國際。專意以傾向於俄。俄乘其計。乃日夜逞其狐媚之伎倆。鬼蜮之陰謀。搖動熒惑於滿淸之廷。交通夾闥。特立華俄道勝銀行。以誘吸其財。復廣布間諜。多行賄賂。以曲達其狠貪虎逐之目的。而鑽營夫大慾。於是鐵路權鑛山權稅關權浸淫至於行政司法立法權。一一輕擧以畀之而不稍吝。猶且陰締密約。恃爲奧援。以備他日有變。則無論何處。即可藉俄力以爲抵禦。嗚呼。厚矣哉彼俄滿之交也。呼吸一氣。混沌無間。蓋決然矣。是故今日之事。在彼不過曰是實踐密約之始。而旁觀好事。多生枝節。英日美既妄致猜疑。留學生更何容置喙。乃竟跳嘷犇嘯。不識忌諱。此

非所謂作亂犯上而何哉。故曰「名爲拒俄。其實革命。」斯言也。殆肺腑之言也。而留學生猶昧昧覗之。嗚呼。亦何其忠厚之至哉。夫天王聖明。臣罪當誅。此自古守臣節者所豔稱。以爲至不可悖。顧吾君而猶是一家聖明之君歟。則即爲之屈死而亦無不可。吾罪而猶是確乎當誅。罪歟。則即投畀豺虎而更何退辭。至若君非固有之君。臣無可摘之罪。投袂興起。大義宣昭。此固環球各邦所當聞而起敬。而吾皇祖在天之靈。以追成湯周武漢高明太諸仁聖先帝。鑒是苦衷。尤將陰降高原。畀之璽劍。指揮神兵。助撲此獠。無可疑耳。而何尙遲廻哉。鑒夷狄之有君。羞哉諸夏。眷波蘭之無國。痛矣爲奴。周文公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念之哉。革命其可免乎。

而況秉節宣淫。羞貽海嶠。微行縱侈。事見彈章。萬壽山營繕方新。笙歌不徹。頤和園盤遊無度。宴會頻聞。覗堯母兮千秋。綱徵花石。問聖躬兮無恙。癖嗜烟霞。語有之曰。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內。旨哉有味。洵乎豈誣。臥薪嘗膽之言。

徒蒙黔首豆罋素衣之詔。總付前塵。吁嗟乎。北望觚棱。賦秦宮而有象。東求倉海。何博浪兮何年。機會方來。時光不再。勉之哉。狐鳴篝火。步彫涉兮無嫌。勗矣夫。異軍蒼頭。繼東陽而特起。革命乎。革命乎。其諸海內外英材傑士。有輟耕隴畔而憮然太息者乎。則予將伏劍從之矣。爰爲革命之歌。歌曰。

吁嗟吾黃胤兮。革命其可緩乎。維吾胤之在昔兮。乃最尊貴而有令譽。今何爲而自非薄兮。長术傷以爲奴。惟吾祖之雄偉兮。揮神斧而盪四隅。南登熊耳使三苗竄跡兮。北征涿鹿而排強胡。爰建中而立極兮。宅幽冀以作都。夫固將永永萬世以自保兮。寧肯爲胡人之所僭居。既朘削而猶未已兮。乃餽貽而棄諸。痛臺澎之不復兮。哀膠澳之淪胥。西羌涼其岌岌兮。東旅大之長徂。撫大陸而四顧兮。將恐瓜分豆剖而無餘。嗟來日之大難兮。得毋波蘭印度猶太之不如。

嗚呼噫嘻。吾黃胤兮。革命其可緩乎。

吁嗟吾黃胤兮。何今吾非故吾。古固擅強權於世界兮。今獨何倒弱而爲奴。夫

夏商之不德兮。有湯武之征誅。彼暴秦之專制兮。劉項起而芟鋤。此於家庭猶革命兮。況異族之盤踞。昔蒙古之盤踞兮。得朱明而盡驅。緬風徽之未遠兮。乃何獨無攘臂而四呼。嗚呼噫嘻。如有其人。吾願爲之徒。

吁嗟吾黃胤兮。何卑屈以自汙。辱初祖之威靈兮。招環球以欺誣。夫歐美之激昂兮。多動人以駴瞿。意收功於三傑兮。法終斥其獨夫。美離英而自由兮。猶決戰於販奴。此固彰彰印心腦兮。況如南斐呂宋婁麾獨立之蝥弧。緊螳臂且尙然兮。寧吾擁有七億方里之輿圖。聚有四億兆民之頭顱。乃獨不能脫羈絏於羯胡。嗚乎噫嘻。迨今不革命兮。後雖噬臍。顧何及乎。

吁嗟吾黃胤兮。自今伊始願吾急起以自圖。毋仰人之鼻息兮。毋伺人之咈俞。毋隨人之呼叱兮。毋供人之樂娛。必獨立以自治。勿依賴而躊躇。惟黃胤其永保。要匪種之必鋤。時乎時乎。吾同胞乎。各揮長劍彎强弧。斥逐異族歸東陬。掃盪腥毒還淸虛。我當橫刀趨亦趨。勉矣哉努力乎。滿珠王氣今已無。君不革命

非丈夫。

滿夷猾夏始末記

外編　通論下

敬告親愛同胞

血兒

血兒曰。吾漢族同胞。以四百兆之衆。果能團結無間。則以偉大之民族。共建偉大之國家。復輔之以滿蒙回藏諸兄弟。亦當雄視五洲。無與倫比。奈羣德不堅。渙散可虞。且意見互持。屢致兆自相殘賊之酷禍。此吾國立國四千餘年數遭外禍之大原因也。

今神州光復。正賴吾同胞傾親愛之誠。一德一心。共謀國是。不可稍存嫉能之心。不可稍懷自私之念。若不能和睦同胞。以勷大事。是吾人之所害。敵人之所利也。故自今而後。吾同胞果欲脫奴隸之刼獄。登自由之天堂。則不可不平心靜氣。相規相勉。相親相愛。以偉大之民族。建偉大之國家。萬不可爭權競利。自兆崩解。蹈前人失敗之覆轍。此記者所深望全國同消除種種意見。以同濟時

艱也。

今吾同胞有不能團結之三大原因。一曰黨派。二曰意氣。三曰省界。凡我種親愛之同胞。不可不竭力掃除此三種之魔障。以謀漢種之團結也。

一黨派　黨派雖各有主張。而爲我親愛同胞則一。即其主張不合。然亦有研究之價値。各黨可共集一地。討論是非。擇其理識衆長者而從之。則學術自然發達。可無門戶水火之爭。此不可不消除黨派仇視之劣德。而策同胞以共致進行一也。

一意氣　唯意氣不足以成事。記者前曾言之。非特不足以成事也。而敗事實有餘。蓋凡事以意氣當先。則人誰能受。大之個人自殘之禍。小之亦生衝突之虞。吾同胞果以愛國愛種爲心。則意氣萬不可不消除也。總之意氣者。羣德之所不容也。此不可不化解意見。而圖愛德之堅固二也。

一省界　中國往時同胞。不能團結大羣之原因。實以省界爲之梗。今共和將

成。吾同胞又安可稍存省界之觀念於腦膜中乎。夫省界者。不過地理上之區別耳。而我二十數省之人民。固盡是炎黃之子孫也。以可以雄霸五洲之偉大民族。而自相分裂以省界。是誠同胞之罪人也。此不可不消除省界意見。以共謀民國之發達。三也。

夫今日民國之患。不患敵氛外禍之相侵。而患內訌之繼起。已後存亡之一問題。全在吾漢族能團結與否之問題。故吾同胞今日盡瘁於羣德。實所當然。權勢利祿之爭。乃鄙夫賤子之爲。非吾二十世紀新中華國民所當出也。是以除漢奸民賊而外。同胞有不善之處。要皆有磋商之餘地。矧在從一方面論事。固不能盡情盡實者乎。故記者深望同胞相處之間。一以眞性情相感召。須知前途危險。斷不容吾人自起紛爭而使敵人收利也。我親愛之同胞。曷其念之。曷其念之。

敬告革命家文

姚生范

吾中國父老昆弟諸姑姊妹。受制於滿奴之下者。二百六十八年矣。自武漢大起風雲。四方崛興。龍虎義旂所指。萬衆一心。雖由天意厭胡。然非諸君子赤血黑鐵。堅忍深沉。蓋成功未有若斯之易易也。旬月以來。諸君子衝鋒陷陣。赴湯蹈火而不辭者。其目的果安在哉。誠以現今世界趨勢。專制政體。萬不容一日立於地球之上。是故興我民師。滅彼胡虜。拯生靈於塗炭。還舊日之河山。以期早建共和政府。與華盛頓德意志。先後媲美。毋使我四萬萬同胞。五千年古國。永淪於夷狄。范固知諸君目的。非爲一身謀利祿。爲中國爭安危也。非爲一家圖富貴。爲天下計存亡也。乃者外界之潮流未定。內部之鬪力漸生。意見爭持。權利互競。至有以都督爲目的物者。此時此世。不務其大者遠者。而務其淺者近者。揆之平日富有政治革命之思想。當不出此。其傳聞之誤耶。願益勉之。其事容或有耶。竊代危之。諸君試思今日爲何日。其果滿志躊躇之會乎。抑仍枕戈待旦之秋乎。各省同胞。聞風響應。人心蓋可知矣。雖膚功之奏。指日可待。然

而金陵未下。江南半壁。尚未安也。海軍變詐。武昌根本。尚未固也。況燕京一日未克復。則滿族一日未推翻。死灰復燃。勢所必至。眈眈列强。或乘間而收漁人之利。瓜分隱禍。即在目前。不於此時急起直追。直抵黃龍。犂庭掃穴。以籌一切建立共和之新則方法。及將來種種進行之必要。而乃自私自利。相爭相軋。博無謂之虛榮。忘後來之實患。毋乃與初心相刺謬耶。吾恐東西各國。向認我軍爲戰團者。今則轉爲笑柄矣。天下惟眞革命之志士。其目的但求速建共和之政府已耳。苟可達到共和政府之目的。雖犧牲身家性命。亦罔所顧惜。諸君須知此次舉動。皆吾同胞數十年流血而來。乃有此絕大之效果。不得以尋常爭戰視之。自宜振刷精神。嚴守秩序。此策之上者。譬之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乃和。能爲民用。若金與金相近。火與火相爛。適見其焦燃摧折而已。其可乎。其不可乎。夫振衣者必挈其領。舉網者必提其綱。都督者一省之綱領也。事權賴以一。政令賴以專。非有忠良明智。遠慮深謀之才。卒難勝任而愉快。況省設都

督。不過組織一臨時機關。將來大局底平。總機關成立以後。必由公同選舉。乃爭衆望。此時而人人卽有希望都督之觀念。竊恐黨援互樹。枝節橫生。衝突之起。將無已時。戈操同室之中。衅啟蕭牆之內。秀清爭權。達開失智。洪楊之敗。其前車也。諸君子縱不爲個人計。獨不爲中國天下計乎。嗚呼。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師克在和。古有明訓。周武之興也。三千人惟一心。商紂之亡也。億萬人億萬心。漢滿興亡。關係重大。所賴愛國健兒。聯絡一氣。化除偏私。宏我漢京。蔚然光復。造成一共和民主政體。使我黃帝子孫。億萬千年。脫專制之範圍。享自由之幸福。他日巍巍銅像。名震環球。此則范日夜馨香禱祝以求者也。語曰。功成不居。名遂不享。乃謂之眞英雄。願吾同胞奮袂而起焉可矣。

論人民希望之美滿

病僧

武漢倡義。四海響應。胡運告終。人盡反正。是以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投袂而起。欲與華盛頓瑪志尼輩。幷駕齊驅。吾知指顧之間。牧野奏膚功之樂。人民擣自

由之天。誰謂我中華民國不美利堅若哉。彼袁張一二殘賊。罪大惡極。朝難保夕。正不足懼也。

頃者戰期延長爲禍之說。不獨俊傑爲慮。即一般普通人士。亦莫不以此爲憂。及叩其說。則不曰外交之布置未周。即曰內部之組織未備。殊不知公理雖包於强權。然究不能越法律之範圍。吾所敢斷言者也。

列强承認新政府之說。早騰播於全世界人之口。今雖未見諸實行之宣布。而事實上固可知其默許矣。蓋專制政體。本不容於今日世界。況胡虜入關以來。種種虐政。尤專制中之無道者也。故此次之鼎新革故。泰東西輿論。罔不鼓吹而贊助。彼野蠻政府。日肆其鬼蜮伎倆。欲邀鄰國以扶持。然一言借外債。則不克受其允許。一言購軍火。則不肯與之轉輸。即間有一二無識者。誤受其運動。但破壞中立之公約。維持公法者。不啻認之爲公敵矣。洎乎我民國以伍氏廷芳爲外交總長。風聲所播。賀電頻來。寧非明證乎。

更有進者。吾雖未見列强正式中立之宣告。吾固知其早已不認淸政府能統治我中華人民也。觀於各國居留我民國之領事。稟承本國政府之命令。得嚴守中立之通飭。可知公理自在。法律無私。外交之不足慮。當可渙然冰釋矣。謂吾不信。胡不觀外國之報紙。

至於臨時政府建設之後。今日種種不完備之組織。自當詳細審愼。力求盡善。則我全國人民。自不難漸享幸福。今雖南京未下。北京未克。可憂之事。不一而足。要知大局已定。張勳一民賊而已。吾民軍合四萬萬心爲一心。何憂不能寢其皮而食其肉。故南京之光復。自可計日而待。黃龍痛飮。彼袁氏庸能止我哉。難者曰。鴨綠一帶。權力似非我有。設溥儀載灃一朝出走。蒲黶皇之爲累。雖不足慮。而朝鮮往事。殷鑒不遠。噫嘻異矣。吾民國以正正之旂。堂堂之鼓。誰敢冒此不韙。發此大難哉。即或有之。則合二百兆國民。枕戈待旦。滅此朝食。亦有何難。且東亞和平。素爲世界所希冀。而敢梗於其間者。惟特此萬惡之政府而已。今

吾國民推倒之而改建之。將見共和之旗。飄揚東亞。吾知大同幸福。自可慰吾軒黃神胄所希望也已。

萬難捨去之民主論　　漢立

自武漢起義。各省響應。爭脫滿政府之羈絆。宣布獨立。舉國人士。多熱望共和政體之成功。不徵長江以南。已非愛新覺羅氏之土宇。即灤州德州之軍隊。亦起爲政治上之要求。滿洲政府。乃急行彌縫調停之策。一詔罪己。再詔更迭慶內閣。起袁氏入京。而一二熱望平和。及欲保存利祿者。遂力持君主立憲主義。以與共和爲敵。本日各報登載袁世凱已承內閣總理之任。其政見之第一步卽在質詢國民之意見。是否將滿廷傾覆。抑僅令政治改革。又謂袁係主張君主立憲之人。惟限制君權云云。嗟夫。揣袁氏之意。直以各省起義爲兒戲已耳。是說之無根據。而又最足搖惑人心。不辭以闢之。必有墜其術中者。玆特首述滿洲皇位決無存留之理由。次更駁辨君主立憲之論據。以見今日我國除采

用共和政體外。必無以免危亡之局也。

夫今之主張君主立憲者。可一言以蔽之曰。存留滿洲皇位而已。然吾則謂其決無存留之理由有三。

一政治上滿洲皇位無存留之理由。　論者謂立憲國之君主。徒擁虛器。所有大權。均受國憲之限制。不如乘此時機。要求清廷。嚴定君主之權限。凡屬親貴。永不得當國務大臣。彼果予我以實權。吾又何妨奉彼以虛器。不知清廷之暴虐。素以格殺勿論之變法。施之於吾民。今乃能一一從我要求者。實賴鐵血之實力。設吾實力解散之後。彼仍不實行所要求。又將何以爲繼。且立憲君主國之通例。君主必有統率海陸軍之大權。縱於憲法上明定制限。君主之有軍事權。非得國會同意。不能用以對內。非曠觀各國革命史上君主。一握軍權。恣行濫用者。踵轍相尋。倘後日不幸。復有此事。則吾民於此。非坐受魚肉之慘。必復以實力反抗之。似此仍遺革命之種子於將來。不如及今早解決之爲愈也。

二歷史上滿洲皇位無存留之理由。　我國人民。一遭暴虐政府。則思擇君而事。漢伏波對光武之言可爲鐵證。蓋前代之積習。必經新朝之洗刷。始得一掃而空。方今滿洲政府。京外部署。內幕黑暗。彼等蠅營狗苟之輩。人兼數事。事無一八。歷年以來。外度郵等部。風潮迭起。前此軍機。現在內閣。又均以一二權貴。頤指氣使。無論法律政治各方面。均以私意行之。壞於始者僅一二人。而受其弊者禍在全國。故人心解體。已成不可收拾之勢。其所以未卽崩離者。僅有一般蠅營狗苟之官吏。或迫於生計。或留戀利祿。强爲維持而已。夫此一般官吏。以身家利祿之關係。冀倖君主立憲之成功。各存觀望。遂甘戴一非種無法之皇室。以遂其遷就苟且之計。若不乘革新之時會。舉此黑幕而覆之。盡袪二百餘年之積習。竊恐謬種流傳。吏治決無刷新之望矣。

三文化上滿洲皇位無存留之理由。　政治革命之說。祇屬一時權宜之計。揆諸順逆。決不能行於久遠。矧自武漢起事以來。種族之觀念。愈益昌明。而無智

識之滿人。且有慘殺漢人。焚燒漢口之蠻橫。滿漢不相容。已成不可諱之事實。幸我漢人。猶以寬大處之。維以顚覆清廷爲目的。不爲慘酷之報復。若仍使神明貴胄之多數漢人。受制於文化卑劣之少數滿族。在理既爲不順。而殘殺流血之慘劇。必復迭見於將來。決非人道之福也。且清廷失法之事。層見迭出。久爲中外所稔和。即如庚子之役。亦係彼一二滿人希圖排外之成功。以遂其廢立之大計。乃使列國同受一時之損害。而吾人且擔負數百兆之賠欵。貽苦痛於無窮。是滿人之冥頑不靈。阻碍中外文化之匯通。決不足君臨於我漢人之上也。固爲天下所公認也。若從君主立憲之議。舉漢家垂成之大局。敗於一簣。則吾人何以慰漢。寧數十萬之幽魂。又有何面目與各文明國之民爲伍耶。（下略）

鄂戰歸述　周浩

地勢

倒專制而行共和。其事發難於鄂渚。滿虜傾北地之師。南下而與我相持。月琯未兩更。響應者十數省。惟內部之建設。雖難完備。其在未響應之地方。徘徊而觀事變。故鄂渚之戰。勝則吾族之氣振。敗則吾族之氣衰。雖一隅不能牽動全局。而全局進行之緩急。則以此一隅爲定。關係既非淺鮮。於是吾族之對此一隅。疑慮乃百出而不窮。夫戰之勝敗。固在人謀。特地勢亦不可存而不論。吾甫自鄂歸。戰事吾有所聞。戰場吾且親至。得地勢者爲我。失地勢者爲敵。武昌有浩渺之長江。爲之阻隔。敵無對壘之思。時出入於漢口。布置不遺餘力。我軍則設司令部於漢陽。以爲應付之計。故今所謂行軍要地者。武昌不足以當之。而漢口與漢陽。則槍煙彈雨。血肉橫飛。誠奇景也。襄河天險。足限兩軍之踰越。不遵此天險。必以踰越爲快。則戰事卽從而見。然天險之所在。我用之將以挫敵。敵用之適以自挫。襄河之岸。傍於漢口者。平坦可耕。無以爲障。傍於漢陽者。羣山峙立。遠及數十里。我由漢陽而往。敵不能見。敵由漢口而來。我盡見之。我龜

山有礮。黑山有礮。鍋底山有礮。既能見敵。而以高擊下。易於命中。敵之礮在大智門及劉家廟。縱能見我。擊之不中。人而中山。僅博我之一笑。且襄河與長江匯流之區。萬目睽睽。彼此俱不可偸渡。沿岸而上。僅有兩途。可以搭橋而過。途之通塞。我操其權。敵恨之而無如我何也。上月之杪。我之攻敵。由琴斷口而出。攻畢即返。以重兵防之。敵已望而卻退。此一途也。本月之朔。敵以單弱之兵。直赴蔡甸。其地前爲新溝。後爲三眼橋。新溝由溳口而進。（即襄河上流之渡頭。）我軍初不拒而繼殲之。此又一途也。兩途之外。雖不至無途。然過遠則跋涉難行。近我司令部。終無術以避羣山之礮。加以我主彼客。援師不至。漢陽有事。則武昌之礮。與夫江上兵艦。可互攻彼大智門及劉家廟之營地。我誠欲恢復漢口。兵過襄河。無處不可長驅而入。分一師至礄口。則搗其首。分一師向韓家屯而發。則制其尾。武昌復出一師攻龍王廟。則敵益震懼。兵艦至此時。其爲用尤神妙莫測。青山有礮。又足助兵艦之威。而無堅不破。故吾以地勢料軍情。敵

過漢陽。敵不可戰。戰則必死。我過漢口。敵亦不可戰。戰則必逃。功之成也。特旦暮間事耳。顧吾族各爲其所當爲。勝敗之機如此。謂可以一隅之故廢事失時。有誤全局耶。

人心

滿虜竊據神州。嗟彼羣醜。虐我黃裔。積久愈肆。謂莫予違。君昏於上。臣貪於下。政以賄成。人以私進。即無種族之關係。亦萬難相忍爲治。況以種族而梗革新。不大張撻伐之師。其何能與列强並存於宇內。故鄂渚之戰。默察人心。無不祝民軍之滅虜而朝食。雖然。人心至衆。我軍有我軍之心。敵軍有敵軍之心。外則與國。內則居民。其心亦各有所用。渾言之。其爲漢同。晰言之。其爲漢異同異不明。故人猶以爲勝負之局。未可預定。吾以入鄂之所聞見者證之。覺無同無異。俱所以促我成共和之績也。我軍於秋日起義。敵軍於秋日南下。凄風苦雨。漸入於冬。因軍務之繁。禦寒之服。俱未能備。我軍志在立功。一身非所顧。敵軍則

怨言交作。長官百思而不得慰勉之詞加以我軍賦同仇。敵軍寧無所應。故降我者有之。而我軍日增。敵軍日減。其不降者。則爲大恐不靈目無紀律。燒殺擄掠。是其所能。腰纏既富。有時遊行街市。則悄聲向商購衣易裝而逃。我軍則遺金不拾。甚或捐餉以助軍用。臨陣有進無退。敵則示我以畏懦之狀不肯用力。軍艦士卒。初爲敵有。遠泊下游。强之發礮。鮮能命中。繼爲我有。鼓輪上駛一擊而敵壘破。再擊而敵營焚。教練之精。於斯始顯。漢口領事。謂兵所以衛民。我軍之得漢口也。雞犬無驚。敵軍之得漢口也。付之一炬。於是我軍所至。維持社會之秩序。爲與國所深信。敵軍則以土匪目之。口誅筆伐。必暴其罪於人前。故今則國際問題。願與民軍直接解決。虜廷之吸吸。固已厭之。武昌之臨時政府組織既成。對外之權。虜廷豈猶得操之乎。凡居民在敵軍勢力範圍之下者。望我師救倒懸。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上月之杪。吾隨大兵渡襄河。沿岸蚩蚩之氓。歡迎馬前曰。敵軍之騷擾。吾儕小人實所不堪。逆之則立爲所害。順之則難供所

求。此行當驅敵而還。勿留餘孽也。時方深夜。道路迷離。飢渴已極。於是作嚮導者有人。獻飲食者有人。予以值而不受。誠盛事也。敵軍深入。米糧不繼。就地採購。閭巷匿其所蓄。幾至斷炊。統將責之有司。有司坐視。則情有不敢。愚者搜索。士紳誅之。黠者棄印綬。隱姓名。遁於僻壤。孝感雲夢。其見端矣。若我軍之米糧。取之不竭者。正得力於附近州縣之運輸。舉此以概其餘。敵軍之所不利者。皆我之所利。然則人心之同異。特視所處之地位何如。至向我而背敵。則無同異之分。我之不勝。敵之不負。是必無之事也。

惡貫者之命運論

大旡外

武漢風雲變色。北軍與共和黨相持。迄今十餘日矣。砲聲隆隆。最後之結果一勝一負。人所共知也。共和黨勝。北京政府將不可支持。此又人所共知也。然余之所欲研究者。則別有在。

(一)從政治的方面觀察。　中國之不國也久矣。近來一國三公。政以賄成。我

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幾化爲皇族中一二人割裂之私產。當其未講融化滿漢以前。各部尚侍員缺。尚或平等。自講融化滿漢而後。漢人之權利日縮減。滿人之權利日擴張。就各行政大臣而論。滿人尸位充數者。幾占四分之三。平時道府缺出。被圈出者大半皆滿人。蓋其處心積慮。無一時不妨漢。其結果。無一事非排漢也。此次川鄂變起。直待趙爾豐瑞澂所不能了之局。乃手亂足忙。起用岑袁。以當其衝。勝則滿人之功。敗則漢人之罪。政府自以爲計穩策工。而不知人民不平之聲。天道好還之意。蘊鬱千層。已與之俱深矣。加以近年因開國會。遞解代表回籍。借外債。遞解代表回籍。每月必封報館一二處。每年必有黨獄數起出現。內而部臣。外而督撫。殆無日不在違法失政之中。總而言之。凡可以蹂躪人權。或喪失民心者。莫不敢於爲之。舉以同室共處之人。新舊更迭之際。有一如此。已足兆亡。何況種種具備乎。此就政治上一方面觀察。北京政府所自以爲子孫萬年有道之基者。吾實不能不引爲一大疑慮也。

(二)從生計的方面觀　察。中國無久任之官吏。往往視職位如傳舍。於民生疾苦。漠不關心。其來也大半皆有代價。莫不盡力搜括。思得數十百倍之利以去。一旦蟻孔潰堤。釀成禍變。預備毫無。遂至不可收拾。頭痛止頭。足痛止足。尙其上者。其下者則並頭痛足痛而不之止。比年二十一省水火蝗雹盜賊刀兵之事。未嘗斷絕。當局窮於應付之法。人民喪其樂生之心。十室九空。窮民遍地。此種難問。已難解決。入年以來。告水災者復有一十七省之多。他可勿論。莊子謂他日必有人與人相食之患。不料於吾生而親睹之。今假設無革命黨之起。入至飢寒交迫。不能衣食。尙欲其安分守法。竭膏血以供政府。不亦可謂大愚者耶。此就生計上一方面觀察。吾又不能不爲現政府危也。

噫。從種種方面觀察之。北京政府之命運。皆日迫一日。如風前之燭。無法幸免。所謂革命者。不過人民表示其一部分不平之氣耳。成則政府固。危敗亦政府不保。嗚乎。時機不再來。英雄皆自造。天下惟一刀兩段之事。爲痛快耳。大好男

兒。曷不亟起。

忠告滿淸皇室

冷觀

今日之爲滿淸皇室謀者。殆不出二策焉。一曰改革秕政。與民更始以冀得和平之解决也。一曰師胡元故智。舍此土而遠遁塞外也。此二說者。一爲積極。一爲消極。而其無當於今日之情勢。不足爲滿淸前途之幸福則一而已。

滿淸皇室。第一當知君主立憲之政體。已不容於廿世紀之時代。國民之渴望共和。實有不得不至之槪。而英德日本君民共治之象。斷不能望之於我邦。方鄂亂初起之時。得此或足定一時之擾亂。今則十八行省。已去其半。淸廷果有何能力。乃欲使已成之民軍政府。更低首下心。幡然受制於君主乎。第二當知種族之惡感情。旁薄鬱積。幾三百年。至今日而後得反之。吾民族之所蘄嚮者何事。而顧欲其於驟勝之餘。易仇讎而婚媾乎。第一說之不能成立者此也。

胡元之棄中原而歸塞外。以有漠南北諸部落。爲其故國耳。若滿淸則豈其比

耶。東三省發祥故地。爲吾漢族所開闢者。居十之七。爲日俄所攘奪者。居十之三。彼號爲主人翁之滿族。直不啻莽寄其間。視內地所謂駐防者相去止一間耳。即令舍此東還。又將何以立國。吾恐喘息未寧。而又將有被逐之勢矣。至於遠適異國。長作寓公。此惟晳種諸國。恒有此事。以其種族之相同。而又有婚姻以繫其間也。若滿淸其何有焉。而乃欲强步其後塵乎。第二說之不能成立者此也。

記者爲滿淸皇室熟籌之。亦惟有急釋皇位之尊。任國民組織共和政體而已矣。愼勿謂此舉爲有損皇室之尊榮也。以數萬萬國民所渴望而不得者。今乃竟取諸懷而予之。在國民必且奉之以舊皇室之光榮。而特別之於齊民之上。並曩時滿漢種族之畛域。一舉而盡消之。豈非吾黨所夢想神遊而不敢期其必得者耶。即以前日政府所允許於資政院者觀之。帝室之威靈。固不啻掃地以盡矣。就令詹詹焉戀此虛名。而無位無民。亦不過與匹夫等耳。而杌隉不安

之象。則常留於政治社會之間。何如並此虛名而謝去之。而轉可保百世之安富也哉。如其怙過不悛。猶矜矜焉以萬世一系自豪也。則吾蔑如之何也已。

共和政體論

君武

君主政體基於神權。共和政體基於人權。共和政體之國。有眞實强固及永久的主權。每一國人皆主權之一分子。而寄此主權於一選舉體者也。

新學漸興。文化日進。全球君主之數。每年減少。此世界上不可逃之命數也。今年地球上。君主之減少者。爲葡萄牙革命。而其王出逃。朝鮮被吞。而其皇帝被廢。今將並滿洲皇帝而其數三矣。君主所以不能見容於世界之故。蓋基於平權學說之原。則人人公權平等。而不容一部分一階級之人。享有特權。今世界君主之所以能存在之故。厥有二道。一曰以最强固之兵力自擁護。如俄是也。一曰其先人有大武功於國。而國人尙未忘之。如英德是也。而彼猶皆不能不藉神權之謬說以自護持。故德皇之演說。輒曰神佑吾。英人之國歌曰神佑王。

共和政體者。今世界上最合於理論之政體也。今觀伍廷芳對外人之議論。（一九月十八字林西報）有中國人之一部分。尚喜君主立憲之說。無論其說與事實不符。即以世界革命史比較之。中國斷無返而爲立憲君主之理。蓋據民族主義之自然趨向。少數之民族。被治於多數。故滿洲人斷不容再握中國之主權。而中國人之興師逐滿者。莫不奉二大主義。曰光復中華。建立民國。故漢人中亦不容有希圖帝位如洪楊者。吾願伍氏之此後愼其言也。

法人革命時語曰。誓殺盡君主。使流血滿地球。蓋法人受君主之虐毒至酷。故痛之也深。吾中國之視法國。其受君主之惡毒。有更甚焉。泱泱神州。吾國民今方以血洗淨之。豈能復容野蠻時代之遺留物所謂君主者。混迹其間乎。

論共和國之秩序

君武

歐美人之著書論中國事者。每稱中國人爲有秩序。革命軍興以來。各省相繼反正。市廛不驚。萬衆歡忭。秩序井然。雖然。今日中國共和之秩序。是回復自然

秩序也。前此之秩序。是人爲秩序也。

自然秩序及人爲秩序之別。倡於法人奈蓬。nag uct 秩序者。即萬事萬物。各安其自然之位置是也。

其在印度。人分四級。爲賤工者。其子孫永爲賤工。爲王侯者。其子孫永爲王侯。無自由。無平等。一切皆豫定的。繼續的。故印度雖有秩序。而其秩序爲人爲秩序。

其在瑞士及合衆國反之。國人各有職業。而其職業爲選擇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有平等。有自由。故瑞士及合衆國有秩序。而其秩序爲自然秩序。

吾所謂前此中國之秩序。爲人爲的秩序。何也。彼五百萬滿人。自命爲貴族。其實則惰民也。其衣食皆仰給於漢人。而不自工作。無學問無經驗者。皆可以爲大官。又其弊政。使人納財捐官。市井臭夫。可一躍而操行政司法之大權。而吾民之受毒無窮焉。今日之革命。建立共和。排去貴族。乃所以破壞人爲秩序。而

回復天然秩序也。
今更進述二者之別。
人爲秩序。乃不穩固者。須以野蠻之暴力維持之。否則瓦解。
自然秩序。乃穩固者。每一公民。自由選擇其職務。其一國之首領。不過執行全體之公意。
人爲秩序。爲君主欲於國民之上。維持其特權。故須軍隊之鎭壓。
天然秩序。爲共和國之國民。卽其主權。其法律及政府。皆公意發表之具。其軍隊卽人民。
人爲秩序。利於有多數之愚民。故君主每用愚民政策。
自然秩序。利於全國民皆開通。故行普及教育。
人爲秩序。卽君主濫取國財。以利少數之私人。
自然秩序。爲共和國。取國利以興公事。開通富源。而爲納稅者謀其利益。

今爲吾中國建立共和之初期。反正諸省。汲汲然興修民政。維持秩序。吾嘗思孟德斯鳩之言曰。共和國之精神爲道德。盧騷之言曰。共和國之所最忌者。爲謀私益而害公事。竊願職事諸公。三復斯言。

敬告共和國之軍政府

君武

國家之目的。曰維持人民之安寧。及增進其幸福。保障其權利而已。其執政之人。則人民之公僕也。

此次革命事業之成否。關於全國家全人種之存亡。稍有知識者皆能言之。故軍政府之措置。其關係至大。大敵未滅。隱憂方長。杞人憂天。有不能已於言者。敬爲我民國之軍政府執事諸公陳之。

一兵士宜約束也　共和國之兵士。爲自由戰。爲祖國戰。若其行爲。稍涉野蠻。有秋毫害及百姓。則非共和國之兵士。而强盜流寇也。乃安慶兵士竟以爭餉細故。虜掠燒殺。其尙可幸者。此種野蠻舉動。惟發現於安慶一隅耳。若此後尙

發現於他省。則其結果尙堪設想乎。吾望當事者之對兵士。勉以大義。猶當律以嚴法也。

一土匪宜嚴防也。　兵禍未息。每每有土匪乘機而起。其在大兵集聚之地。固無所患。而鄉曲城鎭。時有所聞。此當勸各城邑練設民團。酌給軍械。使之自衛也。

一競爭權利之思想宜消滅也。　各省都督及軍政分府之當事。固多由公推選名譽最優者爲之。雖然。事權不能不統一。則名號不能不更正。江蘇一省。多至五都督。彼此平行不相下。此誠他省所未聞之怪事也。今更聞某都督有「我的海軍」之誇言。及某省都督有「我乃由海外所推舉」之謬語。此等荒怪之言論舉動。若再發現於新共和國。則袁世凱之言中矣。

一財政宜速清理也。　今者兵禍方結。費用倍於平時。若無一定之財源。以供給之。則大局不可支。當事者當對於舊賦稅。認眞清理。務使涓滴歸公。此外所

當新增者。爲奢侈稅。烟酒稅。婚喪費。於增加賦稅之中。寓整頓民俗之意。但軍用浩繁。非此區區者所能支。則當召集省會。發行債票。此今日所當速爲籌備者也。

論新共和國當速建設國會

君武

自武漢革命軍興以來。僅一月耳。而中國全國已次第反正。今滿酋勢力未墜之地。惟滿洲河南及直隸之一部分而已。今吾全國之所希望者。爲共和政體。然共和國之須有國會。若人體之須有腦筋。無國會則一切舉動不靈。前此之資政院。爲所謂欽選及督撫所指派者。其近日之舉動。尤爲荒謬。已獨立之各省。當卽日宣言。不承認舊有之資政院。而選舉議員。設立國會以代之。今日國會之所以當速行設立者。尤爲財政問題之待解決。新國初設。百事待舉。前此滿政府之惡稅。如釐金等項。旣已廢止。則不能不另籌新財源。而救急之法。爲發行共和國債。此皆非有國會之贊可。不能通行者也。

今謹擬設立國會之簡易辦法如下。

一國會之所在地。　將來之新國都。必設於武昌。因其居中國之中點。且陸路水路。俱交通便利也。且此次之大革命。起點於武昌。尤宜於此設新國都。以爲永久之紀念。而國都所在之地。卽國會所在之地。

一議員選舉法。　凡共和國皆行普通及直接的選舉法。就中國人四萬萬計之。除去婦人及未成年者之外。當得有選舉權者一萬五千萬人。假設議員數六百。則爲每二十五萬人選一人。可依此數以劃分選舉區。

一國會制度。　暫採行一院制。

一期限。　今由各省軍政府通告人民。選舉議員。期以明春會齊國會。年限每四年改選。

然對於新國會有密切之關係者。卽政黨是也。中國數千年來。皆君主專制政體。故政黨不能發生。其稍似政黨者。如漢之黨錮。唐之淸流。明之東林。莫不遭

惡政府之摧殘芟夷。近年以來。因滿政府之倡僞立憲。乃偶有少數之君主立憲黨發生。今者民國光復。羣望共和。當由各省各府縣之志士。發起共和政黨組織一大勢力。將來之新共和國。乃能長久扶持。不然。如今日之形勢。新政府卽以舊政府之人任之。其能勝任者固非必無。若皖之舉朱家寶直隸之舉陳夔龍。廣東之舉李準。（後二者皆傳聞）皆平日著名反對革命。行爲苟賤之人。豈能勝新共和都督之任乎。其後患方長耳。

組織臨時政府問題之解決

君武

今日國內人士。及海外表同情於新共和國之友邦。皆謂新共和之時機。旣已成熟。不可不有新政府之成立。以代舊政府。誠哉。吾新共和國。不可不速謀臨時政府之建設也。

組織新政府之唯一辦法。當以武漢爲主體。由武漢共和黨（卽前此之所謂革命黨）推舉臨時總統。由總統自組織臨時內閣。至滿酋已滅。大局全定。乃

由全國民正式選舉總統。此一定不易之辦法也。

葡萄牙革命之時。主動者爲共和黨。即由本黨人選舉其黨首領。爲臨時總統。組織臨時內閣。其後葡王出奔。全國底定。乃由全國人選舉新總統。是其前例也。

此次中國之大革命。起於武漢。其所標宗旨。曰驅逐滿虜。建立共和。中國各行省贊和之。先後反正。其一般之希望。皆曰建立共和。吾人甚望已獨立之各省。勿忘武漢爲此次革命之主體。萬事取公同之行動。以免他日分崩離析之禍也。

今有人倡議。謂當由各省派代表至上海。組織臨時政府者。其代表之資格如何。由民選乎。抑由軍政府指派乎。此其責任甚重。非能滿共和本黨之意。及副全國人之望者不可也。若爲不完全之選舉法。及無責任之指派法。此皆共和黨人之所萬不能承認者也。

共和黨人數十年來慘淡經營。捐身命。棄財產。以爭自由。謀共和。今尙戰爭方酣。大局未定。臨時總統。必須其黨人首領最負人望者爲之。乃能收拾人心。平定全局。今其黨人。大半萃於武漢。故組織臨時政府一事。當以武漢決之。而各省民政府贊認之。此爲唯一之正當安全辦法。至於由全國公意選舉總統決定憲法。此皆大局平定後之事也。

新共和國之財政商權　無畏

現在百端建設。當局者應先詳愼豫謀。立一進行之統計。每事需經費若干。以何法籌集。誠最要之急務。切不可徒逞少年一時之血氣。凡事皆不通盤籌畫。而用臨時一䦨之論以爲方針也。

吾民疾首蹙頞於滿清之苛擾。尤以甲午庚子之兩次大賠欵。最爲攖心之痛。夫甲午之役。如李鴻章輩之老成。皆以軍備未充。（與海軍之欵。悉爲已死西太后攫去修頤和園。）不可以戰。而清之先帝載湉。則不顧事實。專以意氣憑

陵。遂致師熸地削。吾民乃擔甚巨之賠欵。以延滿清之國命矣。庚子之役。其禍成於載漪剛毅與已死之滿清西太后。以彼少數滿人之逞私尋讎。亦令吾漢民復擔莫大之賠欵。贖彼滿清之國祚。頓使億兆漢族。呻吟憔悴。實爲今日革命之總因。則今日建設新國。其不能不首罷吾民重負之苛稅者。固爲勢所必至也。

雖然。吾國民欲享共和之幸福。今日急須先出共和之代價。無論現在殺敵制虜。重有賴於軍力者。其行動無一不需甚巨之欵項也。即如前此所負之外債賠欵。在八月十九日舉義以前。吾臨時政府。久已承認償還者。亦不可不力踐大信。以杜外力干涉之漸也。且如今日之萬端待理。爲我國民謀後日之樂利者。亦無一不重賴於財用。然則今日若徒張共和之空名。而以撤除賦稅。博愚者之虛譽。其勢必至徇虛名而受實禍。詎爲主張共和之人所忍出哉。

竊謂今日須會同各省。速定整齊稅法。以良善之稅制。代彼前此惡濫之稅制。

其事固與兵事並重也。試言其要。則如由有志者發起愛國捐與各種義務捐。以濟各機關之靈動。此純然屬於無責任者也。餘如未遭殘破饑荒之區。則宜徵收地丁錢糧。此爲吾民應納於新國之代價也。又如鹽捐消場落地諸稅。爲今日救急計。尙宜征收。惟須改良征收之法。俾其點滴歸公。易簡易行。而不爲商貨之擾耳。蓋曩日鹽捐征取之害。尙僅十之二三。而留難抑塞之害。轉居十之七八。此記者十年以前。久經討論之言論。諒吾愛國之民。必表同情也。惟今尙有一要事。當局急宜注意。凡經理財政之人。皆須用公明之法推舉。而切不可徒徇一部之私見。位置私人。致有先身後國之禍。以害百事。此其重要。蓋通乎一切也。

新共和國外交之成功

君武

伍廷芳之宣言

記者對於十九日字林西報伍氏之言論。惜其言不堅决。曾著論辯之。今讀其

對大陸報（九月二十二登載）之宣言。明白痛快。此吾國人所當表滿懷之同情。而承認其言之的當者也。伍氏之言最痛快者曰。英國人甚愛其君主。故英國須以君主治之。中國人既已痛惡滿洲皇帝。及其政府。而希望共和矣。中國既宜爲君主立憲國。豈不宜於爲民主立憲國乎。且英爲君主立憲。美爲民主立憲。其憲法固無大異。所異者。一爲君主世襲。一爲總統選舉。吾國以數百千萬之金錢。養一君主。曷若以之興有益事業乎。美國鋼鐵王加尼治。前有電賀中國共和之成功。旋由伍氏覆一電。表謝意曰。吾人爲自由及良政府而戰。望美政府承認之。頃加尼治復來一電曰。承認姊妹共和國者。必以美國爲始。此誠共和國成立以來。外交界之第一佳音也。加尼治之勢力。不僅限於美國。卽歐洲各國之總統帝王。各汲汲然與之聯友誼。若吾新共和國。得美國之介紹。以受列强之承認。則外交基礎大定矣。

伍氏之學問道德及愛國心。久有聲於美國。而受其國人之敬仰。願吾國人始

終信賴之。并望各省已獨立之政府。速以正式承認其代表全國之外交。益望伍氏始終熱心。以扶助共和國之成功。爲吾國之富蘭克令。

組織中央政府意見書

劉揆一

今日之中國。宜於共和政體。不待論矣。但共和政體宜採取法國制度乎。抑宜做用美國制度乎。此國人所當注意者也。以予觀之。美國各州由分而合。故各爲風氣。未有整齊畫一之觀。法則以民主國體。行中央集權政治。有統一國家之長。而無事權散亂之弊。我中國自鄂省倡義以來。各省乘時反正。凡百政治。任意更張。使非採取法國制度。以謀統一。恐各省政俗。日趨歧異。轉有四分五裂之虞。況今日對外情勢。尤利於合而不利於分。故卽美國。近亦採用帝國主義。以謀進取。誠事勢所趨。不得不如此也。或謂中國版圖遼闊。控制未易。不知交通漸就發達。地已縮小。以滿政府强弩之末。近且舉中央集權之半。苟民國政府。强而有力。何患不能統一耶。或又謂人情習慣。各省不同。若施以同一法

律。轉多窒礙。然此關於民法上之問題。實則民法之適用。雖君主國亦得斟酌地方情形而變通之。但疏闊其節目。必無窒礙之處。此予對於共和政體主張採用法國制度之大意也。世之君子。曷敎正之。

論各省自舉總統之謬

君武

國人革命覆滿之大目的。在合全中國及各民族合建一大共和國。質而言之。乃所以謀全國之統一於一良政府之下也。

前日廣東人民宣布獨立。外論已惄然憂之。謂將起中國分離之兆。雖然。獨立者。對於滿政府之宣言也。獨立以後。自必聯合各省。同統屬於共和政體之下。非欲獨立而自建一國也。其對外宣言。稍欠明晰。遂起誤解。此後對外宣言。其不可不愼哉。

乃觀於廿四日山東之來電。竟有大惑不可解者。其電文曰。山東宣告獨立。公舉孫寶琦爲大總統。賈頡卿爲副總統。今者大局未定。而新政府又不可不速

成立。故舉臨時總統。以組織新政府。此誠當務之急。然全國只能容一總統。而各省總統之名目。不可不速行取消也。

此外尚有宜更正之名目。即各省之都督是也。每一省只須一都督。若已反正之各府縣。亦各立都督名目。既無分別。則事權不能統一。愚意若都督名目不便改正。必須明定界限。曰省都督。曰府都督縣都督。其有一省一府而具二都督者。則不可不速圖合併也。

吾人更有和血和淚之言。以貢獻於任事諸公曰。大敵未滅。後患方長。今日之革命事業。惟賴有純潔之愛國心。及高尚之道德。時時以祖國及同胞之自由爲念。乃能成之。而斷不容有一毫自私利。及爭權勢之私念存乎其間。嗚呼。報國之途。多至千萬。豈必握重權者乃可有爲哉。事機之危。至今已極。祖國存亡。決於今日。望諸公圖之。

闢南北分治之謬說

朱寶綬

自武漢起事以來曾不匝月。而十八行省。相繼恢復。稍有識者。莫不謂胡運已終。漢族將復。成敗之數。不待詳言。乃者外間紛紛傳述。頗有主張南北分治之策者。其說有二。(甲說)謂滿人入關。二百餘年。一旦逐之。良復不忍。不若割北方數省以畀之。(乙說)謂中國幅員遼廓。戶口繁多。發政施令。周轉不靈。不若劃分南北。使兩國並峙。余謂甲說出於慈善派之政治家。乙說出於收歛派之政治家。要皆於吾國歷史地理上南北之關係。未之審也。持甲說者。但知滿人竊據以來。亦嘗假行小惠。籠絡黔首。亦知彼族入關之初。其虐待吾漢人爲何如耶。其時闖賊發難。三桂請兵。滿人卽乘間直入。據我燕都。時則宏光擁立於南中。遣使通好。請南北分治。滿人不許。率師南下。攻破金陵。追逐明裔。極於窮荒。彼時滿人若稍具不忍之心。割南方一二行省。還吾漢族。亦何不可。而滿人不若是者。誠有鑒於死灰復燃之說也。豈吾儕今日獨可存不忍之心。行婦人之仁。而誤天下之事耶。且南北分治之跡。吾國歷史上亦嘗有之。如晉之於五

婦行今也然使勢形他無北取以可不南南勝能北之卒巳是元金於之宋胡

胡宋之於金元。是巳。卒之北能勝南。南不可以取北。無他。形勢使然也。今行婦人不忍之仁。而貽後世無窮之禍。其爲滿人謀則忠矣。未見其善爲漢族謀也。持乙說者。蓋有鑒於歐洲列邦。壤地褊小。政策靈通。遂謂吾國幅員太廣。不宜於行政。不知治小國有治小國之政策。治大國卽治大國之政策。徒見歐洲列國有治小之政。遽欲分裂吾國以就之。是何異削頂以就冠。削踵以就履哉。彼歐洲各國。方慮疆土之狹。日求新地。以推廣其版圖。而吾顧割裂神州。分析山河。不求其大而蘄其小。是何與之相背馳耶。爲是說者。蓋見夫近日南北兵爭未息。欲以是調停其間。稍息戰禍。不知吾中華國土。數千年來。幷合爲一。合則治。分則亂。前史具在。斑斑可考。今苟分裂。則後日必相吞幷。生民之禍。寧有旣耶。雖然。甲說不足論矣。持乙說者。蓋以今日各省紛紛獨立。略無統一之機。與其分爲數十小邦。不若聯爲南北兩國。吾於此不能不爲各省軍政府咎矣。夫有破壞之事者。必先有建設之方。而後可以言破壞。今破壞之功。行將告成。而

建設之策。曾未一覩。循是以往。吾國將蹈瓜分之慘禍而不可救。今宜速開臨時會議。舉定總統。有共同合一之機關。以定共同合一之事業。則南北分治之謬說。將不攻而自破矣。

各省聯軍北征之大計　闕名

今非所謂漢賊不兩立之時耶。欲與漢族。除滅賊滿外無第二之解決法。且我漢族之軍力。已貫澈長江上下游。膨漲及於東海沿岸。所與賊滿共者。祗黃河流域數處。則以有京漢鐵路爲之縱梗也。而彼賊滿之兵力。所恃以抵抗南方者。亦惟沿京漢路線之北軍。此外爲其後援者。僅京奉路綫之東軍。乃自正太入民軍之手。而北軍無歸路。灤州有新軍駐守。而東軍無來路。賊滿孤單之兵。已成首尾不相顧之勢。此正天意亡滿之日也。然彼尙與南方力戰者。以武漢爲我軍之重鎭。握全國之中樞。欲希冀萬一之勝。使各地孤立。得逞兇談。以滅絕我漢族。此賊將廕昌輩所夢想者也。殊不知漢鎭一役。以詐取勝。反激起各

省之獨立。蓋國民鑒於北軍所至之地。慘酷無人道。身命財產。將盡歸於一炬。故亟謀自保也。雖然、匈奴未滅。男兒何以家爲。乘今之勢。猶不能殄滅之。我漢族將永墜奴隸之刼而不可拔。所謂上九天下九淵者。祇視國民之一進一退耳。

夫依現在軍事大勢。所宜力爭前進者。重要地域。可分三區。一鄂豫。一僞都。一東省。試分述之。鄂豫之命脈。在冥阨三關。賊滿得之。一面南下而抵漢水。一面可保豫省全境。塞秦晉之門戶。若我軍得之。非特鄂省可與川蜀溝通。且由豫省長驅而上。全境平原。敵軍無可守之險。而我有西安之軍出潼關。潞安之軍踰太行以相會。而鄂豫蜀秦晉五省。可以聯合。此中區之重要地域也。若僞都爲賊滿之根據地。其東南險要。陸在榆關。水在大沽。今彼海軍戰艦。或降或沈。其幸存者。困於長江。且昨聞天津已失。是北洋無援軍矣。而東省之兵。可扼守榆關。使不得前進。至西南門戶。則在正定保定。爲我軍北上之要路。今所留者。

惟北方長城一二關口。爲彼族遁入熱河之路。此北區之重要地域也。又若東三省爲滿賊之老巢。直隸之外蔽。以我漢族之仁慈本可作爲三恪之封域。惟某國仍宣言。謂滿帝出奔至東省。可立一小朝廷。受該國之保護云。彼其居心。蓋將朝鮮我東省也。我豈可自行放棄乎。此東區之重要地域也。
以上之大勢。既明知欲恢復祖國。在南方宜助鄂軍進攻豫境。在北方則宜破僞都而收東省。然非各省聯軍北征不可。聯合北征之計奈何。曰贛湘蜀三省。各選精兵。會助鄂軍。進奪冥阨三關。東約皖軍出奇兵。橫戮之於豫境。降其全軍。乃渡河而北。此爲長江流域北征之師。同時秦晉合兵由西而上。魯省由東而上。夾攻僞都。收服長城以外各地。監置滿帝於熱河。此爲黃河流域北征之師。沿海各省。如兩粵蘇浙閩。宜合師由海路上陸。分爲兩路。一由大沽進攻僞都。一由秦皇島進攻東省。置戍而還。此爲沿海諸省北征之師。以上三路聯軍。約期並舉。則賊滿必無命矣。

或曰。子之言北征也。何以僞都與東省並提。夫僞都爲本部之首領。東省又爲全國之首領。攻東省所以絕僞都之援師。並免他國之覬覦也。或又曰。北征既以東省爲重。宜分兵東征。若西藏青海新疆。非西方之要地耶。似亦宜分兵以西征。不知回藏夙遭滿族慘戮。常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思。彼聞我漢族建立共和國。將輸誠恐後矣。故今日所急者。惟聯軍北征耳。各省自宣告獨立。苟不聯合。一致進行。各存自保吾圉之心。恐成土崩瓦解之象。而外族從而生心。讀明末史。觀賊滿之攫取中原。可深懼焉。嗚呼。愛國健兒。揮戈北伐。誓師之期。期之詰朝。記者當謹具牛酒。以犒凱旋之師也。

武漢消息與革命前途之關係

布雷

三日以還。吾同胞所耿耿胸懷。亟欲一覘其事之究竟者。非武漢消息之佳惡乎。記者今有不入耳之言。願濡淚漬墨。爲吾同胞一陳之。吾同胞且勿問漢陽失守之說之爲眞爲僞也。吾人今日知有贊助革命而已。譬之行旅。昏曉兼程。

忽入異境。左倚巉巖。右臨弱水。僅餘一綫羊腸。足爲吾人拓足進行之餘地。行人當此。只宜力進勿懈。初不容徘徊瞻矚。躑躅焉而不前。故無論武漢消息。未必如西報所傳之惡也。縱萬萬不幸而北軍夸大之辭。盡形之於事實。記者之愚。亦勿敢苟同流俗。徒事張皇。竊以爲今日之事。非第無損民軍之毫末。而轉有以促革命事業之進行。一得之見。所願與讀者商榷者此也。

何以言乎武漢雖危。無損民軍之毫末也。自鄂軍建義以來。記者嘗默窺吾民贊助革命之心理矣。誠純正高潔。出自眞誠。非有絲毫利害之念雜乎其際。委身授命。不達不休。所謂石爛海枯。不改此志。而豈以小挫移其操守乎。其有懷貪鄙之心思。視成敗爲去就。乃昔日侈談立憲之政客。朝三暮四者之所爲。非吾堅苦卓絕之民軍所忍出也。是故漢陽可失。而民軍不可盡殲。民軍可敗。而革命事業。必不致一時而中輟。前仆後繼。每接愈厲。中國之大。寧患無險要之區。足以制官軍之死命。黎都督所謂縱武漢三鎭。盡入官軍之手。未足爲革命

前途之障礙「見昨日大陸報」者。蓋深知民心之可用也。

何言乎武漢警耗。足以促革命事業之成功也。今日之最足爲革命前途之大梗者。莫如國人心習。狃於往日破竹之勢。味味於革命之眞際。曠世大業。視若尋常。而種種禍患。遂緣是以起。一如今日。已非臥薪嘗胆之時。而爲爭權攘利之會。甚或不生抱負。初未嘗輸誠於革黨。亦且因已成之會。厠足其間。豫爲他日蹲踞顯要攬權植勢之地。彼其侈談改革。初非由衷之言。何能責其并力經營。精進而勿懈。吾觀於各軍政府自設立以來。多有濡滯不前之概。未始非品類龐雜有以階之厲也。然此皆由各省同胞易視革命之故耳。誠使武漢根據之地。略有動搖。則此輩反覆無常之小人。懼禍患之殃及。必且引退不遑。軍政重要之地。轉得以淘汰垢污。有所建樹。於此而有死守勿去之士。必能披肝瀝胆。死生以之。物類既齊。進行自易。軍政府有肅清之效。其有裨革命事業何如也。

且也庸駑倖進。則賢者裹足。此自然之勢也。然而奇材異能之士。志豈一日忘中國哉。誠見夫共和大業。無待血刃而底定。羞與熱中干世之徒。並陷營私罔利之誚。計惟孤行己志。獨往獨來。謙退容忍。韜晦焉以待時機之至。蓋其崇愛革命。出自眞誠。斯不忍破壞已成之局以爲功。至於漢陽有失守之耗。則忠憤激發。義有所不得不出矣。投袂奮起。劍及履及。必有無量數無名之英雄。於失敗聲中。展其旋天轉地之技。挽危局而奏奇功。人亦有言。時勢英雄。迭爲胎息。所謂盤根錯節。於以別利器者。命世眞材。不當於是求之耶。披沙揀金。瓦礫盡而精光畢耀。君子觀於塞翁失馬。禍福靡常。益信數旬以內。必有光華燦爛之歷史。促革命事業之進行。此後民國應無才難之慨矣。嗚呼。又豈非革命前途之福耶。

要而言之。武漢一隅。爲吾民國發難之地。觀望所繫。不爲不重。一旦有得而復失之耗。夫豈記者所樂聞。今此之論。誠欲使吾同胞鑒於小挫之來。推究其所

由致。作新機而除舊習。勿徒灰心喪志。敗大業於垂成。殷憂啓聖。或天之所以玉成吾民國者。正未可妄自菲薄也。

滿夷猾夏始末記

外編　秘史

清宮秘史

海上萍生

吾中華趙宋朱明。歷來家法森嚴。宮闈肅穆。及滿洲入關。竊據大統。名為同化於我。而夷俗並未稍改。內外亂鳥獸行之醜穢。曾不減於女眞蒙古兩朝。但以文網苛密。不敢登之簡牘。然遺民古老。口耳相傳。終不免有十之一二。暴露人間。天厭東胡。湖北一隅。首先光復。人心思漢。次第響應。旬月之間。反正過三分之二。乃得舉夙昔所傳聞者。件繫而條舉之。以昭告於我國民。俾知氈裘毳幙之蠻族。斷不足語於禮樂詩書之文化也。然而所存已僅矣。

洪承疇之降也。虜中以福臨之母博爾濟古特氏功最多。故皇太極立以為后。而並愛其子福臨。踰年皇太極死。福臨立。年方幼。政事一委其叔多爾袞。迨多

爾袞既入關。破燕京。侵佔不去。又遣人迎福臨至。得僭號一統。於是多爾袞之功與妃相埒。雖號稱攝政王。推帝位於其姪。而內外上下。咸知有多酋。不知有福臨也。多酋由是氣益驕。出入宮禁。侈意淫放。與嫂姪居處。如家人父子然。福臨本藐小無知。而皇太后且年少。獨居寡懽。以爲彼功多。並讓帝位而不居。非以身報之。將曷足以極其功。以故遂通焉。一時朝野謂之語曰。宋鼻涕清邋遢。又曰。清朝沒有乾淨人。言其人皆淫賤汚穢也。未幾。多酋又謀殺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而取其妻爲妃。日夜淫縱。遂以致疾。乃獵於塞外而死。年僅三十有九耳。時福臨卽位已八年。稍知人事。聞而恥之。乃託以謀叛。追削其封。

先是皇太極卒。其子豪格頗梟桀。積戰功多。當嗣爲酋。其叔多爾袞廢之。欲便自立。一日將臨朝。試服其冠袍。對鏡自視。覺有所不稱。遂命豪格弟福臨服之。獨泰如也。不覺心折。因首先下拜。其時滿廷奴才。見多酋既誠意推戴。遂相與嵩呼。由是福臨之位以定。而其權悉握之多酋焉。未幾。多酋入關。滅中國。遣使

迎福臨王。而仍不自王。厥功尤偉。舉朝咸爲福臨歎然。思無以報之。多爾乃與范文程密計。使昌言於朝曰。攝政王功高望重。而謙抑自持。德莫與京矣。我皇上雖欲報之。將何以報之哉。雖然。王固皇上之叔父也。今日之事。猶父傳其子也。王既以子視上。則上亦當以父視王。其可乎。奴才皆議曰可。文程乃復言曰。今聞王新悼亡。而我皇太后又寡居無偶。愚意上既視王若父。今不可使父母異居。宜請王與皇太后同宮。奴才又皆議曰可。於是滿洲史臣乃大書特書於策曰。皇太后下嫁攝政王。羣臣上賀表。當時尚有恩詔謄黃。宣示天下。其文甚長。僅傳其略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爲天子。以天下養。乃僅能養口體而不能養志。使聖母以喪偶之故。日在愁煩抑鬱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父攝政王。現在鰥居。其身分容貌。皆爲中國第一等人。太后頗願紆尊下嫁。朕仰體慈衷。敬謹遵行。一應典禮。著所司豫辦云云。同時明張蒼水先生煌言。作滿洲宮詞有云。上壽稱爲合巹尊。慈甯宮裏爛盈門。春官昨進新

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亦卽此事云。迨乾隆時。紀曉嵐昀。修滿洲史。塗之以滅其跡。又請於弘歷開多爾袞罪。俾釋羣臣之疑。而玆事遂罕知之矣。

皇太極有一幼女。玄燁嘗留之宮中。不爲遣嫁。其臣下請之。玄燁曰。曷言乎嫁。朕已納爲妃媵矣。其臣曰不可。宮主於汗爲父輩行。汗不能取同姓之姑爲妃。玄燁曰。不然。夫同姓不婚。謂毋與姊妹及己所生之子女也。若諸姑者。旣非我母。又非我女。抑非我同生之姊妹。納之亦何傷。其臣力諫。終不聽。

南史氏曰。吾聞建虜之中。其爲之酋者。大率以玄燁爲最良。彼都所由謚爲聖祖仁皇帝者是也。嗚呼。孰知其內行之腐敗。如牆茨之不可掃。竟若是哉。若巧佔張姚氏之事。則更卑卑不足道矣。

桐城張氏姚氏。在淸初爲漢族世家第一。世爲婚姻。康熙時。張英爲首相時。其次子某官京卿者。（卽廷玉之弟。）娶於姚氏。有國色之稱。漢人爲京朝官妻妾之在京師者。羣推姚氏爲第一。是歲皇太后萬壽。預召漢官命婦。隨滿人一

體入宮叩祝。屆期。張姚兩家婦女。凡其夫有官於朝者。悉盛飾朝服入祝。賜晏內廷。俾盡懽始散。迨人定時。始相率乘肩輿歸。及抵家。諸人俱無恙。而所謂某京卿妻者。衣飾猶是。面目已非。蓋已另易一人矣。兩家心知其故。然畏禍俱莫敢言。

南史氏曰。古來漁色之君。恃强力而篡取他人妻妾者恒有之。獨無陰柔巧詐至如是者。此一事也。見色思淫之劣根性。則本於乃父之遺傳。而以李代桃之賊手段。又下爲其子啟亂種之機焉。（其父其子之事。均見下。）

屈翁山大均道援堂集中。有大都宮詞三首。備述清初宮掖中荒淫之狀。較之心史所紀奇渥温氏故事。蓋有過之無不及焉。小詩云。煖閣開春晏。才人賜錦袍。舞低吳蝴蝶。歌倚鄭櫻桃。學士調花曲。閼氏按鳳槽。只愁金漏短。日出未央高。東帶盤龍錦。垂髻墮馬妝。漢宮丹鳳女。吳地白羊王。夜醉葡萄酒。朝開蹴踘場。邯鄲諸小婦。雜坐弄笙簧。佳麗徵南國。中宮錦字宣。紫宮雙鳳入。秘殿百花

然。卓女方新寡。馮妃是小憐。更聞喬補闕。愁絕綠珠篇。按辟疆之姬人董小宛。弘光末。被掠入宮。賜姓董鄂氏。冊立爲貴妃。辟疆畏禍。乃撰影梅庵憶語。託言已死。梅村詩所謂墓門深更阻侯門者也。然妃亦卒不壽。其薨也。清酋福臨。哀悼甚至。追晉孝敬皇后。親撰行狀。令諸漢大學士序之以行世。近頗有人欲以行狀及憶語。並刋爲一冊者。亦佳話也。福酋自妃亡後。忽忽不樂。未數月。遂棄天下。出家五台山。梅村清涼山讚佛四詩。即詠此事。翁山詩綠珠一聯。或疑亦指此。然辟疆未仕新朝。不得擬之喬知之。或當時別有他朝官妻妾被奪事。未可知矣。馮妃小憐。則指弘光帝故妃某氏入宮事也。

玄燁先立第二子允礽爲太子。後以不類已而廢之。及大漸時。手書遺詔曰。朕十四皇子。卽纘承大統。十四皇子者。允禵也。賢明英毅。嘗統師西征。甚得西北人心。故玄燁欲立。而卒爲其兄胤禛所攫。胤禛蓋偵得遺詔所在。私改十字爲第字。遂一人入宮侍疾。而盡屛諸昆季。不許入宮。時玄燁已昏瞶矣。一日忽清

醒。見胤禎一人在側。詢之。知被賣。乃大怒。投枕擊之。不中。胤禎即跪而謝罪。俄頃遂崩。胤禎襲位。是為雍正。以後凡官中文牘遇數目字。飭必大寫。功令甚嚴。亦其絜矩之一端也。或曰竊詔改竄之策。年羹堯實主持之。胤禎之母先私於羹堯。入宮八月而生胤禎。故當雍正時代羹堯權傾朝右。而卒以罪誅。說者比之呂不韋云。

初奴兒哈赤之欲圖蒙古也。嘗陰結西藏達賴喇嘛。使上己尊號。曰曼珠師利大皇帝。冀藉以懾伏蒙古。遂其幷吞之計。未幾。蒙古果皆歸順。由是奴酋感喇嘛不置。迨玄燁時日益開拓。頗有事於藏衛準回諸部。其子胤禎繼之。乃先施其籠絡於喇嘛。名為崇奉。實則欲食其肉而寢其皮也。當時敕建之寺。遍於輦轂。故俗有在京和尚出京官之諺。可以想見其形狀矣。而宮中築有佛殿。尤極穢褻。不堪稱道。據日本人古澤幸吉所著燕京抄中載一節云。北京雍和宮。以雍正帝皈依喇嘛教。賜名奉有歡喜佛。或婦人裸體與鱷魚交媾。或作惡鬼狀。

裸體屹立。擁抱美婦人。或形似牛。其上有露出陽根之菩薩騎之。或婦人裸體。自背割開。注以馬尾。如是之佛像七八體。又鬼神殿中。奉有惡鬼。長丈三尺餘。人身狗面有角。與美貌女神作淫狀。又有惡鬼。手持凶器。閃閃有光。足下踏有裸體男女。是等不可思議之佛像。屬喇嘛教。究其旨趣。淫殺二字而已。然內廷供奉唄聲不絕。噫。欲滅人家國。至不恤崇飾醜穢。以誨淫深宮。建廟舉動。洵足貽羞千古矣。雖然。以彼嫡配之妃。猶復屈身婢妾。以勸承嘻之降。則區區淫具之設。尚足介之意哉。然逮今宮禁淫風。未始非胤禛之崇奉淫邪啟之耳。案宮中淫像之設。肇於胡元。鄭所南心史云。元人於幽州建佛母殿。鑄佛裸形與妖女合。淫狀種種。纖毫畢具。即此可證其穢迹。至明嘉靖時而始滅。(留青日記載嘉靖十五年大善殿有鑄像極其淫穢鉅細不下千百夏文愍公言建議焚之以清宮禁盡付諸火其像號歡喜佛乃元之遺制)又遼陽城中亦有古刹。瞻禮者祇於門外焚禱。不得闖入。有范生者。設法入之。見內塑巨人。人長各數丈。一男子向北立。一女南面抱其頸。赤體交接。備極淫褻。土人呼之爲公佛母佛。崇奉甚

謹。（見三岡識略）然則滿洲之好淫。其由來久矣。

海甯陳氏。自明季衣冠雀起。漸聞於時。至之遴。始以降虜。位至極品。厥後陳說陳世倌陳元龍。父子叔姪。並位極人臣。遭際最盛。康熙間。雍正與陳氏尤相善。會兩家各生子。其歲月日時皆同。雍正聞乃大喜。命抱以來。久之始送歸。則竟非己子。且易男爲女矣。陳氏殊震怖。顧不敢剖辨。遂力秘之。未幾。雍正襲汗位。即特擢陳氏數人至顯位。迨乾隆時。其優禮於陳者尤厚。嘗南巡至海甯。即日幸陳氏家。陞堂垂詢家世。將出至中門。命即封之。謂陳氏曰。厥後非天子臨幸。此門毋輕開也。由是陳氏遂永鍵其門。或曰弘歷實自疑。故欲親加訪問耳。或曰。雍正之子實非男。入宮比視。妃竊易之。雍正亦不知也。或又曰。弘歷既自知非滿人。在宮中嘗屢屢穿漢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親近曰。朕似漢人否。一老臣跪對曰。皇上於漢誠似矣。而於滿則非也。弘歷乃止。

南史氏曰。胤禎之易子。與其父玄燁之巧占張姚氏。先後一轍。眞可謂善於學

步矣。至弘歷之冕旒袍服。如果實行。滿漢之形式藉以銷滅。至今幾二百年。我同胞種族思想。因之稍弱。而再能實行立憲。或眞能達保存皇位之目的。亦未可知。幸此老臣。斤斤於界限之不容稍泯。留此永永紀念。雖至今日。仍不免於滅亡。嗚呼。當此命在呼吸之際。始悟速求同化於我漢人。遲矣晚矣。

胤禛之殂也。實爲人所刺。蓋其嚴治呂留良陸生枏查嗣庭諸獄。旣已大干吾民族之義憤。於是甘鳳池之輩。始相率而起。從事於暗殺。淸廷雖竭力搜捕。而終不能去之。當時呂晚村孫女某。劍術之精。尤冠儕輩。相傳胤禛卽爲呂所殺。或謂聊齋志異俠女一則。乃後人所羼入。卽紀呂女事者。理或然也。考鄂爾泰傳。謂是日上尙視朝如恒。並無所苦。午後忽召鄂入宮。外間已喧傳暴崩之耗矣。鄂入朝。馬不及被鞍。亟跨驏馬行。髀骨被磨損。流血不止。旣入宮。留宿三日夜始出。尙未及一餐也。當時天下承平。長君繼統。何所危疑而倉皇至此。知暗殺之說。果不誣也。況當時暗殺之風極盛。實亦自上倡之。蓋胤禛未襲位之前。

縱游江浙。九流三教。俱喜交結。而尤注意於偵探私事之術。及襲位之後。專用此輩。以逞淫威。相傳雍正某年元日。殿撰王雲錦早朝歸。與友人作葉子戲。已數局矣。忽失其一。遍覓不獲。遂罷而飲。一日召對。遽問元日何事。王以實告。雍正乃袖出一葉還之。則卽元旦所失者也。當時邏察之嚴如此。又製有利器。形類圓斗。中藏利刃。俾邏者攜行。或遇有怨仇陰圖謀害者。邏者卽暗以其器罩人頭上。用機一撥。其首卽斷入斗內。捷飛而去。雖大衆團坐。竟倉卒不及覺也。一時咸忌憚之。因名其器爲血滴子。今江蘇人遇凶悍者。猶以此相稱。亦足徵往日之利害矣。按胤禎之汗位。本由篡奪而來。一時兄弟咸懷怨憤。常思以計害之。故當時暗殺之器械。與手術研究者。十有八九。而胤禎畜心尤很。防之更密。往往人方計畫。而彼已盡情察悉。先期摘發。卽如其兄允禩允禟。屢經磨折。受盡求死不得之苦。至改其名。一曰塞思黑。一曰阿其那。是二名。滿洲語謂猪狗也。而以名其兄。傷殘骨肉之情狀。實堪令人髮指。而卒不免於呂女之刺。亦

天道好還所致也。

弘歷漁色甚至傅恒之妻。孝賢皇后嫂也。以椒房戚得出入宮掖。弘歷遂逼幸之。福康安卽其所生也。傅恒凡四子。其三皆尙主爲額駙。其寵眷皆不及康安。而康安獨不尙主。其故可想。上必欲封康安爲王。使與諸皇子均而絀於家法。不得如願。乃俾總師干。建軍功以爲分封之地步。康安所至。必妙簡名將勁旅以輔之。他將亦默爲迎合其意。故爲不勝以讓功於康安。已晉封貝子矣。然終不及封王而死。其死也。以郡王贈之。

曩在京師晤一滿洲人某部郎。其兄官內務府。家中頗藏有禁禦物。嘗出示一秘戲圖册。凡數十幅。備極種種淫狎之狀。其女貌每幅各不同。而男子則一偉丈夫。隆準微鬚。顧盼尊嚴。始終一人。體貌不少殊異。某君曰。此純皇聖容也。

弘歷之般遊無度也。所過都邑。騷擾特甚。其御舟行時。塘河兩岸。並令打縴名曰龍鬚縴。一切民船。驅逐一空。又勒令該地之爲薪炭商者。供給材料。以備需

用。往往堆積如山。頃刻卽盡。蓋以薪炭笨重。船上不便貯蓄也。又冀啇則勒令沿塘遍置盆盎。上加木蓋。以備縴夫之溺。每縣動費千萬。御舟既過。輒爲役夫所破。無一完者。或御舟復經。又須具焉。二者俱名曰當役。舟次德州時。忽召集娼妓數十人。登舟侍讌。酒酣備極媟褻。適孝賢皇后自他舟來見之。大忿。語涉諷刺。上大震怒。斥其妬。徑捽其髮而以足蹴之。孝賢不勝其忿。遂蹈水死。上既醒。始追悔。故飾終之典。視他后獨隆。端慧太子。卽孝賢所出也。

其三次南巡時。舟過揚州城外。岸上一小樓。有民婦居焉。天晚。偶以火鐮取火。火星四散。適爲御舟上侍衛所見。誤謂將有人欲縱火謀逆也。遽從舟中發一箭。婦卽應弦死。其家亦無如何。

咸豐汗奕詝之殂也。闔宮后妃等俱年少。同治汗載淳之生母那拉氏。翠姐兒者。時封懿貴妃。尤在少艾。年僅二十七耳。踰歲改元。稱西宮太后。與奕詝嫡后鈕祜祿氏俱臨朝垂簾聽政。西后頗狡獪。欺后懦弱。遇事極專擅。后輒讓之。亦

不加制。由是西后日益縱侈。無所不爲。時有太監安得海者。南皮人也。柔媚得西后懽爲最。語無不納。安遂干國政。先譖訴恭親王奕訢。短以去其議政權。既又設法籠絡朝士。使奔走其門。勢燄駸駸埒魏閹矣。當是時。載淳年漸長。知二人所爲。頗心恥之。嘗因事斥安。安旋爲西后所責罰。因是載淳恨安益甚。欲遂中以法。會丁寶楨巡撫山東。載淳乃密與議。將乘機藉丁除之。丁慨諾去。丁寶楨者。性機警。而遇事極敢爲。其任山東久。載淳深倚之。故獨與之謀。事秘衆莫之知。未幾而有安得海正法山東之事。初西后欲令安往廣東織龍衣。載淳陽贊成之。而密飭丁爲備。西后不知也。遂遣安行。至山東境。丁即飭東昌府程繩武追之。繩武笠屩馳騎烈日中。躡其後三日。不敢動。乃復檄總兵王正起發兵追之。及泰安圍而擒之。解至濟南。安大言奉皇太后命。誰敢犯者。徒自速死耳。衆咸讋服。其時丁寶楨已具疏聞。顧旨未下。衆咸徬徨交阻丁。丁獨毅然不之顧。安遂棄市。安黨死者二十餘人。籍其輜重。得駿馬三十餘匹。良者日行六百里。

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枚。巨珠五顆。眞珠鼻烟壺一枚。翡翠碧霞朝珠均一掛。碧霞犀數十枚。重者至七兩。其他珍寶稱是。皆輸內務府。時同治八年八月也。方丁疏上達時。西后惶駭。莫知所爲。后乃問奕訢及軍機。法當如何。皆言祖制太監不得出都門。犯者死無赦。可就地誅之。載湉父醇親王奕譞亦以爲言。后遂傳旨通飭。而安氏之頭已懸大白矣。

安得海旣斬。那拉氏淫蕩之心爲之一歛。顧寒夜燈昏。孤衾鐵冷。春光未老。明月仍圓。試一回想夫懽郎侍側。旖旎情多光景。何等風流。而今則伊人何在耶。記當日者深宮握別。情淚如絲。珍重致詞。囘顧其此去炎荒長途無恙。錦袍織罷。早展歸輪。而孰料其蹭蹬至於不測耶。則不得不索然寡懽。悄然心痛。悲愁鬱積。而輾轉結怨於其子載淳。初載淳之生也。受其母遺傳之惡根性最深。故長卽好淫。又以立后之際。兩宮啓釁。遂居獨乾清宮。與內奄爲伍。因私出外城。至各窰子宿娼。積久受瘡痂毒。日漸透發。及是又出天然痘。西后忿不爲治。反

密遣人以鴆毒飲之。載淳遂死。當是時儲位尙虛。載淳雖有疾。然舉朝以爲無傷。皆不之慮。一日忽奉懿旨入內廷議要政。於是咸趨伺良久。兩宮皆未至。踰時始見西后便裝。服長袍。外罩對襟半臂。亦長過膝。一手攜竹節長黃烟管。銜諸口。從容出至御座旁。竟不坐。獨以身倚椅背。受羣臣朝。旣訖。乃徐徐問曰。皇上大婚久。終不得皇嗣。今又有疾。脫不幸一旦山陵崩。則諸皇族中應繼承者誰歟。時王大臣等咸在。初以爲當議他政治。不意其遽及此事也。半晌俱默然無敢應者。三發。卒不對。西后固問。則皆曰皇上春秋富。疾當瘳。皇嗣早晚無足慮。西后曰。雖然。第言之。亦無妨也。皆磕頭曰。不敢知。西后曰。然則醇親王之子載湉何如。又皆磕頭曰。惟太后聖裁。西后乃遂向羣臣曰。然則皇帝已駕崩矣。羣臣聞之。均出不意。如霹靂一聲。萬雷齊發。皆伏地號哭失聲。久之咸不能起。顧事已至此。乃不得已册立載湉爲西后次子。攝行汗事。仍奉兩宮垂簾聽政云。

初。醇王奕譞之福晉。與西后姊妹行也。故醇邸常獨被恩寵。最優且渥。雖與咸豐同母曾經監國議政之恭王奕訢。其禮遇竟不如也。未幾。載淳失西后懽而醇王福晉適生子載湉。西后以妹故。特鍾愛之。且以載淳乏嗣。將撫之以備不測。既而載淳果殀。西后以迅疾之手段。遽册立載湉爲咸豐次子。代攝皇位。而己仍以太后臨朝聽政。然載淳之死。年已浸長。卽未有子。分當繼嗣以承大統。不應遽斬其系也。而同治后阿魯特氏爲崇綺女。素失懽於西后。至是乃誣以淫殺其子之罪。責備日切。既又連批其頰曰。爾淫殺吾子。尙思作皇太后乎。同治后跪地泣不止。久之始回宮。遂自縊死。時光緒元年二月廿二日也。去其夫死未百日耳。由是西后之計乃逞。而載湉之位以定。說者謂西后之嗣載湉。非僅以爲其妹之子也。蓋利用其童騃。欲擁之以竊柄耳。不然。溥字輩並非無人。同一幼君。何必舍孫而立子。阿魯特后之意。以爲既經立叔。則己爲皇嫂。將終身無有他望。又安貴其靦顏以偸生也。故亦寧以一死繼之。此自縊之原因也。

而西后之虐燄。於是乃益張矣。

初。安得海之死也。咸豐嫡妻鈕祜祿氏。世所稱東宮太后者實主之。故事後大小官吏。皆得無恙。而西后之怨東宮特切。未幾。載淳大婚。西后以鳳秀女美麗。欲册為后。而東宮獨喜崇綺女端莊屬意焉。兩宮遂大爭執。載淳順東宮旨。納崇女為后。册鳳女為慧妃。而西后又欲載淳專寵慧妃。且令勿入中宮。載淳無如何。遂獨居乾清宮。與內奄為伍。既而以荒淫死。由是西宮益怨東宮。務奪其朝權。思漸漸淩躒之。鈕祜祿氏既連被侵逼。殆不能堪。遂鬱鬱稱病不視朝。會西后又與皮小李通。為東宮所覺。西后懼又蹈安得海之覆轍。淩之益甚。而東宮遽以無疾終。京官皆有微詞焉。

皮硝李者。西后之梳頭房太監也。名蓮英。直隸河間府人。本一無賴子。幼失怙恃。落拓不羈。曾以私販硝礦入縣獄。後脫羈絆。改業補皮鞋。此皮硝李三字之徽號所由來也。河間本太監之產地。同鄉沈蘭玉向與有故。先為內監。見而憐

之。李遂慫其引進。適西太后聞京市盛行一新式髻。飭梳頭房太監仿之。屢易人。不稱旨。蘭玉偶在闥闥房言及。闥闥房者。內監之公共休憩所。李嘗至此訪蘭玉者也。聞西后欲梳新髻事。遂刻意揣摹數日。技成。浼蘭玉爲之介紹。卽以是得幸也。東宮既殂。益無忌憚。由梳頭房晉爲總管。權傾朝右。營私納賄。無惡不作。奔走其門而得顯位。如張蔭桓陳璧輩。其彰彰者也。當時慈眷之隆。至與西后並坐聽戲。內廷御膳遺食各饌。例與內監膳用。西后遇有蓮英所嗜之品。多節食以遺之。或先命侍監撤去。留俟蓮英食之。其四十壽辰。御賜珍品蟒緞福壽等字。同於大員。內自軍機。外自督撫。無不有慶祝之禮。贓私之積。以千萬計。西后卒後。攝政王載灃亦涎其蓄。而思所以攫之。不料又爲載湉之妻隆裕太后所庇。卒不能逐。迨其病卒。飾終之典。等於元勳。罪浮於安得海。而結果大異。亦有幸有不幸爾。

西后素好修飾。年雖衰老。以日服珍珠。露肌膚之光潤。猶似三十許人。珍珠露

者。以最晶瑩之珍珠。用化學術化成流質。聞須日費千金。最潤澤肌膚之劑也。頭上髮髻。每晨非李蓮英執梳梳之意怏怏不能快也。性喜輕便裝束。一日召醇邸福晉入宮。那拉氏正與李蓮英並坐笑謔。以爲是姊妹也。亦不避忌。福晉才及門。遽止不入。那拉氏即以手招之。福晉乃使其內奄傳達曰。請太后易去其褻衣。然後再進。那拉氏不得已。竟從之而後相見。

管劬安者。蘇州洞庭山人也。以工畫仕女遊上海娼寮間。同業爭鄙之。會有入都需次者。乃求挈與俱。敝衣破帽。人不知也。時宮中方徵名畫師爲那拉氏繪相供奉者數十輩。咸不稱旨。責召益切。一日某需次者謁某邸。某邸遽詢問曰。子南方來。曾亦知彼中有名繪者否。某請問故。邸具道之。某囁嚅良久。有間乃忸怩言曰。南中顧不甚知。惟頃曾挈一人與俱。略通曉繪事。未知其能有當否。邸曰。姑入試之何如。遂以奉詔。劬安本專工臨摹。而於寫眞固未之學也。其貿然應詔也。蓋欲藉供奉之名。出而誇耀同業。以滌往昔之恥。初未計及其能否

邀賞拔也。顧那拉氏天生麗質。嫵媚輕盈。彼摹寫者。若第拘拘於形迹求之。必不能得其眞相。合於自然。惟略以法。摹取其神。斯情態自肖。管氏會其意。凝神久之。遂放筆寫去。及竟。則宛然一霧鬢雲鬟。如花如玉之半老佳人也。由是那拉氏大悅。命給事內庭。呼之曰管先生而不名。恩寵備渥。一日那后畫菊。命召管先生。管至。那后遽起離座。讓管坐。曰你來替朕修改罷。管竟就坐改定之。未幾管父歿於蘇州。管請奔喪。那后問有功名否。答以無。那后曰。朕今賞他一個紅頂兒去戴了罷。及管歸。爲父發喪。那后又命巡撫趙舒翹往奠云。

當甲午年中東戰事亟時。西太后欲以所積金銀。合一千五百萬磅。交與滙豐銀行。運至英倫。約以須守秘密。勿令人知。滙豐索酬資每百二釐五。西后吝不與。會和議成。事遂止。及庚子年。倉猝西竄。將宮內之金銀。悉埋於地下。旋被人發掘。取去無數。後幸其地歸美國聯軍管理。亟代爲收存。然已止剩九百餘萬。迨迴鑾後。一以積蓄爲事。細大不捐。繼長增高。至其末年。乃積至二千五百萬

磅。今猶存宮中。

僞宮小閹豎德張。爲載湉妻僞隆裕太后所嬖。兼有寵於載澧之妻。所謂八姑奶奶者。控鶴之秘。同於聚麀。而各以禁臠視之。永巷往來。避如邢尹。故德張雖極其朝雲暮雨之樂。不能公然有左擁右抱之懽也。一日澧妻入宮。偶與在密室膩語。繼以狎媟。不知如何爲隆裕所窺。一時釧動釵飛。遂於簾波之間。掀播醋海。澧妻反袖掩面而遁。德張至叩頭破血。又出盡狐媚。其事始解。

伶人楊小猴。亦澧妻面首之一也。澧妻以德張事心不自安。引而致之隆裕之側。互嘗異味。遂釋前嫌。德張猶以不獲固寵爲慮。恒出至荷包胡同。選購秘戲圖。以獻實行擁妲己嬖褒姒之故事。無何雲龍啓蟄。風鶴驚傳。德張與隆裕。方歌赤鳳之來。而澧妻與小猴。已乘青鸞而去矣。說者謂腐餘之肉不足爭。子都之美不可捨。澧妻亦狡矣哉。